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二冊目次

弇州山人續稿二百七卷目錄十卷（三）（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一

弇州山人續稿二百七卷目錄十卷（二）

（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文部

墓碑

中順大夫應天府府丞道山凌公墓碑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故應天府丞道山凌公卒於嘉靖之乙卯而葬於戊午又二十二年而其子太學生玄祐以故太子賛善羅文恭公洪先之志銘與宗人中丞儒之狀而來拜且泣曰惟是先君子忝貳陪京秩第四品年四十三雖夫蔭爲聞人而今墓木拱矣隧左麗牲之石闕焉不

文敢以請世貞乃亦泣曰不佞而父友也而父之厚爲友者君而人獨不佞在且老矣不佞嘗讀班史至曹氏之爲京兆阡也以而父行誼政術彬彬焉賓不彼君而恐使獨喪刑科給事中貴相心服公其文曰公姓凌氏諱汝志字雲鵠道山其別號也凌之先自烈亭侯統始以才節著其後稱甲族而支孟於吾郡及通泰吳興姑熟間至元而有太乙者兄弟三人居常熟之塘北里再徙於直塘遂爲吾太倉人數傳而至贈兵部左侍郎緝以孝弟力田聞一子曰石林公昆其封爲工部王事贈如緝則皆用少子尚書雲翼貴故石林公娶陳淑人而生公公資淑嫩六歲未能語語則曉讀書所授輒誦甫長工屬文補博士弟子業試即顯敝公晚出以名高故思舍兒倚酒食郤而搆之當是時御史黃仁山論爲吾州守而給事中王聘來倅俱異公貌而試之曰是子也才且非能爲郤者寬其牒以上司理王與齡王君有人倫鑒後試之則益奇之曰國器也頼畫罵倏郤者曰若曹斷斷齒牙子直脩忌耳胡但郤也悉扶出之而慰勉公俾復爲弟子遂以優等既學官久之舉應天試連舉進士授江西之宜春令宜春故貴相里人意公偏

偏易作不者當以誦能見私而公雅自持約畧如常時所行而已一切不爲刻深而問能鈎吏伏以推爲操舍吏恐惴慸其惘單赤便之每課績輒爲其省冠而尚書尺徵以高弟擢刑科給事中貴相心服公材謀相引而有二大臣嘗市廷尉絜法以顯且名爲得貴相意公亦効龍之貴相莫能難也自是公遷工科右兵科左以至戶科爲都給事中前後用質諒便習大體重公卿聞諸寮有意見忤者不更事者皆頼公宛曲劑解以免而公益自任發舒必達所不可其在工科按京兆姦私前尹已憑爲大僚刻罷之在兵

科督察京管與權帥徹侯鷺伉讎敗劾論其貪緑冒
子任者侍郎一人通政一人又嘗上章請禁計吏貲
爲句稽法實我伍昔下所司著爲令其在刑科科之
長以緩大臣獄在戶科而藏科已以不與竹宮祠薦
香公若與佐块得廷杖然不爲沮公所居官輒稱
踰於前後數公而又以能爲當邊卿寺念父母老而
鄉數中倭乞便地以養得應天丞公之丞應天屬尹
缺遂領尹事郎以奏幹稱忽病疽甫潰而鼻冠流犯
近地遊爽自治城抵朱雀桁刀斗日夜不絕公晨創
調兵食與大司馬相表裏已稍解嚴即有戮試公爲

提調自始事至徹棘小大必親衆方翕然服公神采
而公中慮不支矣既病革強起執石林公陳淑人手
而泣曰兒不孝不能終事二大人以爲恨玄祐哭則
正色曰吾乘命往而若以兒女子態戀我何爲呼酒
盡一巵呼筆賦詩詩成而瞑公爲人長身王立秀眉
目朗徹如畫善言笑喜義施與人交不設城府能食
酒至數斗然所當官不廢寸外謁如也弟性剛不能數人過稍間即忘之其爲諸
生而貧則不輕下人以故後上人潦倒書生半面者叩之立應湯沐漿酒荐出
與權適亡間當是時長安街邸不減鄭公業亡論大
小亡不推公長者少授尚書公經因相與砥礪行誼
遂同薦於鄉爲隘萬間者臣天下以公之開嬀尚書
公之宏容畧相當而公遇已矣語曰人不可以無年
信哉公配顧封孺人有容德敏而惇信其代公而子
代父而父者又若干年而卒祔公塋子一即玄祐娶
張績娶王女三適某某子某女某世貞謂世廟之季
天子持成意而後啟皂囊封少有當者公首尾諫垣
七年所建白靡不符節契世也即以波譎及而上不爲
蕃怒公亦不爲沮此豈易言哉不知者意公有所挾

夫公有所挾而何以觸其私人也夫豈直私人即禁
計吏貲者寧非彼私請也公真亮臣也已是宜銘
銘曰公有美才循吏師節秦獄解百焚自披白簡
所陳天聽爲移其與人交剪棘剖籬霽景條風雲行
雨施朗儔坦易天下信之和而睚眦圓必中規過所
不可如矢發機與立與權人或未知開幽者誰嗚呼
噫嘻

明江西按察副使畏齋薩公墓碑

嘉靖初王文成公守仁與其徒日講良知之學有風
之者

舍三者而從吾所好不使編謂公言激也夫使良知之學則遇違而發之氣節爲功業爲文章亦何不可苟岐而二之而加取舍於其間吾故曰激也自文成公殁其諸弟子各以其資而得其識之所近毋論能爲文成公與否良知之學亦藉以大明於天下而大江小人傾奪長目競之風未則痛言方士異端其人與之陰有葬公甲者少子不及事文成公始以明韻治經書皆斥屏之毋使亂政　上頗嘉納而信州怙寵與衙工時義爲博士弟子冠既心源之其父浮休先生太宰方公訐而侻勝謂公意議之且疑所謂方士者指元吉也恚甚嗾其所善給事餙秀論糺公阿奉太宰鐫秩爲湖廣布政司照磨公以進士得給事甫二月得譴以給事得給事論糾皆出非常而識者頗用

焉節歸公公殊不敢當會有致文成公傳習錄者謂馬保討之是歲而署其室曰畏齋以自檢謂敬吾未敢能吾姑以畏階之耳即步武語默酌酢出處一依準繩居然武夷白鹿弟子也第其爲諸生則恒冠諸生提於鄉於南宮射策於金馬皆不廢時義舉進士隸事禮部即以政論見賞其尚書遂拜兵科給事中而當其在禮部時給事之長信州公與方士邵元吉比而進親鸞圖南北郊議得上心進學士仍兼長吏科公偶與其僚語而歎曰是焉能蔽吾考功令耶而及公之拜給事則有思者已讒之信州睽睽公矣公爲給事之二月即上封事謂新進之士多感恩思報以致如慎動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已無暴即

所以特志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於是文成之學益備而鷲於盧高脫頓者稍有所折衷矣公之自保定而起僉按察也實餙蜀之叙瀘兵事烏蒙烏撒皆土酋也始烏蒙強烏撒弱強者掩七十里之界而有之其後烏撒強烏蒙弱強者欲復故界而監司更避強名弗欲與蓋四十餘年信信也公曰烏撒棄烏蒙辟我唯棄之是徇而諱強乎明年播州與永寧復爭地始

播之賦重而永寧寬播之民陰以地歸永寧久而播覺之其酋兩強而爭更鄂川南東二道俱袖手而公風有德於永寧之女酋詒之公曰毋詒論汝辟也強以其民爲我德於是前後之役先悉平始撫臣欲爲播而脅永寧以兵公特之曰毋煩兵川兵之是挑永寧叛也撫臣始悉公而卒慚服其言公又爲清諸衛所之伏田兵餉遂足凡所經畫皆利便詘誦載道久之超爲江西按察副使餙贛州兵事如初贛故文成公開府地也公喜自得師愚取其遺指畫斟酌之有鉅冤贈官録後祠以祀之祠成而公記其狀甚悉公於他詩文鴻篇雅然未嘗一語離學所著述有易象大指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録心傳書院講稡文類稿及續稿數十百卷行於世公要於卻前卒繼談有丈夫子四過逢造皆諸生過以選貢前卒迎今爲鴻臚序

班女四孫男五嫁娶皆名族迎官金陵與余善謂余不能盡知公學而頗嫺於文事將托之言樹七尺之碑於墓道以垂不朽嗚呼公故不以氣節功業文章自期其寃亦有尼於命而未獲盡者然視文成公可謂具體而微矣使公盡廢而日從事講學何以稱公哉

銘曰新安近會東越斯孟其入不同乃同其竟公遊新安而得東越如米春汴如暝明發既武東越不廢新安毋使蒙學凌節避難世趣事功氣節文章與道爲一云何弗臧稱公以詭稱亦淺矣舍而他稱我又何紀

累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若齋朱公墓碑

朱公諱培字懋卿嘗自號若齋學者因稱之曰若齋先生朱之先世爲滁之清流人王父德壽幾百齡而終縣宰爲躬治其喪父魯以好禮稱於鄉壽亦至八十六有丈夫子四人公其季也生而朗俊不凡父嘗之欲令以儒顯而公受經得春秋補博士弟子屬文有奇氣爲學使者潘簡肅公潢所賞識顧其自喜奇益其用是大試輒不利至於剖拆訓故則甚明晳而又夙從父脩禮容每部使者行學宮雍容進講周折不失尺寸群耳目屬之矣諸釋奠鄉飲推爲諸生祭酒公既久困學宮而伯氏叔氏皆前死而公獨身任父養殁又任其喪葬及收養死者之發而撫其孤以是益困至灊其城中弟徙於鄉夷然不屑也公有子今少司寇天球國器也教之學成乃歎曰余髮種種而乃與兒子輩角悌上語耶因謝去傳士家言而司寇果以其歲中鄉舉明年成進士再遷南京禮部主事封公如其官已累佐灊泉視山東學政入爲南京太僕少卿封公復如其官公既貴顧所御袍服冬夏僅二襲而已其他大布單帢無異田父司寇居官素

廉無他蓄俸入恒裁十之以遺公公輒量散之族屬親友不別立私帑也當其爲子不以父累諸兄其爲弟不以諸兄之發孤他累有寡姊迎而養之以至死而喪葬不廢凡公所爲義非以名高也者其中心慊恒發於無所爲而行於不容已司寇以禮部滿考至京而適有楊忠愍公繼盛之禍殯於城西寺出哭而賻之楊故論劾分宜相者人以爲司寇危公聞之曰命故自有屬彼狡何能爲哉及司寇之遷太僕也公則曰兒漸貴漸掾人眼鼻得無以直累乎 穆廟之初元新鄭與江陵挾潛邸舊比而躁重張甚司寇

以母服除至都下意不平欲上疏請賜裁抑語泄言路受指斃之得外調歸而謝奉檄無狀公咲曰不爾尤吾鄉固逆知之司寇自是待公山中二十年不出公意殊自快也公雖愛司寇而待之嚴每非坐侍立竟日誨諭亹亹皆先聖格言不及家事每惟士風日媮薄居恒歎曰吾覩夫簪笏者非復故衿裾之步也了孫不必仕當轉徙深山中全其樸耳竢聞朝事有不可意者咨嗟廢食若儉壬之姓善顚輒彈擿叱叱或繼之以詈又有人倫鑒司寇門生誣故多顯仕因緣來謁公公與語而合則更見之不合不更見也司

寇因以差次其所就恒不奏虒節名益重郡邑禮聘當鄉飲大賓公一再赴之而已逾七十稱衰老謝客不復接八十而以寬樂終終之日族戚來弔酹者靡不哀巷哭邑歎趾相踵曰鄉不復有鉅公長者矣蓋公與人處直而和未嘗以貴色加賤未嘗以前輩色加少年歲侵身先其施有大興身先其勞所謂躳行而人悅之宜其失公而悲也公性喜購書積恒至充棟自書以外無長物爲封公且三十年屋不益椽詘不益租嗟乎所以貽司寇者厚矣公少則好古文辭賦必稱屈宋文必稱班韓歐蘇詩必稱樂天尧夫不必盡有之要其所詣不淺矣公配陳氏有婦德先卒封安人贈恭人子二長郎司寇陳出也次天佑貳某出也女三人適陳濂鄭超程愷孫男八篤敬篤烈舉直舉善女三一適王挺一適進士蘇民俊而夭一未嫁司寇之試政秋官也余守尚書郎識之而未盡也適忝長南秋官乃得相朝夕欽其清真亮簡君子也司寇亦不予鄙一日儼然來造曰先公之墜當有碑而闕焉無文今以累子徵其狀自太宰陸公光祖狀主詳略公之知公父子詳也乃敬敘而銘之

銘曰維朱之先代隱德未致於庸德乃積源遠者流不可息皇祖與福壽義百公實嗣之開八衆弱齡篤文神奕奕具眼者疇詎能識有子而才猥天翼而登鉉曹奏厥績被公金紱紫未白公妥練衣嗜薏食五服外内宗執戚祿與共之靡嘆惜左準右規儼家則大篇商歌猴金后與綠俱盡信所適鱗鱗葱葱還佳宅以屬司寇昭世澤我銘其隧過必式

國子助教吳崑麓先生墓碑

國家以六經四子義造士爲群秩冠最無當於古然至成弘間吾郡王文恪公鏊能以精純爾雅之致發

之凡一甲子而晉陵唐中丞順之因以蓋惕其羽翼則有故薛學憲應旂今姜宗伯寶皆能自振勵駸駸與古文辭角而並不朽矣吳先生宗高先後遊三君子之門遂與姜公同舉丙午薦一時方名大噪而先生居恒不自懌曰訓故家去道不爲遠然欲得聖人之心難矣而兒餙之以濟辭柬之以盤倜割綴帖括以求悅於人目不亦鄙哉於是博采而精思務於求聖人所以立言之指而後托之筆紮簡必劑文質必諧其文出而諸握管者走相語曰此正脉也此爲故王文恪公法門也編諸惲不腫而四馳通都大邑

中已不傳先生之文者讀之去而復科第如寄其所親指授云論已然先生在公車幾三十載再尼家難一尼疾一尼失京兆繻餘皆報罷而至所謂失巷者其經子義見實於所司將首薦而行求表論不得竟莫知所錄先生雖九上而九不售然其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前是有歸先生有光者籍甚公車聲而先生繼之每試主司群以得二先生爲快既失之相與徊徨歎嗟如身見抑者而二先生已放棹歸矣歸先生年六十舉收一弟然宦竟不達以死而最後先生始棄而著大名之長垣教事環長垣而郡邑

博士弟子爭執經受業請難先生曰去之余不可以言勇弟子麇集再拜曰遇而文恪不遇而先生何徑庸也先生乃人人爲講授咸大喜飽歸而先生更自以材望畀臺剡僅二載餘入國子監爲助教助教秩雖左然地清而格高比比臺諫選第所治多文事不能自表異先生貌墩標動止華雅慷慨談說天下大計若指掌少時能挽強策蹻恒自謂使我得十萬騎橫行匈奴中狠居胥不足封也國子祭酒太原公既熟先生名而察其才長於幹濟故下推而禮之至舉典簿之所難者以屬先生先生爬搔其宿蠹著爲

累令歲省以千計他代人陰不利於先生先生不能委以符竹貴至二千石然泣不欲往願爲中郎出入禁閫補過拾遺今我危且得中郎而遷棄之倖欲使我屏息而伺太守之顏色爲進止我豈麤中人也豈幼史部拂衣歸時時野服見客曰我豈麤中人也豈施極大荒西爲天柱蓋嘗擬以自況云嗟乎天既以偭儻屈祠之材付先生而資之以年又資之以利用

之業其於世必有當者毋論世之期先生耶先生亦
自信以爲不竟志而或豐或嗇驟奪若幸若舜有
不可控揣者則何也先生爲人廣額豐下慶其元徑
尺餘少以風采標格縱治遊無所不極意中嚴悉謝
去之欵而就繩準晚節泊如也歸之日左經右史佐
以古法書名畫奚閒瑚簋之屬與客摩娑賞鑑欵
竟不倦有五夫子皆下立長君之鵬少君之龍
先後成進士仲君之美爲澤宮牧君之鵠以武起爲
[illegible]君之休爲應天諸孫十餘人稍長者
皆補庠序鄉國臨司守令干旄溢其間先生雖多謝
[illegible]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二 二
不報然間里出入恒延頸相望以爲神仙人而先生
業杜德權無所托於嘯詠之歌乃一室之楊尚著之
日未丁嗚呼其深意可念矣先生諱欵宗高其字具
之先爲無錫人後遷於武進遂爲武進人世世受弄
讀稱長者然隱約不仕在先生十二而僑朔有聲父
至愚公始奇之時屠王母喪郎毀癯狗稱若成人矣
二十而爲諸生奔父之難脫之於縲仟以其間讀書
爲歲侯家人雪糜而進之嗜嗌中不知饑也與諸
兄弟友愛無間父惡叔子產實之罪獄先生陰脫之
父殁恚先生代受笞不敢辭少者岑亦有獄逮先生
之脫之如崖而加力也既罷國子歸而伯氏嚴老矣
先生相持而泣晨朝上膳約畧如上父其季弟鑒能
不可控揣者則何也先生爲人廣額豐下慶其元徑
尺餘少以風采標格縱治遊無所不極意中嚴悉謝
去之欵而就繩準晚節泊如也歸之日左經右史佐
以古法書名畫奚閒瑚簋之屬與客摩娑賞鑑欵
竟不倦有五夫子皆下立長君之鵬少君之龍
先後成進士仲君之美爲澤宮牧君之鵠以武起爲
[illegible]君之休爲應天諸孫十餘人稍長者
皆補庠序鄉國臨司守令干旄溢其間先生雖多謝
[illegible]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二 二
不報然間里出入恒延頸相望以爲神仙人而先生
業杜德權無所托於嘯詠之歌乃一室之楊尚著之
日未丁嗚呼其深意可念矣先生諱欵宗高其字具
之先爲無錫人後遷於武進遂爲武進人世世受弄
讀稱長者然隱約不仕在先生十二而僑朔有聲父
至愚公始奇之時屠王母喪郎毀癯狗稱若成人矣
二十而爲諸生奔父之難脫之於縲仟以其間讀書
爲歲侯家人雪糜而進之嗜嗌中不知饑也與諸
兄弟友愛無間父惡叔子產實之罪獄先生陰脫之
父殁恚先生代受笞不敢辭少者岑亦有獄逮先生
之脫之如崖而加力也既罷國子歸而伯氏嚴老矣
先生相持而泣晨朝上膳約畧如上父其季弟鑒能
不可控揣者則何也先生爲人廣額豐下慶其元徑
尺餘少以風采標格縱治遊無所不極意中嚴悉謝
去之欵而就繩準晚節泊如也歸之日左經右史佐
以古法書名畫奚閒瑚簋之屬與客摩娑賞鑑欵
竟不倦有五夫子皆下立長君之鵬少君之龍
先後成進士仲君之美爲澤宮牧君之鵠以武起爲
[illegible]君之休爲應天諸孫十餘人稍長者
皆補庠序鄉國臨司守令干旄溢其間先生雖多謝
[illegible]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二 二
不報然間里出入恒延頸相望以爲神仙人而先生
業杜德權無所托於嘯詠之歌乃一室之楊尚著之
日未丁嗚呼其深意可念矣先生諱欵宗高其字具
之先爲無錫人後遷於武進遂爲武進人世世受弄
讀稱長者然隱約不仕在先生十二而僑朔有聲父
至愚公始奇之時屠王母喪郎毀癯狗稱若成人矣
二十而爲諸生奔父之難脫之於縲仟以其間讀書
爲歲侯家人雪糜而進之嗜嗌中不知饑也與諸
兄弟友愛無間父惡叔子產實之罪獄先生陰脫之
父殁恚先生代受笞不敢辭少者岑亦有獄逮先生

汪司馬伯玉志銘伯玉悖史也又久之鵬爲戶科給事中而世貞守兵部侍郎於白下給事謁且請曰先子幸得嘗識君非敢貴人例君也倘惠之一言樹七尺碑於沈庄仟與伯玉儻令具之後世世有述焉余憫而許之龍今亦爲工部郎中餘詳志中

銘曰生世而得爲人天之授之其奇贏莫倫先生贏於名而奇於身乃又贏於子孫嗚呼授者以爲幻而受者以爲真吾誰與論

贈文林郎徐君新墓碑

徐君之卒也以隆慶丁卯三月與婦陳擒人合葬虎丘之平千圩而居三亡何善青烏者過而睨之曰穴且有水已而其子今侍御申卜於神得塵中變侯門改葬百事宜語異而試之柳果濡尾亟啟而樓諸原行相地婁門外東壤曰吉而君之友有夢君舟於李王神廟側者叩之曰此吾新居也蓋是時甫兆於是益相詫以爲神而君之葬成矣其成葬也則萬曆乙亥之冬十二月又明年舉進士其後侍御出按嶺表及河南歸而謂不佞貞曰余先君與妣之有隱德也故志之矣而未悉也今者有麗牲之石於新塋不敢以當神道而授東京之例以千吾子其惠一言而動之

余曰唯唯按狀君諱履和字子樂別號三石其先爲漢處士孺子後有壽者宋淳熙間司教於蘇遂家常熟之直塘四十傳而爲朴徙長洲之采雲里用積著起家其子贈刑部公燿能廓大之富至傾郡有子曰履祥貴爲尚寶少卿君即刑部公次子也母曰浦孺人贈公得君晚生未幾公捐館舍君童時即敏重有太志稍長嗜學工制科業補博士弟子轉入太學上舍呑酒試而異之謂必自致公車而君之始受產也不啟與伯敞然能操其奇贏分秉家老駔而息之家用日以饒於是精專其思共養母氏而以其暇築園

御而卒僅二十有一繼娶吳有子三人晉錫又錫蓋
錫其詳具志中蓋公卒之一年而葦九年而始徙十
一年而侍御成進士十六年而始封逝者與存者又
相成也
銘曰豐其德而嗇其年有後貴且賢再徙而昌奕奕
繩繩以永無疆

御史大夫吳公平岑岡徭蠻碑

連江吳公既即家起拜御史大夫兼少司馬盡護嶺
東西諸將公至軍悉集諸將箕箕先其重者於是嶺
右之府江大桐江徭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之徭蜂
[illegible]
而爲亂已仝鵬恢柏深埔之徭復繼亂公前後發兵
蕩平之斬首五千二百有奇餘撫者千餘
業已奏聞朝廷賞諸徭服公之威神而感其德
滌而洪之以告日夕之命而獨嶺左之東州曰灵洞
其先故洌旅洲仲容之支數也當王文成公守仁之
誘擒仲容也悉殲其黨二十四巢而獨峯閭之一巢
最險遠不可下王公業使就撫取靶麾而已東之曾
曰李鑑鑑宛其子文彪繼之以詐力馴使諸巢亡敢
不服而有所任以爲謀主者曰江月照左獗點黠出
劫掠敗王師執倅司理萬戶以去南贛之持節者討
而僅勝之文彪跳九連山失妻子尋還故巢鳩其亡
散復振官爲歸其妻子乃稍定文彪死月照妻其故
妻子其子威烟逾於文彪時嘗練鞭郡倅之則壞者
已剔刻商綃已又多儲其黨之自遠者事稍稍露吳
公怒曰獍傷徭敢干　天子之威命以荼毒我生靈
謂惠州守琦雨汝司察治月照聞而懼遂罷兵以其
紀綱之僕據隘喉咽之其傍寨之有力者羽翼之徭
巧者耳目之守廉得其狀以聞公乃屬藩泰顯泉
副某守時雨將軍夢鯉等練卒萬乘分布要害曰晉
後今仍劃藩泰及守縣購傍寨曰棄月照自歸者赦
[illegible]
而罪能以月照來者軍正議賞同首功諸寨響應
縛月照道伏毒死致其尸餘寇亡攻賊度勢不支踉間
自岡時時出剽畧公檄諸帥夾攻賊間尾而急擊大破之俘
道出江西之龍南定南會慶師尾而急擊大破之俘
斬二百四十有奇餘隊崖蝀死者不可勝數仙脅從
千五百人皆釋弗誅沒賊田幾五千畝以予屯卒提
聞吳公及諸君賞賚有差惠州守與其父老相語編
崗四塞天險爲諸夷最以王文成之宏畧擁百勝之
兵乘破竹之勢而不能得志於彈丸赤子之地六十
餘年來其人不復知有三尺法其黠者如夜郎王謂漢

乾與我大也吳公不費尺刃丰糧坐縛其兇酋如一孤豚而後楊兵脅諸黨衆俟其出而尾擊之百世之巢穴一旦而盡空然不以多殺爲績俾千五百人之脅從悉保其首領何吳公之智且仁也嶺以東爲冠者不且日我徵何如月照險何如岑岡今彼之謂何螳螂之臂我則焉敢斧不佞守高拱而安吏民之上諸父老飽飯敲腹亡意外警誰之力也貽書屬世貞使紀其事世貞故熟吳公竊謂公始治嶺西已併治五嶺前後斬馘以萬計盪巢穴以數百計化賊而良者又以數萬計此於公功牘十不當二我安能悉登

石惟是志守與父老之所欲效於公者而已吳公名文華數更歷藩臬治常爲天下最藩參吳氏臬副虛氏守黃氏將軍洪氏其贊石畫親軍事當分亞潮同守王慈中惠同守鄭天佐倅賴岳和平令陳源湛稗將而下數人皆預有勞者也法得附書

寶山堡碑

寶山者何海墩也其稱堡者何志海防也前　文皇之十三年而平江伯陳瑄上言語定之南百里而遥其海多沮洳不利漕艘宜築堡聚土若山者以識之　詔曰可俾以漕卒築其高爲丈者三十其方爲丈者百天子至勒碑以紀之而中貴人和等海舶之收啟亦取標焉至萬曆之四年整飭兵備石泰政王公叔杲與副帥都督黃公應甲謀以其地南距川沙北距吳

淞二鎮皆五十里而近吾門戶也初有旱寨兵額四百餘屬寨廢而兵徙填吳淞後復以急之故割副帥之部士三百於故寨左曰新城顧去山十餘里不足以瞭望去民家遠緩急不足以收聚城臨而出入僅一門樵采之路尼守不足以堅其便毋若依山爲堡廣其隍崇其墉堅其壘盥修於所謂新城者纍近地中豪而下及商旅實之歲汛則副帥悉所部填其地以北控川沙而南控吳淞諸戈船嫖姚校尉詣幕府受約束分水陸出哨而寶山之瞭指掌於數百里外於形勢最便乃奏記中丞宋公儀望侍御郗公陛

合疏王之下大司馬議報可大司馬下中丞侍御中丞侍御下王公念城工巨且有臺府公署實舍之類不易舉察於屬而得郡丞施君之藩俾總之城而版築陶冶伐材采石諸瑣屑不易親則以委百戶過聚革凡爲歲者再而工告成延袤四百九十五丈爲門四樓如之月城三之敵臺十二中丞署一兵備署一副帥署一海防丞廳一練兵廳一千戶所廳一軍營舍六百五十楹費金若干米若干皆資之若盧之肺而犬豝不與焉一不以煩民屬王公去而代公者爲校察使馮公叔吉規畫自王公而吏士聞馮公至而思奮者日登登馮也於是施君紀其凡而命辭於余俾示永永余竊惟茲堡爲東南最要害湯信公之嗣兵脩海戍自越以至燕薺且百而不及之至平江伯而始請爲堰後平江伯以至今百五十年倭事起首尾三十載增戍者又百而不及之至王公而始請爲鎮乃今迄然保障矣閒者波警不婁發冠帶之士握笇而談節儉於將吏斥堠日有所省乃王公及一時諸公獨不然君子謂茲役也真遠猷哉易需之六四曰需有衣袽終日戒戒而終日又胡廣也謹紀其事而繫之銘曰

句吳之濱洪波立天控東南夷萬艘所駢 帝省其防有山突島不震不驚番二百年工公設險於斯取捄固高就汙爲深爲堅鞏鞭山脊九衢絃直輻門有伍肅肅公署既閎乃營我空惠王通商戎醜攸宅堰倒連烽星標重譯鯨觀梭肖茲役司息棄杜之閒我閒在昔不備不虞不可爲國維慝司徒率先庶職勑之麗譙以垂無斁

重修慧慶寺碑

具一切智釋迦所以悉達多歷萬刼身彌陀所以無量壽故知慧緣慶啟慶緣慧成非慶無以表權非慧

無以明實金麗前引則三途永迷摩珠在懷斯七寶
咸萃存解脫者薩埵之實地種方便者真相之法門
蘭若所自興慧慶所由署殆非虛已相此化城實具
吉壤在元延祐三載大智識比丘宗聰以慈悲化四
兵用堅忍穿七札魔波旬衆望實相而皈誠阿育利
王指銅梁而悔殺用鳩法施創此叢林舊嶺分衆翻
藻震卅之境雜林開後奕葉闡淳之區然而風業所
牽風災難免光空陣於羅睺爭宇蕩爲尼連捶漢雕
梁類空中之阿閦凌波賈舶悅雲表之浮圖所賴
懸朝更逢開士荅鷺指天而上擊白馬踏土以悲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貞珉仰止斯賢政規法嗣善護持旃

重建橫山　高皇帝御詩亭碑

去廣德州之西北五里有山曰橫橫山之顛茜拔雲表爲諸山其神曰張真君相傳漢神雀中嘗於此地曜斗消成而後人爲祀之又臺之世載祀典勿替臺或曰郎真君神也州人禱雨輒洒左有潭有龍栖之或曰郎真君神也州人禱雨輒洒應　高皇帝既下金陵規取東越駐　六師橫山徘徊禮斗之臺與禪師語而大悅樂爲作七言一絕以紀已又慧真君祠得七言一律其語皆宏麗朗下上洛頌沛風問慧祠之律故太宰忠定公義刻而亭之炎絕句亦有刻石山之顛者不知何自亭年成亦不知何自毀也守周璞新之又毀俾鄰文莊公守益復新之又毀凡五十餘年碑伏莽而莫之顧萬曆癸未平湖陸侯某以進上高第來守廣德寃民恫苦與體爲一明年四月不雨至五月又不雨侯默服齋素以禱未應有事山神及龍於侯者亟徒步往百叩首以請俄而雨驟起於壇四郊盡決侯徧行山間以謀答神之大貺及顛使吏除莽葬盡而碑見侯代讀之驚歎曰异哉　高皇帝洗乾刷坤以還萬古之中夏距一字之施木石與有光榮而廣德爲三輔近地其民人聞　六師之蹕而獲蠲稅後至於今世世飲德即文武之道未墜地柰何弁髦而委諸莽毋乃吏溺踈其視聽以致此隕越乎亟樹碑損歲俸僱工爲亭以覆之左爲堂輔之曰喜雨志感也更稍左餘龍潭之祀志報也右爲堂曰尊親志寓也堂後餘禮斗臺志始也於是州之紳衿黔庶濮陽某等若干人既以其財力共了來而具其狀三請世貞爲之記世貞辭不獲竊嘗從公卿後預寓目國史　高皇帝仗其帥據滁以旱禱於豐山祀之栢子渾注矣者三而誓之三日大雨滁以豐熟其後世貞嘗道滁夜誦豐樂亭

過見滁古制業森森陰却月沈波無底若有神物統斑其下廣除之中穹碑龍盤歸而警怵若龍章在目夫人主之所至曰幸　高皇帝至滁禱於豐山劾滁稅役蠲其至廣德禱於橫山劾廣德稅役蠲夫是二州者不亦均大幸哉然而滁之山獨顯於史著於志而廣德之山其顯著不相當乃至　聖謨之洋洋與神武之赫奕亦時晦而時廢不滁若者何也微陸侯其將竟委之莽而已耶噫廣德自此重矣侯亦可謂知所重矣是役也爲堂者二祠者一臺若一具費再倍亭不以名其記尊君也陸侯之政與神明通宗

裂女者省費以百千計而首新大成殿畧之不稱尚以非侯意也乃志而系以銘曰

皇天厭亂乃篤　高帝手抉銀漢洗滌夷穢金陵所馮惟古稱最帝省其方以臨吳會民大懽悅蠲省租稅橫山之顛六飛所憩天章龍炳弁木榮施守視非一詩蓋藏圯廢龜螭橫草文武墜地有虹燭霄莫究所自我開真主雕靈不衛神之失職能無內愧爰示以旱俾我侯至侯誠既格雨澤斯霈爰伸報成周相壇壝悅若有覩怫鬱紫氣披莽得之既欣且惴亟樹棟宇護此鼎鼐爲堂翼之宜堅孔麗神賴厥休式廓祠祀崇峯亂躍澄淵鬥沸如出千葉星紀之次誰其銘者古奚鳩氏以告後人毋忘護視

重脩寧國令西安徐公去思碑

寧國令西安徐公之始令寧國也蓋其時業聆冠云寧國於宣爲下中邑地賦亦下中而父老以故令之不能勤邮之也乃亦有所苦而竊少徐公徐公去諸生幾何何以能遽悉官中事而覆露我公至左顧平幘而宣髮者曰三老耶助我教化者何猥而夥也曰非也里之老日聽約束者也公曰去之毋庸爾曰將以匄播里中徭徐公曰里自當徭不以徭故僕僕爾亦不以爾故

重里擾也間有訟者當速其耦聽聽訊則群胥鐵鐵譖聽受牒矣公以牒付訟者曰而以其耦來不煩吾胥也居無何民以公之徭薄而刑省也相率來受計則邑齊肩絕跡不出里鄽門里老亦不時入鄽門矣而更尚謂公經生不習城旦言有所當上隨欲以嘗公公不復問故草項刻數赫矐悉率不絕響既成上屬法而下伍情吏咋指歎曰神君豪相率爲姦有瘦瘠之曰吾不咎汝往也姑以補邑之重賦者蠱的不一種皆有中豪以下領之其人黠而以後爲家恒病民孱則以家殉後或病豪公俱罷之曰民得自輸今何紛紛也則兩完矣公遂悉取徭賦之額平亭其大細緩急爲一編書曰民得此不爲吏轟轟吏得此不能越而魚肉民以故吏曰在今眉睫間而畏之若鬼神民去今要愚何啻百里煦煦乎若赤子之依於慈母之膝也堂且圮公曰今安忍勤民之財力而以我寧乎既而曰今幸去必圮後今且困民屬郡有輿梁之募在邑而美公計其直之相當也呼工籌之不日而堂遽新乃以次第如官館舫社塾立義廋毫不以煩民民相顧莫知所繇公於肺石之積亡所入私橐日飯脫粟乾腊魚而

已計口而炊節腹而進邑用是大饑公乃曰可教矣
朔望入學宮進博士弟子談說經術傍及孰文頒者
貲之脊者餘之膏油之復以間延鄉三老與述　高
皇帝大訓俾繹厥旨以時勉率其人而
意也婿壁內古書裁以成數咸彬彬禮讓節儉矣當是
時邑之人以願得長奉公公亦願得長牧養其人而
以才任劇調冊徙冊徙人耳公善狀群相逆於皋國
之境曰而君吾天也冊徙之人弗許曰吾君故吾天
也而安得有之度不可則相與徵楊大夫嘉慶文於
去思之碑而又未已則相與肖公像於去思之祠時

祝而祈歲爲今已去冊徙吏部郎矣用徙之碑公
而祠公如寧閔公弗知也皋閔人曰故吾令徐公而
已用徙人亦曰故吾令徐公而已亦弗知徐公之爲
吏部郎也蓋又十餘年而仁和沈君謙令某縣時時
過寧國見吏民誦徐公之善不置已汲汲若有營者
曰公之祠且敝矣公新其堂宇愛吾人之力一不以
煩而吾曹安忍愛其力以無新公之祠公之門人許
成器者敘其狀甚詳會沈君遷吳郡同守曰吾乃今
知所以用吾仰以許生之狀來求紀其厲牲之石余
諾而未敢也會公自選部出卿太常沈君亦以遷解

郡乃記而仍系之辭公名一楨字汝材別號宥梧徐
之西安人今令新水君卿謨遵公之畫一而餘之於
祠有力焉法得附書
辭曰在漢良令唯中牟寄霖霖春滋暉暉冬月其民
甚樸而思實深豈無德音金石爾心賢於廷光乃頌
成皐乃頌棠長以表攀號成陽之唐蕩陰曰張故吏
父老門生門童勒之豐碑藹然永懷厥模火雕於道
不遠有斐君子若徐令君發軔宛陵姚年勤輪冠僊
逾弱乳甫頒白棬經作讞黜吏揣魄察廉任煩移節
嚴都若奪所天巷哭野哼各徵厥知碑而紀之爰祝

爰戶則古所稱封羊多豕以薦公言吾公不來歆我心
則祠神人分妹誠感則降神操天權公憑人綱其官
何所洪公之山五湖之滸巖嶼潺湲我紀我詩宜上
之思以導公齡永毋艱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存齋徐
公行狀

公姓徐氏諱階字子升滁江之華亭人也其先自河
南徙爲華亭風涇鄉人世世受耕不仕至高祖公德
始成以仁厚喜施予聞里中呼之爲佛子徐佛子徐
有子公賢公賢子公禮皆不廢爲長者而公禮尤斤
斤守然諾急義敎讓公禮有四子其長曰思復公舖
少子旌思復公以文無害縣吏部選人授宜平丞再
補寧都丞所至著蕭公惠慈之政其吏民謳思之滿
九載課最當遷兌謝去弗願旋亦舉鄉貢有聲公卑
閒徐始大思復公娶於林繼娶錢皆夭最後娶顧而
舉公及贈太常典簿陳南京刑部右侍郎陝公賢之
婦沈公禮之婦黃暨思復公顧夫人皆以公爲貴推
恩累贈三公皆爲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婦皆爲一品夫

人
天子所以褒揚隱德政術備至而宜平寧都二邑至
爲祠以祀思復公華亭亦祀之於鄉賢如召信臣故
事時人榮之公之舉也寔於思復公宜平官舍有一
歲而女奴抱公窺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
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宜平績還道括蒼
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洗深峭石戟拒無全理顧夫
人慟哭而已既而永緁於樹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
文嘗寘公於昔剎讀書剎故多雛僧苦之公宿而賊
不出思復公始心異公俾就外傅受小學以至四子

南閤歲悉成誦思復公舖寧都抉公以從嘗歸自他
邑公出迎思復公戲謂公父遠迎父子之恩
天性也公應聲曰　君居上臣居下　君臣之義人
倫哉思復公益大異公教之爲文郎工屬文十五而
補博士弟子又二載以優等試應天不利歸亡何而
大司馬聶貞襄公豹來爲令試公而奇之曰是子
國器也因進公以聖賢之學而公亦慨然自奮以一
第不足名公年二十而督學耿君鳴鳳負人倫鑒試
公第一食於庠再試應天學士董公玘得公文於黜
而異之取以冠諸試者會有所齟齬不果然猶爲第

七人梓其文會試復在高等既
廷對大司寇林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
屬內閣時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擬用子嬬不預
讀卷諸閣臣持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 賜
進士及第當入謁楊公獨目屬之曰此少年名位不
在我輩下已而顧少保費文憲公宏公泰何不以表
鉢屬此少年費公益弟一人也其後公官與二公埒
又與楊公俱宣力 禁闈投翰林院編脩予告歸娶沈夫人明年八月北上當
是時言事者以不當
[illegible]
上尊親意遠訊戍謫累及公行而過故諫官安磐輸
林楊慎王元凱皆狼籍血肉中公出橐裝遺之或謂
有尾舟而訶者公行意自若顧獨以時事稍異有二
親在身未敢計忽忽不樂至清源夜夢思復公帕
首而名呼公者再輒心動返抑遑低彭城而計至矣
公號哭馳歸毀瘠營塋明年
大慶覃恩得贈思復公如公官顧夫人爲太孺人服
除次且欠之乃入 都復故官尋奉
命校中貴人書故授書者晏入早出一切以尚簡文
其而已公曰毋易此曹能倩天下事於是寅而

入申而出課業必謹約禮詳記毋不欣欣傾聽時
上嚴亡所假貸中人爲流言以不如正德時饒者公
謂正德時何可得若曹悅不能悉潛事令趨殿寬於
寔孝朝多矣且正德以饒故貴人亡不用脩坐法若
曹不覩
憲孝潮諸冢墓甲第相望耶陸成拱手曰命之矣尋充
經筵展書官俄復允
廷試受卷官預脩
大明會典再以選脩 祀儀成典益
上所最屬意以一代儀禮職編纂者不能數人而公
[illegible]
與焉顧首揆永嘉公綵
上意請正孔廟祀紬王號下儒臣議相顧懾囁無
敢異同者公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哲旨上
永嘉公嘘氣召公於
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
高皇帝盡革歷代孔子號而語遜乃曰
高皇帝盡革歷代孔子號獨不革孔子號而語遜乃曰
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
不爾明公議
四郊何以據

高帝少作也永嘉公頻盡赤乃復謂曰頗謂塑像古禮否公對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

列聖之

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廢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矣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爲公胶棄勸公謝公弗應揖而出於是

上亦緣永嘉公意爲說以辨公當具旅請罪猶言不稱塊當罷不言議非是有

旨外補而會他御史有繼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桑和公鉉綿院章復緣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寔公倡之致搖 國是宜正法以示天下曉具而漏之公時沈夫人病前殁獨遺二歲孤今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棄中裝得金二十枝之曰以此爲棺殮費屬其孤於鄉人李刑部日章沈進士懼曰幸歸我太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陳在是養也

聞莊簡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爲解乃隱公名而緩其辭獄上

上亦弗問也公得添注延平府推官始公自弱冠取甲第爲 侍從臣出一語而天下豔傳之履相踵於戶公意不自怡益從聶貞襄公游及同年歐陽文莊公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及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反之身心而後出之不濶踈口語而已至於

國家典訓章程比詳閭閻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爲學而他級羽緣緇移商刻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伉慨持論從容於霆霹之下而弗爲動天下益

信公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 蔡近思爲小官緩不顯薄之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公卿不然曰官大小非 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增益我者不淺乃亟歸泣謝太夫人弗獲朝夕罪乃罷清宿繫者三百人更輸建楯郡事公晝夜桔據案牘清宿繫者三百人更輸銀法毋得落稍胥手斁漏祠祀學取鄉所教授鄧柝書燔之而采宋大儒之格言諸之韻俾稍習論俗翁然變時大盜竄尤溪險而四出剽郡邑勢張甚分巡諸食事俾欲以屬公捕而難發言公奮請身任之乃設方畧懸賞格以授三老篤其窟旬日而得首首

併餘黨百二十人以爲神浦三載遷湖廣黃州府同知當發其吏民以十家釀酒道傍泣稱鮑公爲人人醵遂波至舟船書謝父老父老相率勒之石諸生追送至建寧乃別抵嚴陵而提督浙江學校之命下國十年矣而　陽環盦猶未強仕屬　承華政稍簡其官僉事公歸拜太夫人已娶令張夫人僅八日而奉太夫人之浙既履任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較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他務鉤棘嗛僻以相高者雖名士弗録既唱諸生弟子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郎見斥者得自名而後折之不得已而施撻楚示慚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也御史禮公脩浙通志屬成而有以

參強之伸屈者公毅然不可乃廢弟業具卓遂爲後志張本三載改提督江西學校其官副使所奏書一如視浙江時而加密公所稱良知學本故王文成公守仁而文成於江西最顯者自公揚行之日像文成而祀焉其地遂有生像公以祀者前後兩省試僧計士所登式半公造第一人而他亦無不優等其後服官政中外踐臺省以政術名者比比吏部初擬蔣公尚書鄉國子司業太常少卿俱不果最後以　皇太子出閣妙選官屬公爲可經局洗焉蕘翰林侍讀以四品服俸居職公之初至江西也時相夏文愍公

上書問公何以遲遲意益有屬也公之爲祭酒下令諸生淸血屏事他曹者必以久次班得用貢人居間置籍以稽膳銀之數謂典籍曰吾代汝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愚籍曰泰在師長毋所逃若愚也諸生人人相戒勉二籍矣久之擢禮部右侍郎遂遷吏部乃移於壁曰嗚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仕天官　閣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擯賢或殉賄而蔑法或背公以行私或媚或持祿以自營神之砭之及於子孫吁可畏哉故東部大僚鎔車門所

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脩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諮訪吏治民瘼退陬幽蔀因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公益有縉紳間聲以爲恒太宰熊恭肅公洙雅重公自以得共事晚公亦不復守循默輒相與勵廉節夔恬退振滯抑競一時翕然歸稱於熊公而會熊公以直諫忤

肅公以請報可定爲絜令其考四夷通事太

諸生皆爲裁禮一郎猶吏有供手受而已時

上及百官皆爲朞之服百官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

天子絕朞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祖着詣

停樞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何之曰以青衣角帶往

可也公曰不然絕朞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曰

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諷而是之今

功公浦三品考錄潘入太學論年掌翰林院事後充

會典副總裁會典雖再更定而事由諸曹草創往往

相矛盾

上即位後數　典華大禮禮官不勝綿蕞公始爲創

義例挈綱領井然一代程書久之

廷推公入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踰辭

溫旨不允禮部之爲政者久好以寬大養奸公而

肅然更始凡　王國爵封秩誥券併文武大臣陳乞恭

肅公皆棄之以請報可定爲絜令其考四夷通事太

醫諸生皆爲裁禮一郎猶吏有供手受而已時

莊敏皇太子冠公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

議喪禮以

上不懌謂

天子絕朞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祖着詣

停樞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何之曰以青衣角帶往

可也公曰不然絕朞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曰

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諷而是之今

宮中仍皆服衰公遂爲　莊敬册謚副使已命題
主
上察公慎勤又有所應
制文字獨多稱
旨召入直
無逸殿廬給供饌如例尋　賜飛魚服公遂請立
皇太子不報自是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
皆不報益次當繼　莊敬而立者　裕王是爲
穆宗而　景王與同歲差少中外未測
上指所屬公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
及婚禮者開諭公復請以齒叙先　裕而後　景復
不允既冠公贊　景王冠儀何若公曰有
上使中涓問　二王行坐何如行則違倫序且
上賜座在坐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違倫序
上倚公左右自安故特用其副王少孚邦瑞而論公
意爲會有中涓陽虜歸者以虜來貢書聞云不許我
則進兵
上以示公及輔臣分宜公嵩等具召對
內召辭臣時內閣惟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
上嘉公忠愛而尚難還
大內亟召辭臣面計兵事
上使召辭臣時內閣惟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
上顧曰當何處分宜對曰儀賊耳不足患公曰虜善
乘薄城剽殺人若刈嘗尚何論儀急誅所以禦之耳
上顧曰害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分宜出諸袖中曰禮
神宗有　鶴禁而後
人主之勢洗洗令者僅　二王耳而悉就外即臣不
能不爲
陛下寒心也復留中
葛壽節推　恩加　太子太保大虜闌入塞遂薄
都城時事出倉卒中外洶公念諸營昔子侯無可
將者亟請赦諸邊將在廷尉獄若戴綸李珠輩復其
官俾詣行營自效報可復手疏請
上還
大內亟召辭臣面計兵事
分州人續稿　卷之二十三　三
上嘉公忠愛而尚難還
內召辭臣時內閣惟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
上倚公左右自安故特用其副王少孚邦瑞而論公
意爲會有中涓陽虜歸者以虜來貢書聞云不許我
則進兵
上以示公及輔臣分宜公嵩等具召對
便做
上顧謂當何處分宜對曰儀賊耳不足患公曰虜善
乘薄城剽殺人若刈嘗尚何論儀急誅所以禦之耳
上顧曰害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分宜出諸袖中曰禮

部事也

上復顧公公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
遲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事有甚於珠
玉皮幣者
陛下所不能受則柰何
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者至營而詰之以無番文故
且徵其情實實則令暫出邊用先房會例貢馬行賞
互市往返少日我城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房且

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分宜乃進曰
上幸出一視朝
上不善公從傍史之
上曰可爾得無駭乎公曰房鴟張中外心實惴惴倚
陛下而重得一 蹕聲若元旱之待雷霆寧駭也
上始首肯公出而會 廷臣譁言求貢非本情不
可許公因薦酌所以面請者聞而
上果視 朝申飭中外甚厲會勤 王兵四集房亦
飽且去乃下公踈不許貢時聶貞襄公以副使爲民

都御史何公棟久廢公踈薦其才即用之
上又咨諮公審後策公言督兵久敝而得弱令欲轉
之強宜責新帥繕京城樓櫓廢守兵懦嚮者倖房自
退耳宜責督臣邢瑞及定西侯傳前房以遏備馳得
閱入宜以嚴候火治亭障責新撫鎮勤王兵獨延綏
率可習令爽矣宜郵諸道募兵者皆文臣預選而不
預戰宜參之一二廉將得房情毋如用謀毋如
大同宜增遞
上皆盧已聽焉時以朶顏三衛我外藩而導房入寇
集貢使顯責之公謂事虛實未可知顯責之虛則彼

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赦將顯叛我而我不能討是
驅使就房也不若貴之以奸房不虞使彼易受而後
撫之衰咸服公念房外記 綱紀內潰天下事且不
支而
上待我厚不恐負之既以 召見枉分宜公曰至是
益發奇亡所顧公之用雅非分宜意而前是太宰缺
遂推公當補
上猶怒之謂方侍陝左右何擬擬外遷見以爲且夕
且大理南秋綠分宜指餘他事有所詩摘
上不聽益厚公分宜箋亡以間之且偲懼而

李烈祔
太廟之議起初
李烈皇后崩
上欲祔之廟而念歷於先
孝潔皇后又
屑考入
太廟非中外公論恐
千秋萬歲後所
祧主或非
仁宗而
李烈祔 卷之一百二十六 十六
上難於增
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
李烈祔
仁宗祔
李烈所以貴貴今甚矣公雖不
得其為正
上後於元旦擢勑君表異杖之
予宜因緣謂公可擬鉾距百而退公坦然而已時大紳
請發兵征之予與兵部議公曰征之易耳 征而
兼撫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
得之脩卷所夫馬知脩卷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
也我得其地不能成郡縣為屬外圖何乃弗果征會
今上論

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願精俟變惡而欲併之
謂趙君暴且貳流言漸
慰諭有加歸語中貴人
上乃又弗果俾俟變雖內銜公第時方與分宜爭權
相構不暇也而會偕薊帥有復間功
上復下公及兵部議侯
公一子入胄監而
上特手注加公少保分宜爲怳然自失之幸甚東
閣大學士恭頊　機務仍掌禮部事候代者服除而
後解公上疏辭

温旨不允始俟命日益不
上要契春寇熊曲而其後
無已
上已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煽亡敢及者曾爲庶發
脅不能撫戶部復從而削其餉不能已怨嗟又兵部
所議明歲入衛兵僅四分之一夫懲侯變之噎而遂
廢食非計也乞罷禮復故餉益入衛
上以問分宜有所異同遂寢久之
上報公禮已罷矣卒已餉矣獨入衛非例夫門庭固
而堂自安何　京師之廣爲公對所謂門庭者大同
薊鎮耳今大同殘而薊鎮弱何以言固幸添調西卒
以付外帥陳使有警而後入其於堂戶相臂使亡害
公因頗及　京營積弱狀

上乃嘉公忠悃而詢　京營之所以弭今振之何繇
公詞營兵皆市人子食不給仍賤匿跡爲與僅以其羨
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
書則生譎詠故其帥務爲姑息以相保食窶而已今
得大振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
區以爲宜汰去老弱者薦人或數千人仍嚴其虛月
而取其餉以充實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
上嘉納之自是　眷公日益重一品滿三載進階光
祿大夫柱國再進蔭　太子太傅　武英殿大學士
六載蔭支大學士俸錄一子中書舍人兩予誥命再

以築外城功錄一千中書舍人加少傅蒲九載賜無
金文幣新鈔肥辨上章改吏部尚書宴禮部百僚陪
列觀禮如元輔焉賜　勅論謂公通明濟世端潔範
俗因事納忠識微發遊耆久積厚施之不窮計無慮
深謀無不獲益公自入　直郎聽於
西內乘馬所　賜有麒麟服有繡麟服他金帛不可
勝數會兵部員外郎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公罪狀
而中有　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　忠愍錦衣獄分宜謂　二王深宮何所知我
奸楊應像何繇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
者屬錦衣帥炳加根究公戍炳即不慎一及　皇子
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分宜曰　上僅　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恐以　二子謝公
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
宮邸怨也分宜懼然乃寢然以公嘗議薄御史錦
宗茂罰益疑公矣錦宗茂故論分宜者也公之主癸
丑會試得進士四百人其後亦多名臣而所錄文簡
切温厚爲後先冠是時倭事起
上以所躁躐多公鄉而公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歷
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

去誰任其費大司馬惡之公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
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大矣
今擾攘撫按奉報戍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
緩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
里外乃能揣度賊之已去又揣度其去而不來而阻
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
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
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
文塗耳目置此三千贏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
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

將軍許國李遂時將爲國已老遂聽收深入而款驟
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公咎與因
而搖公而公所請入衛西卒其帥陳鳳力戰卻虜虜
遁巡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留兵箕無異也將
自有埋否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　守令
者即怨也分宜懼然懼乃寢然以公嘗議薄御史錦
宗茂罰益疑公矣錦宗茂故論分宜者也公之主癸
丑會試得進士四百人其後亦多名臣而所錄文簡
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
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
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飛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
探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

爲用臣以爲重責今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
東江南督臣皆報許時江南無兵所調兵獨永
保二帥強新有王江涇捷其奏事邸牘來謁公以
酒食慰勞之且賜之文綺俾各選精兵萬人待調二
帥威激行千金以謝公不受所以慰勞之有加故
一承檄而萬人立至遂大破倭幾盡捷聞公頒賜金
幣俊渥益

上知公之於笑倭事尤中綮也公念虜移庭牧宜大
與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
而所給月糧僅七錢半救且不繼時歲旬二麥熟石

止直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
庸抵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
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賞亦漸
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密撰 諭行之尋錄邊功推一子中書舍
人以予仲嘉虜既輸我而牧宜大者久不肯出塞大
同右衛益困樵採俱絕城且夕且下而督臣頃與御
史惜比而內期求速還以避之大司馬計以無所出
於是吳給事時來劾大司馬罷之而還惜順
上赫然起故大司馬楊襄敎公博於部而命剔推
臣代順又已命右侍郎江襄敏公東暫行順事而復
有言江公不任者公謂東以暫行而又起之恐無固
志

上即命楊公出爲督而論江公不得推阻仍詔緹帥
炳推二校參軍事公召炳授之方畧俾授二校以佐
江公卒解右衛圍順惜者故皆分宜客也吳君業已
勝郎上疏極論分宜公而刑部主事董君傳策張君
翀繼論如吳君分宜念公於吳君張君俱座主而又
董君鄉人吳其故白

上若公嗾之者郎

上不盡信亦可用以自解而

上果爲動下三君獄命緹帥炳考掠必求其主名三
君激死者數四卒以五對得遠戍乃解而分宜猶謂
人爭甚必由彼但彼好爲憂時憤俗語語畫而繇以
泣少年好名者日叢焉非以事使之以意使之也公
亦不爲辨唯自直出多稱病謝客而甚咨諮於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

上久而察知公忠藎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公者
皆舍而之公尋加 太子太師念公久宦令尚寶丞
瑭代歸蔡掃仍給驛會
上所居
永壽宮災徙居
玉熙殿隘甚分宜念 故宮工鉅不易復欲請
上還
大內則不敢乃請徙 南城
上以 南城故
英皇嘗御地不懌乃以 永壽工屬公計之斬罰
甫肩息不可復屬之伐材郎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
而時方急 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
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
詔加公議仍命公之子尚寶丞瑭兼工部主事同閱
視公乃率雷公與大司馬楊公等之工所計度土石
程工力搜伏緡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
賦斯
上復自
玉熙徙居
玄都殿聞 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恐欲以大營兵入
衛公謂外兵衛 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 玄
都而營兵列 宮城外爲儲胥以相屏蔽 報可
上尋自 玄都徙 新宮更名曰 萬壽宮若忠公
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錄一子中書舍人而瑭亦超
拜太常少卿時公言邊事則薦故邊帥楊照與偏將
馬芳崔一奉之材勇
上即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嫌
上即爲罷陝陽太守而按今少傅安陽郭公代之論
邊應吉上請賜
御題以防泄禁嚴詞察以防狹遞
上即爲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
聖意所在左謂治有機突會公滿十二年考 賚金
綺鈔緡羊酒如九載予 詰命賜宴禮部公因辭乃
以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焉 勅論褒公行醇
而學蓬識閎而器宏雅慶慮襟得大臣之體竭忠謀

國無私便之圖奚慮徵墨而官箴用楨崇儉戒奢而
士習漸移選將練兵而邊防克振緩征寬賦而民困
稍紓盖實錄也亡何而鄒御史應龍論分宜公父子
上勒分宜致仕下其事于世蕃獄成之命吏部擢御史
五品京職
上雖以御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
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其誅為
上奉玄
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火輔袁文榮公煒欲退奉事
玄如法傳 嗣治安天下令擬
詔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君通政參議
得
旨矣忽復奉
諭責公等不擬
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旦官此邪物公復言
退而傳 嗣非獨臣等不敢聞
命天下皆不敢以為然邪物之轉二部奉
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鄒君內危
甚謀於公曰第之任有某在母慮也已而
上不欲公久直曰久直無以杜兒輩姦公謂陸博走

馬使酒狹邪為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其亡吉甚
周相合而為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
上悟轍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公始
為政書三諭懸之直廬 朝房壁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鄒
大夫咸倀倀異行意矣會袁公數出左公請以時遊
至直所同擬
旨
上不可公謂事同衆則公則百矣基專已則私私
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徇賞貴臣過

當
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歎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
論會問公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
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
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為我designed之深情
隱慝人為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
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
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啟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陳小忤弗深治而
言路恃公張益發舒矣公第陳汎以九列久次當遷

公令勿邊北故其爲延尉爲少司空司寇皆在南而
太常君再請急還里休沐以示自遠公約勒子弟毋
挪者毋得于有司政其論有司亦知之時戶部歲請
御史羅粟宜大公謂巡按權重於羅粟御史而熟宜
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延按工部請開例
而議及贓罰公謂贓罰例以濟邊市鼓者今一切充
筐篚宜嚴禁兵興餉日益增民益困今寇稍輕矣宜
裁省邊額不分年而徵民何所措手宜以緩急類皆
取　詔旨行之吏民大悅　伊王坐法錮

內帑公示意撰核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二以充
皇祖陵寢當籍故事籍之不給者中消爭欲蠅營之
遂用一以賄　宗潘之祿不給者中消爭欲蠅營之
弗得也先是廣大當張連猖獗公爲漕張中丞梟校之
爽平之梟病歸後復犯廣公爲吳少司馬桂芳爲文
師出裨將湯克寬於獄校之黃敗之後復大犯閩公
爲譚中丞綸爲文師以戚將軍繼光爲副校之黃大
敗之
上以張遷功歸公力辭弗統僅拜下實公念以晏
者自信州執政內閣臣始預遷功實以至分宜重則
加孤卿錄陰輕亦兼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欲自解
則先附玄威以中
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稽故以
要之故於奏功疏擬
旨云軍功論實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
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
乃至
大朝工完公自擬僅從貲金一鎰二幣
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既已久
繼尚書衛欲崇以　太子太保公力諍而止人謂公
苟一參指焉能爲杲諱也繼

上神霄若知公賢久而益置肺腑以
萬壽師進公蕪　建極殿大學士仲書舍人現爲
尚寶少卿久之奇復以第三子僕爲中書舍人公當
考十五年滿遂延未敢請
上知之賜金幣牟鈔珠饌法酒如前而　勅吏禮二
部具公政績以　聞請加公特進錄一子尚寶司丞
賜勅衆論宴禮部給三代　誥命
公力辭
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畏輔政多年勳猷茂

著奏績加恩賚典不逾覽奏情詞懇切上桂圖及部
稟允辭其餘宜悉承恩命以副朕眷恭惠勞至意仍
以金帛爲宴資如前前是公嘗以倒乞骸
上欲公自擬留
旨不可則謂何不令婿代我言公謂婿之擬留使臣
知而後聞郎臣擬也
上乃祇荅卿念在　那民誠圖寧罔惮首居正宜贊
朕不及罔棄是思縉紳祓祭舞加額以
上之知公逾於公自知也
上嘗賜公玉帶仍衛以白金一錠曰爲帶資又擇婿
衣賜公手授所謂教子升天者令衣以入公病瘵瘵
已復出尚方珠劑二丸命司禮貴臣本齋　手札脗
公處火一疾惟須自慎既不可用寒劑又不宜名降
火又有謂瘵隨氣降此非治法也但仍以凉平性品
用之便消順耳又青州白丸子真者亦効非其本地
舍者無益至於辛扯昔眉痛當以祛風順氣之劑間
服之亦少資云前是
上嘗爲永嘉公調藥溫喻籍甚一時及公面二乃所
喻公尤諄切若家人父子公感泣不敢言歸

上時慕玄素術多所服餌公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
與藍田王胡大順比而爲妖妄燒水銀托試語進日
金書天童是爲先天水銀長生之藥
上以問公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乱當請而
不下問公公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
其術大較與所遣使婿結得
上旨乃能荅今不得
上旨故不能荅耳且藍田王胡大順等張惘喝以挾
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大虜由墻子嶺
闌入直趨通州報至公立草　勅命大帥侯寀等爲

九營郭外文武大臣莫閙公浴等巡視分守九門
緹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徙徃來于陴以故賊雖外
合如虎戍而京華內晏民厭爲盜竊者先是
上方有竹宮祠靡楊裘數公時守大同馬得警急不
及奏而課之公以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總帥江
東敏公各率兵入援芳兵先至公詣於
上　聖賞之又諭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所白
河水從通退掠香河
上令看詳楊公奏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
於杏比口虜果趨順義不能入乃走古北口過參將

郭琥伏而敗死者以數百千計頗得其所齒人嘉輯
重姉
上以楊公不啻聞憲之甚且叵測公念能爲　縣官
任重疏楊邊事者毋如楊公即一旦失之緩急何倘
乃備言博卿以　景命祠釐禁不敢上疏而二鎮兵
皆其所素撫者
上意稍解公自是爲楊公畫策往往先
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爲
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卿舍博疇能委心事　縣官如
博者

上然之自是江倚楊公不復啓矣公請收戰士骨瘞
以大家凡十中半爲文祭之九邊卒咸加額頌
天子恩德明年虜復覬黃上嶺及一片石
上憂以問公公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
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慮也亡何虜果爲文智所拒
却
上悅超予二官吏士人賚一金時天下委輸皆在張
家灣虜盡涎久公請城之出光祿上供粟三萬金以
往城成設禪將一隸以通州衛兵五百人屹然重鎮
矣姦民爲白蓮教者匿燕中與惡少年趙李輩相結
幸一旦有間探赤白丸而起公刺得其狀屬大司馬
捕誅之三輔森魯汗晉閒其黠秣累見法餘黨無所
容相率解散去公自袁文榮公卒後獨當　國意不
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公乃密疏乞
休謂襄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髓骨
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據此位爲
私物而恩威常出於
上此例也
上曰而亦徇例耶夫而自爲計矣非所以爲

君爲　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決輔政足耳
公蹐路百臣鄙薄寧不知
天恩之與
爭知君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爲
主惜　國政討厥　恩威常出於
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攘耳於是公緣
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慮也亡何虜果爲文智所拒
却
上眷復請益二輔而
上復難之今俟數月慎擇乃可公言臣不敢避難顧
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邸開緩者加寬以歲月不易
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邸有繼者何所取裁

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十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即可以爲未可恐未可以數月就也

上自是與公謀進太宰嚴公訥大宗伯李公春芳入輔而起太宰郭公於憂扣滿代嚴公郭公所薦也

盖時有覬之者而公以其不滿朝望故謝焉

上以少宰缺問公誰當補公薦少司馬胡莊肅公拭少司寇毛公愷少宗伯高文端公儀及新鄭公拱

上後次弟大用如公指新鄭公之主乙丑會試也

上以進題字有所觸不懌以問公公爲剖析木義乃解盖前是乙卯主應天試者亦以文義有所觸忤公

而解人猶非公則遠遁如畏累歲故事矣

廷試當讀卷公令諸受卷者各仙其數而分授讀卷大臣諸讀卷大臣銓其可讀者以授首臣與衆共之第其甲乙而進之

上箝奏盡革尋奉

命選庶吉士公具如　廷試儀開館所須條教至今以爲式始公之爲大宗伯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册東宮既凡數上

上春秋高意不欲言　繼嗣事輒報寢　朝野憂其竭以爲且有所更樹袁人從而陰爲臺矣一旦

詔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久之

上忽下

論公謂

郊廟弗躬孚　朝久廢如要我爲不能矣今疾病多形體弱日下便至卦盡之年止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人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同在直諸臣計此爲安矣易爲之事不然恐後艱釁耳公皇恐對大略謂　傳繼之事臣不敢聞

命若同在直諸臣計之恐不免漏泄或生事端自古艱釁之事必有絕等竟惡之人及有大奸大逆在其

左右然後至今妄作今皆無之

聖明勿過疑也復奉

論汝非對何又傳退之云然後弗矣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公復言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謂昔人則今賢孝非昔人比謂昔年則恐乃是離間之語

聖明勿聽也復奉　論汝對不知指昔指今大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不爲思賢孝難必昔所言或不口妄公復對昔

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促皆是天命其　繼承之間史冊所載自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　今之賢孝文中外所共聞者萬萬無可疑慮公既已報而不得其自月餘
景恭王上書以
上不豫請躬詣玄嶽祈醮以嘗
上詔下公所公知爲中消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者而
王亦病復上書求臂公請遣醫乘遞往治而擬
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攝玄嶽之醮遣官代行可也

王謀乃寢無何
王妃不當長史
上問之公公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俱爲　景
王　王竟處長史以計聞故事聞計當者急爲
上言　景府乏老成人所以有此誤恐誤復有大者
宜遣一信臣往公草
勅令其慎護　王樞祇奉　靈筵　宮葬日川必令
給足內外出入必加謹嚴庫藏存積之貨禁戢王人
毋容侵攘田湖租賦之籍悉歸所司毋容欺隱既成
而以指論撫按令奉
詔行之獲禾爲楚人業云公之始三上疏籠食晝廢
上意故稍稍釋而左右遂有以爲奇貨可市者會
恭王薨乃止公始復能寢食然其事秘公亦絕不以
語人而其後言官嫉疾者謂公不能奮請　建儲公
雖畧言之亦不敢深辨至公八十而輔臣白發之
人主爲布之
德音所謂定　國本於危疑而公蹈始稍出天下曉
然知公之有
宗社功非淺鮮也公熟計　國賦入不能衡其出事
以節倫爲主
上綠析甫故欲建寧塘又欲更
庫藏置鄧襄水力汎而北尚衣監臣席寵奏補原役
千百人公請減其半君內官供應二監庫緣而請補
公卢以
詔旨裁之內庫之司鑰者益實貨多慳露故縱火冀
以解公發其事抵罪至徐沛大水黃河濫得大司空
朱公衡治之鑿夏邨等鎮新河百二十里計工費以
巨萬計人或謂公不難費耶公曰　國帑咽也舍而
不治郎歲歲計之爲巨萬者可指屈也河工成漕自

是毋阻　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
上供司農爲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鄒懋卿以
都御史出經理肆爲姦盜及乃欲以利孔詭結
上心樓宿通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爲歲額額
額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雖經者不則亦鳥獸匿公孰
知其弊俾御史發之擬　旨仍舊額額亦登流徙柔
復公既以恭謹得
上意邸貴重甚幸矣而其爲恭謹不衰
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
制之文裁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輒項刻期

人以譏公數曰
君天也父也吾敢遠之亡論信州倣而修分宜慎而
重夫分宜省特不善用重耳寧可廢慎也吾益不知
視諸少年計以得
上意此耳得
上意而後可有爲於天下夫欲爲一已名不難謹與
上共天下者
上果日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
儲豈亡間當公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疹厲乘
之未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閒以上第無論貪僨事一

語不
上指立就逮緹騎操銀鐺旁午道路大者誅夷小者
貶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
上顏色爲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惴惴
不自保計唯有徙橐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公
既日以寬大廣
上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徼遠戍往
往若身歷之咸懍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故公在
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廬無所用深文
雖其寃曲剖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也公

於他帑帑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坐獄必
竟不少貸其杜干請絕苞苴正論公家車門邸長安
公卿中倶肅然亡敢以簪簿出入者大計　棒解
寮吏皆有餘貲踰老吏白首相驚咤以日創見無有
時海中丞瑞爲戶部主事上疏極言
上過失他所以諷議公亦不少
上恚甚逮置
詔獄欲殺之且論公於　南都理　別殿栖止以避
瑞公謂
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俾特

聖明在上沽一直諒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
聖德之廣
上始抵公疏地已徐取讀之已又取海君疏讀之得
母死當是時以海君能觸
上上能不殺海君爲異然亡能名公者今具見世經
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持此二事而已至於有司
堂集中時
上久疾忽忽不愈　論公欲
奉典都公謂具辭緩因據
上體不耐輦路勞爲對而
上意已決諸中涓貴人皆具簪幞糗備之顧六軍日
甲矣以問公公力上言　南奉事臣所以不敢從命
者一以爲
聖躬計一以爲　國事計往者　興都之事爲已亥
距於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自慶精力之壯健孰與往時
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即更度
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
輦行不及　宮居之安途次不及　殿庭之適計天
祐

上故無念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爲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法且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漸時公念上莫斷類高帝晩節獨齎黥王木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歎自登極詔故相楊文忠公所草也文忠盒前言之世以爲知人上大行皇帝諡議諡冊是已世宗肅皇帝公所草也尋以例乞休奉

音煇精弱首臣忠誠懇 [illegible]勳膺茂賞中外具瞻欣並副位眷倚方切宜益勗謀猷以贊成化理所辭不允亡何而胡應嘉之事起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於新鄭公前是誤傳世宗晏駕時諸人直者爭移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公獨不動應嘉緣是而劾新鄭謂其蓄二心頼上病漸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院考察應像已得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中鄭敏御史胡維新新鄭之鄉衮時在事合而擬

動援章典酌以物情從容應之自中條理遠通大服公所上登極詔草所以奉宣 德意敎奬補偏者視請尤詳至天下以二詔擬嘉靖登極詔爲正始正終第一政嘉靖登極詔故相楊文忠公所草也文忠盒前言之世以爲知人上大行皇帝諡議諡冊是已世宗肅皇帝公所草也尋以例乞休奉

吉請應嘉爲編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而一時弗
能救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而他給事遂有論
乱新鄭者公乃具疏謂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
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　德意所以請留
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遠衆而無以彰
陛下思欲從所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
吉以進乃薦應嘉罪改從外謫當公上疏時新鄭之
鄉衆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聞外言路之攻新鄭
者舉上因相激爲黨其傳公益堅而移傳者亦遂顯
矣公嘗從容諭新鄭
人示之背從容能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棨棨不已而至
至戊且長繁戊長繁不已而至傑然竟不能杜其口
有如海君者出吾曹人臣寧可以力勝新鄭益不悅
公復引疾辭奉
吉鄉輔弼元臣德望隆重朕方虛懷倚托賛理　化
機豈可以微疾引退開
經筵公知
經筵事上
孝粛肅皇后謚議謚冊赤公草也以
登極恩進中書舍人瑛尚寶少卿重錄大典成加支
正一品俸命題
世宗神主賜金幣初議以三月發
棹官而中貴人猶遲之風欽天監前其期爲二月公
謂去
玄堂日益遠非便且無故而促　發引之期豈所以
全
聖孝也執如初議時
上欲奉　故卽命擬

吉行公與同列上疏開
祖宗時非郊祀奉學耕籍未有輕出者今
上卽位無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奉　故卽何
以示天下後世耶七
吉遂從中下已而禮部及科道皆有疏公復據以請
止凡三上皆不報然
上竟以頃刻歸不務日矣言何御史察康有所論列
上爲遠謫康以慰醬公公引咎乞骸骨凡四上於是
九卿大臣皆爲公辨冤且極稱康者新鄭之門
人也部御史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爲出新鄭因劾康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 下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
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
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
脇辭悖厲甚公曰往者已失刑再遊賞得賞亡所用
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公繼祿當　朝辭公屬之
曰營兵即變有郭成李錫劉顯舟兵足制之城大不
憂掠也憂其掠
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
精兵走
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之任者皆遣將公使以家丁
百五十人往曰新軍易與耳苟生變即疾擊殺之以
爲若功不而罪也公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恨
吉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頑歸
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亡敢譁噪
上以天暑停日講公固請勿停不報　鄭王厚烷當

田 皇祖陵錮公請 御書褒之歲益祿百石王故
以進諫作
先帝言者也於是大小言事得罪臣僚及以寃見抑
者次第登用或有遷造崇顯者矣而言路氣益張
上時有所不堪論公等科道官不諳事體敢屢欺言
是何意卿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昌時
思效報荅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
或失實其不諳事體誠有之然 天威在上以臣等
處之非敢爲月犯也謹錄申
聖論令彼各省改以伸承
上諭有謂我曹且力爭而乃尊之謫乎則曰如
上論詳處何公曰今論今省改即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也御史李君惟觀乃上疏請毋得詰言
者以廣忠益公擬
旨報聞
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君成能復推其意爲疏語
論乃爲不諳事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
同列皆難之公曰彼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
昨所以乙者正謂未有以開
上意耳有不可吾請自當之及擬上
上果不異而時有一邑丞王邦直者條奏時務剴
切公擬
旨稱其多切時弊該部爲看詳毋以官卑廢言於是
人人稱頌
君明臣直時有
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致語公驚謂
先帝神王猶在几筵郎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
之盛哉臣等必不敢奉詔
上於是併罷宴
上欲以九月詣
天壽山行祀
諸陵公與同列言
皇上此舉益重
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他游幸比第
天子之孝以保安 社稷爲大故
龍輴發引尚不親送
閣聽諫乃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

山陵二十發止於遣官令自大雨而後禾稼淹沒坊舍
摧塌
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金將者再而
上不聽乃盛陳北虜窺何叵測意以聞始報俟異日
其明年春趣令稍解
上竟行謁　陵禮將至齋宮而使中貴人賜祭而
以意問曰行禮在次日
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行
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祭等曰然乃戒畢而後出游故
事扈從人員編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百餘員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金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
備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
等竊謂邊方遠　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
可不三思也事亦寢一時傳誦
上聽諫若轉圜不爾裁復成正德時事而公等所以
又安
宗社功罪小廣分道入寇其寇近畿者士儻自騎子
人業以梃守土臣而棄之公借以塞其竇諸不能無
忿忿而勿奉
旨以太監吕用等分監團營兵公率同官上疏謂今
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
景帝而革於
世宗臣望
陛下以
世宗爲法以兵政壞廢爲慮
上不懌所以賢責頗峻而公等諄愈力乃爲寢前
旨俄復命倣　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公因御史

嶺入掠瀘河西而寇山西者破石州等郡邑公以兵
師及諸陵尤重令二虜閧而黃台吉者尚匿不露形
恐其悞兵東西援而突入以擣我之虛急請切責總
督劉蕆等督兵隨賊剿逐仍阻守瀘河勿容西渡其
黃花等鎮加慎隄備以防黃台吉竊發仍發 涼兵
一枝駐通州以護
陵寢保漕餉俱取
旨行之時
上御 經筵畢面詢公以戡寧方畧公條對甚詳
上首肯久之

上方秉淵穆至是始一奉
王音虜退當第失守狀時酌鎮顛能尾賊鹵斬至千
數然不破罪俱有
旨逮撫鎮以下置
詔徵問公謂酌鎮吏士自託以獲功當遷賞而驟聞
逮其帥不以山西例例而帥必不以而帥罪掩若等功兵
部亟為若等上功籍矣緩騎業至鎮吏士萬人環擁
馬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公指論之立解散
聖加 恩錄公一子尚寶司丞 賜衣一襲金猶
用
世廟故事也踰辭
溫旨不允公一品考九載復滿九載上踰自劾求去
有
旨卿輔佐
先帝久著忠誠翊戴胶躬勳猷益茂茲九年再滿胶
心嘉悅眷照舊贊理不允辭應得 恩典吏部議擬
來看公竭力求去且請吏部毋議 恩典復奉
旨卿

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 閣籌避功在 社稷胶已
命所司議擬重加 恩賚用示眷酹何又求去宜遵
諭 旨即出贊理以副胶懷不允所辭吏部議踰上
奉
旨加公支伯爵俸祿一子錦衣衛千戶賜 勅褒諭
宴禮部而少卿璠超為太常寺卿公踰辭仍求去復
奉
旨卿才兼文武久著勳勞特加 異典以示酬眷宜
承命即出輔理不允辭會耕籍田公與九推禮乃不
敢言去而辭 恩命上乃曰卿忠貞茂績加 恩非過

覽奏具見讜慤伯爵侔并部宴准辭其餘宜承朕命
詔冊
今上爲皇太子時甫五齡過公等於
鄒道西召公謂曰先生每辛苦公等頓首謝因謂
殿下茂齡宜讀書進學　皇太子顧公而曰我已讀
三字經矣又曰先生每請四如是者再　厚音艱然
不揣不驟公出而以手加額曰
宗社萬世慶也老臣即歸死瞑矣工部奉
旨建
肅宮公謂
先帝作
永陵在十五年後今
上登　極未幾而遽有所建立小民無知或妄生口
語
詔已之俄復考
旨內官監太監李沿往蘇杭監織作時以
部令就停久矣公踵阻之不可得念佑素貴而其人
頗長者乃盡以宿槩告曰公作册言利今夫利歸公
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代之受謗也吾欲使臺臣按
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舉宜教
其以所織作徑進
御前毋落局中少年手李君曰爺一如公言時有小
瑞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詈御史御史公業爲解得免而
之群瑞趣之司禮所欲論糾御史公業爲解得免而
御史乃論糾端其黨百餘徵御史於　午門外毆辱
之御史大夫王公廷欲上疏糾群瑞以聞公既已許
尋念疏即行彼瑞爭自悔欲得其主名則日展轉不
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稱且叵測
先朝事可慮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
之曰諸貴人群毆御史業何處文俾謂內外各有禮
大懣惜且爲可礙諸公惜且文悚問何謂公曰毋論
相公毋但爲御史惜公曰吾非爲御史惜爲　國家
御史　王臣郎
天子臨御之所而群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調得其人而速奏之郎
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縢祥悉得
其主名眾之王公疏繼上群瑞畏不能自匿又無可
以寃轉道地者悉就逮枝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
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公既以

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
持諍又多
宮禁事伸者十月八九往往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
益側目所謂承奉旁者既貴與勝坪邪好名自負以
呂強鄭衆之流時言外廷事所司以格裁之不能
候而歸咎公謂公主之公亦覺其意會諫
奉南海子不聽遂上疏解衰病乞休奉
旨卿德望優隆練達政體安攘大計方賴贊襄豈可
引疾求退再疏辭再奉
旨卿才德優裕精力未衰眷倚方隆豈可屢疏求
退宜即銷理不允辭毋還中貴人至公邸諭指公皇
恐出視事時同列來視公疾問何以不復
旨見俞諸公相謂毋論不恐舍公我曹焉敢擬
俞旨公曰不然公等今不報而今異日諸閣擬之乎
先帝四十五年收此貴權歸之公等尚一復失之可
惜也時種馬大爲民間累而官不得其利公今減其
價倍而入之官太僕歲金數十萬以備邊用而民
困蘇時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劾使邊納邊商賑有所
撓大司農格而不遂上日泄乃故爲大言肇公欲發
兵十萬襲邊民之
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
持諍又多
宮禁事伸者十月八九往往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
益側目所謂承奉旁者既貴與勝坪邪好名自負以
呂強鄭衆之流時言外廷事所司以格裁之不能
候而歸咎公謂公主之公亦覺其意會諫
奉南海子不聽遂上疏解衰病乞休奉
旨卿德望優隆練達政體安攘大計方賴贊襄豈可
引疾求退再疏辭再奉
旨卿才德優裕精力未衰眷倚方隆豈可屢疏求
退宜即銷理不允辭毋還中貴人至公邸諭指公皇
恐出視事時同列來視公疾問何以不復
旨見俞諸公相謂毋論不恐舍公我曹焉敢擬
俞旨公曰不然公等今不報而今異日諸閣擬之乎
先帝四十五年收此貴權歸之公等尚一復失之可
惜也時種馬大爲民間累而官不得其利公今減其
價倍而入之官太僕歲金數十萬以備邊用而民
困蘇時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劾使邊納邊商賑有所
撓大司農格而不遂上日泄乃故爲大言肇公欲發
兵十萬襲邊民之
旨洪之休皆十八載輔相之力方切毗倚共致
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應俻及聽大臣自陳以葦
例持不聽益迫遂露劾公大事多御史康陳語得
旨褒公忠誠體　國朕所素鑒張齊輒敢恣肆誣詆
姑不究調外任及公再上疏辭
旨卿德望優隆允公輔政多年勳勞茂著朕念其年高屢
請加　恩謂公輔政多年勳勞茂著朕念其年高屢
疏乞休用允所請爵寵
勅諭差官護送還鄉仍月給米六石歲撥夫八名以
示優眷至意於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各上疏留公
且爲公辨雪而都御史王公廷獨採得齊納賄事下
詔獄嚴而戊之公得請以次日謝　恩其又次日
朝辭賜白金五十兩新鈔　千貝綵幣四表裏大紅
織金雲鶴彩幣表裏有副公既辭公卿大夫送者至
傾　都邑而父老稚孩攀轅次日涕洟後先攀援不得行
亡何　南京之給事御史及外臺臣相繼而請留公
者接踵俱報聞公前抵家而
勅諭至其稱公謂遺濟時艱舊藏其用劇司揆席獨
運鈞衡黜伏庸回屏除貪墨宣揚
遺命與四海以更新朝儀朕躬聽百官之總已俾予
一人垂拱之休皆十八載輔相之力方切毗倚共致

昇平而屢托微痾力求避位舉　朝有勉留之疏在
鄉堅肥遯之情朕非不欲屢任老成而又不忍頻以
機務特賜俞允敦錫　璽書公拜誦之感激涕下因
以官與宇稱而曰少湖先生其後讀孟子存心養性
諸語祖塋勒所錫　告辭於石公故居近城西隅瀦
水曰少湖嘗讀書其傍自號曰少湖學者尊之不敢
編而有深契更其齋曰存學者竟復尊之曰存齋先
生當公拜首揆日少湖水忽踊起高八尺餘踰兩時
始息人謂恭雲從龍骨澤四海其兆殆不虛也公日
杜門展一編閒泚筆有所著述或勤之於湖濵築廬

舍植花木以自娛遊者公喫不暮生平無婦勝夫室
翛然布衾組豉往往至敝履恒食唯二簋菜羹飯間
佐之腊醢而已三子間以生薦則却之曰故非吾
所嗜也公舉已得老然契益重刺史于成時造声請
質門生故吏跨越山海執贄問並公不恐距其意人
人爲叩兩端則皆大喜以爲虛往實歸而問及天下事
老臣倦倦憂　國言輒不休見者以爲志千里者新
鄭公復起從田間起兼握銓柄內衡公而更疑之傾
危之徒遂以公爲贊詆媒禍翕訾萬狀於是召再
廢復張齊而瓜牙吏橫出羣小令至貌召奸黠

創獄以擬太常君兄弟幾不免公弟曰兒子坐得富
貴固當且夫禍福者猶循環然而可預擇也事稍白
亡何新鄭敗益大白公具表冠劍而望　闕拜曰
天子聖明念老臣無罪何以報塞
大恩自是益覓然亡所競人或問以前事者公唉曰
老而好忘忘之久矣性友弟尤喜施予既讓新第於
前册兄歸自延平念其產薄割田二百畝贍之歸自
江西贖故鄉先生何君之第以還其子東屋三間俾
爲先生享室西屋三間使其子居餘屋救僦租爲衣
食費以太夫人之愛旌氏妹也迎其夫婦歸侍太夫

人推衆共之亡間痛仲弟陳早殤而季君陸有餘子
琳俾爲後而授以所得胄子敘琳仕爲太常典簿以
其官推贈陳公所用意厚非直欲無死陳耳欲使季
君之子仕也晚節與季君及從弟陸隣日懽會無間
恒曰吾昆弟在者僅三人季昔稚齒亦漸脫而何忍
露踁徑爲及季君卒公慟哭爲哀辭以祭有曰閭重
門而靈掩鬱高堂以夕空暢徘徊細而四顧易由一接
君之音容聞者悲之公於天下事無所不通晚而家
江南少而寡小人秩至顯悉賦後利害扇指備著線
纖言之即主老至計所不能及具君政府日稍無嚴

江南之人倚公若家長公亦自任乳嘯祖庸之事既歸屬大水言之巡撫御史鄒君陛具疏政折漕糧所貸得十一明年又大水田卒汙萊民相椎剽不已力言之中丞胡公執禮爲具疏華用危語抵政府發改漕糧獨存留之半停徵鳳陽馬價十三而頗料馬草等銀一切悉罷不徵又明年大水復務書政府折荒田洪糧十二獨其爲沈馬遲里而松江守鉞欲量田公持不可行守謂公所莊事鄒先生鄒先生不量安福田乎此百世利也公曰安福之賦無異則賦之多寡必計則以爲筭故人往往藏匿報數可知故人往往藏匿而富田松之賦其則也至公與元春劃其所要歸曰爲已所戚曰標榜

至三十餘賦之多寡必計則以爲筭故人往往藏匿而富田槩在藏匿之槩可華也槩在藏則不在量也故安福之利在量田松之賦在稽則用各異也宇信公遂罷不復量田四十年而量田之說行乍以爲名矣而民不勝擾怨聲闐道路人益思公言孫元春奉進士公貽書發明敬肆之義藉以堅志力行勿怠勿恐交游中有慕悅勢利者議說思怨者厭惰職業者餘膴服食者沈色酒酒者一切謝遠之必卓然不惑乃成大丈夫毋負我既投刑部郎公復貽之書謂得此官有爲汝不平者悞也吾殊爲汝喜夫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勉之勿生厭薄而志遷轉則汝福耳進德脩業汝永食且永食之苟具而可驕人乎哉如互相標榜高立門戶非獨垂遠害全身之道爲已之學故不如是前是公與二三鉅公明王文成公良知之學又推仁體以示人而君宰輔日計吏與朝士之爲是學者相率詣道瘴醮會以要公主盟公雖在直不能出而間有所酬荅遂相率捧公書以爲存齋先生教言間一二假公名重者以爲公私我而忌者真以公爲私彼而背隨其短公不與知也至公與元春劃其所要歸曰爲已所戚曰標榜

是公謝政歸過
世廟諭日晨起望
闕拜哭蔬食終暮
穆廟崩亦如之以爲常歲有詩識痛歸十五載而
天子加異恩非一即冊論祿位名壽於
君臣之際相爲懇至亦近代所未有矣公生而白眉
秀眉目美鬚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然氷玉及接之
而藹然春溫色咲襲人有所談論肅肅若芬眉或蹙
氣欲臨公者見而自融釋傳舜之士將教公以所不
能而不忍也公既貴極人爵且老壽推以爲達尊而

所眷謝士大夫即登皋風雨不避赤膺必
精謹即今失意或風公胡自若乃爾公正色曰即參
案即小大即敢慢非我先師訓乎即不敢不敢不敢當君
于寧忘服膺焉然公竟以過勞得微痾寧念元旦朔
公具表冠望
闕拜成禮諸子姓羅列陳俶酒爲壽而地震者再有
疑之者曰是何祥也得無震於哲人聖亡何郡邑守
長復以
詔例致綵幣金醴公爲觴觴之甚洽也君月餘屬寒
疾小損猶能作細楷牘以貽親知已發劇然猶自餘

厲遊於室一日忽呼太常君集子弟而命之曰吾
受 國恩厚無以報是在若等晉且暮且去矣業顧
棫一冊指曰待吾去而後可啟棫也太常君憂皇甚
於名醫亡所不致成請進藥公拱手謝曰勞苦諸君
胃弱甚藥何能補且吾數盡此矣更一日語左右若
欲起坐者俄脫然而逝太常君哭啟棫則所以經紀
身後咸備而其大者冊乞
恩毋侈祭毋作齋醮毋遠送塵瀆上幸綠幅巾深衣
不得用金玉綺綉金公前三歲手筆也太常君奉行
之唯謹而中丞郭公思極且老壽推以爲達尊而
下列山人鑑卷之二百三十八 二十
上震悼輟
朝加祭者三焉十二壙工部即余君實治塋道贈太
師謚文貞錄一孫尚寶司丞爲呼諸所以哀榮終始
之典極矣公生以弘治癸亥九月二十日卒以萬曆
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距其成進士及第週一甲子
有丈夫子三人即所謂太常卿瑜尚寶卿現少卿瑛
者也璠沈夫人出娶贈汀州守李公鍾女封孺人贈
淑人現瑛皆繼張夫人出娶南京太僕卿范公惟一
女封宜人瑛娶前太保左都督陸武惠公炳女封宜
人季陸皆前卒女一適太學生顧九鎰琛男十九人

長郎光祿少卿元春娶瑞安丞朱雲炯女封宜人次
郎太學生元普娶四川右布政使滿允端女廕蔭官
生夭元暘聘教授臧文弘女元昭聘太學生王翼恩
女元暉聘庶事府主簿吳駁女元嶧聘太學生施順
禎女元禮元曜聘皆璠出元材元寀聘貢生李鴻女元植
元朴元樞皆琚出元忠聘太學生陸光任女元性聘
御史許榮善女皆瑛出孫女〔　〕人嫁大理寺評事
包漸諸生陸堦及受陳夢鸞恩生林有麟大學生張
世良聘皆璠出嫁禮部儀制員外董嗣成及未字者

昏琚出一未字者瑛出會孫三有慶娶尚寶卿沈玄
華女元春出迎慶中書舍人迪慶元普出會孫女二
受劉承幹聘元春出一未聘元普出公所著有世經
堂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諸　詔誥奏册涣汗之號
窓勿之對皆在焉學則若干卷家訓若干卷年譜五
卷愛程純公先生言謂其能得聖人蘊于錄之若干
卷愛白香山詩又愛蘇長公詩若文謂其能暢情事
爺之若干卷太常君兄弟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湖
州某山之　賜塋而以治命紀公之行屬世貞歎
世貞伏自念在郎署旅謁公於燕中即公以先御史

大夫有　朝行舊又辱與季君司寇同年進而與之
語是時世貞數以公事失緘帥意公從容解之世貞
不悟語侵公公弗色忤自是坐先大夫難退伏田里
者十年無一字以千公亦不知公尚能記否隆慶之
元始叨閣上疏爲先大夫辨雪亦不敢以私請公是
時方有新鄭梗不獲盡如志而先大夫得免於冊書
之籍而以故官就土自是有一命起世貞於田間而
公亦得謝政歸矣官滿或公除特次以至避言里居
歲必造公公必留款語及三才之恒變朝典之新故
人丁之是非　國家兵事之得失未嘗不三復焉公

固未嘗不躍然世貞之管窺而處其跡兢然既憂之
而又復護之尚以爲可用者而世貞竟自廢負公矣
獨於文章最爲晚合然世貞頗能悉公之有根柢而
公能悉世貞之違而不爲吊詭故世經堂集成首見
命爲序公之喜世貞凡再改一言之頌其頌不稱公
之盛而獨稱公之難盒自古宰相之佐理天下其難
未有如公者其能善用難亦未有如公者公讀而首
肯之當是時猶未能盡公以爲分宜時公但默而舍
藏其用而已不知其密勿之陳奏未嘗不侃侃諤諤
中情實破要害也竊嘗謂

世皇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靈迅之勢而爲霖雨是故似難而實易

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翳之公直欲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是故似易而實難然公去國十五年矣天下所以曼寧而化成蠻貊者安能遂廢公德也噫乎世之善稱大人進而伊周退而更其說云勢故不得不爾弟有如稱公之可以亡異辭乎雖然籍令有善稱公者孰有如人主之善稱公者乎人主之善稱公後先無慮千萬言又孰有如易名之二言所謂文貞者乎今夫館閣之爲文也人倒而押得之

文而所謂教學好問者亦人倒而押就之至公乃以道德博聞舉也則疑受乎洙閩遺說清白守節之謂貞我知之矣其舉曰大憲克就非公其疇當焉嗚呼

英宗祔廟歷公大憲也君子於嘉隆之際可想見矣是誠也前公爲名相者僅一人曰楊廬陵所謂清白守節者也名相位名壽庶幾其增矣監儒焉敢第

勲業郎駙駙振振書繡晨珂奕然於華亭爭者不亦徑庭哉世貞籍謂公寬厚如丙弱翁敏練如姚元之強記如楊遵彦宏達如王子明鎮定如韓稚圭忠順勤勞則庶幾諸葛孔明乘物乘望又有吾家始興所

不能及者即下敢竊附華衮之後汙不至面而爲伊周史也讀太常君狀覈而言似無咎世貞曰顧於一二寮采之際君有慫而救於嗥者則非公所著年譜與世貞所以報公意也昔永叔稱范吕之平巩克夫倒而不書子瞻狀金陵之流忮司馬以爲實録何則不敢緑生者以掩死者也世貞從公宇下久且幸而

當無論之

朝其容澳淞於筆以取譏南史氏惟賜裁削付之記室稱蓁草焉幸甚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

累封通議大夫僉事府僉事謙翰林院侍讀學士愛荊王府君行狀

府君姓王氏望爲太原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劉而係太倉州籍遂爲州甲族而有福者起家蒲田縣丞以廉惠稱蒲田丞子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友荊公湧友荊公宏奕有才器藻繢累徵起家至

埒系封而不發爲長者里中人好佛之娶倫淑人而生府君當娠時友荊公背婁一岐角鹿負圖繙而入室其父府君生遂名之曰夢祥及長而字奇徵皆以志慶也府君有碩偉異常兒六七歲則以譽頭舊制偏袒異常兒六七歲則以譽頭舊制偏袒異常兒六七歲則以譽頭舊制偏袒

文假寐有若神告者曰必措汝王氏祖而解府君覺
不知所謂俄有馳郵報者曰按君爲狹州王鄉史言
府君悟以語吳淑人曰神所稱王氏祖者非王君耶
急投牒王鄉史稱冤揚府君父子爭作代父辨冤録
諭之裘時猶爲諸生悉府君徐曰如
又爲文壽友荆公謂世人郎百歲云子何以能壽友
荆公亦時時謂府君吾業已五十餘其前我而身也
自是以後則而我身也府君故以奉友荆公署其齋
曰好雖其性之篤誠亦府君有以模楷之也府君年
四十四而元馭魁應天試四十六而友荆公以老壽
終府君哀戰如孺子治喪葬易戚戚備當友荆公之

疾革也手爲二產券以授府君及光禄君府君流涕
元馭女妹爲我永之吾不忍見也況承券前謝友荆
公泪交於眶不能出一語友荆公亦覺之爲揮涕曰
有子如汝復何恨今乃傷汝意者悔不前焚券也府
君盡出其私裝以爲喪客或言友荆公所居積厚甚
今皆何在以風府君正色拒之曰我受券故不爾也
難得者兄弟古人我師哉其又二年而元馭會試第
一戊戌復以第二人及第報者踵至府君游燕日痛
不令吾親見之既而曰天惠我厚矣惟有夙夜勉勵
姊負耳會西堂成扁以益謙見志焉其年授鴻臚寺

序班不赴又二年而家馭應鄉薦又一年元馭以翰
林編脩滿考封府君如其官又三年而家馭會試第
五人廷試二甲高等五十八以登極恩進封右春坊
右論德大十四以 大婚覃恩進封詹事府詹事兼
翰林侍講學士吳淑人亦自孺人進宜人以有今稱
府君二十年間三命至宮臣首易銀緋而金紫煥彩
帶皆故暗襲衷靣厚乃欲破我遊山戚此人貧不過
肩徬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爲貴人也諸干旄至吾州
里必造請府君人與相綴接甚有禮卬之事郎不
應直指陳者不欲言其名嘗屏人語府君賢子始仕

以其無益棄去吾州之立新有薄其文獻者府君乃取明倘先生桓而下若干人之辭纂之曰太倉文峯今行世吳淑人亦知書嘗佐府君讀史至古忠臣節士未嘗不交口嘖嘖歎也既府君於嘉靖末覩邸報言官有擊相嵩不勝扶且戍者顧元馭兄弟曰若曹能爲之乎死吾不恨矣吳淑人曰異乎吾所聞夫爲人臣而危身殉名使吾君負不韙非福也因持論不相下而罷元馭既以高望長詞林稍進禮部右侍郎而江陵相不服憂元馭風止之不聽乃大逞志於言者元馭抗責之又不聽於是謀請告省覲歸府君聞

之曰舊大臣不可以名累國體嗣吳淑人今而後知若言之有味也元馭遂歸無何家馭亦自河南提學副使移疾歸相與本府君吳淑人懽甚府君亡他嗜好獨好植花木左多乘五色鞠壯冊至數百千本晨起未盥櫛即跋履行藤落間手自培溉雖大寒暑亡間佳時多遊虎丘石湖天池諸山水間一再泥飲湖徘徊兩高三竺六橋上下山僧漁翁惟其狀佛嘵語此豈官人耶府君亟引舟避匿而少亦一從獵得名鷹玩之謂人支公有言愛其神雋耳及說梁園歲復謂人此最瑣瑣亦足以觀成敗見衰樂曉節悉

謝紀不復近倫然一榻而已府君雅性不食酒嗜客沃之必使醉往往而夜深籬肉糲飯得飽爲程遇客則備水陸窮膚腴至罷酒而蒸爲如故既已才吳淑人弟而感其捐家爲已悉中外事委之總大綱而已吳君發始稍稍經營有數貲庫聽其息至久而中耗元馭以開府君急收之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曰收之其耗露矣不責償且益蕩我責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桎梏耳姑示不測以空名糜之及府君卒而諸庫橐皆如洗也又遺令毋得問鄉里諸貴且折其券以故業漸落不能如友朋公時

府君蚤眉腑然骨未能勁動止踰時不徙足步履御內如少年方寢熟而微聞人聲欬或履聲即醒以爲常咸謂府君神氣清裕不百歲不止已涉冬忽屬疾若有滯物伏胸臆間食漸減不能快寢以瘦削元馭兄弟憂之甚於國醫所不延請顧天禮神無早暮休而竟不效以卒府君且卒意揚揚不亂顧吳淑人吾欲聞金剛經語吳淑人爲誦之且聽且瞑府君以萬曆壬午十月九日卒距其生正德乙亥九月九日得壽六十有八元馭兄弟慟毀幾死而甦者數矣吊車踵至久之小定乃上疏乞府君祭葬而中有云他人

有子或恃祿以養而臣父乃竭橈榮以資臣兄弟之
庸他人有子或借交以豪而臣父乃杜門斂跡以教
臣兄弟之讓人以爲實録云故事三品不滿考不得
全葬　詔特予全葬而論祭與前後三告　母聘袁
大臣所不敢望盖異恩也余少於府君一紀幸生同
里閈得托交而余稍淨沉宦路至納郎錄歸乃時相
過從其過府君未數余好飲不以府君不飲沮府君
不飲不以余飲厭至臺察監司而下見亦必余二人
偕且久而余微司府君未嘗語及私至詢土俗察民
利便疾苦輒盡言之也乃其隱惡揚善多所救解則

余且心服府君而府君亦深許余長者府君之宗人
實辟於張參將參將不勝忿列之官爲下
補而後詮於府君有連檄移怒參將府君悵謝不能
約束宗黨而已參將實薦而才後語及參將輒推敬
不已參將亦不自意得此於府君也余時偶府君
談說多農家晴雨豐荒與鄉前輩故事間一及朝家
所以揣摩物情捌析國是慶分剖衍往往破節中窾
即達官老吏所不能窮也余嘗語元馭矯矯風節則
善乎萬事不理譬乎舉人屢屬使縣甲科當平世何
至出弘治間劉陽錢唐下哉直而温詳而坦剛而無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贈
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行狀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
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恩極
以計聞
上震悼賜
謚祭者二遣官營葬贈　太子少保已而命輔林臣
考公行　錫之誥曰恭定明與大臣得謚恭定者僅
故大司徒年公與公而兩年公故嘗宣力泰順間乾
乾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上純行不爽公於年公
有光而
天子之制命與祭先後辭褒楊公材德政術不啻稱
是中外聞而歎言之於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
君允端將以某月某日葬公　湯堂之某悲伐石以
俟銘公大人之誌君銘而屬世貞狀其事以備采世
貞故習公又與學憲君姻好所願爲執紼者也敢以
荒落筆研辭公論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已更號笠江
先毘陵人至元季而有添二公者避兵就上海遂
爲上海人添二公生笠某某生端原公麟仕爲
所大使廳生默軒公慶多行陰德信然諾有鄉里稱

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
奉負幹用仕爲項城尉課最當遷自免歸順巷公始
娶於趙天繼娶錢乃生公嘗拜公封爲按察僉事而
錢先逝贈宜人矣最後顧巷公復拜公贈爲左都御
史錢亦爲夫人而公復爲趙力　請贈如錢公生而

明穎凝重離襁褓郎不妄言唉宛若成童六歲父教
以四聲高下揚抑不兩日而悉之稍長受經術所擯
制科義蔚斐有聲補邑博士弟子試輒屈其曹偶無
何棄試第一且廩而屬有名生當貢而居喪服除者
必廩而後貢公憫其老日及何所藉一食而恐皇皇

其長者推以予之嘉靖壬午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
試第九人明年登進士甲科授祁州知州州歲當均
賦公至之未幾爲正冊籍清獘竅隱戶無匿田田無
匿稅奏伍新舊裒而濟之高下稱平其吏民故利譬
兩造之頃不數言而決咸博頰稱快以去當入覲用
治行異等調劇得禹州州故名御諱悍　王國也有
子侯豪戚環衛之屬而其俗亦強修既閱公治祁名
稍稍飲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湖絕君開亡所
狥其人大服至爲語曰毋相譬避潘侯甘甚曰愧大
守公在禹未幾而積貯爲列城最會歲侵發庾而賑

之無饑者尋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公謳謠不已至生祀之遺愛祠以配鄭上鄉公孫僑漢丞相故潁川守黃霸語見州志中爲南刑部一歲所而以錢夫人憂歸滿三歲服除得刑部員外郎時天下當鄉試而執政名新議更其卜制以爲不當以取舍屬監司御史特遣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首得河南所拔多知名士而少傳郭公朴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智至與公並貴八座聲稱相埒程式文亦以爾雅爲諸方所遵署之亡何遣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椎於訓故外亡所聞習公乃增

監稅文所先者啟之而其要歸在於敎本實貴當以故自公後爲南宮者不廑歲而名臣亦間出時靖江王驕勅其閫衛舉之子弟毋得充諸生郎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銀鑰具父若兄公謂立賢無方非耶移文長史司謂 王復勅諸生試者吾立論組放

王聞之悚然諸生乃獲試而公嘗晉按察事又以勾捕 王所階大猾必得乃已 王滋衔之其後竟以與御史監司競而上爲遣給事法曹緹校置獄勘公亡所侵 王奪祿上疏首誣及公

上怒甚且叵測公曰

上明聖臣恐以語實人死且上也即死之而生之毋非天也我安敢避旃而又何所覬爲已入獄實對公自若赦出獄亦自若謫廣東河源典史公遂之河源沿檄歸覲願養公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顧養公憂歸服除補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復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兼分巡嶺北道公既坐死妄謫而資歷久亡出其右者以故自河源剔厄四轉而復守故官纏鞅錯於道塗不及暇公亦不及有所設施而縉紳先生不能以

聲色窺公而益信其爲公輔器公之在贛屬峒寇漸平遷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海鹽而島寇突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公鼓舞吏人晝夜脾睨間不少懈賊知不可破乃解時謂鹽官孤城非公在魚肉矣而公進霅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使居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爲政首革賦吏出納之弊郡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其民洞知之郡邑亦不得緑是而取奇羨又數佐其臺使者禁戢貪墨浙人稱便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士遍於山東時入覲與太宰御史抗辨賢否多降心從公

南竣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父老閭左所疾苦得黃墨穀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責之至有望風解綬去者　徽恭王托玄脩蠱　上而于庶人載堉縱之益爲恣嘗輕行去其國以覘　嘗都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宮占民田所戚殺無辜數十百事聞下公公與御史悉發其狀論棄徙　皇祖陵削其國秩盡奪所占還民　徽既失國伊庶人復爲恣恣甚於徽公首鋟其鋒剪厥羽翼其後竟得罪誅州部稍稍息肩矣公嘗整礪卒付裨將將之以赴急有功與賜金幣亡何遷刑部右侍郎舉擢南京工部尚書公至扁其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思過半矣郎椎蕪湖龍江兩稅者詘於蠹不自拔公乃擇敏慎郎與之稟畫一而著甲令焉務以不苛取而　國課亦足督修　皇祖陵及　孝陵又完　上以其速而能節也嘉之賜白金爲兩者二十絲幣二有副召爲刑部尚書時吾郡人督留餉都御史章公與故嘗有疏以經畧中原名編　上諭生他事逮而　詔法曹究所由將坐以誹謗公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耳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居敬將征東川鬼調兵餉不能無擾而與征南沐將軍相觖沐將軍中之亦坐逮將坐以擅興激變公謂游將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　肯非茲興夷役不良不爲激變二公雖竟遠戍然得不死而　上仁明亦不以爲公累也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疏辭有

肯搏老成端肅風紀重任特茲簡用宜承朕命未允所辭以二品滿三載聞　上遣中涓賜鈔繒羊酒予告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學公自是耳衰不事　上疏　請飭臺綱別吏奚蘇民瘼前後幾二十條摯　上皆嘉納之命所司舉行大風霾上疏自列不允借

太宰考察庶僚評隲必以公議郎分宜尚在事不能
有所下上其指一時凜然稱肅充廷試讀卷官是時
方伯君成進士爲刑部郎以材調禮部而給事中某
欲借以傾太宰而遂及公公復上疏自列
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仕而特爲太宰明所以遷
方伯君意公既歸閭門養威重顧生平無他嗜獨嗜
書晚而彌篤未嘗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 國
家典故毋論 金匱石室之藏郎虞初小黃衣所纂
靡不手録而彙之一室蕭然唯圖書自環而已詩根
抵東京鄴中閒及開元大曆之規摹昌黎四子以

上沿先秦要而歸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貴所業
於舜先生陸文裕公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一世
士而獨心折公語人曰文不在茲乎吾何敢居先達
焉公既位日尊名日益重金石之辭沈陵谷者不得
之身毋以瞑不得之父兄毋以子弟於是爭趣公門
不忍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俾之實歸以故覘其
文益富益暢而有法性孝友其事順菴公與錢夫人
備志物之養喪葬盡易不倘勝時公既得老而
客還往相與顛柝葛稚川躡砂可化而人
諸弟温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禄君恕皆相繼自引歸
見其耳目聰瞭步履矯健以爲即亡論冲舉可不死
矣而會尤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已而刑部君復卒公
少者亦七十爲築四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壑
之致而學憲方伯及公少子都事允亮問以之官休
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艾相絡繹處則懸曲旆奏
鍾鼓惟謹彌日亡問人謂洛中耆英非一姓而陸賈
李邊哲之儔要以酒食選耳盻於古公無媿也公念
有餘田首捐以供諸墓祭歲時合宗族饗之因以稍
賙其貧者良者而扶其不率者又推以助里甲之應
供者他所著家訓井井猶不特潘氏規而已公之歸
臺使者無歲不慰薦
上未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之温侍御如玉復以公
詔進公一級公前是以
詔恩當爲資德大夫至是爲榮禄大夫今上之六年
復以
詔恩有司具幣餼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
善玄素之術能攝精氣時時邀腦顧猶隱之與方外
客還往相與顛柝葛稚川躡砂可化而人
見其耳目聰瞭步履矯健以爲即亡論冲舉可不死
矣而會尤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已而刑部君復卒公

尸人曰四體也而廢一將奈何耳使我蹐蹐人世乎自是多忽忽善忘尋感胛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實弘治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爲人廣額豐下脩眉秀目丰度凝雅淵渟山峙望之而知其爲貴人也生平無喜媚色郎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槃步疾辭與人慶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爲脂韋諛散室無雜糅裘鮮餘刺以是竟其身居官眷眷取予富得代輕舫垂橐而恒秘之曰我何以示人廉隱惻懇至以求便利民尋推不自居曰我何以示人惠自其長藩臬至八座多悍相宰鑄日人謂郎不相能何以

能膺公不知公韜光養藏不激不隨有以膺之也舍乎孫文恪公之狥曰吾在鈐閣潘泉之長未有不遍問者獨不能得潘公一刺異哉能不遍問者必其不受問者也若潘公者可銓也公之鄉有少師徐文貞公宗伯陸平泉公者其言著蔡也徐公謂公學自濂洛行則魯冉自通籍以至懸車出入險阻跋涉萬里蠻烟瘴雨之途靡所不歷間以微疴嬰制禁都官析揚之味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出險就夷鴻猷懿烈爲賢士大夫所推重陸公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衒飾以暴人耳目而其中介介不可犯猥濫

請謁者望風屏跡一時朝士皆憚服公以爲前後居中執法者罕公若也學憲兄弟尤寶重之以爲公實錄世貞不佞繼有言焉可乎漢興郎史大夫與丞相施埒重也其可屈指數者周大夫昌之彊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薛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其跡而視身執行從容養重進而儀於朝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也蓋余嘗按部汝南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大夫佐者行業著於耳目而名實不減其身上書請之朝得贈少保謚端肅搢紳頗快之夫以顧公之賢任職百餘年而始見伸然而問其家僅

一牧豎子耳不能名其祖與今所祔之成公南垣館而中丞請之宗伯冕之不啻時而諸具備毋論公之壽考福履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物所培覆不可鉢量寸計也已公始娶於包夫贈太人加贈夫人繼胄氏封宜人加贈夫人先公卒其事行見公志亦陸宗伯公著也子男三長郎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娶王氏贈孺人加贈恭人繼項氏再封如王次郎允端四川右布政使使娶顧氏封安人加贈宜人次郎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先卒娶儲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成以學行政術彬彬世其家女一受

南寧府通判羅謙聘早殤俱曹夫人出孫男八雲騏
國子生娶孫氏雲樞官生娶楊氏雲龍國子生娶顧
氏雲夔國子生娶莫氏雲鳳國子生娶趙氏雲猷國
子生娶呂氏雲柯娶顧氏雲楚聘姚氏孫女六長適
官生陸彥禎次適國子生徐元晉次適國子生喬拱
辰次受王士騏聘次未字曾孫男二曾孫女四長適
國子生顧晉次受吳宗玄聘早殤次受喬　聘次未
字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十卷詩韻輯畧
五卷芙芦錄二卷郴州誌八卷笂江集若干卷行於
時

文部

行狀

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

亡弟諱世懋字敬美先大司馬公嘗命之曰吾聞東
海有鳳麟洲爾才庶幾而兄爭署其端昔之室曰
麟洲既甫官而以家難歸奉母都太恭人隱居閭閻
中基王君公之行別署號曰墻東生寔小達思自挹
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天下故知弟罷麟洲其稱如故

吾王之先自郎丘子諱覓諸孫文獻公端導傳子
諱某世世貴顯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爲吳越王
鎮海節度副推居處之分水遂爲分水人世孫宋左
司諫諱霖有名臣稱　傳至諱夢聲淳元德不肯取
應什僅應行省辟爲吾吳之崑山州學正幾四十年
遂爲崑山人後割隸太倉州徙爲太倉人皇祖考諱
偉歷官至南都少司馬以政術行訊爲弘治正德間
名臣贈奉予聖皇考諱　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歷督
撫副遠清軍更六大鎮爲嘉靖名臣汉口諱中權干
發最後復故官加贈大司馬贈奉予聖婦郎吾母都

太恭人十九歸於大司馬公明年丙戌舉不穀又十年丙申舉吾弟生而秀穎異兒眉目如畫三歲即善操切其下家人重足而立父母絕憐愛之稍長益務爲寬厚出就外傅讀書輒成誦應對機警讓出八歲而不穀舉於鄉弟五鼓披衣起坐大司馬公猶在燕中而公羣御史驟遷中丞南北禦閫倭虜無寧月弟皆從其憂虞艱險百端獨躬與太恭人共之始弟甫十齡而病損先天氣幾成瘵賴其身醫藥間大司

馬公憐之甚不欲強以佔俾任之而已弟病小間忽忽不自得因取遍時程式經義誦而倣之別成一篇呈案頭大司馬公見而心異焉謂太恭人幾失此兒乃始教以屬文而延鄉道上茂才先後授經舉中非獨慕止足也人方魚肉公不免而欲變化風雨聊謝弟性俄而御史之白簡上矣益是時御史受相嚴客鄔中丞指中丞受相嚴指以是上而得 天子怒逮下獄以失守論當是時變出叵測太恭人聽而之燕有忌大司馬公者擿書題小誤獨其文不入以棘弟中抵與弟抱首哭亡何不數解青弊緩亦至欲與弟上書請代而大司馬公聞而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乃歸侍公使院公故以經術拉諸生名噪而益精其

青也母速我死而客亦撫棺相嚴意更以忌言脅之不果止第相與逆服奔走搆得痢諸政地塗炭委頓以聞憲風心也既轉入白太恭人計之是以得稍稍全義形影惜矣會事小挺幾且得長鑿第始從不穀操管爲詩悲歌顧與大司馬公見之爲泣數行下已而破顏曰而乃得從而兄雁行吾願奢矣何必膏腴其門也益明年之庚申而公章不免吾兄第痛極瀕死者數矣步扶喪車下潞河且哭且躓乃以一蹇衛更代行又屢太恭人之毀傷也時時慰問已得兵舟凡兩月而抵家各不自意全時方苦大水災鄰居益四起

抵暮火光與噪聲應不絕乃謀請太恭人偕婦子輩城居而誅茅搆丙舍於藁葬之側三時進食哀號中夜歎咤嘗以蔬素輔粥時余兄第皆厄癘而第以風疾故尤甚每月朔入城起居太恭人太恭人悔而憂之手和凶藥以畀第泣弗忍領也凡二十七月而始葬葬畢三載始除服然猶被白恰單衣不敢預宴會聽聲樂與人間慶吉禮唯於詩酒風所嗜不免時時濡首相與暢懷鬱浇磊塊而已不穀以父宦去太恭人膝下而第共養之日長能得其意念大司馬公有遺産而世父之子四人家漸挫將大割以賂之而宗

黨有窶困者時王父所氄衣田爲之冢孫不治亦謀有所更益太恭人嚴不敢以聞而私謀之第第曰此懋風心也宛轉入白太恭人計之是以得稍稍全義舉皆第力也第之始爲詩用不穀故因習知不穀之友故李于鱗徐子與宗子相余德甫張佺甫及今吳明卿張助甫而其所心服乃于鱗大司馬公之喪過滑寧于鱗單騎出吊第哭不能言而且拜且覲于鱗亦且屬之第既服除請於太恭人與不穀間過俞仲蔚及吳中周公瑕黃淳父袁尊望張伯起凡第游名山水有所酣倡出一語必翕然歎服而錄以叩于鱗又爲書誡相推挹于鱗大駭賞嗟之小矣至曰小兒真才子也又謂不穀阿奴嗚嗚火攻伯仁不厭壞頰耶不穀孤之頼其過來好米汁得少寬耳不然何所進過汪仙于余同舍兄也其文譚與于鱗並擅名海內自閩以書先余余爲言敬美且曲其逝詩數十章伯玉亦大駭賞過望書問過不絕當是時于與宦不達多卧雪中於過從易而明卿爲通家兄第詩郵往來稍不落莫矣第既以大司馬公寃不白與不穀皆絕意進取治小園署第之左余名之曰緒黃曰點適庵經史古文圖籍之類充牣其中盒又無一

朝夕而不形影偕也其從兄昌世望從坳曰曹昌先
昌先尤有文皆善排調有淳于東方風躬出其險奇
語以相角久而厭之遣滄辭取適而已益三載而相萬
父子敗又六載而
莊皇帝登極爲隆慶丁卯相國徐文貞公輔之滌冤
不平於徐公謂徐公多洗用者暴揚
先帝過其語外流太宰楊襄毅公甚寃大司馬公而
[illegible]公相八猶猶[illegible]矣之言曰
[illegible]新鄭事我格弟與不穀相對泗泣蕭寺中會新鄭
去國而邊臣行勘者以功狀聞益八閱月而始獲伸
弟居閒無事益刻意於詩詩益工是時留都之臺垣
當有所論爲而弟及不穀與焉不穀謂弟汝寧出以
慰我先公地下吾嘗侍太恭人稟毅公固欲俱起之
而太恭人果欲趣弟選於法當得郡邑弟行
至河間道中而報降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不之吏
部選而徑爲京朝官皆異數也而不穀業已召奇故
官天雄部楊公貽書不穀謂南而弟欲以近供養存
者而姑儿且報 國而慰逝者不穀再疏辭俱見寢

於是與弟俱勉之官而南儀曹職務簡弟得以其暇
肆力於古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所
不領會居無何以郎中裘病攝曹事而魏公之事起
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邦愛愛壻姬鄭之
子邦寧會公之前夫人甕簀緣請於 上以鄭繼封
得
詰命邦寧名爲嫡矣誠意伯者知其事而故憾魏公
且欲因而奪其權寄謂若卒幼子嫡耶吾當廷論之
魏公乃隱其事不敢以邦寧請而誠意伯之計謂則
陽謂大司成助臣之子當封者不入成均習禮爲不

敬大司成是而悉督促之魏公謀諸大司馬劉端簡
公劉公曰尒舜公所厭乃敢對夫公之今夫人非正
婦也而邦瑞生又在先則均庶也庶而不以長有國
法在舜公爰然以邦瑞應事孫儀曹當白部少宰休
公燔時領部喜而謂弟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啟其後
人不遺禮而誠意伯者大失望頻足曰今年燥吾正
爲奴謀與邦瑞害而爲之謀曰吾故吾大司成之屬鄭者謀與
我我以半子之可得駁行而大司成曰邦瑞業四十矣而
誠意伯合乃各以意爲大司成曰邦瑞業四十矣而
始不稱冑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邦寧不爲嫡而何

以毋拜
天子詰稱國夫人不駁異日公當任其咎大司成從
是之爲駁而返之儀曹復返之魏公中悔曰劉
司馬誤我乃以二子俱蕭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
第奮然移於中都督幕門鄭夫人故妾也其受封應
否非所敢論第邪宰既生未封之先則斷非嫡出之
子邪瑞庶而長邪宰庶而幼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
謝第一言而徐氏之事定使吾部月紅重矣後邪瑞
卒爲嗣魏公鍚祿誠意伯誌大司成罷而後以無庸
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廢法也第在南儀曹僅歲
[illegible]之言[illegible]
餘而遷北爲儀曹員外郎於職檢緝緜詳謹亡害尚
書殷文通公知之而太恭人喜流痢於家不穀時還
山西接榮使上疏乞休侍不報會太恭人疾良已始
出之仟至秋而復發不穀裕文兩壺不待請而行至
澤州得訃晝夜馳而第上書以病予告至池河始得
訃先兩日抵喪次以太恭人之不及侍疾也搏頰哭
自數乆絕而蘇自是第與不穀伏苫塊如喪大司馬
公時唯百日之後時時親筆研於酵酢不能盡廢而
已壬申之初冬始禫服偕一二友生泝太湖陟兩洞
庭各有詩紀之明年正月服除以四月抵都下十月
始補祠曹意泊如也祠曹諸郎王君彙坤劉君應棋
孫君鏞博雅名士第皆與之善以志行相砥礪悉取
占今子史益於經濟者朝夕討論不倦尋遷尚寶丞
會是時同年故人有滋其上者意不自安而第事之
益恭以是得謹厚聲尚寶居閒無事益以其間致力
古文辭而故人黎惟敬在東掖李本寧在玉堂歐楨
伯在成均丘齊之沈純甫在郎署李惟寅在環衛劉
子大史元秉在綵即日相與徵逐詩酒之社而第時
時裎牛耳又善書所擇染篇輪流鑑人日忌者緣飾
有游閒公子之稱而是時傳御史上疏論時事編大
[illegible]
相怒下獄得戍第與石廷尉拱辰合而爲治裝已劉
御史自遼左論劾大相就縶事且叵測拱辰上書
大相請寬之疏其指出自第而第又與拱辰偕詣相
客李尚書所勸之尚書唯唯已睨視第而私曰石君
未殖殆王生文之而第方奉
上命吊祭秦藩既至行禮畢止詐華世子國臣靡不
心敬之其幣重第受食返幣還與撫公蒲集游覽長
安諸勝蹟浮大白弄不律而江西參議之命下矣第
怡然不以爲意時不穀方在邸乃取藍田道經商洛
山中八百里而後及相與禮玄嶽下飲均城樓泯瀾

而別第之外遷也咸謂出大相意而南垣遂緣以纔
不穀時不穀已改南大理卿奚遂以聽別用歸里第
惴惴恐不自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所治南康道
務簡無所自顯見而御史張君閻行部其地因挾與
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副使未至一切讞審獄牘訊
牒公移悉以付第相知戲曰是常習司空城旦書乎
第曰未也耳以仕學耳及其治之輒精而於考覈官
吏語皆覈而文采稍是張君以爲材而異之時巡撫
潘中丞時良者第故人也所以慰藉保持甚至尋入
賀

萬壽抵都下諸詞酒人與忌者皆在第平心其間不
爲町畦惟小嫉惧耳既 陛辭間道其梁酒鴈灸哭
于 鮮之墓因游靈巖陟泰山觀日出晒 鵲孔林
皆有記及詩還至玉山引
盖第猶廣大相之深於忧也既不獲已之任所治益
精明嘗從侍御趙君爨按部至饒州而大相毋迎養
至京第貴人導從大相之餘都帥使使寄第有年家
分能一出會乎第謝以故事不敢離真指致庖廩而
已都帥忽忽不懌曰我故不是辱王參趙君雅伉直
心不附大相以是益善第其浦也特薦第堪學政而

淛中丞之薦辭尤蹤尋遷其省按察副使所任驛傳
時江右之驛傳最繁苦不勝其供億則多取之民民
又不勝其給則爲議減削之過當乃至學官有徒步
出入者第爲下諸郡議裹其平上之臺臺是之著爲
令已無耗司篆及署分巡道分巡當省會至繁猥第
於吏事益習有所讞駁郎老吏莫敢措手嘗據案草
上下牘兩吏更迭錄之腕指痛欲脫盈庭之詘取片
言立決吏私相目使君真神人也尋入棘監秋試御
史邵君陛素悉第才事皆以委之第所取多名士而
程式二策及後序尤以博雅稱餘當入計南昌李今

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其始用小苛辦得上人意屢
登爲書以是益驕成貪於酷用性自檢司府相攝莫
敢誰何第於考語獨備夏日刺濫之臺悟以屬第盡
發其奸狀遂露章劾而今用酷去且抵罪第之入計
也藩司之同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以屬第當省臺
大會方斥最二千石及黃綬以下噤自發第於中獨
侃侃條對諸所救解可指數太守目送之語人曰才
雖不其然乎今者親練事敢言獨吾晉藩長與江右
臬而已而第以勞故且冒寒得疾甚至大相故知第才而以不勝忌者出之外要得

臺鷹語意悔之遂用以柱下石之口而免南臺拜既
聞太宰亟稱弟益欲收之至是寢其奏而會山東缺
學使者太宰欲改補使鄉人一曹郎郎風弟臥所集
謝曰某用梟使覲不幸有狗馬疾今遽起是以梟使
病以學使起也太宰賢其意弗遷於是疾稍間倒謂
辭大相改容謂弟行矣旦夕當從事大藩山東非而
任也弟謝不敢當歸而閉仙師曇陽子事而慕之以
書托師之父宗伯元馭自通願一挂籍名都養是時
不敢業已前見録矣師憫弟誠與元馭可許也盼書
謂弟明敏絕世而戒以上智利根存其實則務匿其

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神凝
慮以待機緣向人毋勿言色毋勿動若愚若昏和光
混俗而內念凜凜常如帝師對面又謂若官學道不
可着一分穢濁氣弟得之喜不自意別去不敢竊意
弟有所托且窺溝而勤勵故益甚嘗署紊而有一字
異者停筆呼原業校之謂吏曰若亦能手欲以一字
變斯獄乎吏叩頭謝不能曰此出後曹胥手耳亟呼
胥胥恐則投縑矣解而蘇併致之法益弟離事之半
歲而郵弊不可指數悉爲蠹者也毋論諸君無與郎
諸君及我之離事而悉爲蠹者猶爲之講說秩文
署者新亦不易悉但覈其人與事來我爲一懲而改
之不以他累於是郵弊洗爽然弟不專狥法必以情
在理而行嘗鞫一父子相訟者而父辟甚弟爲痛杖
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聞前護請以身
代弟始釋之父子感悔如初有哀帥者好偵諸曹得
其事謂弟曰三代不嘗是矣甫百日而移視陝西學
政道故里而曇陽子已亡化白恨弗及徘徊久之欲
勿上不敢謂曰吾既已失先君子意汝勿爲爾也益
先君雖在厄未嘗不戚戚以已故鋤二子爲恨至是
弟始束裝就道既之任其所行約束明畫業雅爲他

省冤論生欣得師試貢士舉行部三原擢州延安未
舉而有兩京臺瑣白簡前是大相不欲持父喪而奪
內抗議者元馭爭之力不應遂詘青歸省大相心媿
之時時嗾解色而嘗陽子既以化元馭具其事屬世
貞傳而弟子書授之梓給事某御史某乃摭論元馭
與不穀讁張爲恣幻而嘗省應之至波及弟與故沈
太史懋學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弟慨然謂學使者爲
諸生師帥郎弗竟而業已見指摘何顏復教授諸生
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單車之境上度臺踞綦郎買
一艘徑歸諸生有竭蹙而送者猶爲之講說秩文

不倦時元馭之弟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歸天下開而高此兩人以比元馭其賢於不敢遠矣之大相死太宰弟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家馭侍其兄若塊第起家提調浙江學政上踈辭不赴弟名益高而惜之者謂縣官需材甚急豈有材如弟而竟老丘壑者甲申春不穀亦辭南京刑部侍郎召就醫藥而弟以冬復起家提調福建學政閩浙俱天下文學地其視閩中不啻倍蓰余乃謂弟可以出矣余慶于又慶無乃儳褰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於是弟意始決以歲杪之任而大試期迫矣星馳至汀而郡武而建寧以兩月畢事遂馳至漳漳故才藪郎龍溪一邑民間待試者八千餘人諸生稱是而宇令皆弟同里人薦紳先生展轉為其子弟請屬不可屈指數強有力者至藉開府中丞指以脅弟弟一切謝絕之而唯專其心神以從事諸卷恒丙夜不寐其所揚抑論前列郎當下中至補序者卅鉛之外繼以精評益楮出而人人無異詞至得觀所揚抑語不啻數伏矣已試泉其法如漳試興化前使之未竟者其法如泉還試福其法如興化以三月畢而諸生及民間之見遺而援故事求耳

試者八郡悉集且數萬人弟一一收試之而度期且迫弟令人自署名卷角而自封之不別為號於是頃刻就試試畢而付卷胥吏使公閱之有挾父兄私書於卷者有自署其父兄名卷中者悉棄不收收者僅十之七而加嚴閱焉於是君閒倩代之弊絕矣弟後先所拔多名士及試徹棘榜開僉然可數而解元李光縉者困諸生久弟覩其文而異之俾館學宮遂冠閩士翕然歸弟鑒裁而弟尚以所試第一人少應格意恨恨不樂更三年則弟一人之彙征者無限而弟已不及覩矣弟所須條約在關中稍已著聲而閩之

士習嚴而儁俸者衆則其於規矩嚴而法益襞閩人效行好古學幾為之一變俄進其省左參政分守福興道時從倚御楊君按部興化楊君性嚴祭於司道鮮所當意獨雅重弟事與之謀弟多所覓解人賀萬壽冒暑行至吳門以期遠暫憩里中得遷令官報猶以左參政秩後抵 都下竣事而後拜命時三相公鄉人太宰有通家契皆下榻而請益弟披吐無諱於元馭尤切至

太常任金陵摺紳先生欣得一進以爲祥瑞威鳳亦
屢愷滿有所報詰倒衣出迓恐後筆研之請無虛日
弟尚能應之不作厭斁態且盡欲遊江山之名勝補
昔游之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勞疾大發心肺火上
升於喉咽間結閼成瘡噎每食必多錯逆不盡受時
吾吳之兩臺使者條論鄉國事宜以大司馬公之寃
僅雪而功未盡釐爲歎禮部議賜公兩祭全塋不敢
再瀆請得贈如今稍差身後之事畧備矣弟擬上書
乞假歸從不穀世貞奉祼將歸兆域以鉾近例逾期
[illegible]

不果意殊邑邑父之病日益深乃移狀於鄉沈爲具
蹤請下尚書吏部極稱弟賢姑予急治病痊而有
司奏起用如六卿大臣例報可時不穀被
命留京輕行遣弟於奔牛弟時形瘠而色多火然神
氣殊動奏相勞苦業醫藥與方冊而歸不穀既不能
出又不忍於弟業上書請一丘矣弟謂爲者兄不云
乎余處子又處將饋衰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且
上之待我先公厚此一時也兄寧能恝然而已乎余
不能荅弟朝夕候伺弟消息小益則爲寢食不遑嘗
遲而飲泣者數矣弟微知之強自餙而兒我會不獲
請至明年戊子二月將戚知友餞別兒子新居弟尚
乘小籃幷從潞圖縱觀優旃舉一觴始去又數日促
余過別步屧趨談論暢余乃得自引然日懸念無已
時至初夏方晝寢而家人來云弟病益甚無起色爲
之驚墮牀及閽其手書則曰吾食雖不至脾而神甚
王不死也然意者欲安我耳有錄其分產遺戒多理
身齊家要語所拆雖草頭木屑井井不遺漏料理身
後衣棺衾斂襲盡爲儉令他人積日而計之弗及也
且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其入與婦子訣靡不

頤首飲泣不敢仰視弟洋洋自如明日一家人至則
報進湯無苦已又一人至則進肉矣然自是頗能砭
著述有滔思予望崖內外編經子臆解屬歲大侵餓
莩盈道日有死者弟乃倡諸大姓出囷米煮粥以唆
之全活可萬計死者用浮屠法延名僧誦經禮懺七
晝夜瞻拜甚謹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弟故
課責子姓望之甚急而其於諸生試義分別考校他
好不能奪至是益勤而性稍卞舍恚忽欲緝離資園
一島力不稱煩顧索已圖於前施及法事矣意時時
不樂予姓竊憂之將百日病復大發二日而粒絕又

二日爲季夏閏望前一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強起坐
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余訣大槩謂種種
惡證俱現恐在旦夕弟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
遂能輕死破戀六親既已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末
復謂天下雖荐饑爲唯願廟堂勿固窶勿近小人
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爲唯願廟堂勿固窶勿近小人
勿聽人言搜求人過諸君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
復即死無憾既棺書未發迫暝目力起使人披而撰
胡牀盥水於足既畢兒輩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
之復何言曰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倫然遂逝

不救時外出投暮歸而家人以書及計至小子駭啼
在邸聞計而以書投不敢曰叔父亟矣讀其書二百
餘言既有致結法尤精實無一筆誤泣謂駭此當未
大故也更三日人來無復生理矣駭度不救心稍定
乃以計告嗚呼痛哉弟以嘉靖丙申生歿於萬曆之
戊子春秋僅五十三耳不發長於弟十年鬢盡禿
去死無幾乃不死而令弟死也弟至性甚曾閔明悟
埒子貢博裁亞子產敏練如賈生其事大司馬公太
恭人以志爲養欵貯若一不敢意所屬弟恒恐失之
恒謂吾於兩尊甕亡所貪苟陰以其貲而陽誤其名
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卑之以故躬書臺閣

者必爲之達於上即不至職羞未嘗不弘撝羅以是
多感弟法肺腑始以受大司馬公舉于業逐精治四
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晚視學政傍通諸經
皆能最其大要亦喜領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
受曇陽師論且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教往往有所
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
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病久稍見定
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顧弟不常言二氏學
恒謂吾於兩尊甕亡所貪苟陰以其貲而陽誤其名
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卑之以故躬書臺閣

師傅而所撰著望崖綱等書亦皆其中稍至語識者
謂不下白香山鬼文元於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
多漢魏晉宋以至盛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
規規名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卓絶
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劉義慶世說自以
爲得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嘗持論件
往以識勝少郎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疎行得晉人
遺意晚而彌好之病甚已絶意吟咏然猶爲陸司寇
詮司馬作行楷盖紀筆也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
日出憩雪岩謁孔林入閩過華歎具行縢布韈自青

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
一昔而下謂平生之觀毋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之
奇秀之勝按閭縱浪九疑湖諸山爲幽絶觀歸自閩
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善
提達磨之所紹統者儻然若覩其人至洞庭西山京
口三島固凡衆間物也意興境會輒爲文以紀之詩
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已悉之
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揩閣箱奇卉及
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栽之作學圃雜疏謂兄董
吾他無所涸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是矣窪乎使

第不死假以歲月縱其所詣其政術必爲成弘良臣
學術必約而親濂洛之藩吟咏必肩二李趙何薛慎
緑廣識應幾宋金華楊新都書稔之名亦必侵尋文
祝抗衡而一旦併奪之造物者之於弟何其酷也弟
娶婦章氏封安人歸化令宗實女以淑若著稱弟亦
莊之無間言子四士駟太學生娶袁山東提學副使
公尊尼女士驌州學生娶沈吏部員外郎公璟女士
駿聘史錦衣指揮同知公繼書女章安人出也士騄
聘韓南京禮部右侍郎公世能女側室汪出也女四
適雲南按察副使楊公道亨子太學生繼英次適兵

部尚書逵公雲翼子玄泰次適兵部員外郎楊公士
元子庚頖次字南京國子監祭酒趙公用賢子開美
適凌者側室魏氏出餘俱章安人出也係女二人
字徐 士駟出也所著詩文不能勝于鱗已悉之
得五十 卷餘所著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
酉委談學圃雜疏前已行人問焉呼馬曹倪亡於人
業東亭悼衰於梁棟不敍慮得名耳實不如吾弟今
命未死尚能執管紀述其行事而所不朽於作者至
衰無文宜其挂漏爾懷若此唯情而不拒之豈唯亡
者之感將存者世世之感也不勝望迫切之至 經

文部

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右泉郁公暨元配劉孺人合塋誌

我外王父右泉公之捐館舍也寔丁未八月十一日云居七歲而塋而未有誌銘也其二十又七載爲甲戌之　月　日而外王母劉孺人始亦捐館益年九十矣又五載而公之二女暨其子謀於世貞兄弟將合公之兆而屬世貞曰是惡可以二老人泯泯也公之所以未及誌銘也傷哉難言之矣日公卒而先大

夫視浙御門姑少閒微余疇能悉公者乃竟用王事執掌終而未及誌銘也嗚呼微不佞疇能繼先大夫志也公姓郁氏其先晉之高平冠帶族徙而吳者有節推公已又徙而崑有朝議公待制公入　明而居常熟之沙頭後有憲僉公華容公劉孺人者家常熟之穿山亦著姓其後悉制隸太倉竝俱爲太倉人而孺人之父曰高平公珍與華容公審計以孺人字公公生十四年而華容公卒官公聞訃萬里以喪歸是時憲僉公移官滇上有母沈太宜人其留侍者張宜人稱公初少而公之母曹孺人凡三世皆哭華容公其老者至寢疾公入嘗痛隱色而加慰養出治喪事哭踊如禮亡何沈太宜人竟卒僉憲公持服歸居歲餘亦卒若以孤童三更大變其居喪治家庸如也鄉里人相指目郁氏有子矣而華容公父子爲薦吏不能無憂饋粥劉翁聞而曰幸依我毋責若幣也公遂與孺人成禮於劉氏而會開曹孺人病相與歸奉湯藥不解帶而更侍者數十晝夜其居曹孺人喪覩如華容公加治則孺人相之也自是復往來劉翁所而孺人一女故且賢之數

從余於佘孺人不自名其有以佐公用而張宜人老且病因公率諸弟孺人率諸翁婦奉湯藥如曹孺人始曹孺人之卒也謂孺人曰吾不逮姑也以累若安得異日若婦之爲若也張宜人曰若代吾婦婦吾累若嗥乎安得即日若婦之爲若也公之諸翁篡不能家謀畫欲毀先廬而公乃痛裂曰即若吾意僉公之手澤乎哉孺人口無傷也歸而謀之母蔣復益豪以給諸翁俾從簿逾於舊然公自度庵日益捉孺人乃以勒儉佐之故舞儀使得其力稍稍矣公踩眉目善言咲好客客雖卑小毋使失意而所遊若賢貴者

周遑不失其於族爲大宗子然行卑其長者大父伯叔父資其謀而幼者資其決郎孺人時時出酒脯損業纔歲時就公夫婦懽如也治一圃隔舍西水有魚池花木拳桂橘之屬酒數行甘鮮遍進呼廬藏瓶竟日夕忘倦公故仕官家子能熟晉公聊大夫之業而性尤好之所抄錄叅考讎數十帙人或有所疑者卽之立應則相顧曰是未嘗走百里外其腹豈緗紳籍耶乃又似肉譜公嘗謂上必錄科第可以揔而其爲諸生不利入貲爲楚府典寶不肯赴生平僅一再御冠帶而已竟以幅巾卑絻終其身自吾妣之爲公

長妻而舅先大夫爲御史而世貞後成進士公乃大喜曰吾婿者得聞之而今得見之又身與有之也然亡何以胖疾卒得壽僅六十有三始公年四十八時有一子曰劉將冠矣而夭痛極不欲生孺人開之曰吾已則已耳公尚可子也爲謀置貳彰舉一子曰鈞生翁目猶閉孺人抱而試之始開爲其弱也日置之股自是復連舉子鍼鉞視若鈞矣孺人之所出者次女歸於王爲吾耳從兄世完又次女歸於陸爲秀才旅舉以文學名然皆夭亡子依孺人以若父之而侯冠作是時鉞已出後公之弟逐孺人乃謂鈞鍼曰

卒冠至而吾三娶者不易完也幸長姊城居可依耳若曹勉之毋蕩佚我先人廬產而孺人徙居日適先妣自燕歸歲有歲共緡錢米鼎日有日供酏肉醯粉之屬而孺人老卧床褥二女時時起問痾癢爲湯沐以至中夜呼粥飲不待再而具最後生則復爲嬰兒而逝若寢熟者皆二女力也二女於格當嫁業上之部使者矣公復舉一女亦彭出歸奚某鈞嘗娶呂氏生子某女適諸生王應寅育於陸之婺者鍼娶[redacted]氏生[redacted]嗚呼世貞少則侍公慌悕爾雅所談說引喻居然有前輩典刑已矣邊乎遠矣孺人之梏據治生

逮下爲德以不婾成公後及其晚節厥順恬約以不忮成二女節孝良哉乎母也乃若公之先吾父母往也順也且獲終孺人之大葬固也其後吾父母往也爲吾父母之後者而俾之忘寧能無傷也其志而不銘者何不敢銘也公嘗有官矣而稱布衣公者何別號也亦公志也公諱遵字子道憲參公諸父　華容

公諱動其書歸者里人邵弁也

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副使定山袁公生

志

公之解溫處節而歸也時猶在疆仕云天下惜其壯

而才用之不竟而抵廢於萋菲之遣公顧頹然以酒
自放絶口不及宦情事者二十餘年一日治弊藏而
頒次其生聞屢歷以屬世貞曰吾老矣寧慕子之言
而市吾知於吾所不知之後人雖然吾其愛子言而
亦唯子是信子姑有以娭快我世貞通家子也又獲
肺腑事公郡不文而敢以辭公名祖庚宇緜之其先
袁氏出汝南爲蘇之吳縣人竹雪翁綱者磬於長洲
陽山之惠氏遂爲長洲人綱生瓘曰梅月翁有四子
季曰陽涇翁校則公之考封中憲大夫荆州守也娶
於朱封恭人寔生公公生而警頴至性過人六歲時

中憲公有里中逮至推產朱恭人嘗旰不得食而宿
少食以飼公公竟弗肯食曰兒詎能先母飽也十四
工屬文毋舅太守公見而大驚曰是兒必爲諸生冠
居二歲補邑諸生又三歲廩於學白是隔辭齒跋起
而又三歲當郡及學使者試遂連冠諸生秋舉應天
鳳明年春薦南宮成進士公時甫踰冠自暫矣麗出
齠齔日抱案視人鼻孔行止同舍郎有以公爲縣官揶揄
其名故調公曰審爾當膝折耶公曰爲縣官揶揄不欲言
首胡卅也同舍郎乃以語用事者衰君厭承明矣亡
何出知潮廣荆州府荆州有悍王數以討罔守母

狀皆最凡以卓異薦者六襄樊亦如之滿考應入一
徵至史部部之佐張大綱公治嘗爲公半主而才之
擬公給事中則以年未三十格弗擬公驗封郎則又
爲他有力者格僅得禮部主客司主事尋勞日本貢
使於南都護之歸錫宴四明禮度奉復還博精膳員
外郎進郎中公以堂次當轉儀曹問謂其倜儻安能
齠齔日抱案視人鼻孔行止同舍郎有以公爲縣官揶揄
其名故調公曰審爾當膝折耶公曰爲縣官揶揄不欲言
首胡卅也同舍郎乃以語用事者衰君厭承明矣亡
何出知潮廣荆州府荆州有悍王數以討罔守母

得善去者公慷慨曰彼非人臣子哉遂之郡前是守
日供水取之沙市去郡纔十里而遥公指齋傍
地曰是可井也他果菜亦故取沙市供公既爲井而
又指傍隙地曰是可圃也諸晏會器故取之肆公謂
藏吏曰是可置而恒也緜是日所動息毫髮不以煩
民守五鼓起坐堂皇吏以次請署公一日之則曰其
事急某事緩既署竟進兩造者使畢吐其情僞以片
語而決顧視日猶未昳也乃曰守休矣悍王時使人
胡守何狀已又覘庭空而車門外食館亦空無淹宿
乃謬爲恭敬公有朝謁輒留飲悍王揚鞭而曰守飲

曩何公徐曰唯王命之王欲浮大白公則亦浮大白
王吉卹仕公乃亦報卹仕然竟不能得公一醉態益
始甚驩既而慨然曰毋令守兒短也而公所賚給諸
王孫奉緡以季支毋慰約公毋謂人守市爰赤子名
而使　天子之綢繆滿日廣之是廣顧恣奸黠爲隆
海胡倒置也悍王以是益心服公而不服他有所干
請一切治理流聞臺使者奠應薦書上公以二等人
老上書欲歸養相國華亭徐公力止之曰守輕舍荆
耶荆數十年無此守則何能輕舍守齊之用兵勢已
如破竹而可中止哉守之考三載績令相國張公以

多糜碎公歎曰使我不爲王按察者非天乎而前是永嘉令江潮以墨聞公時之急又著其事考語公雖歸待次而屬大計令自度不得免衙公甚乃恣蛾公因就得白解而有慎御史之言使我異日不終爲王推察者非天乎而公之解溫處事郡邑有恒鎮可直五百金公以問從吏曰例也公咲曰例自吾始蓋郤之幾無以爲歸計而幸中窓公工墾田可蠶千畝公乃莫縮浮費傍產小拓李歲加三之二既蠶放於湄而吳多佳山水花之日月之夕非觴豗無遣君燕所所勞不過一尊榼與二三故人共之以故不索損而其奉二等人昕夕伏腊唱諾匪咸跡上臺以毀治衰用孝閭里中公既儉於財不能爲浮施而至族戚誼故有緩急未嘗不立應也每讓浪不恒於閒及義憤則慨然見聲色吳中歲要使而長吏佐之庀者公時時竊歎每謂人吾不能如前輩陸凌明氣陸公於公知已而好指謫不避顯貴人故公左悪深文吏每云法不可盡使我盡法者我何讓張廷尉趙少府也其始司理紹興而守荆瓦再與鄉試事得沈通政東爲浙士第一後以直諫名聞天下他所舉若王少宰

永公損治聊名也雖然緩天殘解天棄仍信道福以襲是年公可謂不受侑造物者美公所治壙在吳邑陽山西之鴈嘴墩先塋其傍文王二巷人而廬其中以俟曰吾不論世論也達矣哉公以正德之巳卯歲生生六十二而壽歲戊明年而世貞志之凡三娶文恭人有子有子一曰太學生思娶唐氏女孫男二諸生懋賢娶朱氏懋賢聘毛氏曾孫男一士驤聘劉氏壬恭人舉一女適唐其最後曰謝孺人以例不及封無出側室二惠氏亦無出淑氏舉二女許氏徐淳孝徐熙學皆搢紳名族

嘉靖中以制科之業稱公車者無若吾部吳三張曰伯起曰幼于曰叔瑜幼于始宇仲舉一曰叔瑜寿夭而是二人皆厭去其業爲古文辭蓋非掇其名亦益著幼于交遊徧海內成欲慮不朽之業於幼于弗願也一日東訪余余甲而請曰有樂丘之石以千子余愕弗敢應已而曰不佞少長於君八歲柰何任君身後幼于曰固也世有不可知者我先子則猶可得之子子先我則無若子何幸夫及子之身而得不朽我也與我爰而得視子之所不朽我

也子以爲何若然則何以不君傳而傳之乎則無若爲幼于又曰傳者傳也誌者志也我稱于而傳之乎則無若爲幼于志幼于而志我之志也於是爲張幼于生誌幼于初名鳴夏已更名獻翼其先自鳳陽徙而余陵已又徙而吳爲望族王父準能稽者起家有四子以伯氏叔氏材任治生棄之貿而仲季恂恂守經術仲卒孫郎舉乎台郡司理季游太學得余吾幕職而叔氏遂大廓其產以誼俠聞至倾郡邑叔郎幼于之父所謂雲椒處士者也當是時處士以才能振其姓家所嘉三代敦

恒勻歎誰與我守者世得無拟叔中郎曰我乎已而伯起生又七年幼于生皆生而白皙姁好秀麗每出市人連袂矚盼屬之曰誰家璧見當非復塵世間物父憐愛之爲置師塾日誦數千言稍受筆即能破累舘而所造語奇往往出意表年十七即以詩賛故瑜林待詔文翁文翁祖所推伏前輩無兩輟食而讀謂其客陸禮部師道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趣延入酒之而是時伯起業已名文翁客居數歲遂客及叔瑜陸若亦折行而與幼于稱詩友故皇甫按察汸處士平黃處士姬水今劉按察鳳未相得唱酬無虛夕當

是時操觚者以不得幼于一語爲歎幼于之所謂厭去舉子業耳故治易至是益深湛其思自几於絕當折楊而不已盡十年之中而成三易門牘經約說曰後經雜說曰獲紳臆說已有讀易紀聞讀易韻考學易揆一多探閒後先將數十卷時人往往以得覆歸之而未有能頡頏者幼于意不慿乃盡棄其故冠裳幅巾短褐買輕舠叫簡與縱游吳越諸名勝建牙握節之使

郎君大夫與精神逢被之賢豪長者多切于所故識
即非故識而耳切于名者亡不延頸傾結歡張先生
先生乃肯顧我幸甚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
則談談剔則上夜稍不跡方以內繁物蛾眼肩隨之
矣蓋咸以何點擬切于惟切于亦自謂適隱也築室
石湖塢中貌黯兄弟像而祠之始切于之及處士公
也雖甚見憐愛而義方斬然小弟稱則賜朴子娟母
葉太君欲而摩熙之若創其啟生母許少君以有子
故代家秉其諱切于不顯爲慈切于精尊其思以來
父及二母於三子中最爲得二母心父及葉太君相

繼歿切于刻保私宅以奉夕起居至伏臘慶賀饋奠
殷殷不絕少君爲之感動曰我幸亡恙是兒脩辭已
而奉養我他日卒不諦柰兒日佑何其事伯起甚甚
然伯起介少可而切于多計畧餘雖小異趣然未曾
一息而忘推兄也吹塤和篪洋洋盈耳矣痛叔貽要
逝亡以爲地下者則謁誌銘於余諸傳誄哀輓多屬
之鉅公名人云吾所不欲得不敢以加吾兄吾所欲
得不敢不力於吾爺人以爲實錄切于念慶上公先
仲李父物其奉侍二父益謹所進羞甘以日計非庵
之珠以月計衣屨說好以歲計五服之內宗戚中表

有恃而室家者急朋友之難逾於此
祖姚懋言兄弟論崑徐玄素許高朱三重醫士馬應
龍游客張昂王人佐董或館餘或治喪舉或受孤寄
或解紛難其始分詔不甚深往往竭則力爲之弗計
也若素所敬重及貴人長者弗暇計矣切于既以顯
重性又好客擊鮮飲酣之憧亡虛日以故環所居顧
家橋里巷車騎冠盒委積前後不絕守令傾耳而待
切于亦時有闕說然不顯爲所偏私人不能以是病
切于其兄弟所君重於二千石然善自挹損令人子
有外閑郎被傷委頓猶好謝其敵而自引過至資財
見私語者切于所自著也切于急以任俠畏崔彥俊
圖籍存而許少君益篤老不能舍息而北所蓋藉不
得撼游跡漸近不敢過數百里外娶婦朱爲吾女甥
賢亡子中歲爲切于置廡舉三子而婦坳三子曰里
曰仪曰項以仪嗣叔貽意尤念之爲做顏氏家訓凡
十八條曲四萬言以示執物他所著詩文又數十萬
言其行世者十之六弇山人曰余讀切于私語遠本
天道通證人事上標先德下述已構蓋昆懿交繼會
事雖郎舅論三子恭問爲何所以立揚資事之道備

矣所著詩文最夥不名一家言其詣亦以先後爲至
未大要才固而溢學積而宏令不必離古不必合匠
心成法過境輒會斯所以爲秘莊之雄乎哉吾親所
在不稱老令詩少君八十七著無害而幼于亂頭蝟
寨雙權若王飲噉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
東身之地以身托得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權欣鼓舞若
之且爲約曰自此而吾與子所之者非日俟而續焉
河也

御史大夫連江吳公平嶺西前後功志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士飽馬騰將吏視
令甘心[illegible]
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將吏視
熟唯敵是求公曰不敖并　天子之命綏靖若曹不
可究武姑以時消息乃之府江之大桐江徭起與平
樂昭平永安荔浦徭婦而牧界行旅剽及廬畜浸漏
久遠宗嶽大征公曰大征費如大吏將之兵十餘萬
使匪也潛分兵爲四哨爲文武大吏之聲迫
嘯其穴百十餘處處卤斬脅渠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
有奇出其背卤斬渠酋以下千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三
百有奇牛馬糧仗稱是捉上加祿一等錫金被創已
等冠復繼起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爲五哨分道捻
擊復破之卤斬脅渠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
奇先後捷上論録一子入胄蔭錫金幣如前益開之
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面迫於獞及西南諸水內
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嶺西之地坳

埔深嚴大壑箐棘毒瘴往往而是自職方之圖益閩而與徭獠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蜎集敗則鳥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驟定無論國家之於徭獠取羈縻而已間不勝其擾一撥誧之然亦僅僅取懾艾鼠以靖巢穀之某王文沈翁裹敏之笑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莢除勦於是凌公與前後大帥設劃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遺籌耶之憤而賊之授首於鈐鍵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靖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啻勝賊乃能鼓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經諸公爲

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仰其所有餘而齒斬若稍不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財金犒玉之報顧上以節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於財金犒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爲領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某衔公德自崩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爲之敘其畧如此陸生倘以示公則爲我併告公今政成且入輔矣邑有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拜以重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省甫無右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頭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爲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獨以柔孔爲意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臣請臧管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

議錢法少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譟於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中丞會言當守吾郡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嘗以惕喝止吳公而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再孥使者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揚廷用嫺兵黨噪於治餉食事王許之門詰之跳梁闖入幕府吳公匿他室跡得之遂讋而至嘗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

人必娖隊甲而中建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曰吾三人宴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匿亦待矣諸公詗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 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選懦則兵益驕而他鎮皆風決孥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今至填撫江南上谷皆以談咲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勤還里候勘公既拜 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公候代於境會雷間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五民蠭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通來文瀉

晉日相屬以漏東弗堤而城中通衢各設役夫司干敗諸土著戶捐錢裹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法必以身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聚失募亦怨上厲人丁佐胥倡處素無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豎司守令俱不聽意忿曰謂我曹無厥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擾郎茅靡且今跨補禍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喘息而獨柔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佐胥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木諸大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名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謀夫駈汝死而不使汝一飽汝寧無悵快也今者使千人誦一二蕞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其第拔財帛以逞於是遂破兩臺使者門盡挾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胥曰發者一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咲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麤讎揭長竿梨所掠相示幟之裹白刃又而衢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援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同夜役告曰吾所苦者而衆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乎公曰易也柰何以女一憤易女族郎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草檄論以禍福賈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 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名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謀夫駈汝死而不使汝一飽汝寧無悵快也今者使

汝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
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
殺不汝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丈英楊廷用審詢
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賊魁謝死罪公咲曰壯士故
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
功成詎論賞有賞也耶不幸死義終有名今柰何
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哉二賊魁亦踴躍聽命
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駭勇爲中軍俾嘗兵次之都
邑士團又次之巖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於
菜市橋火場又敗之諸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

童家橋皆即行劇所執俘衆悉反縛而詣臺者百五
十餘人而丁佐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者至即訊得
其倡謀者狀及而腰金鼎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
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詣亡賴子烏獃散不敢復吐
氣而郊逆之稱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遁唯恐跡之矣
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脫太甚苟
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　國體不察物情醞釀亂端
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
深於此者　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於　上
下公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二品

服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
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
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賞矣予之冠帶榮於
貲口遂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
服獨二黠魁者始買衆怒屏吳中丞而當其自縛磔
之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稍殮給妻子貴衆
欲贈黃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案始大恨曰成我實
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誠器達大度治軍雖不
廢法而不爲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救我且厚
誠然其氣不無屈溢往往遊廛市間兒子視其人

而加武斷焉人亦偏恐相本永昌收誰何公既以薦
得各營倡亂者名屬泰汎後當發七營哨公乃令治
兵監司徐君顧君章建牙部師肅而游擊徐景星
以名捕譬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
張賢若陳文浦若吳童成若盧州詣臺詣之曰女亂
先也吾故欲貸女　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
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
女衷衷愉食而驕於衆又眥其資既免而不反案夫
復倡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報七營
集曰　天子未欲盡僇女女自搤當死不令而後當

盡力爲國禦國衆人大喜稟白狀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論曰吾得數女主名而故隱之念錮者久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郎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謹且呼曰我輩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浙之士民傾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擊矣倉山人方卧病緒閻之答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擊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擊矣吾不能他及當浙兵之初變而他幕府適

則爲横廂額外優以婚兵辭飽留請市人若曹不父事我郎一旦悔何及盍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　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蹶再上　七大悦進公右都御史蕭左特郎趣還都其願君兩徐君而下遷賚有差而進號故中丞豐司侯人以爲當云倉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部署時從六七君子傳慨慨談說千古頻一世皆有餘鋭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亂也狂及若蜩公單車直入悟然而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

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審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爲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不佞哉詩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公謂矣

那氏五世事畧志

那故河間望其先以國爲氏周公旦之胄子所謂那茅胙祭者也益一再見於春秋而其仕齊右曰蒯瞞以節顯仕魏者曰顯仕元魏者曰盛曰淵成以政術顯曰部獨以文學大顯至庶而曰君牙者以武功顯至宋則益顯不可屈指其爲州邑不盡同然皆中

金陵竟不第以博野司訓終而後得贈如某公宦
贈公有三子長即都諫公數長青瑣廷諍獄獄有古
直臣風而與其僚論事不合爲所中論郡司理謝政
歸仲新事公某豪爽有風槩例補太學上舍授甘州
行都司斷事季封公某習經術不就傍睨醫家言試
禮部高等當得給事大醫令念親老乞德藩良醫以
歸封公與斷事公俱名能治生得計然自主之法以
見恩之而家隆隆起顧皆好施予義散其贏不顧嘗
命三子金斯孔庸及學部使者賢之而莊以棹楔曰
世德名家對峙以子山西道御史倜貴封如其官自

封公之止距前嵐公三世矣皆有衣冠不踰閭田里
而前嵐公有一弟某不仕子某爲於鄉第六人仕爲
掌晉令令中子復應選貢有聲前嵐公四夫子長
即贈公其次爲某貢如贈公獨貴至順德郡倅叔某
不仕季某舉鄉薦亦第六人名能詩而天都諫公有
九子長某以書事世廟拜中書舍人仲衆鄉試而會
都諫公之見背早不及家某復以文學名海內其
業分受之封公居恒稱封公之治太史公也殆不減
劉小中墨杜征南之於左氏日雖黃之與乙而冊鉛
加隶砥砥無停手豈不賢於吾家子才誤書倍屣哉
都諫公每曰吾在青瑣十二年不如季氏一責黎二
載數其以仕奪也御史之叔若季爲諸生茲奇儁故
芥視科第矣其與中書君九人者距前嵐公而四世
者也中書君長子某視御史爲猶子而兩相若復同
舉鄉薦諸昆弟亦鮮不具矜牌者此距前嵐公五世
者也即他若寧晉順德新事三公復不下數百指咸

彬彬稱是侍御謂余好談說公侯癖士年表及薦紳
閥閱之盛蓋爲我志之余謝不敏竊竊嘗論崔盧李鄭即元
邢氏之盛於山東非甲而乙毋暇論崔盧公四夫子長
魏之際所謂曰巍曰蚪曰郁者亦安能踰勝今日哉
古之顯以世胄次亦門蔭此爲滋生者也差易而今
則必自七寸管揣而以大小得之此爲拔起者也則
甚難試屈指而數邢之顯人不少皆拔起安在其相
藉也雖然舜有禮德而人蟻附之即
造物亦蟻附之夫栽培傾覆天之恒也是泯是封人
之恒也余所聞於封公尚爲德不已環臨邑而里居

者無不衣食於邢若庾廩然盖不止河之潤九里已也三吳之吏民日加額侍御有後矣都諫公而土遠不能悉以余所聞邢之顯安在其不相霸哉惟是不假之先瑯琊著於晉於宋齊梁貂蟬聯長淮並盈後千餘年而彷彿復始幾與中原之邢相望則所謂籍者庶幾共之矣

舊承相府志

入西華門數百武更入重門又百餘武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爲三門以通中涓指謂余此故丞相府也廣廷延袤老樹嵯峩其間已而有堂巍然南嚮諸宮殿檜柏雜植皆數拱餘東南一樹亦老矣曰此五穀樹也當初夏時其實若稻麥者則稻米登爲魚形則大水已復縣堂旁入甍棟逾壯溉曰此相府庭中十檜皆兩列其本相距可十武而枝搭結爲門若虬龍對攫奇恠不可名狀曰丞相所植也丞相爲誰曰故傒人胡惟庸也樹之前數十武有竹井曰胡相於井傍鑿一孔別取其酒轉注之謊爲醴泉出遨

高帝親奇因而伏甲謀不執者也自丞相府而西數百武復有門自西門而又西千武而始爲西門樓則大內矣效之贈司禮監太監雲奇墓碑與中涓所稱者畧同奇南海人也以內使守西華門時胡丞相居第距門甚邇而欲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知之乘 上悉甚左右擁蓋亂下奇言狀氣鬱舌駃不能宣 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脅將折猶奮指逆臣第 上見丞相第中壯士衆甲伏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捕擒之而後召奇氣絶矣 詔贈奇內官監左少監賜塋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堂奇後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太監加

論祭而少司空何孟春文其碑石與中涓所指稱正等但文之國史則謂惟庸以譎恣漸露不自安而會故所若定遠里第井忽生石笋水湧起數尺三世冢墓大光燭天遂以爲已瑞有非分之覬會右丞相汪廣洋以巽懦不能持正外謫益自疑而其子嘗走馬稱道中誤踐人死 上怒欲使之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不許於是構故相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諸將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同謀逆節恐事露奏發之尚書商嵩時謫爲省吏亦發其

豈告亦死而姑寬其長史之紀茲事詳矣弟不及醴泉出要　上臨視而伏甲謀爲逆也雲奇發惟庸逆謀功甚大而史佚之且又以府第醴泉溢爲故里第石筍發井湧起數尺何抵牾若此弟　上既登城樓覩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於涂節之告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於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爲層者三又軒敞無可藏蔽瓦內皇城直微者一覽而當悉之亦不待雲奇之告　上之登而後見也甲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

猶在故西華門外後西華而廢之併其第錄故耶惟庸有寵兄重被必先賜第於中山王諸功臣且在禁中而又南鑰其門與宮殿等要或中涓仰體謬指以爲惟庸第故耳余故爲志之而不敢飾其疑以俟後考

後舊丞相府志

舊丞相府云胡丞相攻府也既高大逾等而又在禁中而獨余以爲必非　高皇帝所賜若自治第恐必不敢或以爲中書省則又誤按　高帝初下金陵即故行御史臺改爲中書省居之其後稱吳王徙居僞內

而別立中書省以居左右相國平章左右丞明年即帝號徙居大內而舊內與中書省如故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各有堂閤當不下數十而此特五楹二層耳縱倣有廢地東西僅百武不足以容諸公卿大夫也十三年革中書省析爲六部仍析大都督府五之御史易臺而爲院稍裁其秩後院太平門外與刑部大理寺列今欲問故省府與臺之遺趾而不可復得矣豈郎五府五部地耶然上下金陵郎有此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以就鍾山形勝居都城偏左一隅矣二百餘年之蹟泯泯不可復究而況南宋之行在與李唐之故宮又至孫吳司馮晉宋齊梁陳千載之陳蹟耶然彼尚隱隱有一二可指數者而今乃不然郎使不佞而欲繼平子太冲之緒裡不律以叩掌故者其誰爲我荅噫吾不意金陵之文獻僅僅如杞宋可嘆也已

吏部

題時事類

爲南京五城兵馬司差旋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業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開題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題前事該都察院覆議

勑下南京兵部將南京都察院奏內刻內夫差備查

府部寺六科等大小衙門要見某衙門曾設有直堂

直廳皂隸若干名或各官名下各分毫轎帶馬各若干名作何差遣係何錢糧各衙門有無看守宿風係何名役若干名若原無直堂直廳者應撥火夫看守其街道曾否設有更鋪係何役巡更各官私宅應否用火甲守宿其守宿巡風或長差或更番用其力與徵其銀就便至於禮部出

表拜牌內官監內守備國子監等衙門摋修打掃每年編擺各衙門應役差役逐一詢訪就衙門大小繁簡通融劑量應減者減應留者留仍行應天府查所屬天一時應用悉照書冊及行據應天府田稱所屬編派各衙門應用差役似難裁減等因前來呈乞會議

表拜牌內官監內守備國子監等衙門摋修打掃每年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常規取用者此時暫時短差將何撥送作何處分除小票濫取已經奉有

明旨裁革者永宜裁革其中尚有開載不明或與在

方巡緝賊盜無容別項金撥南北相應一體但京
師民居稠密公署私宅鱗集櫛比倘甲便於看守巡
軍易於呵護南都地廣民稀公署私居相去寫遠徼
卒單薄聲援難繼而戶兵刑工等部俱有庫藏獄囚
文卷之屬干係匪輕不免撥用五城地方各附近人
夫協同看守輪流差撥夜宿支更晨田營業費既不
貲人亦相安但行之既久弊孔日滋而五城兵馬司
漸多徇情濫撥所委吏胥又復乘隙科詐積棍便於
包攬貧民窘於繁難原任右都御史海瑞目擊其弊

請以爲永遠之計而左都御史吳時來等復恐裁減
之數尚有遺漏曠蕩之澤或未盡沾再有奏
請復業 勅下會議臣等謹將奏刻內夫差除革議
內條款先已裁革外其存議內五款逐一復加酌議
如各衙門公署并公務打掃執燈等項暫取用於一
時合用人夫相應仍舊者也巷五城看監自有弓兵
抽分竹木廠亦有軍餘可備看守 帝王廟久已停
祭 朝天宮習儀報恩寺行香道衆僧房亦可打掃
各官私宅守宿更夫五名者減二名三名者減一名
原上通計人夫一百三十二名相應減革者也各官

遇有陞遷離任看宅人夫即行停撥其應天府所屬
編派各衙門差役悉從舊議無容裁減今將會議過
合用夫差逐一開具題 請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酌議覆請
明旨恣行臣等將後項酌定夫差刊刻成書廣曉居
民臣等仍將撥差事宜置立循環格眼文簿印鈐給
發五城兵馬司每日將撥過夫差順序填註每撥一
差給以號票與甲夫執照方許應役朔日將循環文
簿送部司稽查吊對號票仍呈報巡城御史一體查
考如有冊外妄撥一夫私出小票冒取一物者遵照
原本

明旨事理聽本部及都察院分科道官指實參 奏
施行庶事有成規人知遵守少省居民繁擾之役仰
副 聖主恬恃之恩無窮矣緣係南京五城房租事
理未敢擅便

議處聽用船隻以供 大典疏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撥管理船政
王事王永寧揭稱奉本部劄付准兵部咨爲欽奉事
內開 潞王之國合用船五百隻除將到淨馬快北
等船監行發用又將附近衛分減存糧船衛官座

船催拽備用如再不敷又於官民船內雇用外仍差
官賫文前來本部添取馬快船三百隻趕河路未凍
押赴抵湾備行本職如數修理差官管押赴京又奉
劄付淮工部咨取　壽宮桔子松柳九百一十八株
坐　蘇松杭州三府行令各該撫按專委府佐貳官
總理採辦完日責差能幹官員押解帶領園丁沿
途流灌合用船隻仍咨本部撥取馬快船裝載備行
本職預備修造各等因查得本部馬快船六百隻專
供進　貢之用案照嘉靖三十九年　親王之國兵
部除照例查揹在湾各船外添取本部馬快船二百
隻共四百隻內既倍於往日而取用之
命又實於一時查本部馬快船除先期出差者已二
百四十隻未盡抵湾兵部無從查核故添取三百隻
今在坞船三百六十隻耳工部支
用尚恐不敷而今冬及明年　貢船又將何賴事實
難處伏乞批司查議等因奉批車駕司議報該本司
署郎中事主事倪涷看得工部所取桔子松用船原
無定數且業已扁之各該撫按委帶員役押解流灌
是於本地裝載啟行矣若又使之迂道南都請換部
船不唯稽延貽誤事多推諉恐栰木移徙或有他虞
彼此俱爲不便似宜移文該省郎用原船管押赴北
之爲妥也兵部取船三百隻趕河路未凍
明旨宜依數修理如期押解以
皇上篤念親親之仁但奉
旨用船五百隻而本部已解三百隻所缺者僅二百
隻耳兵部又多方設處必能足用其先差船二百四
十隻該已陸續抵湾當爲剩物似宜移文兵部仍以
貢事爲重將前船餘剩者作速放回以備進　貢之
需其今冬及明年春夏進　貢各番如　龍袍船一
十四隻鯆魚船一十八隻批把船二隻楊梅船四隻
鮮橙筍船四隻滿鮮船五隻菜葉船一隻黃蓋船六
隻羊角船二隻紫蘇糕船一隻制扇船三隻共計船
六十隻此係
上用及　太廟爲新宜照常期不敢違悞外若器皿
板枋杉楠板木
詰命等布杉條竹器畫匣板枋銅絲網滿滿木等項
此皆可以少遲者如蒙題
請將前項鹽糧俟船回之日仍照起數一併解發如
遇公侯伯赴京齎捧內使陞遷乘座轎照出差官員
應付勘合令於各衙門取討座船或徑由陸路俠船

回之後仍依舊例則　貢事無誤而他費亦可省矣
萬一不虞之事更出意外則查原減糧船未折者量
行修理俟後用完仍抵正數在今既非額外之費而
在後亦無棄置之船其夫役則照例還食糧之人以
充甲計各夫之數以此貼銀有事則用無事則止不必
編審以滋擾亦不必另募而難散其銀米則查舊例
添取三百船約增行糧幾三萬石今升勻不用取之
於此尚有餘饒但候船并運於　貢事無秋毫之損
而增船添甲於運官無秋毫之資且會計今昔之數
雖尚增之節省而愛惜錢糧之心則皆謂之糜費凡
有識者本部撥取馬快船隻裝送到淸江浦交
在庫之積貯
朝廷所有原于惟爲
皇上守則耳尚錢糧既省而又於
國事無誤亦何必於增修也等因到部臣等看得兵
部咨內稱　潞王之國用船五百隻除將到淸馬快
北糧等船盡行留用又將附近衛分減存糧船衛官
座船催趲及將官民船雇用外仍差官齎文前來本
部添取馬快船三百隻當查本部馬快船先與本差
抵淸者已二百四十隻若加以到淸北糧及附近減
存糧船衛官座船又雇用官民船隻於五百之數已
已敦足無復需三百之船矣第
親王之國
聖朝大典寧備而有餘毋寧緩而不足臣已將見在
聽差船隻星夜催促修完措置夫食計重九前後可
以下水抵淸之期必在凍前但船數止六百隻今發
行者三百留淸者二百四十則見在之船不過六十
隻而已而工部咨到又開取
壽宮桓子松柟九百餘株坐派蘇松杭三府行令撫
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責差能幹官押解
仍容本部撥取馬快船隻裝運到淸交
上貢之船既留而後之國之船復發一時實難措處
況松株關夫既取之三府而不以三府之船發之是
之迂道而來勞費亦恐他處不
免又照明年二月以後南京　內府監局工部太常
寺衙門進　貢各紅若　龍袍係
項係舊新之味　制帛係　廟祀之需決不敢有誤
常期其自今冬起一切器皿竹木銅錫等項似在少
緩伏乞
勅下兵部將　潞王之國紅隻約數五百之數已淸

或將舊窰者放回或將續發者停止以備明年進
貢之用如一時前缸未回聽臣等酌量事體緩急爲
起數前後不必拘泥每年月期仍
勅下工部將蘇松杭三府桔子松聽彼處撫按衙門
徑自委官解送庶幾兩便不至駝閣至於將原減未
拆舊缸量行修理俟後用完仍抵正數一節誠爲善
一意奸之慮顧在今處分業已無誤且 親王之國
之典不當有而
壽宮之松不常移以
皇上之神聖恭儉有不洞念 留都根本之計而行
樽節愛養之哉者乎臣等皆以爲仍舊便緣係議處
聽用但隻以供 大典事理未敢擅便
爲議處禁役工食疏
山東司案呈奉本部司獄司案子孫守智等呈爲
前事守智等百名募頂廣德句容等州縣額編禁
子看守獄囚晝夜不休矩意各州縣多拖欠工食
以此苦役而責三年枵腹之人情委可憫各該州
縣躭悞之罪亦無辭矣但地方災傷
計衣裝盡典懇乞
該司查議看得禁子之役原係力差後因隔遠不
便每名徵工食銀九兩閏加六錢募後頂當實給
工食銀七兩二錢餘銀刑具油等項公費出
其中先該兵部題奉
欽依各處該解皂隸銀兩俱限該年正月以裏解部
如有起解過限先將賚批人役參問仍轉行巡按
御史查提躭悞官吏問罪如律拘招繳報今查各
州縣解到者已不免後時而通州崑山常熟嘉定
上海武進江陰宜興無錫等縣全欠萬曆十六年
常閏年分銀十七年分銀兩和州寧國旌德當塗
與化全欠海安麻城等縣全欠十七年分銀兩崑
山縣仍欠九年分銀一十一兩常熟縣仍全欠十

八年分銀一十八兩上海縣仍欠十
五年分銀九兩通共欠銀六百二十六兩是以諸
役屢屢普告呈部牌催亦經數次隨該崑山等縣
回稱見奉撫按明文停徵夫人情一日不食則饑
劃禁卒日事于椒夜嚴鈐拆屋風雪之夕未嘗休暇
以此苦役而責三年枵腹之人情委可憫各該州
縣躭悞之罪亦無辭矣但地方災傷
上供錢糧且議停必欲取辦移文則被災之地一
時難措且欲待其解到則啼饑之役坐視奚堪查
得鴻臚六年間該本部題爲遵奉

明旨追沒隱匿財物事追火者陳洪借約銀兩并追
償變賣房屋什物等項共銀三千七百九十九兩
二錢二分先奉
聖旨着南京刑部收貯隨發上元縣庫收外合無照
所負之數
題借支給候以後豐熟之年立限嚴追解部抵補上
不費公儲而下可以濟各役燃眉之急似爲便前
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禁卒晝夜應役不得
番休今重犯尚有四名逃竄在陳部門首看見就將伊文
追惡告之情夫豈得已但州縣之玩褐固亦有年

而目前之困亦誠朔揭也等項查得本部各項
贓罰連年解濟已用已盡惟此一項尚可借支合
無恭候
命下从陳洪名下追銀兩四暫借六百二十六兩
分散禁子孫守智等支領當差候年歲稍豐立限
催徵前後領過銀兩補還如各該州縣仍前挨年
容本部查參及提吏究革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典吏李萬臣齎奏請
旨
爲地方疏

廣東清吏司案呈問得犯人羅春招係南京留守
前衛軍有散拘在官本衛江東驛象門千戶所正
千戶陳部千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衆刈
守備等衙門刻委夜巡向與省發周二隣住春因
跟隨陳部就在伊家住宿萬曆十七年八月初四
日午時有問結伊鳳先存今故男伊文漢行至周
二門首見佛前供有瓦香爐一箇潛入偷取間當
被周二見獲比時春在陳部門首看見就將伊文
漢左右顯頰左血盆左胳膊左右前肋右臂膊腰
眼各打傷左肱肘春甘連兩後肋兩臂各跌傷仍

用繩鎖見陳部比陳部明知事輕要得邀功生事
不合故遣酷刑官員不論情罪輕重輒用夾棍等
項因而傷人致死者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
事例又不合責令春同不在官徐令將伊文漢發
起致將手指棱傷復用夾棍將伊文漢兩脚踝夾
起逼令招贓伊文漢供無別贓比陳部仍令春等
向伊文漢兩腳踝夾處用鄉頭根打成傷比陳部
見得伊文漢傷重令春畔周二認前香爐比周二
不肯出認陳部又叫春向周二在官雇工人周祿
說稱只要你替周二見官認前香爐我供你飯食

等語至初五日將伊文漢帶票巡邏劉都督見得
事小釋放訖陳部又不合令泰將伊文漢責令問
結總甲王虎鎖禁更舖以致伊文漢負痛難忍於
本日辰時在舖自縊身死該南城兵馬司會兵馬
揭稟刑科弁巡視王御史及外守備等衙門俱批
該城相驗傷痕明白具由通詳叅送到司審各情
俱的將泰問擬因事威逼人致死律引例充軍王
虎杖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回司於泰名下追給
埋葬銀兩發遣發落外照出陳部有罪係軍職另
行叅呈到部叅照南京留守前衛江東驛象門千

戶所正千戶陳部切職千總恣行兇惡擾伊文漢
偶竊無主瓦煙計贓未直一貫原無重情憫例非
法枷訊逼令招盜辦稍自縊實係刑伤合究者情
有可憐酷刑者罪何所解相應叅提究如律劍係
係軍職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叅伏乞
勅下都察院查照施行
謹題請
旨

辭辯類

乞 恩勘辯誣蔽仍正罪削斥以明心迹以伸
言路疏

謝優戲前歲偶於公會見一優之長壯者年已四十餘客指謂臣此孫氏之遠客陸象賢也臣實醜之不許足跡一踐家庭今年四月胡巡撫訪察枷號致死萬曰稍快旋聞崑山縣知縣程逵亦將孫氏之婦勒令自盡與臣風馬牛不相及今忽謂臣家門之醜嫁穢於孫氏得非爲孫氏游說者嫁穢於臣耶夫訪察之由與陸象賢孫氏婦之所以死胡巡撫程知縣可問也臣族之黍士大夫者運使三接主事周紹錄事一紙止是鄉搢紳公禮合照常規動支解剌贓罰然定罪有無審揭可勘也其他謂臣杯酒醴句結官私之歡而囑托以取盈杯酒往來之禮誠有之若爲人

解一事因而得 錢臣所未嘗敢也見有道府州縣有可可問也臣之鄉搢紳以至於閭閻小民可問也又謂臣探聽津過官經由蘇杭造道伏迎投刺謁謝甘陪送千里不返者臣自歸山以來二載有餘止是人即寺僧陪北禮約臣出帑於自帶帑一飯而返北禮與臣同年世交且以名行相砥礪者也此外自九卿科道吏部仰有經蘇杭者即論不及臣而亦未曾臣一刺俱見在可問也又謂臣居鴻臬惟厚罰贖以易奇貨結交游臣歷青州兵備浙西分守湖廣山西臬長不曾動支贓罰送人何況買奇貨唯任大

名兵備時間沿舊例饋鄉士大夫不過十酒東素而已今雖年邁俱有案卷可勘也又謂臣權巡撫則優百姓之供應索土司之餽遺票差四出致府縣官有大手段難陪賄之怨緣臣駐劄鄖陽地非孔道日給資之廩銀與百姓毫無干涉其兼南一帶因奉明旨通行守廵栽節裁省千計夜半小票不曾亂給一紙止是鄉搢紳公禮合照常規動支解剌贓罰然務從簡薄時有小手段之消未嘗一令有司陪波撫院庭簿可查也臣所屬地方原無土夷比因風聞附近施州衛宣撫招討長官身故男承襲未定罪有無審揭可勘也其他謂臣杯酒醴句結官私之歡而囑托以取盈杯酒往來之禮誠有之若爲人

護印土司於撫按衙門訐爭歲無虛月臣竊謂土夷不以

王命爲尊以印信爲重將來漸不可長倘因緣陳事宜謂土官必須告襲及施州衛不得勒詐該部覆請通行先年給事中楊節以爲失策尚不敢以爲策今乃謂臣索土司之餽遺將誤以臣爲施州衛官矣兵部原卷可查也夫古之人於不應者諦而曰簠簋不飭於溝亂者諦而曰帷薄不脩亦可謂忠厚矣然一破其名則沒世不齒今無故而加臣以貪濫之名又舉一郡七邑之所共穢於孫氏者而穢臣臣不足惜

所惜國體耳若良心之攻臣其特論甚正其事亦
多實第不如所言之過甚耳臣罪誠有之臣當先臣
之遘禍不能以死請最後被昭雪又不能固其匹夫
之守而靦顏復出臣罪一也既出之後亦欲火有所
樹見而才劣識闇苟且歲月虛糜官廩臣罪二也情
事既與人異不能攻苦服素以追先哲獨行之風吳
俗儈口腹臣不能以惡草具奉客而有酒食之累臣
罪三也性好泉石治一園而出後爲家幹有所增餙
而弗能毀雅嗜圖籍因倣置古器先產盡挫臣罪四
也臣生不不魯延納方士唯翰墨之客情其稽知引

翻以來心實苦之而不能拒誠有如良心之所言者
臣罪五也臣不能自閉其扉蠹之技有所撰述或以
浮譽見忌或以微辭取忤心雖悔之業已無及臣罪
六也有此六罪與良心之所論者合而臣尚可以玷
需次之籍乎且南中之攻臣者三矣不勝不止而嘗
臣一綫之息以資無盡之口臣罔有大逋押且有大
懼爲此情實迫切懇乞
天恩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各該衙門從公覆勘臣
言果無一虛然後正臣之罪將臣原官盡行斥削以
謝言路臣布衣耒耜老死無憾若臣言有一虛即盤

水加劍有古之法典在臣萬死亦無憾不勝懇迫激
切之至

爲懇乞　天恩事明考滿事情仍
賜罷斥以伸言路跡

本年玖月貳拾肆日接到邸報南京廣西道監察
御史黃仁榮奏爲大臣故違明例欺
恩典懇乞斥奪究司臣狀同欺罔以重考察事內

恩典緣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本職無狀名實未孚致來憎
明謂夫復何言第於心跡未明事體未一而以臣之
故波及鈐部大臣不得不一白之於
君父也臣於萬曆四年內以巡撫郧陽右副都御史
轉南京大理寺卿未任該南京給事中楊節論劾
臣奉
聖旨王世貞既操守未虧著回籍聽候別用於萬曆
七年內起補應天府尹未任陞
王良心御史王許之論臣奉
聖旨王世貞著照舊回籍聽用至萬曆十一年科道

等衙門會薦起用十三年內起補應天府尹隨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以風病不能蒞官蒙
恩准在籍調理俱無到任績該撫按御門具薦及南
京禮部尚書袁洪愈特薦吏部題覆起用至十五
年十月推補南京兵部右侍郎次年三月初一日
到任管事扣至十七年六月初二日通前右副都
御史歷過俸共三十六箇月例應考滿查有吏部
見行事例兩京考察論劾改調者俱以調官之日
爲始不得一槩通理臣思得兩任所支之俸皆兵
部侍郎與巡撫都御史相接中間雖補應天府尹

通無到任侍郎爲陞任之官所支非調官之俸且
既查有新例不敢隱蔽前情徑自
先後再起俱由
廷薦非關調除但歷俸既久考績有熟悉幽明之典又不敢不行
赴部而三載考績仍前支俸管事以故備由移咨南京兵部轉
咨吏部以爲進止續准吏部咨稱雖係見行事例
又有萬一偶遺註誤無玷公評自當另議不以改
調爲拘及查本官文章行誼望重士林久責丘園
非分之
恩澤此則臣之衷髮自勵而不敢渝者也且臣於將
滿之際移咨吏部止其前後出處及所實歷之俸
以請耳非敢有所欺罔也及得咨許而後行開
升登廟正所謂公評無玷不應以改調爲拘者
也前後所歷過俸月自應通理等因臣方敢於六
月初二日請南京吏部過堂以前四日離任行至
淮安地方接得邸報蒙
恩陞南京刑部尚書比時既已離舊任於考滿事體
不容遲已即將南京吏部咨結通咨到吏部續准
吏部咨題
奉
聖旨准給與及題
請誥封王士驌備詳節次
然節奉有前項
詔命緣由奉
聖旨准給與及題
請誥封王士驌籍貫緣由請臣雖經論劾

夫該部具實以
聞
皇上攄理以許雖
天地高厚之恩以庸劣具臣當之心有所不安耳法
豈有所儻哉臣自郎鎮以迁直失權臣指耳被譜
摘閉戶讀書未發世故者一紀於茲矣未嘗染指
倖門希心要地籍使前者苟赴刑曹之
命比當再滿
恩與又寄何乃舍昔分所應得之官而今遽踞希所
不易得之典哉御史黃仁榮獨據以爲臣罪極其
醜詆至謂臣荒淫縱肆曾經給事中楊節王良心

論劾夫劾臣者節良心尚有王許之僅參人耳先
後論薦者無慮數十人豈三人之劾者獨當而數
十人之薦者皆不當耶豈荒淫縱肆之狀三人與
仁榮獨知之而數十人者皆不知耶又以臣氣力
足以指揻該部欲陰則陰欲陸則陸且謂侍郎李
江六年之滿不理而臣三年之滿驟陞爲駭陰子
之說前已明之不敢復贅彼不知臣之通仕籍已
四十三年矣班行之內無有在臣前者若使據三
年六年之資而不通計科第之遠近則吏部一寺
資薄職耳何名爲銓衡也臣歲穴久廢之人強起

就吏又在遠地敬曹爲能有所揻撼又謂里名勝
母曾子不入盜責臣以大義不當作刑官是也臣
父昔年見陷權姦身蹈奇禍臣覺惟不當作刑官
亦不當作官矣第
先帝雪臣父之冤復其故秩臣故不敢不出
皇上表臣父之功
贈尚書
賜祭葬隨
召臣於草莽之中臣又不敢不出臣所愧者出而
碌碌尸位不能報

上恩耳況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
國家法制森嚴非若宋人之可以情請而他改也
夫挾言路之勢至欲廢百年之臺規而獨斫吏部
之條必欲改一歲之磨勘臣以爲似失輕重也且
仁榮待臣非薄當臣之入考滿使人致意幣於揚
州寄名箋索詩爲其父毋贈比時既不以臣爲非
一旦決裂若此其意殆更有所爲耳臣衰不待年
舉不勝致荷課臣以考功之狀則毫無可稱臣
以中正之條則動有餘咎縱仁榮不言臣固自知

之今大臣之體日削言路之氣日張仁榮之論臣不勝不止臣不去仁榮亦不去皇上固不忍以臺諫之單辭而傷銓部寬平之體亦豈宜以臣之一人而沮臺諫抗銳之鋒伏乞先斥臣歸里以謝仁榮仍下吏部都察院將臣所得恩典應否應減定奪畫一臣雖疏食沒齒了無所憾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孝二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陰佾舞則益而八遂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茂矣加矣

世宗皇帝 明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之真足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聞加迎俾孫至俾舞遂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爲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紳紛之士入與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

聖王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

文部

疏

爲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以昭

聖化以慰衆心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論法孔子髮令已盡白矣纂觀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郎自漢唐宋以迨胡元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

下吏部都察院將臣所得

恩典應有應減定爲畫一之至

尚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廟之

編以爲奉行者之過也今幸遑禮樂將興之會當議
論無講之
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其爲此昌昧上
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主師號外其餘
一切光復其於
聖化不爲無補臣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皆
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
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頃使宰予冉
求溫竽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
益其富陽敗之攻非徒之責宗子霸鉞
所紀雖不盡覈然而折衷之二百四十三
今刊小編稿本之二百四十三
短長自便之私得罪名教甚求爲季氏陪臣聚斂以
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僩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
顏閔比肩何其謬盭不倫至此也臣以爲宜降置兩
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若南宮适二子具言行
當爲純嫩庶可從顓孫師之倜進補臣又考得嘉靖
辛丑欽奉
聖諭欲將孔子之與夏益於舉
代而驟躋於
盛朝不無有慨於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巳頒賜
廟貌徘徊堂廡私心搖搖怦怦如有所失敬按肝腑
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
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
甚爲此具
奏
爲申飭部規傍及時務少有獻納以效砰補蹤
籲念臣海濱棄臣不識時宜苟安試劒巾待盡
陛下過采
近臣之議還貳常伯之秩俾參賛銓恒漸濫竽亦欲
少抒一得之愚奉佐
繼新之化而知識短淺志慮
於從記諸儒有所進
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嘗誦摘易

昏忘間者傍觀延採粗有聞見臣為十數其間多有
臣職守所關者伏乞
聖明勑下該部斟酌覆　請其應行應寢非臣之思
所敢與聞為此開坐具
奏
計開
一武舉之設選用新任幼官指揮千百戶及各
官應襲兒男示以有勇知方之教使備干城
腹心之選且許六年一次比照武舉事例取
其馬步射技及策論明習中式者得以應試
會場無資推用疎劣堪者點革但以武舉
之法而加之點革之人則是首二場之不合
武者反得以捷答而便騎習射之士往往
以長見短其於事體大屬不安合無將初試
場馬步射不入格者仍令入第三場其騎射
拙而策論頗工或策論拙而騎射甚精者俱
免其點革若有奇材備畧明識博覽綽乎
藝文之表者郎杜預之拙不穿劄常敬之弱
不習騎間亦破格收錄一二臣又攷得唐宋
以來天下郡國俱設太公望廟配以穰苴孫
吳韓信諸葛諸名將今獨兩都有武學而南
不為太公立廟　國家采其策而畧其祀讀
書而忘其本甚缺典也合無於南武學隙地
更創太公廟一所仍查前代舊典以諸名將
配俾師生於丁日釋奠先師以戊日釋奠太
公廟行禮庶使纓弁之徒少知報本之誼而
於振揚武功作興士氣亦不無小助伏惟
聖裁
國家之制公侯伯及武職大小官員正下馬不得
用机衣去地必過五寸非五以其統將而故
裁之益欲其便騎習武備一時緩急之用也
節經　路申明奉有
欽差兩京一體遵守欽此臣自入南京所見都督錦衣
下至坐營官無不乘輿以兩騎扈衛者蓋武
弁之門其有蓄馬之樞寡矣積偷成懶積懶
成忘浮慕鵝紳襲博之風參就統將監惰之
態尚安望其披堅執銳分士卒犒賞之功邦
哲從送工疆場趨風之使哉臣以為所當急
行禁革如有犯者聽臣本部及科道衙門參

究重治若文臣一槩用與出入非臣職守所
敢與閫獨兵馬指揮職在干阨役當奔走似
與武臣事體相同當一體禁革伏惟
聖裁
一臣見應天府呈給賞達官指揮千百戶姓名
若脫脫蠻襪因不花火赤哮囉奄失以宿卜
之非直以佐行文移苟且其員而已有臣救
光帖木耳之類不可勝數臣不勝歎咤以爲
我
明有天下二百餘祀統一華夷匈奴解辮願爲臣妾
而 輦轂之下乃復因繩犬羊之故名希領

加例之給賜呼者不以爲惟應者不以爲恥
其在京及有保舉處諸衙當俱有之又惟囲
夷色目人等散處郡邑何啻數十餘萬而飲
食喪塟合用故俗通都大邑之中公造寺宇
尊崇滿剌手日之間俱有暗號千里之外所
至如歸萬一有風塵之警很子野心安能保
其必無查得隆慶初元 定撫臣奏特達軍
營作忠義等項名目良爲有見今無通行西
京中外衙所將前項達官軍旗名姓通行改
正止存一字爲姓標以舉名其給賞仍如例

不缺回夷色目人等不許仍舊故俗務遵華
風違者所在官司訪出從重究治其於防微
杜漸之意不無小補伏惟
聖裁
一南京參贊機務實兼內外守備之職而分理
之非直以佐行文移苟且其員而已有臣救
彌縫之責有防杜過折之機是以職居良官
而班首六卿時當考績則免其離任何者誠
重之也今每遇參贊缺守備官護以舊例不
行會請署事官員苟徇一時之便罔思嗣鈐
替缺則守備當關之儿邪會行兵部右侍郎
無佐部郎行別部尚書侍郎之掌印者無理
其於慎幾微裁橫肆不無小補若曰領
勑官非奉 上旨不得徑署則提督糧儲操江大臣
勑者乎而何以會行署事也伏惟
聖裁
一

高帝用夏變夷化家爲國一時功臣如六王而報同凡庶甚非報本追遠興
弘治詔官其後人爲錦衣衛指揮使又以嘉
靖詔進爵通侯世世勿絶
恩德至隆渥也而一時當事大臣不能詳攷故實猶
詳覈二臣祉稷之勲或追崇王爵或加贈上
遺所謂太子太師
公賜以易名之典仍惟求子孫比照弘治六
宋國公馮勝者攷之友德於洪武三年以戰
王事例蔭錄指揮等官備用事久爲嫌則漢
功封潁川侯其後下秦隴轉破階文遂定西
之末季尚有追録鄧絳之後者
蜀
聖明御極而有所不遑也伏惟
聖裁

高皇帝紀御天之言即
老臚下勝於洪武三年以平定汴洛秦晉功
蕩平滇南招士勇甲師啟公封數提將鉞終
封宋國公列於衛國公愈之上自是連總雄
師北燼強虜勛臣榜中名列第三止是金山
之役偶以一青徼故二臣之殁在洪武二十
二人使之無罪而廢廬產遽
麥歷瘴險以與軍其一旦之命於萬里之外
上皆然任遇無改名爵如故二臣之殁在洪武二十
七八年間
上既倦勤於政一時勛貴大臣通未有議及贈諡及
襲封者後世因其優卹之微遂飾以嫵忌之
說使
高帝之心不白　累朝之典尚衹臣以爲是二臣者

惡臣沮撓寢不爲覆蓋十餘年而勾軍遠戍
之苦日甚一日未能繼臣而言者又臣至南
京兵部見各都督府有解軍湖廣四川者一
軍而用千戶一員舍人一名給驛傳送計其
乘騎傳廩之費往返不啻百金且方今嚴慎
郵傳至監司守倅科道郎曹之任不給符繙
而護一罪人至戍所乃屬衛官主之又使之
馳驛往返何政體之倒置一至此也合無
勅下該部將臣前疏詳酌通行及行本部此後解軍
仍照外縣會解伏惟
聖裁

一南京 簒敕之地其一應差役最爲煩苦而
通年以來貧富不均輕重失剂大至破家小
亦損橐其弊端多自五城兵馬指揮盖兵馬
指揮起家貴郎不繇經術徑捷給之才雖
不乏而廉公恪慎之守多不聞臣自入京以
來恣讒之聲滿耳竊謂上元江寧二縣知縣
本係親民之官又皆科目之選而於編役一
事了無所關甚非事體合無今後遇有編役
五城巡視御史會同應天府行上江二縣正

官同兵馬司官編審呈請裁定應幾私奚肅
清人心協服妥意此法於 北京亦便伏惟
聖裁

一上元江寧二縣知縣
高皇帝盖仿古長安洛陽二令之制而高其秩爲正
六品非特標異赤縣實欲昭重
神京其後更以秩高不得與給事御史之選即治行
稱最者不過爲散曹郎次則郡倅州長而已
且在
京輦之下頗多牽掣遂使甲科推避不肯就選而類
以舉貢充之任者志望日以卑節權日以輕
而體面日以殺其非
高皇帝標事 神京赤縣初意也臣又思得府之下
爲州州之下爲縣天下之州大約二百有奇
而雄劇者居其半大則連城小亦百里其體
高於縣而止以格不得給事御史故甲科之
選遇之則數額而思避士民之品爻之則低
掌而見卹及上爵之抑之也難以高弟入副
曹郎不言稽資惟録新俸授主事者高卧而
得監司而此猶不敢望郡守往往神采沮癈

威不行亦豈古時賢君所以重守令意也
合無此後上江二縣知縣缺必以進士二甲
選末或三甲選首補之政績卓異者比照部
屬改科道事例不妨取擢其宛大二縣及順
應二府推官亦同凡遇各州正官缺亦必先
其雄緊者多以甲科除授次則及縣令之有
聲實者陞補入佐藩臬郎論俸陞遷必從州任
併笑若有政績卓異者六年之外超補郡守
三年之外徑遷吏禮清曹庶物情既平吏治
可望伏惟
聖裁

一貪酷不謹官員遇朝
覲考察
累例奉有 明禁不得收錄至於 詔恩加級復官
通不與及
祖宗德威明君日月嚴若霜雪而自近年以來矯抵
過正務通物情至壬午
詔不申朝 覲考察二禁一切徑行復官至因而加
級者有矣朝 覲雖極貪酷有指不行提問
矣貪酷去官者不追原領

詔勑矣此何以激懲百吏慰服衆心合無
勑下吏部都察院查照 累朝詔旨通行天下凡遇
貪酷不謹官員一切改正不許復官加級提
問軍徒追奪
詔勑如例伏惟
聖裁

一蘇松常三府財賦甲天下半而簿書期會獄
訟兵防往往稱是舊止以按察副使一員統
之精神伎力管攝難遍奔走逢迎疲頓不支
以故設有參政一員專理稅糧坐劄蘇郡蘇
郡之人以不堪撫按馳劄之煩而併厭之倡
爲阻礙今該乍革其後巡按御史郡守復
而不果今者新設水利副使許應逵於松江
其人資望已深名位故重合無單陞參政一
銜令其無管稅糧不妨於松江坐劄大抵水
利方興之際則以水利帶稅糧水利既通之
餘則以稅糧帶水利員缺不繁亦易措目
此二官實相表裏言者若以其擾費而復尼
之臣竊謂天下諸藩之賦大者尚不敢望蘇
州一郡而設有藩臬二司有設稅糧水利各

府俱有守巡兵備等官豈獨易於諸藩而難於三府也又豈獨諸藩之務繁於三府而三府之供億窘於諸藩也夫廉能爲朝夕饋粥縷析而銖計此閭閻之氓所宜而薦紳大夫之所不言也臣又有欲陳者郎三部有巡撫有巡按有操江有巡鹽有巡倉而以一兵備應之到任必詢出巡必迎必送其撫按年節生日小有吉凶之事必參是盡枚兵備之日力而奉委之道路也竊以通行一切禁革爲便伏惟

聖裁

會勘司禮監張鯨疏

臣等竊觀邸報該科道御門交章論劾提督東廠辦事官校司禮監太監張鯨及錦衣衛提督辦事官校左都督劉守有等罪狀

皇上於御史何出光疏辭　批下法司將事內有名人犯提問劉守有革任回籍張鯨策勵供事訖法司問明奉

旨邢尚智監候處決李登雲張維德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獨於張鯨止　傳加省改策勵供事有鯨第

都督張書紳所犯亦從免究以故中外洶洶不平法司抗辭執奏九卿大臣科道等官聯章論劾而吏科給事中李沂辭左愚憸不根致觸聖怒下鎮撫司用刑嚴究其　批諭內閣九卿雖云張鯨已有處分而所謂處分者則但聽其引疾乞休准私宅調理而已夫私宅調理者所以處中貴人老疾之辭而非待罪人之體也張鯨罪至無將法所不宥

皇上之意不過念其供事日久特奉微勞不免屈法以示寬未必予假以需用而遠遷物情傳聞驚詫意

張鯨必多方以求復進蓄憤以思一逞且謂到守有重臣也一躍而斥逐甚易邢尚智等餘黨也一獻而死戍不疑而元惡大憝之張鯨乃寬假之優郵之不一而足臣等未測

皇意所在第竊聞之書曰從諫弗咈去邪勿疑又先賢諸葛亮云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滅否不宜異同今

皇上之待言路若此其特近習又若此臣等不知於從諫去邪官府一體之謂何如也且三尺法者

皇上者也九卿大臣
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也法司
皇上所用以正綱紀者也言路
皇上所藉以發奸伏者也今以一張鯨而骫三尺之
公法以一張鯨而屈盈
廷之公論切爲
皇上惜之臣等職在疎遬見多後時特以備員部院
宜切股肱上不忍瞞
皇上之聖德甲不忍蔽天下之指議爲此激切具
宗社之隱憂下不忍累

上請伏乞
大奮乾綱將張鯨仍行盡法究問或謫發南京閒住
遠下監廠職事急選老成清慎之人代之明示中外
不復收用其李沂見奉
廷杖死生未分倘蒙小減俾以微職効用逆微則
陛下雷霆之威更爲解釋而日月之明無不離照矣
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被誠獻言仰禆
聖德 聖政疏係南九科會上 具奉

臣等恭閱
朝臣等於上爰
聖德之念雖少安而仰
聖德之心則轉切竊唯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視
朝亦未嘗一踈不
躬覽故能統一華夏享有
上壽祚祚無極
皇祖世宗皇帝雖以晚年躬修玄理跡若倦勤而親
閱章奏朝發夕下手攬

乾綱威攝群小然憊凡一
詔尚有餘悔乃聞近日遠邇章奏少或詆諆時事或
　　綱目近習輒留中不下
二祖七宗以來未有如此者也祖述正德中權奸劉
上不省章奏盜匿私家大小數千餘本後竹舉宗藏
　　瑾朱寧江彬乘
夷始將原本搜出貽譏史冊以至於今此前事
　　高皇帝所授之位
之明鑒也臣等於上年十一月內及大小九卿
　　皇上之
科道等官迫論司禮監太監張鯨罪狀乞行斥
遠亦在留中數內臣等所以不敢死諍者竊意
　　聖躬
皇上前已處分必俟
天怒不恒
聖裹未定小人睥睨覬覦之情當何所不至辭富趙
附羽翼之謀亦何所不有萬一復寄要樞彼必
創爲迎合之策以固其寵收召不逞之徒以張
其權盡脩睚眦之怨以快其志廣開苞苴之路
以補其衆貽
聖政日微臣等奉
　　高皇帝
社稷流毒縉紳竊謂
　　皇上
皇上既以天下公議而去之不當復拂天下之公議
　　耳昧上陳不勝慄懼戰栗之至爲此謹具奏
而用之也抑
聞伏候

勅旨

郵興事跡

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原任南京兵部尚書今病故陰武鄉男宣生陰錄通狀告稱有父陰武鄉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授南京戶部實南司主事丁母憂復除刑部浙江司主事陞本部江西司員外郎陝西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本省按察司副使隆慶四年改廣西提督學校副使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萬曆二年陞江西按察使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本司左布政使應天府府尹太常寺卿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本年六月內蹔三品俸二年考滿具奏奉

聖旨陰武鄉着就彼復職欽賞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兵部右侍郎轉本部左侍郎十三年三月內歷三品俸六年考滿具奏奉

聖旨陰武鄉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屢因軍功俱蒙

紀録十三年八月內陞南京工部尚書十五年循例

自陳奉

聖旨鄉職司留土宜益用心供職不准辭事改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不准於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任病故緣照

國家舊典凡兩京文官二品見任并致仕病故者例有賜官賜謚祭葬錄蔭兒歷尚書員俸已經二十三個月倘因

王事勞瘁葬疾身亡相應遵例奏

請緣鈴復身扶櫬還鄉並無丁男堪以詣

闕不得已謹將屢歷緣由備狀赴告代爲題

請等因送司案呈到部卷查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尚

書陰武鄉病故隨該臣等題報去後今准前因臣等看得本官才識精詳行業端愼入仕二十二載無公私纖毫之譏居官一十九政有樂利久遠之績親學則私書我之化屢薦書無幾則者保障之猷數蒙

優賚追贊留務逾展訏謀綏輯流移馴擾驕悍人但見其鎮靜之底績而不知其指揮之苦心至於疾革之節終始不變易簀之際垂察肅然伊男匍匐奔喪閭閻扶襯勢不能叩闕陳情懇乞身後邺典臣文華有交承之誼臣世貞托僚案之末知之最真悶之實至查得萬曆初年本部尚書劉采呂狀致仕

文部

疏　乞休類

衰病不能趨任懇乞　天恩特准致仕以保餘生疏

臣年五十九歲係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鄖陽等處軍務陞南京大理寺卿聽用萬曆八年內蒙改應天府府尹未任間該南京科道官王良心王許之論臣

文部

疏　乞休類

緣肆奉

貪照僧細籍聽用萬曆十年內科道衙門舉薦人材內有臣姓名吏部覆准起用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覲邸報吏部題爲缺官事

聖吉王世貞起應天府府尹欽此臣行能淺薄出處乖踈生平不善雕餙以來憎口方開門思舊沒齒無覲恩

聖恩過采言官之鳶旋允銓部之請鑪瑕洗垢起骨噬枯俾尹留京復齒九列今

乾行在御

雖照當天朝靡俾位野鮮遺喆臣跼至愚極陋亦思
依附風雲驅竭犬馬上酬生成之
大造下補東隅之棄失而賦分有定與願相左蒲柳
易衰桑榆漸迫自往歲一疾踰歷三時跬步艱難藥強
起稱人而髮白殆盡奄無幾精神耗弱動止瞶憊
若遂竭歷趨　命必將委頓道途邯鄲使道勉赴官亦
當昏厥職業又竊思之臣所可見者不過鞍綠之微
而所憫者乃有丘山之累夫以旃席之上變龍接武
亨旅之地麟鳳萃止而以衰病不肖如臣者忝之小
則有濫竽之譏大則有敗群之誚亦非所以裨益治

功稱塞　德意也臣情出由衷事非得已伏乞
睿下吏部許臣致仕仍守閭井臣未死之年沐浴
聖化歌咏
大業或可少効涓埃之報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謝疾轉扇弔客乞　天恩勝容仍守田里兼有餘
恩疏

臣於萬曆十二年正月內覩邸報兩臣應天府尹
自揣才力衰庸不堪驅使已具本陳情乞休去後本
年二月內接覩邸報史部題爲闕官事推得臣與太
常寺卿溫純俱堪任南京刑部右侍郎

聖旨王世貞陞南京刑部右侍郎隨擬部咨到臣比
時臣竊自念世受
國恩生乏士節雖亦敭歷中外粗效犬馬之勞而虛
糜廩祿未收桑榆之效
陛下體之仁不遺封疆之溫綸之錫丹貴蓬茅臣雖
素陋無所知識豈敢忽忘褰褰之忠秣守硜硜之見
坐畏驅策倫郎宴安而小人福過災生心長磨短猶
啟邁軸之餘轉成賁育之患郎今胸膈痞悶頭目岑
昏肌肉漸消步起無力猶冀
聖慈俯亮乞骸之請獲遂丘首之私乃於三月二十

三日復覩邸報該史部覆臣情出由衷事非得已伏乞
聖旨王世貞著勿避初命還任供職欽此臣雖欲自力
勉勉就道而痾勢彌篤醫藥罔措生趣漸遠死期已
迫竊復自思所以早棄之故禀性之戒營衛踈脫真元枯
漓積漸至此內悔何及夫暴虐廷都命之尪者雖不
敢希夔龍之接席沐舜世仁壽之風者或庶幾與鳥
獸而馮生
陛下若遽臣以一丘賜臣以餘日尚可希萬一苟
完殘驅臣實迫切無所餘假伏乞

敕下吏部查覆許臣致仕或在籍調理不勝感激戀
命之至

衰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賜保田里疏

萬曆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到邸報吏部題南京
缺官事該南京兵部缺右侍郎推得臣與南京大理
寺卿舒應龍俱堪任奉　聖旨王某起南京兵部右
侍郎欽此竊念臣以草茅下士蒲柳弱質於人無所
比數先年緣病得衆積衆成嫌以故甘托物外之跡
自逐維新之　朝益自踰而不敢覬出冉起而不能
應召者於今十有一年矣今年九月內　陛下採廷
臣之議伸　命官之先臣某得沾贈官榮塋
爾時臣即擬竭駑駘弁述叩首　王階而病不任行且
例無親謝僅以一介單辭千冒宸嚴方切悚惶莫知
所措不意俊厚寘事蓋珮書大自古君上之恩莫
大於榮施其親而人臣之感恩小莫深於得致所欲
於其親　陛下之恩若此苟非木石其孰能不銘骨
恩報即使肝膽塗地亦且甘心不辭況　陛下躬被
堯舜之德勤思唐虞之化公卿大夫滌慮面奏職業
擾擊而談仁義岩穴之士稍有一長自見一試可采
者亦延頸而思效而亡庸之召再及於臣臣雖不才

衰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賜保田里疏

萬曆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到邸報吏部題南京
缺官事該南京兵部缺右侍郎推得臣與南京大理
寺卿舒應龍俱堪任奉　聖旨王某起南京兵部右
侍郎欽此竊念臣以草茅下士蒲柳弱質於人無所
比數先年緣病得衆積衆成嫌以故甘托物外之跡
自逐維新之　朝益自踰而不敢覬出冉起而不能
應召者於今十有一年矣今年九月內　陛下採廷
臣之議伸　命官之先臣某得沾贈官榮塋
爾時臣即擬竭駑駘弁述叩首　王階而病不任行且
例無親謝僅以一介單辭千冒宸嚴方切悚惶莫知
所措不意俊厚寘事蓋珮書大自古君上之恩莫
大於榮施其親而人臣之感恩小莫深於得致所欲
於其親　陛下之恩若此苟非木石其孰能不銘骨
恩報即使肝膽塗地亦且甘心不辭況　陛下躬被
堯舜之德勤思唐虞之化公卿大夫滌慮面奏職業
擾擊而談仁義岩穴之士稍有一長自見一試可采
者亦延頸而思效而亡庸之召再及於臣臣雖不才

衰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賜保田里疏

萬曆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到邸報吏部題南京
缺官事該南京兵部缺右侍郎推得臣與南京大理
寺卿舒應龍俱堪任奉　聖旨王某起南京兵部右
侍郎欽此竊念臣以草茅下士蒲柳弱質於人無所
比數先年緣病得衆積衆成嫌以故甘托物外之跡
自逐維新之　朝益自踰而不敢覬出冉起而不能
應召者於今十有一年矣今年九月內　陛下採廷
臣之議伸　命官之先臣某得沾贈官榮塋
爾時臣即擬竭駑駘弁述叩首　王階而病不任行且
例無親謝僅以一介單辭千冒宸嚴方切悚惶莫知
所措不意俊厚寘事蓋珮書大自古君上之恩莫
大於榮施其親而人臣之感恩小莫深於得致所欲
於其親　陛下之恩若此苟非木石其孰能不銘骨
恩報即使肝膽塗地亦且甘心不辭況　陛下躬被
堯舜之德勤思唐虞之化公卿大夫滌慮面奏職業
擾擊而談仁義岩穴之士稍有一長自見一試可采
者亦延頸而思效而亡庸之召再及於臣臣雖不才

衰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賜保田里疏

萬曆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到邸報吏部題南京
缺官事該南京兵部缺右侍郎推得臣與南京大理
寺卿舒應龍俱堪任奉　聖旨王某起南京兵部右
侍郎欽此竊念臣以草茅下士蒲柳弱質於人無所
比數先年緣病得衆積衆成嫌以故甘托物外之跡
自逐維新之　朝益自踰而不敢覬出冉起而不能
應召者於今十有一年矣今年九月內　陛下採廷
臣之議伸　命官之先臣某得沾贈官榮塋
爾時臣即擬竭駑駘弁述叩首　王階而病不任行且
例無親謝僅以一介單辭千冒宸嚴方切悚惶莫知
所措不意俊厚寘事蓋珮書大自古君上之恩莫
大於榮施其親而人臣之感恩小莫深於得致所欲
於其親　陛下之恩若此苟非木石其孰能不銘骨
恩報即使肝膽塗地亦且甘心不辭況　陛下躬被
堯舜之德勤思唐虞之化公卿大夫滌慮面奏職業
擾擊而談仁義岩穴之士稍有一長自見一試可采
者亦延頸而思效而亡庸之召再及於臣臣雖不才

簡命豈敢守硜硜之志而忽忘蹇蹇之節以故一疏之後不敢再瀆狀疾赴任屬錢葦流離物情搖搖貶臣與僚長憂惶指揮苟爾無事不意於四六月內接到家信臣弟南京太常寺少卿世懋患痢身故父母俱老前疾頻發歷時莫瘳肌膚日削形神判離雖猶勉強升散而自度此身去死無幾矣此念未泯尚欲再覲見之一得效涓埃之小補而狥私忘公識短淺志慮昏忘上

之不能狀前引分依

國家之大計下之不能繩四捜伏晳時政之大幾苟且塞白無裨政體自顧且惡人其謂何臣衰瘁之念徒傾而狗馬之病轉甚若更隱忍栖遑積以日月寧惟不免溝竫之譏實恐一旦先露之殪展轉彷徨不知所指爲此迫切陳情乞

恩特下該部查例准臣致仕歸里臣得一視臣弟葬事從容醫藥苟藉棄榆之慶病救餘生皆屬

恩造郎遂不起庶

聖世長辭益棺之論或可少寬而首丘之願亦爲無

任哀懇俟

命之至

再乞 天恩賜歸田里以明心迹以保晚節疏

先該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榮論劾臣欺

罔蠲緣由該吏部題覆奉

聖旨考滿通理參酌公評既明係題准事例原無欺

旨王世貞着照舊供職隨該臣奏爲懇乞

天恩辨明考滿事情仍

賜罷斥以伸言路事奉

聖旨考滿事情已查明了王世貞着遵前旨照舊供

職欽此該吏部前後咨行到臣臣以行實不孚致

來指揭仰尚

聖明察臣之誣掩臣之短不即賜

鞫窮盡瘁不能仰酬

恩造萬一且自簡任以來僅二月餘而開門待罪已四十日鰓鰓之罪復何所逃以故祇礪兀心即日視事第伏而思之乃有不容不去者夫羣進易退介士之微節也守已量力達人之恒規也大較攻臣者以臣爲眷進而稽臣者以臣爲恬退今所以晚晚而辨者恐事體之未明耳既明而復懇懇不去是刻避眷進之名而中垂恬退之實無論有悉

於稱者而何辭以謝攻者其不容不去一也臣自去冬及春以病乞歸者一以衰乞歸者一今更及暮矣而復隱忍不去豈昔者病而今遽愈昔者衰而反壯耶雖罷百喙何以自解於人人其不容不去二也臣所同列部院寺司之長貳其人皆秉曦纁素絲之節效几几赤烏之誠而臣獨以匪德不類忝之更復隱忍不去竊唯靦顏賈亦賤耕其不容不去三也抑又有不能不去者臣之右目近以漏熱哭弟失明醫藥未效而左目時復瞲瞲於披閱業牘必有所不便其不能不去一也自肛久[illegible]以來脅膊酸軟升起艱力偏於謁陵大禮歸郎因臥床褥宛轉呻吟前所苦瘡痏乘而不能支線臣東南豎儒生而薄劣容寧不有玷大禮其不能不去也臣負此三不容不去與二不能不去而尚可[illegible]能無越職房室之累而中更家雁無抱書癖侵刺肺腑膨滿性靈後因杜門靜攝衙罷慾實几一紀而稍稍復恒自戊子一出衰態陡現尋哭臣弟大常少卿世懋過當右目失明次年哭臣弟之長子上駟左目亦漸昏眵不能辨看又宇只今心膽震掉腰膂酸悗外貌似是支吾退而自揣生人之理幾盡矣又竊自思惟臣嚴穴廢才分不當出所以

爲新舊疾病大作不能供事曠職負

恩乞　賜罷斥歸里蹤

臣近以奉職無狀招尤愧心乞

天恩收采部議丁憂

濕綸仰邸照舊供職臣時火抱宿痾內外湖熱胸膈

痞悶於初徧身時起點點第以新衆

明旨不敢抗違勉策衰駑扶病視事不意右足脛面

驟發疽毒扶曳踊跳苟完稍

賀謁

陵大禮歸郎因臥床褥宛轉呻吟前所苦瘡痏乘而

不能支線臣東南豎儒生而薄劣容寧不有玷大禮其不能不去

能無越職房室之累而中更家雁無抱書癖侵刺

肺腑膨滿性靈後因杜門靜攝衙罷慾實几一紀

而稍稍復恒自戊子一出衰態陡現尋哭臣弟大

常少卿世懋過當右目失明次年哭臣弟之長子

上駟左目亦漸昏眵不能辨看又宇只今心膽震

掉腰膂酸悗外貌似是支吾退而自揣生人之理

幾盡矣又竊自思惟臣嚴穴廢才分不當出所以

強顏恐詿參備

命之至

朝列者緣三世仕宦俱叨顯官
皇上推臣父於覆盆之餘隨被臣於銷骨之後誠欲
薄有所效以伸涓埃之萬一而地位踈逖才識迂
淺於凡時政之闕失民生之艱困
國是之混淆非有所言不能出一語隻字以彌縫
匪救臣之負
上恩重矣臣病不痊臣職曠逋曠負
恩益深苟且夕殖先朝露不唯犬馬不食其餘臣亦
何以瞑目臣不敢援養疾近例希覬異時惟冀
聖慈特賜罷斥俾里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爲此具
本專差捧事史 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天恩特賜 俞允生還故
爲患病轉篤懇乞
里踈
臣嚮以哭弟喪明無積勞疲致成宿痾新正後若
右膕痕毒徧體痛痛晝夜煩熱食飲俱減陳情乞
休去後尚猶勉事醫藥庶幾有瘳不意旬月以來
膕毒愈甚半身麻木動履不能加以閒見異常閭
心顫目無非懇請以致食飲愈艱膨脹嘔逆其症

勞獨茂護忌滋興鞅掌夔 短頸身對簿已咨公論
猶惘遺忠語語華衮之褒字字帥牖之痛子姓盛
屬靡不鳴咽摧傾父之婦稚亦共懽忻鼓舞丙舍
爲之增色宰木頓圍榮籠念臣父東髮於
朝素絲自勵僶以敬勤受知 肅朝拮据十年艱閒
萬死委身鋒刃畢命弼場
光皇帝光昭覆盆
恩覃解網始而乾橫臣之齒寻復齠齔忘者之舌
遂使 陛恩未竟滯冤長孤臣偷生食息靦顏俯
仰出愧李杼入痛松柏奉遺

聖明俯賜採 廷議 皇綸渙發
天漢昭回出少府之錢制大官之珍饈票姚典壍
羣表新進之勳令尹餘忠遂寬若敖之餒夫日月
能燭幽隱而不能施雨露能淨炎枯而不能照乃
知 大造信矣無之念微臣病廢一瓦徒抱傾葵
之願郎先人銜戢九地常忘結草之誠中孚已深
於脉魚後世當勉其犬馬無任感激踊躍之至
恩疏
光泉壤疏
臣以垂老積毀之餘謬忝 留京常伯之武而病
與衰會力不心從仰荷 殊恩仍保一壑臣惟戢
身湯藥衙 德狀第豈敢復以家門之私干瀆
寃聽但以天地大戒惟
君與父臣父衙茹之寃雖獲雪於
任行至淮安府地方家
恩陞授今職以八月二十日於京口驛准到吏部咨
文於本月廿七日望 闕肅
恩到任管事外切念臣樸鈍庸材樗櫪小器弱冠遍
籍郎攻司空城旦之書中年棄官已安廷尉雀羅
之態不意筆濫遂佐留樞雖因人薄有建明而程
効畧無寸補方俟黜幽之典乃膺掌禁之遷帶將
懼并感與慚會唯司寇明刑詰之寄三尺之法當
遵而建康爲肇毅之遺五方之俗難一秉秋之鷹
鸇搏擊固非所任入夜之狐鼠憑陵寧忍坐押瘖

而作士尚不志咎縣之陳謨更以爲師瘖欲進蘇
公之啟獄臣無任感激屏管之至
陳情類
乞 恩俯念先臣功行推申部議特賜卹典以
光泉壤疏
臣以垂老積毀之餘謬忝 留京常伯之武而病
與衰會力不心從仰荷 殊恩仍保一壑臣惟戢
身湯藥衙 德狀第豈敢復以家門之私干瀆
寃聽但以天地大戒惟
君與父臣父衙茹之寃雖獲雪於

先朝而未竟之典不能不仰賴於
陛下
陛下榮旌臣父朽株之造使無憾於生考雖微臣
寸草之誠使無愧於死者則臣父子千載一時之
遇亦萬分一得之幸也用是不揣披瀝肝膽爲
陛下陳之切念臣父故都察院右都御史無兵部左
侍郎兼風憲以孤忠受簡　世廟八奉
重書六更大鎮驅馳南北式遏夷虜雖財賦出沒易
爲腊染而東倫自斃當蒭米糗之操可貫神明其在浙
福積薪級前後三千創築城垂大小數十上感
公有功看詳未之行大同爭山
庚春謂爲真忠後鎮
西新臨發之際杭城男女大小擁道遮哭無慮十
餘萬人暨督副遼三鎮前後五載以戰守之功荷
還官者一蔭子入監者一世襲千戶者一
賜金帛者九最後遼左覆廣首至八百餘級於法當
封而數以口語訛觸權相嚴嵩致成仇隙累風勘
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擒罪過咸莫之應乃以
春防小捷值臣父寢疾杜門嗾其客御史方輅露
劾謂爲托疾避事從中排詆致
大學士徐階爭權不睦縱毀階爲廣市私恩彰
先朝之過舉謂父與階有鄉井之舊感於其說牢不
臣以按察副使家居伏　闕上疏陳情辦理衙蒙
先帝特下吏部轉行兵刑二部及順天撫按等官覆
勘功罪明白吏部題奉
聖旨王某准復原職臣聞收恤死者所以慰生存之衛以題基道於願
畢生存之衛以題基道於願差畢豈敢復有覬覦
而會巡撫南直隸右僉都御史林潤會同巡按御
史溫如王提學御史周弘祖奉
詔奉應得贈蔭祭葬大臣
潤疏謂臣父材文著於用世德素重於鄉評巡按
順天郎能禆衛遍州保全
殺補授將浦岡運爲平定後屢殲厥渠凡有官大則
次策戰守而捕獲首功百餘右副總則極力調度
而遏截厥衝之捷厥戰八百餘顆
偶遭房衆之突入陰受權奸之陷害死非其罪公
論具悉剴經伊子具奏蒙
恩准復原職而十歲遠隔勞跋難裘罪既招宝功應
議録具如王弘祖二疏未極榆揚臣不敢一一槩
瀆　天聽當時禮部大臣以先大學士高拱與先
大學士徐階爭權不睦縱毀階爲廣市私恩彰
先朝之過舉謂父與階有鄉井之舊感於其說牢不

可解而是時應郵者都御史朱統則復以千四百
納不便其所私親故獨於覆踏內謂臣父歷邊
疆勤勞難泯朱統操持清苦行詣是稱但一別被
譴之餘衆論未定一則聽勘之後事狀欠明姑候
另議而臣與弟世懋俱切言官為用捌瑕洗垢臣
既濫竽臺省世懋復竊秩清華而獨臣父迄今泯
泯泉下每一思之五內隕割中間屢欲有所陳請
而已故執政輔臣方外假綜核之名內檀
威福之柄臣實恥從于貸

李春芳錦臣父基北之岳飛少師徐階序臣父泰
議從之實陸此二輔臣者皆言事裁不阿所好
者也浙省會城專祠於未復官之前太倉宮階
祀於甫復官之際閭人則復祠於武夷而浙省過
志與鄞鎮湖廣皆載之名宦於衆論不可不謂之
定也該部覆踏原俟另議

恩亦無報寢即令
聖明申天幽隱舉照賢詘在事集思廣益臣父叨塵
八座之末屢膺專閫之寄荷使太常抗議考功責
實自可無事匈猜而年祀漸遠耳目就淪臣老日

侵臣病日篤即使一旦殲
父地下臣父既已就窀穸必不敢復冒司空錢泉
以修塋域臣有三子今修
前　節希望蔭錄惟是贈官易名
賜祭之典查有故兵部侍郎楊守謙魯銑事例相合
及臣冊故封恭人鄒氏後臣父十年而逝亦有
賜祭舊例可引爲此力疾具疏懇請伏乞
敕下該部詳考臣父前後邊功宦蹟恭以鄉評酌以
士議於臣羅果無異同贈官錫誥并給臣冊諭祭
如其不然臣甘受誣罔之罪臣爲親乞
恩於朱統事豈敢妄相援及但念其竭誠爲
國引義自裁身殞之後家徒四壁魄滯淺土與狐兎
隣二子寄食伶仃朝不
階廕吏之效一至於此
陛下伸啟帷之義宏枯骨之仁倘
賜俯及則上民之大願也非臣所敢與也臣無任激
切哀懇之至

援例陳情乞推　聖澤以光泉壤疏

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在籍養病王世貞奏爲念
臣之先臣都察院右都御史忻樹邊功揣雁讒

禍該臣於隆慶元年內奏雪復官舉該南直隸撫按諸臣
按提學諸臣題
請鄒與禾經部覆臣以衰病連綿在籍調理伏枕餘
生覆盆絕望茲者忽蒙
聖恩過採今任撫按王元敬鄧鍊之疏禮官覆議奉
旨照例與祭葬臣惟荷
闕叩頭隕泣感謝以俟
恩命竊復自念臣有母郁氏先年臣父任僉都御史
時以臣滿刑部主事考封恭人後臣父十年身故
比時臣父未蒙追

鄒不敢越次陳情今者臣父蒙
易名以光盛典此風厲臣工獎率忠孝非正臣一
臣母托在同穴獨不
得見行條例有品官封贈者亦許北祭臣父叨
六卿正二品臣母受封四品於例頗合為此懇乞
天恩勑下禮部一體查舉不敢望別設增品止於
論文之中併及臣母封恭人鄒氏庶九原枯骨一霑
沾
恩臣之兄弟既感徹肺肝榮籍存歿則尚有無涯覩
覩之私不得不盡吐
君父之前而效之公道大明之日夫先臣沉冤極枉

苟削册書亦自可以無恨然復官之後撫按諸臣
仍交章為之請鄒者乃自為叙功非雪罪也而禮
官擾公論採鄉評問課司勳問載司馬始有今日
之
命盖又非泛常恩澤之比矣夫論功既在應鄒之科
而鄒典又特重邊功之例祗因撫按原疏不曾明
開祭葬贈謚等項故該部不敢輙行移咨並覆若
有待於臣之自請者臣誠不勝罔極終天之感敢
於孝理之朝自列曲成之澤伏望
皇上併行該部覆查先臣歷任督撫功次量予加秩
易名以光盛典此風厲臣工獎率忠孝非正臣一
門父子銜結論報而已也臣無任哀懇迫切之至
俯念先臣勛勞忠藎酌採公議特賜贈謚祭
葬以仲 國是以慰泉路疏附
切念臣故祖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叨舉
甲第敭歷中外垂三十年精白之操無愧神明
冊赤之衷可表天日
世宗朝先以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威茂兵備邛與大
帥何卿提兵深入蕩平巨寇決勝之策臣祖為
冤特蒙逾格旌賞後督南贛等處軍務振揚

國威雕勦山越功在旦夕兩浙閩之間爲士人構引
倭寇糞食沿海郡縣民不聊生朝議用臣祖以
前官巡撫其地兼督軍務臣祖夙夜運籌殺倉
無曠精選武勇將吏分布要害申明軍法戈船
壁壘精采一新自是連破巨賊斬馘無算優賜
敕下臣祖感恩思效力探禍源搜剔奸私不避
權貴加以剛腸疾惡視貪吏如仇讐以故通夷
者懾重足之威舞文者銜東濕之恨駕捏流言
黃鼓騎耳至以臣祖拉殺夷俘爲罪臣祖思保
西南醜類擁巨艦扶竟歸肆行掠鹵豈但夷俘

原奉
勅諭翰問明白斬首示衆何名拉殺而故犒羅萬父
子必欲勒臣祖重賄臣祖時已移疾歸家無衆
裝可應感慨引決其後同事之臣如按察副使
柯喬辦理生還參將盧鏜復職陞用逮以餘寇
猖獗東南版蕩垂十載而後寧海內爲之虛耗
識者謂若罷臣祖在事二年可以無此禍矣
故於隆慶之初巡撫都御史林潤巡按御史温
如玉楚學御史周弘祖合疏稱臣祖志節勛勞
應加贈謚祭塟而浙閩士大夫尚有銜臣祖者
於襲職中謂臣祖操持清苦行誼足稱但聽勦
之後事狀欠明姑候另議今又十有七年矣臣
祖生爲藩臬更用鮮負郭身殁之後臣父孤孀力
不能任竈突業荒山數武之外翦爲茂草伏
臘蕭嘗不能修堰臣父今復不勝凍餒死矣臣
兄弟二人棚口鄉井朝不保暮氣宙之上無不
爲臣祖稱冤貧墨之徒乃至舉臣祖爲戚令幸
聖明在上公鄉洗心奉職無舊不揚有恩必照而臣
祖生罹陷穽死淵覆盤封鯨之綺莫酹除蠹之
忠尚爾況今公議久定物情共憫而臣不以時

奏伏乞
皇上特下該部仍將都御史林潤御史温如玉周弘
祖原疏逐一查勘明白特照例予祭塟仍贈官
錫謚不唯報德報功之典推及於細微而仁事
恩之臣亦知所感奮臣以草莽冒干
天威無任迫切恐悚之至
懇乞 天恩比例錄功以光
聖澤以勵人心事疏

臣惟聖王之所以整一宇寓拱而成安壤者
唯賞罰而已若乃議賞而至延世惇紘而復追
遠此固鼓舞之大權而亦使民歸厚之要道也
是以係叔之後見收於負薪陳之封仍廣於
易世竊念臣高祖都察院右都御史贈雍荊鎮
成進士爲名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即奏單寧府
護衛開百年間突之謀進督宣大諸邊破却
逆北強虜爲一時干城之重屬景泰天順之季
以迨成化初年廣西荔浦脩仁大藤峽等處蠻

猺廣東高雷廉等處并海面派賊作亂攻剿城
邑殺傷毛臣一時文武大史雖望如梯溥材如
衆臧不能決英平湯以致賊勢猖獗羽檄縱橫
百姓惟拿炭之苦
九重深宵旰之慮臣祖綵兵部侍郎出參浙藩尚書
王竑會推左僉都御史贊理南征軍務比時雖
與都督同知趙輔共事而臣祖
物論左重事寄獨專臣祖受服啟行陳師鞠旅誓不
與賊俱生當率漢達官軍十五萬分三道並進
直鳥大藤峽諸蠻巢穴擒斬賊酋池大狗李吉

衛栁光忠等其四萬一千餘級俘囚被虜男婦
二萬餘人平除寨洞八百三十六處奏捷
上聞趙輔進封武靖伯臣祖陞左副都御史仍留巡
撫成化三年四蠻寇復發臣祖督兵征進柳州
大容山北流容縣鸕鷀山傅白等處擒斬賊酋
鄧昂等共一萬九千餘級四年五年叉歷征進
謝仙牛領山等處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餘級
丁憂離任該兵部會推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
仍理巡撫於梧州地方開設軍府振揚

國威六七八年征進陶鄧山南寧等處擒斬首從賊
共八千三百餘級十九年征進七里沙田高鄉
等處擒斬首從賊共七千九百餘級節奉
憲宗皇帝褒奬勑諭見在臣祖前後功次
國史家傳廣志及兵部堂稿可查臣祖因捐軍事
心力耗損跋履瘴險病癘交侵乞歸養疾未老
而逝尙荼
聖恩給予應得祭塟子某自以二品考滿陰授光祿
寺署丞弘治十年內該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
庭瓚巡按廣西御史丘天祐令踏稱臣祖無前
之績善後之宏歐地方軍民家戶祝若使

國家無臣祖是無兩廣矣禮官覆勘無異題請於梧
州府立祠春秋饗祭惜一時銓曹失伸崇贈之
典本兵未及世賞之議而臣祖居官廉潔宦橐
蕭條僅存衰微館粥空乏既不能
伏闕陳上迴
九重之顧又無疆有力者以爲之援因循至今雖嶺
徼之香火尚新而桑梓之蒸嘗不繼臣代居家
嫡實切痛心却念赳輔雖爲總帥其督戰進止
皆出臣祖拱手受成獲開茅土世世不絕又有
縣丞陶魯者一部曲耳雖累積戰功位至蒲伯

而獲級前後不滿二萬得錦衣千戶世襲及查
襲千戶臣祖運籌決勝之績比之輔魯孰重孰
輕披棘草莽之勞以擬殿凌孰難孰易必有能
辨之者又查得右都御史顧佐奉職
仁宣之朝近以撫臣題請超贈少保臣祖助伐更優
年祀尚近於隆慶官光宜爲此比引前例踩勘查
生於一綫疆場之吏成材膺而效死綏荒服之
珮亦加額而思報德矣臣無任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貝多寒偈有敘

玄幻影菴之步武有廊焉廻不能尋柰倍之其中以庋佛書數十百卷居士榜之曰貝多寒貝多者西天竺樹名也其正語曰多羅此云岸樹高四十有九尺葢如之葉廣長如佛舌色光澤可鑑宜黃白金漆書凡阿難總持之文悉在焉今所謂貝多者筠也柔皮也蘭也非葉也其語譌也非梵也其音訛也非西竺也其義則經於是居士以屬天隨道人俾爲偈曰

慈愍一切諸有情　如是我佛在舍衛　而彼初地及四天　願以正法盡攝受　如以一蠡測大海　乃至無垠闇提智　廣爲辟喻及解說　佛以種種因緣故　分別三乘大中小　所得深淺隨根性　前後四十有九載　人非人等衆一切愛　聲聞阿羅漢　各各當來佛　所得深淺隨根性　前後四十有九載　蘇伐羅汁多羅葉　貴塔千由旬　忽從地湧出　而升於虛空　象馬馱載百千夫　口出大音聲　往劫滅度佛　來聽說妙法　大方諸世界　無央無邊際　各化七寶樹　今波所乘獨不然　普薩親受佛心印　波今奉行不唐捐　風雨避去不侵濕　毫端往往吐舍利　從衆得甜無論蜜　至竟無一法可說　是貝多者筌蹄等　梓行法華經偈　普行比丘發心梓行大乘妙法蓮花經弟子無名居士王世貞偈諸善智識以貨資之合掌和南而作偈曰

我聞佛世尊　在耆闍崛山　廣會諸天人　而說妙法華　億萬百千界　六種大震動　大梵帝釋天　阿脩羅羅　有想及無想　人非人等衆　一切悉皈依　諸有學弟子　聲聞阿羅漢　各各當來佛　受記　各各當來佛　所得深淺隨根性　前後四十有九載　蘇伐羅汁多羅葉　貴塔千由旬　忽從地湧出　而升於虛空　口出大音聲　往劫滅度佛　來聽說妙法　大方諸世界　無央無邊際　各化七寶樹

下賜師子座　一一化身佛　來聽說妙法
佛以摩訶愍　宛轉示方便　三界諸育子
悉登白牛車　脫離火燄宅　不受三途苦
譬彼逃亡兒　一旦遭慈父　而亨積珍財
實非家外寶　導師覺樹林　明星時證道
云胡僧祇劫　已成等證覺　說法五十年
住世七十九　云胡壽無量　萬劫長不滅
業磨真金身　塵丈有六赤　云胡盧舍那
千丈徧法界　藥王普藥上　昆季二薩埵
以何因緣故　焚身作供養　妙音觀世音
以何願力故　在在表應圓　普賢法王子
東西二薩埵　以何願力故　在在表應圓
藥王與勇施　毘沙門持國　領佛所囑累
故說陀羅尼　云胡十羅刹　呪惱法師者
頭破作七分　乃知妙法華　爲大乘經王
權實互相顯　理事了無碍　入天所尊禮
遠過於頭目　受持讀誦人　傳冩教人冩
功德比財施　一分之億分　而此支那國
大信行比丘　念念有漏福　往往皆唐捐
是故衣鉢資　悉捐付劑劑　我聞印施力
如佛丈六軀　化爲百千億　又如須彌月
有日毕得觀　以此況功德　真不可思議
我佛說法時　上慢五千衆　晏然各退散
而有此比丘　是故善智識　譬五百商衆
各捐一株木　闍提蔑戾車　日結阿鼻緣
珊瑚摩尼珠　瑪瑙硨磲等　以此況功德
復不可思議　昔有法達師　誦持此經呪
已滿三千部　友乎見曹溪　悅怒一句亡
雖則一句亡　其誦恒如故　爲半偈庵主
玉百穀作五十像得　汝不從像生　亦不假像留
雖則誦如故　不爲經義緩　及發心菩薩
持此作決擇　故說陀羅尼　云胡自西來
頭破作七分　乃知妙法華　住此支那境
云胡壞色袍　權實互相顯　理事了無碍
云胡頭陀行　而不除鬚髮　遠過於頭目
亦不塵深染　稽首兩足尊　受持讀誦人
冥非不可得　非非亦非是　名俺與利障
乃至綺語障　一切悉皆雖　我今已知非
純行菩提道　普如來說法　亦不求聲聞
四十有九年

而無法可說　今汝補半偈　維摩不二門

半偈義不負

題妙喜泉偈

宋張無垢侍郎作阿育王寺妙喜泉偈曰心外無泉
泉外無心是心　即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
心是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為一居士曰來
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即發生
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甘次之妙喜泉
大師復作偈題其後曰謂泉即心謂心即泉無垢居
士作一串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恁麼妙喜不
第二尊者合掌跌坐老人發蠻奴檣中有琉璃餅貯
舍利十數

偈曰佛有舍利諸天建塔我得佛心爲用此物不作
敬想不作慢想是故不起跌坐合掌

第三尊者晏坐巖中白沐猴獻菓

偈曰白猴捧菓候我出定問汝自來有無佛性莫知
有無來自牛頭一失懶融了不可求

第四尊者側座屈三指荅胡人之問

偈曰我聞天龍只一指禪用之不盡垂五十年指屈
而三將用三世或表三果俱置不視

第五尊者臨洲抱膝而坐神女出水獻書

演蘇眉山十八羅漢傳偈

偈曰尊者臨淵必無美魚龍女何爲出而獻書賢劫
所藏經皆註汝如來在生默無一語
第六尊者拘稡獅子而坐則授君家嘉然
偈曰獸中輪王此稡獅子一念皈依立失王位帝釋
悕憂來問尊者不貪血食天食奚取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
偈曰念汝吐珠爲汝說法鳥王得汝饑不能啖汝珠
一獻遂不復再我說法竟我法常在
第八尊者立膝而坐有神人湧出於地捧盤獻寶
偈曰入無想定我不自見何物神人乃以寶獻我有
一寶不堪汝供勢王食之依舊鷙王
第九尊者食已覆鉢持數珠而坐童子燒火具茗又
有埋筒注水蓮花池中
偈曰作五觀已楊枝爭牙活火烹茗灌水灌花是花
條起代我說法而彼灌者一枯死骨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仙人焚香於前若修供者
第十一尊者跌坐下有童子發篆烟侍者注
水花盆中
偈曰有盆自花有鑪自煙我不竪義如意長眠童子
何知而水而火煙燼水涸無來涸我
第十七尊者臨水仰視飛鶴其一下集侍者附之一
偈曰鼻息偶觸何從着由是意消悅然真覺我此

偈曰有鳥比丘鶴勒那衆自業自緣謂佛操於戾天
躍淵其樂罹真眷不聽法養弄二身
第十八尊者祖拂曰童子破石榴以獻
偈曰童子得榴以獻尊師如大輪王千子歸我以
慈悲而乳法喜盡大地中孰非我子
覺上人脩頭陀行中歲剃染乞余一偈
令子祝髮成比丘形似達得歸如夢始醒頑石說法
子當勉聽子之長枝顧工丹青雖應世法不作汝能
莫起愛想有愛有憎當子去時無一可戀廻心大雄
勿縛小乘暢則海天厄則淵氷子如不然問佛法僧

合造妙法蓮花舜迦補陀潮音慶讚持偈
妙法蓮經諸經中王我觀世音菩薩中王衆善智識
合造此經二十四部歸於補陀大士道場如音光音
與海潮音閻浮夜聞一切聖凡能轉此經緣爲經轉
功德大小永不唐捐我見是利故說此言鳥王龍王
脩羅夜旬皈依護持有毀侵者頭破七分
觀一之上足曰果沙彌自號空山余不能和諸
相張諱次九天都官大使旌陽真君許諱皆陰功宏
鉅真班高峻與帝出王輔教行化者也左玻方而右
趨者文始真人尹諱冲虛真人列諱南華真人莊諱

頌
釋迦牟尼世尊者行像頌
不可說劫前香積如来今何以無一閻浮什塵宮受
腹中諸天拱護說法今何以僅一麻一米丈六金剛不壞法
上妙天食供今何以默無一字哦竟
身今何以瘦削廻爾下生時周行七步今何以兩足
如擎指地指天稱唯我爲尊今何以默無一字哦竟
孰非而孰是
釋迦如來成道像頌
菩提樹下明星現際雪然一悟別有天地大三千界
盡收孰底阿僧祇劫紀入目睛菩提帝釋歲大歡喜
以法輪將至而獨波旬請速涅槃曰無娆我魔事真
耶戲耶曉波旬如是雲門亦如是

太上郡真圖
太上郡真圖一卷被髮中坐者太上老君道德天
尊李諱其左立而侍者東嶽上真卿司命李諱次右
獨侍帝晨桐柏真人王諱右立而侍者玉虛侍中左
相張諱次九天都官大使旌陽真君許諱皆陰功宏
鉅真班高峻與帝出王輔教行化者也左玻方而右
趨者文始真人尹諱冲虛真人列諱南華真人莊諱

司少卿東方諱黍同真人魏諱羅浮先生高諱上清
司命南嶽夫人魏諱九華玉真妃安諱東華司命楊
諱上清真人許諱水官監郭諱蓬萊都水監真白先
生陶諱太白真人孫諱希瑛先生陳諱紫陽真人張
諱凡十五尊皆博綜九流潛修百氏與形俗妙游藝
入神者也右方而左趣者東華帝君王諱九天聖師
何以徵往青羊在肆坐聞玉扃
天真列侍韶音金振徵文珠綴卓矩九州炳煥運奇
陽真人呂諱海蟾真人劉諱重陽真人王諱丹陽真
人馬諱長真真人譚諱長生真人劉諱長春真人丘
諱玉陽真人王諱廣寧真人郝諱清拳仙姑孫諱我
師臺陽仙姑王諱十五尊皆默修無漏葆真還元
頓超上界了悟普現者也世貞浼論障業爲日已深
追惟根源去塵存閑然未嘗不皈依大道投慕高玄
仰瞻法相永奉香火近聞那城黃氏頗藏吾本因緣
詣一頓逾十餘位尚闕右方東華等四聖重陽等八
真適翰林檢討信陽王祖嫡遂寄元人所闕猶備物
班崇秩貴與帝朋王演化救患於忻 凡十五真
若越而前恂恂闇闇紫孤在空識者開門守中致柔
以保谷神五千微言本而書紳列子所貴肆任治身
不生生受之伯昏冷然御風且將二句喻云宅心
西方是尊滾園沈洋若壑綠鱗扶息踵源度道遥津
勿訝齊物超物目珍彼所息死匪死而存快哉曼倩
德幾與隣海鷗武皇衆狙責臣支離滑稽跅宕沈淪
譬之酸漏不汨厥醇淵淵伯陽默察先天問易重輕
辭無陋猶足汙顏第骨窺蠡測難全體未昭而昭昭
大乘初地所覩不同以比一切聖闡提差有間耳其頌
辭曰
太始渾淪中分二氣兆庶林林暗醒長寐惟我玄元
尊超象帝元始令息靈寶昚弟應期毗教入周乃備
何以徵往青羊在肆何以徵茂苦羊在肆坐開玉扃
天真列侍韶音金振徵文珠綴卓宛九州炳煥運奇
調可命茅女龔昆季良常句曲證石天市郎官其間
總攝群位次則桐柏王子所治芙蓉白珠衣綵
以馬宗劉稱龍日綠制妖歷林哉許侯拜都官使
與張同勛而停考寔千秋度師石函標緣濟濟四尊
班崇秩貴與帝朋王演化救患於忻 凡十五真
若越而前恂恂闇闇紫孤在空識者開門守中致柔
以保谷神五千微言本而書紳列子所貴肆任治身
不生生受之伯昏冷然御風且將二句喻云宅心
西方是尊滾園沈洋若壑綠鱗扶息踵源度道遥津
勿訝齊物超物目珍彼所息死匪死而存快哉曼倩
德幾與隣海鷗武皇衆狙責臣支離滑稽跅宕沈淪
譬之酸漏不汨厥醇淵淵伯陽默察先天問易重輕
辭無陋猶足汙顏第骨窺蠡測難全體未昭而昭昭

權之一斤顛倒坎離以濟乾坤悟則吾主迷則吾賓
稚川師鄭宏覽玄墳而苦丹砂句漏是廛胡不返照
以修峴嶠是故三賢倦跡亦倫有嬪賢安冲默靜仁
遂感群靈接以秘文三十一卷蓋珠玉宸總轡霄空
仰擲雲輪金臺夫人寔產藝嫡雲旋瑤姿五齊釀芬
下匹楊椽示偶證因携手紫庭齊軺九閽有美揚搉
如玉出隴技追逸少悟等子貢天期既協癰癰和氣
吳越萬神職司所統長史默修非禮無動靈真未即
心香遥奉玉斧前引虎牙後擁翼以遠莽七世所稱
景純瑋奇大現九弄儛色睢荒沈飲寧繼深幾爲人

以義自棄修然兵解得無所痛皎皎貞白都水非重
獨志超伉爾能悼綜松巘清吹煙霞法供夕睫左烟
神識先中華原聖帝器大難用逢屯霧隱通泰雲從
秘方之撰與陶司誤物命服成仙秩册降希夷王佐
避世演洞室爲社携詎作閑棟五龍授法鼓趺不夢
蓮花遁形翔翔若狎紫陽至人與物無鬥胡爲三遠
僬僥迎送同類爲餌潛造化所訟皎心禪那始脫冥霧
右方之真數亦如之左趣而前熙熙怡怡東華王君
青陽肇倪御太晨官歷易仙基扶要標潛以示鍾離
真中之真師表之師大史司寇裔有淑姿是爲元君

悠然自適吾師閨秀千載正脈補陀現應清徵詳迪
西池奏名北斗落籍日現雲表離中坎蓋凡此群真
應世後先或學而能或生而然或祐勉特或諦妙圓
或示無文或工立言溥博淵泉如天如淵我儀圖之
朝夕奉焉譬毘盧佛變化億千法相叵測瞻能寫旃
一刹那際三身現前慈威大小各所覩緣下土蟻光
劻心靜專寶以周還逍搖永年

庙聖王得賢臣頌

漢王子淵此頌成於宣帝時其槩言聖主遇臣之艱
賢臣遇主之不易一旦得之惟然交欣論說無疑鴻

毛順風臣魚大舉劻禁不止号令不行太平之責墨
俊游之望庶臣籍君而顯君享臣之逸雖孟氏之急
先務孫卿之論布基何以易此第不原所繇得之本
與既得之之用是以談業甚微而無真術發揮宏
而鮮篤昧況彼雜霸之朝僅庸殿能之輔而舉盛際
之事歸之殆猶其時眩神鳥之五章而不能進之
非德也敢廓其旨採其原而嗣頌其辭曰

昔陶唐命南北正日司地天而人輔欽鳥乃登嫣氏
而內亡夫沛乎巨壑縱鱗與乎滄瀛毛順風龍變雲蒸
焱附景從豈不快哉而披聲盲觀孰能同而其繇曰包荒用
乎遂哉莫可擬測已成湯氏之開殷紀也凡五進阿

焉河不返道朋亡是以吉莫鉅乎渙小群而危莫峻乎月幾望賢與否其相遼敬怠頻于毫芒當齒爪之未墮又何異乎腑與腸夫豈唯其下者即周公之赤舄而非金縢幾不能保其終厥聖寧直誠王嗚呼盛哉亦可畏哉

汪門烈女方氏頌

方氏之死汪道者也蓋稱烈女云夫既已歸汪矣何以不歸也曰不成婦也其不成婦何女十三笄而歸汪氏然事姑宅也居五年其舅姑命之曰以冬十二月與道者成禮秋七月而道者病溺血甚女始視湯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部

像贊

吳中往哲像贊有序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吳中往哲像贊者故予所為百十六歲周翁言誼翰林編脩
尚先生啟前工部郎張先生適都閫令命先生貞木
布衣王光庵先生寘陝西按察使王公英給事中黃
公鉞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吏部左
侍郎贈尚書許公斯温左副都御史吳文敏公訥按

劉文恭公俊御將益先生寅太子太保贈少保陳僖
敏公鎬太子太保俞公上悅太常卿夏公原禮部右侍郎
事吳公讷處士杜東原先生瑤參政祝公顯武功伯
大學士徐公有貞浙江提學副使張先生和進士鄭
先生文康史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盛右都御史韓襄
毅公雍按察僉事劉完庵先生珏參政劉公昌開封
府知府魚公佩福建右參政陸公昺工部右侍郎凡
公鏞內京大理寺卿章公格南京左副都御史章公
律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李文安公傑太僕少卿李

公應禎太常少卿侍讀陸公釴禮部尚書贈太子太
保吳文定公寬浙江布參政陸公容布衣沈石田先
生周湖廣左參政姜公昂河南右參政吳公俞南京
左副都御史陳公璚南京刑部尚書劉公纓少傅大
學士贈太傅王文恪公鏊先南京兵部右侍郎公諱
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吳公洪工部尚書襲公
弘禮部主事楊先生循吉少保吏部尚書陸公完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堪江西右布政使王公秩贈
禮部尚書自歲毛翁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
毛文簡公澄初州守張天方公安南太子少保南京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吳文端公一鵬應天府通判
祝先生允明太僕少卿都公穆解元唐六如先生寅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朱恭靖公希周南京刑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周康僖公倫翰林待詔文先生
徵明右都御史恪公應期翰林孔目蔡先生羽南京
刑部尚書贈公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公察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周恭肅公用少保大學
士贈文康公鼎臣太常卿贈禮部侍郎魏恭簡公校
國子博士徐先生禎卿南京刑部右侍郎贈左都御
史周公廣南京太常寺卿方公鵬按察僉事方公鳳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吳公山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贈少保王襄毅公以旂大理左寺丞周公鳳鳴南京
兵部右侍郎王公積國子司業王先生同祖右春坊
右司直郎兼翰林檢討張公寅右副都御史朱公紈
通政司參議張公寰江西右參議王公庭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王公宇國子博士文先生彭和州學正文
先生嘉光祿寺丞陸先生鰲工科給口中贈太常少
卿陸公粲太學生王雅宜先生龍提學僉事袁先生
袠浙江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涍吏部員外郎王先生
寂祥太僕寺卿贈工部右侍郎沈公啓四川布政
使沈公邦彥按察副使沈公啓南京刑部尚書贈公
陳公壽禮部右侍郎贈尚書謚文毅公景淳尚寶司
少卿陸公師道布衣彭隆池先生年布衣俞先生允
文先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公諱太子太保大學士
贈少保嚴文簡公訥布衣陸包山先生治太子少保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袁安節公洪僉兵科左
給事徐先生師曾少司寇雨亭陳公瑨質山黃先生
姬水太僕寺丞直內閣歸先生有光應天府丞王公
執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張公任山
東按察副使袁公尊尼南京兵部右侍郎顧公應志

浙江按察副使張公振之亡弟太常寺少卿世懋河
南按察副使王公聘都督僉事鎮守浙江總兵官
楊公尚英凡一百十二人皆吾吳中賢豪時時自明
始者也大者樹德砥行羽翼聖道股肱王室次亦奔
走疏附批隙犯顏直臣循吏之流也合而鍚斯所
以山澤之靈魄桑榆之辭斯所以致文之英老成代往
興刑香紀傳欲屑杞宋之舟青計亦左矣稍叙其事
附以咏言離之尚茫然今之斯可徵哉然則楚莊何
必色驚荼儀豈非海毋頻呼飲於虎賁也詩云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敏竊有志焉然而棟棟莫任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贊曰宋之遺黎元之逸民　明之三老晚薦昌展中
雁兵燹孑然獨存不琢者天不刓者身
高太史先生啟宇季迪別號槎軒長洲人少明頴有
縱橫才略而好爲歌詩天藻秀發徃徂宋元人乘
而上之直接開元大曆而不能盡去劉白之習者小
爲才使耳元末張士誠竊吳自王而其上佐餫介之
多羅致文學知名士爲幕客而第其篇咏來會帛篇
高先生恒首冠然不肯臣士誠至　高帝即位召脩
元史授翰林院編脩史成特拜戶部侍郎先生以少
廉介聲再以母喪歸遂不仕老而郡守姚公禮之爲
備賓主參幕中晝會坐株累有應天逮事白卒於邸

逮文之三年七月也得前七十有一明年勤王事起
太守善放而先生以家無恙
贊曰而貌之熙熙而濆之離離而巾車之委蛇版篤
兮以身完潔東兮民於官肥遯兮而嬰徃狂客死兮
而不罹患天耶人耶若徇環兮其不可端
王光庵先生賓初名國賓字仲光長洲人自照才於
經史子籍天官樂善兵家稗志靡所不該嘗術遂於
醫而屬世點華刖用重先生意不樂之日朋老乃
自晦爲清狂不娶不仕其貌故巳寢又以藥煙面及
肘股間鑿矣短服行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詈踞

捐虽不相酬對以益自廢晚而太守姚公審知之徵服再三叩乃稍稍露其奇姚公大嗟賞爲具賓主成禮而去先生孝其母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呼壻嬢嬢者數而後絶既絶之後一日其家聞柷屨聲則先生哭曰天乎奈何令我舍嬢嬢去乎久之哭始已先生所著有光菴集吳中名賢紀吳下古蹟詩

贊曰萬邦帝臣兮噫本以抶兮噫國之遺民兮噫母之遺身兮噫山人事　高帝爲監察御史以王按察先生英者嘅山人事　高帝爲監察御史以慈勤職事當　上意嘗手書敦厚王英賜之又標於殿柱累遷陝西按察使以疾乞休歸先生位三品而居鄉恂恂若無官者嘗才行至河岸而輕簿子值而偶觸之遂摒先生於水先生振衣起至家人惟問之曰吾偶失足耳竟不言其事

贊曰古有劉寬厥名稱之亦有婁公子德可師公位小讓而德與齊編髮嬰鱗率以身歸長者哉噫

黃給事先生鉞字叔揚常熟人舉鄉試嘗館其縣典史後舉會試以進士高第授戶科給事中建文之末出蘇兵次海上闖京師不守自投於琴川之橋下死妻子從之

贊曰事固不可論以雄文之士而士大夫爭先而爲故主死者若儀之食而賜之就凉豈所謂殺身成仁志士之分而手足腹心亦報施之常烈烈叔揚其沒者固顏然而付清波而其不沒者尚猶然而傚秋霜也耶

姚恭靖公廣孝長洲人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博綜穆典能爲詩公雖以方外名而内劻俠有道士席應真者精兵家言與公隣寓奇公而密授之顧益自晦秘人少識者獨吳人王行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道哉尋以高僧侍燕邸薦燕王之欲起兵其謀之輒因辭僅爲僧錄左善世三年立世子爲　皇太子妙簡僚佐公首爲太子少師賜令名監脩永樂大典出撫畿甸賑活郡儀還奏輒稱旨　上嘆之呼爲少師而不名公雖有賜第不居居蕭寺既病篤　上親候之問何所言對曰紫出家矣又何言卒年八十五贈榮國公賜祭葬　上自爲文紀其碑比於元劉秉忠官其養子繼爲尚寶少卿功再加贈少師配享　太廟嘉靖中停配享祀於大

興隆寺公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道餘缺若干卷按
王文恪公纂吳志謂公不娶卒不蓄髮而於他紀
聞又云嘗見其像大與隆寺紅袍紗帽冠頂而紀今
像乃永樂三年筆七十有三矣面微瘦而白鬚飄然
贊曰劉誠意之事　太祖與姚榮公之佐　太宗俱
笑惟帳勸歸鍾鼎所以報誠意逺不若榮公之揖至
儒榮公者寥寥焉耳發機睢肝就功不娶亡子踈迹
不有其庸哈乎有殺身辭之而不自明抑史筆之而
復凶所謂歸儒者不盡而爲累者不終耶

許少宰斯溫字叔順吳縣人爲邑第生文肅公名爲第一擢署刑部
太學加選太學生當授官者公名爲第一擢署刑部
郎曹事遷監察御史出爲廣東提學副使時燕王起兵北平版
守故官以爲指北平按察副使時燕王起兵北平版
行公領太學縣事佐　世子守城曹國公來攻城世
子用公計却之王即大位召公拜吏部左侍郎踰
白金百兩綵幣入有副世子爲　皇太子公無左春
坊左贊善時漢趙二邸相繼爲寇伺而公東宮宋也
且有守城舊內忠之中公下獄庚死年僅四十三
皇太子即位贈行在吏部尚書公有材畧尤長兵事

死未悉冤人俱惜之今像豐頎而有容威
贊曰文皇龍變從者雲蒸公翼撫監以完北平功名
鞏來若川之盈一躓而蹶夫豈人能天予之時乃齎
之齡哉彼詩人設義若蝙

吳文恪公訥字敏德別號思菴常熟人公生失恃弱
冠白父冤且雪而以喪歸者節踰行益究心理性之
學發爲文章有根柢以崑山令薦至京時楊文貞公
士奇輔東宮賢而稱之　文皇召見於齋殿奏對稱
旨白衣備顧問洪熙初用學士度監察御史出
按浙江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考滿遷左副
都御史仍理院事公先後所游皆當織與有風裁
而不輕爲操切以是後正直忠厚稱年未滿七十乞
致仕歸十有九年而卒得壽八十六所著有忍菴前
後續集小學解性理群書補註陳北溪字訓晦菴詩
文抄吳草廬文粹文章辨體詳刑要覽

贊曰吳公惆悵乃以文稱其所爲文匪忝所行一踐
端公再履中丞無競無綵不孤不賦身亦以保
完名

陳直道公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初登進士攻翰林
庶吉士尋補方面公超爲河南右參議與臬司爭事

謫佃太和山宣宗初詔試諸謫佃者公爲第一人拜
監察御史彈射不避貴勢風裁大振出按福建還復
授江西上書勸　上請大學衍義　上怒謂此吾
凡案間物豈予將謂吾目不知耶而又怒所謂邪佞
以奇巧蕩心語卽械之并其家屬悉下獄且籍其家
凡五年而　英廟卽位赦復其官出按湖廣益自勵
風力尋露章劾避王不法復遂下獄論死久之遼逆
簡露箚出公死改南京公論事益切滴九載出僉福
建按察事福建故悉公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以年且
七十乞休卒得壽七十五公之卒也天下毋問識不

識皆推其直故稱爲直道陳公今像頭巾深衣且老
矣而秀健七色炯然鬚眉間故非凡流人也

贊曰公氣如金百鍊愈剛公心若江萬折必東公直
則矢遇堅必洞前有伏機往往反中死我者人不死
者天天實錫之七十五年

劉文恭公鉉字宗器長洲人別號假菴公少有至性
母疾割股啖之且籲天請代竟不愈哀毀幾殆以善
書薦入翰林明年中鄉試遂授中書舍人公潛以書
薦而博學能文章其自居閣如也預脩兩朝實錄成進
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庭復預脩　宣廟實錄成進
翰林侍講特命教習庶吉士進侍講學士時同鄉楊
侍郎翥以潛邸入見　上然之有泄於公者公自幃
用　上然其言公嘗從容薦公可大
於我而累我如是乃陽爲室煬以謝陽使它徙尋充
經筵日講官轉國子祭酒條教篤密有李安成風時
景皇帝迫大計欲易儲諸公卿從吏之將上疏公獨
辭不與丁艱母憂歸詔奪情復固辭不赴服除復職
屢晉帝旣返正閣公卿疏薦無公姓名而心嘗之會
選青宮案卽權詹事府少詹事俾侍講讀忽暴病卒
年六十五贈禮部左侍郎公於修詞艱法取雅潔每

篇成必引日而後出之有假藉稱爲直道陳公今像頭巾深衣且老
贊曰公於文辭以簡而工其於登朝以退而庸衆目
之恬　帝謂爲忠天嘗其年而賜以其宗子孫茫茫難
作棟隆

盛先生寅字啟東吳江人少從于宜先生廣學無得
其術永樂中治中貴人蠱奇驗聞於　上召對稱旨
授太醫院御醫　東宮良娣娠而過期命先生診之
曰此血疾也以娠治不治　東宮怒而曰寅肉足食
乎乃欲敗我子　上爲用先生藥而繫先生以俟明
日疾大已乃赦先生賜金幣直數千緡　宣宗朝先

宰尤重以御醫掌院事　上嘗宰內庭房而先生與同居夾弗及屛　上命之終局且授韻俾賦爽時明日　上倚和焉以老乞休周文襄公故善先生而御賦餘米百石先生却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梁謀語文襄終身愧之以高壽終今像在而參眉目美鬚髯一士流貴人也子孫多至大官而業醫者尤顯名

贊曰執而飾文居下而近君秩卑而行顯尊宜乎其後之多聞

陳僖敏公鎰字有戒號介菴吳縣人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滿九載遷湖廣按察副使以母憂歸服除補山東副使未上復以父喪歸服除時方有二殿工命公總浙江而督木商家務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提督軍務延綏邊兵倫公風神整峻矢誓剋然長者鄂達有大度不爲一人望而畏之顧其中克有聲績而於關中尤著凡二載使未上召爲大理寺卿廟入寇京師進右都御史佐還朝亡何復詔公往又三載還佐院事不踰歲公復往且許便宜行事又三載而進右都御史詔與茹遠東宮加太子太保公之爲刑部川兵時老將顧推稱公正德末始召還悉者　南城逗正下公獄謫戍鐵嶺徽赦還復原官卒年八十今像乃朝衣冠而色加壯鬚強半白

贊曰當當侖公强直自遂髑髏斤斷鴟鴞秋鶚滅火
呼霖天廻鬼悚鐵荊能遙青宮寧我嗛遺宂悚焉
思畏

夏太常公泉字仲昭崑山之清河里人初從伾他適
冒朱姓共名泉舉進士始復爲夏改翰林庶吉士公
爲庶吉士獨以工楷法得幸　文皇帝一日謂曰汝
而來夫曰乃可旁睨乎其更置之上遂改爲最俾侍
東宮於南都得顏容務儁驛召　命書　宮殿榜
授中書舍人　東宮即位入直文淵閣秩滿進考功
主事加五品俸久之以薦出知瑞州府凡五歲入覲

晉爲太常少卿進太常卿用年至乞致仕歸公前後
仕宦逾四十年終始職文翰不能大有所見其歸也
爾以詩酒自娛適跌宕山水間所畫竹石爭實重之
本年八十三賜祭及葬命像美少而冠僅二梁當是
中書舍人或庶士寫

贊曰成進士舉而終老于翰墨世所賞者不以文而以竹石不戚乎其忘而儻然以自適一壑一丘鵠乎風流其東方先生之儔而差達于鄭台州者耶

禮部主客司主事永樂大典書成賜金幣歸厥貢入太學衆經爲久之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政行在廣東司主事兩職皆劇曹明理持法爲時所稱告歸省母遷改禮部主客司竟以母老乞侍養優游林下者四十年年八十五而卒故大司寇劉廣衢少保定深曹舊僚也太宰李秉曹後進也咸以公輔期之而不偶甚惜之寄問重疊公一不荅今像似中年筆

贊曰宦不必達以完其名既前退而保康寧有子顯庸孫枝繩繩乳之獨蓍于之自

杜東原先生地字用嘉吳縣人少孤從陳嗣初翰休學古文辭於蒼鮮所不通尤能爲山水合作處不減勝國諸高先生爲人敦厖長者管別駕愈母疾而秘之故武功伯徐有貞爲作東原小傳卒年七十九諸生會葬者千餘人私謚之曰淵孝先生今像豈美而秀眉目和色藹然巢人蓋中年所貌也

贊曰孝而自秘之不欲示獨行也文而以隱終不欲與時競也其貌温如中則勁也于嗟先生用德勝也

徐天全公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已改今名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章皇帝親御文華殿試其文擢爲第

一立授編脩久之進侍講公於書少所不窺能詩歌善行草得長沙素師米襄陽風然不爲一切無用學凡天官地理兵法刑名水利種種精究已已虜大入寇公以侍講行監察御史募兵河南遮進右論德河決沙灣拜左僉都御史佐院事參與中貴人吉祥武清侯石亨迎　太上皇於南城復位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公念吉祥亨橫甚謀制之爲所中謫廣東參政逮下詔獄且論死

將編氓金齒赦歸吉祥亨敗始復冠帶自便凡十餘年而卒年六十六吳學士爲狀稱公短小精悍目光射人今像且老矣而冠貂蟬服侯服故不能稱然也贊曰赫赫武功天賢劬異職以藝文飾慕經濟萬象肅括九河康又功成脩名致瑕千載矛盾一世忽皇輿莫位屏以榮伏毀誶祝大中公顯字惟清長洲人爲諸生不欲赴鄉試久之爲有司所強乃一試而薦又不肯赴省試其又明年有司復強之復一試而第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出爲山西右參議進其省右參政公歷官僅三政垂三

十年所至能舉職而其在山西興學校表先賢白冤獄它善政不可指數用六十致仕歸與徐武功劉完庵諸先生爲詩酒社公年最長而最後死春秋七十有九吳文定公誌其墓謂公初舉進士一日入左順門而巨璫以　首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目而試之問其故曰　上知若等名姑爲一詩欲使勤習中貫人書也公不應竟出爲給事而以內艱歸七木之難起　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復不應迫服除遂巡守故官起復事史不載而文定公長者爲史官當不妄

贊曰諸生不試難於屆中丞不就難於奪十年不遷難於悅六十處官易於退居約不服易於食是惟四難復二易以此歸來覆長世公能致命復遂志

張篠庵先生和者崑山人字節之生而警頴草朗善屬文嘗病目而夜篝燈讀書不休遂以其一廢與其弟稔俱應南宮試而自念必上第而稔第二人而先生亦次二十七既廷試執政者奇其策而欲首之詢知其一目也抑之二甲第一和遂謝病歸以脩國史召

補　部主事遷郎中遂爲浙江提學副使所校士毋論多寡即第甲乙工者前辨質先生句摘其紕而後斥之人大駭服尋移疾病歸卒年僅四十九其爲詩文皆雅健有法諸子孫多顯者穆亦至參政

贊曰嗚惟先生儁朗超羣文亦稱是其氣過雲爲弟易草觀過知仁穆亦繼之爲時文人敬畦之風後裔弗淪

鄭介菴先生文康字時乂崑山人頎而偉軀意豁如也舉進士自以不能俯仰流俗爲微恙即乞告歸以

此終其身先生居恒杜門踽踽少公府跡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善經生義所指授多顯者雖用隱約成好

至於長忠烈稱勳伐未嘗不慷慨有深味也故其文莊公盛仕通顯而時時推先生以爲不可及今像殊

忸然非山澤癯也所著有平橋稿若干卷

贊曰一命未膺飄然里居升斗未沾耕而讀書殘無易名生不附除以擬靖節人或謂險吾不知其它其

藻弗如

葉文莊公盛字與中崑山人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

進都給事中時。英廟北狩陷虜虜大入犯京兆而東西南叟並起公疏不時上所建畫及彈事皆精當

守險數事蓋至于今有味焉　人主方嚮用之俄暴

病卒年五十五公有文武才好讀書恬洽寧故所至有聲實而其撫兩廣也稍損於宣府獨石時人像豐

晉而有英氣稱其爲人

贊曰炎炎已寔棗王綱公長夕垣出何朔方內則著龜外則金湯股肱惟臣膂力萬剛天寔招之厥逝

我築惜哉壯敵不速　孝皇

文部

像贊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韓襄毅公雍字永熙長洲人弱冠舉進士明年授監察御史行治河以强幹稱按江西威名益大振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以計平古處寇故相陳循良之甫移督屯田任職亡害甫五十乞致仕歸以壽終先生孝友恭謹與人居無失色顧操履絶介特人亦不調色厲而内荏之及有所跙動也老而嗜學不衰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若正行出趙吳興書山水出于叔明皆逼真世甚珍之所著完菴集若干卷今像色青黑於鐵

贊曰未老而歸以署其菴吾知其完老而大歸用以蓋掩吾不知其完雖然不人之于人亦不我于庶幾其完

劉櫻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穎敏讀書過目輒誦工屬文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人廷試高等以疾予告久之授南京工部主事召脩宋元史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滿九載始擢廣東左參政又五歲以母憂歸明年復丁父憂服除疾不能起以卒年五十七公以詩名振郎署間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涖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

是中忌者偃蹇不得推遷其中亦不能無少望所若有胥臺鳳臺金臺高臺越臺凡五稿若干卷懸罄瑣探三卷中州文表若干卷他未成書十餘種

贊曰公之文采五色渥注著書窮年冀成大家雖則成家猶未離駒世無伯樂老而鹽車以此自悲若賈長沙蓬累可也得毋過乎

魚公侃字　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猾黠不易治而公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

進惟脫粟鮑魚蔬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公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饑寒而節操益勵臺使者有所餽遺不受既病久困牀褥要以一顋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時同邑有錢昕者至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贊曰魚之爲物以骨鯁稱公乃姓之衛史以名凡二千年有光其聲尚湖汪洋虞山崢嶸公骨已朽公神猶生

故福建右參政陸公諱粲字孟昭吾郡之常熟人也宣聖五十代孫舉進士知

而居太倉之衛城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能以文學飾吏治於法北井井矣而性仁慈時有所覓貸其視獄日多蓄貓於獄以辟鼠害囚之重繫者得無傷死兩按河南山西大獄俱以明允稱

吉藉藉有公卿間聲矣而僅以久次轉今官至則首捕舶商之行剽於海者俾之繕理戍城及甲伏一新又築潼泉二郡海隄海不能侵郭圖人服其威惠竟中蜚語罷歸以疾卒年六十公爲人磊落慷慨與人交有終始居恒謂人生寄也即家亦寄安能有所別擇而碌碌爲子孫作巢穴故不謀生產而所

至即官舍或僦居必小餙齋室蒔花竹時戚內子儲名醞甘果殊錯以待不時之需客過必留留則咄嗟立辦至卜夜而猶未已其遇元夕張燈合樂帳飲雖侯家不過也以故三事而降至同舍諸曹靡不頗交陸比部云公所爲得公卿間譽者以此而毀亦臨之率用此失官雖然後之稱俠有度者必歸公也曾孫瑚仕爲御史至知府亦有公風

贊曰達埒王孫不顯已俠同孟公不踰軌安得其人與終始

孔公鏞字韶文長洲人也宣聖五十代孫舉進士知

都昌縣以姻連蓽藩故改連山先後有惠政遂試知高州府久之即爲真公以計論降大益會又數數破他劇賊論功遷廣東按察副使就填其地公所剪刈大小以數十百計威名遂益振其後爲廣西按察使臺檄公討荔浦賊賊望公幟駭曰是故高州孔副使耶知有走耳遂一鼓平之進食二品俸遷左布政使甫上事擢右副都御史撫蜀州清平有苗阿剌者以黠悍善戮算而挾其子溪能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餘年數伤殺官軍無如之何公剌得其厚善者清平指揮授之策而誘縛之入爲工部右侍郎舟至當陽某卒年六十三賜祭及葬祝允明謂公之卒白氣自舟尾上直貫天表蓋日正中也而熒熒然星矣尤明遂目之爲孔師公苗裔耶厥用迺冗干檜貲曰我戰則克聞之先師公以課高遷雲南右參政父喪歸服除改廣西左參禮義韜拳書詩際地環天牂牁羅施等者懷德黜惕其威殄而一星煜如其箕其詩招巫陽試爲問之

童公格宇韶鳳別號戒菴常熟人父孟端爲御史有聲公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遷刑部郎中擢廣東按察副使福建左布政使入爲南京左副都御史理院事遂具疏訐公受賕俱擾致廷尉按驗

暴以希赫赫聲歸田垂二十年熙怡鄉里間亡忤言赦色兄弟助教儀秦議表中丞律與公皆通顯而公獨稱長者公壽八十今像豐頤而長偉然福德君子也

贊曰仕而顯融歸而等庶行無汗隆口絕否藏立長者朝居長者鄉而推長者爲石東陽稱厚茲深是以流長

童容齋公律字鳴鳳大理卿格之弟也後大理一舉成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遷江西員外郎明法理訊獄亡害擢保定知府保定最爲雄劇郡多豪不易理而公處之斤剸理解遂以吏治聲表三輔初其父御史公忤其臺長見黜而是時當公所治其長故已殆而家籍勢猶橫會掌事人謂公且甘心焉公獨指其坐曰此三尺地也而百政脩先人之怨卒從正法公以課高遷雲南右參政父喪歸服除改廣西左參遂爲其右布政使嘗督兵平多浦獞加正二品俸轉貴州左布政使遂進右副都御史撫雲南公所至有方面勳然大要不能踰恭守而其在雲南也與巡按御史不相善會其人以考察斥而公遷南京左副都御史理院事遂具疏訐公受賕俱擾致廷尉按驗

不盡實御史謫佃塞外而公得冠帶閒住自是鬱鬱
不樂屢疾卒年六十六今像亦雄整與大理公頡頏
贊曰公才卓犖饒股肱郡所樞伸法冈展和溫六韶
披災百蠻委書拂衣明農毋損厥開

李文定公傑字世賢別號石城常熟人十七舉鄉薦
凡三試而登進士上第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進侍
講滿考遷侍讀學士以春宮恩進秩左春坊左庶子
徙為南京國子祭酒加祿奉以憂歸服除改太常少
卿兼侍讀學士遂遷南京禮部右侍郎入為本部左
侍郎進南京吏部尚書改禮部以事忤劉瑾致仕歸

用老壽終贈太子太保公高簡雅自重不為激喊以
故在翰林最久號為淹滯而其任常伯也亦不能得
中貴人驩迎逢瑾誅名益為且用之實不召也今像髮
鬚蒼白矣而猶有矜嚴容
贊曰簡簡文安國之老成膺以自藏矜而不爭處山
尚湖詩侶酒盟逍遥徜徉以退為策我懷伊人亡愧
易名

李太僕先生初名牲一名應能字良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貴人慕先生
名而言之祭酒欲以為弟子師先生弗往用善書選

中書舍人入直文華殿詔諸舍人書佛經乃上疏言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　上恚抶而釋
之尋罷歸直遂門吳兵部武選員外郎以憂歸服除
補車駕郎遷職方郎中轉南京尚寶卿久之進太僕
少卿乞致仕歸卒年六十三賜葬如例先生劉介慕
贊曰侃侃太僕清強以果遇觸必達遠所不可抗論
丹宸奪色高增衆謂像宋視若么麽慨焉拂衣邽軼

遯時見而肅然退無遺思逝世知　起乃獲完歸

陸太常公鈺字鼎儀崑山人其先胄吳好會試第一
人廷試第二人始奏仍陸姓授翰林編脩預脩　英
廟實錄成遷脩撰仍　皇太子講讀公貌清麗善為
容止當進講　皇太子目而亟稱之前九載擢右春
坊右諭德　太子立是為孝宗逝公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再賜白金文綺楮帛屬疾
予告馳驛歸亡何卒計聞賜祭及葬官一子為中書
舍人公之在翰林以端謹清峭稱其為文簡勁有法
而不喜為敷腴詩亦如之所著有春雨堂集若干卷

有張泰亨父者與公同里同年同館而蚤死其詩寔
勝之公令像乃少年時筆也
贊曰公昔登庸直憲飛龍倡彼介鱗以時景從儲之
玉堂儲之　青宮台鉉步武而忍告終悲夫悲夫公之
弗展　孝德方隆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學者稱爲匏菴先生公補諸生
久次膺貢入太學鄉試第三人舉會試廷試皆第一
授翰林脩撰遷右諭德爲左春坊左庶子擢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進吏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兼
學士掌詹事府直東閣凡詔誥敕令之屬
[illegible]公象亮將表爲文章務
典雅不事詭僻書法眉山能起雅去俗在翰林餘三
十年前後主會試及分典者各再纂實錄及會典者
三於國家大典制攷據詳核衆無敢先之者公望甄
跋乃見阻忌人公澹然弗屑也今像似中年筆疎眉
目豐下而長美髯脩偉望而知其鉅公長者
若干卷
贊曰淵淵陸公賦材實豐乃溥雕虫乃慕畧龍佐計
樞廷數塵皂封其秩維卑厥猷終易質之際中猶蘊隆

事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主事遷武庫員外郎進職
方郎中內艱服除改武選擢浙江右參政以大計罷
明年卒年五十九君白皙豐下秀眉目博學能文章
有經世志其郎兵部時最爲其長所委信封事條上
日數千言皆以屬公西域胡進獅至秦峪關乞遣大
臣送之安南數與占城鬨議發兵至討公俱力言之
而寢公又言錦衣百戶韋瑛誣害良民十餘人當誅
中貴人所舉金齒騰衝參將吳佐不當用又舉都督
僉事王敘梁宏非有功不當除　上爲勉聽之而其
所上封事若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
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皆鑿鑿
中利害即與他部事有所侵忤竹弗討也其治浙尤有
神明稱而以失色一郡守爲所挾閉案得吏賕金致
謫免公既召材且晚遇意有欲爲而出不意免以
是自恨屬疾竟不起所著有式齋稿浙藩稿歸田稿
式齋筆記封事錄太倉志水利集問官錄救園稧記
若干卷
贊曰淵淵陸公賦材實豐乃溥雕虫乃慕畧龍佐計
樞廷數塵皂封其秩維卑厥猷終易質之際中猶蘊隆

沈石田先生周宇啓南長洲之相城人自號曰石田
晚更號曰石翁以處士卒年八十三先生博學無所
不通喜爲詩其源出白香山蘇眉州兼情事雜雅俗
當所意到輒不得休書法雙井苑苑未化至丹青
之學久而天下愈寶之以爲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
出勝國諸賢勿論也先生生短小而皙眉目媚秀如
畫今像則已老所謂見其杜德機者非耶
贊曰退兮若不勝澹兮若無求誦其詩以爲白香山
又若以爲蘇眉州聽其談或小吏之黃衣跡其隱則
釣叟之羊裘其骨儁一丘而丹青被乎九州者耶

姜滄碧公邦字恒頻太倉人生而端凝介特舉進士
出知襄陽縣以最擢入爲監察御史嘗上疏論劾方
士李孜省得罪廷杖病起乃以親老乞改南出知河
南府再以親老乞便郡不許疏上至三乞爲郡僚或
州邑博士吏部惜之爲改寧波知府前後將九載請
歸養者復再轉福建左參政抵家卧不起久之毋壽
終服闋吏部復以參政起公而公卒矣公所蒞官俱
以廉能稱日取俸廩豬少魚肉共毋其與妻子則羹
菜相對茹矣時將衛帥尚書盛而浮慕公伺公休沐群
賓客和謹得後進心有女三人歸陸仲文徵明皆名
士而歸王氏者有子同祖以才入中秘皆侍公閒旋

老而彌篤即貴勢有力毋敢逼閽節者有子曰龍負
文武才居官饒聲實而罹讒口以歸後頗不能自檢
於聲色云
贊曰其持已也廉其養民也惠以此循守令夫復何
愧其事上也方其攝下也肅以此名御史夫復何恕
少而嶷然老而蕭然以此稱鄉先生夫復何言
吳遯菴公愈字惟謙氷蘗先生凱之子也少而頴敏
強記既成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遷員
外郎郎中進四川叙州知府凡十二年始擢河南右
參政明年致仕居林下者二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四

倅少于氷蘗公一歲耳其在留曹能持法與中貴人
忤老成慎謀爲其長所器重應北潘臬不果而得叙
州叙爲蠻鄙最西偏夷獠雜處公不鄙其人精
心撫字結以恩信衆皆悅從馬湖屏安鬱判故仕酋
也撫臣以大兵誅之公在行間參謀畫料敵若指掌
時復用兵貴之都勻轉僉不乏然賞有及有不及公
不以介意在郡九年課農桑興學校戶口滋植風俗
淳美爲諸郡最而業已港遊矣里居優游自奉養喜
賓客和謹得後進心有女三人歸陸仲文徵明皆名
士而歸王氏者有子同祖以才入中秘皆侍公閒旋

以是寬樂終其身

贊曰仕不九卿曰大夫壽不九衮曰八十餘宅相所貽蘭玉枝父子耆喆爲鄉閭師

劉公繹字與清其先江西之清江人明與棣戎藩爲蘇州衛人公爲御史而有遺以古印章曰鐵柯者因自號以見志生而磊珂奇特及長身玉立眉目疎秀辭吐琅琅由進士兩令武陵滕邑俱最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再按廣東所至有風裁而於廣東尤著還朝偕其寮疏論外戚中貴相結爲不法事　旨得杖滿九載擢大僕少卿又三載以僉都御

史撫四川久之哭子成疾歸有薦者復撫四川前後凡六載所綏懷得蕃落心而茂平賊功尤偉有金幣之賜尋以例裁革還朝改撫湖廣爲大璫璮所憎用蜀事下獄自理得釋仍故官遷南京大理寺卿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凡三上乃得請公卿間居九年應天試第一明年會試復第一廷試得第三人及第時論猶謂執政抑之故授翰林編修簡考選侍講修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公居翰林日杜門讀書爲古文章使門者謝客勿通剌即一見之亦不輕報謝以是聲譽藉藉卿曲遂稽易名

贊曰疆直自遂宦以有聲雖歷膴仕而無速成老而賜歸桑梓餘榮翬語鄉曲遂稽易名

久之乃以鷹拜侍講學士經筵日講公每進講至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互勝輒拳拳致詳　上有所幸中貴人廣頗導遊西苑左右諫不聽公為講文王不敢敖遊章　上罷講以謂廣曰講官所指殆若曹耶好為之自是游益省矣選東宮寮為少傅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所上籌邊入事多見採納會其父憂歸服除仍故職正德初九卿伏闕上疏請誅中貴人瑾等召至左順門使宅中人詰所由諸九卿相攝唯唯獨公以危言繼尚書文後事幾洶而疑瑾等業不知也公遂從廷議以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踰月進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踰歲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會公妝故尚書文大夏右都御史一清罪請成廢后從之代喪稍與瑾意忤而初議亦微寤公益自危乃堅請歸賜璽書給驛與原俸公凡兩與鄉會試其程文為木朝冠海內博士弟子亡不傳習之而于古文辭在河東廬陵間精簡有法度凡歸之十四年而　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益禮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而公獨上書且以所著講學勤政篇進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贈太傅所著集二十餘卷今像豐頤而敦顙強半白衣

蟒緞蓋歸田後所寫也

贊曰孝宗以還實始風雅德時厄同白馬公以相歸全老牖下完爵完身併以名完匪德之難完福為難俯仰世才寥寥幾數

吳立齋公洪字禹疇吳江人舉進士為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明允而慈時時出家廩以食長繫者久之權貴州按察副使畀喪歸服闋補廣東巡視海道海道故稱利藪公搜其奸且盡又為御史畫策得羨錢數萬緡以廣公署持中官之囚官舟者又嘗辨異寃罪妄殺廣人稱之為副使之十二年而轉福

建按察使瀕行詗卽夜走家珠贈曰公行矣其非有所干胡疑也公笑曰行者賄不有一束書乎而何以爲為也郡之壯為備建所治獄囚如廣東嘗以更宜發粟原建寧延平之餘者在侍卽開南京刑部尚書部右侍卽理易州山厥轄治邵寧河東廬陵間精簡有法之十五年再進階而後卒得壽七十八公卒時諸子山厥皆至大官其後顯者不絕今像自督而麗為太僕時閩子吳文定邸者也贊曰嗟予公一法吏子繼之復廷尉民不寃用長世

司寇吳考及嗣始爲部旋正位慶之餘衍來裔
龔公弘宇元之嘉定人也舉成化戊戌進士司理嚴
州又爲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選廣東司員外郎司
事最劇所治獄大小百五十餘咸當進吏部文選郎
中出守兗州府以治行卓異與宴賞久之擢浙江右
參政以親老乞歸養凡十三年始起爲福建右布政
使遷湖廣爲左使尋入應天爲尹以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總理河道兼督漕運仍故職爲工部右侍郎兼
僉都御史累疏乞休進尚書致仕卒年七十有六公
爲人廉潔尤以明慎能剖獄寃獄時人神之所至多
惠政當正德中中貴武臣更擅權勢數與公忤公行
意自若獨不能有所加進退綽如也王文少司馬與
公同年碩交而俱有方面勳俱稱天下長者
贊曰懿懿龔公行脩而端政理甫暢而歌考槃歸休
二親菽水承歡起領閫藩載游楚沅遂寄留尹作砥
楊瀾玄圭告成公乃即安進大司空歸老之官藹藹
桑榆西日未殘進退以道生死毋嘗

楊南峯先生論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舉進士授禮部
儀制司主事先生敏洽工古文辭居曹事簡好讀書
然頗戇戇不得志乞改校官便養不許遂請致仕時

年僅三十天下聞而稱之居十二年而上書請復冤
文帝號禮曹爲大驚不敢舉其案賴　天子寬仁不
罪也先生既負高簡癖又好以學窮人往往至頻赤
而久廢中不能已動意顧已能剔蠹之者　武廟南
狩至金陵以名故驛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
且將授伶官職先生大愧私于幸臣得免歸而先生
名大損然其爲僻益甚顧尚書華匡時以藩伯道吳
用一幣贄先生促膝論文事歡如也郡伯爲會折簡
邀顧公先生忽色變起策之出曰野人安敢與郡公
爭客戒其子來曰以前幣置舟所即返呼之恢無應
舍則已發矣子追
也顧公每勗先生往謝邪竟閉戶不出顧公每舉謂
人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亦時研易造楊先生先生晚
節益落莫嘗自爲生誌銘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
金小史吳中往哲記系贊翰篆諸書今像如其年尚
猶使人畏之
贊曰才太高跡太寄始而服中而疑終而非噫先生
何所歸

陸公完字全卿長洲人也狀魁梧有巨人之度三十
舉進士即授監察御史嘗按河南而行部之湯陰夜
夢晃丈夫來見鼻左有黑志次日謁岳忠武王飛廟

廟貌圮矣而像之鼻左微蝕若志者悟而餙有司一新之復夢前丈夫來鄭重謝已而慘然曰公得無類我乎公後歷臬副長以左僉都御史撫宣府入爲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大盜劉六劉七楊虎齊彦明等剽投山東河南以至畿甸其鋒莫敢當議置帥而公奮請往討之詔以原官提督軍務許便宜行事公鼓舞諸將連摧破之遂追而蹴之大江狼山悉殲其衆自都察院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進加少保公以書生當仗鉞寄節制萬里立功故國遂長中臺董

六卿領百官威望从重而其在按察使時爲寧王宸濠所器閔入兵部而王持之以中貴人從騎帥之挾遂不能以所守所之復濠衛亦有所睒蒯最後王反獄林累俯逮繫公且繫數日武穆之祥其在今矣俯論死未減得戍福建久之卒于戍所年七十公頗讀書通曉文事好集法書名畫之類其功名雖不終尚爲後進喜事者所稱

贊曰疇謂吳兒而不習兵千里一麾前無堅衡入長中臺遂領樞庭保阿統均　天子所憑吳閫之間有雲其薨弗慎厥藩棟折榱傾易不終日而介在貞夔九列以佐中司於秩則隆躍者疑之歸而治生計然我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礪菴公諱伯温字貞甫吳縣人也舉成化丁未進士久之授南京工科給事中與其僚先後糾守備太監蔣琮兩廣總鎮安遠侯柳景不法咸抵罪又抗論輔臣丘文莊公以該博佐剛愎爲學士則有餘爲宰執則不足時人譏之病告起北戶升進兵科右以言事失大司馬指大司馬爲冢宰公出

江西布政使諱秩字循伯世先亦即丘貞子之裔也不知所自從故與余父少司馬公通宗而不名族葢稱王父曰叔父二十八成進士爲郎久之始遷廣東按察僉事時大瑞瑾貪詘賄公獨不賄瑾亦不問爲僉事持法有聲巡按御史瑾當也欲以聲勢加公不受御史爲屈遷兵備贛州爲副使巡鹽決盜情明數擒巨盜遂進江西按察使遷右布政使姚涼大盜起公數從事兵間躬矢石擒斬無算然不專是沫僇所撫降者多曰彼亦赤子也時公與同年陸太宰先後官其地皆畏人而皆爲寧王所器重王尤念公至

欲婿姻好公遜巡謝不敢當歸謂其子曰兒人也志蒲而氣揚好武事善張人必且爲亂不出十年矣遂以侍養歸會暴得疾卒後士果以太宰坐林累抵罪贊曰公有方面勳江西之政與閣齊名而屈於時其用不究於戲用之不究者乃所以保其身後耶

毛百歲翁者諱瑤吾州里舍子也少敦厚無飾言垂九十而其孫少保澄狀元及第當是時少保父已卒而翁光病臥床第問久之得杖乃稍稍起且起且卧耐進粥竟至百歲有司爲立人瑞坊以配少保而後

辛正得百歲矣後贈禮部尚書今像殊恠儒可畏

贊曰生而百歲人之瑞有孫及第家之瑞秉禮遵義天下瑞

毛文簡公憲字宏清號白齋晚更曰三江吾州人也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脩撰脩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侍　東宮講讀以登極　恩進左庶子兼侍讀爲　經筵日講官賜金帶母喪歸喪闋尋以中人堆擠會典誤落左庶子服除仍侍讀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明年進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士擢吏部右侍即轉左侍即進禮部尚書賜玉帶正德末充泰迎使與大學士儲迎　今上於興邸賜白金千兩綵幣十有副尋

加太子太保錄世蔭錦衣指揮同僉事之乞休加太子太傅道卒贈少保公孝友天植性簡易不設城府好推轂賢士大夫造門之則曰吾不記也至其所職司乃介然見事有識傑然發正書告廟一以故典行之又嘗與王大司馬瓊廷諍臨朝彭總制於死當推家宰力辭之而以薦喬非簡公治起公與楊文忠諸公力持數四至觸　天怒不爲阻迨公歸而後禮成識者謂亡論禮是非公幾不足面忠有餘矣

贊曰言若不出口而折廬喙貌若不勝衣而樹孤砥

步武卿相而守若處子出入旃夏而視猶閭里其家
爲用而副爲體者耶
吳文端公一鵬字南夫長洲人也弘治十舉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預脩通鑑纂要淸考進侍講充
經筵講官預脩　孝廟實錄成當遷時中貴人瑾怒
公等不時謁用擯充政務調遷公南京刑部員外郎
轉禮部郎中瑾伏法公仍爲侍講以久次遷侍講學
士出爲南京國子祭酒轉太常寺卿仍南京　世宗
初始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奉詔使安陸慰
獻皇帝神主竣事賜金幣尋以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掌詹事府與內制脩　武廟實錄完賜金幣優等進
尚書予告歸省還出視部事再加太子少保南京吏
部尚書垂一考乞致仕許之給與廩有加公說禎秀
而厲饒器量寬然長者爲文亦典贍有成弘間風居
翰林垂二十年不遷而以史成得南曹即尚書以下
多故舊踦躋不安公抱案自若學士故不當祭酒祭
酒不當南公得南祭酒不當南太常公得南太常
常南太常不當久公獨久尚書典內制不當出理部
公獨出理部禮部尚書非得罪不南公以遷命南人
臨終脩然若脫者已與祁俱有祠
贊曰以恬養資不求速榮以樸養文不求速猱八座
皆爲不平且意有沮之若公亦不以形辭色歸凡十
四年而後卒卒之歲得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予祭
葬
贊曰以恬養資不求速榮以樸養文不求速猱八座
背宮旣豐且亨八袠文端遐考令名壁彼大河不匱
不盈
祁州守天方張先生安甫字汝勉修卷先生之從子
也先生生而秀朗工爲文弘治庚戌進士授祁州
守以節惠著聲論最當擢會丁母憂歸服除意不欲
出曰仕爲親養耳親今安在徘徊久之乃上疏乞休
馬端肅公在冢宰異之曰宦垂就而弃若脫屣貞恬

先生盤方池築亭其上因
上也特奏進二級有金緋先生盤方池築亭其上因
自號天方環植卉竹左圖右書吟哦其間意豁如也
先生優游甲居餘三十年而子寀復貴又能弃官侍
養以故益自寬於吳越名山水無不游游輒有題咏
若馬鞍澱山巴城諸勝固凡寀閒物耳先生瀟洒自
得與人處和而不流公府居間蓋絶以故晚節望益
尊時與大司寇周康僖公齊稱而先生獨不以位顯
年八十四元旦忽謂寀吾其歸乎蓋三月而示微疾
臨終脩然若脫者已與祁俱有祠
贊曰仕而逸民吏而葆真挫名依抑志伸匪道

匪釋消搖自在游方之内亦游方之外彭澤恨夭香山慙貴所不殊者坦中無累

祝京兆先生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拈故白號枝山又曰枝指道人先生天質頴絶讀書目數行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涉自其爲博士弟子則以文辭稱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雅鄭時揉錯然至成弘際名能復古者先生蓋先登矣其法魏晉六朝至顔蘇米趙無所不摹而晚節尤横放自喜故當爲明興第一爲人好酒色六博不檢勵頗不受方内士賞許其令興寧政術倜時以嗜好弊之遷應天府通判政什所著視子通秋了雜罪知柔浮物記語悉蘇材小品與寧志合詩文數百卷卒年六十七今像乃朝衣冠老矣而尚腴澤或云不能全類之

贊曰先生之文縷古鮮今其爲詩歌庞景匠心獨於入法形而下者蠕蠕十指若役造化超明轢宋與唐上下跌宕沈寔景純斯亞

都南濠先生穆字玄敬由丹陽徙爲吳縣人先生

而嗜學能爲古文辭數奇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奇而言之撫臣何公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

工部都水主事改南兵部武庫已遷虞衡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爲清於 上以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天質頴絶讀書目數行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涉自其爲博士弟子則以文辭稱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雅鄭時揉錯然至成弘際名能復古者先生蓋先登矣其法魏晉六朝至顔蘇米趙無所不摹而晚節尤横放自喜故當爲明興第一爲人好酒色六博不檢勵頗不受方内士賞許其令興寧政術倜時以嗜好弊之遷應天府通判政什所著視子通秋了雜罪知柔浮物記語悉蘇材小品與寧志合詩文數百卷卒年六十七今像雖冠進賢服金紫居然一山澤臞也

贊曰強仕而偏以爲數奇潛德而强仕而偏以爲數奇潛誰與辨之仲歌寔時婆娑一官未老乞歸誰與旌之仲易金絲難進易退其宅淵淵鬥學多識其腹便便木路翁些時白晴堅狗歟

先生獨全其天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上下跌宕沈寔景純斯亞

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先生材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清狂不悲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調俚俗

冀托於風人之指其令者猶能令人解顧畫品高述在五代北宋間令像頗厖而野顧猶襲太學衣裙若重戴者可悲也

贊曰奪汝薦門以掾汝何感魏面醜樸其外文其中嗤惜哉以樂窮以窮工藝乃終

朱恭靖公希周字懋忠其先崑山人徙居吳公初釋褐爲翰林脩撰脩會典成遷侍讀久之中人逆婚制奪侍讀仍爲脩撰再以實錄完復侍讀進侍講學士遷南京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再轉左侍郎進南京吏部尚書公敦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

十年不遷意澹如也佐禮部屬大禮兩成諸輔臣相繼罷去公猶持禮說爭 上旨時方肅操切而公司大察而科臣無與者或謂公私之故公抗章自辨言科臣故應考者少卿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而誅責之尤不可且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上踵難公去而公意益決 皇上給大廩民厚公歸近三十年中外薦者近百疏竟不起公之爲恭敬雖匹婦孺子罔敢慢取予必以義及見朱公其點者曰私之幸毋使公有不善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點者曰私之幸毋使公知也公棄狀元以丙辰猶及見新丙辰狀元而後

卒卒之年八十有四賜祭葬贈太子少保令像頗然一翁而謙抑抑小物克勤之意可掬

贊曰公之乞歸威風漸鴻天下儀之公爲長者祥麟騶虞天下化之無用之用其用乃弘公有吳重公歿吳輕豈惟吳輕世悲老成

周康僖公倫字伯明別號貞菴崑山人中弘治丙辰會試歸葬其祖母以已未廷試除保定新安令有政聲入爲監察御史時　武廟初即位所上封事多剴切巡居庸關以憂歸服除補故官出按山西還掌諸道老成不阿激遷南京大理寺丞久之爲大理右少

卿奉詔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佐院事復以憂歸服除起佐南院提督操江舉時右副都御史佐院如故遷南工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右侍郎時　上欲振風紀以大學士張公璁掌都察院而公佐之博左侍郎尋進南刑部尚書未上召爲刑部尚書時大學士杜公言路嫌而誅責之不可且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上踵難公去而公意益決 皇上給大廩民厚公歸近葬去位而給事中應奎繫所論杜客李鶴鳴等事頗有連同去位者張公至天津而返好謂公桂亦行返矣爲寬鶴鳴獄以待公謝不敢旬日南刑部尚書缺推左侍郎許公讚內批以公補南而許公代之公居南刑部無害以七十乞休不允尋得請致仕里居凡

十年而奉詔太子少保公之歸顧與其鄉里老人爲詩酒社善太書有眉山讌集圖以識其事歸而以翰墨自娛造請戶履長滿顧所許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即周給之公卿其間不隨不激幸而非成名法家

贊曰當公之前務于抗人主以伸三尺當公之後務屈其三尺以希人主色公卿其間不隨不激幸而非久乃獲完璧然所謂康者淵源流遠公則近之而至於信之小心畏忌則不若靖之寬樂令終也耶

文衡山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云故丞相天祥裔也避其祖壁諱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十六而父温州公林致於官郡察合數百金賄先生郤之曰孤不欲以生汚逝者既服除補諸生下帷讀書恒至丙夜而以其才傍及諸耦文及書繪皆精絶先生所嚴事故吳尚書寬李太僕應禎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吳徐工古文歌詩吳又能歌詩而皆推讓先又能古文歌詩沈唐工繪事又能歌詩而皆推讓先生以爲不可及先生小楷師右軍父子占隸師鍾梁畫師龍眠吳與尤精絶詩得中晚唐格外趣獨于文取達而已而其試亦不利久困諸生中甫貢而辈使者薦之試吏部得翰林待詔預修史成賜金幣時

故扣楊文襄公張文忠公皆賢用事爭欲客公而公不往云何致其事歸先生歸而以翰墨自娛造請戶履長滿顧所許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即強之竟日不倦其他郡國守相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寶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號而先生所最不輕計者藩王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蓋正德中寧邸以厚幣聘先生固謝不肯往未幾寧敗天下稱之先生暇則一出遊近地佳山水所至奉迎恐後居閒客過從焚香煮茗談古書畫彝鼎品水石道吳中耆舊使人忘返如是者餘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時猶爲人書

志石停筆棚然若螾化者人以爲仙去不死也余故嘗識先生今像最遒真

贊曰先生之才以追書繪庶幾藏吳與所獨勝者高蹈畧引卒完厥名先生之詩以遠善考小倫務觀所尤勝者不以文事受役平原能使吳重誰言不用不用之用斯其爲用

盛值菴公應期宇斯徵寅之後也徙家長洲二十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閘公始爲持法矯伉鄉人吳少宰寬過而稽故之旬日吳公不以爲忤公自是益發舒成里近俾有挾私物者輒沒之時中貴人李

廣憑　上寵橫甚其家人憎公威振嶲水中以是群
想公廣怒暱其黨秦文誣公逮下錦衣獄謫丞雲南
安寧驛擢祿豐令稍遷順慶通判奔父喪歸服除爲
長沙府同知進雲南按察僉事分巡金滄道公前後
所莅以公孺廉節稱其在金滄尤能折土酋角坐持
鎮守中貴人梁裕姦私爲所中復逮下錦衣獄諸大
臣言官救之得釋而前已進其者副使乃之任超爲
河南按察使歷河南右布政使以至左公復與鎮守
中貴人廖鑒軋伺得其陰將論之蠭伏乃已時　武
皇帝幸榆林公不加賕而供張悉倫幸卽彬從欲有

所苛責公不應卒亦不能害也已何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撫四川平天全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
亂璽書褒奬賜金幣以繼母喪歸服除起撫江西有
惠政進兵部右侍郎仍兼副都御史督兩廣軍事公
至欲以氣壓師帥監軍且大有所振刷而詡起矣尋
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首虜二千二百俘半
之方論功而公以避言得改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
厥乃謝病歸河決徐沛特起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
之公上議四策曰疏曰濬曰築田改疏者疏上流而
殺之濬者濬故道而順之築者築長堤而障之改者

改則地而不與之爭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業用
便宜行事大調兵夫僱上言者援詔費劾公不待旨
輒發盛冬困吏士冰雪間　上怒奪公職歸凡七年
以　廟恩復致仕尋卒年六十餘公氣矻矻不肯屈
下人其數躓也或望之故然不能不思其材也今像
亦稱是
贊曰是爲直臣於弘治爲材臣於嘉靖之世夫以君
仁則臣直君明則臣材能一伸之而不能竟者何哉
蔡林屋先生名羽字九逵居吳縣之洞庭西山因自號
林屋山人先生生而聲類能讀古文奇書既長工屬

文又能爲歌詩高自標榜以爲韓柳不足言吾所撰
著先秦兩漢少陵不足言吾手筆于篇章建安西京或謂
稍近濃倘不至吳中單薄者而已正行書亦道勁閒
臨閣帖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摘其離者先生曰不然
吾非臨右軍吾乃教之爲諸生與文徵明齊名
而已他秩不盡能頡頏其外若相善內不伏也爲諸
生者四十年而貢以太學上舍就選人尚書意憐之
曰此故蔡生耶授南京翰林孔目二載致仕歸卒年
七十餘無子今像目稜而顴張鬚蝟磔老矣而氣不
衰

贊曰士有顯晦兮造物權之爲文慕古兮維川憐之躑躅于而竟弗前佗傺兮而猶自憐歸來于西洞庭之石田

碩東橋先生者諱璘字華玉其先吳縣人也徙家留都爲江寧人先生二十一成進士爲歌詩與劉麟元瑞朱應登升之齊名曰江東三才子由戶部出守開封以累遷入爲南京吏部郎復守台州歷滇粵所至有聲實自山西泉刑遷浙江左布政使擢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引疾乞休吏部言其太驟以布政使致仕先生居閒無事多從游山水間觴詠自適者十餘年而始起家巡撫湖廣入爲吏部右侍郎以督顧陵工留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御史陵工成進尚書兼都御史改吏部右侍郎聘楚故名士宦廢者五任陳顏木五格分任之書成乃不稱 旨遷南京刑部尚書承大夫志先生開局聚書極論之 上竟不罪也

被論致仕卒所著有息園諸集若干卷先生詩富才情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往往膾炙人口文小弱然亦宛宛雅趣延接名流如恐失之有弟樂以按察副使謝病歸才不能如先生而皆厭過焉

贊曰公在國今咸以爲司直乎歸里乎或以爲品詭乎寧嬌而偏乎抑无全乎寧無理曰今內無疚乎上日揚公不爲阿退而參其遷大僕由六十矣而猶薦爲代人太僕例不當薦代人故論所居官青衫敭段再口一肉按察墨吏若佗歸而僻居臨川守令過從者時出所飯麥飯佐以微崔而強迫之又作吳語刺刺是非不少借以後進寫公者少有能得公色以故相率指摘公謂非怕貧余謁公公老矣強而談死節礪行之士猶日張齒擊云贊曰公在國今咸以爲司直乎歸里乎或以爲品詭乎寧嬌而偏乎抑无全乎寧無理曰今內無疚乎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勁公乃先馳線龍才情紆徐白川吳江人舉進士授行

人擢南京兵科給事中遷廣東左參議轉山東按察
副使治臨清兵備進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遂
以右副都御史鎮南贛入佐理臺事遷吏部右侍郎
轉左侍郎下除南刑部右侍郎尋遷右都御史長南
臺爲南工部尚書改刑部太廟災自陳罪居者十載
而以工部尚書召理河道改督漕運入爲左都御史
長臺事蒲二品加太子少保尋改吏部尚書卒於官
贈太子太保公有文行其爲給事中侃侃不失職然
亦不激詭所歷方面杖節領鎮俱以廉勤幹濟稱爲
侍郎四掌部事綰紳賢之坐尚書銓所嫁禍下除公
默默不自明以是益信其爲長者晚而秉憲屢銓天
下相望風采凡甫司內外察見斥者不能將免當是
時貴溪分宜一相勢交軋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明
令終者矣

贊曰才不見長善無近名力雄萬夫外君不勝尸垣
臯金綺食物不可脈計公以病請于臺于僉于衡足以令終顯融昭明吳江之清公與
俱清異江之平公與俱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
顧文康公鼎臣初名同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
詳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預脩　孝廟實
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　世宗初爲經
筵日講官移疾子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尹選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禮部右侍郎署事尚書進禮
部尚書兼掌如故屢疏乞休不許以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武英殿大學士上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
南巡狩承天公侍　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
掖外而都城及邊藩所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什卿語
益皇太子方幼冲上所以寄之于古三兩云公長七
尺虬鬚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跅弛好聲酒
及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弗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周
以目屬之及進謁益猶旨泵欲大拜而爲故相子敬
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門高路見抑則傷命不聽
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獅服御書銀
臯金綺食物不可脈計公以病請于臺于僉于衡足以令終顯融昭明吳江之清公與
俱清異江之平公與俱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
詳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預脩　孝廟實
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　世宗初爲經
筵日講官移疾子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尹選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禮部右侍郎署事尚書進禮
部尚書兼掌如故屢疏乞休不許以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武英殿大學士上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
南巡狩承天公侍　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
掖外而都城及邊藩所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什卿語
益皇太子方幼冲上所以寄之于古三兩云公長七
尺虬鬚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跅弛好聲酒
及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弗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周
以目屬之及進謁益猶旨泵欲大拜而爲故相子敬
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門高路見抑則傷命不聽
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獅服御書銀
臯金綺食物不可脈計公以病請于臺于僉于衡足以令終顯融昭明吳江之清公與
俱清異江之平公與俱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
詳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預脩　孝廟實
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　世宗初爲經
筵日講官移疾子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尹選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禮部右侍郎署事尚書進禮
部尚書兼掌如故屢疏乞休不許以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武英殿大學士上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
南巡狩承天公侍　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
掖外而都城及邊藩所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什卿語
益皇太子方幼冲上所以寄之于古三兩云公長七
尺虬鬚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跅弛好聲酒
及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弗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周
以目屬之及進謁益猶旨泵欲大拜而爲故相子敬
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門高路見抑則傷命不聽
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獅服御書銀
臯金綺食物不可脈計公以病請于臺于僉于衡足以令終顯融昭明吳江之清公與
俱清異江之平公與俱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
詳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預脩　孝廟實
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　世宗初爲經
筵日講官移疾子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尹選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禮部右侍郎署事尚書進禮
部尚書兼掌如故屢疏乞休不許以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武英殿大學士上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
南巡狩承天公侍　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
掖外而都城及邊藩所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什卿語
益皇太子方幼冲上所以寄之于古三兩云公長七
尺虬鬚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跅弛好聲酒
及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弗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周
以目屬之及進謁益猶旨泵欲大拜而爲故相子敬
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門高路見抑則傷命不聽
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獅服御書銀
臯金綺食物不可脈計公以病請于臺于僉于衡足以令終顯融昭明吳江之清公與
俱清異江之平公與俱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
詳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預脩　孝廟實
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　世宗初爲經
筵日講官移疾子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尹選翰林院
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禮部右侍郎署事尚書進禮
部尚書兼掌如故屢疏乞休不許以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武英殿大學士上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
南巡狩承天公侍　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
掖外而都城及邊藩所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什卿語
益皇太子方幼冲上所以寄之于古三兩云公長七
尺虬鬚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跅弛好聲酒

登庸爲　帝所屢屯嵩未施誰其尼之則壞城汝
始見祠
魏恭簡公姓字子才崑山之真義里人弱冠舉鄉試
其明年舉會試皆高等歷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
移疾歸召爲兵部職方郎中不赴居久之起爲廣東
按察副使提督學校父憂歸服除調補贛州兵備副
使乞休再補河南按察副使仍提督學校入爲大理
少卿改國子祭酒以進講忤　旨調太常少卿進本
十一贈禮部右侍郎邵公始在邸曲昨與故大司馬胡
永泉李立卿爲經
心之學居恒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近之其
大要在主敬而敦踐履大旨誠行千氏學公與之不
甚合而其治用也實出故相無當見時故相應忌而
排之唯　上亦以公迂不復用也公辛之日天下信
之士爭笑之先生既戊則血不華色非飲噤吟瘦將
亦通眉長爪之倫也故不如以詩名吐納有益矣王
公語尤誕不情
贊曰詩逢百端其流相傾飾飣爲工酬押務聲弱者
萎薾強者憑陵吳之不競夫豈才情天發神秀乃鍾
先生孤鶴嗈嗈威鳳竊騰蟣眉新月萬古春氷惜哉
已矣此沫而微寧不悲只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贊

周玉麗公廣宇名之太倉州人舉進士爲蕭田令母
憂歸值倭亂吉水公前後皆廉能聲性尤公弼不發人
私書不受一切請託而以便益語者即亡論芻蕘皆
立報其在吉水流賊羣來攻剽公矢衆而拒之卒以
城完徵拜監察御史未幾即抗疏言四事其一喇嘛
僧壺 上爲酒修宜改授之四夷以禦魍魎其二
上爲得狎佞工如城鬻鞏至引同光故事爲戒其三
上毋得狎佞工如城鬻鞏至引同光故事爲戒其三
鹽策故宜官奴乃縱之胄國姓稱皇子使天下日惴
惴有闕李鹿其四諸討賊大帥至校卒皆首鼠不戰
與賊派宗而稱某民骨草野大可恨疏入寧恐甚矯
制謫廣東悚遠驛丞使刺客緣道徂擊之公易道士
服間行得免廣帥武定侯勳很而貪陽使使結好公
海其人不報勳伺公入省訟直之臺臺暮而致之府痛杖數
下幾殆公骨立行意自若移建昌令復有惠政吏部
除御史以公名上錢寧讁之復矯制謫公加遠 世

副使九江兵備尋改其省提學大察天下吏治雄卓異者十三人公與焉遂超為福建按察使與中貴人內帽公行百金為贄公實之庫中貴人懼謝罪乃與約毋撓我三尺而後返之又嘗檄止中貴人之羊於織者將三載以右僉都御史撫江西墨吏憚公威名多望風解印綬去而公又欲限豪右田奪其羸歸之貧民其豪右弗便也第之朝用事者以例革公迎撫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又二年得暴疾卒數年予

榮葬又三十餘年始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貌嚴冷無笑容與鄉人語不操鄉音今像蓋得大都云

貧曰汰衆求心以信是也履進思退以明志也草恩

著書以文隱也沒而微言胡氏弘也

故廣西提學僉事方政亭公鳳者矯亭先生鵬介弟也少以經術藝文與兄齊名又同舉進士為南京太常寺卿方公鵬字時舉崑山人舉進士為南之曰二方授行人選得南御史以母喪歸服除改北出按真定當武廟時政在中官武弁公所論劾不避以事見忤乃復請南尋移疾歸嘉靖中復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會張桂大禮之議起公力言其非是事進士張璁獨請考與獻王而稱孝宗皇伯考尚書獻王如宋濮王故廖公紀時於後堂見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衆既二人者驟貴公又力沮之尋出視廣西學政公引莫對公獨曰是宜反之心而已廖公曰善語稍稍聞外於是給事御史爭以他事論罷廖公而公用積次杜門著書而公放意詩酒踪跡俱不及城府其議禮

時有所不合　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是以行其志天下所稱二方者名俱不挫公一子一孫皆爲鄉書以是晚遂蓋暢適卒年八十餘公卒久之而少子乾成進士今像頗明秀似中年所貌者

贊曰父宦而宦不大起仕貴伸其志何必金紫既壽且康多美孫子可以慰矣

吳訥卷公山字靜之故尚書洪子也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滿九載弗遷以同諸曹郎諫南巡得杖父之始爲山東按察副使擢陝西右參政改浙江以尚書喪歸服除即家遷福建按察使歷浙江

左右布政使公所至以廉靖長厚有士大夫望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河南公嘗持臨漳王之孽宗室如鐘初仕上高令即有聲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

按河南能伸振瑞寃其謀再按福建平泉寇大盜以親老侍養歸凡十年服除而後起提調三輔學政遷南京太僕少卿改北進光禄卿擢右副都御史撫河工成加禄一等遷守故官進右都御史理南院入爲工部尚書改南都察院左都御史尋遷兵部尚書時陝西三邊總督曾公銑憑銳喜事欲以十萬衆逐之無乃非人情乎乃赴南轅得新代始之部俄轉左侍郎遂進尚書諫官論胡國公劾罪下獄劾故寵幸父衆未測　上意首鼠兩端公奮曰吾知法耳遂麗武羣臣議公難迫夏命指而心難之乃具疏請緩之姑預算兵食足而後可大舉　上悟即日遣曾公而勦大辟獄上　上內惜劾而難公守爲持其奏不下

以公代之朝廷錫金幣以旌曾公雖以敢往得虜懼然多用軍興法徵調其下不能堪公至一切罷去之唯飭墻塹增壘堡課屯耕爲守計而已號令簡靖不爲煩苛其下大悅之虜亦自引遁遠徙其後稍稍闌入公輒擊諸部逆擊破之所鹵斬及生口牛羊廬帳不可勝記　上嘉其功賜金幣者十三圖書將諭者二錄胄子者三加太子少保以至太保卒贈少保謚襄敏祭葬如例嗚呼始教之典備矣公爲人寬博有遠識敏信而慎毋論居官謀出以紀使當像色稍紫則以老且寒上故

贊曰王徙金陵而始吾吳稽公有餘而歲亦如寇然長者不疾不徐孝恭既終端公服除補仕華陰懸牒若虛玄圭告成遂參廟謨控制萬甲爲　國儲胥帥中三錫圖玉紱朱冏冬卿連返魄故鄉既以全歸復永令聞公以郎中時寧周山齋公鳳以字于岐故尚書康僖公子也舉進士爲刑部福建司主事遷廣西司員外郎進郎中出獻之立報事敗而鉤黨竟干累歲不決公以郎中出守貴州按察副使飭威清兵備監省試南畢還湖廣右參議佐藏恩平積寇以憂歸服除補陝西左參議還貴州按察副使飭威清兵備監省試南畢還湖廣右參政遂佐萬中丞破塘西囤苗而以省試與滿兩浙進階副使奉進其省僉事俄又進其省陵察副使明年爲福建右參政佐朱中丞破倭擢山東按察使遂爲其省右布政使再入福建爲左僉都御史撫山東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日告乞休父之

卒年七十八公有勘亂才事未及吶然若不任者及之則若然中節既至而叩之又若不任者三佐幕而三以戰功得金幣賞然不肯爲人言兵事其補陝西也候闕踰歲至賣衣裝爲慨炊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爲愧而後補之仕宦四十餘年僅具中人產蓋吾鄉之推廉蹄長者自先王父後公其聲云今像雖兩目盲而意了了春陽可揜

贊曰有美司馬温如其玉雖以寘玉甚栗而樸難無未遑功弗庸録廼克忠孝信友嫻瞻晚雖喪明猶百身贖胡以百身敦鄙薄俗

國子司業王先生訚祖宇純武崑山人也先生曾王長曰美驥和易坦洞不設城府二十四薦南宮明年始廷試改翰林院校編脩爲詩清麗有唐人風善草隸博才名大噪而新貴人有同年者故爲先生所鄙先生脇蓋十餘年置東宮官僚轉內衛之假大察遂先生脇蓋十餘年置東宮官僚而以編脩兼司經局正字起故同輩皆顯重而先生猶僕僕一巖馬青衫僅遷國子司業時先生嘗刺宇奇太人頗怪之北虜歲大入邊殺掠吏民先生上書請拘內帑數百萬金以間遣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北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斜正之先

生益憤憤不自得 十遷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改元 上所諱也見之恚甚幾欲置大辟尋解斥爲民先生大悔恨暴得風疾久之卒先生雖官挫名損然負材不獲究至今爲流輩所惜

贊曰賈生文斥召而上書三表五餌其術以疎豈無仲明與其伯兄辰先後舉鄉薦而公成進士授高安令以憂歸服除補宜春令有政聲召爲南京河南道

監察御史風裁凜然以追論故相及北堂長忤 吉州判高唐量移守安州不見遷客態精心職事吏人悅之擢南文選郎中公以直道秉要頗起質有其文頗鬱然負公望時大補官僚而相夏所登進不甚諧時望詔太宰更補公遂得今官公之補既雅非相夏意而與其僚爭禮爲所中罷歸公躬白壯年閉門潛圖讀書動止有矩則人且黃其復召而竟弗召也老且

玄矣春秋六十有三子孫彬彬世其風

贊曰一躓而起疇爲之庸再躓不起疇扼其衝以直而始以直而終天乎人乎予我何恫

朱秋崖公紱字子純長洲人其毋懿家難生繫中稍
長爲諸生孤苦自立既舉進士授知景州政開州俱
以廉惠幹濟稱擢南刑部員外郎進郎中改武選再
改考功俱仍南部出爲江西右參議遷四川威茂兵
備副使以平深溝諸部寇功賜金幣加等毋喪歸道
遷貴州左參政服除補山東尋進雲南按察使歷山
東右布政使廣東以封川捷再賜金幣
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南贛汀漳未幾改撫浙
江兼督福建海道諸事前一切從宜興法詔許之仍
聽使宜行事公有文武材畧清彊峭深惡墨吏大猾

如仇僉前後所摧折莫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視
事日悉掃一切應酬奏收申約束通海內地奸民當
是時嶺粵閩奧諸貴人多家于海其處右與仁朝者
謀務破敗公所爲至革巡撫爲巡視稍削其權公聞
之益怒數上章廷辨因而有侵執政語執政聞之亦
不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人移填
定海婁破賊餘皇又大破賊于溫盤南麗諸屯凡數
上捷俾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舶虜其
酋并餘衆四百餘有傳其爲變者公傳令悉誅之言
官遂訾公妄殺時公以移病得予告而削職聽勘之
命下矣公居恒嘆吾貧無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
貧氣不忍詬不任獄縱　天子不欲歩我大臣且
欲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死自決
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引酖以卒年僅五十
有八自公得罪後其官亦罷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
海禁事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爲魚爛者二十餘年
而後定識者以爲不罪公海當無寇而二粵七大夫
猶嘖然謂寇自朱紱始
贊曰去惡不盡公不止以賊遺君公所恥搜巢傷
斷腰脊賞不酬勞置之死爲姦報讎飼倒埋太
阿澄若水萬曆之年振神氣惜哉脊江哭冤鬼
張通政公寰者字允清即篠菴公之從曾孫而參政
穆之世嫡也父曰安甫以進士再補知祁州年四十
餘即引告乞休太宰馬端肅公賢而高予之四品服
優游里閭幾大耋乃終學者稱之曰天方先生公亦
成進士知開州毋憂歸服除補濟寧入爲刑部員外
郎乞休養父父終袖故官以選爲通政司右參議
九廟災自陳得致仕遂不起公爲人愷悌好樂多通
縱游山水間遇佳勝即累月忘返有具酒招之者無
貴賤輒赴談笑竟夕引接名流不憚折節簪紱之贈

欣納亡飾讓閒輟以資乏者亦不較也爲詩及書
皆以自娛適而已不自珍貴所至墻壁楣梁自滿牽
年七十六吳俗爲乩以下紫姑仙往往得君詩類其
生平云今像腴皆飄鬚落拓瀟散若有所自得者
贊曰匠心而文若詩亦匠手而書之匠口而談匠足
而游乎山之顛而水之涯而廟廊之
數奇仕者以爲爭說而隱者以爲累屎其與物無忤
而於道不違者耶

江西布政司右參議陽湖王公庭長洲人也舉進士
歷南曹郎有聲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精勤於職然
公素恬退少宦情累乞骸骨不得請既遷參議遂決
歸公歸僅及艾與故文待詔先生徵仲子史部先生
祿之日從事山水觴詠間優游自適而公尤以耿介
守節不苟稱晚歲過老頻健忘其子孝廉敏臣秉精
力廢學業而顓共養焉公得其寬終壽八十餘

贊曰成進士而不覬榮以文行著而不希名有子孝
廉能以德承噫將使挾軒冕者望車塵而却軌膺頫
舌者指園廬而吞聲者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涵峰公守字履約吳縣人也
其先章姓公爲諸生時與其弟毘俱工秇文筆札之
事而名不如弟然狀貌特偉麗廉止詳華時人咸器
之成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出按秦
地澄事還爲都給事中遷光祿少卿大理寺少卿南
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掌院事兼督江防歸遷右
副都御史理留儲母憂歸服除補總理河道之任不
久卒公孝友愼廉隅有幹理才與物無忤而厄于年
未究時咸惜之

贊曰公與厥仲聯鑣秇苑仲厄于遘而弗克顯公起
政術九列婆娑造之弗長究也如何厥仲所得與公
孰多

南京國子博士文三橋先生諱彭字壽承故待詔徵
明子也先生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古隸咄咄
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助教於
南京時七十餘矣先生衰直坦易於進退取予皆稱
心而受不爲飾讓人以待詔故多優假之七十六卒

贊曰父子俱有藝文而俱不得志于科目羸馬青衫
潦倒散局然父視之若瞿而子甘之若飴各行此是
不論彼非

和州學正文文水先生諱嘉字休承彭之介弟也其
書不能如兄工而書得待詔一體鑒賞古蹟亦相埒

以諸生久次貢授烏程訓導擢令官老矣乃移文乞
歸歸而乞書畫及請鑒別者履相踵先生猶一一應
之至困憊不支乃卒年八十三先生不能如兄渾然
天眞然有分辨不苟取
贊曰維名與壽以及技藝宦薄家貧各足於志擬父
則子視兄則弟

光祿寺丞陸弘齋先生諱宇伯載崐山人世長身玉
立疎眉美鬚與人談說和藹然而中實耿介舉進
士當從王文成公游稍推魏恭簡公于經義多所著
述欲自立門戶不名一家師授刑部主事遷光祿寺

丞以疾謝告得致仕讀書學者使者尉廳無虛歲而其
于不肖有穢言惡而杖無之爲怨家所中奔職坐是
不拔然先生雅食貧寄跡一書院環堵蕭然不厭風
雨濡如也客載酒過先生輒醉醉則陶然忘不知有
身世者而閱一觴之五徹方十識者窺其微不能忘
世云以例復故官仍致仕年年七十八
贊曰居官而晏引恬居家而晚食貧爲學而不務立
名以是終其身不知者疑其傷慾而知者以爲亡慨
于大倫

陸貞山先生黎字子餘一字浚明生而明秀長身玉
立美鬚眉自其諸生時則已爲王文恪所賞識曰是
子也材非吾翰林所能有也而又之乃舉鄉試觀其
經明年會試復冠其經以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凡七
年散館公仍試第一而僅得
工科給事中先生上言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
士講說政術開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王國及
教官材者一體遷擢士毋得乞遠方二千石以
上毋以不及調行太僕寺少卿嘗曰子自愛眞能世
矣先生以
是益自信論事亡所迴避浙江試錄而法司與厰衛
獄互興　上右厰衛至爲斥臺長淡先生亦信其不
可以是得　上怒下詔獄拷三十尋釋之羽張與相
俱繼和擬楊公後先生遂露章劾其奸　上爲之罷
二相一時朝廷肅然望治而召張而楊公不自安更薦
謫先生終楊公指于是首召先生之自郷鎮驛丞遷
去而先生再下詔獄以謫矣先生之自郷鎮驛丞遷
永新令有善政其士民爲謳謠之而念不張數蹉起

不能不相中且母老上書乞致仕歸里居九十八年
中外論薦者亡慮三十疏而皆報罷先生以母老多
戚戚爲選聲色以娛之而已不能無染指及母死悉
屏去之先生性伉爽每語言忘忌及不平事慷慨髯
鬚盡張其爲文精雅有法得班氏及韓歐遺意
贊曰其貌余識之朗乎其欲仙其辨余聽之沛乎其
壁碎而不屑完盡其言庶幾經世之賈陸老其才將
無等邊之范韓也耶

王雅宜先生寵字履仁後宅履吉吳縣人先生與兄
履約俱爲諸生而名過之頗累試輒不利以年資
貢入太學試復不利竟死得年僅四十先生朗朗玉
立倪迂倜儻又能爲雅言言不及粟鄙詩好建安三謝
及盛唐文學遒逸似之頗材薄于中不盡有也書
始眾米與大令晚節稍稍出已意以排取巧婉麗逸
逸爲時所趨簽擎京兆價令像是二十後筆翻翻美
少年而識者嘆其不永

贊曰茞弟君子溫如其玉其郁郁昌不喬木昌不
藏瑛鄂瘁而枯玉隕而泯女所形名君皆淪女寔
永年

東胥臺先生袁宇永之吳縣人生五齡即知書七歲
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而
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第二甲第一人改翰林庶吉
士時新貴人張公者以先生所射策嘗薦居首而亟
言之欲以見德先生不答亦不往報謝以故當授官
密旨于上謂諸少年浮薄非大器皆左之先生備得
刑部主事主試河南所識拔多知名七遷改兵部之
武選未幾而司不儆予火以先生當干閫夕諏下獄
特論戍湖州則猶張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而
湖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遠近蹲在戍而名益

重又之放歸起南武部主事晉職方員外郎廣西提
學僉事駁駁願矣偶意有所不可遂歸衣有所徑游
名山皆爲文記之先生歸而家揭塘招石湖之勝若
青行吟溶如也卒年僅三十六所著文集二十卷皇
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周
禮五解又若干卷

贊曰稅文沾沾以自喜考古六籍洋洋取足已乎經濟
秩秩不吾以乎少而享衢路中吾乎寧自隱約爲髓
散乎

前浙江按察僉事皇甫少玄先生涍字子安故重慶

守錄之子也弟四人長曰沖仲即先生叔曰汸季曰濂皆以科甲文學著聲先生成進士累官禮部祠祭郎中得其尚書心尚書入相會置東宮僚屬以先生補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檢討甫上而爲言路所訾外謫浮沈久之始以南刑部郎分臬浙東復坐計吏謫待次里中鬱鬱不樂病卒先生視其叔氏稍飭廉隅矣而自矜重負氣砥砥不肯下人故官屢躓不達其卒也同舍郎蔡子木哭之曰五字泚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人頗惜之

贊曰有四玉樹挺威明庭咸阻千霄仲復先零鳴呼

宦之不達人或與之齡之長洲人美姿容性頴敏王西室先生名穀祥字穀之不永豈人所爲善書尚爲古文辭連擢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屯田主事改吏部之考功轉署文選員外郎數行郎中事先生持選法不宥阿私尚書銓漸以得郤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爲嶺南幕官尚書用例格先生謫佟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太宰李公默雅重先生奏起之卒不應最後相國徐公階爲政以大名佟起先生即補南選部謂旦夕且卿列先生復不應亡何膺末疾不能言竟卒年六十七先生有書癖所抄錄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人以書畫求者不肯輒應杜門却掃一室之內琳琅金薤雜溢如也今像且病矣猶煜煜然足暎帶餘子

贊曰居津要而若奉朝請中無競也家廛里而若在箕潁不敵應也再起官而再若無心長靜也嗟乎斯人而有斯病也

故太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諱存仁字伯剛舉嘉靖壬辰進士爲餘姚令有聲徵拜禮科給事中以災異上疏極論時事忤　旨廷杖六十謫佃保安州

自是往來塞外者幾三十年不得歸隆慶元年奉旨召用未上擢南京通政司參議亡何遷順天府丞再遷大理右少卿進太僕寺卿公自流人起不二載而至九列咸　上恩條論時事皆可見施行又請重大僕冰選及論馬政之弊報許公于是聘歸丞有光草志而身經理其凡書成上疏乞歸詔許之公爲人敦龐重然諾好行義嘗設田以贍族又益置田以資里之長賦者濟南李樊龍爲文記之素強無疾七十餘猶腰鞬拜起如壯年俄遘疾亟卒訃聞子祭葬如例

贊門衙吏于品五臣子朝長者于鄉中爲流人垂三
十年弗改厥常閒義若渴嗜善若饑惡若探湯有傳
有記附之家乘煥乎文章曰鄉先生尸而社之爲後
進綱

雲南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汸字子循百泉其別號也
父曰重慶守録先生兄弟四人皆有文彩沖不得志
于公車以疵洋濂與先生雖得第然其官不大顯而
先生自工部郎外補不能其職改國子博上旋起爲
南京吏部謫同知某州爲御史王言所補亡命得解
補開州超同知處州處遷雲南按察僉事大計中白
[illegible]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 二

簡解處鄉復爲陳御史所窘家幾破先生性和易不
設城府爲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工狎游而不能通
知戶外事以故數困然信心而行以文自娛于諸兄
弟中獨壽考年八十乃卒其詩五言律最工七言次
之有錢劉風調文慕稱六朝然時時失步

模楷爲絅先生祭酒者垂三十年海内監言之公
卒之歲東萊有郭大司馬宗皐者九十一亦卒
贊曰宦拙而窮貌短而佻其志嘉謀其樂陶陶脩辭
靈光逝止儀刑　帝所顯褒世所監稱北郭南錢俱
爲列星

沈江村公啓宇由吳江人舉鄉薦七上春官始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像贊

故南京刑部尚書景山錢公邦彥字治徵吳縣人也
公生而玉立清勁瘦削如華亭鶴由高安令用
卓異拜吏部主事歷司勳司封以至選部員外郎遂
爲考功郎中選南京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少卿卿再
遷大理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遂轉南京刑部尚
書六十餘乞休壽九十臺使者以故事請　天子
[illegible]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 二

爲之賜綵幣羊酒仲撫仁臣存問仍續廩給扶荅及
門而公不待矣公生平修慎詐淹居官無公私witness杜
門里居優游志物之養年邸第老而五官之用不衰
美食廿寢以至于終奄然若蟬蛻矣言行纖巨動見
模楷爲絅先生祭酒者垂三十年海内監言之公
卒之歲東萊有郭大司馬宗皐者九十一亦卒
贊曰吳多鉅搴八座繩繩至於壽考我公獨鬱然
靈光逝止儀刑　帝所顯褒世所監稱北郭南錢俱
爲列星

沈江村公啓宇由吳江人舉鄉薦七上春官始第

授南京工部主事以具上供樓船及修　陵寢事爲其尚書所知考績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察能出知紹興府請于臺平其屬邑會稽蕭山新昌賦其人德之時朱中丞紈嚴舶禁而郡要路薦紳爲恐喝閒阻且持美還噗公以公能得中丞驩而解之公不聽遂衙公剔骨而公遷湖廣按察副使分方佐其中丞張公岳破黑苗寨以功狀聞而紹興之閭行公罷而朱公尋坐累不良死公歸絕口不言官事築室仙人山以著述自娛耳目聰明飲啖步履如少年久之卒年七十八子孫多顯者公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稿越吟稿楚吟稿鶏巢稿南厥志牧越議累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暗窓便覽若干卷

贊曰弗用之全乃全其天雖喬於官乃豐其年

四川右布政使雨泉陳公諱鎏字子兼吳縣人舉進士爲工部虞衡司主事累遷都水司郎中擢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轉湖廣右參議河南按察副使以廷試復第二人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弗屑也有所撰隨請輒應不復塗竄取辭達而已公貌耶小體若不勝衣而氣端勁與貴幸大臣語侃侃亡少屈尤春舉止嚴取予而不欲有其名與後輩談子易溫直令人宛然想見成

化弘治之際公自編脩進侍讀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以至遷大常卿掌南國子祭酒爲南吏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再分試禮部一主武舉及應天試知制誥總校大典諸文學重事無弗與者而至遷拜則往往遜其脩其始以忤幸相故最後其鄉人與門生相繼秉國公澹然自如也以病請告卒年六十三贈禮部尚書始公以甲辰舉而前舉甲辰第一者儲公瓘與公官位年望畧同其謚亦同

贊曰人貌温温其言便便其履坦坦而學淵淵鵷起魏科鶯栖木天視若固有其中坦焉及乎栖遲亦遂治然不琢不雕大化以全

陸五湖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踰冠舉鄉試又七年始成進士故太傅李文康公時閱所射策而賞異之曰此董晁間人也而書又得鍾王法取以爲第一天子偶有所軒輊抑置次甲除工部都水主事父之改儀部入直內閣制策當是時人以爲清華格而先生意不欲游其伍請告歸養母者十四年母喪以孝廉聞使者交薦之不起尋病痱又數年始起爲祠部主事博學于載籍多所通曉顧自匿長恂恂退讓君子也口不挂人咸否以故足跡不能出百里外天下信其爲長者書初法晉人已爲楷其小者信本大者清臣行草則子瞻子與先生善今像最逼真贊曰子之文章倫雅周詳其爲人也子直易良酒德

温然非幾盡忘不爲城府誰窺女傷是以吳趨畏壘之鄉
俞先生諱允文岘山人少爲諸生以布衣卒年六十
七事行見余所爲志中先生善病不能棄其家遠出
以故雖食貧而能保其志老而名聞高詩善五言古
選氣調殊不卑所乏精思耳歌行絕句如披沙揀金
往往見寶小文之有韻者佳尺牘亦不落夾正書古
而饒小法以置唐人中未可辨行筆自米襄陽曲踊
跳盪更過之姿韻弗及也今像乃黃虎所寫戴貂帽
披紫裘秀眉飄鬚神仙中人也

贊曰其貌皙兮而古其行質兮而古其文則兮而古其書勁且澤兮而古古之人古之人
生何幸兮偕子親中道聚兮長苦辛托余志兮以弗
衰

嚴文靖公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
士授編脩滿九載進侍讀超拜學士尋進太常寺卿
兼學士再進禮部左侍郎同郎改吏部進禮部尚書改吏
部前後兼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
十何以病予告歸公少通頴工秘文善書嘗一主試
應天鄉試及會試以撰玄文嘗　上青得睹貴重所
賜有繡麒麟蟒服宅賞亦稱是而性畏慎每　上一
命下皇恐踧踖無所容在吏部時而徐文貞公階當
國益自斂爲清公若不勝銓務多文選郎陸光
祖主之拱手而已既歸病良久則父封公與母夫人
尚無恙其家慶與李文定公春芳相望于江南北而
公之爲恭謹益甚雖少年書生與之講約禮所賽予
覓仆其聲多在閭井聆歌謳猶二十年而後卒壽七
十四其卒也咸嗟惜之訃聞宮給葬祭賻贈少保
贈柱國德于朝淺未竟也德于鄉終有慶也折節爲恭
久而自然口絕雌黃腰若杯棬是非公卿之盛節而

末俗之所艱也耶
布衣陸包山先生治字叔平吳人也事行詳于所撰
傳中先生生而孱落眉文采有姿制爲故大仆王文
恪公所識異遊祝文二先生門其于丹青之學務出
其智中奇以與古人角一時好稱之幾與文先生埒
先生個儻嗜義愛慕學士賢豪若渴富家兒齎重貨
踵門謝弗納也家支硎旁有山水之勝蘁菊數百本
五色相鮮佳客至輒解衣伏雖斗酒彌日俊不倦有
腴田數頃忽盡棄之搆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後老
病卒年八十一余嘗泛太湖陟西洞庭先生携一幼

以隨其家不知也歸而悉貌其勝以貽余曰非子詩不足以當余書又嘗用丈二赤宋時織畫桃源圖見貽余至今悃其意焉先生久次諸生且病御史賢之而俾以貢名若嘗辟者先生遂却矜稱御也

贊曰身不越井重一世之通者服節遠者藝芳曰蓼斯淺深乃志芳九九之夢斯徵歲芳所迫身後余為之識芳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泰安節公洪

愈字抑之吳縣人也嘗舉鄉薦第一遂成進士授中

書舍人拜禮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僉事兵備建

寧建河南布政司右參議轉山東按察副使提調學

校湖廣右參政入南京為太僕寺少卿太僕未祿太

常卿乞致仕歸久之始起故官進工部右侍郎部察

院右都御史禮部尚書以考績入朝改吏部益自少

卿而後凡八徙終始不離南京抵家上書乞休許之

特加太子少保尋續廩給扶不久而捐館矣春秋七

十有四公生而清介質直孝友忠信不苟然與人

交不設城府通仕籍者四十餘年以三品里居垂二

十年容膝之廬不增一椽得月資輒與諸兄飲食共

之南畝無所拓出入徒步或汎小舠從一奚僮而已

為給事日嘗糾銓司翰林各一人翰林擢相入慕容

也銓郎方握秉而又能得權相意公極論其姦私又

貽余至今悃其意焉先生久次諸生且病御史賢之

而俾以貢名若嘗辟者先生遂却矜稱御也

公且抗疏直言權相誤國狀疏成垂上而建寧之命

下矣其在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即忤 旨不顧

他條奏皆鑿鑿可行所活多去思第公居之澹然未

嘗示人以德色晚節名轉重士林望之以為麒麟鳳

凰云公素強無疾得小疾遂逝若蛻者今年春忽盡

一像寄余俾贊之余贊之以復公僅半月而公卒余

乃復從其子都事一鶚別模其小者而復為之贊之

嗚呼余昔之贊公公生也而今乃忍贊公死也

贊曰疎眉方睫秀下而豐踰七十而有少容敦薄濃

頑模楷是宗而一旦奪之豈造物之不容蘧然

天子葵之士林崇之為名臣子萬曆為完人千嘉隆

高朗顯融令始令終千噫乎衰公

徐魯菴先生師啓字伯魯吳江人也登嘉靖丁未會

試移疾歸至癸丑始廷對賜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授兵科給事中再遷至左給事中有所建白皆繫國

可施行者而是時上春秋高所任大相把持口路杜

念母老身不任譴而又不忍嘿乃移疾歸歸之日

即獨身跳之城外別墅歲時伏臘還謁家廟一見妻子而已暈思著述皆翼經而證史頗及時務亦喜作詩工取達意天官累檄之出不應最後徵補故官力辭卒年六十四有司祀之學宮

贊曰吾聞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以全志亦以全厥身而永終譽又聞之人有不可以有爲嗟嗟先生乃竟不爲卒以全歸耶

故少司寇贈御史大夫南京陳公諱瑤字廷禩常熟人爲諸生舉于公車有僊朗之目以進士授永豐令節惠慈民其下稱之嘗從故冏貞襄公羅文恭公游

而所得于文恭者尤邃徵爲刑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中巡察京營前後上疏軍事甚練爲故相徐文貞公所重時文選郎署而駁法公上疏極論之而薦故嚴嵩客某某等 上諱嘉靖

民公葛巾野服奉其父縱游山水間若不爲官者降慶初首拜吏科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之刻寔者吉狗者流也

俱見施行而亞相高公狠而數軋徐公强射之不敵後徐公歸高公得志而公已爲太常少卿矣竟見中以考功法當外調公仍故服奉父游如初凡十五年而始補會稽丞遷漳郡再遷南儀部主事俱未上進

郎中公始一出超進南通政司參議復召爲太常少卿政右通政轉左爲南京太常寺卿入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右侍郎轉右以老卒年七十一賜祭葬如例公佐臺臺網嘿然扶化法曾祿勒不挽貌稜稜若不可犯者林酒談吹木漏鴻然及有所不可義形于色百折不爲推真偉人哉

贊曰直而溫溫而栗介于石不終日表裏如一終始亦如一

黃貢山先生者諱姬水字淳甫父曰五嶽山人省曾

利棄去刻苦爲詩五言古律皆深入唐人之奧文亦峭勁其大不能如其父然有美處可傳者生而嗜古負過世之僻不與俗諧其雜說書畫器物稱賞鑒家頗多謝客客至而雅者始見延坐不能具五簋而酒茗必出古雅語竟日不倦卒年六十六今像贊

尤邃經術長于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
門之雠恒滿而先生方以父次膺貢舉舉應天省試
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
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
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刑部順德
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
僕丞彙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嶠使復
苛擿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于古文辭
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廬陵當其所得
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
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于陳梁千載有公繼韓
歐陽余嘗異趙父而始傷

應天府丞王華松君諱軌禮循伯先生之孫也少孤
貧力學從歸有光先生受易爲諸生父之舉鄉薦又
父之成進士授建寧司理入爲南京刑部主事召改
北以母老乞終養歸母服除補儀制主事署員外郎
改尚寶丞擢南光禄少卿轉大理丞考最抵家道進
淨簡約持法無害不蘄赫赫上下安之在山西父而
應天府丞益終始不離南者三載餘而竟以病不赴
遷無慍色其改而北也座主時據上宰臝緯罷遥而
太夫人且八十君嘆曰奈何以一官而易我一日養
哉既爲郎父次不遷意泊如也君未嘗一日廢書不
觀能文章曉醫術孝廉之聲蔚如也
贊曰鄉俗日漓取資吻脣生七十年弗汨其眞士習
日猱巧攘競先雁六七政弗刊如
無之曷不百身呼嗟君兮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瀹峰張公諱任
字希尹嘉定人少工公車業二十舉鄉薦又四年成
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造清江浦艘以勤能
稱遷署嵗衡司員外郎治戚旅甲伏與俟灣忤見中
謫判大名遷同知嘉興會相嵩頗拔忤黨者遠以公
知泰州泰其鄉郡也公首懲其積横舍人子以毋憂
歸服除補嚴州遊山東按察副使貴州參政念其父
老病上書乞休不待報發太宰賢之爲轉陝西寧使
以便歸省而父不待矣服除徘徊又之乃出補雲南
即調河南轉浙江右布政使再轉山西公所至以清
淨簡約持法無害不蘄赫赫上下安之在山西又而
不遷會故人有推轂者遂以副都御史撫廣西時廣

寇大披猖公與總督合討之而公由西道進擣其巢
穴屢破賊積級至萬級虜獲男女牛羊器械稱是
天子大悅下司馬論功而公以病徒卒矣遂以所當
遷左侍郎爲贈予祭葬錄一子入胄監公卒之年五
十有七予少于公二歲而與公同第相善居恒謂公
垂老矣而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改布素節歷夷
險百端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屋飾家衆
千指寂如無人者友人殷都以爲知言
賢曰嗇若有徵表若不勝不爲物先不受惡憎歷官
無害卒告武成仁者之勇廉者之能

袁吳門先生尊尼初字仲後字脩望先生子也
弱冠舉鄉試又二十餘年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乞
南得儀部政南吏部考功進郎中擢山東提學副
使傳巡撫者有所憾于先生論當調時大計吏省臺
爲格不下而先生已離境矣遂乞致仕歸先生性和
易坦亮不設城府好酒至窮日夜而人事亦不廢讀
書強記於詩喜眉山于文喜潛溪務以詳贍爲則其
在刑部時故高相拱受知于胥臺先生而拔先生會
試寘高等數托具玄草先生心惡之遂力乞南而最
後擢先生亦高握銓事也先生素以和易得鄉里聲

母卒服除起補虞西入賀萬壽道遷貴州右參政俄
進廣西按察使乞休以右參政歸用薦者起山東按
察使入爲南京光祿寺卿尋代余爲應天尹以壬今
官卒年六十四公爲人孝友忠信潔廉溫直序論不
以顯貴加于人即終身不示賢智色所居官之日少
然壯壯有聲實而其守饒則惠利之政人至于今誦
之不衰尹應天節省諸邑供費爬剔箱蠹爲之一洗
佐兵部屬其長缺多署部篆采郎倪柬議以上之朝歲
滅官船三百餘艘裁贊以十萬計而長年不至破家
今已定著絜令公之卒也留都諸軍肖像而祀之以

歲時致禱有子紹芳今爲翰林檢討云余起家復代
公兵部出處之跡時亦相埒而毀譽遠邈矣
贊曰骨清而神癯貌和而辭雅名不人先實不人下
官不過循吏而稱不過長者抑公西華有云攻惟弟
子不能學也

張起潛君者諱振之吾州人也字仲起少于余二歲
入爲監察御史督通州倉務移疾歸大祭中忌者謫
臨清州判官遷廣信府通判遂爲其府同知遷南京
兵部員外郎轉文選郎中出知吉安府乞致仕不待
報歸坐斥爲民起知杭州府進按察副使飭溫處兵
得疾乞休卒君爲人忠信廉潔既成進士與講學者
游抱大人志居官所歷皆有聲實而其在吉安尤以
精勤恤單赤銳意興除愛禮賢士大夫其保振屬吏
不啻乳哺子而疾貪苛若仇讐嘗按舉一令爲有力
者所持不能快遂決意歸其斥也蓋屏爲所中傷云
君歸而其士民思之若父母至爲祠生祀之用是得
再起杭杭俗凋敝往往踰如吉安而衙欲過之君蓋思
所以稱塞者而精力已小不逮矣既病益自強奔走
道路以至於死而稱勤事非偶然也居鄉尤能折節

爲長者里中豪犯之亦不校州師生上其行祀于學
宮

贊曰後吾而生先吾而死吾不忍其泯泯以標其長
者行而循吏績以埃夫信史

河南提學副使王和石君者諱鼎鼐字家駁太倉州
人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元馭之弟君生而冲
夷澹泊與人交周詳有情誼少依其兄從師受經術
善自刻厲工文辭會試爲第五人廷試亦高第授刑
部主事調禮部移病歸病良已累遷至主客郎中而
元馭爲禮部侍郎君以嫌請南得驗封郎中又之權

令官視河南學政時元馭秉節抗權相以歸有女仙
去君于家延議論微有不同而媚權相者故疏伸君
以抑元馭君不自得竟拂衣歸歸僅踰茂復起用而
君之尊父病矣與元馭不解帶而晝夜奉湯藥以至
終時人稱之服除君亦病不治卒時余弟敬美亦告
歸海內有稱二王者則君兄弟而又有稱四王者則
澄及余實不能當也然余實不能當也然余兄弟與君相繼卒而余兩
人者尚無恙也嗚呼其亦可悲也已

贊曰朝有良宰是曰元方孝友明信節行文章疇其
媲之君實膺行撰蘭建禮秉鐸大邦有所不可棄之

若士國寶家琛造物所妨君與余仲後先凋喪使余二人踽踽涼涼終天之痛敢詛巫陽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會稽事鎮守浙江總兵官楊公諱尚英字時俊其先九江之德化人以功得千戶調鎮海衛公生而有膂力猿臂善射則及長七尺餘虬髯燕頷顧盼若神踰冠嗣父職屢倭亂海上公起行間水陸大小數十戰多有功積級累數千其官自署指揮僉事實爲指揮使都指揮同知以至都督其職自把總劉河叅將於通泰於鹽城於蘇松副總兵于浙直總兵于浙其階自昭勇明威以至驃騎將軍其罷

也擬以雲中副帥召不果咸末疾薨贈以卒卒年僅五十一公有膽決餘權畧撫部曲以恩信故去而多思之歸渤大第治園池握槃命詩鐘鼓之聲不絕行金若流水不五載產盡拂其歿也至無以爲斂余弟與之善爲經紀之今像煒然猶若生也

贊曰吳子文弱武則不競公賈其勇以與倭競剪其鯨鯢厥止濤靖在師中古王三錫命良弓旅弢高鳥猶偵隅下之辭夫豈非幸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

文部

像贊

瑯琊先德贊三子附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不肖貞既獲購鄉賢大夫士之像而贊之矣於先德乃畏罪焉則何所逭罪乃復纂集成冊自先大王父贈司馬公始至亡弟太常少卿敬美不揆愚陋竊效推測之知隘爲之贊而敘之夫寬博恬恬不顯其積去叮削畦以貽後人則贈公之行也仕不媚上善不

近名以抽養和歲計有餘則工部公之行也吏治赫赫去後見思大度深仁與物同體則司馬公之行也處心實腹動北自矩殉國愛民知無不爲御史大夫公之行也宦薄自解垂橐蕭然坦外夷中戲不說道則黃坡令公之行也進退取予灼有定見嚴冷簡重居然前輩則學憲公之行也秀發端疑周詳淹理文彩絕世行復皦然此太常弟之行也雖名壽未躋乎雖陵勳位少遜乎始興而齋山仁里牛當休代格量弘濟行術純潔皆存則爲儀殁而可社陟德流衍子孫代食者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寧有覩此而

不肅然恭躍然慕者乎儀部光州運使附馬差亦不
恭
封知縣累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先大王父夷菴公諱
宇尚殷少讀書修行不樂仕進忠信聰切與物無
迕家大人嘗語不肖公有田三千畝歲收不能盈一
囷里中有丐者借貸者以其時至則令從佃人所取
資故也而又嗜酒好客每晨起坐于門里中兒過之
小堪坐談者輒呼入而酒之酣酊至暮乃散去不復
問姓名也張淑人間謂曰生計日薄奈何公笑指少
子曰此級花金帶人也當長子僅級花銀帶八耳或

可畢命我何憂貧少年者王父司馬公也長子則工
部公五品而以老遇詔恩賜爵一級得橫金蓋公嘗
蘧胡僧受相書一卷遂得其妙云然不輕爲人相
贊曰有產而不營有術而不以名可仕而不求榮不
知者以爲天之長物而知者以爲澈不新成其水之
濫而木之萌也耶
先伯祖易軒公者諱僑字德高成化乙未進士授江
西武寧令外艱歸服除補山東曹令前後九載始入
爲南京工部營繕司王事內艱歸服除補故官久之
進都水員外郎復爲營繕郎中授奉政大夫以老疾

致仕用 兩宮尊號恩進階四品卒年七十有四公
爲人誠直詳謹惆悵無華凡兩爲令俱有及民之政
而不善事上官取聲譽其在郎署亦淹久成進士者
二十七年而不登方面晚而僅有金緋以爲林下飾
意泊如也與先大父司馬公昆弟大父事之甚莊
贊曰禍其服黼其貌不以爲田父則亦鄉三老乃儒
而真乃吏而循課績不後人而官次不先人噫嘻公
於名實所謂居其主而盡却其賓者耶

也工墓而小之僅志大都耳小子何敢述焉有王文
恪喬莊簡諸公之碑志在公諱 字用檢別號質菴
自分水徙而崑山爲邑弟子已割崑山之支鄉爲太
倉州遂爲州人舉進士授山陰令甫七月父憂歸政
聲赫然剋八邑邑人祠之服除補餘干以計破信豐
大盜復持毋喪憂歸補蘭谿其所著循吏聲大較如
山陰其人祠亦如之入爲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以
寔直明幹聞嘗偕其寮劾汙選郎横中貴人及尚書
方面大僚之不職者俱報可進貴州兵備副使時新
中米鼠禍公采而綏之以 威威大悅服例革歸

補瑕崖兵備崖州千家村黎叛公偕用兵數稜師期
以总賊忍率兵擣之遂盡破平其巢奏立千戶所黎
遂戢郡人專祠祀之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遷進廣東
右布政使破誅臨賀峝猺之時大盜黯鄧勢張甚且逼
察錢谷出納稽故弊洗之時大盜黯鄧勢張甚且逼
省有議焚邪民居以遠賊者公曰是非能遠賊乃張
賊也令洞開諸城門嚴兵以待之賊聞不敢過彰公
爲總師檄州邑課私馬從軍以萬計公悉弗下而令
各鄉落馬入城避賊其緩而遠馬賊者死馬既入而
後課之數具足又檄司以明日中偷熟糧四千石
[illegible]
于軍公督市戶分道抵軍口未直舂數流矢射公旁
而補之拜右副都御史撫順天屬邑大饑公請通倉
米拾萬石賑之未至先給軍官俸兩月直而所在貿
奉米以賑米至民不饑所全活以萬計東虜入寇公
會兵討之屯馬蘭峪乃策曰賊調我西必以東擣我
虛矣爲三覆以待賊果潰東墻入伏發斬獲過當悉
徵其被虜男婦歸父之進南京兵部右侍即公老矣
後先凡十餘疏始得請給驛還里且命有司歲時存
問蓋異數也卒年七十五公孝友天性好施予諮達
大度家產不能及中產而千亡乱爲義莊以贍

族所居貧廉而不務皦皦名凡三令嚴邑其民之思
之雖桐鄉客寓不過也吳人至今稱公比于范文公
云吾族兄世芳嘗謂吾不能悉稱公其蕭然天地生
物心即目中無兩也公輕眉禿髮目細而長臞然
若不任衣者
贊曰昔我元公溫鯛于王始興濬之長淮湯湯厥流
千年澹微忽昌蕪生府君佩德不忘三令劇邑感樹
之棠仁則祥麟直爲神羊雙棘歆耳驗驎夷荒心不
泉易操偕鬢霜吮馭印峽不爲子陽又若管平白首
著羞晚而倫然爲政于鄉若輩若倪我裘我糧是咏

州府類其父
贊曰仕不顯聊以樂指產不營富取千足已善不
近名冥冥而已酒色六博弋人爲累公行三昧以是
游戲君子稱之達士之致
先世父布政司都事公諱愔字民服別號靜菴先司
馬公之長嫡也少以貲入太學其時奉之日最長性
謹愿無他好獨好授新聲童子使具粉墨爲優戲書
夜翫之無厭又好構華屋壘山鑿池多蓄花木以至
性產弗顧也不食酒然飲客恒至移旦久居恒謂客
不恨我不得作一日相公相公不得一日作我胥大
跡以備廣事責大司馬大司馬皇恐謝罪而偵公方
坦洞無城府豁如也即有讐隙者見其急難惻然思
拯之矣卒之十七有八有子四人長詹事主簿世
德忘行與父殊而少子世望有父風
贊曰少而布游闕公子之樂與名好色與聲任性達
生與物無營不起悲憎噫此所以壽考終無寡無
傾也耶
嗚呼此我考御史大夫贈大司馬思肅公之像也公
長身美鬚秀眉目光炯炯射人貌之僅得十六耳
貌而小之僅得十四耳小乎何敢述焉有少師李公
春芳申公時行御史大夫王公廷少傅許公國按察
使李公攀龍之志傳在爲穆縣紀其畧如左公諱
字民應少而失賢庵公也因自號思賢見志舉進士
授行人司行人遷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將出閫公列三事其一崇師傅一崇
以慎擇六局丞郎爲言獨詳于正德之亂政而自青
宮者又劾罷緹帥中貴人出按湖廣紓吏必青綬而
上雲究滯振綱紀悍璫不敢撓重爲虐毒按順天府
治畧如湖廣而嘉寬大處寇古北口公策邊必潰驛
上書言狀而以通州要害身攝之
跡以備廣事責大司馬大司馬皇恐謝罪而偵公方
張甲却敵門睨間遂擢公右僉都御史治軍餉亦隨
調亡乏公乃上疏請城京郎郭及通州張家灣又請
毋益大營伍而增實繩督調邊士兵以拱衛都陵俾
報可久之移撫山東會島寇大起政提肸軍務巡視
浙江及福興漳泉諸郡尋以重之改巡視爲巡撫公
乃選良將募卒製艘礮刃以必盡敵而後已嘗擣賊
于橫與已徼賊大洋皆破之已又大破賊松江郭解
其圖公前後裹出奇制捷幕府上功大不張大以故
僅晉得中賞而小不利即引咎亡藏匿且不宅誄
天子終以公爲忠再問福高不對時北虜寇雲中急

手勅吏部進公右副都御史衙撫之蓋用內閣大臣例也公發而浙吏民數萬人擁車哭竟日不得發至雲中疏請內帑金十餘萬以賑手自稽察度支節不獲年合諸鎮破虜斬首過當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遂轉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冬拒虜却之進右都御史湯金帛陰一子世襲千戶自是稍與相嵩都矣初大司馬楊公博雅知公諸所斥陟邊將亡不取公意相嵩屈其賄而公又時時與客嘆嵩橫且敗李國事何相嵩聞而益恨之次冑明年以虜入灣河奪一官其又明年却虜始復之自是所報功俱見抑賞不過金帛而練兵之議起矣始公以土著兵必不能抗虜名爲美而實耗縣官廩相嵩謂公調兵食遠長中臺執領西按鎮加膝扶綏溫綸兼金大帛思婿一人招帶於鄔馬能剏民養君盛氣甘言陛毒願飢於戰衆口洶大以縱御史承風古諭公病不任事遂遣公而公宅將破逸左虜斬首至八百級亦不報而公遂不免最後不肖貪擊功大不實遣微輒摘天高聽卑遠泰下亦中石炎炎鎦金耿耿化碧翔眇視脊幽節亦晌遠孤節燕伏闕披膈　帝曰吁哉洪惟丹籍太宰司馬西曹乃紬獲兵威儀以歸密爰差造物有豐有嗇者位壽豐名德厚君之德流而不溢

以潤子孫食報無數庙亦靡極再拜遣像
況瀾瀚塞
提學副使顧齋王公世芳余從兄也十八舉鄉試又
十六年而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其婦父毛文簡公
時官大宗伯天下推以爲長者而公避其重乞南得
禮部累遷吏部郎中出知贛州府以清簡爲政吏民
化之時詹事南海霍公歸貴幸甚道經贛州公待之
無加禮霍公既素耳公名心重之以語太宰方公獻
夫遷其省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公廉不發私書而
所汰斥隃千世者以故顏不得其上心而不能有所
[illegible]公續稿[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嘗十公會　人主用輔臣言改先師像爲木主殺
其禮公獨綴之不肯下總督錢如泉吉之調江西兵
備副使公遂拂衣歸不出[illegible]
牛閒住後以　詔恩復官竟不起卒年六十一公
長身豐顋秀眉目食兼數人能于士大夫間持前輩
節侃侃如也江南守令執勢日重所部毋論貴賤慢事
恐後公畧行其意自若然莫有睚眦之者而慰薦亦
少失
贊曰避貴者逸望乃歸偃蹇朝執官不衰持經崇聖
抗　帝威引分自高世趨卑一斤不復勢所宜

先兄溫州倅前川先生故黃陂府君子也端世仁字
君美生而孝友忠厚與人交尤坦易胸中無紫辣少
以例補國子生四十謁選得分宜永遂江西布政司
都事轉福建都司斷事超遷判溫州府何引疾歸
君故好食酒蒲博日召客爲俠游家猶猶拌既入官
即自蔬鄙先大司馬雖季父行與同生最相得所居
官皆得司馬公力既公爲權奸所中君日悲思哭泣
無度遂遘疾以卒年僅五十有四今像不甚肖當是
沒後所寫者
贊曰愿而文坦以有容性不習吏于宦乃通其末俗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之長者而貴卽之雄乎官之通由司馬公生而同死
而同是曰始終
吾弟南京太常少卿敬美者端世懋別號麟卜又號
損齋或曰增東生二十四成進士以家難歸哀幾
十年召補南儀部主事轉北儀部員外郎歸守母喪
服除補祠部政尚寶丞出爲江西右參議復事
使改督陝西學事移疾乞歸起督浙江學不應再起
督福建學遷其省左參政入爲今官病假請告歸今
年五十三吾弟生而白皙及長美風神眉目如畫性
明穎以經術稱諸生間嘗與諸先秦東西二京語而

專精古文辭餘事乃及筆札李于鱗觀而奇之舁貽書予不憂阿奴火攻耶蓋機雲二蘇之目所踵矣孝友天至篤倫理晚遂尤惜名檢庭闈之內嘯如也前後居官必著聲實爲上下所愛重其于閩學標氷鑑矣然竟以勞瘁棘中咸宜疾遂不起敬美忘大雅已夫其不死何可量哉死之日海內紳衿靡不有簡摧之猶若不佞則有慟而呼祝余而已嗟乎余長于敬美十年齒髮禿落尚不死而使敬美前死也余

生平如名在人簡頼閒數起躓以筆墨八坐弟于中正之品考功之令嫉矣而不拜江九列人耶天耶余故不忍贊敬美像又烏能不贊敬美像也

賛曰三補吏而三師帥諸生歷署外中娀銜若氷有瑜無瑕矞然其名其所收乎人者乃大倫于若兄品登三而不足袤數五而僅餘有志不遂中道殞阻其所得於天者乃不汝吾不能知而不能不汝悲非汝能不汝惜人所月旦吾不能知而不能不汝悲非汝之像何以責我思觀汝之像使我汝若梗麼嗚呼貌而筒焉時一展之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任用者余五服外孫也長于余二十五年而同薦于公車君既久試不利然益治經術工屬文遂爲禮部第二人初授太常博士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未使歸倭寇圍城君佐其令晝夜行陴晛間寇退而有問令于御史者君冒暑入謁爲辨絮且憤不相得而出明日御史爲具召君於席咸病扶携出就旅中遂卒年五十四君爲人外朴而內辨於郎署中最有長者聲毋項以節被旌君年雖丈猶依依膝前作孺子戲也蓋後君數年而以哀終資曰以君之工時義何不可遇而栖遲至墓噫嗇天

乎胡予之緩而奪之速

故光州守鶴君者諱三錫汝懷儀部任用之從弟也少頴敏工時義連舉嘉靖己丑進士守光州時年二十五有幹濟才吏民稱之然用伉直多忤上官中以法罷歸君時未三十念宦不振無以資生乃杜門節履不通世事者久之積貲累數千金父封公卒分產甚厚君獨不取其爲人朴實無他腸然不能觥觥諧俗故少揩耕閒聲而閭黨後進多推爲長者晚節稍自娛日與親知置酒山水間人咸異之卒年七十孫泰亨臨亨俱傳雅有文藻臨亨亦已丑進士

贊曰不取不予遠名達刑始而治生既而達生何以
占德振振繩繩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少葵君者名三接字次庚
以進士爲長垣令調浙之景寧遷南京禮部祠祭司
主事又之進郎中出守柳州再調徽江遷河東運使
以大計中外簡歸君官能持三尺不阿徇不喜作
面背交見若以爲傲者故所至有鑒賢而易受人中
自今以至守凡甫被調重而遷斥君之得斥僅
五十歸得奉其父毋終及侍兄光州君以老恫恫濟
濟出入頗爲後進模楷者三十餘年而卒卒之年八

十三今之俊老而修飭髯脈頰福德人也
贊曰若工而拙達不勝沮工於民宜拙于上忤晚進
敬脩其壽可數鄉之祭酒俗之長者

朱貞吉像贊

矯矯王孫寬衣江藩中和且平正直而溫遹朱邸
如息蓬門通無徇物介不遺俗割榮國秉降志儒服
交友忱徇幨闇若淑念彼宗公適追不忘亭竹猗猗
可以羨墻文匝淮南字挾風霜人亦有言藝成而下
賢其餘力縱情揮瀧不興龍水江都鞍馬文氏三絕
終身不勤不知其所以勤和其光同其塵見以爲屈
而不伸不知其所以伸侏儒飽欵死混池鑿欵死西
鄰貴而徙東鄰貧而徙而汝獨少若此老亦若此豈
猶龍公之所謂舌者灼然勝乎齒耶

日峰先生像贊

洞亏其不爲城府也坦亏其與物無忤也志和而履
恭秀外而寬中化者真若被時雨而坐者則以爲坐
春風也耶

汪元量先生小像贊

豐下而頎盡美且鬯其人則今而古冠衣壁有金石
闚藏書詩夷威雅武嫫毋呪此豈家不中豪乃以豪嘆
晚節陶然道乃成幾葉戶反真列與頌之

上人像贊

此四大最調而六根無累時耶將捉麈尾毛而攝獅
子位時耶色温温亏有衆生之可接目炯炯亏無一
[illegible]

[illegible]

塵之爲翳貌之者已得其形而贊之者獨得其意蓋
知其慕初地之大乘而必不爲辟支之自利者耶

秋月上人像贊

其髮甚短而[illegible]甚長幘或褐而袍則方頭陀其斂而
莊勢其常者耶俗俗之腸一百有六而猶未央者耶
吾聞大佛坐六十小劫若彈指頃彼百有六年者又
何異乎石火之與電光余以師之身而擬師之像果
孰真而孰妄將刹那之不可保者像與身超恒河沙
劫而不壞者師之法相也耶

陳子有先生像贊

有一君子五畝之宮其宮何棡維松與楓舒其足歛
其容神定而澄氣凝以充體不萬年倣不元龍其肅
若秋霜者汝南之仲舉而藹若春陽者潁川之仲弓
也耶

達磨像贊

東睪冠達達不之契賴可大師了此緣事流沙既返
新羅復至老婆心切汲汲人世願我他日亦復如是

平泉先生像贊

氣肅而澄神凝以王其不可測者湛然止水之裹而
微可覩者巖然斷山之相在儒林望之則若鱗鳳而
[illegible]

法門得之以爲龍象者耶

故同守孫君像贊

學優而仕以儒飾吏論蓋無傚以死勤恒操絜而證
裝貌愿而神粹問誰之子清簡公裔是宜惟冀裒之
不基將無愧於易名而俯公於鄉先生之祝者耶

物隱吳道人像贊

骨聳而清神澹而凝玉隴圓亏止鑑銀海秀兮內澄
人所識者尤然之大宅而所不可識者淵然之三庭
雖然乳始不言利爲善無近名此莊易之庖語吾實
而薦之先生

少溪吳先生像贊

名邑名里名家之子神情朗暢姿貌都歷或飛大白或握麈尾春風襲人郁若蘭花避世金馬或將銅官時長漁樵閒御衣冠東山最馮北海尊罍更耶隱耶兩亦有之仙耶化耶狎莫可知意者兼治生之詩酒而未離欲之希夷也耶

卓光祿像贊

頫澤而丹藪澤而藝芙盼工巧接若飲醇或狎漁父或游大人或稱山靡或侍 帝宸其可罔名游用公子之貌而不能寫者道遙物外之神與之飲見以

爲稽阮與之鄰見以爲朱陳其達生也季長君儕其薄窅也嬰倩季真調其詩若左司隋州調其書則茂先景純吾猶惜大造物之忌多取而能所之未盡除去大道能無隔塵也耶勉之更十年而狀子若木點者庶可當道民矣

興化李參軍像贊

貌腴而澤神舒以粹聲笑若歸德于父兄風標識度所以傾士林而儀閭里者乃其所自致何必曰季方之賢郭爲兄而弟五之名齊驅騎也耶

水月觀音像贊

一水一月常湛常徹如如不動了無相涉一月一水是水即月入萬四千水入萬四千月而彼入萬四千身皆此一身攝我見再拜謂是真相試問真相了莫知都我贊非贊非贊亦妄

陳氏六石贊

誰鞭六雄樹之廣除巉巖風秩戊削廉隅七曜不足五鎮有餘畸是此君非耳目娛牛李之間不可親踈矯矯石鼠其豪欲輸拜而頌焉馬彼寧受譽

之倪者竟不可得而窺終不若諭吾之叙與予之詩
黃生貌余像以去且索余題贊卽以應之
我不識我而汝識我以我倩汝亦無不可汝欲我貽
在而我不汝徃以我重汝其筴轉左然則如之何曰
爾爲爾我爲我請用從火
李處士像贊有序
李翁之卒也則沈璣比部狀之而吾伯玉司馬志墓
矣其子某以翁像請贊曰有伯玉志業不朽矣所不
釋然於逝者明公一言耳而友人袁長史來從史曰
吾故識李翁伯玉之言信矣伯玉稱翁應　恩詔

嘗京兆尹推擇而旌之冠帶矣今胡以猶處士服也
曰一再御之竟弗復御也何以稱儒而賈也曰李翁故
故兵家子少讀書能屬文以生窶不克共二尊人養
改奪而之賈也又何以稱賈而儒也曰李翁故操持
什一善心計然不寢然諾而亦有天幸恒石之初年
賈雄于里既而雄邑于郡郡然被服追次必以禮靡
俠游少年之好所至輒傾其賢豪長者故郡而歸之
精以還佛祖可使儒亦可使賈汝乎像乎幼者盡而
不幻者無惑乎
又題幼于像贊
幼于宣其髮而朱其顏太夫人爲之母而聖也伊也頎
也三王君爲之子而日尚羊于其間覩者以非神即
仙矣署曰滿車可以輔人目者百千年矣胡爲乎寓

委形于丹青而又劫劫焉馬西走金陵而托余之敝帚
以傳人貌榮名隱其然豈不其然

問希言道人像贊三章

柱其脛跣其足豐其輔儲其腹曝炎旭鑒氷浴一單
唅四時服　帝之弄臣天之逸民游戲人間逍遥無垠不涉思惟何況貪嗔氣衛形離凡合真羽化爲跡舍利爲身其無所不之而有所不民者耶

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脩能觀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辨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

非狗非人非鬼非仙之像贊

太子少保人家堂上永仲之像贊

輔則刑而貌尚宣膚則肥而骨甚堅城府不設刑棘自刊自閒之所披揮士林爲之景從而待之泯然其舍清風之所被揮士林爲之景從而待之泯然其舍車而徒者大夫申滅之揮肉食而霍者君子終身之攜彼翰墨給以與青官之峻遷乃　人子欲自盡其道而公何與前愆處也而係　朝野之咨出也而不琢其巖穴之天豈鴻羽可假而鴻跡寂舉者耶將蓬戶爲龍門而煙霞其市屢者耶貞磊塊人也非夫子而誰與之執鞭

太參吳明卿先生像贊

少而與登徒子並儔晚不與三閭大夫同悴其不可
飯者汪然之度而不可揆者浩然之氣優游自足瀟灑無累夫是以髮宜而神王煩而膚減惟稍琢其天倪而沈洞于詩書六藝之府參合文類與名倫伍如摩詰畫如伽葉舞不知者以爲僊張楚而知者稱其陵厲千古噫斯人也其兄事于鱗君而弟畜元美耶

老乳母王氏像贊

媪生入十有八年矣少而蒼然老而粹然五官未衰
視陶幾不辨不慧二簋重綿其乳我也爲歲僅三周而其食于我也計數已盡而猶不我捐人耶天耶將釋氏所謂緣也耶

王叔敬六十像贊

龐顏乳鬢挈之偕如顏丹鬢宜即之謂然雍容襟裾被服詩書小隱　帝城和光閭閻相國之孫清卿之弟棘垂爲父長甲循子問着不言別有天地

詩以自娛又斲取名醫以利物不斲治生飄鬚濯顏神藏骨堅或水而山或游市廛或公卿間吾不能定

其品問之洪陽散仙

文部

祭文

祭曹中丞文

嗚呼大江西來壁峽湍洄浴景雙輪衝雲萬艘小滙渚宮是生人豪其豪於宦早踐三館鐵冠霜粟白簡皁爕四履所及百城屏翰其象於政稱霹靂手尺檄衡飛片言正剖金紫脅息黃墨奔走其豪於詩抑滾惟意長空摩雕峻坂馳驥跌宕真宰鼓吹意氣其豪於酒歃橫凡公之豪爲世鼻楯所世覩者公之餘爾何衣赤衣淺戶朱郎不見副宗乃絕滅舌公我失行識荊未嘗乃公東作爲秦漏場郵簡數能雲共自章鳥絲素書以受趙黃他山之石誼收攻玉聯敵敵辭神交則恩曾未何日報公不祿金閨隕潰流龍淚抑谷嗚呼哀哉有志在觴有織在經百家當心如何鼎鼐崔嵬鯨鯢而逐白蓮或化爲冥游神九天天與今子公信有後人與今問公信不朽重書且下上冢牛酒以此酹公當亦肯首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封君文

嗚呼古稱盛德獲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然至身爲德而能貴其子貴而能及其身此固造物之所靳于而世之顯者又或贏於天而畸於人公學窮五車而業困一第蓋髮垂頒而始觀國之賓其初可謂屯矣及廷尉君之駿發也再踰冠而翹然遽登乎要津大仕莫禁乎九列錫莫侈於三命凡立三朝而公三得之易於人主之一嘯考功氏之所跪者曰文與茂楊行誼克敬司封氏之所嘉者曰行悼孝友才具經綸乃至飭躬砥行學古通經則又公之所被於

事之算其所施寧求大亦足以自伸矣然公受之若驚享之若忧過其門者疑其里而即之者以爲義黃之民不睹其文以還淳尚質蜚雖致而復覩髮雖頒而冝貴胡一疾之告彌遂奄然而逝真所謂五福者不免於考終命而都官若盧之獄不當爲延尉不覓之民耶良厚宦游公之堂而歿不能執紼以從公之子親乃不獲輦喪以登公之堂而歿不能執紼以從公之子親蚤徒結思於巴江與三峽之幕雲踰衙悲而奏髮即以托於笙蘆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少師李翁文

嗚呼天篤聖君必有賢臣乃畀吉人吉人者何我永懷公寔生少師乘時會庸少師作霖以亨九土誰爲出雲公實大鹵少師作楫以濟大川誰爲產材公實名山凡此相業曹隨宋守歸德於公少師不有凡此机門衣錦佩璽歸報於公少師不食公有賢配如鳳如鸞公有喆孫爲王爲蘭過公之里太和所妻入公之堂百順所舉觀公之容蒿若春融接公之談穆如清風世樂婆娑久而厭之倏焉乘風愾然化冥眞等視公寔大父有少師視貞于弟之間驥脫

服箱康莊駑駘首長鳴追感伯樂所以南州千里洒泉今我一觴用主之父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脊峰先生文

嗚呼自淅而西冠盖之族其最華者唯平原陸中吳以南仁讓之里其最賢者惟公橋梓公登上庠褒然翔漢仲李見田厥占文明寔矜大紳委蛇里庭公鋤三世不稱胥艘過從諸郎擬中大夫國則華胥鄉猶畏壘恂恂長者如如君子人境可樂胡爲厥之耶及

杖國而遂騎箕鶴馭帝旌天棺痛王悲者百身頌者
五福惟先申丞歲辛在丑射策金馬從公之後准歲
在未伯氏收氏則貞與懋後先尾騏古稱世諸昆世
而已寧如公我兄弟父子貞旋自郎懋旋自燕距公
徜游甫及期年椒漿蕙奠敢告靈輿公神行天爲我
躊躇嗚呼哀哉

祭王員外道立文

嗚呼公之游覽貞幸相從九年以長實兄事公癸卯
之秋爰爲仲氏以逮及余徙禍公始
預脫婆婆公市徜徊十列及余三起見公永明觀千

歎笑有踰平生鄭襄西邁公尚留鄰簡撫心始
虛歲余南納節公氏職方痛哉大奠不和公於談韓川涵
詞章珠璣咳唾晚而藏腰大觀四明出入師硫硫
霞舒曉而徐光潛悰淵如六館四明出入師硫硫
窮年究若退之狄宗考工九載爲卬倏忽不調又若
馮唐天於才賢夫豈無屬何用之晚而奪之速青彤
杳拖瘦馬戍削何予之薦而享之薄萬里歸魂千秋
夜臺公今已矣聊寫余哀尚饗

祭周雲川先生文

嗚呼世之所欲得者貴壽多男子而已公貴矣然品

猶屈而稱四壽矣然衆望七而未至多男子矣及致
而執喪者僅徐鄉之二則凡世之所欲得者公固略
有之而其所欲得之極者乃遜讓而未備公之爲開
而開政報優佐泉而泉人理進牧而牧事脩俱無論
矣獨其片言而折如林之白刃於道周不至挾後而
劇吾泉脫泉人數十萬之命於狼虎之喉某聞之活
千人者必伏公之功獨見掩於忌口而不收雖公易
簀之際娓娓焉而道其詳某亦竊冀以延年而又不
譬嗚呼豈古語果難徵而蒼蒼者果難知耶或大算
有定而莫能推移耶抑公久不當壽而藉此以後其

先君壽以易而爲我剛孫枝耶公以易而師我
期耶將不逮身而發於子孫耶先君之下帷者五歲而貞之
請益者一葬方郎節之歌解欣仗履之日追勿二暇
之綿延痛昊天之不慈遺凡爲某師者二而皆有頌
以嘉其考槃乃獨使我操管而奏公之誄辭悃無以
報公而還二子經徒抱遺編而自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馮右山公文

嗚呼公生三十四年而始成進士爲名諍臣爲循守
今者僅十三年而遽謝事及其以崇德簿於鄉稱鄉
先生者踰三十三年而後奄然而仙逝當其造物之所

隆施者材而其所新寧者位夫既不盡竟公之用而
又畀之象賢之嗣庶者欲佚公之身隆公之享而俾
爲公嗣者會繼公之志耶凡人才之机生必有藍於
斯世入而爲政於朝稜然白簡之彈出而爲政二邦
藹然甘棠之蔽歸而爲政於鄉則九里之河所漬也
爲政于家則萬石之風所被也寮筆侍從人見以爲
公之所自致紆紫橫金人見以爲令子之所推賁而
孰知其兩相成而兩相契耶所謂契者父子之間互
爲知已而所謂成者子以父而賢父以子而貴夫公
之書已開八裘而象猶措其未既寫觀其點綴朱顏

底幾勉姑射之姿而開其握樞杜機將有得於後素
之秘耶公之子方顯庸念不以一朝之蔭水而易九
鼎之榮味叩楓陛而陳情捐椿庭以扶侍既能養之
無方乃志物之咸備公始怡然還其子於朝家而還
其身於元氣嗚呼五福既完百順攸萃榮哀始終去
留無滯公神洋洋何所不際獨奇白之門人望靈旗
而雪涕敢致辭於漿椒復崇肴於楚蕙溯流風以寫
欽靈庶幾其來慰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東沙文

嗚呼惟公令德皇所惠綏少而什襦中而解蠻晚專

一經踰期及順五十五年朝野半之出爲非霖九有
漸滋慶爲慶雲五彩彪離潛味自媚漸羽可儀湛思
著述爲老不衰俯汲於紳門貴不後上下千古出入
百氏齒牙餘芬流芬遐齋跡絕公府人寔簡貴在彼
藝林稽阮公聲潘岳小子叨承把臂數晬尺牘貴草
椒槐雖薄可以薦誠尚饗

祭秦虹洲文

嗚呼公起高第爲郡司入座匪貴片語爲榮八裘抱壽
揚伯脩福脩祀銀患迸榮典客又帙千泉之綱
之紀庸長句宣遊中妻非歸而治生以營甘旨有
慈白下自今千仞以攀桐以余紫其最得者教育
多士衍洙泗流匪爲浙水醉白名堂通德標甲閭巷
之外皆爲桃李雀脇鼓鵬鵬絃盈耳天既豐之享不
爲修期忽奪之委帀而已貞少於公垂迨一紀鹿鳴
益歌鵾行舞趾晚而獲歸文字知已遇余必酒酒不
忍止我醉欲眠公亦不起或飛大白或撫麈尾人擬
公仙公故自擬樂則三之福且五矣嗚呼風標鮮令

容微溫笑耳熱矜辭聽者亦喜一旦都盡令人心死
百身何贖九京莫起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秦子成方伯文

嗚呼公之舉高第入青瑣徘徊九列爲良二千石下
俟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之其剴直温慈所居官前
後有聲實而得材於二浙尤盛不俟之志略言之人
亦能知之歸而奉太夫人有佳子弟內極倫常忘物
之娛外有泉石聲酒之樂不俟之志略言之人亦能
知之其用而未盡究也奉太夫人而弗獲終也有作
子弟而不見其發用也此公之所沒而難於頌者也

不俟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之而今者公墓矣生而
聰明正直其精爽必不昧不俟頌有以告也夫生而
得爲人已不易公獨貴且富焉其宰無所自耶貴且
富不易而又有文章有官蹟有鄉黨稱又宰無所自耶
公之身不爲世名臣則必禪栖羽客之儔而其不有
所未滿者此非歟於前乃有所待於後也公雖冥冥
中幸精專其念娣昧其本上而皈依大道下而求續
陰功則公殁不殁未滿者乃滿也不俟病不獲親
舉觴而此一觴不爲虛也公其鑒我醊我哉尚饗

祭子與文

嗚呼子與其在秋聚乍有異傳使我心擣曾未翌日
嫩音脆好豁然若釋若還重賓仲冬之月歸自避言
匿跡驚聲忽聞叩門若雪之問其計騰噫嗚呼哀哉尚饗
相跣崩奔余始怛剖既而中疑得非秋尹又未幾時
中表陸生至自江西杯酒徵接遽爾告睽嗚呼天耶
奪我三益伯玉有言子所矜式唯子鮮朝而元實夕
十解已矣子復長陽憶在西曹子詩已成忽潛往詣
晝冰浮名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詩訂開元文軌西京
子之舊侶或挽或笑其他異趣或嗷或召子如弗聞
悄膚高蹈雖渴遐飲辭晦獲曜吾儕小人曉曉詈詈

子探驪珠痛而弗駐醒醉之柔靡所不調薄夫爲養
歸心用消遊上失職其實粟斯予握大杼衣之被之
豈唯苦寒亦復調饑子爲大潘是儔是靡貝錦之廣
得子而譽題車之勤得子而路刺淪鍾接響應景纂
來則麇集去亦狠顧子之通籍垂三十年亥步所窮
東西南天春與兩俗秋與霜還左圖右書其中蕭然
嗚呼子與六十豈夭其惜子者自歲猶少祓紫紓金
落伯豈耽其視子者三事猶小忽爾文星遽隕微垣
奄然蕩駕戢之一棺綿踰月浹慧帷霜寒洪都超超
蠡水浸浸生人之感莫若貧賤謂子不哭

孝名在口千秋若新豈乏黃耇與王金陳生人之窮
莫若無後余不謂窮謂子不朽微言在耳聽者如昔
豈乏孫枝忘彼先胄余所急者歸子孤墳且與余仲
鴈子遺文余所恨者知已泯淪踽踽凉凉何心獨存
宗生之逝余困饘窀及訃于鱗哀讓金作迫聞子音
蓑菲方鑠詞人陽九余遘羞薄然是三子死而非死
余雖後死乃絕生理既忌丘壑復慚朝市子芬衆口
余穢人耳哭于鱗詩字千二百老而才盡非子是惜
撫棺一慟聊表余臆雪溪咽流天日萎色嗚呼傷哉

祭于與文

嗚呼歲丰六暮氷霜屢其蒸城之東居始大歸壠玉
其中千秋永啟無以慰君七尺豐碑樹之隧傍過者
式之文人無行爲世所笑是故表君玉質令徽文人
無用爲世所窺是故表君南貨東綏文人無命爲世
所悲是故表君不朽其期君有篇章如星日垂不以
時隆不隨代卑二三友生肺附膠依人誰不悉嗜用
爲凡我告君豈爲君知不昧者心不泯者辭昔酌
于鱗其言僅期我春哭君溪流已浙山河結慘木瘁
草萎歸而一疾幾遂不支窮冬良途娟娩兒追當不

爾思室是遠而妥冈樹碑附陳一卮存有神交洩則
神馳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廷尉望之文

嗚呼孜孜奉國知無不爲古人有之窮以爲疑孜孜
奉國知無不言古語有之窮不謂然公爲名令爲名
御史惠聲直聲洋洋世耳逸乎藩臬毀譽參之雖三
折肱猶爲良醫入佐同牧以逮逸平密勿贊襄功在
無形帝聽南顧汝往開府唯予喉咽唯予肺腑公持
三尺提衡百城墨吏惴避赤章逼餘皇畿天一鼓
而竄精鋭壓縣 皇褒有舉凡有所知不敢蔽賢凡

有所爲不敢愛力其位愈點其貴愈生爲衆
眼用勞留棘之逐似右而左公實昌言無所不可君
明臣直是以永仲仲我者君抑我者臣抗彼言路如
嗣乳虎蝯莫我敢食堅厥怒聲陵崇岡大明光光其
下蒙霧時武遂陽 帝曰毋害實干城爾姑郎而家
以需特起公之歸來左書右圖豈其邑邑而遲告殂
嗚呼丈夫蓋棺始定直道古心良法微行試令青蠅
爲公吊客昔駁公疏謂公必復試再讀之何如賈誼
一死非欠百身易贖公昔留棘寇後予除臨欲薦予
而竟蹉跎謂子鄉才謂尚冏極今者強起果罹茲厄

公之知予勝予自知我今悲公公悲不悲千里緘詞奏之總幕思江絶流陽山折嶂嗚呼哀哉尚饗

祭姚府尹

嗚呼公長堂瑞　世皇之中出入周秦繡斧驅驄白簡所上屢興重疇藹然春滋以劑霜風逮乎晚節西臬東藩長爲縣官栖循元元視躬若畢峻道則尊禀然秋霜以劑春溫京兆之政匪循趙轍掃去苛煩務循簡切儼寒諸貴婆娑九列抗手青門綴羈綬維著水洋洋與沙俱清杜門郝槐課僕長耕前矩後規左準右繩守令師之曰嬗先生公之在輩余郎西署朴

酒再親如豁雲霧鄉鄰匪遥孚泷異路分首毋白飛書表素公之二子望合芝駢美秀而文白眉最賢數杜扁舟訪余婁川爾汝之契實托忘年覩壽者相謂歲當百徐子長逝公亦歸息本稼峰顙顯智同卮酒公之計弔徐始得徐几一慟老淚欲枯尚有餘酸以赴公廬炮肉荷蓮濁醪觴壺脩以茲文公茹之乎尚饗

祭華學士

嗚呼我師江湖萃靈金玉其相盒三十而受書藜閣四十而佩翔玉堂五十而戢身志養聊爲德於一鄉

又二十八年而始游東盆又六年而始歸北邙其儷則與大隧而俱奠其神則偕元氣而金翔一往者鮮令之風標而不磨者雋永之文章令子既象其賢聞孫載紹厥芳墓樹文範之碑里表通德之坊雖哀師之宋玉亦何必仰天而問巫陽效臨穴之一悲姑以寓夫心喪

祭陳封君

嗚呼公年七十既壯而康志履淳明體骨堅強穆如清風藹若春陽有子而賢伯曰元方初典雄州三輔之望入承夏卿謀謨孔臧

鍒輔腰朱綬斯皂帔全楚村若杜若梁僑李之陰覆及公墻公志甚悴而氣亦揚用是耆指其慶莫量于旄溢填黨應成行忽爾仙游聲被朝霜賀者在塗哭者在堂彷彿聞歌爲年之篤玉醴餘尊化爲椒漿福善豈爲人命靡常貞所惜者老成凋亡公如不亡其神洋洋或俯而歆或升而翔尚饗

祭王封君啓文

嗚呼地曼天傾大美弗圓生人之趣時或闕焉公按其譜造物所專七尺長軀其腹便便龐眉倫髮豐輔隆權凝若斷山靜若湛淵望之儼如即之溫然素封

之業植自任樊公享其成行德匪艱出肆成均籍甚豪賢冊穴雙雛日升霞鶩以官官公溫綸自天被紫橫金乃朱其顏望爲大人又若神仙庭布金鳧巷咽旌旆守相弭耳待公之宗厥指累千是煦是育俾廉頗連申以義方弗納於愆藝菊東籬棚藥園田伯解王堂仲蔣豪綸歸而侍養委蛇左右五福嚮倫三樂備遺云胡美疾纏綿僵僕百身曷贖萬方莫救人不繹然公寢龐茂將等松喬而僅中壽公不釋然二子啟臥蒼生望霖屯膏未究嗚呼宰復如公佩佩謇直而指必依厚宰復如

公崇踰九列而服暫猶無宰復如公河洄九里而不於其有宰復如公游寶藏府而雙振其儀宰復如公慶江湖而練朝典如世胄宰復如公謝子墨而談術如懸雷是以宗情著禁鄉追典刑亂峰隕蘗牛女權星一識舍幸間左滯雲惟余與公里閈同生公推長年余忝先登自解鄭卿事公以兄慶則接席沮必瞻乘我飲公餞各出所能晚與伯子受欵師盟視公季父改服趨庭我心則降公讓未應若小子戀忝伯同升公撫以子或禮以朋自公之疾寢垂窮與公疾小損余七爲增前是三夕坐而凡憑謂余不腆交非世

情焉覩起色杯酒浹宴德音琅琅余耳猶停悄恍化鶴汗漫騎鯨生死各天欲哭奉聲爰膺瑤席爰薦清酷陳我厄辭慰公千古爲賢者父爲仙者祖　皇綸旦夕隃柱衮輔郡國流芬於紳騰芳煙此世榮昌是多壯有衰歸煙易仙之府導師金覓其光燭路不昧

祭封少司馬雙塘汪翁文

嗚呼惟汪代爲欽鄭族其指不億惟伯父惟懿亮夷真比於周家以本發跡中播於鹽弗爰厥息爰礪我鐵豐我筴選而薦之有司亦既俛獲廼口淺用我於

武而弗我悉我其合旃穆卜于雙塘之室厥室伊何用宅是容容有羽衣翁盱衡遷者額謂所知彼豈廷我黃金可成是以太夫人佐之物而豪卒弗忽伯子玉立爲冏司純上若曰予一人所焉惟本原始大是以十五載而二錫命紫仲爰勛超冊予翁如弗聞也者曰母廢我未母泂我屋母表我甲鹿裘儕寇狎步咽嗚咿嗚嚶嚶嚘陶然而已伯子贊宥日夕三事而弃其司馬以詣將二老人之繁用弗容於位上嗣鈐半母奪司馬志惟孝惟忠予所借毗伯子言旋以耕代祿躬爲子職仲砥於學以志代物翁志乃懌廣懇

之中大和融之遠邇參之此欲界耶而有仙都之宮於宿爲弧於喬爲松伯也冥鴻又若卧龍仲九巷其彩而汗血其驄以此旦夕胡曆弗綿以此湯藥胡寔弗痊而太夫人溘焉以先甫三週而翁亦遂厭人間夫此人間翁何厭焉豈生理之適盡將天期之不可遁嗚呼伯父惟小子貞獲齒萬於司馬惟司馬寔覆露我而又勤誨我遂波及于小子戀是椒是假俾捧盥盤於祉小子貞兄司馬而弟仲子以逮懋左提右挈思樹風雅俯仰天地其和調彌寡翁之履順靡所不嘗窮所深廣疢此存者嗚呼黃之山抵峨雙塘之木瀰瀰所不眇往而已神馳絮酒鷄炙跋而慨詞不朽之托將仕之豈碑也哉

祭郭參政文

嗚呼天有神氣醫醫嘉隆誰爲吐之乃篤我公自小官已著奇節如彼太阿飛霜截鼎鼐伏莽日夜伺間公發其私舉宗詠嘆萬姓之愼憾於一旦蘖妖閨位黜我常伯公持其衡制黃冠籍千秋之誣剖於頃刻公惟不爲爲則秋霜雕鶚橫空或若鴛翔虎豹在山亦著麟祥入丞考功蓍茸遘避出佐江藩章赤思庇茸以算尵而動歸計千里之壯時托老驥衾曰卧櫪公司直公亦曰然天生我才衙門之沙豈是鮑哉尚書尺一旦夕且下而胡造物竟不公假易簣之際乾然如生或佐胥濤策鞭風雷或登武丘控駭金精息者鼓磨賢者疾首彼徒翩翩孰製其肘人有公快公無人負惟貞與樊起自胥靡公吏新省以塵薦啓處者出者寂有餘聊唯昔射策公偕錫爵雖登要清雅非中樂時藉公強以起余弱而公已矣秩駕幽閒吾儕小人何心偶存豈無狗知豈無感思蕪語椒漿聊用招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成中丞

嗚呼吾與子別垂三十年青門之餞竟成各天追昔雲司與子周旋寒夜篝燈長鑱在焉子出子詩及于鱗篇各摭姓名雜之他編謂余毋問以意選旃予始寓曰遂拈子詩次于鱗篇且乙且疑子之沾沾盜於泗廉予謂毋爾前君連漪子稍沈深毋乃庶幾其次匪馴而多振奇意非于鱗其孰能之子始大驚起拜定交呼酒酒我少婦視肴潘誦冥搜晝爾于宵予有淮後逮乎趣朝子時聊目版築分勞數此蜀屬所得豈饒奉卅外我爲我解嘲會未幾何分符貴陽三苗

率從五服用章　帝聽東顧酬此江防再錫　璽書
銀鉞繡裘裝橐千鐸稍收三餘皇亡節蒿萊坐起鬼瘡
噬子伏苫子鳥不意翰祀一覲銀鉤數行天道靡恒
忽桑忽枯子中羹菲子起拔蘆蕨癸在門獲報禮輸
其又二載明領郎待子使丐言錦先大夫狀自吳生
其文甚都謂子所痛于鱗冥途生則簀予及徐與吳
自是郵筒一再往還予之納節歸卧會山忽有信開
來自閶闔余爲吐哺書動於顏不得手書乃傳計言
精神沮消第決崔嵬命酒忘杯舍筋告餐見者切惟
唯有長嘆子之詩章與子勳名蝟耒終究可以汗青

吳生狀之余志及銘復何憾哉光施九京所不悉者
與子交情陳卿未勒案酒徐生張旃甫發素車范瘠
子獨非夫次且屏營矯首南雲愀然寄誠嗚呼哀哉
尚饗

祭曹甥比部文

嗚呼履齋君之長於吾實二十有二齡而稱爲甥鹿
鳴賓筵之舊實吾父友而稱吾爲舅吾固不敢倨然
而當尊而君亦未嘗不憤然而處卑見君之憤然者
君以爲易狎而中之介然者實不移君垂五十而成
進士其得之甚難則其居之也君有未然少有所齟

爲民蚩庇邦之大夫民莫敢訾憂在宗社而顧其私
臣言楊廷臣身伏機檻我室廬視我冠衣雖則視燬
臣心奚愧大明中天郤埠魄魄用公之語安公於退
蒼流拱瑯琊蒜城還翠公於其間誦讀詩書纔若蠻然
老爲鱷魚墨池蒜林以佃以魚君卿筆舌人乃畏諸
或徵文獻轂我皇明或采志牒寵彼山靈綴以巳言
附之姓名杜預沈碑楊雄擬經伊佘晚合公偶聲知
帶水浮家十歲其期歲必一來來則移時季必一書
書則問奇曰余鑒杯世氛甫謝不奉公問自春徂夏
乃聞短造遽郎長疫遺魄雖寒壯心未化嗚呼黃金

如山昌用鑄身三望八騶泉途曷陳公雖歿矣不歿
者神千載蒜廬乃有此人

祭馮封君文

嗚呼翁之躋耄而方伯公治我四郡兵事也則四郡
之搢紳先生皆有言焉其言鄭人咻致然大要謂
方伯爲國之楨而我翁爲國之瑞其視翁者顧翁無
疆之壽以表爾東漸若威鳳祥麟之儀游江山哉然
而增麗顧翁無疆之壽以安我方伯公小則儲胥于
江左大則屏翰乎宗社若應龍得雲以夭矯九夏衝
枯而望被既方伯公舍我而衮衣全楚也則某等日
先其子弟勤竹馬之候於南浦翁里居而扶櫬無念
也則某等又日從父老後放墓葉之祝而東覲如是
故未已也咄嗟哉昇哉此音胡爲而至耶將翁福之
全而爲造物者忌耶將我民之無良而不令沐方伯
公之賜耶不腆千里之肺與醫巫之酒借以娛若輩
而寓翁翁其爲我吐之太行而乘飛鴻之驕上賓於帝
若曰女其逍遥於易迂之宮以靈列真仰毋攸方伯
毀毋久宅憂於里世人望方伯如望慶雲恐則翁履
順之歸歸爾真宅洋洋乎我曹爲胡爲戚然於遺脫
方伯公南浜之息息不過六月遂遂乎九萬里而風

斯在下我曹又胡爲慼如虞其不終惠耶

文部

祭文

祭凌侍郎夫婦二代文

緯太素公翁姐葉媺之若鴻得光葆真蘊醇爲德必潛淵深流長篤石林公實心大度易直子良椎陳夫人惠行淑姿以順承剛詩書之業久而不替其用始昌厥宅既用鳳產三馬彩羽煌煌伯巢阿閣造化奪之弗究其解仲也嚴終貴于丘園催若孟皇天篤季君

縱之九邑承言翱翔歷臬藩逢長三晉以綏四方帝眷南顧五嶺大慈迭其披猖汝將明威飭率武夷材官梳騶六道並進覆彼穴巢斷脅披膺駈十萬條忽墉除若烈日霜爰立城郭爰布斥堠爰分士伍帝嘉厥勞俾領司空留政是綱疇昔之歲若王父父外內單慶綸緯自天屬有征行聲而未揚季拜稽首敎宣德音以責幽藏百里而內守令上冢牛酒相望世講之契寔篤小子逮我鴈行敢薦無辭逝者若生存者毋忘尚饗

祭胡侍御文

嗚呼胡君抗疏批鱗以贊國均時稱直臣干星迺辰歸而食貧練衣葛巾以游隱淪時稱逸民姑疏采薪匪名之狗要以成仁斐斐在親鵲鵲在隣大丘樹惇林宗人倫集客雖廣定交必倫其愛胞胞其象閒閒客以爲茵已乃懸鶉客以爲困已荅生塵失無入聲爾席既珎周序登堭魯郊損麟不爲王人遷楯帝賓世路竟屯奮君經綸君復何論脩然逸真慧麓嶙峋慧泉漣斋君年露晨君名大椿徵往跡已陳風采如新

漢毛洞嶺爲我邊廻

祭太師徐文貞公文

嗚呼君攬治綱相參治權弘治之末　孝皇顧天天之答之公寔產焉嘉靖之初　世皇臨軒公之荅之射策褒然入拉三長出試百艱晚握大手與天周旋盡塞倖穴獨留化源黼留一詔雷雨九埏浴日麗空轉坤旋乾逖序成歸凡十六年如裴如冨尚作洛城惆表遠邇繫瞻重輕公所損益今猶國楨始孝　帝命惠我黔蒸九九爲期功圖行成母念人世人世濁腥鞭虹馭箕以還玉京公之勳

德王言是馮國史藏機口碑流馨不朽壽言余小子
貞比於華封差信而徵今之酌公可以無貲始貞男
冠謁公旅次笑語從容傍及六秩壽祝貞文未允公
意胡乃屈詰辭達爲貴余謝不敏各行所是治就三
灾而抗緜騎其帥斷斷奮欲相噬公默調解好使狠
猥先君之思托葭莩契惟我先君積仵敗類日錦愈
繼鎔鼓方熾霆霹紛如莫可控避公力既竭於心恒
惴惟貞兄弟扶服歸東寓灰覆盆沒齒長終豈無尺
書莫通爲通公捧翔陽以扶屯家貞乃伏闕疏訴奸
兇朝拜夕下三臺景從而何數奇厄彼狡童公如弗
聞究曲從容雪先君冤錄其舊膚獲改鄉服安即幽
官天雄之節溫及小子公謂延祖可以起矣修部異
興拜公梓里筐篚不施一刺而已公不自德我何敢
齒公與深談听然而喜參伍章程錯綜名理以及兵
事如針芥水逮於敝帚亦復莞爾貞之叙公文明以
止風行水上匪漁而賁往猶感恩晚乃知已我宦小
達公喜弗勝中遘流言公佻青蠅我之嗜欲公憂如
醒我之甚口公耳如懲歲一造公肝膽爲傾擊舟送
我徒倚悽管白貞鑒坏井從道恨公貽尺書始置宦
情兒子甫薦公眼復青勉以祖武期之再鳴貞也庶

祭太師李文定公文

嗚呼昌期五百儲精嶽瀆蒸黎焉生以迨國籙天乃
與之大人之福畏途樹棘旆席之上弗如弗吐以成
家相天乃與之大人之量公產維揚金相玉暎矮爲
文章陸離彪炳垂登驥仕始乃獻靖遂魁大廷徊翔
玉堂祠釐竹宮和歌栢梁僅逾十暮而步嚴廊凱奏
銓部晉領宗伯比扉覲章西宮曝直孤卿七命康侯
三錫始成魏公寬猶弼翁既受肅規畫一以終中門
寂如無金可通台席既移公常輔首六卿志行乃絶
指稜匪月幾望匹士死咎悍佐兒侯濬爭若忘溥有
菟褰邦溝之陽介不終日匪舍而藏　帝褒溫綸以

其歸蕭蕭宵征上介導之徘徊無金木絲竹公
參於堂有母若父有季貴如厥綏亦組子及孫前爲
世者五追惟錫第黔髮朱顏王父無念世數亦然請
告以歸稱觴膝前自有父子白有君臣疇如我公完
福備倫續庶給扶衍卑身爲良亦松爲度綠野者
莫之會光芬洛社位則潞公德乃司馬清尚一部足
以長娛何必雲母然後快乎天期既迫不得須臾大
江北南有兩德星歲隕其一公與文貞左輔石宰金
躋玉京昔余先公鳴鹿偕肆小子不類南宮附驥余
曰叔父公乃弟視丁卯伏闕借慰上書以雪覆盆公

爲指指果出之照指而後蘇世公雲霄公
乃尚尚男忘一女與公十品復泰回曹忽開庇叶相
翊權國南州之誼千里奔訃而我何爲病足如紲絮
酒奚翻伯以照詞公宿 帝所寵復我思泣雲黯結
未往神馳嗚呼哀哉

祭太師張文忠公

嗚呼有君以來慕已乖蒙以勞付臣軌如我 皇有
臣以來盡瘁代終以逸歸君軌如我公秉化樞衡
及一紀書棉骸骸與民更始霖綸合機太阿養光嘘
爲春風拂爲秋霜百辟洗心夙夜乃職有窳必洗靡

吐敢歷片長萬甲一瀕千夏豪精神響應疾於置郵如
日麗空何幽不顯曆彼景風何草不偃河清萬祀先
期委輸武騎千羣無煩秣飼大農自緊少府緡錢其
榮君山其深跡洞白粤九逝士飽爲騰滙爲湯池釋
則金城單于解辮越裳重譯黃屋之尊與天易極遂
超太傅真拜太師上冠三台下總百揆品書不名猶
曰子房彼鄰彼留亦莫敢望公有家嚴貴命師臣生
死九命榮哀一身公有慈幃迴籍兩宮月鮮虛賜食
必上供九有趨宗八荒駢軼如何一木萬事長已嗚
呼洛日斷天脫化週元簡自 帝心播白王言顯融

昭明光大誰當載之棣史勒之口銘世有頌聲曰周
曰伊我弗敢從汗不至私行在唐贊皇復爲元之才惟
事煩歲抄微辭以當報恩公亦自謂疲於津梁饗饔
欲從限天一方其言在耳其人不作大斗辭垣喬峰
隕嶽人亦有言昇遠造促鍵鞭之長不及馬腹嗚呼
寄輪岩廊埋魄山阿森森象賢爲陵者多帝曜長輝
國威恒振公神行天夫復奚恨

祭俞仲蔚

維萬曆七年己卯秋八月癸酉朔越三日丙子俞仲蔚先生卒其友人王某始能以酒奠飯徃奠而哭之曰嗚呼仲蔚天與之隱仲蔚辟世塵天與之文悶不就淪大與之藝輔文而行天與之友異德以稱凡不見憊大與之藝輔文而行天與之友異德以稱凡子之臟皆受之天其不知者以爲蚩而有子前庭有孀而長有孫而孩有女而婺人所嗇蚩于日前吾所嘗羸與千萬年在漠恬冲無碍收度微言晨聞胡以殆勝在昔藻雅玄晏先生未究八法墨池閉篋子

之於詩上窺建安晝洗色澤大骨嶙峋其於他文皐辭轍工行爲賦誄亦表春容子之於書愈少愈妙柳骨姿鑒山陰寫楷縱而行襄陽米顛強琴研陳兒駒嘶烟與子劇談耳不暫酬稍出片辭確乎陽秋入子手室春風藹然雖遘閑心遠地偏子之閒左于旄時溢及乎公庭憂絕子跡皂閒衆頤隱蓑底肘手綴目營圖左書右涂淪清弭時退耳果調鸚聽鶯日以自課六念之外子或冥思一室之外子不與知營衛精堅可求無敗如何一疾遽爾長夜嗚呼仲蔚吾昔進子以交子與白是三人遂成爾汝徐生泥愛惟子是篤慫勸分窠豈聲揖辭雲痛哭捫搥一言宅穸

未移時子亦告逝誰爲終此二子之貞俱在後死月晦叩門子病何徙回眸眄睞托我以臆誰謂一睽地老天荒遺歙在木遺文在牀他所不能能使不朽所不終事有如此酒鳴呼哀哉

祭沈脩撰君典文

萬曆之辛巳七月故翰林國史脩撰沈先生君典儼然而來玄都謁羣真尋與賜爵世貞縱繼者久之而後別明年壬午之二月其友青浦人屠君隆遣書來

謂君典治裝北首矣臨行何君典亦以書告別矣又一月所而有傳君典病者矣又一月所而有傳君典亦以書告別矣又一月所而有傳君典病者矣又一月所而有傳君典死者矣其傳者落魄亡覽祭互不倫以故傷爵等怪而緇之且謂君典仁僅踰不惑不當死氣清骨勁體實而精完不當死重節懲信然慷慨急人後已而中寬然長者不當死自唄典行索百家衆流射馭音聲支離覆逆靡所不博綜其精神實有以攝之不當死生負奇非感異夢又爲師真之所汪祀不當死而亡何青浦以計至矣乃定死矣嗚呼今者亡暇論君典天當死乃又有不可死者以　天子之臨軒收天下士

衰然而舉爲第一人將望之以異日寄宗社之大事不可死天下以是期君典不可死君典火喜談兵走塞外指撝形勢思以勤跡於燕然不可死士俗葢與禮而力欲樹一赤幟於朱靡之地不可死文蛾高而未成一家言學雖博而未究其歸不可死今定死矣君典之死即豈唯吾二人惜之天下之人能惜之而吾二人之所臆結而不能赴者念君典志度世而不久世口無生而中伐生上不能幫師真而下無以慰知已耳然以君典之秀異廓落即死其神豈遽我民者第業已國居不能走水陸絮酒炙脯而弟哭君典

謹敘其事使奴某告之殯所而系以辭曰嗚呼君典爲死爲非如鳳翀霄而鏤羽儀八極而邸屯夷桂酒檄築奠子之未生此身爲誰子之既歿子將安歸以宇呼子子當應之應我者誰子當自知

竺乾先生手珠牟尼冥冥之中豈無子師而我沈淪雖生何爲嗚呼哀哉

祭沈封君鐵山

嗚呼天不可必以公明德而上有令父爲公啓家爲公作則公有今子叢蘭握璧其二顯者中外列宿炳炳華國謂天可必以公明德而綸封甫須鵬養未極歌者在堂哭者在室凡此二端循環莫測七十之年世所奉栩於人爲最於公爲嗇嗚呼波岫眉睫氷雪膚緻瑩如姑射輕則若士非骨而仙則養所致彼二豎子何能公纏神與天游六鑿自避妖哇既遠穠醇罕嗜坦蕩朗洞虛和夷粹適已內足不求不忮與疽

何與而發於背仁心爲質汎愛親賢郵沒存孤生死一言任到慙交張范羞屑環流之里惠慈藹然我廑我幣資之若源排難息諍乃有居閒雖行富德毋侵更權造化何忌而奪公年公之夙悵托於吟咏近師香山遺達晉興公之餘事訂爲草聖遠慕山陰天然

欲脇沾沾自喜誕矣應也鴻線庶龍蛇驚篇商奏淒聲發楊花仆石倚遲用志青黃長小史門馬豎生亦復搜采以破沈鈎千載日前使余神爾惟余小子托交三世所謂令父淵渟嶽峙所謂令子爲朋舊逝而公其間或舍而疎或怍而企無憂作沮左吠志事少憾者壽難測者天獨我莊與阿衡壽極彭籛乘此業識苟娛日前當其盡時誰能不憐嗚呼有身有患無生無戚區區五福么麼瑣屑真宰戲爾搏作一物擲而還之如鳥籠脫自茲以往誰拔誰括縱橫大年調咲日月公其首肯爲我一酸

祭沈封君碉山白簡之文

不佞始而誦公之祖水西先生白簡之文則知其練事扶義編髮批鱗盖嘉靖間一直臣也既而接公之父守西先生於庚午之春則知其淹洋辨潤博解人倫盖隆慶間一通人也又既而與公之伯子游又一飲仲子於吳江之濱則見其奮停鵠峙玉琢蘭芬宛然衛叔子杜弘治之儔而鵠乎其可親也不佞既幸而知公之祖父與公之子伯仲君然與公僅一見所依稀者公之貌而所聆者數語之寒温第以公之父

而意公爲令子以公之祖而公爲其有聞既又久之而公寔亮之慶雅素之風漸得之月旦之真公甫踰弱而伯子貴甫及艾而仲子顧下大夫之服與天官部之典郎身致之者不以爲晚而公髫齡宋頗與諸耆老之封公周旋於文酒之間而無少倦意服政之年而滿膺寵帝之選鳴呼川谷盈日升衆以擬公福之無疆弄月吟風衆以擬公樂之未央舉人間世之所羨忽一旦而奪之而歸於烏有之鄉豈非人之慶不易必者取之若寄而福善之理最可必者倏焉而無常雖然

公有名爵生不爲徒公有令子歿不爲亡公又安得不曳然而舉不俟之一觴也耶

祭黎惟敬少參

嗚呼丙辰之春晉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宗徐金鑪觴榼提携明卿繼之若鳥逐柄邦舉伯承跋轍衆迷君甫舉試其頰猶窺想聞屢而趙式燕以嗜余戲謂君生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均半按其裏中乃多篇輸虬龍鼾屈虹霞煥爛二京可嗣五嶽推冠余時吐吾口不及讀跋席卜夜清吹妙陣遏雲停宠呼手揮漢君獨頹然樂辭及亂頃幾新客仆中散魯未

何日南北各天君操參坡余耕南畝而世之棄余如一敗旆公獨宦之若狐白馬倦羽觴鯨銀釣滄無愧無玉紫以報瓊篇散若芝飛褻則絲帝余郎吳興君爲不速顛倒裳衣酒矣相寓遂登峴山探嗣松竹顏公遲樽磨劒以讀放舟碧浪明月滿鏡皎潔天日品山激絃拥波流曲名書法書恣君品録龍指膚寶帝之選鳴呼川谷盈日升衆以擬公福之無疆千載此勝畸編其後五歲余領岡鄉君佐西制出入永明休沐之暇余或逢迎款段繫門鑿落細似催犬再鑽乃西郎征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子之冬納節歸耕君時起告訪我園亭短屐輕刀一二友生踽披

巉屼覽揔葱青宜王東南勝事頗介粵嶠之南烟焉
文星知君得老懸車宰城鱗羽雖艱音鄰互繼君健
飲噉百年可致有友楨伯吉及家第像章片石刻君
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決致音元矣君爲我使醒而
筆之三日忽逝若醉君寐又若蟬蛻非君仙遊則我
鬼趣君有令昆亦有哲嗣併君具三俱拜天曹緒紳
之閟孰與君高雅量冲懷悟進潔操千頃宏陂靜不
爲濤千仞層嵓陝不介勞贐文之絶供奉之豪君實
兼之所享獨豈有窮文與遊逝者奚恨存者奚忉

逍遥信君所憂君必與遊逝者奚恨存者奚忉

祭余德甫憲副文

萬曆癸未云冬十一月而鄉人姚匡收自南昌來言
德甫憲副余丈七矣余恍然而悟曰幾忘之爲排
律一章及録所撰再補五子篇一章俾以不腆之幣
寓匡收壽之未報而爲人年甲申之春三月上巳吳
門鄉自武昌過我酒肆洽而口德甫以人日化矣不
覺黯然低回淚涔涔下也居一月而始能爲文又一
月而寓鄉弟絮酒於君之鄉人啖邦相酹而告之曰
嗚呼昔在燕中偕歷下李伯具和者宗吳徐子君最
晚入而與李酒牖坐飛觴遥揖牛耳我之少君且遇
一紀石所弹射君必彼靡我以君兄君不我弃我困
家難浮繫于燕君時白閣捧鏡兔天僕行見慰爲我
窠餘分千候忽二十五年我之北家君賦歸山去鯉
來鴻歲必一傳彼參乖尚同輝異曏松柏者操葆蓬
者緣追惟曩者甲乙之歲歷下一言倣晁流輩謂猶
德甫差強人意障彭蠡瀾庐彈章幟深驪龍寶益女
子氣浩蕩九派不屬三事余亦云爾萬古府尚仲氏
宦歸沽泊自論骨尚孺子奚忝陳蕃數君之跡不及
閉門垂坊衡廬遂傾危益豹泳意伏見子遠係事事
清真語語真温惆悵野別度勤醉言余乃憮然感念

凌存重詠五子君寔首焉憶在冬仲余將忽忽客有
姚生開君七衆始卓朝請俾以廷賓竹君和音共保
元吉明卿來訪飲未畢六君不慭遺君逝人日閒照
黯淡迴風滿是泥鴛鴦夢細穆如失追惟我君幷鶴
雞群風骨代間凌霜還雲材既棲梓德亦蔭蕙與物
無營旋神不分畏鬼之里翻犬忻忻慨不必殘日不
至黑真字何爲忌彼斯文我之薄劣學道靡獲生胡
可總列朋足惜乃爲君痛亦復何益君神行天莫可
揣測千里生網絮酒雞奚豈必君饗聊表余臆嗚呼
哀哉萬古斯夕

祭太子太保嚴文靖公文

維萬曆之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乙卯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養齋嚴公以壽考終正寢越十日而始訃聞於其年冢子南京刑部右侍郎王世貞時以疾在假又十八日而爲九月之初十日癸未始能扶携至公第以玄醴素饘酹几筵而告之曰嗚呼士挾冊而詣公門有終其身不獲售者而公不三舉而登甲第士之餐甲第者以玉堂爲奴選而公不再試而入中秘其入者苦爲資簿所持往往有憑公之歎而公不二十年而至鄙貴其貴者以學

士爲榮汲汲有爭余之氣而公自作嗃一轉而踐其地人臣之不能兩得者審矣之與統均而公出太宰而稱輔臣昔聖門之賢品尚不能無風木之悲而公乃無得之於其二親在　世廟之操切數以吏事誅斥三公而公無纖芥之適以及身世之所最難調者臺諫少年之口而於公獨不能致其信信乃至天子之所錫賚褒予則有三鞾九韞以供宴饗之榮而象龍雕玉以爲在笥之寵所不衷昔爲諸生數寄食貧有父及昆取資一身雖至纖芥不以累人無雖而楔無滴爾醇及筮司理若驥辭阜而騁康衢靡所不造食稍間而虞之山琴之水無往而不寄吾伏櫪之跗盖觸耳無噫聲感目鮮脅色嗚呼此世法之最勝而人倫之極則也乃公終不以其一時之樂而廢其憂冀冀小心唯患是虞亦不以其亡命之貴而加於賤匹夫匹婦或能勝予盖九里之滋宴本於河洲而四時之氣獨得其春敷貌而出者以爲門廡之貴語而處者則意其環堵之儒於釋氏之慈悲雖避其名而君其實若老子之三寶宴揉其精而食其腴以公之盛德當何念之不除豈人事之猶有憾奉天期而不得須臾嗚呼宗臧哭於堂臧獲哭於庭中鄰里哭於

巷諸生哭於學宮四父罷未絕婦罷紅其長同矣天子爲輟朝而議後事宗伯治祭司空治窆司封議贈太常議謚國有史家有志其榮備矣若通家之小子宰容一喙以致辭啐先民有言上爲天下惜而下以惜吾私其庶幾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起潛憲副文

嗚呼張君仁以義用行不愧影窺不愧夢和若徇俗介若矯衆徐而考之靡所不衷昔爲諸生數寄食貧有父及昆取資一身雖至纖芥不以累人無雖而楔無滴爾醇及筮司理若驥辭阜而騁康衢靡所不造

其齒則少其吏何老敉銳簡精以慈爲實晉列臺端
匪霜而寒南埋綢輪遽祇武冠武張武也冠惠文冠也浮沉外僚
我心則繯寧以枳棘而屬厥官入著留銓米鹽玉衡
出領劇郡匝石庖丁讓持筑拿慈如哺嬰化簡其頑
專如視蛉若貴廉吏如貴鳧鳧鳳其惡貪殘如惡虎狼
伏機倒射弛柙見傷失職當誅天王聖明白簡愛我
角巾私第耕則畏壘怡怡從兄娓娓訓子
漿酒霍肉其心沒齒大明當陽魑魅伏藏尺一起君
俾牧錢唐審審黃耇厥角若崩父我毋我約我周行
君之劬勞狗知感恩君之疢疫食火事煩再命甫被

二嶺見援胡惠于杭而齋卜溫嗚呼久屈而伸天若
使然旋予而奪則又疑天白璧當碎曙能使全奚取
造物爰畀百年民之多蹴兒彼末路誰爲縣官牧養
黎庶曰蠢曰蛾徂竊蟹裝攝君正色使彼欽慴俗薄
厂趍如水走坡鄉之黃口庶登仕版矯度机根甚口
睥眼藉君醉德相與推挽而皆已矣靡可後冀長潛
泗流享霄壤翅微行良德淑之一淚宏器遠算永之

一樣客有蒙莊弔而見喙萬蟻紛紜粒粟狗之墨突
不黔志在救時盡瘁曹雖有何爲念君生平食不
再味是以奠君鮮豕亦贅但願苦節文星匡濟俎豆

其側知必無愧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魯庵給事文

嗚呼公起孤生取高第入木天誦中秘拜夕垣贊國
議天下豔而稱之然佳什籍者逾三紀而立朝者不
四歲其試南宮而獲雋丁未也舒徐內覲凡再從官而再乞
而後射策金馬天下高公之難進而不知其有淡雕
未信之志其爲給事也淹詮外觀凡再從官而再乞
歸里天下高公之易退而不知其有王陽必迴之馭
公之歸也途梭其衣懷堵其宮邑人而不邑居野居
而不以家從天下意公有方外之樂而不知其睢于

於方之內以終造物俊公無累之器而公焚膏以繼
之若鍾鼓之伸縮編君牛毛而槩絲天下意公有不
朽之圖而不知其即以取足而白怡余欲以詞賦擬
公於正則而公不爲然以訓故擬公於季長而公不
爲侈以宦潢擬公於曼容而彼不足者鮮述以自
見以泚思擬公於子雲而彼不足者負寞新之餘趾
然則茲日酹椒漿而告公也情也異時祀考亭之宮
而配公也禮也嗚呼公其吐之

祭張瀛峰中承

嗚呼公甫冠弱已歌鹿鳴誰其頡頏金少二齡金薦

公東征翦帝京東署西曹聯驅分直胡塵冠天我留
公謫蔽芰甘棠所至輒植余解后泉公始領郡雖則
需遲亡陷厥問南旬維施比領三留授手詵中甲戌
之春余髮種種而公甚髭種種雖舊為帥則新其又
五載公開大纛以帥桂嶺余起京兆練川昕夕清尊
隕倒歲寒之盟世路清夷或厄物情或困天期我不
成行公不成歸與公十交垂四十載歸在遲公竟
不待孤櫬雖迈旅魂安在嗚呼哀哉嶺右之師敝訊
執醜露布雖馳竹帛未剖天子惜公胡不生授威場
寘節身俘魑魅槐庭之席乃成庶伏縮紳惜公靡資

大計公之里居其僚屬舉公之襍身尚若孱子公之
室屬中人而已不為微言援劃元精不為奇節徼較
譽名不為捷足蠅襲世榮公宴長者車惟數端物情
所便直寧所寬胡不于壽遲遲克殘盒棺之除皇皇
需寤乃有恩綸錫之荅藩乃宏寵兆以桑桂林乃申
崇贈乃延世賞麟趾在庭裒蹄在帑天乎若遠福善
不爽余抱癖疾栖止禪宮與世緣乖長謝占囚惟此
一觴槭淚酹公嗚呼哀哉

祭姜師文

嗚呼公老而吾里之稱前輩長者益落落若晨星矣

同鄉祭贈僉事學士王公焚黃文

於赫東海孕英爲公肥遯丘園貴不于躬乃篤令子祥麟漸鴻乃篤聞孫雙鳳二龍公既全歸久而顯融國有大慶爰自兩宮　聖考所諭庶尹群工惟公父子殁贈存封鶴禁攀跋氷銜再重煌煌天章華袞金崇寵報佳城頖田贈慈宮齊舟前後者秩宗令牛酒鼓逢逢竭慶田父謹請兒童公辭玉京駕虬旆虹何以徵假肅然靈風

祭華明伯廣文

嗚呼昔我秋官公不近名而爲善不責報而後施其

嗇若傾邑而其仁重於天下後世顧自賢其子以先生必能暢不盡之蓄而光其脊於來祀乃先生宜不能附一命名不獲沾一第不回已惜先生之遇而閔其志夫先生之於文枝葉於廬陵眉山而根柢於濂洛洙泗夫豈惟質古而有合仰亦通今而不悖矣其學自九流百家三倉八法以至於釋老之所譏述皆能略筆其辭事矣宦雖不及達然亦優遊廣文自足乎青氈之味矣庸雖稍勢落然亦從容素履不至爲樂饑之泌矣雖恭默不言而義方之訓自行於子弟矣雖簞瓢不施而內外之節肅然於閨第矣晚而杜門息交絕贄不識者以爲悋若簡而識者以爲於陵之不取不寺李路之不求不忮矣盍造物之於先生故有豐而有嗇而先生之所凝承亦有通而有蔽通者固周旋於禮法而蔽者尚不失爲仁義其嗇者不過入世之浮榮而其豐者終縣之甲子翼乎其善飯謝庭之蘭玉森然其有繼吾翁若翁固托騶於壽昔而乎吾女復倚玉於茲契余少於先生十五年髮且種種矣夫何羨於後死亦何慊於前遊敢酬葬客之發聊以書雍門之流懷豐爽之如在庶不我乎遐棄

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聽泉

嗚呼公年七十九矣而後終其終也人猶惜之盍以百歲期翁也有子成進士爲循吏矣而後終其終也人更惜之盍惜公之木封也然是七十九年之中衣取足體食取足口而已未嘗一日而慕乎外之監別味被色按宮調徵所以慰春陽而娛予夜者未嘗一日告遽而嗟窮人見其恂恂乎似不能言而不知其制行之伉果其貌退乎若不勝衣而不知其精明之內融是故爲翁之鄉後進者推翁之誠慤而謂其爲王彥方之伍爲翁子之迪吏民者感翁之義方而謂

其有萬石君之風然則壽何必百歲而衰何必萬鍾
人固戚然悼翁舍白日而就長夜翁則怡然謝塵累
而游乎太空鮮然老成漸凋藉壯爲雄忠信漸薄倚
器爲訐既不能起翁於九原而回淳古當從孝廉於
里閭以厚道而日相磐有酒匪釀有肴匪柴爲此偲
誠爲我從容鳴呼哀哉尚饗

大故敗鎖而始知又敗鎖而未能修辦香東角之誠
惟夫人之開道彷彿　南真之受　上清豈庶世之
徹盲不能制伉儷之類齡將真體無開乎四大而至
人不貴乎長生然則逝者奚以悲而存者亦安足矜
悟面目之本來長湛然而圓明尚饗

祭袁太學衡

於戲章君少負材美名公之後脩吏之子既開筆札
復習詩禮動則春風靜則秋水吾以吾弟托交姻戚
每過君塾遊從莫逆客必選佳坐必卜夕豈無顯者
踪吾莫得昆湖之陰虞嶺之陽蘭舟筍輿相與尚羊

文部

祭文

祭王光祿文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嗚呼先生廉濁不設機爲奢不近名與物鮮忤規心
自成仕則稱朝市之隱歸則重川旦之評升者攜手
與觀化城井果徐薦松醪細傾醉固陶然醒亦無營
謂當上壽於喬可憑曾未何時溘焉就冥貞等積衰
喬厲世嬰吉禮不及季昆亦不出一城盒先生之

見郎欣欣如魚出阬別轍昏昏君爲倦翔垂及二紀
吾栖祇樹忽病叩關踵再三晤雖柴而墨猶芘七筋
曾未幾何報君物故疇爲肺腑仲氏與張踽歷以趨
治君之喪衾棺既周三月乃葬誰謂君貧松梓成行
嗚呼生寄死歸賢聖皆有生不扈墾死無心負桑戶
返真伯倫全酒酣君一觴爲我醊否

祭葉教授

嗚呼翁之長余踰三十年其在戚屬亦吾父肩凡兩
司鐸聲東南天胡爲曳褐僂褰兎園蔓趾蠹雲鶱突
避烟農趨戟門使余惻焉食飲湯沐薪桑雜駢肥馬
鮮騶出入後先有所陳佩　王亦齡頭子告東歸郤

繡屏傳恩弗兒終豈余則然翁甚伉直不爲機關倚
坦而行委順而拙陰沈陰隱詩寃以夭仝晚有聞孫祭
鹿鳴遑二老祭酒里其仝倫翁之風骨鶴廓松堅貧
之碟慷躍魚戾爲目細而方匪啣則錢胡爲一揖毫
蛻其間嘗厭世紛而歸道山余所愴者念雋慶賢薦
以薦翁溪笔洲冬尚饗

祭大兄文

嗚呼人之所難得者壽兄至七衰而後終壽矣其服
食導引之志則若有奪焉而未覆究人之所相高者
曹兄以王父叙而得官曹矣其嘗點年之志則

著有匪焉而來獲就仕而留養官庭幾矣兄欲宦名汗青而不得則刺乎竟沒齒以爲捉子而王立芝茂奇矣兄欲其拾芥金紫而不得則營營乎目慝旌而如有追兄既不滿一世之人而亦不能使一世之滿其身蓋其所自負者大而其所自信者真是以釋褐而尋坎軻桂冠而就沈淪簪者以曼容之簪退而惜者聞仲翔之相屯嗚呼痛哉貞荷　天子恩納郎飾方擬從諸兄弟而優游里中胡僅一歲而妬我仲君乃從妬我長公也且我王父有我二父而爲諸孫者六前妬仲君貞固以樹心而內痼今柰何使我獨

我猶賜壓明水芬椒鑒此微禮

祭舅及女文

嘗嘉靖之丙寅而吾女華安人年爲萬曆乙亥而吾婿慶已巳而葵於洞洲其又六年爲己卯而改卜磚橋之塋都起龍辛於苫其又四年爲己卯而啟卜於此以葵遷吾女附焉而居士乃以酒二卣飯二盂脯腊果蓏之屬而告之曰嗚呼女之歿也時余病瘍而弟及訣也謂且追汝於夜臺而返余轅也女之歸土也奈時盥游而弗及撫也又弗獲以殘露悲汝也婿之私諸此嫡妹一疾彌留投辭卑婢矣豈子心乎寧

食言大宅嗣方十猶仔易簀之際皦無皆昏嗚呼凡世所惜蹤駿康衢嶧陽孤桐爨而焦枯泰庭隕璧夢澤淪珠良巖病慈仰天嗚呼門戶何寄宗祧曷圖少婦紅顏總髮孤撫此弱息厥聲咿咿如爲予寬母君蒙難予梅齡彭咸天亡天地道盡我何盡傷纏浪大空擲憂混茫其言雖大大而無當是此二端吾不子陳予既皦然必無碩淪父母以前誰爲予身易簀而後予爲何人金石可敝不敝者神天地有盡無盡者貞何以凝之用志不分幽明路睽其理則均我師宇宙屏明不臻不見堯孝乃先世親予其前鑑

絮而弗能酹也九歌之招魂而弗獲陳於祭也今而
婿始成葬矣余始成相矣女以遷而獲合余始再覩
其藏矣是余嚮者徒謬稱尊而於二逝者殊鹵莽也
吾女生二十歲而令於婿合二歲而離離又八歲而
幽之合復繼之噫何室之短而穴之長若斯耶合兮
雖兮天兮人兮嗚呼哀哉

華甥文

嗚呼汝何以死也丙子之秋吾入酺我師以及汝父
汝出見我澤皆而肥吾始雖以慰心而中不能無火
疑及巳卯夏送我師及汝父之二輀汝再見我則皆
[illegible]

者蒼支肥者間矣吾為以為[illegible]
昔年聞而訝繼之天乎何疑者之疾是胡為者
乙竟非吾始得汝病狀而甚憂既而聞所謂尊德者
老醫也止弗肯去以為必可治吾情以稍安何安者
不足恃而憂者乃其宜夫曹德者老醫也豈病狀若
此而猶不去將母以利而昏其知汝祖母之昕昕下
巫無所不至矣而竟不能救汝於死又何取於斯也
嗚呼汝死則死耳忽而辭汝祖母及汝母以往也其
所賴以生者巳矣忽而見汝祖父及汝父於地下也
其所瞑而死者亦巳矣汝祖母必為汝父立後吾女

或不至作餒鬼然所謂常饗者未可擬矣人理悠悠
天道茫茫有者歿者靡不疑傷有知無知此一觴
嗚呼哀哉

祭師錫從婿

萬曆之庚辰十二月二日作有張從子師錫太學逝者
余方卧東齋宅為起哭失聲命余子士騏奔哭之又
十日乃以斗酒炙雞裹飯往奠柩前哭且告之曰
嗚呼天乎孰為使汝至此極也汝之大父傳汝父以
逮汝凡三世為家嫡矣汝父歿而有汝在汝一子則
痛痒且關危哉乎然猶有一綫之息也大汝父歿而
[illegible]
不謂歿者以有爾也汝子亡而不汝慮亡者以汝尚
壯能子也今而所謂一綫者亦已矣天乎孰為使汝
極至此也汝自暫廣額而豐下謂汝必自致貴厚也
讀書工屬文與人坦坦無城府謂汝必有後也汝父不能得汝
心依於長者不刻苛謂汝必有後也汝父不能得汝
大父意然大父以汝故未嘗不心喜也汝父不能得
閭里名然閭里人以汝故不敢不為禮也是皆以此
三者待汝而又已矣是汝上無以慰汝祖而下無以
荅閭里也天乎孰為使汝極至此也人謂汝死於酒
我獨悲汝佗傺辭邑而無聊不得已而姑托以逃人

謂汝死於色我獨知汝庵之不孝之罪大不得已而哉
身於桃蕈人謂汝且五十不爲夭吾獨痛汝生人之
趣得之者多而實少嗚呼常棠一襲桐棺三寸寡婦
長號諸臧欲遁汝身盡其家盡美汝之身事不盡而
心事亦不盡吾酹汝以盃觴而哭汝以俚言汝能呼
然而谷應耶能快然而鯨吞耶將逝者其冥而存
者乃消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奚生文

嗚呼惟外王父晩有寤且愛歸於君遂來稱慽惟君
之先有良兒衰遠若仇流疼非窺在君少而成師纖

倪審以勤奉入仗儉奉出書拓其家有子及孫何必
蘭芝既芬且蕃豈伊覩光而游上都捂據握算謁嬖
脩遂君朱其顏而甚髮髮胡爲一疾永與世訣載酒
崇肴餞若九泉無盡者人有盡者天

祭張母　太夫人

嗚呼光祖等辱與太夫人之子肖甫游稱昆季也則
太夫子稱仲母矣始肖甫故秘之而寬之而太夫人其以
爲何光祖等亦自以爲何嗚呼哀哉

祭魏太媼文

嗚呼太媼八十而歸正寢也壽矣令終矣乃不使有
餘感焉始太媼之辜公也公且老而太媼不一
日而廢井臼之操也屬公疫太媼來三十而遷
稱未亡人自是却鉛華而弗御者固五十餘年如一

日夫公有子三人太孺人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伯氏以老乎則紳縪洗以佐長君家而長君由及強而亡也乃又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仲以老乎則紳縪洗以佐仲君家而仲君又甫踰立而亡也則又哭且絕而蘇曰吾尚有季足依也比少君治經生已歌鹿鳴於應天太孺爲縉第舍治圃場家庶幾立矣而少君猶之乎仲君且無子也太孺乃大慟曰吾氣筑將安歸乎乃依仲君之子恪自是老且死矣少君之內政皆在越而弟就迎太孺養也太孺未三十而寡寡五十年而弟復旌其弗襲終爲婦也弗獲專爲

子司馬寔以千秋之業啓貞不佞撝牛耳而左顧曰吾不愧逝者也然易簀而訣恪曰吾不愧存者矣掩空而見窮者也然易簀而訣恪曰吾不愧存者矣掩空而見急子不急一二干宵以益我棟隆繇是貞不佞之大節以揚諸朝而祖亦能表太孺之志寓諸髦以侑一卮太孺其吐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師母季夫人

於維夫人溫恭儉慈產自膴實乃習書詩擇配而字始歸我師饗飧朝夕必誠必恪躬蔫勞嫗靡不乏若師無廑養以精於學出入中外必慎必端躬脩閫政苞苴罔干師無廑顧以精於官師不他媵夫人代媵

寒饑苛癢先意爲順用此終身厲聲靡進師不他友夫人是友經營堂構儆墾畸畝有謀則諧賴以无咎凡師之行右矩左規既宜其家夫人則之順爲婦德肅爲母儀胡不百年中道而止執紼我師與影相倚肯惟良儷且悼知已夫人大歸其安冥冥佑吾師俾康且寧撤槳蕙肴弟子之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司馬母夫人

萬曆戊寅十月始得我伯母胡夫人計其月有行後十一月歸里尋病明年巳卯之正月病良已乃能爲文絮酒炙雞寓祭之曰嗚呼自母之媿太公而有伯

生者解也又無以逝者籍手也嵓恥忍負而已吾聞之狀毋既殮成服而帷之內伯子季仲及其婦若諸孫諸婦告諸從子婦與功緦之服各就伯帷之外其首爲叔舅氏而吳氏叔與兄羅之兩甥次之門外宗老負東墻諸妾婦負西墻而滯伏堂之下者男女僕叵百輩甫舉哀而聲墳地稍定而諸各以其職得毋之孝敬睦婣慈郵朗懿者細大垂數十百事具火者質長者而信親者語疎者而信始以告太公而太公悅然悲已嘿然若深味也洎伯子狀之而以謀不朽於吾之一語乎嗚呼其不俟欲有所效於毋者而已矣有所以爲耳穢矣且今而後有

天子之綸紼與公卿大臣之頌君詠然亦無所事而伯子之文成自足以世世矣今且以告毋毋而有所知耶將快心於茲逝其不然耶而蹄一切戚疏於太空即不俟者方愧其渝與言之俱無從也

祭凌夫人文

猗歟夫人秉嘉婉嬪寧惟女紅宴閑內則少歸於凌乃殫婦力公爲諸生家徒立壁夫人拮据旦紡夕織其事舅姑裹貝槃夕寬公於讀毋使中惕公歷落臺以賢服休四開大府一鎗神州爲馬伏波爲蕭鄭侯夫人佐之或從或留從則輸吐以贊公猷留則鎖鑰以分公憂帝曰嘻帝曰保氏青宮是寄魚軒仗節夫人從貴帝曰曹子帥余綏騎汝欲娛綵畀汝使事公子歸來步降十里祭差蘭玉斯皇朱紫伐鼓擬余亦既樂只稱百年簡夫人曰止吾事竝乾蔬食二簋衣不曳地首鮒重珥帝念公功趣還宥密統此貔貅以衛王室公謝不任乃三陳疾松桁傍霜桑榆借日人曰二疏今復見一誓儐百年厥權未央期厥朱門而就玄鄉嗣子君孫抑毀以哀吾游甚樂公母盡傷惟帝優公有龍其章宗伯予祭司空治喪生殘榮哀備極倫常

予視公兄夫人則嫂有子肩年後締姻好方訓孫息使脩類藻以期異日奉本爲老云胡不待我心則傷

祭史鳳峰太僕陳太恭人文

崇翅陳觴爲具草草奠之歆之緩我如擣尚饗

祭史鳳峰太僕陳太恭人文

始嘉靖之癸亥故致仕太僕寺少卿鳳峰史翁卒於家三年而少子錦衣君元秉以公破蠻寇勛入環衛積勞至大帥益距公沒之二十餘年而爲萬曆之壬午錦衣之母陳太恭人卒　天子念公勛與錦衣君奉喪歸勞命大宗伯錫祭大司空錫葵於是錦衣君將以修　天子之惠大啓塋兆以祔而其姻生大理

鄉王世貞寓香帛牢醵而告史翁及陳太恭人曰嗚
呼當嘉靖間翁以學行受張桓之薦膺王裴之寄其
用雖不竟究而天下信以爲名大夫士一屈而歸卧
王女之涘百里趣德千里趣聲以乳我舍我其貲力
雖日削而天下信以爲上富而附仁義及其毀家而
紓國難結客而勤王恥不知者以爲非山林之帆而
知者以爲世家巨室與布衣異翀之一迁與回牧
之再命陰錫之三被狹者以爲上恩之過渥而造者
以爲尚不足酬其一二獨造物之巧或驟而奪之或
緩以歸之其通者不可豫而遠者終可期以公素封
之業不穫嗟之容當百代有終者乃小是之報娛公
厚德之報不食之朱公之長男而幹用譽者乃簡庭
之弱枝當太恭人之婚具才欲而可述者僅恭與倩
去翁而稱册其德舒而可見者則儉與慈嗚呼翁以
一上壯歸而冀迁從九列之後祭以大夫爵以大夫
不可謂不厚矣大恭人以一發嫗而從錦衣君日食
大官之烹黃腸給之尚方喪車置郵以行不可謂不
榮矣翁借　天子思以成燕翼之謀錦衣君借　天
子思以全烏哺之誠然則翁與太恭人其卹恩於九
京而錦衣君其效節於干城者庶幾毋忝所生也耶

祭朱毋何太孺人文

嗚呼太孺人之侍王孺人也則以古汝翁也則以夙興不勤矣其德不訓矣其持家秉也則以程嘗示儉矣其仙感獲也則以均施示惠矣在明之赧於耳目也取諸太孺人若寄也其赧於耳目也取諸太孺人君錮也藉養而太孺人無得色也耕養而太孺人無忤色也訣而手在明無戀色也歸而面古汝翁無歉色也不亦烈烈如丈夫哉以是言薦大孺人將毋無報哭而爲太孺人慰乎

嗚呼仲嶽之存遂萬溫當恃婕而雖如鴻得光仲嶽之亡嫂寔理喪能使黔婁不愛其妻而病痛遍嘗肯合酌內傷足以三週几足在牀有子而病病痛遍嘗肯合酌弄孫小慰嫂腸我同衾問蓼蘆士屋自捐仲嶽問訣不續齊戚過云催漏在恒馬林心馳此急足驚血告我厥禍俞酷若子拘髮以頑啓就木當此儉歲可以觀人誰與脫驂疇謀附身天道茫茫福善易臻下見仲嶽嫂毋縷陳鬼面有知益彼酸辛聞子後庭厥勝載娠人定勝天麟趾振振嗣當

酹言以寘嫂壟嗚呼哀哉

祭兵憲季弟祖母孺人文

嗚呼丰牛儲精卜洄鄱湖種爲令族曰余亦有女貞以相夫維李之宗道州敏庵喪欽元配宗跳髦牛以其漿餔退惟僕焉一孤夫人閔之以酹逝者汝遺我鞠矢不負汝謂道州疆必富男子庸不任婦爲二淑女無歌小星爰即寧處熊羆之吁十歲三舉汝衍汝豫我弧我不任婦而實任姆秩秩積倉軋軋機杼道州之政時藉咨伻爲循吏能通

道道州之鄉猶有嘉寒何以孝廉于夫人取天不邮李既奪道州而孤嫠成造物見仇泣謂嫗查和我怕用食則共牢寢可同謂二孺子勉思箕裘毋苦丸熊毋厭膏油次公襲然入司帝猶遂長霜墓不蕨不繾出牧吳興開廂東婁來者懽迎去則追謳如望雲如者優秋植我禾黍斐我稂莠民之戴公如戴太孺人之寥而吾弟爲誌之而且銘之以元首公與大詢寢自二毋公之退食擁笏垂綬王毋歸化君而安於地下哉尚饗

祭周母閻夫人文

嗚呼昔余宗姊歿余即氏病弗任宰以天逝爰擇夫人以爲繼配姚嫗靜專夙夜與寐佐即干讀時乃

脩儐及典方州遂擢牛刺良二千石閫海尸祀或從或留或東內寄俾無却顧嗚呼痛哉尚饗

祭王母　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豈不一女丈夫哉其事男姑而相夫子也孰儐之悼與雖鳴之徽優乎彤史之遺模矣夫子殁而太夫人稱毋也北部與進士君所繇叙舒其長者爲名司理爲名法書而次者亦需次于公車然太夫人不以二子貴一日而忘義方之訓二子不以其貴一日而忘烏鳥之戀故出者輕于去其官而處者重於出而爲仕宦其存也供養孺也湯藥殁也殮含卜所以爲太夫者必誠必信而無遺憾然太夫人明年九袠矣其病不能待者六十日耳諸與二子游者

靡不相約爲蕤賓醇酎以俟稱觴之期而貞亦牖不腆辭備華封之百一乃未何時賀者未進而吊者至客之辭不以祝而以誄則北部與進士君之未滿者其猶在是耶鍾然太夫人歸其全而還二子於朝俾各以其用聲施於當世則往者太夫人之形而不往者太夫人之志也有肴在饌有酒在觶誄亦何悲頌亦奚貴尚饗

祭錢母　太夫人

於維太君婉嫕性成如璧斯璞若金在型闢配尚書庸廡和鳴譜鴻其雛大司寇公儀則母之蓋乃女兄

[illegible]

孝慈表爲閎和且懿愛樂牧子振振麟趾錢是用繁幾百其指蘭芬玉茂尚父之里維昔　恩綸母子貴授太君拜前司寇拜後五珈澤首五釜滋口太君九袠于時土正司寇冕眉八十五齡紫玉盈堂黛鬼乞庭傾都洞邑以爲盛事西瑤之基金母所治既賓南真太君其貳政歲孟夏返於壽藏　天子所睨題輓黃腸萬製翼之百兩將將褰余先朝從可寇後令者道門厚仲孫友絮酒莫躬進几莫叩不腆之夢須而不悲云胡不遲五福儔偕眠牛伏龍蝸首趺龜漱觥冀慶永爲世瑞神之假斯母我

遐弃

祭馬參政文

嗚呼昔司諫公吾州于牧遷其哲父是程是瞥兄爲
凡子矜隔相屬十八其歲秀眉淇睫洪筆而揮傾珠
奔下雷虹騰空腰馬馳隆滋予應行名出龍服平陰
先鳴撫已則應不相接者爾一紀餘始自郎署慰兄
公申廣輔重劇侍晨夫韜籍是賢傾倒張蘇頻睨
策流不爲階儒陰陽之下其猶未沾余湖南泉歸堅
白雖兄始駿矯翔翔大猶知仁清邱三禮兒果出貸
江湖作中流千刺刺坤倒無俟斤斧遽仰影城潮路

伊陽兄之太阿光通稍吐九河異流百邑接壤衰次
旬宣奄有東魯跋履膠之役曦不首頻兄執其是以枉
政南榮路在前邊巡捨旆歸侍諫議以終天年余時
倦游納節歸田歲必過我晤語留連太原龍門年則
兄先家有季方亦復參焉兄之藻辨湍奔瀑懸跡則
鴻冥氣乃虬奮儲酈流離步屧迨余未耄老而衰
則甚白髮漸童齒墮如齕謂兄必出余敢忘遐潛綢
之拜兄果應之不薄手板與少年偕歡掌西東美疾
是依天奪國琛以施嵩棄不覩華軒乃有靈輀壯者
君此衰者可知東林之步限於虎溪絮酒雖多跡繫

神馳嗚呼以司諫材不竟世庸率開八裘高門令終
展鼎之文其雄麾空劑刪之傳其聲不窮里有書刑
而食學宮竣而不亡得子如兄之不亡是在象賢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師及陶夫人文

嗚呼夫子之弃諸生也益九年矣乃始成合夫夫而陶
夫人之逝也前亦一年矣乃始成合夫夫而賢孫枝之長者提提而火者之娟娟去其常則根
株之煥然歸于域則松栢之蒼然有門生益朋單
頭敬身以不腆之牲酒爲先之執紼以相後先之勤幾
幾不辱命矣然則存者當有思而無忘沒者有不朽
而無不幸其茹我耶吞耶後死者亦安能久耶余能
不大子之朽而能不自朽耶夫子其終始余毋使余
疾注

祭仁學憲家駁文

嗚呼事故不可知益先三載而公謝中州之守象以
歸也時長公已在二尊人膝下矣天下之所望以賡
游風儀者廣具不易致若孟氏之所謂三樂則綽然

而無所齡曾歲月之幾何而甘公遽逝于門則太山
頹矣內子潸然而下從則慨惠庆矣二孤始好相繼
不育則庭臣指矣公朝與衰朝血夕與衰夕也盖未
嘗一日而視其眉之開夫人有所老之別而內無代
養之婦悲莫悲于翁笑痛于慨後始以公為一
世之卓而人乃擅天下之窮其所謂三樂者獨一仲
不槐俯不忤可奉之以始終耳嗚呼公之與余也始
而落然既而綢綿又既而燕綿鳥不知者以為長公與
仙翁之孙相及而知者以為心則之匪窺公閫謀推
余以古人而余亦信公之為臣賢追唯疇昔納帨設

鄉與影為儔跳踉京京長公繼之如鴈得風昔第三
子能為公病嘗人定之虛不能與人而爭勝余之
留無益於鄉黨僅能朝夕公之湯藥而已而公諱其
大歸竟不獲伸執手之托雖然不朽之計余寔心諾
以俟長公謀安公於樂土之梯嗚呼公真已矣入公
之堂拊公之几右而悽者獨一猶子欲以慰公何可
慰耶欲止余淚胡可止耶嗚呼哀哉尚饗

亦十酮女弟墓文

嗚呼女弟汝有知耶其猶在冥趣耶否耶
吾今滿六十矣記汝疾甚時吳閭月中與汝訣痛汝
之慈仁短折而羞汝之得從先府君地下也盖又十
年而先太夫人復往就汝矣而吾獨不能從死又不
能固其匹夫之節而強應 重書召長藩臬佐臺寺
出則托于吏民之上有冠紱之飾與輿馬之奉慶則
稱觴祭酒有衣食之饒與園池之適吾之負汝一也
又記訣汝時弟懋為言姊即不諱長兄能為文不朽
姊汝倘揮手以謝泫然淚盈盼而不收今汝忘在吾

集中其謂隕涕掌不能暢汝之哀係又不能為堆麗
以表汝之慈媺其負汝二也鄉者自至虞山之足未
嘗不治鷄黍祝汝墓痛哭而後返歲再酹或再歲
三酹最眛乃自落魄網中則行不樂矣閉關以來絕
跡矣其負三也自汝歿之十歲中未嘗十夕不夢汝
也其又十年未嘗一月不夢汝也五六年來歲伴一
再夢汝耳豈吾之痛漸殺而思有時怠耶抑汝果已
離冥趣耶嗚呼吾今滿六十矣歸名為學道而子所
指授髮太半白蕨落殆盡就汝近矣今遺蒼頭以扈
酒酹汝墓汝有知耶為我告 先府君先太夫人曰

死者即不生生者且死我又何憾哉如無知也我去
無知之能幾而暇汝痛也

祭文

祭沈商城文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嗚呼公真大歸矣去太公之定二歲有奇耳其素旋之飄揺儼然公父之就葵而葅枚猶在而稱兒夫親歿而魂追之親葵而晞依之君之所以自處者良是而使君之子弟咸友能無感痛而累歎嗚呼誰爲戚友繼我公姻公女我子其戚甚慈而獨以涼涼避俗之故不獲從公之旅緯然尚能爲

大招之步以篤余哀銘幽宮之石以據公志而予之子公婿也乃兩以公車之役北上病不得躬湯藥致不得治喪事今茲又不及隧以觀公體之甘閉將何以解也公用銕晚而不失進士官轉薄而不夭循吏問左衽德交遊服誼且夫萬曆之世公以精廉核察聲冠兩河而藉甚之今下寧奪時相操切之意而不使萬乘之王下與小民爭利夫仕者必有後公之後猶襁而濟濟者寧非公之所自牧耶公亦可以少慰

祭華太孺人

惟靈出自名族佐我郵公無惠內外孤嫠德容公三
男子如鳳河東仲氏秘書自夫人鮑鳳鳩之愛弟間
于裹公之家政威於素封夫人承之不言乃雍多遜
少進樽節靜恭公之云徂如嶽摧峰鍾禍未已伯季
下從夫人母仲無成代終亂既南闕室亦棟隆爲門
戶計乃割慈裹仲以秩選臺筆從容奮飛翮日
而月露薤忽晞秋護易凶千里扶服茹塊飲血公之
門人貞少且劣甲子亦周微霜被髮我女公子前已
偕穴百感攢心一哀切骨是以生舅不獲躬視斂葬
寓觴爲我一酹嗚呼哀哉尚饗

祭兵部顧侍郎文

嗚呼公何爲而遽至是耶公之名德如嶽方崇公之
福澤如川方至公之位遇台鼎步武公之子姓簡正
森繼忽天期之不待偕百慶而靡碎夫忌盈者固造
物之恒事然以公之雅量宏津方優孚其有餘徙胡
然而見忘當公之在野也士林圖延頸而望出其在
朝也則莫不加額而相慰至於沒則始而哭中而悼
既乃辭咨而隕涕里巷不春巷不市以爲失一長者而
旒鄂之上又若失一與刑之前輩吾聞夫人情者鄙
夫人吳駿宗徐楚倦閩倫表東海風被京洛塵卜猶
大厝上則先泰公稍晚收爲司農屬與四五子怀酒
復逐調不必諧當心則伏相梁微和平津館發遂榮
法從尚

帝聖敎余與于鱗或使改牧岱宗一角大湖一曲公
倦長沙霜風凄其歸歟濮上春霍霍微雨王敬孟少
女色絲于鱗不弔誰當鶴尸大國之賦公其任之亦
有句踐倔強江淮川途間修鱗羽沈飛二十餘載噴
然音徽間有酒客過廬道理謂公儼如香山居士其
貌逾壯而辭其綬四部之傍治圃種此木藥緋桃文
瓜綠李蜜脫素白珠綠綃紫令色璀日韶音眉耳名
位小遲齒則與埒遺編百帙等膾鼻舌造物所靳佛
界亦缺伯道之哀今古同轍俯仰塵代淑身轉予架
釀臛肉以伸遠訣余裹聊寫敢必公饗嗚呼哀哉

祭行太僕徐公文

嗚呼在昔癸卯州試作者九人八登上第公偕小子
與名其次公升我泝我起公蹟泊乎晚節亟賦歸田
屈指鳴鹿四十四年公既黃耆余亦華顛依擻之歎
不形酒問九月幾望風雨刺球爲嫂龙髮不杇兄屬
援扶除拜夔語艱續曾未二月公亦就木嗚呼哀哉
余坿廬門蕞倜相若余弟孱交深腑腐托晚合太原
公於績文不必先秦風馳電燦唯意是臻公於談理
過我尤數忽不見者垂三月餘乃聞奮病與食飲疎
不必程朱川盈卉數啡心是模篋理長沙其政嶽嶽
蟬蛻一個翛然太虛治命酒洒不一言足歸骨龍山
入端而臺共言誇維楊之衛千商口岬所蠲省者
爲期必速疏食玄酒毋煩牢肉嗚呼不修淨土而中
州萬有高三輔西楚棫樸多士北百朋藥今皆桃李
無穢不希長生而遶生趣有求夫子雙壁金峙遺者

蘭蒸玄酒一卮前死後死能復幾時雪胡不爍我亦
奚悲

祭從孫比部仲孝文

嗚呼惟我瑯琊遥遥華胄既顯江左州世而復伯王
父公鵠起高第爰篤聞孫曰學憲氏於稽嶺表模楷
昭代殁而可祉典刑猶在豈唯燕翼亦乃貽厥是用
蔦爾光此閥閱積學需次諸生有聲射策金馬蔚然
萃英兩佐秋官于南于北皐陶洲問蘇公敬心出奉
州符惟勤[redacted]私書不發以律禔身天衢肅穹中道
而枳彼其蓁菲還我棠梓寓公於吳柄遲衡門彭澤
[redacted]

祭故廣州司理駱師九十四翁文

嗚呼南極欽精東越泪和稽山黯其奪色鏡水涸而
無波里杵悲以罷春缶聲歌而嗥歌惟大老之不慭
遺使我中佗傺而凉滂沱昔先公之聽鳴鳳實從公
而詩附驥謂至德之可師非服膺平末秩貞年十五
以易從事鬱汗血之一斑謂千里其可致惟我實乃
之詠若新刃之發硎以元公而見擬托廢贈之可憑
師固公輦司理百城吏若嚴霜之被體民猶青天之
頌聲偶用酒德中歲領郡十部揚而木足鬼辭抑而
不振貞心大度了無所恨犢留歩返舟輕石鎮二麦
仍貫肉醉蠹衣取槨骭恭不敢先人以爲悽貞年
十八從公受經半歲而必貞悉先登春風蒲然絳帳
餘馨公逝不居以我爲朋始貞倦游公尚家食朱紱
青衫先後解職公聯姻弟髮宣齒白白帳蒲柳仰漢
松栢偶語二客我有駱師九十四年視履不衰公少
十齡行將及之二客唾然俱已騎箕余痛失聲仰天
而誄駱猶異方公實鄉閭含欷弗視余乃非夫秘不
發喪抑誰之辜扁舟載浮哭公寢所屈輒爲壹析荷
充爟醪青鯖崇神其茹吐倘逢駱師方駕天府嗚呼
哀哉

芘芘其被壠五柳依依以當門或垂釣清溪或行藥
中園咲賀監之滯遊陋陶令之陵棲鄉飲見推爲祭
酒齒德殊當乎達尊惟余小子參藩在浙師來白東
醴酒時笑顏猶渥用贊末全雪雖居閭而匪私終嬋
娟閉人三覘之辭慙徂歲修詭遺當伏生授書之歲致
緩以難別循是以還嵗脩詭遺當伏生授書之歲致
周人三覘之辭慙徂穠租之爲導實繰壁而聯璣賈鷹
揚之壯氣寫蠅頭於素絲師爲介弟擇壻而得大司
馬用是俊游晚節徜徉里社惟中丞之攬轡表通德
之精舍週夕照於紺宇敬春甫之耳薰小爾從容押
韻朋于人氣盒一世以此居顯劇龍無見忌烟霞五

湖松菊三徑古稱丈夫盒棺事定天不可論人則已
入機以周旋豈貞同爺之渝晝郎子孫其淳先業酒
炙鷄遥薦靈几既已哭岳帥復潸然而念我先君子
盒嘗後師十五年以生而前師二十五年以死慨修
短之殊絶淚浪浪而不能已

祭太常鄉國子祭酒座主王稚川先生文

嗚呼我公姑山鍾粹入參史局黛司內制三領成均
一虛爲受溫其良王微則醇酎妙年公車躬策見奇
巨源雅量叔則令姿米鑑王衡舍公其誰既長考功
竟湖銓司兩政留京九列婆娑人以爲火公以爲多
其茹蔬糗其室薛蘿所以省寺不異嚴阿棘卿再除
司寇旋貳他爲相咸且攝行事公之割榮逡巡如兒

拜命邦土遂跋跡計公之禔身楚居處子公之居鄉
靖若畏壘胡不百年東半而止硤江涸流黃牛隕趾
叅弱弟楚偕公同薦與余神交豈必多面飛書累訊
頼鯉痂膺得公訃音乃自朝彥　帝錫黃腸已復而
土冕余此身一室夏東何以將遥絮酒霍牖所憐各
天詴意千古嗚呼哀哉

祭唐憲副文

嗚呼在嘉靖中公成進士而我先公宴附驥尾南安
之政爲循吏軼入叅兵謨時惟多壘梪腐言計氣攝
諸郎西川險遥賢詰踵翔一贊旬宣三提臺綱惠則

春風威乃秋霜天衢南暢衛蹻斯妬鐵羽清時跳跡
中路里祉浮沈枋榆早暮或鼓或罷孰知其故阮籍
長醉屈平獨醒醒醉之間柆斯取贏時過博徒閒狎
樵青衣冠敦賢何必畦町清質濁文與義爲偶往貞
登朝辱收小友貞時少年宴勇柆酒如衛蹇融爾汝
公受晚踬笠乾而跡楊朱是以牖壤音塵漸疎兩世
之交能恝然乎蕙穀檄裂餞公冥途

祭邵元化文

惟子素儒溫恭樸茂學是涸身村亦黃構余少不敏
屑從子後子遊頼官履齊都肄見實通神謂爲國器

不相離也自是汝行日益脩志日益立般樂怠敖日
以削臧雖汝自謂蘇中之蓬而吾亦竊信他山之石
表世又有丈夫子四汝最少汝以極意侍奉最能得
其志然其戀戀不忍釋者八十之衰慈三歲之弱
稚耳汝母已斥聰明忘慮而日進七箸當不有他
郎不諗而身後之具已周任之易也汝子已痊吾嘗
鞠而撫之以俟成長雖然聊以盡吾心而已吾長汝
五歲其身之不保而能保汝子耶庶幾吾弟壯異日
當代吾吾子與諸從又壯異日當復代吾弟亦無遺
憂而子也嗚呼孤壺之酒蕉盤之肉居與汝共之吾
今者薦汝汝能餕否汝餕而予莫知也予有餕而汝
莫知也嗚呼雖然余去汝無幾時矣

祭大司空徐公文

嗚呼歲昔龍蛇天不慭遺以我公往士類纏悲惟余
小子遘軸之是泥不膜步言托之家中以薦公之几
車茫今忽六載矣題湊黃腸像塚邵連馬鬣之封瞻
言莘莘　天子之所以終惠勞臣者既渥且專胡遑
遐之既久而魄始寧歸其千百年永宜茫斯若乃公
神無所不之盒鳳山之足勝公之佳藏也宜春之祉
則宋邑之桐鄉也大桁之里則張綱之洛陽也南昌

之四履則陳蕃之諫章也三楚之墟則木鐸之所耳提也滇海之邦則惠文之所彈治也郎不鬼殺其廟貌亦家祝而人尸公何憾於一沒獨典刑之不可追嗚呼不泯者心未盡者用難必者年有限者夢後死斯文其責在予聊綴一傳志公大都魂而有知鑒此生芻

祭汝康宗老文

嗚呼子我宗老既貴且賢爲鄉祭酒八十二年捋髭而行揆雍乃言薄取尊爵以全其天始用經術奚然名士庸不近名和不失巳出入中外數踰數紀雖則

數踰竟卒金紫曠謂造物妬之使歸上有親侍下有兄依一篇蕭然戰勝而肥族莫逾焉棹余行緬前歡慢其二張拱以趨宴爾駘背昔者稱壽期之百歲魯未何時晨轉牀第月朔之前黯淡數語若所深處眶以外倘愛子租孫責在存者膚肉垂盡所寄肝腑迫欲走訣計音隨來歿緩予宰余能不哀薄俗閭墻亦曰殆哉王珠鬼責子無診悵尚饗

祭韓封公侍講文

嗚呼鍾扶輿之盤礴襲東吳之英異既娉倩乎儒術復鼎勤乎稽事口無詖辭行不詭類及豚魚者中孚

之感通神明者孝悌之至然而名不登於有司譽不曲乎閨閫田彼南山樂此清泚是用天錫之報報以詰嗣伯子樹悼而工畏技抉岐黃之特傳將仁壽乎一世遂篤農書列籍下士次篤仲君蔚爲國珍射金馬之清問窺青藜之秘墳進講東觀教胄成均三衢多士倫哉以人贊陪京之禮樂佐常伯而擊星辰公起衡門遂階近臣亟賜黼扆拜王綸惟鴻漸之飲食衎衎燕居之德容申申訓尚方之腰佩沃大官之上尊而公若固有之黜盈創忻羨榮者以爲布衣之極而杜機者猶謂畏塗之民八十三齡泊焉一夢

等彼吹光中無稱動視史告公以大歸素旄飄颻于霧露冬九郡之素車填雍門而駐驍送薤露之章轉喧爲頌惟門生與舘故流西州之長慟貞私寔深具敢忘痛槩酒雀炙以爲公供且視之曰公其緩鞚行將有宗伯致奠可空致賵以大賁公之窀公能無陵降哉尚饗

祭陳司寇文

嗚呼公起諸生而宰劇邑其俗信信盦天下之所不易楫循者而遺思之在人去三十載而猶若新銓司之乾沒與悍相之衡雖盦天下之所攝而辟易者而

白簡之彈射允婁上而不遑力其官之窮至一拜杜
一編哦一遠寓皆天下之所不堪而享之則甚其其
後之連若佐納言長容臺中執法少司馬庶未煖而
輒移皆天下之所豔以爲驟者而居之若固有盆可
生可死百挫而不可奪者公之操或出或處無入而
不自得者公之道光霽蕭洒鬻然而春融者公之襟
風稜戍削凝然而壁立者公之貌嗚呼壽踰七衮古
亦稀矣秩至三品今不卑矣然則士論之所贊而未
滿者將無謂其豹變之文與鷹揚之武猶有待而不
盡施夫固以公爲天下惜而不以位壽爲公私余生
後茫公八載而仕先佐公九年時蹤時起跡若比肩
然公竟以璧完而余尚未能免全同廢也公愉暢余
曲局同出也公行遂余行恋同學道也公得骨余得
肉然則後而生者實長前而死者實促耶莫公一觴
公其歆否余固不能信公之必歆而能信公之不朽
也嗚呼哀哉

□□祭王少荆光祿文

嗚呼公火而爲贈太保公之愛子佚而食其封既而
爲封宮詹公之令弟佚而受其衰晚而爲武英相公
之季父佚而享其崇所遇可謂豐矣公不以贈公之
封而輕爲漉不以封公之規而陰爲嫉不以武英公
之崇而遽爲驕所以自處者超矣與公游者以公爲
處子與公隣者以公爲畏畏知公者以爲璞含而不
知者以爲芣靡公於德庶幾能止矣天之所以厚公
者固無所不備而公之所以凝承於天者亦無所不
至璧之汎海而得千劑之舟盛醪而得十石之器宜
自今以往公之辰皆花月泉石之辰而公之身長爲
花月泉石之身柰之何一病而遽艱於飯再病而遂
返其真嗟末俗之漸下思挽滴以歸醇惟我公之是
藉胡爲乎造然而就淪以封公七十而殺其二武英

公當亦不能已於懷而爲公之子者又何如其哉耶
去吾之居而東不能數百武而公先吾第太常死江
侍御死滁相望於目而哭相警於耳盒牟歲之間而
悉收其賢士大夫而付之蒿里彼蒼者以爲長蛇封豕也嗚呼
造物之無章若此我何悼而不爲且歸矣歸而曙與依曦與吾呼盧而白飛且逝者
俱不作又何以識余歸之是而不歸之爲非寓絮酒
於白門望東滄而淚滋豈靈旂之必假聊以寫乎余
思

祭江侍御文

嗚呼震澤趨海中灌爲江誕毓文武以餉我邦帶礪
君家世有麾幢君之先子始業章縫誰承家學君獨
穎出欽其銛鋒以俟一發麟經爛然益篤鄉達當陽
癡左袂必穿札簽令巴西譙周之鄉厲憩其骨以爲
灾祥君如弗聞正直平康泰秀兩岐雖馴柱堂寒令
上遠尚書尺一畀衡麻冠以肅南衙烏府清霜白門
皎日濟以恬和共賴宰謐尋陝艾蓽令聞益孚一旋
治水甫疏齟齬相起骨加肉吹律嘘枯解自倒懸聚而
僅呼願君朱綬刷君淚黃者大德得位仁者必壽胡計

之傳疾于轉首升旋踵前素輪在後鄉失賢者國治
董臣蹇蹇昊天胡乃不仁溺人柱淵倂擊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厄閻之月余仲弁逝與君同里又後
同歲嘗其脩文而同事逝者已矣存者何筦玄武
之隄時蹋鼈蹄每一反止驀然興思所惜者大車止
碟期絮酒雞奚君其吐之

祭張貨商太保文

嗚呼余郎比部而兄今滑滑固嚴邑鋭若砌發三輔
鵬最其聲跂鵷千鱗武壤爲二千石兄貧所業與相
難質駿時寓嘗備吏非一而此少年必不可失誰押

盡星疎天殘地缺朝計驟開神鬼隙越兄有心事故日長空兄有襟宇霧月光風濤籬不隔蹊逕莫踪間一秋殺無妨春融大事頃刻斷在不疑股掌兇渠如押嬰兒爲唐汾陽爲宋稚圭年位差亞文采過之嗚呼經世大畧束之一棺其史甫青貝骨已寒雖則有其心尚什痛唯仲秋有西飛翰上言陳俊卿言相恐悉梓厥文御余序之余倘後死敢以拙辭兄所不朽豈其兒貧吳蜀萬里踰越險路雲棧臭驅峽江灘冰遺章三枯檄槀空架唯此一心兄其或茹嗚呼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祭魏國公少軒文

嗚呼天歷夷徼篤我 高皇掃除群兇統一萬方蓋其元勳唯中山王宇宙再闢日月重光爰啓兩國殉節沈義扈 聖燕京兵阯留鎮惟 太保公樹德務滋葛圖久長餘五十暮公爲世子維家之慶欽其文武以事溫靖豈必當官是亦爲政 太保之薨始拜功令悅樂敦詩以將中軍虎旅十萬冈敢猶奔得公一言煦如陽春紫氣不滿黃屋長尊汗馬之勛執賢爵梁甲第連雲富嗇相望僮奴億指綺窗成行將之以讌接公之顏采若

文部

佛經書後

書破邪論序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唐永興世南書蹟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雅
破邪論序稍大者孔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
綫奪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豎遷
耳當時永興與傅公前朝自當以博雅亮直相契許
而此序詩友不假借豈非二義互譬各精讜法故耶

敎之唐史北虜突鄴人爲太史令以武德七年上書
詆譭屠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善之未及行貞
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而宣律師記傳則云奕范陽
人少入周通道觀隋開皇十二年事中山李播爲道
士武德初入京謁道王歸爲上賓遂通其女婦翬拜
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十二事高祖覽
之廢諸州寺塔貞觀十四年暴卒又引唐臨冥報記
及焉長命絕夢俱謂以訪佛作泥人泥人者泥犂獄
也余嘗載之宛委餘編第十八卷謂傅公在武德初
年已望七何得有奸私事臨終書青山白雲語必不

墮泥犂毋乃宣衛道譬與之恒及考傅公十二論引
據治體正學必以李老孔子並稱然則公果少入通
道觀事李播爲道士耶將無武德之際 天子崇老
氏爲鼻祖不免借重求勝耶玫傅公論雖極排詆未
嘗輸攻宣間流通窮亦愧墨守特以大道無諍止詡
不辨魯衛競兵忘我文祖秦趙吞社不知非子則此
紛紜之論俱未爲得也三代之際未有佛法而治安
且長東京以還既有佛法而亂亡且夭此言却不足
辨榆罔太康夏桀商紂幽厲三世胡嘗不暴外丙仲
壬二世哀平胡嘗不促七雄劉項胡嘗不殺昇促新

莽胡嘗不篡若以無佛爲績彼嘗誰孰其答然而此
秦門者被堅固鎖操却敵戈而曰拓拔太武宇文武
李武與柴世宗皆英辟也三武以廢佛教故不踰年
皆殪拓拔感厲被弒宇文李柴皆僅三十六而夭且
無後趙徹以廢佛教身幽死王庭絕漠爲法門之快
然姚興最奉佛屍未冷而舉宗磯夷秦社屋梁武最
奉佛陷侯景諸子魚肉死而梁亡且以石勒石虎
之暴戾焉而事佛以阿育王齊文宣之酬殺焉而事
佛阿闍世王之弒父隋文之攘君焉而事佛以胡靈
武墜之婬武加殺焉而事佛其稍能終善焉者差阿

青隋文而已若以有佛為功此當誰執其咎要之佛用方便為德然不能度無緣人因識除為功然不能脫定業去惡就福則利那淨邦假福掩愚則步武阿鼻雖云不可思議常理昭昭固非爽也若使歸驢虞於大雄責纖迂於笠一乾豈唯帝釋掩耳即阿脩羅亦將抵掌而笑我競矣

僧倜禪師傳後一日僧稠

覺倜禪師傳審行妙解化匝元魏高齊之際一時龍象蓋南嶽思天台顗所不及也第攷朝野紀聞全載二書則謂倜少作沙彌往往同輩猥酬角力輒以劣

負行數百步躍首至於壁行數百步躍首至於翠者數四乃引重千鈞拳捷驍武動駭觀聽後遂證果入林慮山構寺宇窮極壯麗齊文宣聞而怒欲僇之射率數萬騎往討倜領僧徒候於谷口帝恠問倜曰陛下欲加法貧道恐血汚伽藍故爾受僇帝大驚禮識既設饌畢謂倜曰聞師得力於金剛神欲一見可乎倜曰此人力耳當為陛下見少神力因勅諸梁木起相搏聲若霆震捽迸紛墜帝懼而止之遂聽倜度人造寺無得禁止今傳不

載其食筋呪木事第云出家落髮識神膽勇及受十六持勝法節食鞭心九旬食米一升至四斗又遇慷王西王屋山兩虎交鬪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齊文宣加害領徒預迎因而感悔此却符合又傳謂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而終異香滿寺茶毘之際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移晷二書所載則又云於幷州灣幡子未成逝病臨命願為大力長者既成此功後三十年隋文帝過幷州見此寺而澳然若記處分營造其寺遂成當時故謂文帝大力長者也最傳所以不載者得非閒倜師

業證四果位居五地量得乞靈感現身圖主習小乘業作有漏因耶然攷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生生二十年而始為乾明元年今乃稱倜師後才則尤可笑因附記於後以補傳之闕且攄別記之謬

題南陽國師傳後

司空干頓問紫玉大通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師曰予頓客作漢問此事作麼生頓失色師曰者便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代宗在便殿指觀畫客使魚朝恩謂南陽國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袞袞相現前奴也解問

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二段
極相類亦大俊快然禪和子徃徃用此伎倆久之不
直錢矣于司空原籍是羅剎鬼國人魚軍容落地便
結無明種子一生於其間作活何煩問對也

知玄法師傳後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
悟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說法言訖即隱俄
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兆錯二字玄知風
業即右膝安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灊州三學山知
玄法師臨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放神僧傳知玄遍遊

一僧思迎摩羅疾候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
徃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
僖宗禮之賜沈香座忽滕生人面齒俱備
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噉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
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其僧遂留止宿告以所苦
曰無傷也山有泉旦洿之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
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詩乎曰讀曰既
讀之寧不知棗盆殺晁錯乎公即益後身吾乃錯也
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
今公受賜過夥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迎諸迎尊者

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玄乃掬水洗之
痛徹髓絕而復蘇遂愈回顧寺無覩矣玄因卓錫其
地述水識三卷尋二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竟登而
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爲冤報則一耳豈登陷錯雖深
而宅行尚可錯被冤雖愜而餘因爲劣耶因識於後

書佛祖統紀後

自景德傳燈録出而續之者至合爲五燈其統則釋
迦世尊而下爲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
提達磨爲西天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爲初祖以至
慧能爲六祖而衣鉢絕矣六祖之後最顯者二宗曰

南嶽讓青原思讓之下爲馬祖道一而道一之後其
著復五宗而此統紀則宋僧法槃別立教宗以法華
爲經天台爲統止觀爲門曰三諦所謂中諦者統一
切法爲此一秘之藏不顯蓋三惑覆之於是立三觀以破三惑曰空
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
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
智成法身德大抵其義豎於龍樹演於南嶽思而備
於天台智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法而空之直截簡
易最爲高明之士所傾信而此說漸屈法槃乃推南

嶽思以繼龍樹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畧之乃至斥禪那於別傳引遠人焚燬經寶林傳以爲快謂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撥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觀師又謂圭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用兒戲以侮耆德嗚呼天台非非統也止觀非非門也醍醐酥酪皆乳也釵釧杯盂皆金也物尚無諍而我何諍爲且夫之燕者懼南其首耳吾北首而或水或陸陸而或騎或步即歲月之小異何慮其不至哉近有斗姜庸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荊鉏以攻賢首宣法槃章爲之偏也故雖猗傳如李長者超紹如大慧棄而不敢以爲我師以其有諍心也何況法槃又何況此妄庸僧一么麼也

書佛祖統載後

元僧華亭智常作佛祖統載其名與統紀同而立例邦異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國六祖一花五葉爲主而教與正傳淨行神足亡所不該又效凍水通鑑編年之法爲之其用心亦勤美第有未蒲人意者釋迦既爲始祖且係教主即當詳其閻明堯率之緣與生時化導之跡不宜大畧一誤也末世如觀音化身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畧之乃至斥禪那於別傳引遠人焚燬文殊普賢爲寒山拾得尚猶記之而此四大士親助世尊行化現佛奇絕舍利弗須菩提皆佛大弟子而曾不得與諸高僧並記二誤也我佛未生之前編年何用至於三皇諸紀皆路史稗官之談悠誕不經又與佛興非合而備載之三誤也佛生之後震旦世次沿革忘其一二以爲年綱足矣而備載不切之政濫紀無涉之人四誤也志存伐異即猖狂甚口之辭必收事取黨同則鄙俚不經之語亦錄一語有助則小人盡爲君子一事相

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則人各得千餘年天子矣
豈理哉火昊既云黃帝子而系黃帝復云十八代一
千五百年顓頊既云黃帝孫少昊之從子而系少昊
復云十代四百九十年帝嚳既在黃帝曾顓頊從子
而系顓頊復云八代五百二十年帝堯既云黃帝玄
孫帝嚳次子而系帝嚳復云九代二百五十八年何
自相矛盾至此也

第三卷世尊降生成佛事當詳而反畧其生也曰二
月八日其出家也亦曰二月八日又曰十二月八日
今天下俱以四月八日浴佛而以腊月八日治諸供

佛及施僧則兩二月八日恐未確

穆王乘八駿游西極考王時外國進二尺虎四角犀
宣王時史籀改大篆平王政出方伯秦始逐諸侯客
東巡琅琊刻石何預佛門事後放此

老聃身長四尺六寸頟凸眉龐反唇鼻髁尖脅胷
耳鬢頭諸醜狀誰見之復誰紀之蓋道家者流妄稱
其有八十二種好相擬於世尊故釋氏之徒從而加
之耳

第八卷謝靈運謀叛棄市於佛何關
僧道不拜王者可也若不拜父母則唯世尊始得

第九卷達磨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大士
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爲疑是不必疑千百億身
之二人耳

范曄魏收以其能叙述釋氏而無貶辭不知畔之逆亂收之淫鄙去崔浩李德裕何霄壤也

第十一卷謂唐高祖受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靜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于侯帝令定優劣編入朝典按此時尉遲公方在宋金剛部下作賊文靖爲內史令亦無爲金吾衛將軍原州五石膏屬白文成字秘識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樊法師之謝即善記其什公之倫乎而紫烈勝之於道稍不足者綺語耳

第十二卷載奏弘忍大師夙生事余於本傳辨之吳太后武曌之淫亂而能弘佛法豈直能知佛法者即權教所不棄豈止任尋直又得獐失兎而已

阿闍世弒殺父不赦十二時中尚有善念如二雌者善念永絕必墮無間

嵩嶽珪與嶽神論話信是雄奘然尚非極則語

第十三卷法秀施架娑則向寺額玉簫進玄宗事既詭誕而末復及淫褻語殊乖本色

元魯山雖不爲僧服及作僧語而有僧行附紀之可也

安祿山爲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爲閬守有畫象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劍斬像首其人在陝西首無故忽墜正史稗史皆不載最爲誕妄可笑大慧果引之以證禪悟而知常復載之何也

第十四卷觀軍容使魚朝恩於帝前謂慧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即問忠何者是無明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衮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

非衮相現朝恩失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其語與大通答干頓惡風吹入羅刹鬼國一機軸然干能心折而魚更起忿端干差勝耳魚與忠復有問對語太峻險且無大意味凍方威振人主恐忠未便作此劇折或其徒有粉飾耳

第十五卷清涼國師澄觀代宗大曆元年咸甲奉詔入內敎譯華嚴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迎澄觀入京同勵賓三藏般若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益再譯也十五年進號鎮國大師加天下大僧錄至開成三年戊午始示寂俗騰百有二可謂宿

德矣清凉得法於南陽忠徑一山敛為人王所尊禮
然不聞忠國師之推轂江西一石頭遷而清涼之推
轂百丈大珠南泉西堂藥山歸宗故當別有意也
第十六卷天顛折韓昌黎書係僧雛偽撰吾前已辨
之
柳子厚少年急功名不自檢攝無宮晚途遠宦邑鬱
俛僚至死而為神以恐喝求祀望阿脩羅趣且不可
得豈可以其作綺語贊僧媚佛而諄諄錄之也
知常有論謂周武廢教時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
不之齒豈有所不足耶
及唐高祖沙汰而惠乘玄琬知實法林等皇皇論爭
張無盡求臺諫要得何佛焉祖與司馬二呂諸賢放
引義慷慨亦見法門有人大厝而後祖道既興吾門
雄傑畫趣禪林至武宗議廢教而稍能持者僅知玄
一人而已斯上意不可解大數不可逃而變故之際
無一辭可紀亦吾徒失學之故也柔知常此語太施
生煞亦未宜盡廢宋宣和世亦然
自十七卷以後唐時宗門伎倆幾窮賴遇州臨濟別
作提撕警策一番五季而後法席愈盛作者林立第
覺諸大德往往自學問中融脫得來雖辨才無碍天
藻秀發而能踏江西頂透曹溪髓上者吾未之多見
也

欲結南客殺虜酋舉族燒死今云壽百八歲無疾跡跌趺筆朗吟而往豈密具緑也其詩所謂英名留付世人傳當是被傷時絕筆語耳於釋門何與

之者湛然居士移剌楚材也移剌即耶律遼姓之訛

首吾鄉者昌嘉發村之功而疑其用處有佛圖澄僧稠意今果然耶將爲釋子後身也

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爲終始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

端又云所謂禪一字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禪話大行佛法銷矣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某之南還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吾常謂元城在元祐黨最爲傑然投荒萬里垂暮年而節不逾膚色不少變惟其定力之所自今了不論賢於諸賢多矣然坐此不得收理學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投胡王方伏今國人受化髡頭不妻授二百五十戒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覺髻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虎腸爲蛇腹爲海指爲五岳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眞要又毋又文始傳云至廣賓檀特山中

題笑道論後

老子化胡諸經既見斥於道藏不復見而乃見之佛藏毀謗笑道論中蓋一言頓黃冠所作不學實識之故也悟笑之者尚未盡耳中言周幽王時尹喜化胡隱首陽山胡王疑焉始鍛炙之而不熱老君大賙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投胡王方伏今國人受化髡頭不妻授二百五十戒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覺髻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虎腸爲蛇腹爲海指爲五岳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眞要又毋又文始傳云至廣賓檀特山中

彼王以火燒之水沉之老子在蓮花中誦經如故王
求哀悔罪老子乃推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
事無上道王從受化尹喜遂為劉賓國佛號明光儒
童又廣說品云清和國王與其妻造元始天尊所聽
說法皆白日昇天王為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
為妙梵天王下生劉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
法師須化度之乃托生李氏妻胎八十二年剖左腋
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游化憤陀王為
沃門成道。曰釋迦是尼佛化胡消氷經與文始傳
略同而謂尹喜推老子為師玄妙篇又云老子入關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二一
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淨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
日剖左腋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
何可樂者然則為釋迦佛者老子也尹喜也老子之
先世妻也又老子序及文始傳云道生於東為木陽
也佛生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
死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僧見天
子王侯不拜象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
令拜者為臣奈干政也道會飲酒無過也僧會不
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
也僧會持齋以主死不食又女人當節食也僧獨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二二
卧以女人當守一也道士聚宿男故無制也又化胡
經云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
守塞常憂困號男弟優婆塞女子男為加夷所掠又
憂其夫為夷所困困流女優婆夷又化胡經云下古
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
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
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又化胡經云老人化罽賓郅
後百年攝摩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衛白淨王宮吾
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經更
與前相矛盾也化胡經又云吾從聊聊曰若至心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二六
從我者當所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
至心自斬七頭將至聊前便成七猪頭其父母妻子
故在噴其乖舛鄙俚淺陋不經若此不唯不足辨併
亦不足笑也

弘明二集後

弘明集者梁釋彥悰述廣弘明集者唐釋道宣述也
大要與黃冠諍角以排擊拒闢為功姑取其術教而
已而不計其辭之憤與參也悰公所述多東晉宋齊
人語既不能暢其筆札而於所覽西竺文言亦淺鮮
也若吐而吃指若舒而掣者益理為辭窘辭為理因

攻罔非輸寺亦匪墨如是而已若宣公述則細衣誇
賢承梁武弘法之後其書盡出而修辭亦漸恢第姍
詈誕慢不特彼教之所不堪噫嘻夫其佳者不能勝陳琳之檄張湯之案而拙者
則一村社閧訐耳彼黃冠又其下者無一息猶龍公
派何足與辨也晉宣此述與續高僧傳可謂篤信好
學不可謂之知道也其志於釋門立功名其事則史
其文則源於吾儒蓋鄭康成范甯之倫不可與望濂
洛門闥也余因要有所評苦達磨而下諸祖其造類
孟子智顗類朱子而皆勝之永明壽業可與朱子埒

而大勝之大慧泉性辨類程叔子學類陸子靜神微
有低昂此語出兩家故當皆不喜然自有識者

虛一書觀世音大士行實後

玉內道人門虛一子其名爲惟愷不知何許人也始
王學士元駁得紫姑仙乱法於關西老儒有所叩輒
應而中鄙之不復秘惜偶傳於吾鄉季潁其始至或
稱鐵拐李或稱純陽呂或張果或俗所謂八仙者皆
集而持壇之僊則恒曰虛一子亦或稱虛一真人云
權說幻變種種其始布沙而乱運之令人識而轉錄
未久則或寘於紫忽不見已而勿復見焉則蒲桮

跡蓋前正德壬申歲也曉公異其事以誠請休承亟許之而示余屬題其後竊惟瞿老師有授記懸讖之說而澄誌諸大智承之以顯示化跡今待詔非能預識者余非能洞因者其爲疏語何以距一甲子不爽也豈所謂釋證者故有合耶曉公自安居後能於一切大覺前爲吾與司空結龍華興日緣見待詔吾四人當破顏一笑也卷首錢叔寶補畫王舜華古隸署題及休承不妨於九品外散花矣

題手錄雲棲法師傳後

晉師自今歲元日神游有所化度而往往自題曰晨陽子卷 聖師朱真君所命也余謂晨者 世學雙八之一而師又首見度於 視世音大士及視所注金剛楞嚴翻譯諸經皆超然妙解以爲能兼綜二氏之精義而一之至臨化之頃普諭四衆謂即是爲菩薩轉世度一切有情而衆始恍然若啖火棗而悟三生然未有舉雲公事者淨居多暇偶閱續高僧傳至第六卷譯義部遂能悉之因畧刪其蕪易其譯而書之以示傳疑云

題百八歲老比丘像贊後

余爲秋月師像贊可十月而始以像來因據而書之時庚辰之嘉平朔望日也更半月師壽滿彌陀珠數矣記佛脇生以至背痛之日爲壽僅八十歲或云所遺仙方奉十六觀經證淨土矣歷千餘年而復出人間世現丈身而爲聖師上足豈蓮花坐下有所少

門者宿西竺東旦往往有之然自大期而上則僅屈指數也今按滿百歲者則有惠秀那連提黎耶舍小過是者阿喜那畢道開百二歲者澄觀百七歲者祖慧可百八歲者雲坦日照百十歲者鼻奈法藏百一歲者那爛陀寺戒賢百十七歲者佛圖澄百二十歲者道房趙州之從諗百二十八歲者嵩岳之慧安百三十歲者僧稠舉行遵道仙加一歲者祖阿難百三十八歲者廣州圓明百五十歲者東土祖之波磨百五十五歲者圓寂百五十六歲者菩提流志二百七十歲者三藏弥怛羅三百餘歲者僧景

法喜六百歲者純陀三藏七百歲者殑迦國大林菩薩八百歲者中天竺達摩多千歲者西竺長耳一千七十二歲者西天寶掌今師鵬比於法藏僧光尚遜其二然自茲而往尚繩繩未艾也佛法不貴長年而貴得悟悟則七歲龍女不為少不悟則億劫天壽不為多今以世理觀師我得如師足矣以出世理望師師詎可勝我而已哉勉旃勉旃

手書真際禪師十二時歌

右真際禪師從諗十二時歌是百十二歲前於趙州觀音院作多以其庸陋俚俗非師語余獨謂為不然寒山拾得猶不能捨大士面目今掩之盡矣居然一退院頭陀耳明源老師百十一歲吾不知所詣於趙州若何老境彷彿近之因手寫一通寄師却下一轉語此十二時歌會否會則菩薩於異類中行不會則凡夫實際耳

題趙松雪中峯老人行道歌後

中峯老人行腳歌真得游戲三昧第謂不學趙州上門乘講似小過也趙州竿木隨身要勘破天下禪和子本相出聖入凡不可蹤跡老人晝藏九尺軀圓頂疑疑踏尺二革履所至人天供奉當輸一籌耳松雪

居士為老人入室上足每得法語輒不憚傳寫所謂人間合有數百本此其一也余嘗見其大洞玉樞經墨蹟於浙東一薦紳家與此結構正同不必置疑黃也

跋四十二章經

右四十二章經在騰法蘭自中天竺攜來以梵書紀梵音至吳與趙承旨孟頫乃以漢語作漢字要之能受如來心印作東震旦功德先後一也承旨精八法咄咄逼晉人而此書尤道媚蕭散有王會稽父子風若能乞猶手如章藻柘作石木二本搨之則尤我如

來千百億化身之一證也得之者愼無和爲筐笥間
物哉

趙吳興小楷圓覺了義經跋

圓覺了義經是婆伽婆入道三昧趙文敏爲中峯和
尚書之以資管夫人冥福宜其結法之精圓妙洞如
此也書至文敏是如來壽命品不可思議非復圓覺
脩持時矣吾家弟有文敏法筆六卷行筆草草骨似
勝而肉小不足此卷舊屬於鈐山氏今落梁溪吳子
可謂得所近於惠山道中匆匆見之今得再展恍忽
如蘇長公踏石相逢場且熟且疑至跋信始了然老

來之態可數也

趙吳興手書圓覺經後

余於錫山道中華生出此卷見示乃宋帝之絕佳者
獨許其結法之圓熟而爲華所強漫爾署題別後忽忽
興猶在疑似之際再爲華所強而波發過媚遲腕少弱掘於吳
記得曾見此跋於吳興木本益書於行書間覺之後
爲管夫人營福於中峯禪師而中峯爲仲之仍手跋
法語於後偶遇章仲玉道其事仲玉色沮謂一飛鳧
偶得吳興與中峯一札言送經事蓋真蹟也因乞仲
玉作此小楷麐本而書本之跋質之吳氏子得五

十金而去余因失笑老年鑒賞破敗若此而王百穀
尤甚然吳興宋本更自廓落無奇眞龍似龍何常之
有所歎者末俗之狡狡而已

嚴文靖臨趙文敏四十二章經後

少保嚴文靖公故精入法第於魏國趙文敏公書不
甚規規效顰今觀所摹文敏佛說四十二章經墨妙
辟之周昉貌趙郎始得其神彩情性固公隱池之力
深要於此經有神解冥契者故不覺其轉蛣中鵠之
妙至此也公雖不名佛其操行制念與此經六卑慈
平實鮮不合者眉山氏謂范蜀公爲燮佛作家而自

託臨成都論堂帖爲得右軍三昧則文靖公哉經云
以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大報恩公之子有焉

王閣老書佛祖傳燈偈

王元馭閣老嘗爲空山果上人書佛祖傳燈偶而
云前七佛以爲切前久遠本可據也不知自釋迦如
來至達磨皆用梵天語今我作五字等之諸經偈皆
非文言之故實第其理無二耳上人一衲一疏粥朝
夕羯磨元馭尚虞其徧現沙界於收攝處未盡果擁
宮錦袍敢大官膳日坐朝堂指據萬幾乃不虞收攝
乎哉噫徧現中有收攝羯磨中有走作未易言也余

誤入元取綱於此際未暇勘破唯有歸從果土人而已

刼鉢圖後

余所聞鬼子母刼鉢圖宣和秘殿所藏後有趙文敏吳文定沈啟南諸跋爲宜興吳大本物歸之陸太宰全卿後入介宜倅相家至晉天府今亦落人間矣陸公復有元朱君理所摹絕精神之顧馬湖孔昭後有顧及張銀臺二跋則余所見也余以大藏鬼子母經第二經皆佛語而不相蒙若弗之徵不合故跋語不能無異同後得寶積經證之乃知此圖之有所自也第二經

此韓君世延出示一本其眞吳氏物耶抑摹本耶而位置嚴密精理入神無毫髮憾語有之閻亭無下品信然哉

道經書後

周公瑕書黃庭內景經

黃庭內景經者乃太上道君於蓋珠宮作七言咏歌以發脩命緒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餘地焉眞人在已契問隣一語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隣者爲拈破之即飛升度世齊之有餘俗矣此經自景林王眞人傳之南

幾三十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爲首司命以今隸傳護帝君史詩思玄少子上計掾道翔道翔之子黃民避亂入劉併諸經寄東閭馬明家晉安守孔默罷郡還聞而以重幣勤禮懇之黃民而始得傳寫孔不及奉誦而其子熙先綜先才而任謂經語誦之萬徧即得仙以爲妖妄被酒悉取燔之後誘其婿范詹事舉反族滅而繕寫人王興私各録一本自隨渡錢塘漂沒僅內景存乃深信萬徧之說甫誦而火燬其廬再誦之露盤而雨潰其棄遂氣結貿曆日死

深山中而經卷之在二氏者絕矣王靈期造黃民而
悪得之輒加損益舞以飛藻遂盛行於世而黃民歸
錢唐乃留眞經一厨付馬朗後莅新不復能取而卒
馬氏寶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校事佛而經稍
散佚其後正本録本雜寓於陸脩靜孔稚珪杜京產顧
歡鍾法師樓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方購得之陶有
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眞蹟而內外景悉備閱之
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與右軍周無與不知何
緣宋思陵有臨本效之筆仰若譜不載恐所得右軍
內景經亦順本耳載先師乃仙帥也受者非凡師乃仙帥也受者非
凡骨乃仙骨而又慈惠忠信毓玄眞者也受而齋
九日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闕鳳文之羅四十尺金
紐九雙以謝師沐浴居靜室九十日而誦萬偏一日
當得百十餘過亦不易易也今此經托之梓徧天下
與寧二年下降再授之楊司命轉録之許長史而長
史之孫黃民傳之馬朗家寶藏之其後陶隱居購而
以右軍道列較之比於道藏本多者爲句二爲字十
少者爲句二十五別者爲字一百四十四顛倒者爲
間乃能舍而爲余結此段方外緣平生事也

解大紳書黃庭經

解春前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能使趙吳興失
價百年後寥寥乃爾然世所多見者狂草其所以寥
寥者亦坐狂草故今此帖小楷黃庭全摹臨右軍筆
婉麗端雅雖骨格少遜邯不輸詹孟舉陳文東也按
石軍所書黃庭是外景非內景與南真所傳楊司命
者雖理同而句字小異亦微有斷缺當是渡江以前
南真受之景林眞人者偶爾遺出行世故右軍得而
書之今大藏中內外景經則胸

的派也歟午內與黃長睿分析甚苦今可以無辨矣
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孔懋先兄弟以爲頃萬徧
紐九雙以謝師沐浴居靜室九十日而誦萬徧一日
當得百十餘過亦不易易也今此經托之梓徧天下
與寧二年下降再授之楊司命轉録之許長史而長
史之孫黃民傳之馬朗家寶藏之其後陶隱居購而
以右軍道列較之比於道藏本多者爲句二爲字十
少者爲句二十五別者爲字一百四十四顛倒者爲

句十一爲字十字衡而句權之則與寧本長而右軍本短瞭矣然天下以書而作右軍不復能以義而求與寧本是以有行有不行也余深欲得一名士書之以便供奉而會仲蔚死休承老公瑕遠出吾鄉王舜華倣右軍體差不俗因乞書之此經眞玉茗妙音與內景相表裏獨不能如內景分別五官六腑之部次運用明切而叮嚀亦耳然一字不作人間談也

程孟孺攜右軍黃庭內外景經

宋思陵有御臨右軍黃庭內景經玫寶和菩譜及右軍眞蹟石刻錄俱無之不知其所自第臨筆極精雅有能小近肥弱耳又右軍外景致佳本今皆在家弟處貞欲一切持論而帝曼稍淪敝不甚便老眼請家弟爲我寫揚此二本家弟以讓程孟孺壯年工臨池心手迅利故不啻虎賁典刑也按內外景經致語有詳畧而大旨寔相表裏或以內景爲寶所授而外景爲老君所述者恐未必然竊以爲皆寶秘文而內景後出故目偶獨詳而旨加切耳其稱內外景與內景之分爲三十六章外景之分爲上中下三篇俱後人傳會爲之非本意也內景首尾二條似上真既傳之世而咏歎揚扬且以示傳者式耳外景定未

首亦有太上靈寶作眞言解說身形及諸神與此正類不然其不以爲王靈期之增益者幾希因志於後

黃老黃庭經

余於道藏中得一卷曰黃老黃庭經妄庸人標之曰太上黃庭中景經蓋欲以配內外景也其注曰上清元仲眞人李千乘李君不知何許人尚不及考其出處稱竟其經與注皆李君筆也自古訓故之學未有精恐至此其揩悉之極也則先經而後注也或先注而後經也皆未可知也是故曰李君筆也於文則竭歟而後經也皆未可知也是故曰李君筆也於文則竭歟而趣內外景不及也豈天與人之別乎然而近古矣

美哉理則黃庭之羽翼也徵韻則琴心之遺響也友人壬聲華以小楷書之尤自楚楚可愛聲華文而顯恒自謂小右軍用以相諍相予謂此經眞成中景若始得補小右軍因大笑而罷

黃庭經合右軍墨刻松雪墨蹟

右軍書黃庭有以時代置喙者有謂爲吳通微筆者如黃伯思董逌董要是胸中微有書眼中無珠耳毋論陶通明啟事可據試取宋揚石本觀之惠以後人能辦此否也趙吳興臨筆精嬾之甚第末可合看合之覺石本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臨本或不免羊欣

之數耳吾此語殊有意須於宣城諸葛家叩之乃能得所以

文待詔書常清淨經老子傳

余久不受潤筆資而華孟達昆季厚贐幣而來請錫其王父之墓郤之至再三乃抽一筴投案上而去啟緘則文待詔書常清淨經後附以太史公所著傳小法楷法皆極精妙前貌老子像雖彷彿自趙承旨而聰耳脩眉神采儼若生動豈惟出藍而已按葛仙公記此經授受丟自東華帝君東漢人王姓七真所奉教主也後聖帝君東華帝君東漢人王姓七真九宇而文亦不同道藏別一本復有哲人以虛慧我

在第三天太上老君後老君則所引經中語者仙史諸賢欲尊老子為老君而不能合則謂為竊掠以前之上真時出應世大約荒唐不可攷而經又最後出辭旨俱不能如苦縣足以明理之士往往為之疏喙余亦不敢狗也待詔跋尾謂為北山煉師書充福濟觀常住福濟觀不知在何地而煉師之骨業已朽矣入吾手非遠當亦他往聊識其末以貽得弓者

趙吳興書陰符經後

陰符經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今石刻存者貞觀六年行草一卷永徽五年正書一卷其大小

以不愚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以沈水入火自取滅云在自然之道靜則因而注者僧佺羨淵鄴訴耳其同褚正書本而注者亦僧佺本而晉元一繼之其同歐陽本而注者則有黃居真曹道冲沈亞夫任道明蔡氏唐淳俞琰劉處玄卓淑凡十餘家又頗證後增百字之謬此吳興所以的然據歐陽本也其標陰符作陰苻郤誤苻草也苻洪之改符而苻也其明吳興善書而往往有右軍偏旁之累此亦一證云

又

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而獨此趙文敏書最爲定本他經注有謂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爲杜光庭所增而削之此人似未見歐褚李晉本若光庭五代時人也有削天生天殺道之理誠謬然不可削也愚竊以爲當云盜之理者夫道之理觀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盜天有生殺乃所以爲盜耳絶利一源用師十倍當云千倍不當云十倍也夫三返之爲萬倍則絶利源之爲千倍可推矣夫賊不以禍而曰盜不擬止而曰宜此經之深旨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死互根恩害相生其五千

言之秘乎哉他本有自然之靜六十八字朱元晦謂其理獨妙非也辭旨俱與前文不類元晦不過以其有陰陽八卦律呂諸語而深契之耳不知有此正所以非陰符也陰符之妙一機而已矣機一逆而已矣凡巧士得機而順陽之經必逆而歙之固窮之窮似誤而非誤也歙也知我罪我其斯言也已

徐太僕藏仙師篆陰符經

余侍師久過同年兄徐太僕所亟問余師所重二氏何經余對以釋則心經金剛楞嚴維摩道則道德黃庭陰符太僕咋舌謂前六者則旣聞命矣若陰符之爲陰何居也旦是經三百字而火顧曰賊曰盜曰殺曰死曰機曰變曼見之夫豈聖人所忍言余時不敢對居兩月而師首以所書正篆陰符贈太僕太僕捧持若拱璧以異錦裝之乞余題其後余乃謂太僕可以有言乎凡天地之氣陽主施陰主歛施主順歛主逆陰符之爲陰也以歛以逆故也逆取而順守之是故曰賊曰盜也殺者所以生也死者亦所以生也皆機也吾子欲度世而存乎將順世而維乎太僕曰善初師所書陰符旦十本余兒顯亦沽賜焉而獨太僕所得最神妙兒顯驟見之色動乃欲益它崇跡以互市者余實曰此亦可以通而取乎太僕覺之乃止

紫姑仙書陰符經

此經我 景陽仙師重之前後爲人書數本而世貞獨不敢請偶有仙降於孫榮祖氏試叩之即欣然見許以展日相示門屑箔金界書帝置孫密室中至日而經成後稱上洞海天南極惟慈尊者書又云自始俑至祥符二年記誦三萬六千五百通而白日羽輪矣然玅旨之莫能窺也貞觀中歐陽信本褚登善俱有奉敕書開元世李荃爲之注故而自後注故者凡數十家今詔文陽真人證真

時所道玉蟾翁摘鹿而是羲始聆下士大不相合且
書法雖精整而過於巧媚多以意撰造良乖正始疑
即孫氏所煉鬼仙筆也其人自云徽人嘗為部諸生
頗習養生家言年四十七而逃大驟豪爽儇利有才
識幻變頃刻種種而不能脫家墓間氣陶貞白有云
作才鬼不作頑仙似為此君解嘲

周公瑕書道德經

曾史右軍傳及書斷俱云為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籠
為以歸而梁武閱聽君所評右軍遺跡則稱有黃庭
經書筆法小異疑謂黃庭換白鵝黃庭則以右軍
今刻山公瑕寫[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有道德而無黃庭為詩誤洪景盧則以右軍有黃庭
而無道德為史誤又有云詩史兩不誤者然今世黃
庭之蹟後希尚存而道德則自古絕響矣今年六月
望後友人周公瑕避暑弁州園為仆楷二經道德
極精嚴有古意而黃庭頁頭之仍孫矣此子吾吳城
一時右軍僕之得此亦何異買王得羊哉惜無晉碑
白鷳作潤筆因題於後以志吾快

又

周公瑕往年為余書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二何而失
之歲庚辰公瑕歸自徵中念見老從我索一傳客哉
謂公瑕迫得傳而余恨失經以從吏公瑕續書之昔
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者殆不偶哉既裝成復
而志其後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
人也姓李氏名其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
遞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
是老子遞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
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
其脩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
段干宗之後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
王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備若博而寡要勞而寡功
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吾孔子之教益萬世人
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絀老子
以為異端而老子之徒其間鄙詭誕者靚西來之跡
宏奇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清其
餘瀋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釋迦之稱累劫則謂
在伏羲為鬱華子在祝融為廣壽子在神農為大成
子在軒轅為廣成子在少昊為隨應子在顓頊為赤
精子在帝嚳為錄圖子在堯為尹壽子在舜為務成子在周始為老子夫

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云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何遥遥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爲周文王守藏吏曰窃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吏成王時守故官爲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遊云云蓋又傳會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佛經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

九尺六寸人以爲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又奚必借西方之聖而其化而爲大上靈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聖而矯僞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爲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化胡經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守雌專氣致柔始露不死機矣然是奉天者也非開天者也是歷世者也非出世者也吾故曰人中天也凡老子之言中曰私曰利曰得志曰取天下皆是謂其理當然耳取勢決是以不諦諍也探機精是以不避險也夫然後後世得而群訾之外若乖於吾儒之所謂無所爲而爲善佛之所謂不住色而布施者不

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內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溢使理國絕身者於張強興興而思弊也非以其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不解其文義而妄爲之關荀卿氏所謂賤儒也世貞一旨而當獲譴於今之爲二家者然使吾老子孔子而在以爲謔哉不以爲謔哉

章潢書老子要語後

老子凡五千一百七十七言曰五千言者舉成數也其言道德經者後人所崇加也曰上下篇者以竹簡

知本意故不爾也若夫欲奪而與欲苟而與之類蓋言造化巧也亦非以誨巧也然而不善用之則巧矣是經也曰五千言今何以僅四千二百九十言約之也約之者何謂其校人諍也約之而毗固未嘗不備焉不然吾不敢約也書者誰章藻仲玉也

王元馭書仙經黃庭道德二經

貞常以黃庭道德二經爲師觀既返貞卒業所圖黙不過二十餘所猶其少叩之師若曰人所恒奉持者不必我也若所不曉解人所解者不必我也若所解人所不恒持而我有契於言象之表者試爲若拈一二焉

不然聖人之言猶天然雖得而去之而亦何用我丹鉛爲於是炳茹道人亦爲貞書一帙

王學士書黃庭經

元馭學士書法在虞褚間而過自挹不肯與羣池盟克則裂之或有求者彼不應以故行世絶少今年乃爲華亭徐長孺書黃庭內景經神采風調翩翩出塵逕外吾不知於汝南公主志枯樹賦如何當亦不落夾矣書陰符者信本登善度人者誠懸金剛者子瞻法華大洞玉書者子昂余皆獲寫目焉縱跌宕入法能如易遷宮中人寫玉辰蓋珠語耶

昔許黃民所藏楊司命書內景已散佚貞白先生間關訪購久而後得之長孺僅一叩而得元馭手授不亦大幸哉今人知寶右軍殘誤之外景而不知司命有內景惜其靈翰永秘聊爲指出之以元馭書作司命降準可也

嘉興周逸之刻黃庭內外景經

黃庭內外景經皆景林王真人傳之南眞魏夫人者夫人既上昇而復以與寧二年降授楊司命當末化前業已漏之世故右軍得一書之黃長睿乃據此公厥代之歲在興寧前而駁以爲靡始非通人論也第

外景以此公墨妙故膾炙後世而內景獨未思陵有獨本餘遂寘案者得非真人在已莫問鄰一語爲參同悟真廢亂所妬耶墨陽師特拈出之而周生復能倣右軍跡勒之石以布永永毋論作飛天仙人觀海內吃井水人皆知有二景其爲玄真指南功德豈唐

右軍逃世自道德經始以歸

晉史右軍爲山陰墨磯村道士自道德經寫以歸余嘗憶真誥所稱右軍逝後浮槎四五載始得解謂坦腹公品在支遁遠游間生平無它業將錄府玉索

部民物寫經受備直二條輒垢罪耶第此經竟淪佚不獲與黃庭並傳世毋論右軍即宣和秘藏亦跡以千計獨缺此經而周生乃能以精書勒之樂石拓本示世人非之能似右軍與否其能博鵝群與否吾皆不知其意則良嫵矣因欣然捉筆題後

題趙松雪書大洞玉經

真誥言大洞玉經讀萬遍當白日上昇楊許二掾妙跡不復可得得吳興松雪公書此經足矣陽德觀察出示貞焚香靜閱數過覺右軍北海山入結構中神清氣爽有天際真人想與日覩察於清虛小有紫微雲林之南獄夫人肯篆文以故所受於景林王真人者用甲寅祀安啟手經始傳得滿甲寅校許長史以泰元元年後先二年正月辛亥朔四日甲寅校司徒公府舍人楊君大小凡十餘篇俾轉授許長史掾父子而大洞黃庭皆在焉掾以太和五年長史以泰元元年後先化去而掾之子黃民避亂入東閭馬朗家晉安守孔熙懇於黃民得之今晉安吏王興緒寫而興私復精之各一通孔氏藏為其子綜先熙先焚毀而王興私藏者渡浙江遇風漂佚僅黃庭存而復敗於雨於是二家所得都絕尋又有王靈期者悲懇於黃民而得之窮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是五十餘篇流布京師及江東諸郡黃民鑑其臧而

容而力大道勁披拂之際咸有妙趣而數百字中得一二字不稱者或意忙筆迅故也當與余柳河東碑詩同識賞

章仲玉書大洞玉經

按黃庭內景經其首章云詠之萬遍昇三天而末則云約行萬徧義自鮮又云過數已畢體神精黃華玉女告子情真人既至使六丁即授隱芝大洞經然則黃庭禮誦周滿而後隱芝大洞經出知其不易也玫之南獄夫人肯篆文以故所受於景林王真人者用之子起安者與寧也以

秘其所藏本郤就王求寫轉相讚重而真本之在焉
朗者以黃民辛而匿之後爲山陰何道敬鸞傳以授
女師鍾義山而他小篇上之陸脩靜崇虛館鍾後閟
不以歸樓儁從抄得數篇而已馬氏之藏與樓氏諸
本爲徐孝標杜京產顧觀成景玄朱僧標葛檮王文
清嚴亂吳晏援褚伯玉章霊民孔總諸士俗家分傳
幾散盡而陶貞白始裾拾其太半而叙之以爲眞真
檢今考此經皆五言古體其文隱邃深密與其誥內
所紀南真中候紫微九華定錄之辭皆相類第不若
黃庭之爾雅而中間多說身形諸神名字實有與之
[illegible]
之而周生爲劉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片辭孑語落落
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爲言幾數十萬今吾衆
[illegible]
始之音出於雅頌典謨之表而卑卑若是推原厥旨
教之得鑿鄒孔之得醯醢而砂礫之得剔銀也自莊
大要俯度世人則不得不猥就世格欲使之易信易
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辭者獵其奇務譏者資其博
悟方者疑其誕而守經名物其後必有圖圖後必有法法後始
落彼固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爲而
已於四者亦無與也

莫廷韓書祭同契

太極陰陽之秘盡泄於易而小之於卜筮先聖孔子
續之蓍龜篇三絕而後贊以什翼於是天綱人紀備
矣漢真人魏師獨以其乾坤坎離兌艮之奴歟之於

一身而廢世維世交相爲用而不悖千古之談玄者
宜祖之而宋儒如朱紫陽更爲之注故雖不獲盡叩
其精微而矜襟者至今斂衽焉獨中二條微露梁鎗
之一端所謂金以砂爲主藥和於水銀者抱朴子必
歸之金鼎之丹楊木當以黍覆雞用其卵者薛紫賢
必要之白虎之弦其理誠有之故不若內取諸身之
爲妙也不佞雖不能曉契其玅而泰持一念則損友
入莫廷韓以精紙作精楮見貽廢不弥矣廷韓此筆
也美華艷句蓋珠仙人能殊今人加倣魏師諦伯陽
見於後離合詩而仙史謂其神丹就以與二弟子二
弟子死已自服之亦死餘二弟子乃不肯服下山營
治殯具公乃徐起以七藥入死者口咸起即乘雲上
升而二弟子歸不復能跡矣猶游行人間得不死也
其化跡如此

書關尹子後

昔關尹子要語後至今不佞讀關尹子一句而知其非關尹子書雖然是後世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之所撰其言非以托關尹子也何以故能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必不以關尹子重以關尹子重者其人必剽黃老莊列之唾緒而爲之屈於眚伸於鮮恒也今此所屈者辭也所伸者眚也故曰非以托關尹子也乃王生爲余書者則奇已甚矣思愈苦矣亦可以已矣夫

書天隱子後

天隱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隱子疑即子微所自著也汪參同者見以爲淺近志悟真者見以爲局小而亦自有理至謂胞胎有形已呵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則所謂見其一未見其二者子微之術不過祁病延年而已夫道苟不得病何必祁而年又何必延也其謂坐忘者因有想而得因存想而忘

語故精

化書後

化書者觀化也凡自有而忽無自無而忽有皆化也其自有而漸無自無而漸有者亦化也以我推物以物推物以物物推天地皆自有無之際得之而葆身理天下之道寓焉其言遠其辭文其言約而中是故識者曰此非齊丘之所著而真人譚峭景升之所著也景升書成而授齊丘使行之齊丘匿而以已名焉或曰齊丘既得書忌景升而殺之或曰醉而以度與之沈之水爲道家者曰景升羽化者也齊丘不得

而殺也宋人之傳奇至云有漁而得一皮囊濕若封之若駝鳥卵啟而得一人齁齁熟眠醒而問漁者曰化書行乎曰行矣吾在此甚樂幸復為我經而置諸水此傳會也夫漁者何以知化書之行夫漁者得人而復置之水寧有是理哉是書也吾以為齊丘所擬筮恐非太上玄真品也家弟慥自觀歸為余書陰符經因更書此合入其自著十之一二而後捨為已有如五常一章忽云運帝王之鑒襲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意也若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於儒有又齊丘於觀化之除繇白稱小人所謂不考而招者一笑一笑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道經後

敬美書陰符經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此經於道藏中最炳赫有名稱凡三十五條一千二百九十字其大要言坎離鉛汞之用與參同契相表裏是六季以後脩真績文之士所擬筮恐非太上玄真品也家弟慥自觀歸為余書陰符經因更書此合入其自著十之一二而後捨為已有如五常一章忽云運帝王之鑒襲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意也若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於儒有又齊丘於觀化之除繇白稱小人所謂不考而招者一笑一笑

亂仙書陰符經

有仙降於孫氏者為余書陰符經一番前論月而後為天台趙虛文書一經其為余書稱南極惟慈尊者為趙君書則稱上洞教掌超度事升委植鈞道者顧箓法結構止同而跋尾復引余相勉勉疑即此一仙道號有二也趙君用是裝潢成帙而乞余一言之署夫余烏能窺陰符即有言又烏能為趙君蓋第願趙君去身六賊以見天五賊毋若木之滋少而身受克毋狗在目機而使內觀寒萬化安百骸宅獨三光度刼億其號能外此三百言耶經後又有回頭歌一章

辭若凝凝而所以警超君者至矣昔釋迦世尊作轉
輪王時得魔天半偈尚能成道而況此經與此歌也
耶勉旃貝心易遷宮中毋忘此老度師也

虛一書太上內觀明道經

虛一子所書第一帖其標題爲太上內觀明道經然
僅經中第三條內所釋命性心意志智慧魂魄血精
榮衛身形質體神靈生死道二十三句一百六十字
一字攷此經仁道藏第一百六十傷字函後尚有百
十四字今削不錄而別錄三十八字於後所謂知道
易信道難信道易守道難於第九條內有之然本文
此亦不盡合也偽寇漏其爲杜光庭輩僞撰無疑唯第
經所釋名義尤縝密小爲切近顧虛一不之書而書此
五卷內外日用經小爲切近顧虛一不之書而書此
篇又輒用已意增損其後何也獨篆精緻道緊且
粉黃金作之所費掠剩力富不少感其誠爲識而寘
之篋笥云爾虛一真人授書謂二儀未分溟涬鴻濛狀若
雞子有盤古真人自稱元始天王游於其中凡六劫
而忽生太元玉女相與通氣結精還居玉京山宮殿
凡一劫而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
歲其後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太元母又生扶桑
大帝東王公號元陽父九光玄女號太真西王母太
上真人元始天王弟子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其
職如世之有司徒丞相耳宅靈真衙名往與佐業
冏相出入在所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浮山
稽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
周公旦爲北帝師屈原入海伯王爲北海監者真
語所不載邦又有大可笑名洪化大在晉惠中而許
映許穆許玄翁郭景純皆生南渡以後與洪不相及
又云二許爲眞人本右掌領又似未見眞誥全文者
夫好參論而不核古以是作僞書久而始逗露一何
幸也道藏若此類多不可盡摘摘其尤者

山師書大遍經

此經在道藏太玄部人字函僅百四十二言而分爲
眞空文理之妙二篇按太玄部諸經俱云靈寶大道
君玉宸宮物第不知所繇授而攷其辭義與陰符黃
庭及眞誥宅所傳絕不類豈靈仙應化在宋時即頻

從宋格耶若乃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如自然慧照十方則慈嶺之微旨也致靜致和則中庸之格言也唯所謂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則似指意爲心非吾古先生之所謂妙明本心耳然於理無弗合也是湯仙師書以授從子駟將無謂駟猶在方內外間不欲但明一色邊事耳攷經後餘一偈云有決悟無決無脩解有脩包含萬象體不挂一絲頭落語當前畫淺下荷澤上師故削之耶抑偶不暇書耶爲補志於後

常清淨經

老子所著唯道德五千文見正史而所謂常清淨經

者道二章不能二百七十言然不盡見信於吾黨天約謂其文頗淺易往往棄捨經傳之餘與道德若出二手及稱自爲仙公受之東華君東華君受之金闕後聖以上迪西方而晉迨六朝諸公都不齒及之又道釋之諍起人主下明詔以道德爲眞西昇化胡爲譌而至於常清淨亦無及者遂以爲後人之傳會然歷考宋李南北朝眞如王馬劉丘董多引其語以證至道而松雪諸君遂精書而寶傳之吾無所折衷姑乞公瑕書以附道德之後備一家言而已雖然子思作中庸解之曰庸平常也南泉禪師亦云平常心是非則永斷覺知入道然則平常語固道也

許眞人石函記後

石函記上下卷按此函既爲許眞君所藏而中所撰皆不類晉人語蓋自張紫陽而後陳泥丸白紫清總之俱以無礙之辨才發性命之秘乃至所爲醉思仙歌模倣爲之末宗髓歌之氣可掬乃吳孤鉛汞歌托之嚴亦托之眞君大還丹歌則托之吳正道還丹歌托之鍾離雲房敲文搖頭环贈別方處士題毛先生廡門贈俞二郎鄧渚二道衆神直指大丹諸歌托之呂洞賓

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之劉海蟾鄧俚冗昏不能脫沿衍敷簡氣如出一口不知長生之四言何其古雅得正始之音而海蟾五言古風鍾呂近體清逸秀勁何嘗不渾渾唐氏本色耶此必陳上陽之流爲之飾畫無壎唐突西子良可恨也若其中有一二精至語不妨作摩天偈例取之

坐忘論

楊用脩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爲坐馳誤也殆見其名未熟其語耳子微所謂執心任空還是有所既不合理又反成病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

於言空指任心所起一無所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淫游待自定者徒自悞耳若編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著於言甚善於行極非乃爾其治心之法則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又云疑則任思悟已則已必其有思思則以智害悟爲子傷本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毀譽善惡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如此下語即吾夫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以異也去

脩似未熟其語也

靈寶真靈位業圖

靈寶真靈位業圖者華陽陶隱君通明造大聚依約真誥所傳而稍編次之余疑以爲後人傳會耳而序辭頗質雅而不快爽類陶隼因手書一通備采說中有疑誤者畧指出之其第一第二天主世所崇奉如元始天尊玉晨玄皇大道君是已其第三天中位太極金闕帝君李姓下注壬辰下教太平主者何人也攷第二天右位首清虛真王晨運當下生則是此君見居右輔次當補處如觀自在而所謂李姓及玄元號者非伯陽甫而何然至第四天中位太清太上老君又位非伯陽甫也三位之內栢成子高浦衣支離被衣王倪齧缺下隨華封北人于州善卷長桑泰佚接輿伯昏都閭莊列之所寓言者往往皆見而未乃有老聃豈不以莊生所紀有老聃死一條故耶是不知老聃之即爲老子且皆寓言也鬻玄既列第三左位曰太極左仙公而復見之第五散仙赤松子列第二左位曰左聖左仙公南極

南嶽太虛真人而後見之第四散仙召公裴既爲第五右位之右保而復見之第七左位其更可笑者呂政爲北帝上相曹操爲太仲司馬懿爲冢友而周文儔與之同列周武下作部將中間張綉降歲白虎盜賊之屬公孫度劉井偏方之劇何前賢兄庾亮召亂皆非令終而並列貴職得非因循直筆之口傳而不加考訂耶攷通明傳所載諸子見在世者一百六十六卷入山者五十七卷都不載有此終恐後人傳會耳

又

余始意第三天中位奉君即伯陽父及得方諸青童

王君所撰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云李諱弘元一諱玄水宇子光一字山淵蓋地皇之胄以上和七年丙子三月生於北國天剛山李氏家五歲好道二十辭親遠蹈感天帝下教流光授籙授以籙儀大音大洞真經給以曲晨羽蓋飲以洞水玉精飡以素羽玄翮後道成而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太景瓊輿下迎授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相太清中游太極宮下治十天唐承之年積數有四十六丁亥之間前後在中間爲獸之世國祈啟謁東西稱覇以扶弱王有縱橫九一之名建號光跡昌元其後甲申之歲前後

稱善人除殘民役水交其上兵火繞其下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晡君下臨非民矣此語似誤綿又似受記不知上和爲赤明說洪前後與所謂壬辰者令已過耶爲未過耶其事不可知若壬辰後聖則非伯陽父明矣王君職爲上相又有上保大丹宮南極元君上傳白山宮太素真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參拿君四輔也一云西城總真即遠游也亦統有上相青童爲童大君而不言姓王又自有西城王君此以青童爲違遊恨其文亦似後人筆

三茅真君傳後

以有長平侯偃廣信侯意也戰闕有號無謚始皇不立謚何以又有長平恭侯也定録仲君以景帝戊戌生至武帝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中郎將舉賢良也西漢官無所謂五官中郎其以上書拜郎中者主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征和二年轉太子傅按是歲爲癸丑庚太子反若在前則與少傅石德及宮臣皆從誅在後則不立太子傅也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大守是歲爲辛丑時不設破胡校尉官保命季君以庚子生武帝建元三年舉

方正不就按是歲爲癸卯君徙四歲耳又云游梁國爲孝王上賓時孝王薨十餘年矣宣帝地節二年自洛陽令轉西城校尉是歲爲甲寅君年已七十五然是時亦無西城校尉官也元帝即位仲君拜執金吾季君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按是歲爲初元元年癸酉仲君年九十五季君亦九十二不應尚之官猶令九卿二千石有此耆俊人主必當旌異史必爲立傳亦不應寂寂乃爾且九卿年表執金吾爲馬奉世無所謂仲君也亦不設五更大夫官大抵事玄者不當以其飾仙怠爲談守儒者不必惡其飾而遂生詬

取理而節可也長夏無事偶書於後以示王令倘可遺光祿小酬之何如

桓真人昇仙記

吾於丁卯秋中遊跡弘法寺抽道藏翔宇南小帙曰桓真人昇仙記吾甚愛之因手書一通益詞記內所稱西蜀華蓋山李桓仙君授覩金丹大藥與飛步隱身諸訣既成而謝之俾從陶隱居爲門弟子披髮跣足執鋤爲圃十二年吾當舉之上帝語昇雲天且謂陶有三是有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其二好筭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有隱居化後法閭猶存無外期上升之說而法閭受

法高第其非執役圖明甚也據冀高撰傳謂都水監
之說爲門弟子女真錢所預告者又攷隱居所著寔
通記則周太玄從定録趙丞得之南真夫人者都不
言法閫也若此上升記絶似唐末宋初人所作其前
載李桓命桓閫師隱居語尤誕妄且是時隱居尚存
何得稱貞白先生蓋不知貞白爲化後所賜謚也造
僞書者頗有逗漏不可令人頭眩

書張天師傳後

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孝會不可言謂得
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
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從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
茂事而傳之若也太傅位三公上大品逾侯豈乎世
而遽及草野且此皆細事而史冊之不載也神符所
受能統筭一遥盡而事已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
一時兩川之廣太上固願指迷之而有餘又何必縱
之爲害孚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深山
窮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宜攝之彼地即生
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有三萬六千師外道也夫一
盡而能殺鬼太上實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機空
者又何也張帝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
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論稱其時道術
之士甚詳而不及會稽子衛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
況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
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楸而仲回而迥而符而子祥而
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修而謙而秉一而善
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皆百歲小亦不下尤
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吝前
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
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劒符籙雖存
而未必一一修持其術自若未必一一驗至宋真

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
變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先出以傀儡變幻居
臣各相競爲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祖請耶直詰雖
時時稱天師第吁之曰陵耳亦不其重之

馬明生陰長生傳後

馬明生陰長生其師弟皆以精誠得道而文彩煥發
詩尤是漢晉間上乘語非餘子所可及也

周紫陽傳

紫陽眞人周季通事尤傳奇第其一時所遇中嶽須
子玄衍門子趙陀子上衛君沙野先生霄先生淮南

子成張子房李伯陽高丘子陶安君青精先生李子
耳趙伯宜幼陽君司命君墨翟子司馬季主劉子先
谷希子王喬赤松九老仙都君合黎山皇人黃臺萬
畢先生九氣青童小真君龔仲陽之類多傳記所著
閱者恐未必不是理也又所謂中央黃老白元無英
三君皆黃庭經內身中之神而傳以為實且黃庭以
晉世下傳而季通為漢宣時人也夫其傳季通自成
耶抑為弟子所撰耶使季通自成之不當泄漏乃爾
使出弟子撰豈能一一親證若是竊附紫陽此傳及
黃帝漢武王子登等篇於事非不無而為攻神仙之
學所藻飾史伕人有蛇足之數

純陽神化妙通紀

純陽一百八化為道士苗善時編次要多傳會捏合
而成者其灼然可信不能十之五也如第二黃梁夢
覺乃即蘆生遇鄜畤呂翁事而小變之開元中人與
文也第九化謂隱華山稱麻衣道者以理泰同默化
陳希夷先生按希夷傳稱時與呂公往返而麻衣道
者則僧服而相錢希白蓋又一真也第三十四化與
鄜竟夫相質事竟夫生平語無所諱顧絕不及此又
所謂吾一念動子便知之吾寂然子茫然此拾南陽

國師殘語也且竟夫惟能用加一倍法算耳亦不能
得他心通第三十六化徐神翁處路坐侵呂惠卿仍
作詞喻之致神翁傳無此事唯曾對人云呂其與某
曾一過耳其人稍得第五十三化垂虹橋題飛梁壓
水詞是一寄士擬作第八十四化載推錢車入蘿後
又於東平遇之乃一幻術人江湖紀聞記之第九十
九化言徽宗幸實籙宮設醮云云當時有記之者甚
詳云林靈素開講上聽之講畢而香爐下忽得一帝
云檢土焚香事有因大都宜假不宜真云云然首句
不言世上紛紛衆衆亦不載道人於上前以泥和
如楔錮也第其間郤有至語不妨采錄

劉海蟾傳後

海蟾子諱操字總成燕山人十六舉甲科至上相為
正陽鍾離真人所度棄而學道初以為那律時相效
乃燕王劉守光耳所謂舉甲科在唐而拜相則在守
光然守光甫僭位而晉兵至城下其危如累卵何待
正陽言之而後悟第不知其時事勢之迫若此守光
之猜忌若此何以能脫身去位出家而史之不載何
也得非用事於劉仁恭父子當權寄而非真相也耶

醉騎白驢五言一章佳甚宛有唐人風何遽載其得道後陵轢神廟事尤奇

金蓮正宗記後

金蓮正宗凡七人重陽王真人生十二歲而丹陽馬長真譚生二十九而長生劉生三十七而長春丘生四十八而三十六而化長春丹陽最先成道諸貞亦以次成皆有神奇之遇純陽真人得道五十二而與玉蟾和靈陽李同居二公皆有證悟者五十六而化長春丹陽長貞五十七而化玉陽廣寧五十八而化長生明年正月遂解形其後丹陽最先成道諸貞亦以次成皆有神奇之跡而長春最脫成復失之末而遇蒙古太祖片言投契勝殘去殺全真之教大行於天下無不知有所謂七真者大抵道家之有重陽猶釋門之有達磨其前皆教興而後乃爲宗門長春於道稍平實豈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耶道門既曰性命雙修王馬二公亦極論養氣而遺身養逝又似不及命者長春臨去以脾疾至卧圊側而化後又別無神奇此所不可解也

玄風慶會錄後

長春丘真人見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所面告者幾三千言畧叙師傳之旨戒以大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飾色慾爲首務及保國安民用賢黜貪之事厥性貪淫好殺疑其柄鑒而太祖乃歎賞不已呼爲神仙錫以便宜令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神奇能海鴟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用其言長春何以得此於元但耶一說長春能呪餅水生金蓮花元但是以信之致爲俾俱不載錄者曰移剌楚材疑移剌或耶律祖也其官稱侍臣順武大將軍尚書禮部有印元至元後始有侍郎亦不爲尚書者此恐誤

又

後考湛然居士西征記頗稱長春之短湛然即楚材別號也此移剌者當別是一楚材

又

丘長春道門之法嗣也其學實得之禪以片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教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後四傅而至所謂蒙哥皇帝用少林僧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隆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二十七所又至薛

神皇帝再崇諸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魏天師謙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修僧人寇悔而欲誅之則無及矣嗚呼其師為醫弟子為帥以殺人師亦烏得無罪哉

千昌醫大師調氣論第四與張仲慧

余考古律師所著醫法師作云有調氣論著作即王也其門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同類有情之物也雖而無者二八物弦之氣也有形而無質兩者相形一物生焉所謂一者真一之氣凝為一黍之珠此其本旨也然至引度人經曰元始懸一實珠大如黍米在

屯玄中其傍聖者一一也又曰順之則為人逆之則為仙為佛為仙乎猶可而謂佛由此物也然則是二聖山六年逵磨面壁嵩少九年皆此物而成至云苦行雪人者先採升於女子而後作此伎倆也夫佛不必論逵磨者得道已百餘年謂中州有法器可傳故面壁以示之機而始得二祖今豈所以語逵磨其傍聖者一切有為之法幻且速二也佛經云如露亦如電謂一切有為之法幻且速不可持也今以證其功之速而易抑何如也丈六金身釋迦之化身也今引以喻十六兩何所取也又云馬祖未脩大藥而枯坐求佛是有磨磚之機然則南

徹讓者誘馬祖而爲淫者也其侮聖言三也靈山會龍子戲珠真摩尼寶珠也而引以爲女子之鉛是龍女於大衆中市淫於世尊也其侮聖言四也要之道光之罪在行而致虛之罪在言道光之背師致虛之誣佛其換一也然而道光有得致虛無得也嗟乎紫陽之旨愈顯而愈晦使天下有以悟眞爲誤眞者則二子哉

白紫清指玄篇

紫清白眞人玉蟾師事陳泥丸泥丸之道亦得之於薛紫賢矣而紫清所著辨惑論脩仙三等煉丹三成

皆取自身已不假西鄰其宅如谷神不死玄牝頴秘諸篇皆如合眞旋微旨又何嘗不與悟眞相發揮歌辭逸妙往往有所才無礙機用紫清之仙格所以衆勝也第紫活六十四歲甘氣已洎而始得道晉脩其真庶可冀乎泥丸化跡似不可晚

紫陽之精編獨有悟眞篇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尚以爲非實錄而忽有此四百字者余始得而讀之窮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眞相表裏而提嘆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無支離隱互之病然尚疑其姥女南閭千持上撤機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成有歧於閭隅者乎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內旋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曰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爲攢簇五行眼光凝目頭圓鼻白紙舌氣爲和合四象以聚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魂在脾爲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爲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爲無漏然後知其絕無所謂西隣之說而悟眞篇指亦可挽而歸之一身然終不能不小牴牾序尾有因爲自然去講此數語汝其味之辱又讀白紫清集有謝紫陽書謂昨到武夷見馬自然口述諄諭出示實錄凡四百言字字藥石甘露洗心毛骨洒然又云太上老君作尤可笑矣也

固以知紫陽之所授者紫清也謂紫陽以薛氏之注誤天下而指抉身中之秘攸正之耶將無紫清所得泥丸授受之微或獨悟之見懼其說之不信從而托紫陽以神之也馬自然古仙也不爲紫陽使者曰馬陽象也曰自然取不矯飾義也疑亦紫清所托論也人以紫陽四百字之序辭明作若此而尚有陳上陽故其曆召以宿淫誘賂則良可歎已

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煉丹

此後觀此背謂張紫陽表奏上帝若此爲論中間幻[illegible]余未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部

書道經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書眞仙通鑑後

麻姑壇祠記顏魯公所撰而趙道一倚之撰蔡經傳第其中所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又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及姑取米擲地變爲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然則方平之得道當在盤古氏以前[illegible]而忘其作方平傳云東漢之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illegible]稍加至中散大夫孝桓帝時王太尉陳能家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則方平之再過蔡經家百餘年事耳度其終始不過二百歲許人而何以老於麻姑又云滄海三變爲桑田也豈方平間於東漢時一出耶或別有一方平耶或過蔡經家事有之而傳方平者耳傳其名姓而不嘗見其文耶前傳言鎮青城山九仙宮天而後云鎮崑崙亦自相牴牾

車子侯傳

此即奉車子侯也奉車子侯霍去病之子也帝使從封禪太山一夕而死帝思而歌之又語其家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桓氏新論則帝語聖才有朕兆子侯則沒印故畏惡殺之今因其語似爲仙去又不識去病子而謂之車子侯尤可笑也

太極眞人杜冲以周昭王二十七年聞文始尹先生登眞乃靈宅棲玄學道康王特賜金百鎰完葺本第賜號曰棲觀聞老子在周爲藏史孔子猶及聞禮後始西度函谷尹先生挽之爲道五千言今云昭王十七年尹先生得道一誤也康王名昭主之祀也今云[illegible]

周穆王好尚黃老與宗建靈宮立廟置老君及尹眞人像尤可笑彼謂穆王時有老君觀耶又杜冲眞以昭王二十七年始學道成而宗年二十受業而年一百五十餘歲至厲王十三年而上昇彼謂昭王去厲王時有百七八十歲耶楚康王事尤誕王時成楚已虜其王負篇矣何得復有康王

周義山傳是一博暢才人文字然歷引所見諸仙眞皆傳記紀載無一創聞至所謂黃老無英白元君則又黃庭經傳世以後語今云是漢宣元時人得道恐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武帝思之爲作歌云云按

未可信費長房以失符爲鬼所殺華他以怨符爲曹瞞所誅此方術人也而列之仙可乎長房之得符自壺公見范曄漢書甚詳丹臺録云壺公姓胡名元一恐附會諸劉冤不聞其有仙道特真誥載之

路大安傅尤爲不經據大安以順帝漢安元年壬午生至惠帝永康二年辛酉當爲壽一百八十年矣而是時王戎僅七十耳乃謂大安爲甥而戎爲其舅若一至此且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反自爲相永康無二年也惠帝不辨救麥人也一年之內見廢

於趙王倫後辟之後濟上同專政帝食息不自制而何以能召大安驅使鵬陵北門之鎮爲鵬陵西門之鎮爲浩陵南門之鎮爲浩陵中門之鎮爲泰陵以實其分野大抵而名亦創新未知可以冲天遂以大安元年白日上昇然年號實太安非大安也此類殊不一聊辨而志之

據真誥陶隱居所紀許黃民原無得道不當列之仙傳也胡長仙事甚奇幻似僧第在中宗武后朝當達出葉靜能張果上而史於方術不載又太平廣記搜剔不遺餘力於葉法善羅公遠葢紀載甚詳而獨不及長仙何也得非有所增飾耶

動凡俗照耀一世今遺跡尚存識記都在獨晉史投所著拾遺記十卷葢不待畢而知其說於道也與昔所傳古強葢京之流相表裏

羅神惟不減虞初傷及義雲而乃遺敬之一不可曉也郭景純之抗王處仲於行刑人及鵠集亦載之而貶絕真君化鵠之跡二不可曉也真君所居既非深僻壽至百三十六歲白日冲舉家屬門故何止百人而有司都不舉聞三不可曉也真誥揚許所載晉室諸賢遊盡豈有長史係真君從弟而了不之識四不可曉也陶隱居編訪仙跡若渴若狂而於真君事獨奮然五不可曉也今者龍沙高過豫章城地仙之事當有驗者而　先師雲陽子詩所謂門五陵教主世

其曰斥仙人者人而指目之耳而以爲真仙何無識也徐敬玄爲王大夫治女金英事恠甚不可言而又涉無謂得非敬玄者欲竊其女故爲障眼隱形之術耶張以攝之耶

薊子雲攄南史以候景之亂避地 而
北有都水坑水自東注可以徙居清虛館遇神人降言館之東
午今云是蕭山再徙居蕭又徙家寓焉歷
二紀餘一日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史仍司郁木福
庶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子雲不收
以爲的然大夫也清虛館在蕭山之近
隅非指地肺桃源之深邃也其家八十二口又非
人也何以居二紀而不致人主之伐求族黨之踪跡
其幸之地與歲史無異書者何也曰書家者流必舉
子雲以爲口實豈有遯化之奇彰彰如是而一不之
及意或羽客之挾止洞府修利令智昏其斯之謂歟

牽引子雲以爲重耳

吳道子畫蹟雖仲奇然是一工師耳乎史載其
出處甚詳且明未有以爲仙者而今云得神仙術周
游人間玄宗聞而詔入宮庭有粉墻數尋俾畫山水
道子請用墨漿一缶潑於壁以幕覆之俄頃語上
臨視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道子
徐步指點巖下一小洞叩之忽開一童子在側道子
奏曰此洞有佳致臣請入爲陛下先遂躍而入俄頃
門閉守城卒曰道子出矣上再往視所畫處乃營壁
無復山水何濟東野人誕謾無稽一至此也是不知
吳道子之供奉明皇最久畫蹟猶宮禁及長安寺宇
也可鄙可笑一至此

許柏巖事不可知而所稱太乙元君引黃冠老莊
三語云但思一部壽無窮人之自戕神其情性真
邪似有解悟後今道士第多太半何也神立溺橋何鬼
又是讖語大約此文唐人傳奇如滿岳嫁女南漪夫
人之類

劉忠州晏所遇王十八事見太平廣記其文與其事
亦殺但以所好如此所遇復如此而位宰相領鹽鐵
不思轉首而取窅然喪利令智昏其斯之謂歟

楊叔夜傳謂舜聽伎臣言而殺伶倫八人又云晉文
帝今庶北面受詔教宮人庶不肯從帝殺庶於市又
一齊東野人矣

司空在南北朝爲三公齊朝帶之世寧有司空張昂
郎東昏嗣位日尋殺僇宣明睿司空解官今百僚餞

送事耶大抵多宋嶽時緣飾以乞恩澤者種種皆世類也

玄真子隱淪之無累者也幾於道矣然所謂鋪席水上安坐飲酒來往若飛與顏魯公作別揮手上升則正史稗官與吳興掌故俱無之可謂畫蛇之足矣

張果宇宙初闢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既以太極紫微左仙卿謫降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絕耶

明皇月夜事一於西涼州觀燈兩游月宮而其所奉引之人曰葉法善曰羅公遠曰申元之蓋一事一人而所傳聞異辭耳然恐亦誣罔不足信也申元之張雲容事別有傳奇甚詳

鄭遨跡極奇然是隱逸之有至趣者也非仙也歐陽子五代史何以遺之

譚紫霄在五代時已識得莊列之旨與釋氏合豈不開士哉榮謝施百五十而恬然以解賢於杜光庭遠矣

黃損仕南漢時爲尚書僕射忽遁去三十二歲而歸員外得詩竟去誇於人遂絕不能斷九重還往

題詩竟去亦奇矣然此詩所云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凡四句皆見賀季真狷忌好事者妄

傳之耳

崔偉事誕幻不足信灰袋道士張口如甕五臟悉露見西陽雜俎然已於舒虛寂傳見之而又皆程天師乾祐弟子疑必有一誤

李昇傳與元白欽有絕句所謂誰能無路趁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者鍾離雲房傳亦有之謂呂先生作當以并傳爲是

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尚未生

賀員外傳謂有喬公者火得人風疾去家白鹿山負判上公約束之言云云

過水部教之明於腕年八十上下水如飛數從水部東游過維縣元佑初來見蘇子瞻曰昔師曾游容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吾師以上元期我於家山矣子瞻作詩送全并以絕句五解寄水部白是世無有見者攷子瞻集有之詩其佳子由亦有贈然其時有識者云全妄人也元無識賀員外得詩竟去誇於人遂絕不見子瞻

陶隱居孫思邈陳圖南三先生皆不能斷九重還往覺閣公微涉有意余素好博綜負才鬼之慕則陶公戊師晚來殊厭躬欲從孫先生乞數丸藥救道上貪

子歸借布衾一枕傳五龍睡法耳

水丘子語不多而煞有至理當是得道者

王筌傳始遇一婦人乳長於膝　曰吾蕭三娘也

披西京雜記婦人乳垂三尺者北斗中第七星東方

朔知之

張拱傳載道士語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却粒則無

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子房諸人乃以

月藥療饑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也

灼然之事吾所服膺

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幻甚已而無它奇術今

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記之傳言

靈素本名靈噩噩靈素者當和所賜名也其所術以術

名似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偹史云靈素

聞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褚慧而令云蔡京乃北

都六洞魔王第一洞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毋勸

帝誅之又云與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衛姦黨

碑因與虛靜各俛首致敬上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

童蒙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

人帝翌日以示蔡京京恐乞出而已竊居通直

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即位索取元

賜七寶珠尋墓所不可得復有雷電蛇獸之異淵聖

宮谷室人所不能出京探知其有黃龍恨金龍牀朱

紅几案以爲僭妄而疏論之上即與京掩入其室則

明窗淨几別無一物京乃伏罪而至云即時致西王

母降於其室則又誕也史言大水化都城靈素竭其

術不能退而傳云水自太子致但皆大子年之當自

退其後後上疏云臣初奉上帝命爲陛下去陰魔斷

妖異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魁童貫凶嫉仗以重

惜付之兵衛國事不脩奉華太甚切忌丙午丁未兵

兵長驅腥血萬里兩宮天養不能保守因乞骸骨歸

鄉降詔不允至冬全臺攻之靈素即日封閉賜物携

一童子出國門帝賜宮於溫州居之明年八月朔

偶奏駁托溫守上於朝授弟子張如晦偽而化去先

於郎外相墓令於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

見五色氣不候益土即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

不知所在帝聞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

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領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

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冲和

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

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

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即位索取元

賜七寶珠尋墓所不可得復有雷電蛇獸之異淵聖

大為使使賜御香設醮致謝封為通真達靈真人據此傳稱為尚書左僕射趙鼎謫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實封云云不知政和官制無封邑也皇甫坦即嘗為淳熙晚見問楸風遠之至死所謂皇甫誤我即此人也此公故有道術然傳不過據碑誌諛墓之辭耳陸務觀西游録嘗過其居殊有軒輊語

姚平仲朱仙事大有紀之者絶類鍾離雲房若此夜功成即不終裹馬革亦當於通侯甲第五侯鼎中烹殺

蔣袞直事蓋別有紀之者非柚所張皓第嘗見一小說忘其名云海晚年病殆得丹藥以起與洪慶善云云後竟以老病終亦無所為元日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馳而立化事也袞直少有文行眉山長公嘗為作研銘

太陽大陰女凡諸仙此稱皆其辭耳列仙傳記之蓋容成素女之術也如楞嚴經所稱堅固而不休息者天地間自有此理亦自有此事第未可為訓耳

徐仙姑傳僕射之才女年數百歲常如二十四五人之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來不避蛟龍虎兕豈慳汝晨董中即解衣臥瘴微見忽皆僵坐口不能言明日姑徐理策出山久之乃解

姑往來江表顏色轉少其行如飛所至神明畏敬亡
敢以非意干者愚謂毋論結得仙道即之才有女能
如此真所謂淤泥中蓮花也第不知少時何以過活
花姑爲女道士黃靈微也行止亦相類
李騰空乃李林甫女人以爲疑不知林甫亦謫仙也
而況其女乎大抵宰官貴臣多夙生有來歷者要在
籍失之耳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陳上陽者名致虛元人也道家書幾無所不讀於文
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語其論精氣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心即　太上及吾　夫子矣曇陽師之訓諸子弟葢
未有如張子者也何言厭厭哉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

文

雜文跋

題楊忠愍公三札

先友楊應芳以一身持宗社大計維萬古宏綱雖片紙隻字皆從忠肝義膽流出以故人爭拱璧視之覩此與少司寇吉陽何公三札可知已記應芳下獄時不肖以索餉被侍談陝從容謂留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所師楊公豫孫吾所友何公吾師友之間又謂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

吾即死以累足下不者君子可不朽也明年君赴義已楊公用中丞守官鄭公用大司寇卒於里葢十二週而應考之天大定贈恤易名專恤錄後之典備而何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托是三君子者不一酬也而余孝與少師華亭公終之人不可以無年信夫何公之子仁仲以三札索余題後不覺淚下沾楮

題袁柳庄卷

明興以相術名世者獨袁太常珙尚寶忠徹父子太常術尤神妙而稗史僅載其讖　文皇籠潛一事即姚少師廣孝奉　敕撰志銘亦不能致詳僅有云

專兵九疑山人戴良傳而已偶有嚮背者以一牛腰
卷來則藏傳與諸公之序跋皆儼然成傳極爲典雅
而諸公中如蘇平仲唐愚士王達善曾子啓胡若思
輩尤號文學知名士又有所謂僧道衍者即廣孝也
余故稍爲次第之而命學生王應賓書誌銘附於後
庶幾異日傳方技者不至寥寥此亦其一助云爾

文顯宋柳庄卷　成祖於藩邸至已
變槐歲抄記珪自丁丑謁
卯遣歸爲民人周纘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至京
釋之惟命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

成祖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驛召之既至拜太
常寺永又云珪玉當以事過鞏見一婦乳女於傍廊
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罷即行矣
珪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歸嶺金世忠也
名以下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卒長以我行死玉爲
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價且貸米二斗
贈之曰富貴毋相忘金至戍以十行　文皇召而
試之金有才辨應對遂留幸治軍兵俾署
長史簒累遷兵部尚書兼詹事此皆可以補志傳之
佚其相金公事甚奇然永樂中諸賢題贊皆極稱延

玉之驗而了不及此事何也因附題於後以備考

題李文正都氏節義卷

李文正公賓之爲太僕都先生玄敬序其先節婦唐
氏及義士文信事而手書之都氏之後微而玄敬有
女歸於陸司訓肖孫年九十一而終文正以詞翰名
天下搢紳大夫得其隻字若拱璧而兩家文獻獨司
訓之子昌孺在因舉而歸之爲昌孺母者栢舟之操
既不愧于唐而昌孺復博雅能古文辭又庶幾成都
先生宅相者其裔之青箱中昔人所謂文敏外孫多
異書此亦一證也

先司馬翰墨後

先大父司馬公以厚德名天下觀此與餘千令沈君
書何必減令尹子文作令者亦不獨餘于人置一通
坐隅賢於崔子玉政論多矣棒誦之餘不勝先德之
感敬題以歸沈君之後人

又

右王父司馬公與管方伯先生尺牘凡十六通其三
通　命侍史餘皆手筆也前輩爲人謀必忠信書辭
宛曲詳盡如家人兄弟然此最見之內五年一札云
廣東二司十月開死者四人皆以憂迫故當是建暨

竊國時事其憂生畏譏良甚矣然至所謂人食米一升何往不可度日却大是名語讀之未嘗不瀾然也方伯公以老成善吏治有聲弘正間與少參虞先生三人稱石交茲因其耆孫承時之請而志之

題周氏交游書扎

故周康僖公拾山西所得朝暨尺牘二十五通其最顯者貢少保鴻和鄭司徒體元高司寇肅政周司徒子虞孟少宰時元陳少司馬邦瑞王中丞疏紹鼎太常子才及王文少司成公高時理粮餉鄰撫其地故所往復獨多前輩詳於事情而簡於稱謂猶可徵也

題竹醉翁集後

顧翁以五月十三日生里中謂之竹醉日云以是日栽竹多茂翁因名自稱竹醉翁所著詩文悉以竹醉名之而申學士劉侍御其撰傳若贊則或稱醉竹云夫竹之爲竹蒼翠勁挺虬鬚龍鱗俯幹密節夫人而能知之若所謂醉吾不能悉其狀意者藉地粗挹天酒柔筆新粉使人狎而易爲把翫賢顧翁之所托於竹醉吾亦不能悉意者思其林君叔夜之儔儀其玉山傾吾雖不能悉竹之醉然時時游於竹陰識竹雖不能識顧翁

又

武王受丹書後無所不銘幼于得其遺意唯不能忘情於文間出巧語不能忘情於世間出感慨語耳

又

幼于才有餘而此銘能以不足持之非特閱世之言蓋內觀而有深得之言也昔人讀政論昌言而欲人置座右誤矣此銘乃堪置人坐右耳

又

幼于十篋皆精切而口舌耳脘四篋讀之尤令人懷然即不佞奉以周旋可以無大咎矣

又

幼于十篋皆精切而口舌耳脘四篋讀之尤令人懷然即不佞奉以周旋可以無大咎矣

又

武王受丹書後無所不銘幼于殆得其遺意唯不能忘情於文間出巧語不能忘情於世間出感慨語耳

題竹醉翁集後

顧翁以五月十三日生里中謂之竹醉日云以是日栽竹多茂翁因名自稱竹醉翁所著詩文悉以竹醉名之而申學士劉侍御其撰傳若贊則或稱醉竹云夫竹之爲竹蒼翠勁挺虬鬚龍鱗俯幹密節夫人而能知之若所謂醉吾不能悉其狀意者藉地粗挹天酒柔筆新粉使人狎而易爲把翫賢顧翁之所托於竹醉吾亦不能悉意者思其林君叔夜之儔儀其玉山傾吾雖不能悉竹之醉然時時游於竹陰識竹雖不能識顧翁

題竹醉翁集後

顧翁以五月十三日生里中謂之竹醉日云以是日栽竹多茂翁因名自稱竹醉翁所著詩文悉以竹醉名之而申學士劉侍御其撰傳若贊則或稱醉竹云夫竹之爲竹蒼翠勁挺虬鬚龍鱗俯幹密節夫人而能知之若所謂醉吾不能悉其狀意者藉地粗挹天酒柔筆新粉使人狎而易爲把翫賢顧翁之所托於竹醉吾亦不能悉意者思其林君叔夜之儔儀其玉山傾吾雖不能悉竹之醉然時時游於竹陰識竹雖不能識顧翁

於顧翁之詩而竊

於其所謂崎仙青蔥者而識其似也異日賴翁進我於竹關吾將辭而更悉之

徐長孺詩卷

屠明府長卿於縣齋清暇約沈山人嘉則爲樂府五七言絶句各廿章而命不佞嗣響焉一時諸名士如徐長孺輩皆有屬和之什雖平盛矣記勝國末吳中饒介之以騈體歌詠諸名士獨張孟簡第一得黃金三斤餘各有差署明府白金一提高季廷次之得白金二斤餘各有差署明府齋庫蕭然當別無所覬覦齒牙一餘茨耳長孺脩辭甚蔚麗有才致當不須明府甲乙枚也其以爲何如

題徐氏族譜序

古者相里氏相馬氏而爲司業一龍俞憲使憲王憲多以相得名者也今讀序記極稱其家世爲江左喬木盛門所撰徐氏族譜序記獨無相人氏然凡稱相士者而所相重則之高夫許負一婦女耳以其術封鳴雌亭侯傳國一再而袁氏之爲天納爲客師者顯於唐宋爲珙爲徽者顯於明位至九列遂號鵬貴族今徐氏之族於江左久矣固不待相術顯將無以相術益重耶抑三君子之言能益重其術與抑耶客有李時

題所書詩與曾生

吾友曾舜徵衡楚閒名士也吾往歲以文扳舜徵於楚棘中褒然首冠蓋三戰而三不勝一日來謁余問先生讀何書何所結撰有以教我否余謂讀書垂五車一句不得用著書餘二百卷一字不足存舜徵頻首大快以爲會心至訣將別忽出高麗精繭乞書近詩余亦漫爲應之既滿卷始悟而咲曰乃令我作許語人舌不至舉乎哉雖然吾鄉者猶不能忘工拙今乃併忘之是以拙日甚也子以爲足存或不足存是不在我雖然予而忘我拙必然矣能忘了之工忘則純

題贈張平叔詩後

自殺謂平叔壯游嵩中五嶽西華峨眉俱以宴賞陟頂所闕者東岱南衡耳昨來問訊其子應禧相術之高夫許負了未之識也恐西華自陽舜祀之所而其在渾源者了未之識也恐西華自青柯平而上非骨騰肉飛者未易度乎叔踢蹋笨伯斷乎不能過彼一步也且東岱南衡几帝閽地何故坐失之乎叔解嘲謂峨眉震丹第一山荀陟此足滌三嶽矣因乞余一言乎叔姓字全見張紫陽紫髯譜顧亦類有道者故篇中稍及之

題舊贈汪仲淹詩文後

甲戌冬余別仲淹燕邸手書此一文一詩當時忽忽
從車塵中得之了不復記憶今八年矣而復從仲淹
所讀一過譬之酒談竊語雖復不倫而往往見其性
然仲淹不以余言爲其攻古文辭益精而去時趨
益遠所叮嚀者嚮慮太公評而太公乃安之卒與伯
子共養以天年終而余與余阿嵇亦後先解綬而自
匿於長興之里萱嚮者眞醉談竊語耶將無昔者迷
而今者寤則仲淹胡爲乎汲汲倣帝而强余拂拭之
也其歸而質之伯子

題月槎詩卷

入國來不能受筆研後而爲李時養所强書贈月槎
子五言律排幅又得雜詩一紙久之月槎子以牛腰
卷來囑署尾則吾里之薦紳先生詞翰咸萃而予雜
詩者纂然有焉內程大倫書則予所贈詩正應寘書
予四月二日即事第三作也月槎子方外士也方外
不辜極刑論滅戕鐵嶺遂爲玄教之耳漫爾志之

題張應文雜著後

張君應文嘗手錄近著數千言以示伯子厚德伯子
轉示余不覺彈指歎服記泊徐忻時君與余札復往
累紙嘐嘐然自詫得古文旨虎之秘沖舉可計日而
實未脫抱朴上陽前後稟曰今僅兩匝歲而廓然盡
而走矣

題文昌祠投詞後

文昌星也於天官家爲奎若璧而今以屬之梓潼
惡子張神於蜀甚烺烺第其品在雲長翼德間獨所
前七十二化及主文昌福祿乃至上擬佛天尊號則
皆托之乩筆或吃菜事魔人附會之今天下所在有
祠而吾州之祠成於陸參政孟昭乞張眞人題額後
有周舍人宗勉手書投詞與陸參政文昂科名揖紳
男賡二陸周杜皆吾鄉名揖紳長者其事爲天順甲
申而今則萬曆之壬午垂百二十年而手澤若新道
士曾生輩又能世寶之可念也周後復姓馬其名紹
榮累官太常少卿直秘閣以書顯孟昭以任俠顯文
章以政術顯想男以丹青顯張眞人者不署名攷而
知其爲元吉去題額之二年而爲成化丙戌學虐殺
不辜極刑論滅戕鐵嶺遂爲玄教之耳漫爾志之

題張應文雜著後

張君應文嘗手錄近著數千言以示伯子厚德伯子
轉示余不覺彈指歎服記泊徐忻時君與余札復往
累紙嘐嘐然自詫得古文旨虎之秘沖舉可計日而
實未脫抱朴上陽前後稟曰今僅兩匝歲而廓然盡

洗之遂能雙佩大寂紫陽兩心印橫直顛倒無非軌
刀入陣手段與時陶隱居不免翻供桓真人掃除矣
君宅作不盡求合古矩矱而瑰奇博辨要自不從凡
口中來至粥語粥卦永壺先生傳淡而不厭比而有
餘風故非徒以文滑稽者也雖然君始僅言之者
爾若余乃深得其趣者第日夜老是中而不能贊一
辭以此輸君耳君誠深得之何不托一鉢來就我煅
斫駒鐺而尚絲絲伯子鳴養耶

題手書　國史張文忠公傳後

有於　國史錄得永嘉張文忠公傳者因爲手書一
通以貽其孫汝紀貞蒙當見元馭學士吉世紀多出江
陵張公手以閻朕爲[illegible]卷之言云
至盡而獨於永嘉公傳手筆最爲典瞻微詞小抵
而惟掘良深大瑜小瑕即古傳孝賛望冀讓矣然江
陵之才畧器業有足相當於中復有眞契即後兩公
易名俱得文忠其寵靈位望於中興無二焉永嘉公
沒而有太師贈江陵生拜之跡其終始恩遇若有踰
於永嘉者而永嘉之絲素矣

題鄭少谷傳丁戊詩後

鄭繼之傳木虛吉閩人而好操秦音稱少陵氏後繼

之雖野率然入領猶勃健且多感慨時事木虛如搏
沙作炊都不成飯不知何以擅此聲閩中也繼之嘗
有詩云覺來天地終歸盡煉得毋成亦可憐春秋僅
三十九以歿木虛棄甚息創大還白說中舉可致卒
卒病死無奇而所贈稼[illegible]利茅陽者老而棄官服食
草木壽至九十三人固難論也程之孫孟禴文學要
余跋存故事耳余乃爲二君子樹牙頰亦贅矣

題與程應泮詩後

詩成孟禴讀之意不懌曰來髮弄簫律來今種種矣
公柰何不有以誨我且公不善書何以獨後先論書
[illegible]卷之言云
余咲曰管公明云善易者不論易吾不善書是以論
書也吾倦吟矣懶融所謂牛頭二十年所得都忘何
以語子雖然無法可語即語子於胎骨森然獨少
脫換耳必下眞種子使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乃爲
詩也孟禴復請曰公已具眞種子予與我哉余咲不
能應

題傘園八記後

余草傘山園記凡八篇餘七千言矣而意猶有未盡
者復贅數語於後始余卧離賁園之鷄適軒與州治
鄰旦夕聞敲朴聲而惡之行求得隆福之右方耕地

頗僻野而亦會故人華明伯致佛藏經於其地建一
閣以奉之前種美篠環草亭後有隙地若干株一時
木棒經之暇一咏一觴於其間足矣辛壬間居毋氏
憂小祥謝客無事而從兄求美必欲售故鄉之廢溼
山居得善價而去山石朝夕墮村農手為几案磁盎
之屬巧者見戕士頼予不得已與山師張生徙置之
經閣後費頗不貲其西隙地市之隣人若意欲藥
一土岡東傍水與余中弇相映帶而水分其派植甘
果嘉蔬中列行竹拓作書屋三間以寢息而亡何有
楚梟之除余故不別治主與仲氏產俱以授家幹政

其人有力用而修余自楚還太僕則所部土岡者皆
為石而延袤之倍中弇再矣余亦不暇問自太僕領
郎鎮遷南廷尉以歸則東弇與西墩之勝忽出而文
漪小酉之崇麓儼惝復翼如矣時與推牧爭敝美徒
居其間乃復治亭風堂爾雅樓及西三書舍則余指
也蓋園成而後閉關則已若洗第惜政才不能詰余
以山水花木之勝人人樂之業已成則當與人人共
之故盡發前後徊不復拒游者幅巾杖履與客展時
木之屬有相當耳若安仁蓋熱中而強為雅語者夫
拙宦則故博士亦足何必望廣賈侍中學圃則洛淡
故佳何必濡首石氏金谷一不審而徐波及人白首
同盡致併叛與所奉者而失之矣然自安仁敗後洛

日益著於是羣詘漸起謂不當有茲樂嗟乎賢者而
後樂此余豈有胸無心者第一時狃成事不能如吾
家仲寶毀長梁齊之易今悉棄去弗顧敝身一園焦
草衣木食以此沒齒而猶喋喋我為此記者欲令子孫
知吾過耳李文饒達士也為相位所愚至逮遣朱崖
身既不能長有平泉之勝而諄諄焉戒其子孫以毋
輕鬻人且云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治命泣
而告之嗚呼是又為平泉愚也吾茲與子孫約能守
則守之不能守則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幾善護持不
至損天物性靡為茂草耳且吾一轉盼而去之若敝

屣吾故不作李文饒之不氣為尤勝之子孫曉文義者時時展此記足矣又何必長
有茲閣也

題敬美書閒居賦後

敬美歸卧滄園有感於潘安仁閒居之商手書其賦
而係之跋余謂敬美殆安仁蓋熱中而強為雅語者夫
木之屬有相當耳若安仁二圃風采果蔬花
拙宦則故博士亦足何必望廣賈侍中學圃則洛淡
故佳何必濡首石氏金谷一不審而徐波及人白首
同盡致併叛與所奉者而失之矣然自安仁敗後洛

中滔滔即玉虔金乎鍾爲燐火鼕爲草棘浸淫以遂
古原無邛尺賦中地而我婁水一曲當時已自晏然
今吾與敬美幸而生太平之日未老棄羈紲相與耒
猶於滄圃中雖百安仁何敢望哉然敬美此書膚理
細緻而多媚趣骨亦不乏翩翩出視氏上與安仁此
賦却足徵二絶也

又

後有元馭一跋峭語直氣森森可畏千載枯骨生前
作事不審尚　見此君

題手書詩與趙太宰後

天子强留不得而書來依僊
汝寧趙太宰先生遺信索余近詩先生爲入座長歌
以予兄弟出處爲念豈季子見遺金不拾而令五月
披裘公拾之耶因書奇七言三十章中間多有贈送
家弟者區區鑿坏之故與家弟所以哦出哦歸而
不復出大約盡之矣茲與先生約異日以一芒屩謁
先生嵩少王屋間便當把臂入林不然而　天子
問山司徒啓事吾僻名姓若不識可也

題所與陳道易長歌後

余與麓陽先生陳道易交三十年矣六年前自清源
來訪余弁園掫言汝寧風土之善與汝泉尚書之嫩
足依謀卜居爲尋別去不復相聞已忽有傳道易非
常耗者凡三至不免投杼與家弟及二三友生太息
沉瀾久之今年春得尚書一札云且歸矣陳道易買
田甚近可以煖老余驚喜過望作數行報之云更得
一陳道易也六月九日避暑弁園道易忽具冠服投
刺相訪余忽衩衣出迓而左右皆猗惟以爲鬼物發
欲取桃湯灑之爲語其故相與大咲命酒留連竟日
時尚書已得請予告矣吾與中虎號佳麗若歲俟不
已食指衆無長策應之見道易談汝寧易作活發欲
以贈道易歸與尚書讀之不呼大白罄三斗酒者吾
不復弄筆硯矣

題王三公槐蔭

王氏之望在瑯琊者從始與文獻公渡江以郭景純
讖與長淮並盛涸在太原者以晉公祜手植三槐識
語而徵於文正公至今艷稱之瑯琊之裔振振繩繩
不肯竊托蔭焉太原之裔播在商城則有三公者喜
施于焚黃券能感異僧法遷托湟槃而予白寶益爲德
不啻諸孫曾代繁衍而幸問遂舉鄉薦出仕有聲實

季問之同年生劉太常淳爲之誌傳李廷尉已頗之曰三公槐蔭而吾鄉沈進士孚聞復爲之說甚詳夫以晉公之不靳合世主以全符氏百口三槐之讖若執左契而蘇長公以仁者必有後歸之伐考之史文正公有子不甚顯而顯者乃其仲氏益文正之仁在大中祥符間不能如晉公耶即不如晉公何至不如仲氏耶要之天道福善亦冥冥然耳執善以論禍更白千里且夫爲陰德者不使人知之已故不自知也季問兩棄邑令以扶倚慈人飯僧聽經托鉢行化併其名而匿之若不自知然不能忘情於

其先則近厚耶以荅其意而小廣之

題所書九友齋歌後

余方持節鄖中而以念此九友故作十歌志歸無何移南廷尉尋避言還里除留尹不就而是九友皆朝夕與余周旋甚適也尋有所感徧以爲天下之能適我者必殫我遂復作反九友齋歌來身入雲陽靖然尚時時取二藏幡之而違近之責余文者踵至不可拒因復自悟夜我方寸以殉人日此雖出業不小荀藏亦荅蹄耳擬於歲朝誓從淨名居士入不二門而藏之佛前一切掃除之而偷于邦相尚喜余九友齋歌以

嘉素書余姑書以復而志其尾要知光明藏中無一物毋論前九歌非當卽第十歌所寘此幻漚令邦相覓之不可得差小契耳然則最後一歌亦贅也邦相其謂爲何

題與天界寺僧許後

隆慶已巳正月余自魏郡移浙省取道留京與家弟會宿天界寺遇大雪留滯者將五日時主僧半峯公八十餘矣匆匆爲米汁所困倩能成一詩亦不及付此僧別去十四年而其雛孫秋潭訪余恬庵觀則頭亦髮鬚白問半峯公化去亦十許歲矣世之宿雪復

垂垂下因成一詩志感併出行裝索書因併前作付之雪鴻指爪老宿幻軀所不免論更十四年秋遠能踪跡我於市廛中乃爲奇也

題所書近作

大參李修貞先生出住册索書得前後贈奇先生與宴會古近體共九首後有餘楮復得七言近體十首余年來畏苦思匠心所造都忘工拙然猶未至大落夫至於八法素所不講又以三錢雞毛筆作之既成取視眞若塗鴉先生書法妙一時乃敢以此涸鄴侯架良可笑也第不遂覆誣令耳孫輩藏之作季子編

題王太史二姑山記後

余讀顧司徒麻姑壇記慨然想見姑與王方平二
皇眞之靈跡而不可得今年王太史胤昌過余悟澹
堉出所艸游二姑山記讀之覺九咽作青精氣兩腋
習習風生因戲謂太史君是方平裔宜其精至乃爾
第不見方平現雲杪如衛子卿何耶麻姑以人勝耳
從姑之勝遠過於麻姑歷千萬年而君始拈出之所
結緣甚深矣異日以爲太史治可也太史笑曰吾而
方平裔是下獨非方平裔也耶命題其後

題與徐長孺三札後

余一歲來得報長孺二紙大要以長孺欲相師故力
拒之而會長孺亦用太君菩疾故阻北來今年正月
太君疾良已而長孺就宗伯聘與辰玉共竹林下銅
盆食五日一過觀次佐焚脩又不廢制業可謂雙
舉其肘矣第以余三紙皆代筆必欲得手書而後快
無乃於前書空有之說尚未徹了耶將猶夫鏌鋣而
及其咲步耶吾家子敬尺牘妙天下安石得輒批後
還之古今人好尚不同乃爾

題送敬美弟十律後

昨年爲敬美弟寄送前後得七言律十篇吾弟始以
病乞歸吾不虞其病既而不獲請吾不喜其留其別
我而還江右吾不憾其行移觀閩中學政吾不美其
遷十篇之中蓋九致意丘壑焉吾弟不少忤出卷素
俾盡書之且云閱諸生卷疲則取以當濁醪遇少得
意則取以當藥石快哉言也戶審爾則驅六傳按部五
嶺何異蹁躚度青柯平昧漢進化掌露哉吾弟行矣毋
相忘當坤景陽觀半宇以俟

題王陽德別墅廿絕句

余既爲陽德成暘湖別墅廿絕矣陽德復以肖甫五七
言絕句各十題寄示曰子能悉倚韻和之乎余戲謂
陽德子何猶不廉於我也屬長夏無事遂完此負不
知於肖甫知何愧輞川多矣雖然霜後必以乳柑三
百顆報我

題汪仲淹新集後

仲淹生平尚節操不突然嗜然不無仲猷之累其爲
古文辭雄奧有調而或不免士衡之撫尒每一規之
輒一小異今年與李本寧來不疑自斲來則恂恂長
者已而盪出其新篇讀之沈着温茂一倡三歎有餘

音矣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其仲淹之謂耶子之兄伯玉先生人倫之冰鏡也歸而質之以爲何如

題泖塔諸詩後

余五載園居僅一出弔徐文貞還而徐孟孺以泖塔舟子誤之將抵泖而暮將復而大風雨僅一推篷指點得宛在水中央小態耳興盡廻棹居兩月而僧以沈山人嘉則馮太史開之屠儀部長卿詩來三人詞場射雕手也末復有袁長史履善和章長史亦故人欣然誦之初亦洋洋盈耳

再誦之却覺少會心處令人轉憶少陵摩詰

辯疏後

袁國二疏凡一具而不止一上而不達矣其草于何存之曰所以志也昔余起自田里而補麗也南瑣臺薦之曰宜使佐治　國史也故相徐公故掌楊公國史也故相徐公去國矣已楊公亦去國矣余自浙參政而長晉臬也屬老母有采薪之疾乞休情乎復寢不行而南中之給事爲王爲張者御史爲姚者其門下士也猶舉高公舊語而脩之於觀時疏及我矣罪我以與楊忠愍周旋而懼先大人之中禍也禍纔我以居先大人喪而縱淫樂先大人之中禍也固權臣陷之自有孫所謂與楊忠愍周還者余疏中語也居喪之苦與吾弟懋脩不茹蔬不入內不預外事治服除而縞素不聽聲樂也當是時與高公同相者李公張公知之維高公亦知之故紕瑣臺語不用

也余服未除而撫延有爲未即赴楊公復爲掌憲余再與棘事而畢而還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太僕卿事之九月余以中丞節制治鄖楚念母以報　上及知已有所見輒言言有不行者與不聞者往往慈直不中節而讒間入矣前是余與楚棘事憤僞學之披猖發策一及之而其疵方用事又與余同年往往陽托善余而陰造不根傷政府語使人不呼聞會余量移南廷尉人留且見疎其黜乃授指於南瑣而楊之疏上矣尋得旨解職候別用故相徐公時里居謂余曰且辯乎余曰不難辯也今猶

雖肋我辯之是非用也居二載趙尹應天徐公曰且趨命平奚辯哉余曰不難趨也趨之是急官也不辭是愛一官甚於人也辯而棄之亦快也故事上疏者具揭於三相及宰臣余謂舍人子揭所重張公先疏而後揭毋先揭而疏揭先之彼必阻是市僞也舍人子強爲點者也既唯唯不知具何所受先具揭張公果力止之曰爲爵見危已而復見甘也限且迫矣垂上事而給事某 御史某之言又加我以汙濁不根事是二人者亦講學士人也探意於其魁其魁尚猶用事所以詭尚雖肋我而又何辯之爲不辯有自明者辯而有不終明者且彼竟以我求用也已矣夫已矣夫已矣告之如告楊 也仍得具此疏乞置獄勘而後請死既而默曰 上寬我不而竟存草者不敢使 上見之及政府見之將使里之人見之如以余言信者余猶可以稱人於里也不然毀而摘我我猶可及死以實三君子之口而快其魁之志也已卯孟夏朔日志

題何將軍寶劍歌卷後

張司空破格擢雷煥令豐城而發干莫於九地之下

禮死又明年癸丑母顧死兄祐死又明年甲寅從子
瑞死又明年乙卯而後釋諒奪情復故官公懇乞歸
竟終喪新　天子憫而許之三載戊午服闋還
朝尋出楚而有遼王之獄然則所云不終遠者謬也
夫公之出處非後進所敢議百折不撓之操豈區區
一高貴可游者子威又復云其後世官亦有顯者乃
多智計用和謹貴顯者謂方伯子兼也子兼視余丈
人行折節而見友其人清冲浩恬於進取有鳳皇
于仞之操母論智計語不相當即和謹亦非所敢擬
之當子威之成書余不及與相揚推第子威以文名
世其書必傳故余一指出附於孔道編後子威不謂
余以厚道望生者將必罪余以曲筆新逝者也余固
甘之矣

所自疏白蓮沼治芳素軒後

疏白蓮沼芳素軒之閣月即爲之記人咸謂余何健
筆研乃爾余笑曰非也吾昨者過雛養園觀危聳傑
構幡起凡二十餘楹跨據橋道而當之所謂鬱息軒
岩浪齋空隱晞陵亭與花樹梢竹無一存者惟餘
前小島與綠萼梅姿姿映照而已始悟陵谷之變遷
是千萬年事而兹園乃一轉從是百年事而兹園乃一轉
眇間事耳歸而取吾記讀之歷歷猶可數不然則是
園者烏有先生而已天下之壽者烏有泉若山山之不盡
其者不必壽今吾山與吾記俱幸而有附於大下雖
然吾何知山之壽不能勝吾記之壽也何以徵之過
水州者覓子厚之愚谷諸勝不可得之其文夫其
山川且然況不盡其者哉

題祝希哲詩後

祝京兆好書自撰數律以其能得晚唐人三昧也亦
好作此結法以其稍出眉由雙井上也吾所見人間
凡十餘本此其最惟楚人上此為拙破

汪禹又與子書後

汪禹又與其最少子書凡十四通小赫蹏必方幅隨
意數語必端雅有味結字雖草草必具真行法陳蘇
州德基提之陶靖節不儼等疏第節吾所不敢輕言
賢於陳暄多矣兔卵具奉以寓羨墻之思哉

書所作乞花場記後

徐孟孺與陳仲醇偕築讀書處於小崑山乞名花實
之目之曰乞花場而屬余記白余之者會孟孺葬母於天馬山治西
之者會孟孺葬母於天馬山治西谷依止之遂舉以
歸仲醇而別築室於鍾賢山去小崑山五里而遥其

室其陋而地尤勝曰服除吾將以爲鹿門率妻子居之仲暐意不能忘然於孟孺也扁其館曰徐來孟孺亦不能忘然於乞花塲也扁陸茂才萬里書余記曰吾且時寓目焉悅然若吾身之坐起斯塲也昔韓退之還名其於獨孤生而記其事今畫不知所嚮而記裒毅豈俟徐先生言之少陵氏異日不云乎寄語防遽將慎勿學哥舒儲之韓昌黎之奉于司空書與實錄順宗紀故曰爲永炭也是之則爲詩與書非之則爲史故文七恒例耳獨怪玄宗委腦而付哥舒者十餘年必使之鎮河西隴右之財力以病劍不任而

復讀之令人忘暑其宏麗奔放眞才子也若陸平原之材多張壯武之子實小所不能兼耳詩語太卜道情而參特甚疏珠宮所首禁者此不過史姓欺人爭令後世視之如李白逸疑其仙去不死余報以一章欲其杜門屛觀者十年玉京雲軿長安蒲輪總當所集長卿故不首肯余指卿識其後以自儆

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巷後

此韓襄毅公甫起帥嶺南而故相徐武功先生餞而叙之一時諸君子若夏太常景徐方伯瑄張大參顯劉憲僉王錢方伯昕馮憲副定并徐先生爲十人以

復讀之令人忘暑其宏麗奔放眞才子也若陸平原之材多張壯武之子實小所不能兼耳詩語太卜道情而參特甚疏珠宮所首禁者此不過史姓欺人爭令後世視之如李白逸疑其仙去不死余報以一章欲其杜門屛觀者十年玉京雲軿長安蒲輪總當所集長卿故不首肯余指卿識其後以自儆

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巷後

此韓襄毅公甫起帥嶺南而故相徐武功先生餞而叙之一時諸君子若夏太常景徐方伯瑄張大參顯劉憲僉王錢方伯昕馮憲副定并徐先生爲十人以

書馬官寺刻二記二詩

金陵多古名刹其地又多據山水之勝然往往爲騷酒所汙余甚厭之凡三過馬官寺僧獨具茗以嘉

蔬起麪餅供余輒欣然爲飽有載酒從者俾移庖鶩
竹同春二園蓋寺僧守梵網木又其嚴不忍以口腹
破之故也會僧刻余二詩因舉晨鐘午飯二語
拈出題其後且戒游者慎毋以酒食下地獄種子也

題寄漁卷

人有不識王弘之者問漁師得魚可賣否弘之曰吾
釣亦不得得亦不賣此眞所謂寄漁人也題額者陳
道復亦玄眞子之流序之者王敬臣則子裘老翁上
動星象第不可責之筆墨行逕耳覺得兩喜不署姓
名尤堪敲枻船大大前新正朴門疏乞保守鑑湖一

曲觀此休史濶洒

錦氏藏祝京兆所潛記及袁永之詩後

嘉靖初錦衣敬公諸孫有號所潛者乞故祝京兆希
哲記而希哲手書之一時以爲二絶而是時袁永之
兵部與君善後先記詩凡三十五首永之詩名噪一
時無能舉其書者而書却有風能可賞希哲大都不
無楓落吳江之恨錦君之子懋賞合裝爲一卷偶令
余題其後余謂當襄敬公時勳位隆重而錦君乃其
親孫又嘗參督府佐郡綢繆不厭之味懋賞貧且嬰疴
灌肉之不給而又能守其先之訓以此踰遺後人其於濶當更難也濶乎相與

更勉之

題陸中丞濶白糈疏草後

余既以陸生之請傳其事公阜南大中丞事竣石於
其膳塾之陽矣既而得公所上降慶封事而歎曰陸
公其猶有遺稱乎哉是余之罪也夫公前後封事凡
數十而此其最有德於三吳之人者何以知其然也
凡濶卒之艘萬具實攜六師食之民之艘千其實攀
天子六宮食之卒怙其衆而驕其民曰吾爲官運也
咄咄私逋也恣魚肉之抑之不得先斥壻津梁之人亦

抑之日魚肉之曰而私運也於是民益損其家至一
錢而至一石又往不及期中貴人乘而侵牟之業性
產不能償公乃與前書濶使者濶君謀疏其狀上聞
天司農酌之報可於是民濶不得名爲私與卒分道
而行毋所問償　天子六宮所食新矣抑豈
三吳之人德陸公大司農亦且德公夫一士而爲百
世利計孰有大於此者而余適之嗟乎此非余之罪
也陸生慽然別柠公之疏以行而俾余識其後日曰
太史公傳賈長沙其治安策不載載之新書世固急
言其策而後及傳有以哉

游金陵諸園時門後

余舊游燕吳諸名園多以詩紀之詩多七言律而今年二月自家抵郡過徐少參廷祼園得二首三月自郡抵金陵金陵之園不減吳興結法令嚴不能應吾鄉人章法工吳興結法令錄以與之之得十四首過武林卓澂甫光祿以素卷索近詩而澂甫南有園在塘西甚雅麗而余不獲游有如異日踵蠟屐相過能以家釀白酹潤筆當史爲啟前園新詩併繙者諸作悉手書之第澂甫之愛其園甚於吾詩及書恐不能也

書劉白川給諫 ▌兵之言云 ▌

題牛首詩文後

余與姜宗伯陸李二司冦方司農參牛首及祀堂獻花巖既畢而爲記記之又爲雜體詩詠之欲手書付山門而嬾地轉甚展筆而復縮止者數矣會周公瑕自吳中來公瑕書法妙絕金陵縉白士不愛其揮染者因以屬之雖老尚能揮汗結此緣事也六季及唐以來釋氏之文僅一王簡棲頭陀溫子昇寒山碑而已餘皆托之伯施信本所書小秘山僧其善藏之

題故崑川劉令畫像碑記後

劉侯之令崑山也屬 ▌上上方嘉隆漢宦之效責吏治守令而侯獨精心爲之前後倪六載始以高第徵拜臺察又倪四載而士民益謳思之不忘相與伐石樹之五父之衢而支學宦可大記其績刻之以垂永永遠生歸有禎既倡其事而又圖侯之像於絹素倩支君之文於後俾不侯爲之題尾侯之在事則不侯貞跧伏田野間得窺侯之一二大較誠與明合其所近必先實而後名具狼必先下而後上其指必先教化而後刑罰所急必卑赤而亦不廢於神之禮以故侯之澤愈久而愈深具十民之謳思亦愈久而愈不忘也侯今晉爲 ▌公子中執法自是而中二千石而九卿而三公故不至作黃頭川朱桐川麾犀班史一循史而已也夫一循史故不足名劉侯然爲崑山人名劉侯又安能令循史哉蜀人物文翁像石室亡今尸而祝之歸生具用豹人故事俾侯像與支君并不朽可也

冀愁湖園詩冊後

出三山門半里許得一弄頗閒寂其北街爲冀愁湖園魏公之介子廷和所分受者也諸公子名園以十數背奇峭瑰麗第天然之趣少目境亦多易窮而此

園獨杭湖帶山頗極眺望之致游者遠車馬之跡而與魚鳥相留連誠故都之第一勝地也莫愁不知所得名若梁武樂府所稱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阿侯不過狀其閨中之絶而已及沈佺期古意則易爲征人之婦宗詞艇子難繫則又易爲比里之冶史誤矣廷和治臺榭亭館以快游者又合許太常之記邢太常之額與羣賢之詩爲鉅冊而屬余跋之嗣仙公子哉余游晚亦鮮曾園以大水故蕪穢不治然喬木脩筠與斜陽遠浦掩映相聯帶共趣亦自不乏也因檢案得近作一律四絶句書之而復徐君

神游可也

題李念慈墓誌銘後

李念慈良村捐館之第三年而其家嫡勝任扶服走金陵謁余銘既應之復拜且泣出卷索以靖曰是將葬之石而藏諸窓以慰我先君子地下矣毋若李之存者何幸手書此素留爲我李家寶歷春秋饗祀出而展之以比於大訓河圖乎性不喜書適病瘡十指而展之以比於大訓河圖乎性不喜書適病瘡十指皆屈强姑令侍史錄之而强題其後昔錦昌黎手書歐陽四門哀辭而識之曰余生平手書僅此二通而已以遺崔淸河劉彭城然不聞其家請之也今李生乃能昌黎我乎吾文既忘二長書又不解入法李氏如有靈寧其舍諸吾固知生之請誤矣

題彭公甫先生傳後

余讀天壑山人所撰彭公甫先生傳不覺三乙三歎惜其早逝而不相及也先生崛起草澤之中年甫勝冠而飛不爲佔俾所縄即以聖賢之道自任其智崇而禮卑即取余微節辨晳不苟易置之際粲然定見定力矣以乎先生之奇偉二十有九使得使吾夫子宮墻之末加以三載即不敢論入室希　庶亦在堂

廡間哉若天壑山人此傳蓋曾子稱吾友意也

張應文詩跋後

吾友張子始好勒稚川張平叔家言謂內外丹皆可成而神仙可立致余不爲者久之乃潛心黃嶺之教多所注釋又久之寢悟一切放下瀝然無一絲望今年仲冬寄余詩偈如千首則單刀直入爲藥斬斷蓋深得黃蘗趙州三昧而以游戲出之者使余舌吐汗淡不能收雖然余只是暫時岐路耳張子可留却馨山頂上受用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

文部

題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右軍鸛不佳帖

鸛當是右軍諸孫小字右軍自誓墓後謂我死當以樂死然間語凝之輩藍田望不逾我而位遇遲遲當由汝曹不如坦之耶今又云鸛等不佳都令人解見此輩吾棄老不復堪此帖公有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人豈睫間元章所刪去恐後覽者以誠懸跋語致疑備記於此若大令筆雖稍有刻軼而存者猶自煜煜射人故不虛也誠懸構結淳古生平鋒鍔欲盡隱然有永墻思吾弟其寫有之

虞世南汝南公主泉帖題跋第三跋

余初閱此帖以為視右軍頭眩方帖有入室之妙後見米元章書史謂頭眩方帖虞永興所書雙約本存鉤摹及考黃長睿記洛陽人入山得大石中空內有小石刻羲之頭眩方比之絳帖字稍縱逸各有妙處然則絳帖頭眩方蓋永興臨右軍筆耳余懸隔之語似不減老米目擊也米又言宋世大令永興極不易得真跡好事家亦無之然則余之有此碑寧啻吉光半幅耶

隋賢書出師頌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
索幼安所謂銀鈎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蘇子雲余舊
於文壽承所見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
索靖書與宣和縣印蓋天府本也第嫌不甚可別
細觀其行筆處亦似微褰灑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
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彷彿而
結法特加遒容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書
耳洊僕附水存珍秘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格尾
米友仁數文鑒定以爲隋賢書遂入紹興內府余寓
章物不血幾近之蓋山陰之品副而蘇本則其仍孫
謂二跡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宜和
何得甲彼乙此耶今年爲萬曆丁丑上距裝祑之歲
之所藏當小次耳米不能別所以而棄以隋賢月
之大似暗中模索余良幸復再覩此希世之珍所小
不滿者子雲奇跡遂以永絕令人悵歎

褚臨蘭亭眞跡湯普菴馮承素趙模諸葛貞外
唐人臨右軍模帖自洪更而佻險者咸屬褚河南河南
其嚴整者必歐陽率更而優游書史稱得蘇沂家第二本以爲
蹟尤多米襄陽既於書史又云右軍筆雙鈎廓填耳書道勁雅逸而時時
出他本上然放之是雙鈎家廓填而此
吐姿媚具蠶頭鳳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碑中公此書譜定載之目錄而考
乃手跡又當達勝之第宣和書
無祐陵御題及宣和縣印前僅
文恵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

有米元卿家定按緝熙嚴理宗朝所建也雖隆準宛然能無邯鄲子與之惑乎哉不知靖康之變玉盌金魚散在人間雖以光堯慰勞餅金購募而應者拆洗去之小米能別書不能別所以或爲諱其自至理入紀綱于而後伏之如高克明雪窗山行之類不可勝紀余既書此人或笑余直當以八法定眞贋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爲黃長睿也

徐騎省篆書千文後

宋州行軍司馬徐鉉騎省篆書千文此宋石敬瑭常侍邠州時所書也鉉與兄鍇皆以文章事南唐後入宋鍇爲翰林學士鉉爲給事中兼侍書學士以篆法名世此帖跋按騎省篆法宋長文有之秘而螺圖匿然文武兼濟其妙品以爲能繼李秘監絕學於喪亂之餘其行筆點畫皆精嚴有法度今此千文雖未敢謂得岐陽嶧山之秘而螺圖匿然文武兼濟其臺以偶東野當更稱耳長公書法勻隱妍妙風神在波拂間而飛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唐人即孤山故爲眞蹟無疑獨壽皇稱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杞而係淳熙改之杞以乾道二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三年十一月而罷八年改左右丞相明年爲淳熙改元以後固無所謂左僕射而杞於其時已卒未嘗爲左僕射也得非好事者爲書蛇之足耶老眵多遺忘聊記所聞於後俟眞賞者鑒定焉

按此書亦不惡而少勁密無徐騎省古意跋尾皆一筆俗書以至御筆與璽皆僞作蓋不特官稱之誤已也吳中一子欲售余不應乃強余跋讀畢快快而去後聞售之嘉興項氏得百金蓋割去余跋而後欺之也諺云若無此輩俄頃此輩然哉

林和靖雜詩

右和靖林處士詩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冲夷可詠而結構尤峭勁然有餘態不作嶔崟骨立也蘇長公一歌其推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孫筆也留臺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故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當更稱耳長公書法勻隱妍妙風神在波拂間而飛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唐人即孤山故處以杞和靖游者稱其淑隘因長公詩後有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故迫於今香火不絕乃其遺跡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公有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

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

范文正道服贊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讀贊詞亦古雅所謂寵爲辱主驕爲禍府是歷後得之非漫語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柳道傳吳原博最著聲古藉法端雅了不作生平險側而過妍媚板類元人筆如拘伯防陳文東輩亦能紹之恐當首卓已亡佚爲元人所補耳成化中御史臧仁蔡書頗得此意而名不琅琅故拈出之

又題伯夷頌

此帖與忠宣公告身既之月餘而其後人主奉不能守作余質庫中物者十年矣余聞之歎貞其以原價贖還乃悉理散帙分授兒輩因衆此二卷以歸主乘且不取價嗟夫余豈敢以百金市義名顧滿吾甘棠勿剪之願云耳爲范氏後者時時念文正公之手澤爲它人者遠則念伯夷近則念李總管庶幾其常爲魏公家有哉

范忠宣告身後

題忠宣公告身之一月而爲吾家物又十年而始復爲范氏物微吾非若有矣昔靈武中興有以大將軍

告身易一醉者當其身則可范氏之子孫慎毋以忠宣公爲酒資哉後裔具家刊

六大家十二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謀二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長俊氏忠惠帖皆手札藏於其外甥謝氏者倉卒間不作有意筆天真爛熳而結法森然自如文節小似涉意險峻與流利相錯前一帖神采尤更煥煥更數年中得蘇文忠祭黃幾道文於朱司成大韶家送柳化帖於嘉興盛氏致祭文是元貼三年書玉堂視草勿勿間精思構結乃爾後有錢狀元跋眞而不能作大之送柳化帖大白古雅十指拂拂吐生趣又得米襄陽跋今名帖於故人徽州李守道氏觀此卿帖於萬亭壯生亦佑湖舊物也二帖皆跋古碑及墨蹟者神駿有風姿雖字不可小楷而有徑丈之勢第後一帖振頗柳之桃剔而已首尾之何也李少師東陽一跋頗精故留之又得趙文敏騎從帖於嘉興盛氏頭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凡藏此帖二百十五年矣以余之喜書也輟以相贈二帖劇有右軍父子風圓俊精純可愛最後得薛翠微三札於王宗伯錫爵氏薛書跡傳世至少而余獨得上清時享

四帖於此三帖此君書名不能敵四賢而結法自山陰似不甘其下文休承上清等帖噴嘖稱此不意有偶然之遇因留其二於趙前而閉舊跋於尾其一帖并卷內昔藏蘇公久上人米老詩二帖另寘宋賢墨跡卷煞二書最致佳品於此卷未易雌黃也吾於六君子書竭資力二十年數得數次如波斯大舶主采寶山非一地亦非一時也但不至作彼割身騃耳因詳記於末以示後人

宋名公二十帖

君宋名公簡札合一卷翰林學士李宗諤送從表兄

詩中有云鋤魚四明守當是知明州也宗諤字昌武饒陽人故丞相昉之子仕至右諫議大夫王文正公旦嘗薦參大政以疾相攸者陰中止其稱學士當在景德二年後呼表兄為舅兄不知何所據按老米謂宗諤主文既久當時試士無易書例故爭為肥楯朴拙以投其好今致之果爾然則公書雖不見賞專門亦須時趣耶范仲淹者字希文吾吳人有二帖遺尹師魯舍人此其一也尹時謫居故帖內云云朋友之道盡矣跋者多宋元人吾僅留尤袤袁常之無錫人以秘書監終謚文節范公由政府以兵部侍郎知鄧

州卒累贈太師謚文正軾者蘇子瞻眉山人為吏禮兵部尚書翰林承旨以端明龍圖二殿學謫儋耳赦歸提舉玉局觀終贈太師謚文忠此寄久上人帖古雅為生平尺牘最墨光奕奕射人眼睫應接不暇皦者米芾吳人以乳媪蔭得官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此送提舉通直詩結法雄爽有逸致而不至作生平佳品於此卷未易雌黃也又絕句一首無姓名而有維熙殿寶考其詩是黃庭堅字魯直陳章人由史館累謫宜州卒追謚文節此書翩翩老致而綿揚森然時亦婉致所謂春來尚思何所

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始知余近日伎倆可發一粲紹彭者啓紹彭字適祖中山人號翠微居士累官秘閣脩撰知梓潼路潛與弟嗣昌善俱有名所謂河東三鳳者也此與趙大年借墨帖古氣浡浡所寶三帖之一也沈如求字必先德清人以知樞密院卒謚忠敏自謂屏跡里居當世忠者韓蘄王也字良臣慶陽人以三領節致仕卒亦須時趣耶范仲淹者字希文吾吳人有二帖遺尹師魯舍人此其一也尹時謫居故帖內云云朋友之道盡矣跋者多宋元人吾僅留尤袤袁常之無錫人以秘書監終謚文節范公由政府以兵部侍郎知鄧州卒累贈太師謚文正軾者蘇子瞻眉山人為吏禮兵部尚書翰林承旨以端明龍圖二殿學謫儋耳赦歸提舉玉局觀終贈太師謚文忠此寄久上人帖古雅為生平尺牘最墨光奕奕射人眼睫應接不暇皦者米芾吳人以乳媪蔭得官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此送提舉通直詩結法雄爽有逸致而不至作生平佳品於此卷未易雌黃也又絕句一首無姓名而有維熙殿寶考其詩是黃庭堅字魯直陳章人由史館累謫宜州卒追謚文節此書翩翩老致而綿揚森然時亦婉致所謂春來尚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始知余近日伎倆可發一粲紹彭者啓紹彭字適祖中山人號翠微居士累官秘閣脩撰知梓潼路潛與弟嗣昌善俱有名所謂河東三鳳者也此與趙大年借墨帖古氣浡浡所寶三帖之一也沈如求字必先德清人以知樞密院卒謚忠敏自謂屏跡里居當世忠者韓蘄王也字良臣慶陽人以三領節致仕卒亦須時趣耶范仲淹者字希文吾吳人有二帖遺尹師魯舍人此其一也尹時謫居故帖內云云朋友之道盡矣跋者多宋元人吾僅留尤袤袁常之無錫人以秘書監終謚文節范公由政府以兵部侍郎知鄧州卒累贈太師謚文正軾者蘇子瞻眉山人為吏禮兵部尚書翰林承旨以端明龍圖二殿學謫儋耳赦歸提舉玉局觀終贈太師謚文忠此寄久上人帖古雅為生平尺牘最墨光奕奕射人眼睫應接不暇皦者米芾吳人以乳媪蔭得官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此送提舉通直詩結法雄爽有逸致而不至作生平佳品於此卷未易雌黃也又絕句一首無姓名而有維熙殿寶考其詩是黃庭堅字魯直陳章人由史館累謫宜州卒追謚文節此書翩翩老致而綿揚森然時亦婉致所謂春來尚思何所

甫仁壽人以左丞相兼樞密使出宣撫川陝進少保
封雍國公謚忠肅此公蓋南渡名臣灼然者吾以其
慷慨議恢復近張魏公而識苟宜勝之旨法出鍾威
侯雖不能精詣亦自古汪藻者字彥章德興人仕累
累近後以顯謨閣學士謫死藻有文行饒志節其書
亦出入米襄陽衡者葉衡會華人以右丞相樞密使
貶桂州後復官予嗣衡以進士十年取相位以宰相
片言得罪時多冤之書蛬不免罷猪而有拘意且以
力勝王十朋者字龜齡樂清人年四十七狀元及第
又十七年而以端明學士所與書極辨者不知何

詩人想亦王佛法者公可謂能衛道矣齊珠字宣翁
紹興中為戶部侍郎敷文待制史不載書史所題
冲寂觀二詩極俚淺而書筆頗媚翻翻得晉人意考
詩注稱伯考太師樞密當是蔣頴叔頴叔嘗知密院
其稱太師則以子壻歷侍從加恩故也中秋觀在陽
羨乃其家香火地紹興甲子已不無桑海之歎今不
知有遺跡否王淮字季海永嘉人以左丞相和密使
寵為大觀文卒謚文定劉子翬是答故相盧執政者
其人亦非下中以庇一成故受朱紫陽掊擊無餘地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嘗至大桑以資政殿學致仕卒

謚文定用太常駁改謚章簡此劉似得致仕恩謝執
政又為其子先容耳范成大字致能吳人假紫微使
金虜起聲至參政後以大資領祠在謚文穆其書最
得二家法此小草亦離離可愛孝祥字安國烏江人以詞翰名弱冠及第歷典大郡官顯謨閣
直學士卒年僅三十又七安國射策合統政得狀元
待狀元而忤執政不調良可笑也樓鑰字大防鄞人
累官參政以大資領祠卒謚宣獻其書譬猶然天真
之痛而札亦稱之了翁者巍了翁字華甫浦江人以
舳密同僉樞視江淮軍馬贈太師累封秦國公謚文

舊所秘蘇米前三紙合之得二十紙吾家寶雅懷何必減吳興墨妙亭哉尤可快者能汰錢吕作書以家一董狐耳

東坡手書四古體後

坡仙所作煎茶聽琴二歌南華寺妙高臺二古選中間大有悟境非刻舟人所能識也南華寺最後作放浪山水間一筆罪過歸田後從文休承貝書是海外雞毛筆所揮染故多纖鋒大抵能以有意成風格以無意取態態或離或合乍少乍老眞所謂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者也人云公書自李北海此書獨得之汝南公主忠枯樹賦余見公墨妙多矣未有逾於此者欲美自燕歸出示余漫題其後俟長夏無事當盡取四詩和之

蘇子瞻和

千乘妊屢言大勇仝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與錢使欲老弟苦勿公卑意亦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粗杜門謝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剛此數事甚可畏也書下筆無一點塵到者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吾聰明要做甚麼計蘇公得此當汗欸欸下三日不應之不啻如糞土也

書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

漫然都不及也靖節歸去來辭是羊滿内三尺地事坡公與契順所作是鯨海外萬里地事以此自擬與

知作何許狀想亦是好奇落魄不問產業者數百年中乃亦有此兩人也記以自規且自咲也

蘇長公書歸去來辭眞蹟

坡公爲卓道人契順書靖節先生歸去來辭於法書中最爲高名而余所見者石本窳惰其腕力弱而鋒勢纖脫戲以爲三錢雞毛筆罪過歸田後從文休承所得眞蹟閱之眞所謂廻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者懊儂生平石本覩塔岡莽耳契順吾吳定惠院行者院今爲寺尚在時人云公書自李北海此事猶爲名使非自脚木色而錢世昭紀聞則謂

擬契順皆不類跋語以鄱陽楼蔡明遠擬契順又不類題尾者永樂間館閣二公皆以字行皆得賜謚文靖而才氣與公又總不類（此亦是仕臨本耳畫休承不免曲筆）

坡老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實此公酒經之羽翼成而絕愛之往往為客書所謂人間合有數十本者余與敬美所見石本一則草而瘦一則楷而放與此蹟頗不同此蹟不惟以古雅勝川谷態百出而結搆緊密無一筆失操縱當是貯山最上乘觀者毋以黑豬跡之可也賦語流麗伉浪亦自可兒計此公將過嶺留

襄城恰得五十九歲與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應可免嶺外游第隔米汁來倏旬日已與二賦無緣不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

山谷書昌黎詩

生平見山谷書以側險為勢以橫逸為功老骨頭能種種樣出獨此餘昌黎送笋詩小行體最也昌黎晚節貴盛故其談謔書之效津津然山谷以筆札得罪流離放逐生兒過僧亦是佳事何必強之讀

書耶放筆一哄世書是真頭面水濱以拙不能作

山谷伏波神祠詩蹟本

山谷書劉禹錫經伏波神祠詩最為奇逸有漢祠飛舞之勢後有張安國范致能李貞伯文徵仲諸跋皆佳初自牲東沙氏出於吾館甥叔陽意忽疑之持以見畀倘裝潢不能應得旬日留托王君載雙鉤而俞仲蔚摹填之雖不盡得其妙比老筆而瘦一則楷而放與此蹟頗也卷今為嘉興項氏以重價購得仕人屬沙哖利矣可惜可惜

薛道祖憑跡

宋思陵摺扎宋時唯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意意處道固則謂黃長睿有書學而筆不逮識紹彭最佳世遂不傳米氏父子衆世學其奇惟弊流俗朝此卷筆頂山海帖祖以鼎藏巧上清逸年帖皆書所作得意語波折之際尺趣益發在絳帖與上清微瑕而加圓熟通衆帖咄咄逼右軍幾令人有張翼數大抵筆多內撅結取藏鋒妙處非乍看可了前輩語固不虛也道祖襄陽同時人當以從官典郡與劉潛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別號也

薛道祖三帖卷

翠微居士薛道祖書學最古法最穩密而世傳獨最少惟道園亦自恨之十五年前余嘗得其上清連年賞享清適四帖以示文仲子仲子大快以爲所覩惟晴和二像隨意吟三帖不覺朝追蹤漢魏今年忽於元馭宗伯所見此三帖不覺失聲歎賞居月餘偶及之則云偶以寄吾弟家馭矣家馭亦不甚鑒賞又月許而家馭自留都輟以見貽云公何自愛之昔不敢知也世固有遇有不遇豈道祖書過余而不過家馭兄弟耶抑家馭兄弟割所愛以殉余而故隱之也仲子又承楠道祖所臨樓帖尤多妙絶此卷實當落余手以數百金元章筆不盡如右軍然亦遊戲翰墨間耳仲子又承楠道祖所臨樓帖尤度不可再返惟時時屬大夫子續之勿輕與人而已跋有居仁者陸姓亦勝國能書人

又

此大三皆與大年者蓋宗室令穰也畫品超絶與道祖翰墨契甚深與文定跋惜其不列於四大家爲之抵掌按道祖之先少保嗣通者書法有閻氏楮登蕃宅相時人語云買褚得薛不落灰而道祖與米元章寔齊名故元章貽之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備言弟兄與兄弟然嗣通筆恠不逮登善乃得列歐虞四大家道祖品高無逯元章額猶不得與蘇黃四子並者嗣通跋跋墨林旭素顛柳尚未出而道祖時四子數已滿故也與道祖頡頏者章惇蔡京卞俱有可觀以人故不齒云

米元章跋奕棊圖

圖棊坐隱出神仙手本是雅事而爲米老作聚頭磕腦語使人憎畏然畫戰之亦自有頓趣書筆極遒頴有意作縱逸而少姿態不使人愛若馮海粟待制畢力作此歌與此書皆可列神品也跋尾亦類元人乃不知所以復有苦嗜者亦可以元人

米元章尺牘

城老題米元章所藏右軍思言二帖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元章筆不盡如右軍然亦爛漫神彩不作强弩矢勢數之得字至三十二吾不知孟氏所藏書視鄴架如何其實愛之當亦不下坡老也第方先生以受知先帝一語謂爲貽坡老者則不然元章蘇門後進中醞釀往還竿尺極綿篤決不作世情鹽醯語名諱一印章亦畫蛇之足耶爲拈出之勿使强解事者作口實也

羔羊居士飲中八仙歌

羔羊居士者名升逸老其字也宣和中嘗以草書進御得官此卷少陵八仙歌暮年紛披老筆有懷素楊景度遺意乃其字逸老遂欲弟視右軍何也得非所謂騎驢覓驢欲度驊騮前耶楊用脩識其意第疑其為南唐王文秉則大誤矣

宋徐內翰小楷蓮經

徐內翰竹細楷蓮花經以為無漏因不知多寶藥王懸記寫累諸品皆種種權攝耳罪福俱空何所住耶此公稱自信居士乃不能信心即佛良可歎也

宋元人墨蹟

此卷皆尺牘宋人得三紙元人得九紙而中間最知名者宋人如呂龍岡嘉問錢參政端禮然皆不成字元人若鄧學士文原張方外天雨外其間不知名人翰墨却有絕佳者以此知趙魏公之所倡率於勝國八法功不淺淺也

張卽之老栢行

余所謂溫甫好書老栢行此卽其一也峭骨成刱如畫枯木醜石而中間微帶一點生氣九溫甫書余悉以乞好事者不惜今春曉書偶於敗篋得之稍為裝池仰伴古蹟若鑿之守鯉金象之配玉不令乘風飛去耳

張卽之書杜詩

張溫甫書如蘇家木假山秀節挺秀槎牙四出此卷更勁勝有生氣其所托肯於杜歌四章蓋憤羯胡之滔天冀恢復之有日然未久而黍離繼之良可慨也內舅甥作舅主又倒寫凡兩字蓋老手多悞無足致疑

又老栢行

張溫甫雖以世門起家然其痛中原之板蕩宗國之泰離往往於翰墨發之故特好書孔明老栢行而所謂根若脅鋼箱皮溜雨者老筆槎牙亦自相類第余前後所見凡四五本皆不能快而我州牧仰松公所藏最為傑出蓋其風神骼格綽有生氣如自巫峽雪山間來者公絕寶愛之以為足當雪堂雙井則僕未敢遽許昔張彥遠評估謂伯英書價可以敵國豈張氏諸賢為清河左袒倒當爾耶一咲

宋司馬溫公梅都官王荊公王都尉墨蹟

右宋賢遺墨四帖皆真蹟也凍水公全得古隸遺法少姿耳生平不作行筆與韓魏公同意宛陵以詩鳴一時與歐九齊名此書古雅殊勝之今人於書知歐

九而不知宛陵名之不可以已如此金陵結法草草紫陽笑之謂公一生那得忙如是然雙井極推重以為有狂素風楊家秘余不能決獨歎此公之於涑水文學行誼無不差池而晚途乃若冰炭此公無一筆措涑水無一筆草於此可以窺見其微王副車翩翩濁世佳公子也觀此札知其步趣眉山至矣獨不能得其風神耳春月病瘍十指如椎而強為題此恐不免貂尾蛇足之誚

米趙四帖

右數文閣直學士米元暉書一紙翰林學士承旨趙子昂書二紙數文所跋乃其父元章臨唐陸柬之帖今臨帖已不可見矣數文本旨鑒定故結法情密遠勝它作夫以一小臣之臨筆而至屢易乘輿幻住庵主赤牘前後累數十白紙此牘似尚尤切結法尤婉麗可愛歸田一賦出入河南北海用意小過所與直翁書內云日涉便知讀書爲文中間不幸爲雜好所分如彈琴繪畫吹簫之等日夜不休爾後覺吹簫不甚佳最先棄去次知琴之爲理甚長而世俗皆不解於是極意討論既得其說亦棄去不復而獨於畫未能忘情而人不知其用心之苦此等語非直公實錄亦風流有味今世人寶承旨畫不啻拱璧此老知之地下履齒亦折矣

題孔炎所藏宋仲温絶句後

漢以白鹿皮爲蒼璧璧不過值數千耳而皮至四十萬宋仲温一紙詩既不工字小勁而寡天趣吾弟及助甫諸君跋尾却大有俊筆眞所謂本末不相當矣

隆準諸王孫先後故多奇蹟哉

蘇長公三絶句

蘇長公畫竹草草數筆不倫不理而濃淡間各自有天趣片箋只兩三字帶誠懸餘俱本色蒼勁之中婀

態雅潤脩所不見七言出律入古有脩有色有味第不當於驅黃之內求之余幾欲爲東岡和此韻既而放筆曰不若且容此老獨步

題虞侍御藏馬麟梅鮮于伯機歌行眞蹟後

督學使者廣君明甫出其先世所遺馬麟書梅圖及鮮于伯機書長歌一章于今汪司馬伯玉之記趙司成汝師亡弟大常敬美之跋而示不佞最先棄去次數百千載爲撫名族蓋至宋淳熙中而唐氏圖之楳百年而元之才儁即以奇古見圖其圖可知已且又孫若吳幼清載式之虞伯生鮮于伯機楊叟碩俱有歌

詩紀其事其歌詩皆稱其人而獨麟之畫伯機之書
以精妙擅名海內今又三百年矣吾詹之族指轉旌
官而顯者不絕而問其圖與歌詩皆不知所澌何況
此圖與此捲豈唯有指點想像於暮烟秋黍之窅而
已不穀乃以偶然而得之其費不過數鎰之直而詹
之寶雖連城萬金璧未與易也不穀將有意於先生
之一言故特携之白下以待先生而家不戒於火它
圖籍悉委之燼而圖與歌歸然若燄光之獨存豈造
物者以詹氏文獻故巧而全之耶其歸
也其全也是殆非偶然者世貞竊謂楚弓之人失人
得當其事而不忍忽忘之忽淪忽出承宗祧之後而
爲世守者其重當何如耶是以春秋於盜竊寶玉大
弓與得之不一書者何志守也麟之畫伯機之書即
非爲詹亦不必詹之後人得之且以爲拱壁今在詹
而爲詹寶者又當何如哉姑用是教茲卷曰以語明
甫第相壤而得吉以植楫大闢閫而滿之與茲卷相
稱於千百世此非其祥也耶

題米元暉手書詩後

米禮部芾壽止四十五而其子數文至八十二書法
則不啻箕裘而已此數文所書詩敘語後缺一行詩
六章前缺一行紛披老筆道媚險譎是晚年最合作
筆詩句云我今將及古稀年可證也若其語之杳拖
潦倒不無南渡門面老頗家風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

文部

墨蹟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趙松雪書千文

右趙承旨千字文不言是何年書當是至元以後延祐以前無疑也蓋其功力既完精神正王故於腕指間從容變化各極其致中有疎而密者柔而勁者生而熟者緩而緊者出山陰入大令傷乃虞褚不露蹊逕正以博綜勝耳文待詔乃謂師李北海吾未敢薦

[illegible]

趙三十年所見千文真蹟多矣紹興董氏智永真草從爛矩出風度當爲第一本三辰顧氏像素卅從風度亦規矩當爲第二本此卷折衷二僧間具體而微不免屈居第三若趙模時代雖古而韻不足鮮于樞骨力雖強而氣不清四五之間尚爲幸矣敬美試取之不謂楚音師強辨瑛否

又

今年六月有故人以趙文敏公千文來售者初閱之則滑草酬應厭勒筆墨之意可掬爲再三過時時得佳字重讀之則攢結波策有不容言之妙覺右軍欠子出入腕指間文休承謂生平見公草書僅二本此本尤佳絕蓋公以至治二年壬戌四月廿八日書以六月辛巳捐館中間閏五月十八日尚阪于敬十三行洛神賦謂老疾不能作阪雨後稍涼書此蓋去書千文僅二十日耳是宜其有厭勤色而老手駪輪運斤成風之勢故不容掩然公自是翰墨緣且盡矣余置書畫緣亦於今日盡臨紙黯然低回久之望日曬

書題

趙松雪書歸去來辭

趙與與書歸去來辭極多獨此爲第一本妙在藏鋒

[illegible]

未但取態往往筆盡意不盡與余所賓枯樹賦結法相甲乙余生平見蘇長公鮮于伯機及公書此辭不少然見輒愧之白巳卯冬決策不出明年棄家作道民稍堪一舒卷然陶公好酒之酒劣余好酒酒劣願不乏而年來厭謝杯勺以此竟輸公一籌人間世貴人嗜書畫若渴獨此辭以見諦得免近始爲吾弟敬美倦游且歸矣歸則遠出吾上再能作趙公書歩陶公辭第畏酒一籌亦恐不免輸却因戲題於後

又

彭澤天隱人作此天隱文字一絕也以與書書之

二絶也以吳興畫畫彭澤像三絶也吳興稱右軍蘭亭能乘退筆之勢而用之此書正是退筆疎密師意不墮貞伯奴書謂四絶也吳興此畫尤出塵跌宕逍元伯時間獨得彭澤風氣五絶也跋者柯敬仲黃子久諸名儒深於二家理六絶幸不入長安　朱門爲吳興里人姚生所得不減幹齋之寶定武七絶也觀者吾弟敬美近棄泰中綬彷彿柴桑栗里之致而吾與元馭學士以兩道人從旁史之八絶也去重九不四日天高氣澄大是展卷候九絶也恬淡觀中芙蓉開之舞枝四垂雞英欲舒居然松菊三徑十絶也題此後吳興周爲我絶倒彭澤當亦不免作虎溪哭如何

趙松雪書歸田賦

趙吳興子昂書張平子歸田賦有以爲類宋人者當是見其取態謂米襄陽具藏鋒謂薛河東耳不知結法自二王來而大令分數獨勝其視二子居然有開門造車開門合轍之妙與余家所藏天馬圖贊維詩蹟正同大較高處在肉不浸骨筋不外透難姿韻溢發而波瀾老成譬之帶肌玉環作霓裳舞誰不心醉乎此賦殆是解太史令五年內作聊以寓其蕭散跌宕意耳春秋至六十尚作尚書典樞要豈若弱明之真能咏歸去來者史固稱其少工屬文貫六藝卷機巧以後身之蔡中郎始究八法而兼綜之千載而得吳興其才技風流大有相賞契者而豐生老態其甚口於宋王孫寧非詩不學僅取歸田之名而淡其甚口於吳興卒於至治二年年六十所謂蜉蝣撼大樹耶且吳興九而今謂延祐以後七十餘時筆結法妙脫蹊逕非視希指十九首畧近之而蓮其頹筆老態遒筏風景人無可奈何因附志於此

趙松雪行書唐詩

余嘗評吳興行比海舊往往刻意求肖似勝而不及獨此數詩筆以自然發之風骨秀逸天機爛漫侵而能緊眞有出藍之媿六觀堂藏趙書無不佳者陰符經枯竹賦及此而三今皆爲九友齋中物矣書此以志沾沾

趙松雪墨蹟

趙吳興擬古五首尖利遒逸出入李北海所謂本色書也趙有本色書猶沈啓南有本色畫第非最上乘耳然結法無一筆失度要之極眞無可疑者末一札稍自放逸以不經意故佳耳書辨却可咲稱無等僧

錄吾兒無等者僧字也然前後自署名唯謹至吾兒二字輒提上益公篤於佞佛其夫人管氏致書中峯和尚稱女弟子而公所度項庵僧卽拜公爲義父以故書辭中皆僧俗兩家事使世眼人見之鮮不以爲贋者第果贋筆却不作此閑理外稱謂也

趙松雪洛神賦

趙吳興洛神賦乃中年筆不甚經意而時時有法外眞十行俊姿態溢出宛然驚鴻游龍也歎賞之餘爲題其後

趙松雪手書十五詩後

趙吳興自謂此十五首不讓唐人中間攷語如比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有歲華平生能着幾緉屐何須二頃田白露已零秋草綠斜陽好暮雲稠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故國金人泣銅漢當年玉馬去朝周其用意使事間出唐人亦坐此若書法則寫不勝骨上可以入大令室下亦跼北海容右矣據題延祐五年書付從子玠是公爲翰林學士承旨最承恩日也蓋六十有四歲矣以故書法入化境如此跋尾子俊者玠父也公集中有倡和詩其書如王謝家子弟雖散髮躡屐亦自有貴門風

趙松雪書秋聲賦

趙承旨此書英標勁骨謖有松風意要當與秋聲關雄而行間茂密丰容綽婉春氣融融波拂間故勝所不能兼有也承旨書與歐陽少師文皆中古而後最鮮令標舉者惜不能脫本來面目盡脫之何必減羊中散褚愛州

趙吳興管夫人仲穆三札

趙承旨與婦魏國管夫人子仲穆總管各有寄中峯禪師書一通吾弟敬美得而寶之又爲志之計中峯所得趙公家笔尺故不止此公行狀稱元延祐帝及太后愛公翰墨有應制則令管夫人與仲穆副其體而藏之秘閣曰令後世知子昂父子夫婦皆工八法也人王法王後先欲得公筆作藏寶第公一辭心香則寓幻住庵久矣逃虛老人何用復嘵嘵爲空門飾蛇足然老人書亦自遒婉堪與幻住守衣鉢惜署尾失計稱青宮少師

鮮于伯機游高亭巖詩記

鮮于困學氏博學負材氣貌偉而聲類河朔儁父余

見其行草往往以骨力勝而乏姿態畧如其人以故聲稱漸不敵趙吳興人謂吳興以已書三紙易困學一紙焚之恐未必爾也此游高亭壁記及詩凡一千六百五十六字見鐵網珊瑚中字兼正行體大小如宣示而備有楮柳筆法其支亦典瞻可喜獨所紀淨師草聖以爲錢唐人家所收王逸老合作皆其筆却大誤逸老名升別號羔羊居士宣和中嘗獻草書稱旨得官至紹興時年八十餘乃終楊用修著墨池瑣錄謂逸老南唐人名文秬又誤也逸老不合在擬右軍兩見誣作僧俗人可發一哄

鮮于伯機雜詩

開卷斂行疑以爲文徵仲正德間書以後結法稍不類然不敢謂爲鮮于伯機筆也伯機行草頗縱而有骨然不能盡除河朔氣此書極有風度結字似疎而實密波拂之際姿媚橫生比之他筆猶更楚楚跋尾困學翁爲去矜書去矜字必仁伯機子也蓋用右軍與子敬倒伯機卒時年四十六其稱困學翁亦以去矜故云

趙吳興詩跡

趙吳興詩落句云梅花心似鐵此老恐未稟能爾然其句法之遒健與結筆之勁挺鐵恐不如也陳生强我題眞佛頭拋糞掃然久之自知吳興以已書三紙易困學一紙焚之恐未必爾也此游高亭壁記及詩凡一千六百五十六字見鐵網珊瑚中字兼正行體大小如宣示而備有楮柳筆法其支亦典瞻可喜獨所紀淨師草聖以爲錢唐人家所收王逸老合作皆其筆却大誤逸老名升別號羔羊居士宣和中嘗獻草書稱旨得官至紹興時年八十餘乃終楊用修著墨池瑣錄謂逸老南唐人名文秬又誤也逸老不合在擬右軍兩見誣作僧俗人可發一哄

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以薦官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浙行省平章魏國公謚文敏公於八法無所不精詣而尺牘尤衆衆得二王真脈此書雖造次亦自有風度不可及也書辭謂年已耳順又云有召命使臣在門當是皇慶癸丑以集賢講學上家歸召爲翰林講學耳雪菴者僧也溥光其名宛暉其字李其俗姓累拜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學窠正書元時宮殿榜署皆其筆此紙乃與門鄰者故草草耳然亦自有誠懸骨內所云太后臨寫五臺碑文名額此亦一證鮮于西溪者名樞字伯機西溪其號也又號困學民漁陽人以太常典簿終此一詞蓋耳而陳樞者藏之二十年而又記之書法逍美不可言正與余

藏高亭巖記詩同一軌 綿搆鄧文原字善之錦州人徙
家錢唐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出爲湖南廉訪使贈浙
江行省參政謚文肅公書名雁行吳興而不及也此
一札乃報人志墓者獨逍逸可愛胡長孺字汲仲婺
人博學而貧取介自命趙文敏極重之仕不顯以長
山鹽司丞卒戴表元字帥初慶元人以文行稱爲信
州教授歸兩用翰林脩撰集賢博士召不起二君不
泰文昌隱逸者流所題皆范文正伯夷頌詩語平平
亦得伯平而已峻嶒字子山康里氏累官學士承旨
提調宣文閣崇文館後以江浙平章召天子且倚以

相而沈仆然作賦弘毅以算而贈端皆不及不可
勘也史稱其得管人筆意簡遠片紙人爭寶之書家
者流至引以抗衡吳興而此跋殊草草不稱虞集字
伯生蜀人以爲累官奎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省
參政仁壽郡公謚文靖此詩乃貽白雲開公者自稱
無住菴主計其時目且青矣而老筆紛披可念揭傒
斯字曼碩富州人累官奎章閣供奉學士以侍講學
士總三史卒年七十二贈豫章郡公謚文安史稱其
文嚴整簡當詩尤清麗善正行書今此淡遠上人序
殊草書法文體見一斑而淫屠語則未也顏安字定之
仕爲泉州路總管府判官善墨竹有與可風此札與
天啓僧者行筆亦圓熟吾衍字子行太末人游寓錢
塘好古博學負氣尤精篆籀理自謂出李陽水徐騎
省上偶以微絓自恨流死宋承旨濂嘗傳之此五詩
僅去俗而書法擁腫不稱令人興索喬貢成宇仲山
攸元史皆不載僅見之右軍千嘔帖朱巨川告跋書
法不能佳而攸撝頗精洽撝此詩尾謂早歲苦吏事
叢脞不爲詩當亦是一州邑官也張伯淳字師道抗
之崇德人舉童子科再舉進士累遷翰林侍講學士
其書所謂序乃送一校官者結法美而圓亦名筆也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工文能繪性人主徵之不
起數賜金幣上尊敬後以翰林待制召竟不起學者
稱爲清碧先生余嘗見其一碑書極清勁似吳興第
少弱耳而此札乃不甚離俗李簡字士廉臨淮人移
居吾眞山不仕能文章尤精於堪輿家言此詩雖不
佳而小涉禪理後有和韻名楠者不知何許人也張
天雨卽伯雨也師吳閑閑度爲道士自號貞居又號
句曲外史善詩及書書尤遒勁有風骨重虞揭諸公
間此札多言雅事楚楚可念汪澤民字叔志婺源人
累官禮部尚書致仕賊破宣州不屈死之贈浙江行

省左丞謚忠節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氏舉其榜第一人以翰林待讀學士出爲江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台州路達魯花赤死慶元方氏難贈浙江行省平章魏國公謚忠節以工篆隸名二公所題亦伯顏人也以崇文太監出爲陝西行臺廉訪使晉江南行省左丞治吳見麈張士誠不能死　高皇帝海其罪得老牖下幸也伯溫精篆籀古其所書九日

詩似是流寓華揚維楨字廉夫會稽人號鐵史又號鐵遮道人博學豪詩歌自謂不減晉氏風流仕元爲浙江儒學提舉　高帝召修勝朝史不受官歸以老死此增寫真陳伯玉歌與詩豪縱之氣可掬二君聲實不相下晚而薰猶故不必蓋棺也郯璞卽倪瓚字元鎮無錫人別號雲林居士又自稱懶瓚至國朝始卒君以畫名世而書亦得大令法此詩頗能玉倫號介宇介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佘江浙廉訪張氏承制以爲淮南行省參政頗用事諸文士趣之入　明以不良死此札清麗流放覽之

洒然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吳興甥所謂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者是也洪武初起家秦安州守坐法死叔明以畫重勝朝號四大家而書亦遒駿此尺牘家人語故佳其外又有陸繪者不得其人以詞翰故留之元自趙文敏倡臨池一時士大夫慕習其學是二十五人卽不以書名者書靡不合作卽強半以詩文名詩文多不成語眞足佩歎嗟夫安得令文敏伯機子山輩不必書已作而盡寫馬致遠王實夫鄭德輝關漢卿楊梧語雖雅鄭不倫亦足表瑣衷之盛爲一時快哉

虞伯生賜研賦

道園先生正書八分俱入能品此卷爲柯九思博士作賜研賦用筆若草草而中自道勁有古桃戲法其文辭尤雅淨可誦雖然今舜華一經意亦自到也舜華求跋似是其業故云

虞道園詩

道園先生書法可甲乙巖趙此書筆雖遒而結法小疎詩語亦不任經意獨結尾使事押韻皆徂駿可喜耳

虞集二學士詩蹟

右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伯生翰林侍講學士貫雲石海涯畢蹟合一卷雲石西域人其文不能如伯生而材器磊落志行卓詭亦一代奇品也伯生詩起語領聯殊不類生平唯四時宮詞差温麗可咏縱書渢筆蒼然而皆不免擅路氣所謂康崑崙琵琶手也頌段師印證之乃得一淨洗

柯敬仲十九首

柯丹丘敬仲於四體八法俱能起雅去俗此以古錄書古選官其合作也十九首中多歎榮華之不久人命之難期敬仲始受知人主司書畫考功職途流離流落江左蓋於篇中有深慨焉是以波拂雅古雅而不無閨閤意昔人謂右軍書告誓則情怖懾柯生殆近之矣

張伯雨書諸公贈言

昔懷素師有自叙帖與蔡夫人石刻皆請名士大夫詩今句曲外史復手録松雪道園海粟諸公尺牘豈方抱鶴輩人例不能忘一切有爲跡耶第此稿紙不經意而結法極遒後得晉諸賢意留之後人作山家清玩乃佳耳

楊鐵崖真蹟

楊廉夫作湘竹龍吟辭贈老伶杜清清蓋出所藏鸜

揭文簫壽楊而侑以其伎又命小娃歌楊所作鐵龍引倚而和之故賦此爲贈題云老鐵醉筆末又有馮以默七言律卻思文長歌不知名竹西者絶句其結法小異而墨色正同疑皆即席之和也余謂老鐵心腸如鐵腕如鐵而爲小娃一歌軟却耳彼老伶手三尺竹何能動之然味其調要須鋼將軍鐵綽板乃稱耳又豈區區小娃所能按也

明唐宋二子墨蹟

唐應奉文筆在金華二太史雁行而不以書名今所書山陰禊集者敘楔端勁有顏平原朱巨川告體宋南宮今隸及章草三紙皆古而書三昧語其結法從力命表出師頌來入眼若疎野而實秀寨筋骨備溫雯不可以蹊逕求之嘉則跋宅墨池四十年不離像章一步今得此當帙塵而奉矣其善有之勿謂齊中少年所擅也

宋克書張良史筆意

宋仲温作今隸多間以章草然未有如此卷者結法遒美雜有褚米法跋尾始自放天真爛然而至後一種精緊而波法又甚秀逸令人有湓目趣與文定王文恪二公跋尤更朗朗特以余家藏張長史筆意善本校之中間大有漏誤如使知是道落一是字豈得

免有豫章吳興意然至其時所謂院體一掃盡之又
西涯先生楊子洞庭二律爲陸水村公書未及畢而
以訃至解是時陸尚爲御史未幾先生大拜陸遂不
敢請而跋其事跋今有名賢遺墨中余後先四得之
合爲一卷以便批覽蓋天全西涯二公名位相敵而
范卷以風節翔翔其間不肯下一當合也天全書固
自有飛動勢二公尚法而此特縱遂皆爲生平極意
筆二當合也爲詩三爲詞一而首皆缺有二字者有
二韻者有小半闋者三當合也夜光之璧不以損而
減朗況予所得皆照乘者哉閻不二
[illegible]卷之百五十二

書

李西涯詩

李西涯先生最得意此岳陽樓二律故書爲人書之
而書筆亦遒逸横放可喜雖然誰能爲識悔此二障
也

諸賢雜墨

此卷乃李范庵先生家藏物内有李文正公吳文定
公各二紙張東海沈石田各一紙皆尺牘之與先生
者視枝山一紙尺牘文衡山二紙一詩一尺牘都南
濠二紙俱詩則與先生之子元復者又先生與子家

嘉虎丘詩既不俗而書筆流利不作眉山體驟看之未有不以為文氏者

題陸氏藏文游翰墨

吾州先達垂式齋公以文學節概名一時尤有經世才而其官浙藩時中夏非不獲展公為尚書兵部郎最久所與交無非不薄當世知名士若卷中吳文定李文正李文安三公陳充勤陸鼎儀李貞伯張亨父張汝弼文宗儒六先生皆其人也陸公有子曰安甫博學而文安甫二子曰肖孫肖孫子曰吉孺吉孺死象孫肖孫子曰昌孺象孫子曰吉孺吉孺死象孫遂絶然皆世世受經術以脩辭顯而昌孺能手其諸賢之蹟成卷以示余且謂此卷之存者千百之一二耳吾館粥之業廢而姑以此併吾身與吾廬而僅為三也雖然若鼎儀若亨父亦皆吾州人鼎儀之後衣裾尚有存者第不能守其先人之典籍而亨父則為若敖之餒久矣昌孺其猶賢乎哉余故為詳識之以勉其後人之世守者若以乞宅人不直一飽飯也

李貞伯書古選祝希哲音釋後

咏諸詩悦若與曾劉潘陸三謝周旋及再覽貞伯大僕希哲京兆大小楷筆又似彭輔权寶永清王澗相倘睽也雖病眼昏昏不能不為之作青

又

目疾小愈復從廷韓處借閱一過覺英玄頓朗太僕生平楷筆余見之亦不少往往不無佐史數獨此書精密秀勁與余所藏鍾成侯薦季直表跋皆妙品也第此老畫法碌碌皆自虞永興來而大罵人奴書所不可曉孔嘉不待題印能懸定之許具一隻眼若希哲草草扒乙亦堪散僧入聖不難辨也余方選集三吳楷法幾欲奪之以義不可而止因識於後

李貞伯游滁陽山水記

李貞伯先生記游滁陽諸山水數千言其文詞宛悉穠至有周益公范大資陸秘監風致其時為成化癸巳以中翰告歸與宜興靜怡翁者偕至滁訪翁之子太僕丞瑞卿相與游而作者也靜怡不知其姓名當是有齒爵乎先生記成之十五年餘而為南太僕武卿署於滁楸記而游游而歲月當無復遺憾矣先生以書開吳中墨池其脫法其勁結體甚密而不取師古往往誚趙吳興以為奴書故其玉潤亦不盡滿之余所見數十本大抵小楷不能十一又不無倦史之歎獨此記於勁密中發古雅俗骨換盡天然

撫媚當爲目中第一兒曹其善藏之

姜立綱書

故姜太僕立綱書此四子全文句讀各有圈甚精當是先朝春宮進讀本也結法圓勁妙不可言初見絶以爲沈度學士書徐覺其波磔處小露鋒鍛乃敢定爲姜筆噫嘻今兩制諸君不復能辨此矣

先大父交游尺牘

尺牘一卷皆弘正間名臣所與王父司馬公者爲大宗伯李文藪公梁少保彭襄毅公澤中丞毛公理大司空孟公鳳御史大夫胡公纘太宰夏公邦謨凡十二人共十四章稱臧尚未復姓故也章公前輩彭公爲總帥雖令人代書而字殊細謹亦精謹其它有不盡簡名王公爲先郎中公同年子年事亦遊遨而後一紙縱筆自快周公鄉里科第相去二十三年夏公部人相去至三十三年而書法亦廓落講禮如敵蓋一爲御史一爲吏部郎當其時風習已不甚古矣後十一札則皆蜀中藩察其人慤若實不大顯而頗能詳其時蓄郡兵事故附存之此皆舊在伯父房仲氏處

賤直儻再進今年偶見之於鄉人陳生所以二金贖得裝潢付兒輩此卷在它人所如靈武告身不能博一酹君在吾家則雖敗角如意亦片箱中物留之勿復儻再進也

武氏藏文游詒墨

吾太倉之未爲州而城居者陸參政孟昭太常鼎彝萬尸武侯號矣庵者後先與之友以詩相倡和侯之孫曰勉復爲文敏館甥勤之孫宇周卿領衛事最賢而能死難周卿之孫愚卿謁余而出三陸先生所與

矣卷酬和詩而冀大司空弘胡司徒建王司寇鼇過判院之作附焉蓋一時名政術文學人也則亦相酬和者也夫吾州之爲衛者二諸萬戶不下數十人然多以紈袴敗其世風屬指不易數蓋至問其故居且不可得而況於其前人所遺徃與酬和之遺蹟乎哉今獨武氏之故第巋然其木日以喬而甘泉之井尚無恙又能守其先世所酬和名□大夫之詩而缺之其爲善守而勿替何如也後人事事不能如前人獨於詩毋和韻毋聯句以此不落□海中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

國朝名賢遺墨五卷

右有明名賢遺墨第一卷二十人故翰林學士承旨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文憲公濂以文學侍內秉為一世宗匠而所與徐大章書修謹甚筆法尤遒逸可愛楊鐵邊先生雜槧七言律一章句句使事雖勁麗而不穩妥書筆却道逸足稱散僧入聖先生會稽人

元儒學提舉也不肯食 明祿以其嘗預史局且卒於洪武八年故收之胡仲申先生翰亦金華人以郡教授終其名在宋文憲王忠文間此書亦貽徐大章者頗極推許之致張羽潯陽人以太常寺永不良死所作雪樵傳事與文皆清迥而慕法則韓擇木派也王達無錫人華除靖難間兩為翰林院學士折簡一僧謂徐嚴下尚未授職得非謂中山王少子膺緒乎亦以見當時稱謂如此解公紹一名紹紳吉水人初建內閣為首臣以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出參議交阯下獄死此六絕句懷南安舊游作也時時

見才情筆勢尤遒俊然墨氣勝而結構小踈從子禎期臨右軍一札家雞宛然而換鵝意遠矣禎期初以學士累戍遼左後赦之為中書舍人七十餘尚供奉史局胡文穆公廣題漁父辭劍閣記以舟子漁父其節俠同儕之蓋謂子胥宋瑞畧相當而舟子漁父其節俠同而史俠之以為恨然文穆拈筆時恐不能無色浥也公廬陵人建文中狀元及第累官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再贈少師楊文貞公士奇贈東莞丞一律一絕句勁筆紛披與語俱老公初名寓以字行亦廬陵人累官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名位器業一時名臣也胡順庵先生儼南昌人以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進太子賓客致仕楊文敏公榮建安人以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師金文靖公幼孜初名善以字行臨川人也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三公同官內閣而同為胡文穆題漁父圖其一為古騷二為五言選調同書法小行楷亦同曾公棨梁公潛亦題此圖則皆歌行而語皆勝曾書法尤自精雅可愛亦吉水人也甲申狀元及第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左侍郎梁西昌人以右贊善佐東宮坐閒

慶延李忠文公時勉凡二紙其一跋江毋傳其一題
陶靖節度履圖公　人以
左侍郎初讀文毅忠文其政
世而結法乃婉媚而有發
公英臨安人同舉進士政
參禮部左侍郎與內制無
先生而其自侍郎以後名
非埒矣今所送詩俱以初
乃又無不同也陳文定公
天下以南北師範稱之陳
金山錄事　六之二百六
年八十有八其詩亦迎昭
意公之員臨池名固不虛
爲吾郡華氏書者精緻有
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八
行業亦稱是陳公璉挽李
莞人爲四川按察使吏部
改南京通政使領國子祭
奇事也卷凡二十人二十
云

稱部右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此跋一輓章耳以公
品清貴故留之楊公翥吾郡人縣薦入翰林爲郡府
右長史郡王登極公老矣
事卒年八十五所書梅軒
保僖敏公鑑弟也其聯翰
楊之與化人以少保太子
學士兼東閣大學士致仕
發然有解金帶贈王舍人
妍婉令人作留侯好女子
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
不切於圖故割置此馬公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
益上元人以翰林侍講學
晉登內閣不踰極品所題
藏余家今留置於此徐天全有貞吾郡人初名瑾累
官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謚文端金齒放歸卒送
僧兼善住持宣府彌陀寺
華珠秀勸彌陀寺上谷名
東里先生嘗記之林學士
第二卷錢文肅公習禮臨江人也四十餘入翰林以

開張之先適者吾郡人洪武中十才子也嘗仕工部郎謫廣州宜課大破死學士閻人進士及第踰四十年而尚滯五品其後僅加太常少卿致仕當時固知是也南文毅公轉洋安人三舉第一人及第僅四載入內閣又五年而至少司馬學士歸田僅十年復召累進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十年而歸葬又十年而卒贈太傅謚襄毅公雍吾郡人二十九為翰都御史撫江西後累進右都御史總兩廣諸軍此二札皆與吾鄉練綱御史者韓公推賞獨至蓋以才氣合也彭文憲公時安福人狀元及第之明年即

入內閣旋出再入以少保吏部尚書文淵大學士卒贈副而考注一長字竟與閔契源未之詳也

趙帥鵬飛小詞有陸氏太常筆法頗欲學宋仲溫而未成長然當其時亦鉾鉾不知何故遠讓長沙禮部石侍郎領國子祭酒方石謝公得為人作一詩不知何題而頗清雅其名位品裁卷首尾正得平無軒輊也卷亦二十人幀如之而吾郡稍稍有餘者第三卷李文正公東陽二札書筆俱清麗而後札與倪公岳者終不稱同年或以館契重耳公長沙人隸籍中戎籍與官大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宜與徐文靖公溥一詩則卷冊中長語也公弘治中首輔頗以寬靖長者稱刑部尚書圩江何文肅公喬新與郁秋官札乞琬琰集春秋纂言懇懇Ⅱ云別後日益衰邁閒中惟以經籍自娛而已楷法極謹細無一筆苟正與志傳所載合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應禎初名甡生平負氣有大節放舟一律亦得小致語此公以壽名而波拂間時露媚弱殆類其為人已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獻章大儒也然以一麾萬貢士作省臺書而詞旨縱放又多澁側筆半不成字且誤稱閔公為

學士贈太師倪文毅公岳一札乃寄同年閔莊懿珪者公時以官保長留銓而閔公以宮保正中臺乃自稱友生又不及閔別號亦可見爾時之朴也公後入爲吏部尚書卒贈少保太常少卿兼侍讀陸春雨先生鼒哭用常一排律過享父故宅一律翰林院脩撰張滄洲先生泰哭子五絶句皆銷魂語也二公皆吾州人皆負文學而皆不獲中壽以死其後皆凋落而文定公寅遵溪靚章作蘇體極古雅咄咄逼真謝文正公遷卷冊語耳王文恪公鏊與楊循吉一札有前輩虛度而爲佟子蛇足一印章不能洗之文定長洲

人文恪吳邑人連舉壬辰乙未會元及第文正餘姚人則乙未狀元也吳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謝至戶部尚書謚身殿大學士子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俱以少傳太子太傅三公年位壓賓伯仲也第文莞之績吳王居優清朝相業以太子太傅尚書罷歸召領都察院卒贈太保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贈尚書新安程公敏政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常熟李文安公傑各有詩投吾州陸文量名容吾州人有經濟才以浙江左參政中艱罷歸所舉德清道中語

一札乃撫順天時致閔莊懿珪者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順德梁文康公儲一詩乃宮坊時送王冬官者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餘姚王公華一札乃宮諭時簡閔莊懿者閔時長

中臺也侍從邀御史飲而勤拳爲其長乞半日假亦見當時法紀之嚴三公通人也不無館閣方面勞而有豪賢之累往往頌臼簡然俱寬然長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贈少保邵文莊公寶各詩一紙詩吾所未論其書一子少保林貞肅公俊南京禮部尚書贈太歌細若蠅頭而著剛勁一麁濃如蟠螭而表儒雅人云書筆能觀人心行不敢信也卷二十人凡二十二紙而吾郡得十之四

第四卷南京吏部左侍郎泰州儲文懿公瓘次韻甫花臺一律詩抽而微有句書抽而微有筆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太原喬莊簡公宇應載文進書歌此乞以詞翰名歌語步嘆起伏全自李長沙派流出才小乏耳書法當亦如是太子太保史部尚書陸公完吾郡人也才畧勳猷冠一時而失計作表緑身名俱敗其書亦李長沙詩跋也弘正間實識如此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毛文簡公澄吾州人狀元及第嘗佐陸公於吏部恬靜無欲於鼎革之際持讓侃然其與王父書談及私情事皆實境而筆尤拙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泰和羅文莊公欽順毛公楊第二人也學行尤自超家書一紙寄仲氏按察教氏

中丞者頗及一時桑梓事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華亭顧文僖公清爲陸太宰賦也適園詩甚有致語與羅公筆似清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贈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一絕句論公理學勳猷鉅公已詩秀拔有致結法亦楚楚卷中閔至此大醒人目南京吏部尚書崑山朱恭靖公希周也適園詩亦爲陸太宰賦者公生平不作一行草筆此書極謹細而無取精微其與辭足先輩風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 保無錫秦襄敏公金一札乃及撫楚時與爭使者公鼎靖間能臣也南京禮部左

侍郎贈尚書王文定公璽送王父歸旧一章其書似學高閣皆光而不得筆公以無心稱新禮得調南亦竟用是得嘉譜事固難料也應天通判長洲祝先生允明書家龍象也一札雖草草亦自有天趣江西提學副使北地李空同先生夢陽陝西提學副使信陽何大復先生景明文章家麟鳳也吾嘗見李先生寫七尺碑大有顏平原筆而此札拙畧乃爾何先生倣李長沙而指小滯三詩出語便自不凡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建業劉清惠公麟生平於尺牘留意此札卻有事際語而書筆尤得聖教風吳縣東橋顧公璘

一名與劉公伯仲而詩語尤後此則小竿尺耳亦見
一斑公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前翰林侍讀學士贈
太保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一詩戍閫時作也辭筆俱清容有致
其子坊以南考功主事謫歸坐事後易名道生才藝
亦跨竈而狂衰之行家聲潛矣此札多風語可笑昔
筆珠拙畧而中有八法非學士可及也翰林院侍詔
長洲文先生徵明與王中丞履約書甚許待詔生平
無此苦蓋喪其第三郎君時也曰香山叙其詩曰謂
分司後無一日不樂此哭子兩章待悲境耳待詔珠
似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吳江周恭肅
之侍郎不多語而惻然有共濟意太子少保南京戶

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武進周襄敏公金亦嘉靖中能
公用書一紙公爲宰當相臣據秉日而能以職自定
者也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增城湛文莊公若
水詩一紙太常寺卿贈礼部右侍郎崑山魏莊渠公
校尺牘二紙二公雖齒懸絶而一時成進士又一時
以道學鳴者也考湛公詩蓋年九十一矣而游衡嶽
聞公以一棺自隨前後諸生遵護之頗行勝地作書
院此豈其時耶魏公牘蓋與周充之侍郎父子而與
其子者尤近褻着已讀之悚然此卷二十人得二十
二紙最多名賢大夫而亦多書家者流吾郡仍十之
四云

第五卷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
太保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一紙乃與王父司馬公書
也寒暄語亦自詳綿詹侍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
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深早朝及禁中觀雨詩二首
詞翰俱清麗然比之公生平差爲落夾太僕少卿王
南原先生常寧中簡顧英玉詩僅小有致而後云讀
榮天八駿闕至泣下故當爾也先生館試詩有雕欄
十二晝沈沈昔棟泥融燕初乳句傳緒紳間今似未
能稱太僕寺卿郤康僖公鉞在江藩時一札與周充
之侍郎不多語而惻然有共濟意太子少保南京戶

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武進周襄敏公金亦嘉靖中能
臣也詞翰亦自楚楚前輩翰林院脩撰贈光祿少卿新
都楊公愼以博學名世而書亦自負吳興堂廡此與
姜龍窩副札亦自一班翰林院脩撰進賢舒公芬與
楊俱狀元及第俱有直諫聲而舒公早天至於清節
則大徑廷矣貴溪夏文愍公言舒公楊進士也官至
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舉盖殿大學士以讒死此
札與其邑朱令者公時在政府貴能淨淨辭旨閒而
結法却老蒼有李西臺風度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贈禮部左侍郎東廡黃文裕公佐所爲擬

天寶宮詞六首實嘉靖宮詞也詞筆俱婉麗有旨今
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太學士華亭徐公
階與余往復書札頗不少而此則見貽詩也公名臣
不擬以詩輸名然亦自穩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吳王公守一札是行邊後寄其弟履吉者內言劾楡
林帥及中貴人恃當道意幾致紛紜在其時已如此
王大學寵卽履吉也所書獨樂園記語緊密而饒韻
人謂乃兄書不下履吉以名掩不也其間實可容數
人石叠坊石牕香賠光祿少卿吉水羅文恭公洪先
一小札乃與吾師季覩察者此公極有翰墨舉以小

故園園不快陳太學道復長洲人一律四絕語平平
耳而散草極古澹在懷素林藻間是得意筆也吏部
員外郎長洲王先生敬祥小札數行亦可觀漾陽馬
君一龍者余同年也仕至國子司業在翰林時使青
州爲余書紀行萬字皆小行劄其百之一於此吳邑
彭先生年游虎丘得五言律四首馬君狂草不堪與
顯史作奴彭先生藁行磐山壑步而此皆能脫生平
窠臼可重也其後三紙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
鱗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詩各一江西左布
政使吳興徐中行子與書一余所得於三君子者不

石三吳墨妙卷上爲華亭沈學士度養心亭記作隸古體雖不甚去俗然已出宋人上弟大理少卿粲手東小行逍遥有度武功伯天全徐先生有貞太和登祀賦及送夏提點詩稿草種種有筆意特不衰縱耳時尚未改名也太宰錢文遐公溥奇花歌事與書法皆新異而語平平不甚稱宗伯倪文僖公謙與僧求竹帖卻無意而有筆陳祭酒鑑爲練從道義整衍慶堂記從道景泰中健御史也陳日臨楮摹楔帖故似之而原本過佻不若詹男子之善學耳南安守東海張先生弼書昌黎石鼓文歌是其最得意筆遒縱惟

逸高一世而不能去世法李少卿應禎與樓園先生札搜圃者劉敏謨也所論黎齋文及借書具見前董能好學千里不及私李筆本遒而不無佐史嘆吾長洲沈石田周攸嬰井僅得其竦肩寒儉耳不得勢也此三詩尤園園宗伯吳文定公寬與貞伯一札辨鄉飲碑字亦如貞伯之答敏謨其與陳玉汝一札見友朋眞意而書亦能去俗太傅王文恪公鏊妥客落成數行比之生平稍有肉柳州倅桑思玄悅詠懷詩在弘治庚申具語意似以米芾用兵故耳書法視南安又鄒魯矣祝京兆允明二柬所論皆瑣屑事而超

逸乃爾頓令人神醒黔林孔目蔡林屋先生羽一詩語亦多譬俊惟程宇韻押不過其書驟見之未有不以爲微仲少年筆者唐解元一札草草其書軟熟亦不惡文待詔微明石湖三詩清語老筆殊覺近人大可寇周康僖公倫送秦給事嗣官亦尤勁此老初不以書名而晚頗瑕瑕亦可以見一斑也凡十七人二沈錢張松之華亭人徐陳李沈吳祝唐文吾蘇之長洲人王蔡吳縣人桑常熟人周崑山倪上元人

三吳墨妙卷下

石三吳墨妙下卷顧尚書璘與弟英玉論作詩法甚詳人謂英玉不甚悼厥序觀尚書署已號而字呼其弟居然與刑徐舅仙森雖尺牘數行亦自蒼跋於頹然中見老手陸文裕深五十自壽二章亦典雅書法最遒麗風骨蒼然唯結構一二筆小涉踈耳金赤松琮赤璧二賦墨氣脫刀俱勝三君子俱得三昧者行家要推元玉士氣則讓子淵徐惸士禎卿以詩甲海內而書極少不多見二絕句非其至者然亦有江左王謝門風行筆遒雅一時在文蔡聞余於王家取提學見眞跡乞其兄元馭侍郎手翦之翩翩出藍矣陳太僕沂二絕尤楚楚其倣着山當在文待詔下吳文

定上顧橫涇瓌卽所謂英玉者也以憲副罷貧死生平節目磊砢人謂風騷驗伯此詩與筆則小閻之賦耳殊不堪魯衛也王茂才逢元結法頗溫茂得晉人意太僕弟子也事事不克負荷而臨池一枝遠勝家聲陳白陽道復書魚游春水古詩而筆大似林藻駿孚有楊少師風王雅宜龍小行五絕何是初變舊體者過骨顯姿與治態並見而不免傷有意然尚足歷卷國子王司業同杜微仲甥也詞翰疎朗酷似其舅余化令徐長谷獻忠詩頷聯有味而次聯遣失嚴肖所謂倒綳孩兒卽表提學衣尚王穉約詩是初年

作者以故尚矜局緒法亦密而不能覓然自如王遵也故不能盡脫帖俗而中有絕佳與古人爭勝毫髮者世限戚未之識耳

祝京兆六體書

沈啓南擬書若北苑巨然大癡黃鶴廢所不酷肖獨於雲林木畫倘也或謂其巧力勝之故視希哲擬十餘體種種逼真而至蘇黃是脫指間物卻時失之此卷以沓拖作斜山以矜局作雙井幾墮老筠勻石叟冀曰毋亦坐巧力大勝耶此外雖於沓眼未盡是然抵掌談笑令人躍然有黃初永和想象先但實此足

雄墨藪閒不必購淳化寶矣

祝京兆書七詩

祝京兆生平好書晚唐句獨此王右丞容嘉州杜少陵錢左司劉隨州諸公七章乃唐人第一才情詩其所作行草則兵下第一風骨書今年盛夏客有携過山堂者爲讀再過陰驟驟來急雨助爽九嵕皆快雨後睇南榮縱覽八法跋宕道逸種種幻變與雲霞並舒卷大快事也客喜談玄自詫冲舉可立致余咲謂之此詩固佳但多嘆老嗟貧悲別傷亂語異日勿携之道山金庭中不免羣真駁放也客咲不荅第趣余

題之而去

祝京兆感知詩墨蹟

在昔延之五君子美七哀非托兒前指即徇感故知而吾郡文徵仲亦倣之第皆逝者獻吉仲默則稍稍兼存沒而祝京兆希指則以古體懷逝者以近體懷存者爲人十有九蓋獨王襄吉得二意以孔稱志年之契深耳此書乃晚年筆尤雅健兒曹不知何自得之喜於懷知之目擬贈其師龍身之先生而合仇英所圖竹林七賢成一卷豈謂持此謁先生便堪把臂入林耶得機戴司農例後堂受經之暇

博一醉足矣欣然爲提筆題其後

祝京兆草書二歌

此書初覽而甚駭其牛鬼蛇神以爲不類京兆稍一再展而後覺其妙非京兆不能也其取勢全用元章而清臣筋平原骨隱隱自露詩歌亦稱是雖然以擬右軍之虛和右丞之秀雅則俱有所不足耳

祝京兆書成趣園記

祝京兆希指爲華光祿尚古成趣園記幾三千言狀其峯巒池館紆餘曲折之勝不遺餘力其書法頗出趙吳興然吳興遒而媚京兆道而古似更勝之余初

得一本付歌兒爲指式八月自金陵過里中華之宗人叔達强以我余輟去追而返之不肯納稍閒校前本行款大小不異遂而粘標徵有出入然各臻其妙皆光祿有二子京兆各爲書一本耶弟之園餘八十載不復可蹤跡而記尚存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祝京兆續古法書跋

祝京兆擬古以下四章擬黃庭春游二章擬蘭亭差小若閨懷則曹娥洛神之流耳古言一跋擬章草跋及古調亦然而微涉仲溫然皆古雅有深趣昆福寺以下五章鋒微斂六官戲嬰圖以下三章鋒微露然

姿態似勝不知旬然誰擬要之自晉人流出朝元引
以下九章擬招山秋夜以下四章擬雙井小米山水
以下二章及渡口一擬南宮【風利宛然第中間微
雜一二已筆蓋不欲爲韓幹似也修夕辭以下六章
結法與黃庭並觀書之卷末當似擬趙吳興恐吳興
尚少此一段古趣余老矣所見京兆墨蹟不下百餘
本未有若此之種種臻妙者眞令人心折內所擬歐
顏峭者病姿莊者病韻二家本自難學亹亹千里少
損連城可惜二月病瘡命陵十指木強覽此興發題
其後眞是徇尾

又

書之古無如京兆者文之古亦無如京兆者古皆似
亦得不似亦得古文辭似亦不得不似亦不得

題祝氏蹟

祝希哲五詩眞蹟一字外老筆紛披始露軼塵之妙
使皮相之眼覩之未有不以爲張翼之亂眞也詩語
弱而有佳趣大似晚唐人或卽希哲老忘不能辨姑
識於是

祝京兆書夷堅志

祝京兆手書夷堅丁志凡三卷皆小楷雖不甚經意
而結體出吳興時時有晉人法計此例之爲卷尚當
有九十七今不知所在矣夷堅志在諸說家中尤爲
卑猥庸雜卽刻本覽一過便合之不足留何至作此
不急事耶京兆任誕好怪與景虛臭味合宜其爾也
比之待詔壯陽春風斯下矣

祝京兆書祖廷貴墓志眞蹟

祝京兆此書雖倣眉山而微墮楮窠墊然斤斤有古
意其文吃吃期期極步趣古而乎謂之古意可謂兩反也

太白歌詩既奇其人與事又奇不敢望司馬子卿手
作傳得參延壽亦小快無奈宋文於喉咽間作嗑
喘語令人憒悶幸而有祝希哲之差足快也祝書
初看若草草而不乏意又似奮掫而不沒骨依約處
禮綿乾閒然以擬太白詩尚隔一大塵

文待詔行書

右文待詔行書先友詩八章歲朝次日立春七章對
雪三章皆五言古體過竹堂一章春寒一章次蔡九
逵湯子重王履仁各一章履約二章皆七言近體流
麗清逸時時有會心語書法摹聖教序遂無毫髮遺
恨優孟虎賁不足言也晚筆雖老蒼覺稍離去之耳

此詩書於外家為吳遜庵參政時正德之甲戌也歲
朝所謂開歲四十五吾行已云衰然又四十五年而
後遊道山人生固難量也此帖今歸吾吾年已五十
四不知後日云何視筆一歎

文待詔書杜陽編

蘇鶚杜陽編乃郭子橫洞冥王子年拾遺之類而自
說勝之以其頗雜時事也文待詔徵仲小詩以精楷
錄之無一筆失度昔人稱孟蜀王仁鎬好手錄書至
數千卷卷皆白藤紙細書極為端好每候朝尚於檐
子上得一二番君待詔與仁鎬真可謂篤好書者也

第公以誠實心信修謹事以精謹筆書往肆語大若
相反者聊識於後

九叔野赤壁卷

余以癸酉七月望與守廸三君同登赤壁汎大江痛
飲劇談於月色中幾達暗乃成此二律今春卽奔山
園屈指四周歲矣無錫尤叔野得文待詔徵仲書蘇
長公二賦托待詔子休承補圖口占余詩俾錄于後
余名位何敢望蘇公不幸議說起謫之跡乃復過之
卿仰今古可發一慨徵仲書小楷古隸皆工獨休承
所畫絕不類而蘇公賦語奇勝庭小似過情異日叔
野能壯游當為一勘破本來面目也

文待詔小楷周召二南詩二王目錄

文待詔後先書周召二南中字誼之類詰者及臨江
二王帖目錄中之有元章長睿攷訂語者皆作蠅頭
小楷精工之甚第毛詩全傳當更有數百千條二王
帖當更有大令而今不知落何所矣待詔此書在正
德己卯業五十歲而矻矻作老蠹魚不休當是通德
里翁張烏巾合作一人前輩用力精廼爾真使人慨
羨

文徵仲手札後

右文待詔公徵仲手札二十八紙中多與趙梁父陸
子傳二先生者趙先生之孫某陸先生之館甥也裝
池成卷俾余題其後余嘗考之晉唐以還名筆於高
文大篇絕不多見所存唯尺牘今海內傳文公春容
之作飫富而寂寥數行如茲卷者亦復寶之不啻拱
璧亦盛矣哉第卷中多謝餉物語卽不過一算奢食
公勤筆手書以報知世之欲得之也昔顏魯公貴至
入座而乞米乞鹿脯於李太保豈魯公臨池不公若
抑羣穴之包其更饒於師多矣

於姚麟嚴師多矣

跋文待詔歐體千文

文待詔不多作率更體所見唯張春直墓表石刻歺此千文手蹟耳石刻小於皇甫碑筆近肥千文細於化度銘筆稍縱於整栗道勁中不失虛和舒徐意致佳本也唯彭孔嘉中歲書有出藍田之美晚節則一柬楚耳夏日三四舒展令人忘暑

文衡山手柬

文待詔與韓懋賞及祖父三代手札大要是謝餉物語耳懋賞能寶之且乞諸賢題識以侈之賢於蕺山姥姚殿帥多矣

文待詔程鄉令遺愛碑墨蹟跋

昔太丘長文範陳公在而蔡中郎伯喈為文勒於碑且手書之古今以為勝談今讀盛宗伯端明所志程鄉令平湖陸公遺愛碑亦何以異也陸公名德不敢遽謂如文範然程鄉之政循循殆欲過太丘矣宗伯之文與人亦不敢遽謂如中郎晚途一屢差類之至於少年風節矯矯亦中郎流亞也中郎之所撰中郎自書之宗伯之所撰文待詔徵仲書之以待詔之小楷雖不敢望中郎之入分要亦有雲仍也太丘有子元方季方元方之子長文賢貴者累世程鄉之予光

有致此冊作於嘉靖改元壬午徵仲年五十二穎吉僅二十八視晚歲絢法稍不為道緊而風韻却更遒然詩亦楚楚稱是趙承旨稱右軍祕帖謂乘退筆之勢而用之二先生皆能用退筆尤可愛也

續名賢遺墨卷

續名賢遺墨一卷首為楊鎮崖廉夫七言律句句使事而古人姓名居其六甚可恠余所以廉夫歷卷者難盡入　明之八年而後捐館也所以廉夫不為　明祿縻也王學士達善前簡一僧內云徐殿下尚未授職得非謂中山王少子膺緒耳亦以

見當時稱謂如此林學士　題張氏手澤辭與翰
俱賢勝此君及第垂四十年踰七衮而尚滯五品彼
時故如是也解舍人頴期臨右軍二紙字大於本書
而疎傷自喜似不失春雨門風馬宗伯性和張學士
士謙所題城南書屋詩其畫爲戴文進筆余故有之
今割此二紙劉參政欽謨余太保子俊跋詩皆卷冊
中物也而皆眞跡陸太常鼎儀偕張亨父二詩不能
佳不知亨父何與劉後邨也趙韻之難乃爾羅祭酒
明仲似得宋仲温筆而未成長然在其時亦錚錚張
脩撰亨父蕭僉事文明各詩一紙文明書照行汝爾

紙嚴凝簡勵使人悚然書所不論夏文愍公謹簡朱
令令吾鄉人辭旨貴能淳淳第筆蒼老可取也王中
丞履約寄弟履吉家信內言劾掄林帥及中貴人忤
當道意幾致紛紜在其時已如此王吏部祿之一小
札也與履約筆俱楚楚大抵諸公以人重其能兼以
書重者十不三四耳全卿九和公謹最貴而不無齒
類微恨漫識於此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

有明三吳楷法二十四冊

有明三吳楷法第一冊吳郡宋仲温書文敏閣帖跋按文敏閣帖所叙及書家源流故當有意仲温亦似以有意書之結法精絶圓緩比之七姬帖差不爲古然亦足以驥帶來學矣陸子淵謂陳文東品勝仲温又有以文東肉勝仲温骨勝者文東此書墨主

得賢臣頌法全倣孝經精熟可愛而亦微使人押又書張懷瓘絶藝章三品人名氏章續五十六種書懷瓘十體斷內章草一條雜正行體而皆有小法風度溢出所臨急就幾千倣孟法掌務文小楷尤精後書葉夢得及自撰小跋皆與前三書畧同大抵仲温作意靜動而露文東則柔而蓄正書其猶魯衛也高槎軒季迪所作眠雲軒詩跡非大得意語而翻翻度驥騮前書法亦近仲温特小疎耳此君既以事見法而又寥寥象賢此帖幾於吉光零羽矣姚道衍廣孝書所作凡

不佳故多偏鋒王文恪陸文量紀姚公年或以爲六十四或以爲六十五按公以永樂四年書此自云七十二年而十六年始物故國史稱其少時與季迪楊金載齊名則爲八十四無疑也吾吳自盛於希哲啟之則仲温書盛於希哲啟仲而啟之則季迪書盛於希哲啟之則仲温若文東則雲間之破天荒者二沈鼎甫此其遜觴故紀之如右

第二冊沈學士民則凡三紙其一爲孔子世家其一爲金氏墓志銘王賛善汝玉撰其一字稍大爲諸葛武侯出師表沈六理民望字最小爲虞書益稷篇孔

子世家筆勁而氣拘餘皆圓熟可愛而微使人押處於永與元近雖溫雅可親而不無佐史之敗夏太卿仲昭以書供奉者四十年而始爲是文定公書此一冊吳公時尚爲太學諸生也太卿公實已先矣而精謹乃爾令人顧無慮中令爲已先二帝一僅德堂記一拙齋詩皆遒勁而不克去俗其可恨又非二沈比也

第三冊有拙齋銘一賦一詩三揚宗伯仲舉爲銘錢山人子書爲賦杜山人用嘉陳山人紹先劉少詹宗器爲詩其辭與書法俱伯仲也徐武功元玉二帋其

一臨褚河南衰册文行體益微得其勢耳遒放横逸
則couldn't則couldn't雕並遝意其一東原生傳東原生者即杜用嘉
也有隱德而文公此書恭中年筆頗於虛和中出姿
態書傳後者吾吳周鼎伯器結法亦蕭灑伯器工屬
文頃刻千言立辦嘗韋蘇州卯金尚書軍門從破閩寇
僅得一幕官以老又園初亦有一周鼎伯器者橋李
人文行亦相類然非此伯器也
第四册李太僕貞伯凡二紙一帖臨蘭亭記而行筆
皆趙吳興公生平以奴書誚吳興此何也陳言疏誚
中書舍人多至八十餘員蓋當時傳奉之敝人所感
[illegible]
額株嗤者抗言之無隱且以攻天曹大臣不能如杜
祁公之遊斜封直哉吾也第身非臺瑣而許當過當
所論蔣生者是都御史琳子琳以冤死而公柵其爲
極刑後亦是牛叩宿囚然孜之家乘及國史俱不載
當是疏垂上而尼耳吳尚書原博王賢師墓表中有
奎乙然無一筆涉草吾翁墓表字稍大俱步趣眉山
而時時有鍾意蔡九逵孔目嗣命筑以禿筆取勁姿
盡骨全大抵李吳純綿裹鐵蔡則強弩透札然李不
盡汰俗吳不盡汰濁蔡不盡汰生以此小有恨耳
第五册祝京兆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
中多曹娥洛神風格清氣朗朗射眉睫其雖亦秀儁
不作晚歲應酬而所擬元日早朝排律重押新人臣
字不可曉也又雜詩二首別搆一體久看乃能識其
用意處右皆早年筆演連珠并序十三首卿密風木
行一首尺牘四首皆中年以後筆駿駿逼歐褚黃道
中致甫字說稍大約濟閒録又大則皆晚年筆進可
入元常室退亦不讓伯施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
明興一人而已黃道中致甫者吾故人淳甫物名字
也爲其尊人五嶽山人乞非序潤筆余謂此汝南家
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非公有
[illegible]
也且公文成非汝南家乘乎爲一笑而留之
第六册祝京兆勸農圖記亦壁賦著恩録序字體俱
駿駿在趙吳興上舊有文待詔畫一幀余姑割愛去
之而留此書
第七册祝京兆梅谷記比之勸農帖差大成趣圖記
又大於梅谷本作正體微取行法以助姿耳而不勝
其筆勢遂作行然遒勁古雅中媚態溢發天真爛然

真墨實也成趣園記文雖汰繁然明婉有味當是潤筆不乏耳

第八冊文待詔徵仲書皆小楷其一爲余録早朝近體十四章用古高麗結搆秀密神采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枝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則禮有鹿中云云尤精其而攷據典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書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二十一首爲王敬止侍御作行御費二十鷄鳴似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書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吾所綴緝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眞吉光翠羽萃而爲裘後人臨池者其寶有之

第九冊文待詔甲子稿詩凡五十二首文八首極精謹可愛而不甚脫學究氣是時年僅三十有五間公每歲輒手書其詩文前後凡六十餘冊皆爲徵賢從其家購之此特吉光之零羽耳徐博士昌穀落花七言律十章是未見獻吉以前語生於沈啟南文徵仲不復能與吾郡抗衡南安鄉蹈襲宋晉不競或思狎主終未足撐天半壁而趣勝之小楷如新營未成長音羽宛宛自見春意贈仇東之二絶句則皆進於矣待詔又有致仕三疏中不無塗竄而結法亦佳家弟作目謂爲公稿本費十鐫得之以乞余偶章簡甫簡甫之子藻見而摩娑不已曰吾父筆也郡守欲梓之付吾父録以示公故有奎窟尋別録一本留公處耳余遂作章簡甫觀已而笑曰昨乃眼中耳今乃耳中眼也漫附於此俟家弟歸當詰之

第十冊錢文通公原溥書陳氏碣銘蓋宋仲温泝也碑碑負峭骨所乏者姿耳張南安汝弼二五言律皆倒韻而語亦平平後有數行雜楷法幾於優鉢曇花然絶熟中有緊畧恐不減李貞伯陸文裕子淵小楷尤不易得今此尺牘凡四首中間行法上二楷法十七居然有北海吳興風度其語却多凡情可笑張侍即文光者陸公門下士也陵以曰曰之書溪相得供奉　永陵驟顯貴第不爲臨池家所許即此蘭亭叙特楚楚如士人所恨不堪三復耳雲間白二沈後不復能與吾郡抗衡南安鄉蹈襲宋晉不競或思狎主終未足撐天半壁

第十一冊王履吉閔已賦追學解千字文皆情入來

興三昧極書家之娛觀矣然不如捌政園一記四詩張琴師傳瀏渾有鍾太傅意使人愛而復敬之然又不如退之琴操使人敬而不使解大抵以古藏雅以捌成巧在入法獨覺等閒蹴幾上乘之將達者也跋尾仲爵與家弟評此君書若訟而皆有公理故兩存之

第十二冊陳白陽復甫千字文屈原傳各一番此君字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乃兼得之又陶靖節詩三十七首尤覺以捌勝字形稍大而於昔人評右軍書求所謂正則淵明觀者不可得也唯酷似山田中一老父或以無求於世少可采耳

第十三冊楊忠愍翀法篇曲三章為故相夏文愍代筆耳老腕遒而少姿制王考功録之與其師顏吉尺牘精評有法後有陳雁常泉志銘及荅同年伊侍御書皆藁草兼正行結法彷彿吳興而傍隨僧趣名實俱損美陳方伯子兼三楓堂銘帽頭鼎如秀而少後仲而鸚趠鵡鵡兩賦風斯下矣乃知其父元暐之競師承殊未足確也

第十五冊俞仲蔚為余書小陵七言律四十六首皆隋珠下玉第何緣用起語四字作題郤大可笑書極澤傳之遂為一時書家冠詩調亦典麗生平所希若

有小法得柳誠懸度人經意雖小傷挑剔無妨大雅
又一帖書見贈古體八章稍加圈點已上皆六十以
後書又一帖古近體凡十四章尤精謹可愛周公瑕
爲余書王維李頎崔顥高適岑參七言律二十四首
鄭暘津陽門行一章皆精雅工緻而津陽尤細而有
法又自作詩二十章字形稍大筆亦稍放二君子自
履吉而後狎玉齋盟者也紙有宋經牋蜀牋高麗繭
皆余山房中舊藏勝於魚文側理多矣

第十六冊徐季海化伯貞景經一帖伯臣本
非當家用筆閑閑而時吐鋒意初爲飛鳥人加染古
色雜識舊印以希重價余一見而辨以示其子文果
泣曰先子得意筆也又黃彪遺我衆同契用趙吳興
廣識以示客客多以爲吳興也割去之留於此冊益
重其文也伯臣筆生然久看逾雅彪甚懸然久看愈
俗此書所以貴人品也余識伯臣吳興時年七十七
矣自詭黃金可立就然不兩月而卒今故其書謬脫
者三十之一又閱後六章然則伯臣之所謂黃金者
可推也彪與伯臣年行不相及其品亦猶特以經
故合爲一卷

第十七冊顧德育牡丹一賦結法酷似微仲唯老密
處有別耳孝提學魯望書七言近體十五首其跋與
筆皆流利典詳而之古意王逢年舜華詩十三首政
如吳中子弟輕俊而不受繩墨書亦如之至所謂七
十二號可惟可喜可笑皆有之留以供醒睡可也張
伯起書李供奉絕句五十二首又李杜高岑律體十
一首此君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塚雖天趣小渴
而規度森然美毛豹孫書王江陵絕句二十六首亦
自楚楚

第十八冊王學士錫爵書郭景純游仙詩七首學士
自挹不主墨池盟筆法秀潤依稀有翡翠蘭苕狀家
弟提學懋書閑詩不能盡合大雅而老健足風骨亦
是當家莫太學雲卿書中唐律錢左司七首劉隨州
九首韋蘇州三首皇甫兄弟四首卽七元二首韓君
平四首盧綸員外二首司空圖侍卽張玄真子各一首
清麗有態殊足詩句雁行其自作近體瞠乎不倫矣
王太學稚登書王右丞七言絕十九首書不能稱詩
其書所自造七言律廿三首雅似當矣大抵書貴骨
勝不貴肉勝莫君肉勝而佳王君骨勝而不佳此不
可曉也

第十九冊王太學衡書司馬長卿大人賦王好仙道

甚厘於此賦似有深感故筆意翩翩近之又陳思王五言古體張茂才元舉陳山人爾見各得十六首陳王此詩極建安黃初一時選又謝康樂十章則徐太學益孫筆也康樂才一斗纔陳王八斗後餘一斗似屬少陵少陵歌行為文茂才摩壘者十三首蓋四之一耳王雖骨未成而有飛騰蹀躞之勢徐能起雅去俗惜用筆不遒張子則公瑕之衣鉢陳生則子蕭之筍裹而小不免俗磨壘社能側僅僅得從父休承而都無精理小阮若是何緣入竹林為之一笑

第二十冊皆杜少陵七言歌行陸士仁得十四章文[illegible]山人精[illegible]從先得十一章顧紹辰得十四章錢尤治得十九章始予以屋五言選莫盛於思王謂能窮雅之變也七言歌行莫盛於少陵謂能極風之變也故乞諸名家合書之總二冊此冊皆近時名筆端雅有致陸當拉場俠側寡情顧風斯下矣

第二十一冊楷筆人重徧而得吾州王應賓[illegible]吳郡章藻仲玉因乞王書盛唐歌行李嶠宋之問郭元振各一章張謂崔顥各二章王維李頎岑參各三章高適四章章書李白十六章酒間一展咏真足動金石遏行雲弟王學婦如子亦能窺藩章倣隆池生小

足竹堂以暇永興率更之得也後有餘簡會張元凱子予見過書近作十七首毋論結法其詩與諸賢作河南屏跡廣幾不辱耳

第二十二冊唐人絕句摩孟堅得王勃以下七十二首沈昏期得首徐奉禮兆曠得朱慶餘以下三十二首周茂才子先得杜甫十六首賀知章以下四十八首周茂才子先得杜甫十六首緣不相知棆故小有重者而自王龍標李供奉外唐人快語幾盡矣偶後有餘帑而康太學時萬尤山人道恒過此因戲今庸書坡仙江經一則尤書異域數事俱足鼓吹幽閨者六生翻翻屬城書史之鳥兒騁

劍山人精[illegible]

汗血可望千里但未遇耳

第二十三冊莊子逍遙游王履吉之從孫慎修書也逍遙游橫肆奇詭超軼象外而以園園未舒之筆紀之殊不相當也華茂才之方書連昌宮辭琵琶行精審可愛吾從子士駟甫脫塗鴉而亦寫駱賓王歌行頗有致將來不妨算裘僧大林書所作平倭行一帶伉浪非本色其結法頗近率更然是藁本非為經意筆也僧明因書顧獻臣劉景翼張融酬往釋道優劣事見南史明因與余善是方袍中之粗有

意者金用元實婦書履吉白雀詩凡三十二首元實爲履吉上足故書法亦因之綿麗多態而閒慢之氣未除昔賢紀六朝唐詩俱以僧及婦子殿尾吾故仍以爲奇事奇文奇書按所謂滿左丞者張王貴胥也之蓋采拈樹屏脚故事耳

後歸　明老編下以死既負婦翁又負此七娵高季迪詞與楊用脩跋得其情矣仲温此札不爲工取其能去俗存古耳視希哲王文恪墓志精整端嚴剛柔劑克完然垂紳佩玉氣象毛夫人志銘運筆差圓形

差隘古雅種是唐物諸君子微帶一二行筆能斟酌伯施信本閒發欲跼河南上書家最上乘也陸翁墓碣宇稍大而最古元常之典刑矣昔元祐秘閣續帖取右軍蘭亭樂毅論之真蹟蓋謂無他本故也二君弟成異世人久矣書畢一歎

明兄弟視先生雖後進而才實迫之以故其獎許健羨不啻口出雖任謝齒牙之芬何以過是二卷今皆落余手毋論先生早歸道山而所謂元肅及元朗兄弟成異世人久矣書畢一歎

王履吉詩墨

履吉此冊汎太湖登東西洞庭詩十之八語雖壯而不甚秀似不能與湖山閒奇也若其書之遒媚滿酒妾態溢發豈之銷夏石壁無愧色矣

王稚宜詩稿

王雅宜履吉山房雜興七言近體五十七首頌一首凡

三千七百七十字首作小行體而正書僅十之一蓋
丁亥歲筆也時書道已成故雖不甚經意而自然精
整正書尤自超詩語亦在雁行

王履吉小楷四六

履吉此書皆四六雅語蓋青箱白樸之流亞也懶傭
園弄觀此眞令人汗下雖然履吉有此錦囊而竟不
售何也李銀臺嗜法書而於小楷尤甚聊為跋而歸
之

王彭二顏體書

彭孔嘉為余書送王大夫入覲長韻皆家廟八關齋
[illegible]之一頁也 一三五

誰垂離中失去後一行及名跋今年春偶得王履吉
一壽頌亦此體雖峭整微遜而潤秀勝之履吉故永
興入室也與平原圓方殊不類不知何由與孔嘉並
得其門也前輩書家工力類如此余既甚愛而愧之
因合為一卷以寓目焉

陳白陽詩摘

一卷為篇八十二多近體禹字三
陳白陽道復雜詩
千七十兼正行體中雖有塗乙處而行筆大小無纖
毫失度結構雖小傾側而不踈時時見意態世人不
甚重陳書至於詩則覆瓿久矣故特收之

陳道復書陶詩

陳復甫書能於沓拖中生骨於龍鍾中生態以柔顯
剛以拙藏媚或老或嫩不古不今第不俗故僧本來
面目耳此所書陶詩尤為合作然世知之者益鮮夫
知之者謂之自然雖然比於陶詩自然尚隔塵也

陸儼山手札

陸文裕公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於所親
狎者亦猶審道寀有二王尺牘遺意觀此與周一之
四札可知已一之雖視公後進然皆能詩博古而服
膺間皆有倣骨宜其相得如此

題豐存禮詩後

豐存禮倣睨一世而傾倒嘉則乃爾信乎為才服也
計其書時當已病辭旨無一筆不顫而猶有山陰與
刑詩雖不能整栗而命肯綢繆宛然建安遺韻也昔
裴成公病劇遇眄一語猶能使爽甫心折今得無類
是乎嘉則有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數故為題其
後

豐存禮手札

儉歲鮮食人有以豐道生手書雜說鬻者覓月無所
遇余乃以五斗米得之其所論文罵宋儒前闕數行

亦不甚成語所論詩自喜其江天樓獨倚風雨酒初醒亦恒語耳金澹太史以為勝少陵動業行藏之句則亟稱之有胡瑛者以擬趙殷則極罵之其論書稍推文太史祝京兆次則陸詹事而於馬一龍沈愷王逢元陳鶴楊珂沈仕皆痛詆擬不遺餘力二沈不聞有歸池名乃亦置喙何也其評沈仕謂如夏四倚主夏四何如人當是一眥家僕豎或曾見侮耳人言此君憨定不虛也然行筆最道勁結構亦密比之生平書最為合作留此以備一家

又

豐考功病馬行中雖雜用唐人語法亦不能無少瑕而感慨悲壯寄托懇至其書壁窠行草為吾鄉張銀臺寰作且引孫過庭所云感惠徇知為一合其自負亦不淺矣展卷猶圍圍至五六行後筆意逸發風骨洞朗令人如見古人而中亦有不滿意處然使罵陳沈楊馬則有餘矣吳中前輩每見黃論書則棄之吾甚愧其意然豐書比黃故大自徑庭不可同日語也

又

余每覽豐人翁書輒恨其胸次有眼能聚古碑於筆端而腕指却有鬼掣拗之不使縱其外撇以取姿態

孟孺所藏此卷乃與其鄉人包明府者前二詩句與筆皆有精采後則皆尺牘老手紛披殆若東城父老談開元閭巷事雖復纚纚舉舉不免沓拖人翁生平孺精入法者其為我棄之

蔡侍郎詩

子木於余為先達而齒位不甚高故於燕中詩相規酒相狎也此卷距今二十有八年其捐館亦十二年矣覽之不勝山陽之慨

李于鱗詩牘

于鱗素拙書不待發齒石戲謂子與此何必臧宣示爰其辭更取以為嫵媚窘步黃庭耶于鱗所遺余尺牘詩篇極多不無零落前年聞其計始帙之為一卷手加料理時時有淚痕漬紙上余老矣留示兒子欲令其知前輩交誼且審一時有奇人奇語也

吳峻伯詩

峻伯為比部郎時與余同舍長夏無事墨和筆精遂書此一卷詩時得清語但調未去偏耳書法亦豐妍但骨未離弱耳當是時峻伯名甚盛却折節於余與

千鎚山東以後頓長一格後官漸高不復能爾也祝
夏曬書爲手裝藏之時峻伯久捐館李子稼蹬翩翩
起矣

方元煥書荆軻傳

方晦叔嘗欲書太極圖說西錦以贈余余謂不如荆
軻傳尚得一快讀晦叔遂以行草書此傳見寄青社
當時北方之學者山斗晦叔得片紙隻字若拱璧今
來吳中不直一錢蓋晦叔目中無書學腕中無書力
而好以意行筆宜其泠落乃爾余愛荆軻傳文甚不
忍以屢讀而姑留之既以賀晦叔之遇而又惜荆卿
之不遇也

黃淳父書田園雜興錢叔寶圖

范文穆致能手書吳中四時田園雜興凡六十首真
跡在余所雜有眉山像贊襄陽筆意龍蛇飛舞真墨
寶也句不能甚工然描寫吳中風物人情可爲曲盡
吳興麥玄晏後精擇之僅得四十首托故人黃淳父
書而錢叔寶爲作圖叔寶入白石翁三昧又家吳趨
其描寫詩意亦曲盡矣玄晏之尊人同守君稚德出
示余俾題其後按文穆作此詩時以大資領洞霄歸
里第未幾物故而又用蜚貴北使虜西南帥嶺蜀入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

俞仲蔚書月賦

祝京兆好寫希逸月賦人間合有數本余所得乃毛氏物道逸蒼勁駿髮乎長沙清米何但雙井徐君出仲蔚此書則全法老米亦京兆流亞也希逸老去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為同人所笑不知後來何以見推乃爾

俞氏四舞歌

仲蔚以五言選濫雅得詩家聲而時時作綺麗有情語所謂正乎大雅固當爾耶第極力倣明遠而中入長吉思過苦也其書足河南三昧而誠懸骨森然力過大也仲蔚在當時不甚首肯我然詞翰至此亦足以豪矣

俞氏書世說新語數十條余

俞仲蔚入雪道阻雨無賴漫書世說新語數十條余嘗謂與仲蔚坐便似晉人周旋得仲蔚數行便似晉人赤牘令以晉人筆筆晉人語其快又何如也惜乎仲蔚死矣一展卅閒不能不興羊曇西州慟杜甫人日歎耳

俞仲蔚書

陸楚生嘗以素冊索仲蔚書隆慶丁卯諸詩中雜正行體內正書別有一種風骨絕遒吻古意欝涛不可言又篆及八分各數行八分吾尚見之篆尤不易也仲蔚生時人為作一頓美食武鷹數軟語得其書令乃開有并金購者昔載山姥鬻扇增直百錢而後知右軍之貴楚生今乞余題是將無追悔其得之少耶仲蔚方為葉道士攝去矣計當奈何

又

余自歸里中每旬日仲蔚輒有詩及尺牘見貽而輒為人持去甚或童子裂以炷油而一友生乃欲持此册博余兩月糧何也念仲蔚不復作而此書殊秀勁有風骨其詩無七言遂不墮笑海亦此友生即徒手亦能得我二月糧以故如其請應之而識於後

俞仲蔚小楷趙皇后昭儀別傳後

近年吾吳中小楷當推俞仲蔚幾與文太史雁行履吉孔嘉俱不如也仲蔚此書乃趙飛燕姊弟別傳於趙媚綽約中寓大雅典刑殆是趙女班姬合而為一

耳然外傳實西京俊語別傳是隋唐人長語仲尉倘
肯舍周鼎而寶康鄴訂當更有外傳一紙今不可復
得矣

俞仲蔚行草後

俞仲蔚行草結法全出米元章然元章以能勝仲蔚
以骨勝能勝者尚以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自之不
知於骨勝者尚又何如也雖然使二子並見柳誠懸
必與仲蔚把臂入林矣

王逢年書畫賦

惠連雪賦裁得數語佳耳不似伊家七歲女兒能道
衛葉因風起也王舜華以狂草書之自謂秃師三昧
恐亦未入祝京兆堂室比之馬溧陽陳山陰差有
士氣耳徐君復命季士牧圖之亦足錚錚三絕

周芝山贈范生歌

余嘗見虞道園失明後書真如盲子行路且神彩都
能作古隸因稱擇諸篇之尤者俾書之道易至九江
盡令覽周芝山翁所書贈范良父歌殊不爾也良父
云翁時八十兩目俱枯今人以手擬筆即縱意為之
出入隸井襄陽風骨偉然不兩月捐館始絕筆也新
春過翁鄉人亦周姓而盲好象戲其藝甚及神品不
待人說即能應着快此兩異事欣然書之第手瘡作
劇以兩楮挾管都不成字又有沈蘅則跋亦深草之
甚令後人觀之不謂一卷皆盲書也

僧大林詩翰

新都汪仲淹出僧大林遺葉一冊見示大約詞翰皆
清瘦有法而傷單薄少餘致雖不盡洗餒餡本色亦
不至作穢根吃藤條語大林故住持郡之竹堂寺殁
而曉虛白繼之其遺稿多散佚不無長吉友人之慨
雖然曉亦何可盡非令詩而貫休書而詣光而至今
在者何益也

古選古隸

詩自風雅外當以古詩十九及建安三曹鸞準若整
魏至三謝而極矣嗣宗元亮故是畫中之有意品并
木中之有筠竹不當以時代論也癸酉冬余自楚泛
大江東還舟中同行者長洲陳道易玉山程孟儒俱
能作古隸因稱擇諸篇之尤者俾書之道易至九江
孟孺至金陵而別又二年道易訪余鄖陽行臺足之
始成帙二君於隸法不能極深研幾然不作三崔及
開元以後筆猶之帙中無齊梁月露語也案頭時一
展視欣然獨賞蘇長公有云勝對俗人誦梅二丈詩
遠矣

三百篇爲古今有韻文字之祖余嘗惟吟諷者高或至西京而不能復沂而出其上訓故者僅組織而屈之以示夫有志者間一潛味覺其篇法句法字法宛然自見特不落階級不露蹊逕所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耳適華茂才之晃過余九友齋偶與談古隸自文待詔父子殺幾遂絕絃而二君子頗抉許昌孔廟之秘因採詩之半以授簡而二君子又懶於筆所書者僅得十二耳謂余儲而啟秘苑之則金州山人稍稍非之而於刪詩之末則何敢也二君子則有之謂余儲而附於刪詩之末則何敢也曹古隸書三百篇不爲辱第轉令人憶中即石經妙跡永絕令人長慨

又

讀諸公詩不覺失笑天下才一石子建何嘗八斗靈運何嘗一斗僅可升合計耳腸肥腦滿語不足信

章藻羣聊法書墨跡十卷

右章生摹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羲之字逸少正書凡十帖爲法書之第一卷內臨鍾太傅力命宣示二帖皆宋榻秘府佳本按宣示爲承相

始興公實愛以授右軍右軍以授王脩脩死從殉遂不傳傳者乃右軍別臨本梁武所謂勢巧形容勝於自運者也故即蕭長虞之放而置以歷首卷書家不載右軍蕭庭內景而光堯在南內有御臨本此必渡江後購之人間而手摹之者雖其軟美膚緻得之思陵居多而不無山陰隆準且又修內司致佳本弗恐去也外景樂毅俱有完本不完本不完本則蠲若舒錦不完本則炎若遺珠三復之餘覺不完者差勝二書見駁通人幾成了朝之誤至有以爲吳通微及王著筆者此中尚可容虞褚數人不知通微董能辦之否

第欲以爲貞觀內府及鍾紹京家藏物則未敢也曹娥碑樵悴宛篤云有幼女淳流之態東方朔贊道逸瀟洒令人作天際真人想蘇長公謂顏魯公東方贊字字臨此書體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古人意當有會耶楊用脩云霸寒其右軍之懿乎不能兩行而意自舒綽有餘告墓文以乏佳本故所最鄭圃圖國史異纂云真本具年月日者江寧天寶寺鴨吻內藏物歸之岐王不久而火失之世所傳者蒙本不具年月者耳此本乃有年月豈岐王未火之先有勒石耶

右摹右軍雜正行體爲法書之第二卷內臨鍾成侯

墓田帖凡五行按貞觀御府書目列於右軍下而行數正同當不誤也蘭亭三敘其一定武搨本一唐板本一褚摹眞跡本皆余所珎秘者定武本致佳無可議板本字稍麤行亦高潤而饒波發翩翩風流與聖教相出入褚摹本後有米元章跋與書史所載正合長風帖在淳化成侯跡中獨黃長睿以右軍少年未變鍾體目之甚當蓋右軍宅札稱長風要與此同不應成侯時先有長風語也宅若玉潤來禽何如極寒奉橘鯉魚雪晴轉芳櫚茶受鷰石脾小祥增哀輒軻十四帖皆灼然者長睿謂毒熱為唐文皇所臨元章謂跡雖似各有據然既為文皇臨跡亦無碍孫枝且永和祀違鮮有不出唐人硬黃者而奈何獨斷斷此一則也元章之論則以結體纖潤微類永興不知永興別跡故是臨此本者當是時有發江南山一碑中有小石刻與此本無毫髮異不應永興未生前已書石也且後有右軍名署尾故留之僧悚仁集聖教序記及心經雖不無偏傍輳合或不必盡本筆而字體行模精整雅潔遂為法書之冠臨池之士蓋至今利賴之余所藏石本是宋初搨以故章生得效其技也

右墓右軍行草第一卷為法書之第三卷破羌成都清晏此郡山川講堂都邑九日七十雪侯弘遠知念言叙若耶晚可安善道意時事兒女諸從昨見諶周餞行參朝明府廿七謝生中郎女虞安吉宅圖東旋晴和遷轉廿八敬麪積雪足下秋月狼毒西問又西問自愛安西得告小大佳向久委塢六日還里信云知君脚中深慰自午小園龍保臨書凡五十六帖內破羌一帖是米家船至寶最為神妙眞足壓卷而宅書爰出眞觀內府琅琅有名之筆與淳化相半黃長睿謂一帖乃賈魴送張說文蓋唐

八集右軍書為之而此則其殘闕者又謂深慰為文皇所臨與第二卷毒熱同予前謂右軍遺墨安能保其不一一唐人臨也餞行書法寔神妙安忍舍旃昨見君亦集成然亦用此例小園子一帖元章強排作大令謂其小縱放耳抑何待右軍之陋也此郡適獎元章以為予手慷祖者而長睿駁之事毘誠然當是與謝安石安石在右軍故與之作肺腑語也晚將軍府或初拜僕射時右軍治交甚篤意當其入桓大司馬蹟在余所僅影響耳

右墓右軍行草第二卷為法書之第四卷知問諸賢

官奴採菊服食後服食十七日逸氏累鮮卬竹後卬
竹擇藥月末賑民豹奴敬問飛白後飛白又後飛白
丹楊太常熱日朱處仁臨井胡桃龍保黃甘六日胡
毋豉酒虞義頗筆精司州嘗新麥秋幸生來居還鎮
得見敬和七日隔日近日五日謝光祿徂暑月半敬
豫長風謝生十　月皇象遠婦君晚鼎興　停兄五
十六帖淳化閣帖敕字十七帖與臨江石本相間錯
皆煩赫著聲者官奴紇絲僊勃有飛白勢累鮮虞義
興得見三札芸類射人豹奴獨拔章法長風遂為行
書辨鍾部一證聚鮮韋生與跡余曾於朱大保處見
之哉云是唐臨耳

右幕右軍行草第三卷為法書之第五卷散勢非得
連不快小住反側月半廿二廿三虞休建安一日侍
中敬豫清和追尋臨川小大太常鄉里可耳毋子甘
三帖皆得之淳化及臨川者內元章以一日一起歸
之伯高追尋歸之大令長膺皆不謂然且云追尋字
勢語意皆不類誠然　邦謂臨川一帖有子嵩語以
為右軍不相及不知內云子嵩之子正相及也且子
嵩何必庾顗姨毋山陰二帖是石泉公進御者鋒勢
道韞勁利不可言省書周極想佳東比不得眠各可

第結法雖嘗掩多臥勢不能作山陰內攝筆然圓熟
暢俊不妨張翼之亂眞也他若適得書知欲東差涼
奉對屏風奄至此穆松先靈極慈顏嘅豆初月蔡家
平康澗別足下時事集期旋洛荀倭小大佳澗轉從
阮公月末蒸溫白耳諸帖皆從淳化搨出而元章長
膺胡不割愛而留使奪嫡是不然昔人謂買王得羊
不失所望北海惜中即而延虎賁老成典刑之論故
自不俗也

右幕晉中書令贈光祿大夫侍中太宰憲公獻之字
子敬書上卷爲法書之第七卷多正行體內小楷洛
神一帶又不完本十三行一帶放趙吳興孟頫謂所
得之陳集賢所十三行僅二百五十字係晉麻帶字
書神逸墨彩飛動爲天下法書冠又謂宣和書譜所
藏未有柳公權跋語者其行字筆意皆同而小之韻
勝且係唐硬黃帶定以爲臨跡今皆不完本未有柳
跋正宣和所藏也洛神全文後先秘林所不載今何
緣有此豈即柳公所謂人間合有數本之一耶白騎
遂本在鍾部攷之唐開元中滑臺人家應募進御者
乃大令所臨而誤屬之鍾爲攷正置此九日帖見石

泉公寶章集錄中今呈文氣開美有芥視軒冕意而
結法極似李北海當北海從此中一派流出耶乞假
一表與霜寒並美居然大雅高出群令此後有相過
右使節過思絕不審又思戀及夏飾操之衛軍靜息
夏日後思戀天寶十一日昨遂賢邊門外蜴
冠軍可必諸念阿姑承舍月終東家後操之復不審
嫂等鄱陽鵝群敬祖凡三十二帖風神嫻然遍乃公
奈何髭聖脣之枯柝饑隸郎第操之二帖與本部中
結搆不大懸合爾分屬未曉所謂敬祖鄱陽重見閣
帖第五卷而長睿謂敬祖爲承祖子武岡侯協字不

相及協右軍之孫祖昆也以歸右軍乃當而筆小不
類謂群風骨氣骨極爲蘇黃諸賢所推而長睿以險
遠序之又案帖稱崇虛劉道士謂山陰崇虛館乃
宋明帝泰始時道後大令六十年間也崇虛既是觀
宇何名何必山陰又何必至泰始改改攷
作昔家筆孤則可耳欲以八法拔司馬徽水鏡后未
攷訂也

右集中書令子敬書下卷爲法書之第八卷皆行草
內諸舍諸安授衣奉別想彼孫姑餘皆比新婦
奉判得書兩玄度登容問者無鬱扣江州次不退來

恒省前書錢石後錢石玄度忽動新婦鴨頭丸阿姨
敦奴後郡陽不審極熱冠軍服油轉折遠此兩門日
寒追痛疾來知汝不數都與彼人孫權等諸帖最雄
後奇崛有致筆而與米諸賢乃徃徃加嚢謂玄度二
帖內有仁祖爲軍司語二公卒年大令不過十餘歲
不相及當非右軍書耶然謂結法不類右軍又以極
熱服油書語皆後代人僞作又以桓江州一帖半見
右軍部敦張彥遠錄右軍法書信有之則當爲張旭
懷素輩作耶然以大令之不相及與右軍書錄語而
證其非大令則可以右軍大令必不作狂草而盡舉
會稽山陰之事之不旭素則不可接宋自元嘉以
疾不退以下序而屬之旭素諸賢或取大令父子語或集
後有戲學部此必一時諸
其書作之不必至旭素也長睿又謂閣帖第五卷草
草昭烈孔明問對語與此中一帖辭旨結搆皆同而
盡欲附之右軍謂右軍有豹奴帖亦章法故也然豹
奴帖而緊此散而拓或總大令書或亦是戲學之論
不可必故仍附大令部而備載其說

右摹法書之第九卷爲江東始祖承相録尚書事中
外大都督楊州刺史贈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廣字世將即丘
第四子尚書郎正之子也從弟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海陵恭侯邃其父未考始興諸子散騎常侍後將軍
會稽内史贈衛將軍蕤字敬文敬和之二子散騎常
侍衛將軍尚書令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東亭獻穆侯珣字元琳侍中長兼中書令珉字季琰
正倫之子司徒左長史廙東亭之子侍中太保録尚
[illegible]
書事楊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字休元侍中驃騎將
軍太子詹事豫章文孝侯曇首豫寧之子侍中尚書
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簡穆公偕處
簡穆二子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贈太常懿公
慈字伯寶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臨汝安侯志字
次道子太子詹事度支尚書穎字元禮内世將丘昉
敬和四帖簡穆伯寶各三帖休元二帖自始興而下
正倫凡七代右軍諸子自大令外今存者右將軍會
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黄門侍郎徽之豫章
二紙此外又有中軍將軍循及渙之等各一帖史臣
子也始興之從兄使持節侍中都督六州諸軍事大
將軍楊荆江三州牧武昌公敦字處仲即丘次子治
書侍御史基之子也從弟平南將軍護南蠻校尉荆

右軍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凝之操之徽之獻之而不及渙之黃長睿則謂渙之爲右軍子又皆定其爲真跡而云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長睿博精不減倉曹此當有的據可補史傳之漏記我簡穆著評云自過江東右軍之前獨平南爲最書傳右軍盡授明帝又云右軍謂洽弟書遂不減吾又云從祖珉筆力過於子敬子敬戲之吾弟如騎驢欲度驊騮前長睿服膺則在平南簡穆正書故事而頗以劭厥三帖爲贋豈所重在方雅而謂圖熱耶青鳳之裘斥羽千金兒爲之後者焉敢以懸斷右慕智永眞蹟千文爲法書之第十卷永別右軍將軍之裔孫北於陳永興寺披染正行章草俱入張懷瓘妙品永師嘗手書正草千字文八百本散江東諸寺此入百本中之一也伯施謂永師一字直五萬計常爲十萬緡加以標目各十五字又當爲千五百緡矣此雖書家自相貴語亦足徵永師離俗後一帖閣

後不唯簪組向稀而詞翰都謝始興之裔宰相尚餘四人書之可知者唯秘監紹宗而已豈淮水猶未涸而墨池一派先受壅耶寶泉書賦謂右丞維平章事繙亦瑯瑯人恐誤維繙與所紀知敬知禮皆大原河東望

蘇長公眞蹟

余於眉山蘇長公無能爲役凡公生平長枝十不獲一而獨賢劫以來所受風味習氣時有相入者昨午始卷取諸名賢文辭稗官諸史小有關於公者即筆之總得十二卷而家所藏公墨蹟石刻小楷纂行

米元章書

筆聖之類爲詩文爲尾語幾百番兒輩欲分得之垂割而客有問　徐長孺章仲玉及吾從子駒素善公結法因令各摹楊大小彙爲七帙藏之山房其體之似僅擅奇出入變化所不暇析內顛榮臞琴四詠歸去來辭及跋王晉卿山水歌祭黃幾道文謝送梅花詩與久上人帖則皆於眞蹟糊出者以故幾若趙即之見貌周昉併其情性得之不止王孫之隆準而已也昔人之評公書者或目以墨豬或譏其畫字或病其跋偃或謂其多病肇又脫著筆卧故左秀而右枯要之舉不足以累公會此則所謂吃井水地無

不寶愛公遺翰稱賞不置口而余最心與者二評其
一王履道云世之學公書者多夫劍拔弩張驥奔猊
扶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
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初秋之霖森肅
掩抑燈燈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纏纏如縈繭之絲
恐學者未易至也黃魯直云東坡道人少日學顏亭
故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
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
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此二評者誠

爲知言然公故非當家政自以品脉耳品人品也
不爾請看吳道微王著或又曰否否李承相鍾太傅
生身刀筆中來閭井之儈魁耳不中與會稽吳興作
奴而何以鼎峙萬古也余無以應退而志於尾

徐髯仙手蹟

余生平所得近代名跡如仲温希哲徵仲履吉輩王
多獨於徐髯仙子仁頗愛之而不能多得以爲恨久
栖靖室於一切毫翰付之烏有矣而新都汪仲嘉忽
以此卷見示皆書青道居士作爲蜀道難梁父吟天
馬陽春二歌前有尊酒行凡五章書正草得二體正

體乃有古隸筆似歐陽蘭臺草書趣會稍其精雅妍媚使人嘖嘖生賞惜腕力少弱以
登蘭臺堂則有餘即會稽室或不足耳漫題其後付
兒輩藏之以備一種

題舍弟敬美書雜帖後

吾家右軍分甘青李二札右丞輞川一疏能於蕭散
中作情景俊語蘇長公種橘帖亦庶幾焉誦之不待
畢覺仲長統蕭大圜田父吳仲氏敬美以黃庭小法
書之時出入洛神覽之不待畢覺王著鮮于樞佐史
吳右軍長公所云敬美澹圖已銕得之吾雖不獲西
入關尋輞川遊勝記與敬美以壬申九月望夕登包
山窮靈威之跡俯瞰太湖天水一色已而攀曲巖探
幽谷出沒叢薄間栖鳥格磔土狖攫攫此景似更絕第不
出月色淪瑩群碧摩天黃雲繡壟此景似更絕第不
能作此疏耳嗟乎是三君子者千論其文辭一齒姓
名三日猶芬甘不知後千百年人於吾二人何如也

龔光瀛書父文熙詩

稽古功文熙寄余近作內有擬少陵秋興八首而其
予光瀛集右軍書書之者偶一僧相過指以示之問
與書似右軍否曰似似問秋興似少陵否曰不似不

似余不覺失聲笑曰不似不似似亦不似不似不似與似總是不是男兒隨地自名自位勿作第二人勿落第二義僧亦笑曰此戲也而具少禪理即令少陵再和秋興右軍重書蘭亭其似耶不似耶因記其語

穆先瀛臨七姬帖

穆生臨宋仲温七姬帖陶靖節杜少陵詩歌皆極精與真本對覈之幾不可辨雖然仲温倣鍾太傅史黃門不免婢作夫人矣今得無犯重像笑乎近有充相公舍人子者相公不識也以問舍人子亦不識以問舍人子之舍人子乃議之曰此吾舍人子也吾不欲令兒曹臨寫恐原主不識也

吳賢墨跡

家馭提學出吳中諸名公墨跡凡十一帖乃布哲書昌穀詩英英並秀如兩玉樹皎然風塵外物徵仲抵掌玉局蓮花乃似六朝人即吳伯虎脫盡平生後一札筆意大似周越而詩不稱第與夢晉俱不失狂奴態元馭學士命余題尾諸公翰墨尚易得獨昌穀零落幾於吉光片羽矣家馭善有之勿令人持去也

楊南峰墓志

文徵仲先生以古隸書楊君謙先生自草生志若可謂二絕者第君謙負書支離堪論其辭枝而不脩即生平軒豁得意在弘治已酉挂冠而數語極爲牢落最骫骳無狀在正德庚辰再趨行在試樂府嘉靖丙申獻九廟頌及華陽求嗣儀而叙致津津不容口老詩一至此耶易不於庚辰前親三尺土耶然則文先生此書之佳故不爲此老幸也

俞仲蔚墨蹟

古詩十九首工與鍾玉宣示蘭亭同品具耳目者皆知其爲寶地而昔無蹊逕可尋仲蔚悉平生力竭歷歷此二端縱不能於詞場墨藪中執牛耳退亦不失尉佗矣秋日覽仲蔚書十九首共似耶稱耶所不論

差勝讀俞氏集一卷

王行父藏王稚敭詩蹟

僕生平以不及遘夢澤先生爲恨今日得見先生詞翰又得與先生之從子行父遊足矣當呼子墨泓楮尾時覺行父亦沾沾自喜不知先生在芙蓉城聞之以爲何如耳

王稚敭書五言律詩

天下以才子歸稚敭先生謂若大紳子啟之傾寫不倦則誤矣構結鍛琢極有工夫一句一字亦皆有色

澤意態若項西楚關漢壽不能得其九戰絕道捨七軍之妙而僅以叱嗟煩喊顏良啚爲跳盪之狙月之爲萬人敵也此卷皆五言律尤自長城長法故不必成就而翩翩自賞宛有徵仲中年以前筆先生信奇人哉

朝鮮三咨

余所得朝鮮國凡三咨合爲一卷其一乃弘治八年咨遼東都指揮使司護送賀東宮千秋節者其二嘉靖四十一年咨禮部進賀萬壽儀者其三則萬曆十一年咨禮部進賀慈聖皇太后儀者前後相去九十年更三王而楷筆謹細若一毋若玉墨若澤漆硃色濃透而咨字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爲之潤色者其敬慎而能恒若此宜其享國之久達也貢物止各色細苧花席豹皮種馬若蓋洪永之際每貢有金銀器飾大約可千餘兩　宣宗皇帝以非其土物戒使弗進以故其國人感佩職貢益勤比於甸服　聖主薄來之仁與不貴異之誼豈不踰越前古萬萬哉因竊識之以見字小之與事大實相因而成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六十五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禹碑

余所有嶽麓禹碑凡三本其一本差覺而無註釋其一本刻之紹興者後有張明道跋頗偏而註釋字粗拙之甚其一乃木本刻之長沙者前有宋張世南所紀後有明湛若水跋沈鎰釋義楊慎歌及小序顧璘季本熊宇前後序文書體亦布竹八分者而醜俗尤甚釋義是三家社學究語耳乃自詫以爲神禹夢中所授當令人嗤殺中間與楊釋異者凡十三字俱無的然可據覺楊義差雅會得其手書歌序釋跋因定裝於所藏舊本之後而張紀湛跋願辨乞友人以小楷補之余嘗謂此碑定非大禹文亦非夫禹筆而不敢遽謂爲龘秦以後何賢良所行世即人間舊遺本而衡山之石久已泐其文理之不可讀以石泐故而楊沈之釋字亦多以意會之未必其果合也虎賁微似中郎孔北海尚愛之況隆準公眞龍顏耶楊書貽吾鄉周太僕復俊者其家人摩去之字法亦可重也

楊慎曰釋文第六句舊作南暴昌言余疑文義不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是夕夢一魚首黃衣精謂曰此南瀆衍字四字也寤而觀之形義兩協其所謂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耶沈鎧則曰夜夢一長人挈古斈文悉如龍蛇草木之形寤而忘首一字及旦誦釋之不得鬼神將通之耶沈鎧則曰夜夢一長人挈古文悅若素識云云不知者以為文人矜誇之習類然耳余以為倉箱所不盡載時俗所不能辨不假之神何以徵信耶聊記以資一噱

跋魯相晨廟碑

按趙明誠金石錄謂魯相晨有兩碑皆在孔子廟中其二去魯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到官正此碑也其文獨完好可讀數十行後字稍大結法益遒美後有題尾稱大周天　二年其書亦用武氏體雖傾側而字勢可愛余在青社時為陳道易持去且二十年矣一日忽見歸曰吾歷古隸法得十六於受禪得十四於此碑余謂曰公可謂鮎魚上竹竿不雖故步何得云爾陳亦大笑史君時尚存而稱諱古文多有之

吳天璽書

昔有詩云中冏書流讓皇象六朝文物重徐陵似為江左張儐象所書吳天璽碑出篆入隸高古雄逸要當與蔡中郎抗衡成侯受禪固自超方之此碑不免嶧山之於岐陽美昔人故非欺我然徐陵之於文實不可與休明同日語也

漢隸校官

右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二公殺阮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洪孫根凡七見於集古金石錄而此獨闕如者蓋宋至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始出之圌城湖濱官舍在歐趙二公後耳結法最為高古伯仲西嶽勒進開第多漫漶不可讀潘陽洪景伯為之注釋而闕其二十七字元至順中濟陰單慱上禧宦游其地復考辭義之可通者得十六字因手書景伯釋文而附所補於後吾弟令蔆本乃蘸拓而不載單禧所為跋釋文止著闕字而不載禧所補何也豈此本在禧刻前為洪景伯書耶抑禧所補未盡善也碑今在溧水溧水漢溧陽地更楙一本驗之即見拔此碑恐是元人翻刻直本而別令善趙書者作洪景伯跋耳

右秘閣續帖第三第四卷此帖既不易得而又皆右軍書多縱筆變體極可愛內四月一日帖及後右軍諸子書稱弘白黃長席謂爲僞帖欲去之甚當第文壽承跋尾以爲中數帖類米老所臨者則非也此帖刻於元祐中米老書學尚未著不應其模本已達中禁當是唐人臨筆耳

續帖第九第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虞柳二君蹟不類平日而甚有好致柳尤道逸無名二帖其一詩亦唐語其一札似臨晉帖

李則出入猶弱飛白五字出古隸若李懷琳書絕交書壽承以爲至精無以加而山谷若人乃謂往在三館於閣下觀懷琳臨右軍絕交眞蹟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二三乃知懷琳之妙如此其所謂十未得二三者尚足以馳驟後世也卷尾天監二年至臣雲小楷湘東所進云云行草皆懷琳臨筆今人邯作稽康書媒嚢而辨者以爲懷琳僞爲康書亦謬也唐人十二月節帖詞既鄙瑣書亦無雅致但結法差緊健中間尚可包玉著周越耳

泉州宋搨淳化帖

余少得淳化閣帖飛白濃墨二種皆作贋古色乃泉州翻刻本也當時絕寶愛之後漸學其波磔之際多有可恨乃至結構時時有謁筆學其非古後先爲人持去不惜今年始從吳中得此宋搨完善本以較余所藏大概絳帖雖少遜比之他刻大徑庭矣凡泉刻則五卷智果而後缺千餘帖其宅不爾也專閣帖者鄙鄭子與日益繁而降準日益少故爲志而藏之

甲秀堂帖

客有售陳氏甲秀堂帖五卷者石跋文泰山銘皆縮小字爲之及秦氏三璽文光淳古可愛蔡中郎九疑

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鵲雀賦亦然黃伯思辨其爲李懷琳書絕交書壽承以爲至據也餘則蘇明允才翁子瞻蔡君謨黃魯直米元章筆札耳按昔人謂甲秀堂帖前有二王頗曾公躓世所未見一云季氏也此本益零落不完者其人不復讎淳化大觀欲與之配亦壯矣

索靖月儀帖

今年冬得黃薇所携索幼安月儀帖一卷按幼安眞蹟爲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秘閣續帖中米元章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不能佳而黃長睿遂未信以

為贋物獨董遵稱其筆畫勁密宏人不能睥睨然亦是唐人臨手也月儀有正二三九月凡十一章俱稱具告君白了不可曉其辭亦錯雜絕不類晉人尺牘而中得一二古雅如黃初時語然終不可曉也此本刻頗精楮墨亦佳有古色或是閣帖真本故存之

真定武蘭亭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席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光入汴得而惡之殺胡林流轉李氏子孫彭孝他石以應世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辭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

摹出以故雖不無偏肖輳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

宋揚蘭亭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傍結搆與在明秘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間悉色揚法知爲北宋時物無疑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爲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歡永興宣城又次之在明其自保愛故當不出此數種也

蘭亭二石刻

前一刻爲陳禔溉家褚摹蘭亭跋者王文端文安徐

武功諸賢皆名曉入法而不能辨余有張澂石刻與書史正同始辨其爲褚摹而米臨見弇州集中後一刻爲趙吳興臨凡二本有十三跋甚精以登甚之神俊于昂之嫵豔而和搆全用已法尚不能抵掌何論欵胎然登善有意於合者也子昂有意於離者也緝熙別作廓填今在池之於褚在有意無意間者也

灣沈氏余又嘗於六觀堂周氏見十三跋書經雙工甚而不無毫釐之辨石刻則東書堂之物搨耳附識於此

跋周邸蘭亭

蘭亭禊叙自陶九成所紀賈秋壑家藏脩城定武一百十七刻又世年而周邸之刻繼之其聲價劇出諸刻下雖有定武及肥瘦褚摹唐賜五帖之不同而結搆波拂一一出寰王指腕無山陰神駿意第龍眠盡與王手書諸說却他本所無亦足稱秘史余前後得十餘本久而厭之則皆爲他人物今年得一本乃東書堂初搨王所自寶者黑虛若純漆白處若粟玉即不知淳化李廷珪墨澄心堂帋何如其他恐未多讓也辟之尹夫人雖不稱絕代而韶粉靚鈿歸遇邢婭娥未進時亦自足賞保不作他人物矣

古閒亭蘭亭跋

古刻無繁於蘭亭者其石自隋唐二刻及定武後何止數百千本而所聚名刻亦無繁於賈秋壑平章者凡總爲冊分十支爲刻得一百二十七而至元末數易主而歸於錢唐謝氏陶宗儀見而筆之以爲希世至寶今不知落何所當受知於祝融陽侯矣余生平親佳本不蒲二十然多秋壑以後而所藏墨蹟僅唐摹一本石刻定武損一本唐本木板一本佳耳又次僅此六刻以視賈則黔婁視趙子固則不貧盛識於尾

玉板蘭亭叙麻姑仙壇記

兩年内得玉板小蘭亭叙於黃羽淵得頗清臣麻姑壇記於傅伯雅其刻摸差古雅而精不類宅本因合之爲一帙蓋山陰之圓劑會郡之方而後集大成如夷清和惠不相勝而相用可也第恐山陰艸然作曾西色耳

宋搨右軍行草帖

右軍草書二帖亦光亮筆也蓋雜選右軍精書極意摹倣爲之而刻搨皆脩内司妙手帋墨又不減澄心冀超以故温潤縝碧光彩煥發第稍肉而媚不脫本來面目内破觚一帖尤目所未見然似大令結搆非右軍也象先以爲如何

臨江二王帖

跋之後七年而家弟自燕中得寘完本亦云臨江石刻前有目録是謝湖衣氏遺物然細翫之是木以余本較之神采似稍勝致余本王畧帖尾有懷充二字又方印二曰永存珍秘曰墨妙筆精蓋米氏私識無別本以故世尤艱得之得亦不能備余以甲戌宦燕中朱忠僖物故僅踰月而得之其家人蓋卷之二也来本服食帖食字僅二點誤爲今字而余本下有一二小帶筆作食字明甚然則来本之爲讹刻無疑也第當亦是宋梓純墨翻余本乃蟬翅搨内補大令前數條與来本正同祝京兆一跋稚賢不遺力而書尤妙絶因備志之

汪象先二王小楷帖

象先出此刻余望而知其爲泰汝立舍人家物末系陳道復小篆數行蓋得之華從龍比部者最爲精絶所謂秘閣續帖本也弟卷首蘭亭是定武損本想從龍以前好事者合而成册耳家弟敬美嘗從東沙華氏得全本前有鍾成侯戎路賀捷二表後有右軍誓墓大令洛神與歐虞褚柳各蹟凡四十餘葉惜不令象先見之

汪象先大觀帖

淳化閣帖化身爲渾鋒泉汝戲魚井欄㊀往往不故形色不爽無言妙於勢故風韻尤勝爲淳化介弟毋亦陳氏二方難爲伯季者耶緣太清無別本以故世尤艱得之得亦不能備余以甲戌宦燕中朱忠僖物故僅踰月而得之其家人蓋卷之二也来本服食帖食字僅二點誤爲今字而余本下有一二小帶筆作食字明甚然則来本之爲讹刻無疑也第當亦是宋梓純墨翻余本乃蟬翅所補贈者也今年爲丙戌汪象先出所贈則第一㊁人謂太清

二三四五卷神采更自煥發可愛云亦得之燕中而
周公瑕遂定爲柔氏物不亦信耳而廢目耶余後復
得第七卷不完本於吳門乃右軍集尤佳絕今併在
兒騏處象先果有意乎不妨作延津合也太清復有
後十二卷則秘閣續帖原本俱及孫過庭書譜余復得其五卷
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及諸帖原本俱改其標目耳而益以
然秘閣續帖原摹也因復志於此今象先夜眠不着

跋陳季迪絳帖

諸帖自淳化之外昔人評其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
勝之失獨於南朝唐季帝王後續以宋太宗差爲近
足耳潘師正手自摹刻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
成者後有旭素真卿帖則皆高節度汝礪增入圖初
入晉府石本零落非復鸜觀矣此卷不能四之一然
紙墨精緻神采爛然當是宋搨之極佳者古光片羽
響尚千金季迪其寶藏之王百穀所稱黃浮大十卷
後變起咸陽老姬竊得爲吏所跡迫則投之溷下宋
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藏益
宅摹本之高諸石者也此帖乃光亮太上於損齋手
搨付石而石工及帥墨者修內司第一品精級流麗
精彩射人而結構柔綫鬱肉少筋不待再拗本色甲
露矣家弟有黃庭經一卷與此及戎路表正同予故

雜古法帖一冊凡三卷後先得之飛鳧人者皆晉人
尺牘右軍二十四思陵臨右軍四大令四謝太傅一
王東亭一皆宋搨也首卷前稱蘭亭繪帖卷第二次

能辨之非謂眼力亦勝廷韓也

宋搨戎路表

戎路表宣和御藏所記最爲琅琅黃伯思董逌北攻守若輸墨毋復餘論第余所見兩石本皆勁而纖長又不無剥蝕此刻獨完好骾墨皆精翩翩有宜示風然是思陵手揭似不無肉勝之數廷韓善書而不善鑒故題語孟浪若此

晉姨碑

晉姨碑小楷則右軍鵝鹿行筆則蔡卞竭魔美不謂中閒尚藏北海其流利豐妍肉不欺骨自是可人若

題碣隸古入字奇逸飛動隱然蔡中郎典刑後先兩北海必相與痛飲也

又

右軍曹娥碑搨法近古而精又文氏停雲館物昔人謂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閒今求所謂漂流波浪之勢了不可得意者真憔悴宛篤外弱而中勁庶幾得孝女意於形似之表歟

又

智永真草千文宋薛道祖子舸昌刻之永興軍漕司中其石尚未泐而余有一搨稍覺甚明白可愛晚得此本有鋼昌跋正同而稍昏暗且又木本當爲翻刻無疑而細玫之波磔處劇古雅遠勝曹藏本乃知漕司石良已非故物矣木本乃宋翻凡出宋人手必佳吳子蘭雖竭歷而趨之不似也

隋八分孔廟碑

孔廟碑隋汝南王簿仲尊俊文其稱述聖德與曲阜令陳仲毅裔行相上下益六朝之隸習也隸古是崔氏父子餘規雖挑截未精猶時有漢意更一轉則入唐矣

宋搨右軍三帖

吾後先所得黃庭三四種時有佳者獨不能得宋搨近於汪仲淹處得秘閣續法帖定爲宋搨而此本及集教論尤覺精彩不甚失筆意會先已藏曹娥碑更致佳本因合而留之昔人謂黃庭象飛天仙人樂教

論象端人正士不得意曹娥碑若花蘤漂流幼女捐軀於波間余反覆詳觀第見其美而已所謂端人正士飛天仙人以意揣摩或互有之告幼女捐軀之狀竟不可尋也豈余兩肉眼不能辨大士法身耶將書家者流多作誑語自標置耶不覺爲一笑而題其後

王右軍文賦

覽右軍書目原無載士衡文賦此亦一傳塡雖筆意圓媺而少國士風豈南渡後光堯重華與我　明周憲王戲草耶

跋王右軍筆陣圖參衛公上華嶽書後

余列山人雅物以來之言六十六

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而小怯其一行筆甚遒逸而不能脫俗氣或以爲江南李主筆或謂李主不辨是然斷非右軍蹟也云論非右軍所著也何著右軍十二而過江神州已委膚矣所謂之許之洛者何語也此圖之誤也華嶽碑乃張旭非張旭也此書之誤也李衛公上華嶽書粗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却秀頓有唐人氣以其皆宋搨極精媺故合爲一本置山房中配恽珠絶交書成賡古一故事云

稍圓緊然不知是長史筆否徐季海心經一覽之知
爲眉山所自然眉山却少渠一二俗筆也顏魯公臨
右軍三帖尤勝以爲魯公覺神氣清緊以爲右軍覺
鋒骨勁露蔡伯父從子二文與爭坐帖皆稿草之妙
境也余自有宋搨佳本此僅得其半且似裴陽所摹
以其舊刻故聊存之其四悼素聖母帖最瑯瑯者映
石堅好至今尚未泐藏真律公三帖多游絲筆道美
興凡千文不能無小疎譌當由刻手誤耳竟是真蹟
其五其六其七皆蘇長公寄文與可三十韻字差小
松醪賦楚頌一紙差大皆正書而不能不帶行筆貴

在取妥態耳又陶詩孟夏草木長一首人生歸有道
一首種豆南山下一首行書殊古雅其石在吳中亂
山近始得之又草書孟夏草木長一首則加放矣下
山龍洞詩稍楷其石在吳興又辭翁操餉雪浪酒詩
顛逸不在楊少師下墓懷素一帖右軍二帖皆濃墨
本是蘇家法耳稍參以古便覺斐然孤村微雨萊州
雪後各一詩亦行書而皆有意其後瞻字見古押法
建昌宮詞是名筆中之有異境者書妓女雜詩是無
意中之有餘態者又尺牘十四研銘一皆居平小行
法也又書禪語六言一章及少陵詩二章花氣薰人

七言絕一我肉衆生肉五言律佛偈一則狂草也參
直前身一女子耳其書多倣懷素詩多作禪語何也
大十紙樊口舟中燭下賑花頭眩更觀東坡醉筆重
增睡思此公於書最重坡公者何緣出此語其九其
十其十一皆米襄陽尺牘凡十八章俱遒逸有氣讀
罕書內苕老矣先生勿恤延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
蘇軾黃廷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此大可笑又
可惱也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
素少加平淡稍到人戚而時代歷之不能高古高閑
而下但可懸之酒肆此雖太肆然不無意也收得逸

少初月尚書二帖智永所臨五帖皆希世之珍高歷
顛張數等足與公西風爭長於思用處購得鍾隱三
間無瑕紫玉硯以董源林石易疑式二帖層雲蜂承
晏墨易懷素二帖又獲端鳳研一那研一鳳研一洞
庭石高一尺許聲如玉形如鳳如飛仙如雲葉凡再
言之此令人忌且饞發也又一詞及手劄雜詩小敘
俱有神采王晉帖尤英偉第縱書右軍墨蹟後瞻幾
大於斗矣又吉老墓表極有勢然非七尺碑上物也
祝壽詩一慶雲現詩一鷓鴣天詞一賀聖朝詞一後
皆有于友仁跋縱筆顛放了然不讓乃父似非卑梓

之道其十二張文潛守五札極爲圓熟韓子蒼一札亦遒美以無他刻故存之其十三趙承旨子昂心經一千文一臨蘭亭叙一皆行筆絶得晉人意淮雲寺詩一化緣序一則稍大而北海爲多其十四宋仲温續書譜作小章法而不甚草出塞詩稍大能草而不甚草徐武功元玉水龍吟慢神駿有米家風陸文裕子淵來鶴詩極能酌北海吳興間微覺瘦骨中有肉恨其十五祝希哲古詩十九首和陶詩廿首皆翩翩有大令風其十六希哲楊枝歌曹子桓詩皆剷有章法老健可愛芙蓉池作獻之終不似也公讌一章絶得眉山筆情詩似勝老米以時有子敬意故也十八學士歌水調歌頭逃暑詩似米似黃似素不可名狀其它書尺書記亦種種可觀其十七王履吉白雀雜詩是病後筆耒能濕出稍覺有意耳道復壬辰作比之生平極不草草第以擬古人終有愧也

李靖上西嶽書

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正史意者影響之談如虬髯客傳類耳其書亦似唐末五代人筆雖不能整栗而徹有意衛公將畧爲唐初第一功最大故好奇之士多傳之

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今世惟歐陽率更醴泉銘多舊本當是宋人好臨倣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余所有二本皆從故家散帙中得之而筆畫尤精美可愛秀勁之氣射人眼睫間小白猿公手信乎當與羊鼻公語同傳也

虞恭公碑

信本醴泉帖最易致而又最完好化度帖最殘缺最不易致而聲實倍之獨溫虞公碑酌乎其間余所見凡數本有佳者而此亦其一也

大唐宗聖觀帖

此碑建於武德九年二月內給事中騎都尉歐陽詢撰序侍中江國公陳叔達撰銘觀以祀文始眞人尹喜者神堯嘗幸其地用幣焉故其徒相與修大之其文辭稍雅净而隸古亦遒媚可愛疑即詢筆也按本傳詢官位正合叔達以黃門侍郎判納言事而此云侍中益武德二年改納言仍爲侍中耳宰相表則叔達以二年正兼納言九年十月坐事罷而傳遺之當以此碑爲定

歐陽率更化度碑帖

書法自率更而始變晉體然謂之楷則誠楷也醴泉銘最大最易得溫虞公碑次小次易得邕禪師碑最小最不易得第其結構精緊風華煒如體方用圓以勁藏媚則邕禪師而外諸碑瞠乎後矣余生平篤好之而三購本皆不能全第一本可讀者二百三十三字第二本僅二百十九字然藏之徐文裕公家後有陸詹事子淵胡中丞孝思跋詹事數行精甚蓋其時已極重之二本俱佳不相上下而彼此互有無此不可曉也第三卷凡四百四字中間亦可讀而結法不如前二本遠豈在宋時有翻刻本耶然胡以追義至此或云有馬生者得善本臨摹而梓之者也姑用以裝尾

諸河南孟法師碑銘後

此孟法師碑乃中書侍郎岑文本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也首脫唐京師至德觀主八字尾脫年月銜名三十三字碑叙脫百餘字詞脫二十七字當是割表後歷世久遠蹭蹬零落故耳第的然唐刻唐搨木波拂轉摺處無墨髮遺恨直墨池中至寶也攷褚公以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參以分隸法最爲端雅饒古意余嘗於黃龍所見而絕愛之參差未

成貿令歸曹進士繩武相去里舍不百武得朝夕日一何幸也碑曰見趙明誠金石錄又舍有摹搨本證之辨爲褚書不然世不以爲信本者鮮矣

雲麾碑

余所有李北海雲麾碑凡數本而此其最佳者其風骨之尖利與姿態之佻俊尚可於波磔中尋之信墨寶也

余州山人積稿卷之三百六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張長史千文石刻

右千文乃葛鄉承相家藏物即褚紙亦宋戶口冊其為宋搨無疑獨以歸之悽素非也旭肥素瘦又云肥勁難瘦勁易云公定論久矣此帖雄偉神駿種種驚人乃不作牛鬼蛇神態昔人所稱沈右衛肉飛仙非長史誰能當之特為鑒定而題其後

又

始余驗其書蹟肥不類悽素定以為張伯高而又疑其鋒勢小緩而肉勝謂伯高不至此後覽董逌廣川書跋有高閑千文而云閑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又云閑知隨步置屨於旭之境意者此為高閑帖乎寧使此帖滅價毋寧使老顛受誕於地下也識以俟考

唐隸夫子廟記

夫子廟碑為渝州刺史李邕撰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

題顏魯公送劉太冲叙石刻其文不能盡全功□元

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間花映竹者尚未得盡其致耳

唐僧懷惲實際碑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為其家言筆法尤圓媺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年為載矣趙明誠金石錄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顏帖

晚又得文忠與李大夫二帖澄師一帖桑伯父一帖附裴坐位帖後澄師帖極倩動而小過於拙有篆籀意李大夫桑伯父風骨道逸神采驚人與坐位結法正同據題當有桑姪季明文而今失之令人悵然米顛謂顏行書尚可教其任誕乃爾然亦不為無意也

又顏帖

書家錢千能當推顏魯公第一如前數帖皆稿草不經意而天真爛然往往有步武山陰意至於文則食宮改而愈不快人有不勝其絮與沓拖者何也魯公在唐巢制科又中文詞清麗科此尤不可曉

兼書史謂此叙真蹟在王欽臣家後有欽臣名印因與唐珣兩出書各誤收卷去珣剪去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又云碧箋宜墨神采豔發龍蛇飛動觀之驚人今此才不偶命十字全似摸刻在唐氏前而缺叙首語却不可曉其行筆與乞鹿脯帖參漾州泉二文同而結體稍弱元章所謂神采煥發則有之龍蛇飛動未之覩也豈刻手有工拙故耶

金天王廟題名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極遒偉而三戈法不無可恨後題行筆尤老勁有逸趣所云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末又作二語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蓋可悲矣當是又二十年使李希烈而重題者也公一厄李輔國再厄元載三厄盧杞其初題名自蒲下遷饒寔用載故王使希烈而死矣公之禍固杞爲之其獲死義亦杞成之也覽耶三歎

題家廟碑贈顏判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爲今隸中之有玉筋體者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真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也今年冬吾州別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序始知爲公之裔孫楠於茶陵者因舉以歸之君清白有術吏聲與時所樹立當不媿此八尺碑毋徒曰書家一笑而已也

集顏書黙菴記

相宜攝此文頗清雅可讀集顏書亦在仁惲二懷之間覽之則樊川之勝與方外之適俱可想也

後周祖廟碑

後周太祖廟碑蓋宇文氏也其文與書亦出趙寧張仁愿書行筆殊草草意小勝耳丹石之不能謹嚴蛤自李太和濫觴於仁愿至二米極矣故志之

華嶽昭應碑

右碑序頌華陰王簿誠廣爲故相許國蘇文憲公頲祈而薦澍而作者也侍御史劉升書按趙明誠金石錄於唐碑搜訪殆徧而獨遺此升書亦僅一見於他碑而已書法八分頗遒美可仲季惟則升卿而乏漢意聊爲錄之

玄元宮碑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攷其辭當在盩厔爲玄元皇王真容公主宅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序爲倉部郎中戴璇頲爲戶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臧俊書則建碑年
號葢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俊官至僕射而世系
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
曉者書法八分頗稽盤紆以肉勝益兼帶元徐史之
法而加損葢者也

少林寺戒壇銘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爲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
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
書故猶有瘦勁意

李陽冰書三墳碑

李州刺史[illegible]卷之[illegible]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
按此碑爲李瞬卿兄弟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
而不書以殺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
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行元與所謂重
鍾鳥步鐵石隔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庶幾於此見
其一斑

易州鐵像碑頌帖

右易州鐵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
撰行易州錄事參軍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
德政詞猥旨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
今景龍間虛和之度掃地矣宣和譜謂其有成規頓

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
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諺又謂靈芝書爲易州
刺史郭明晤書候臺記宋時墮胡中胡人每以墨本
請推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好事者竟碎之今此碑幸
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理不能得一也物完毀
實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解者

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
不能無疑於達磨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
之然至累千言而爲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爲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四語已盡之
法隨頓而起名爲行行有殊法則一門四語已盡之
足時柳誠懸綵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
深欵有效於密也書法亦清勁瀟洒大得率更意
裴無知密爲四依十地人其自際當亦不淺而沒後
爲千關仁子顯姓名於背當猶未能離輪廻耶抑亦
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於此俟著宿質之

李抱玉碑

右鳳翔澤潞行營副元帥涼國武昭公李抱玉碑楊
文貞綰撰顏文忠真卿書見趙明誠金石錄余得之
乃一舊拓本最精好而中缺兩處幾二百許字蓋成

帖後脫落見殘非石沙也楊公衙稱贈司徒當是文成而卒於位其家乞顏公追書之故耳大曆中名臣無如二公者而一撰文一書丹在京公誠幸也第公起邊將中興名位差肩李郭而能守忠節以顯融終介弟承之又大開方面勳且公一武弁能力辭王爵辭司空辭左僕射以視僕固懷恩輩不天壤哉然則微二公公故不朽也非幸也

至道御書帖

右至道御書法帖此十一卷六十一條宋太宗晚年筆也太宗以淳化之三年勒晉唐名蹟於棗又二年[illegible]州以續得[illegible]而書此其步趣諸名家漸趨一筆脫衛高處可逼唐文皇第不能超乘而上耳書辭多格言亦類屏風帖每條下一敕字似亦倣文皇故事摺手紙累皆精緻可寶也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自謂秦斯維妙蓋方圓而點畫簡畧直以畧寶歸之李監而已與郭忠恕能繼其美復錄忠恕報書於後第吾子行諸君絕不取英篆以爲少師永而忠恕書末所謂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亦大含譏諷何也然英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

信本皇甫君碑骨稍露耳聊記而留之

杪高僧傳序

湯休碧雲之句乃文通語也謂之釋氏之文學可乎陶學士文真法門之盡葫蘆者英太師書亦筆塚之盜枯骨者不足辱吾書意也

夫子廟堂記

夫子廟堂記程浩模而僧夢英追書之浩文是唐人中之脊拖者英書是柳法中之蹶張者不足存也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右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共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illegible]州以續得[illegible]而書此其步趣諸名家漸趨一筆脫衛高處可逼唐文皇第不能超乘而上耳書辭多格言亦類屏風帖每條下一敕字似亦倣文皇故事摺手紙累皆精緻可寶也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自謂秦斯維妙蓋方圓而點畫簡畧直以畧寶歸之李監而已與郭忠恕能繼其美復錄忠恕報書於後第吾子行諸君絕不取英篆以爲少師永而忠恕書末所謂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亦大含譏諷何也然英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

唐憲宗廟碑

憲宗陵廟葺於開寶六年其模者爲宋正丞趙某書者爲待詔張仁愿俱脊拖不足觀當是時藝祖方經營海內祀典之不遑而首注心於憲宗者蓋深有感

於帝之威畧與藩鎮之橫而逭韓王之說所由進也
天下從此定矣

汾陰壇頌

漢武帝封泰山還祀汾陰何所取義而唐玄宗真皆因之良可笑也頌文為王文貞旦撰亦天書之緒談耳尹熙古者書院待詔差有聖教筆而不能免俗薇院聊為志之

跋蘇書醉翁亭記

蘇長公此帖乃新鄭公得之徽廟邸者劫出時舉朝爭詫賞以為神奇既刻石行吾吳人之稍識臨池者無不以為贋本所以為贋本者其一謂公既為人草書醉翁亭記不宜更及刻石之跋其一謂公正行真跡石刻傳世者往往多卧筆左癖而今獨均為右勁又其中正書絕寡倫不類余初亦為王逸老陸務觀張溫甫之好事長頁稍取展觀見其馮筆縱筆拂策磔掠之際森然有折釵股屋漏法則又以為公興到書而最後列公種種行草擬之則人不類邪是墨池一段大疑獄其跋尾趙吳興宋昌裔沈敬南晁原博遂無一真聞入石時文壽承作此伎倆新鄭原本無是也要當盡割去之乃可備一家耳

東坡乳母錦

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益子曉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淳古遒勁其用筆過豐則顏平原之遺軌也

海市詩

坡公以十月至登蓬萊海神而見海市為詩自幸比於昌黎之祝融余以五六月再行部至登海僅一市而風散之海神豈真具眼耶為之一笑

坡公絕句刻

右坡老書黃州諸作五言古一首七言近體六首詞七首中故有致語而厭韻使事殊令人不快昔筆翻翻自肆間出姿態於矩度中尤可愛也公歷嫌字韻云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其詞幹却不違此語

喜雨亭表忠觀二刻

坡公作喜雨亭記在鳳翔軍事推官年可三十餘喜而文雖爽儁而未忠觀碑在知徐州年可四十餘喜而文雖爽儁而不盡脫書生習書筆故熟而不無沓拖意若表忠結法謹嚴而姿態自足故應以年事作階級耳公此碑原之遺軌也

坡公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

坡公好書定惠院海棠歌真蹟留人間凡十數本而此其醉書贈張房元明者於疎縱跌宕間自緊密有態大略如良馬春原驕嘶自賞故不作款段駾駾步也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歌公前後二賦旋訪定惠遺趾未海棠而不可得覽公此刻不覺悵然或謂公自愛其詩或謂公蜀人以海棠蜀種時俱滯齊故屢書之以志感公又嘗有贈妓李宜絕句云東坡居士黃州久何事無言及李宜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其托物寓意或怨或適不可指數也

南宮文子詞筆

前爲舊揚江西帥司帖元章高尚樂意都不成語而筆氣超邁雄逸若有神助元暉諸跋亦自勁雋非若居平之備成欵倾而已後三帖稱是內收得逸少初月一帖癡事癡語俱奇絕而書尤妙覽之令人痴思亦陋矣

王庭筠先生廟碑

涿州有昭烈廟王庭筠撰記及書篆庭筠在金與党趙輩俱負能書名行筆絕類南宮文子正書稍存靡隅雖筋骨不乏而姿態遜矣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自是名語

又

涿郡爲昭烈桑梓地故金人亦知立廟以祀而王庭筠爲之記且書之庭筠作行草得海岳三昧此書乃措筆稍有張從申柳誠懸風骨而小以米意運之逋逸疎朗亦可貴也

楊太初書重陽歌

觀重陽此詩豈淮南東方而後仙真例不能作雅語耶楊生此書酷倣浩翁健竹遒年沈敬南耳

崇嶽廟碑銘

右崇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晨爺之風孫紫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體之遺耶

淮源廟碑

淮源廟碑乃漢延熹六年淮陽太守爲民祈福而民作者碑已漫漶不可讀元人杜昭守唐州新其祠乃延待制吳炳參用漢隸釋法書之雜有西岳碑體而不初惟其文詞殊爾雅可讀書法雖不能洗開元習見炳跋始了然跋書作正行亦得李北海王黃門遺意乃知勝國時臨池不乏人也

華陽十二頌者故陶貞白先生造頗著良常地肺之勝而大旨不能出真誥外具見隱居集其後署名紫陽觀主劉行矩等立不知即行矩書否耶此書不能盡展然體方而用圓微有張長史郎官壁記意可寶也

東魏孔子廟碑

東魏脩魯孔子廟碑見歐陽公集古錄公絕不取其文特以其用筆不俗而字畫多異聊存之今攷之果爾蓋崔司徒之遺軌而公家藏臺之濫觴也廟爲兗州山人繪稿八卷之二 上三一

州都刺史李仲璇所脩仲璇其字不著名趙國栢仁人栢仁當爲栢仁碑誤按仲璇勳閥名位亦不薄而史不之載豈以其非乎棘喬耶廟脩於靜帝徙鄴之五歲時賀六渾日與異類勁東西之鹿未歸而司土者能從事於學校可佳也

蔡有隣并仇玄素碑

唐淮陽司馬贈東太守章仇玄素碑爲翰林學士內供奉蔡有隣書法取以時趣不能甚古而於嚴勁中微有情似勝韓擇木玄素者劍南節度使兼瓊文以子貴恩封其文骫瑣紀詔辭門閥而已兼瓊叨利臣醜靦

李楊二右相門不足道第天寶七載之碑見於金石錄者凡八而有隣書獨有名而缺見遺所不可曉

集古錄跋

右歐陽文忠集古錄跋石刻三卷中有楊博士南仲劉敞原父釋各一通劉復有跋一通尺牘如之蔡襄君謨跋二通與裴煜如晦尺牘各一通公徙自與君謨尺牘一通餘皆公手書跋公文章妙天下而於考究小不能無憾其持論亦有近迂者居恒謂辨古文奇字全得楊南仲章友直力而又盛推原父博學無所不通原父却謂人好一歐九惜不讀書耳得非以

金石錄跋尾 卷之二 上三二

是哉余見公跋凡三所與此結法同而不能如其神采當又全得石工力也目錄計亦有刻石而序書出君謨手吾弟當徐訪之

永福寺碑

按至元十三年常福生以饒州路總官達此寺至延祐六年而碑始立相去四十三年矣其文與事俱不足道獨趙文敏書爲晚年筆其規模李北海遂無一筆失度不止優孟虎賁之似而已也仕事已非耶可說想文敏丹石時不能少此感

御服碑

元成宗感異夢致御服於終南之萬壽宮趙公政世延記之集賢孟頫書之集賢乃承制又中年以後筆當最妙而出入北海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

龍門建極宮碑

爲神禹作建極宮而功就於羽流命出於胡主吁可歎也王鶚姚樞皆一時名勝而書與文不副望亦其時爲之

鮮于太常千文

伯機此書雄勁飛逸而時時有高閎筆當由洗河朔氣未盡耳跋尾行書亦秀潤而小疎比之吳興尚在伯仲之間

祝京兆小楷選刻

世人往往稱京兆行草而不知其楷法之工昔趙吳興上如王文恪志銘精嚴端勁中生氣流動是金石第一手韓孺人志銘陡翁墓碣古雅之趣拂人眉睫會道觀記稍不能整栗而天真藹然原初諸君子帖虛和流轍出虞入褚故是晉宋間物燕歌行高處迫元常下亦不失宋儋款鶴文絕類大令不當以蹊逕求之袁介隱誄翩翩自肆柔不病肉秋風歌老筆崛強疎不病筋味泉賦二十行外隸分流溢可與蘭臺道因並觀獨陰符扇書乃行草以有小法故存之此君伎倆勝山神多矣因合成一帙時自披賞安知後人不與晉唐小楷並傳耶

題羅生書醫無閭碑後

萬曆甲戌征虜前將軍令寧遠伯李公成梁大破虜遂左獲其酋杲令太宰梁公夢龍以少司馬奉命犒師勒績於醫無閭山而叙士羅文瑞書之梁公奉觴墨從孟堅故其辭稍嚴潔而不孝逸羅結法自清臣誠懸足以追莊而不骫骳說者猶謂杲么麑耳不能當北單于左校所俘獲亦不能什之一然萬曆之天下治於和熹時明師應而漢黷醫無閭邊而很居胥遁應則壯遁則無動又奉將軍崛起戎伍中杲勢壯往以百戰取徹侯印甚賢於實車騎也噫錦亡論已羅生亦幸哉其名與其書並山同不泐也夫

定武蘭亭後

余所見定武蘭亭前後亡慮數本而致佳者五其一在潘方伯允端所後有趙松雪十五跋而實非獨孤本而乞松雪書之者最後一跋可驗其二在余所爲松雪執友陳直齋物長老本蓋時有吳氏千晁獨孤本不得而陳氏之後人用以

併裝於尾者其三在家弟所亦有元人題跋其國乃
賈秋壑爲制置使時得之前輩劉夢莊秘監不知
在百二十卷中作何甲乙紙墨差更明閒閒合在項
元汴所其五當爲今參詹博士東圖所藏後獨無傳題
識又苦裝潢人夫其石龜跡然第六行之稍闊與它
針眼丁形蟹爪之類則了了可辨識者以爲五字損
本無疑也雖然東圖精公法故當得其連城夜光於
楚工眼表必待此而後辨亦淺矣

寶晉齋帖

寶晉齋帖者宋禮部員外郎南宮米芾元章手摹二
王以下真蹟入石者也凡閣帖所載俱置之元章自
得右軍破羌諸帖與顧虎頭畫維摩天女故名其齋
曰寶晉云人皆謂元章特妙臨摹又工作古書畫色
以真贋本併示人人往往不能辨此帖雖古意謂然
而不能脫米家腕法讀之康崑崙琴瑟堪師再
聽余此疑不可解覽東觀餘論謂此公好觀古帖而
議論瀾疎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然則前輩固已言
之彼好事人語何可盡信也

宋搨鄴帖

右鼎州帖二十二卷今所存者僅七卷耳而中有頗

龍之樸壁與西湖對當兩高雲起雷電驟墜時方知此歌與此書之妙

王子裕先生手書玉芝翁歌其八法絕得坡仙三昧君吳原博先生爲之風骨雖有餘神觀似不足先生故當品先生下也詩歌婉潤飄逸實之坡集中唯烟江障疊贈畫御容師二歌可具賓主餘俱避舍嗚呼先生往矣所謂仙而謫者非耶

子裕先生手書若波羅密多心經人以爲得眉山筆非也正自徐浩侍郎八法中來余嘗見侍郎書此經僅錢許大丰容態澤全與此相類汝明刻石置之

孫蘿菴中使觀自在以天眼見之當相印可矣

右軍專川宣城諸帖易兎毫其書蘭亭則以鼠鬚爲之各適其合也近來陳白沙先生縛茅草作筆故白而不飛遒而不能逸王仲山先生多作擘窠及飛白往往宜其有取於赤城欄筆也若歌中縱評鍾王以下書法則超然出於毛頴楮先生表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跋

蕭翼賺蘭亭圖

余嘗閱趙太史用賢有楊儀憲副舊藏蕭翼賺蘭亭圖後爲文微明待詔所書吳筠傳朋跋偶借閱之太史送裘以見聽深愧其意悉報年來酒錦茶具之麤爲報此圖向去已千載雖絹墨就渝而神采猶王毋論老比丘與潦倒書生體態曲盡雖眢頭小奴捧卷

執役無不種種殊妙所見古賢名蹟多矣未有能過此者第傳聞跋內云翼詣辨才朝暮遷往性意習洽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携御府諸帖示辨才相與反覆折難互解優劣以激發之辨才乃出右軍蘭亭相示翼既見之即出太宗詔札以字軸實懷袖問閒立本所圖蓋狀此一段事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吻有失忘之態此恐未爲實錄攷何延之記乃是見蘭亭卷後辨才不復安梁慊上并翼所携二王諸帖並借臨真於几案間後辨才出赴人齋翼遂私至辨才房取得之便赴驛長凌約報都督齊

善行使人召才示詔驚倒欲絕何啻於初見時即奪取也且老僧跌坐一牀諸執役者浣杯嘘咈自若賓主從容寧有爭理只口呿不合正爲蒲生指撝蘭亭瑕疵不能無甚口耳何傳聞之不審如是其謂出閻右相寫又有疑此畫大抵根抵延之記辭當右相時恐未落聞即有之是文皇所諱寧敢著筆又安知不爲吳帶當風者與此絕不類或出陳閎李思訓手聲價何必減道玄筆夫元初爲大官嘗見之元和八年陳閎周昉也玫宣和書譜載御府有吳侁畫賺蘭亭圖今本無御題顯記又稱顧德謙在江南時以畫名當在裴晉公前第晉公遺墨吾故嘗見之元和八年公方自舍人爲中丞何暇辦此蠅頭楷宣和御押蹙來在青畫題首今書之跋尾與印文皆謂玉叔苟能

割愛去之余當用海岳蒼例改題曰唐名人畫右壇圖元程鉅夫跋玉叔前之否

晉公子重耳出亡圖

少保銅梁張公卒而其子錦衣君某某請志銘所贄玉帶重錦悉歸之獨收此一卷乃晉公子重耳出亡圖據跋或以爲李伯時則駁之者以行筆粗細不類或以爲趙子昂則有思陵小印在二者俱所未論獨徐幾其筆力精緊道密不事鉛華而自具一種生氣乃至馳驟追逐轉眄耳語之狀無有絲髮遺恨當是北宋以前第一手余所蓄古人物畫多矣獨閻此圖出入必奉以偕至蜀而教鐸所振與文翁相後先子皆披靡矣今年宦游金陵携以

立本蕭翼賺蘭亭周昉聽阮與此三絕可寶也所惜者此圖當有二十餘幀今存者十幀耳而三皆不可考其可考者僅重耳之出蒲傳爲驪之私謁與齊桓公具賓主而多從馬齊女與舅犯謀醉公子實之車而出之秦宗女之來尚者五人既渡河舅犯辭而投璧於河介子推中流矩立而笑之及以車旂冕服返晉而已諸圖故當大有致惜乎其不爲完璧也雖然比之吉光片羽不爲奢哉公子之事偉矣返晉之後其納王破楚召狄盟國錫命之事尤偉恨不更作一圖如周家王會以明得志而獨紀此瑣尾流離之狀

蓋其所謂不得志乃所以爲得志張本也

宋徽宗霊江歸棹圖

宣和主人花鳥鴈行黃易不以山水人物名世而此圖遂超丹青蹊徑直闖右丞堂奥下亦不讓郭河中宋復古其同委遠水下上一色小艇戴白出沒於淡煙平靄間若輕鷗數點水窮疊得積玉之島古樹槎枒葉皆少室三花快哉觀也度宸游之跡不能過黃河艮嶽一舍許何所得此景豈秘閣萬軸一展玩間即曉本來面目耶後有蔡楚公元長跋雖脊拖不成文而行筆極楚楚與余所藏題聽阮圖同結構一時君臣於翰墨市作俊事乃爾令人思藝祖韓王推朴狀

又

據蔡楚公題有四圖此當是最後景耳題之十又六年而帝以雪時避狄幸江南雖黃塵紫仗斐亹於瑣浪瑤島中而白羽匆匆更有羨於一蓑之漁翁而不可得又二年而北嶽五國大雪沒馳足縮身穹廬與飛龍子卿伍吾嘗記其渡黃河一小詞有云孟婆你做箇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於戲風景殺且盡矣視雪江歸棹巾王子猷何啻天壤題畢不覺三歎

宋名人山水人物畫册

雜宋名人山水人物畫一册有曰趙大年雲山者峰勢出沒飛雪中草樹暎帶下爲清流白石不減南宮父子有曰李唐春江不老者古松據大石欲攫峽口崩流匯爲怒濤陵岸直上百步未已於諸畫中最爲師子吼有曰劉松年溪隱者山田者翠屏削立雲表孫莊枕清漣平疇交遠風各極其致曰馬遠觀梅者老梃疎枝秀出物表對題御書一絕句眷拖不成語復不成字休承定以爲宋高宗必不落夾乃爾當是光寧所題也遠又有曰松下揮翰者一老人據案絕似猶龍公但不知定否五千言耳覺天

骨與天機金秀遠又曰觀瀑者不敢當樓賢三峽或於天竺六橋聞雨後得此微尚有曰夏珪遠浦歸帆者三樹掩映裴盥天際一帆斷岫明滅自足好致有曰趙千里水閣納涼者當是狀其邸中景耳六月閑此薰風自來饒令人忘暑有曰金谷園者寫五十里錦障宛然在目以無名款稱署此殆不減陳閎李思訓有曰柳洲者以二月間輞川小沂西湖麴塵拂拂恨少青帘點綴曰高閣觀潮者則錢塘一曲耳都不見伍大夫拍堤勢有曰寒山拾得者偃蹇自恣可想為世尊作貫補疲津渡不得不托魚服以逃有曰

閻次平小景者嵐頂鐵鑱當作叔明皇祖其宅緑樹豐蔣甚近自然有曰次平松溪別業者尤精勁可愛乃知唐伯虎周臣於此取之不盡有曰李嵩內苑圖者或光堯德壽宮冷泉小景耶若以擬宣和延福諸位則大寂寥有曰松下鼓琴者大具悠然自得意不見署名而人物冠服都雅恐是馬和之有曰松間酣臥者忽忽暮天席地時其沆瀣宗耶劉伯倫耶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令人作糟丘俟想有曰雪圖者險而瘠絕惟小具暖帽足曲肱耳便不煩洛陽令剥琢有曰霞嶺扁舟者宛然孤鶩齊飛境漁舟數乃

入高柳夕陽中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有曰風雨泊舟者雖霾晦霖霖而不作暘侯怒觥底足濁醪便不妨倚枕聽蕭蓬滴瀝有曰採蓮圖者殆若耶溪蓮女耶獨不能貌笑隔荷花共人語耳有曰柳陰放棹者意甚佳而小恨剥落有曰劉阮天台者大類前金谷而自然勝之天台石梁今漸坦將悔可涉而求欲界仙都一尺地不得矣劉阮事當不誣其謂半歲而當人間數世不敢以為然也有曰高閣觀潮者則錢塘一曲耳都不作五侯炎色其胥公午橋白傅履道甲乙耶署名不能雅或休承別有據聊因之右為幀凡二十有七

其可考者僅八人趙大年名令穰宋宗室也官 州觀察使干卿名伯駒商渡後宗室也至浙東兵馬鈐轄李唐河陽三城人有名徽宗朝閣次平待詔仲子有名孝宗朝李嵩夏珪劉松年俱錢塘人馬遠河中人俱有名光寧朝後先祇候翰林賜金紫是八人者雖不敢望李成范寬北苑西臺之盛而跌宕殘山剩水間亦無有與之執鞭弭而周旋者後二帖則空繡其一是滕王閣景右嚮而虛其左頃以王子安詩序其可辨字百之一二其二亦當是閣景左嚮而虛其右所繡孚尤細若蚊睫令少年離朱於睛窓下辨之不

能得十餘字以攷韓退之所爲記復不合竟不知其
何文也畫品精工之極與書俱不可望踪徑況敢雌
黃雖然昔人稱薛夜來爲針神而唐季女仙有盧眉
娘者於一尺生絹繡法華經七卷今此三寸絹僅得
七百字唐文似亦不足多詫也列子謂宋人刻沐猴
棘端紀昌以燕角之弓朔蓬之箭射虱貫心而懸不
絕噫吾向者以爲寓言耳世固不乏此手與此眼哉

宋人雜花鳥冊

右宋人雜花鳥一冊凡二十八幀爲竹鶴一爲松鹿
一爲梅只雙雉一爲桃花遊蜂一爲梅竹幽鳥三爲

梅竹雙鳥一爲雙榴幽鳥一爲白頭冬青一爲梅花
小鳥一爲杏花白練一爲碧桃晁雀一爲枇杷青鳥
一爲翠禽香柑一爲白榴小鳥一爲鵪鶉之在雪衲
者一枯柳者一雪灘者一爲蘆渚九鷺者一爲來禽
黃頷者一爲蒼鵝之在梅花下而理羽者一浴者一
爲鵪鶉者二爲魚虎之立蓮房者一立枯荷者一爲
遊蜂墨蕙者一其渲染生色窮態極變與真爭勝
得九人飲於履道里之居爲皆有歌詩紀之而樂天
自敘其事所謂洛社耆英會也一曰香山九老者蓋
天時時遊香山之龍門寺故名而是圖所謂有亭有
船有叟白鬚飄然若依稀乎履道里者然孜池上篇

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間之而今水與樹勝而竹
太不勝又無中高橋石鋪紅蓮折腰菱華亭鶴紅綃
紫綃籠腰素口之屬而分配琴奕畫書以綴其寂寞
不知松年菊薄時當爾耶第其絹素之精與位置結
構之勻整往往有宣政間應制風範吾生平雅慕樂
天自納節來頗治傘山園以希十五年後耆英之盛
而今復厭且棄之矣並與吾弟約異時肖吾貌必不
為樂天如不為僧贊寧者當為百三十六歲之李元
爽哉

題惠崇江南春意

惠崇詩僧也畫品不能當荊關半而今所觀平湖小
嶼汀花水禽漁舟茅舍便娟欹帶種種天趣故非南
渡後人所及者老米謂五季以來畫江南景稍清遠
者輒為王摩詰而實非使不作惠崇題識將無以為
摩詰耶此卷自楊先生應寧而歸之陳從訓從訓亦
京口人也春時喚小刀焦山北岡間出圖而歌張志
和桃花流水按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

醉道士圖

此圖文休承司諫鑒定以為李檢法公麟所作敘其
家世收藏甚詳且謂張僧繇曾作醉僧圖傳於世僅

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
欲成狂便發真堪畫入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
僧於是聚錢數十萬求闔立本作醉道士圖並傳於
代於是范長壽亦為之而公麟繼焉攻郭若虛圖畫
見聞志及坡公所臨懷素絕句信然然求其所謂為
公麟不可得也後閱坡公外集嘗題一圖云僕素不
喜酒觀正父醉道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也卓子厚
題其後云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未諸君題名至子瞻
所題發噱絕倒坡公再題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再觀醉道士圖
見子厚所題知其為子嘗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
厚乃求其持而不可得者他日再見復當一嚢子厚
復題云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大
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況於此而知
味乎宜其畏也按仙游潭事別見一小說所謂撟命
能殺人者二公一好酒一不能飲而又俱工謔故爾
然麝之兩訟師子厚尤露也此圖所載道士醉者二
十矣從而醉者十有七為醉之事稱之曲盡潦倒落
魄情狀而獨少執杯持耳翁亦大缺典余故補二公
相謔語記之以為壺史一段佳話也

李龍眠理鼎圖

此圖精工古雅之極據馮海粟倪雲林定以為理鼎圖然維綱亦有之又定以為李龍眠即周昉不是過也海粟歌爽朗有奇致結法疎野正是真跡雲林與鄧文肅皆召墨池聲孔炎其善實之

李伯時姑射仙圖

列子稱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然不言其乘龍御氣而此李伯時所貌與遥功帝所題謂為姑射仙像玖宣和書譜亦有之當不誤也後有紹興圖記及賜朱勝非四字當是以故相領

宮觀侍講席沽此為贈楚輔跋筆意殊遒美弟稱紹熙三年尚書左僕射授公以四年始自元樞稱右丞相而此云左僕射僕射之不為僕射者十六年矣楊廉夫陳道復後先鑒定以為真跡公之筆或老而勁或放而雅更的然可寶也桑愼等三跋亦佳故為題其後

題劉松年大曆十才子圖

潘子過余示此卷乃劉松年繪大曆十才子其樹石琴阮茶竈之類皆精緻得五季隨意而人物尤妍雅有韻與此君所圖西園雅集頗埒予論眞跡臨本翩翩伯時子昂委孟閒矣十才子無一登三事者豈負外蜀孫常州盧郎中孫舍人崔集賢之屬其詩名膾炙人口不已而流溢丹青致足羨也雖然名者造物所忌詩以陶寫性靈抒紀志事而已要不必有此名即無論鄴中論謝而是十才子所遺人人絳灌耶追昔撫今不啻懷然因而墨池一泓生小鬟甲也題後行自悔矣

趙千甲蒿大禹治水圖

秋日馬用昭參軍出趙千里寫大禹治水圖見示命題百穀馮家崔孤以為得周文矩筆非千里所能辨而吾弟敬美自陝歸嘗縱觀砥柱辨其治龍門三峽時事余不善鑒畫又不獲親砥柱之勝唯有歎賞驚絕而已吾家夷甫論人物以經阿平品目則不復措意令有兩阿平在寻復何言

又

跋後復從馬君索閱一過其人物古雅之甚眞有非趙千里所能辦者千里秀麗而小綿弱去此尚在尋丈外此北宋以前人作但不必周文矩耳

廬陵五公像

沈純甫藏廬陵五君子像出示余俾題尾歐陽少師

以文冠宋氏而周承相楊秘監亦窺藩馬其博識則
皆出藍矣承相雖不甚矯然天下信其為長者秘
監難進易退超然不滓於韓史之手人尤高之楊遍
判之死虜胡侍郎之抗疏遂皦然與日月爭光所謂
一欛得盧者廬陵山邑獲有之為千古文獻嗚矣盛
哉純甫彈事不減胡公而一時遘禍尤烈其文辭已
駸駸在承相秘監前異時勿令歐陽獨步可也秘監
之子東山先生代著廉勁聲而文信公牧宋三百年
正氣恨不覩其像為此卷小闕陷跋尾剔須溪真逸
民不俗也

張端衡山水

此二萬以少陵二語為題系各兩韻不能佳書亦香
拖平平耳後有一詩云端衡作無聲詩留與拙堂
伴幽獨書體出眉山而不能去俗欵曰次仲印識又
曰司馬當是溫國孫或司馬才仲弟也攷蕺史端衡
張姓京口人舉進士調句容尉以丹青名此圖穠淡
斐亹中有遒勁飛逸氣風樹澗溜絕得郭河陽筆雲
嶺墨韻間似僧巨然今人見慣董山便鼂之襄陽父
子以故有題作米元暉馬端衡者乃至以為司馬君
實及老章此尤癡人前說夢大可咲也且書法似出

一手而強作三四體蹊逕宛然欽之宜急去此蛇足
催留次仲一跋縱不能超宋復古燕移之亦豈出南
波殘山剩水下哉

古今八學士圖

彭茂才出示此圖其人物器飾臺榭工緻古雅之甚
是五代北宋人筆無疑文待詔徵仲跋其後云損益
周文矩文會圖而加精者也或云是十八學士圖曾
見仇英臨本不舛然以余所摹兵科藏本勘之亦不
甚合第圖止十六人而前有戞損小幀許故當是十
八人也內貴人幀皆長且直領衫腰束帶或繫蔡鼻

或有方圓而垂裙尾賤者幀背短耳盤領衫窄帶似
飾銅鐵攷之晉唐二史輿臺奴隸皆束銅鐵帶第云
幀裹進賢冠則長耳惠文冠則短耳初不以貴賤分
此却不可曉樂有笙笛箏瑟阮之屬中一歌者凡六
人皆地坐據班文褥一人僕立持樂句所謂部頭也
此最近古或人云微仲跋是其伯子壽承筆然翩翩
有父風彭子要余題尾因畧記之以表一代之制且
為異時玉堂高會張本云

再題十八學士卷

每閱卷中蘇世長狀貌為之絕倒因記其在隋二事

其一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病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據地屢項敗面作病驢狀羣臣掩口而笑帝大悅賜帛百尺其一在陝里邑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廛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不勝號呼暴而走因獻書卷後再閱之寧不再爲絕倒世史稱其有機辨嗜酒簡率無威儀蓋宛然矣第其仕唐能直諫又有子良嗣爲通明相神堯數賞其直而數調誚之當亦以此

華古畫後

右集古畫墓四本合一卷其一爲顧覬之女史箴內是五代人摹筆余嘗于丁卯秋都門外蕭寺中見之獨愛所畫當熊事死帝貌奇偉有帝王度額上壯髮如昭儀傳語能勢直上可異健仔挺往而意舒徐兩宮監交戟熊宛然若生後閻在嘉興項元汴所未及摹先乞陳方伯子兼諮節本傳數語以俟今年秋始得請於元汴之兄少參子信足其事其二爲閻立本蠻翼賺蘭亭圖是唐人絕高手周代吳子輩才得元人一二筆輒目中無北宋以前故爲拈出之

幽風圖書

此卷爲豳風圖五幀林子煥作子煥於書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頗遒緊可膺行爲和之小篆系詩尤淳雅

可重解大紳每當以行草釋而後跋之神采奕奕動
人大紳所謂吏部侍郎許公者攷其時則吾那叔雖
先生也叔雖名思温佐　長陵以靖難顯名取大官
而能實此其亦思王業艱難之所自乎今以語介胄
紈袴之士知者鮮矣

清明上河圖別本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眞贋本余俱獲寓目眞本人
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於髮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
相家彙籍入　天府爲　穆廟所愛飾以丹青贋本
乃吳人黃彪造或云得擇端稾本加刪潤欲與眞本

殊不相類而亦自工緻可念所免腕指間力耳今在
家弟所此卷以爲擇端稾本似未且擇端本者其所
云於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適遒鶩人蹴小麓率
要非近代人所能辦益與擇端同時畫院祇候各圖
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爲眞稾
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
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
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晴逗漏處毫髮聚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
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又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纘寶鑑搜括
殆盡而亦不載其人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
祇候有所畫皆取上古成案設色皆稱御筆以故不得
時時草創下諸祇候補景增色耳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至泯
泯如擇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圖曆四百年而大顯至
勢權相出死搆再損千金之直而後得嘻亦已甚矣
擇端他畫余見之殊不稱聊附筆於此

梁楷泰禪圖

圖中楚楚爲宰官氣法大有態第未見的然爲梁楷
筆攷灤城公集亦不見此三偈而結法秀逸瀟洒
同叔歎傾嘗施縑全不類偽辭讀之便堪拍碎金面
暮盤是徑山石頭本色亦非此公所辦也緣豪乃柯
奉章家物印文眉山蘇氏云云恐蘇後人收藏私識
耳伯起多米顛伎倆強標之曰梁楷畫同叔書欲博
余新集兩部而休承復依違其間但令佳足矣何必
真同叔梁楷哉

題馬遠山月彈琴圖

馬河中畫筆意殊楚楚秀骨天發不墮蹊逕所小恨

者若孫虔禮之於書耳此圖一道人焚香鼓琴於山
月清泉間尤自超絕孔炎王孫走使二千里索余題
鑒余方清齋謝客拈筆爲作數語試於夾池讀之此
琴或能與衆山皆響也

閱古堂石刻馬

閱古堂馬石刻不言是何人筆長僅尺咫而爲馬四
十餘其驕嘶逸驌雄爭野適之狀種種神絕當是長
康道碩筆非曹韓而下所能辦也堂在韓平原南園
平原藏書畫傾天府刻此於石蓋亦寶愛之極後爲
勝國諸名士凡十九人歌詩各極馳騁而不能得少
陵丹青引一句今人悵然興才難之嘆

蘇黃小像

舊傳蘇長公爲五祖戒後身黃豫章爲浩州學佛女
子後身及讀其詩覺長公瑰瑋而稍昏檢類足與富
兒郎豫章矯勁龐澤不耐軟熨細觀支公顧婦姿態
今觀二遺像而得其髣然焉然者乃信所傳之非妄
也孔炎以爲何如

二趙書畫歸去來辭

余生平好靖節之爲人而不能忍饑又不任負耒中
問强顏一出蓋望而愧之獨於其文章雖愧之而不
能釋手今年春得此卷於幼于以爲二趙名筆謂千
里蒿子昂書世蒿中草樹俱秀發而人物尤精雅有
生趣當是北宋筆何止千里若子昂則紛披縱放老
手出入北海不復尋山陰門逕矣署尾稱延祐七年
八月書於杭州臨橋寓舍考之傳公以六年自學士
承旨予告還湖三年而卒其時蓋六十七亦可以書
此辭惜小晚耳題筆重爲憮然

又

家有陶靖節歸去來辭趙千里蒿子昂書以爲三絕
故將軍曾子澄走二千里來訪我海上慷慨語合遝
[illegible]
棄置無以佐行色因輟贈之且以銀裝吳鉤侑焉子
澄百戰取將印一失口而見敍歸畊汝陽山中遠蔭
之谷解螺之祖與柴桑無異其濁酒清歌放浪白快
亦不減靖節翁第人謂吳鉤侑歸去來卷非分將無
冒老子韓非同傳議乎是不然靖節咏荊卿亦豈嘿
嘿逢志世者有如子澄提此鉤斷北單于首博千大
通侯印乘四望車却以歸去來卷手持鄉還王大夫
亦豈不快事哉丈夫爲龍爲蠖何所不可因書此以
俟

趙松雪畫山水

趙承旨書畫垂三百年當鑒家愈寶購之以其能集大成也此圖布景設色極精密而時時有象外意不作殘山剩水一筆當於輞川營丘間求之評者稍有墨渝之惜是不見那娅何敝衣曳帚裴令君龐服亂頭態耳何足寘齒冢其後

趙吳興畫兩馬

吳興畫兩馬其前馬從容細步與前人顧盼呼侶之意後人攀鞍欲上不得後馬搖尾頓蹄欲馳而後隱忍態描寫殆盡偶一開卷宛然若生故不必以龍翥鳳臆嘶風逐電為快也

題黃大癡畫

大癡老人黃子久作此圖卷露成削各極其致而秀潤蒼古之氣自出塵表益自荊關中來而微采馬夏者也余故游錢唐桐廬諸山大都類是披卷恍如見故人便欲卜一廛其間而不可得故於詩三致意焉

楊廉夫欲以奇勝故取險譎而遂無一語合作步之者王逢姚公綬輩皆名手亦為韻所牽塞白而已余能笑之而復步之將使後人復哂後人也第廉夫名壓勝國東南半壁天書法亦自老勁一時耳鑒之士至忌大癡而爭趨鐵崖余謂顧子宇汝善故相丈

康公諸孫以文學世其家

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數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却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景當是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温以董法書此辭遒密勁媚却堪作三絕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宇馬太常紹榮竭蹶而趨仲温尚不至邯鄲步馬初目周妊後始復故余病痁初起偵小涼跋此忽憶南

史載元亮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傷時謂之尋陽三隱元亮任眞樂天寘跡隱顯故當推為龍首遺民跡托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聊屬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於此

題古畫王昭君圖

余觀王昭君出塞圖後先凡三本頗具漢家威儀而呼韓邪來迓則極騎吹駝駝穹廬車帳之盛實主初覩懽情與肅容而稱而此圖則僅導者數胡騎亦有

漢兒一以琵琶後隨一橐駝載服裝而已雖復低眉掩抑作怯寒狀而聲御皆寬然暇逸意是出塞以後事跋尾當有題識今失之不辨何人與何代然其用筆殊精密而奇馬猶有跋跋驕嘶之致宛然胡璟張氏家風似非南渡以後供奉手所辦也昭君以良家子困掖庭不勝牢愁憤懣慨然請適虜又用虜法配呼韓邪子生二女此與張元吳何異而書生弄筆往往深憐而重與之獨渠宗介夫得其情與事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雖然坐此二語令人勘破其方寸不待許馮瀛王而後惡其不純也則可咲已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叔明成文敏宅相故於丹青獨妙冠一時余所見多矣其向背出沒皴點分理小不無庳襍之恨獨此卷最爲超絕曉色初動湖容山紫直撲人眼睫間其樹皆作白蓮社中法尤見古雅非近峰數卷斷以爲摩詰不亦公慶矣嘆賞之不足故歌之而仍題其後

水亭圖

此水亭圖乃永嘉王朋梅爲吾吳朱澤民寫者攷圖繪寶鑑王振鵬字朋梅得幸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

舊吳志澤民以文學爲趙承旨薦授國史編修遷鎖東儒學提舉再起浙省參謀攝守長興以終按朋梅公字義無取恐亦別號而孤雲則仁宗所特賜也跋語但稱征東提舉元故無此官鎮東或路名然亦不可攷矣朱之後若憲副公尚書公能大其宗世世奕葉無事喬木而爲之子孫者再失再復僉實而爰之求諸名公詩什以侈大其事宋時郡有秘校者其榮圃之勝聞東南然再易代而不可究跡至讀元少保廬窀客詣咏而若新即書力亦僅五百年耳所托以不朽者文也最之哉

梅竹蘆清卷

梅獨爲百花冠而竹能離卉木而別自成高品者以其精得天地間一種清氣故也竹自文湖州蘇端明後有梅道人吳仲圭以至近代王孟端而梅則楊補之外獨推山農王元章然吳子輩謂其命旨波淺爲境易窮而往往下其品幾於無處生活今年六月信陽王太史祖嫡以元章梅仲圭竹合一卷屬余開卷時令人鼻端拂拂有玉清蓬萊想遂乞休承諸君爲詩歌美之而余繼焉或問戴凱之范致能所撰二譜至數百千種且以大庾嶺梅謂滇千疋而此寥寥

一枝胡取也是不然正復以簡貴勝耳卷首為沈民則學士題元章仲圭各有詩弁尾而梅前有一歌亦自龐豪周疑舫伯器跋第其語不能辨其人放印章有所謂會稽外史以楊維禎而詞氣亦類之第不聞其別號竹齋閟疑可也卷後收藏有東吳文學世家印豈故為吳中物太史偶得之耶似有不偶者故附記於後

美人調鸚圖

此圖不知誰作有坦者題作梅邊美人圖又有題為杏花者最後陸子淵詹事鑒定為周昉美人調鸚圖蓋書中紅杏一樹枝上一鸚鵡美人倚磐石授小花引之當以子淵題為正坦坦不知何許人有玉堂學士章記洪武中劉三吾學士別號坦坦翁當即此公而九十翁沈夢麟元官入　國朝不仕而三典鄉試其他若顧博士曹子文輩皆　國初名士也劉學士詞翰俱已耄不辨其為杏花固當書第是五季宋初之絕精工者雖龐周昉題識猶非後人所能辦也

趙承旨書陶靖節高逸事及歸去來辭余先所覩凡十本皆不能如此圖之妙其工力與李伯時抗衡而曲盡瀟灑夷穆之度令人宛然有北窓羲黃上人想所貌王檜二江州龐參軍皆極意橫寫唯貌顏始安延之作豐肥而髯為不得其人放印說一段語耳標署書亦甚緊密是中年筆故聖教十七北海僅十三管將軍藏之家二百年矣一日於海颶震撼戈甲戛札中袖以示余相為歎賞者久之因語將軍一飯斗米秤肉柱五兩東長風破萬里浪安用此物為將軍哂曰不然尉遲鄂公一部清商送老韓斬王策甍衛西湖六橋何必減柴桑風致審爾題尾者當亦不甚慊承旨

沈公濟畫

吾鄉沈啓南以丹青妙天下而賞鑒家如王百谷輩謂不如啓南之父公濟獨推以為神品吾生平所見啓南蓋大小餘三百品公濟僅二卷耳此其一也道勁縝密遠近斐疊使人應接不暇賴有印識可辨不則以為王叔明戴文進矣世眼迷離知有啓南不知有公濟而好奇如百谷遂至伸公濟而抑啓南皆不得為確論

題沈石田畫冊後

沈啓南先生此八幀掩映綿暴遂為吾吳地傳神或

猶以書法疑之益少來精謹尚守渠家民則法未及
作雙井老態故也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

右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毋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即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之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窘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不免蛇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文穆三詩皆名手而首則解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絕佳當時劉宋題後歸大紳而文穆始題之耳後爲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余故人也白皙美姿容酒態絕出青蓮上

詩亦脗行殺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余噫在人間世作太白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余何所興爲成二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而已

孔炎所藏古牛車圖

秦漢之世闘國鶩於騎戰故七萃之馬不給而天子或乘牛車其後更以爲美而加飾之至王君夫苟道將之所尚極矣第使羣豪衣火流御油碧而角偏棘之技於卬洛大道間猶足以暢此車所載輻重耳而諸老柞疲頓吁喘之狀有何可賞而勞厲貼真輩極意描寫之吾弟張助甫率木寧又旋作才語千後其可笑也已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畫跋

聽琴軒圖卷

太子賓客胡順菴先生儼初舉進士乙科授華亭教諭以憂歸補長垣遂遷桐城令入館閣輔青禁長成均最後用三疏之例以歸大耋終於家而此圖琴清軒為黃冕仲隱居趙文筆其一記為金華謝南一記為南郡陶九成一七言長歌為安胡老人王士顯一五言古風為錢塘范立考其歲月蓋皆華亭所得而公自記則長垣時語也趙文嵩出黃鶴山樵王叔明其氣韻皴法極類之小有稱筆耳謝出陳文東王出宋克范亦滿覓吳興與趙畫皆有可觀而皆不顯然望而知其為吳興派也陶九成獨作小篆其人最負博洽聲所輯說郛輟耕錄書史會要皆行世會要則楊鐵史宋承旨為序之蓋相距二十餘年而猶無恙欲足稱邑耆宿也卷為豫章王孫所寶藏一旦今而贈我胡公其鄉先達不當舍而余不當受特以千里走使寓高山流水之感於所謂琴清者不得已而留之

行笈為識其後仍手書一帋以報作朱邸故事云王孫多燉宇宗良其詩秀傑有色味不減渠家晦

戴文進江山勝覽圖

此少傅喬莊簡公所作長歌也圖為錢塘藏文進所畫江山勝覽頗斐豐有致公歌辭亦現偉第有感於舊游以為唯金陵以東之景當之太原黃子廷綬為其伯父贊壽言走數千里而貽我此景在晉中絕不易得而吾吳在有之此畫亦廣於吳而鮮於晉猶壯簡於王父司馬公為石交敬留其遺跡而僭書此歌於後以還黃子俾留作太原一佳話且令吾書與吾家鄉煙水付之黃子日中可也

沈公濟畫

前覽王百谷許謂相城臞樵老人畫入神品且云出其子啓南上嶋者曾一見此老筆不甚快意忽張勿志不分而余僅見其杜衛于惠此卷長可三丈許縱橫點綴濃淡深淺閎勁骨老思溢出第求其所謂神品竟不可得也豈百載用於嬾瓚矣余嘗以八月游陽羨從二九攻陸趨張公洞舟中望兩山夾峙林木蒼然而秋色則藍

善權再訪史氏於丹青之勝雞肋一二覩此不覺悅然如遇故友當時白石翁欲以巳畫作鴈媒不意併媒失之應亦不快然此二圖遂成延津之合毋論得失俱佳事也

王孟端竹

王舍人孟端以畫竹名天下而知者尤賞其有絕俗之標此卷直幹自阿瞻叢篠緣老可道勁中出妥媚縱橫外見瀟洒蓋緣方寸間具有瀟湘淇澳一派不覺流出種種殊妙耳惜題詩者館閣二三君子如王宥客汝玉輩詞翰雖若楚楚覺寂寥不稱李丈正公

宦之乃爲楊文襄公應寧賦一長歌於後辭既壞俚而行草亦自跌蕩快意非真於畫通追玩半當縣詩底無全牛耳聊贅數語

沈啓南畫定齋圖

沈啓南先生作定齋圖不知爲誰當時有當時中意副者以文行著別號定齋得非其人否此圖山石樹卉雖掩映瀟疎而微颸濃雲不作變淳披靡齋中人亦自湛然圖書得所有會稽王凝塵滿席意蓋眞能爲定境者也吳文定公一歌劇稱啓南畫而不題號似非齋中人所請者然其書却佳甚皆眞跡也

趙子惠藏石田畫虞山三檜

余舊游虞山致道觀摩娑古七星檜又之思以一詩志其勝而語不敵後得沈啓南先生所圖乃其最奇者僅三檜而先生後先紀游十餘章皆附於楮尾興到遂成一古體和之又數年而趙博士子惠復出先生所別圖三檜見示而命余以舊題題尾先生於丹青中奪眞宰柄或榮或瘁頃刻萬變茲賴所謂愈出愈奇而余詩既莽莽不能造小致語博蟠亂屈鐵之勝而書復啓施可厭所謂一解不如一解其置之勿令人作狗尾諸也子惠居天台萬山中而又喬木世家長於八林琪樹建木崔嵬怪偉當有如係輿公所詠者按圖求之故自不乏何必區區一虞山歸也七檜皆梁時種至宋而腐其四宋人爲補之云昭明太子手植者誤昭明足跡未嘗出建業百里外也吾前詩語亦沒來君志爾

沈啓南金焦二山圖跋

昔人有詩云長江如白龍金焦雙角短自詭以爲美名狀蓋兩山之對雄又矣而未有圖之者白石翁乃能於三尺赫蹏中寫沈深瀠鬱之勢一開卷而此身若登鐵甕城東西指顧眞奇觀也然考翁題句實未

嘗登焦山今郎五遊次父前茅於焦之最勝處而枚
履往來金山若家園顧舍而寶愛茲圖出入必與俱
不忍釋手豈幻者真者幻耶余不能辨以問焦光光
不荅次之金山問了元元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老
僧如是山亦如是彼翁者欲於何處着丹青蘇長公
開之曰誰語阿師翰墨兩山真面目只緣身在兩山
中五遊了此義否不了當以圖與我

周履道沈啓南二畫

周校書履道沈山人啓南高宜興龍巖小景及鋼官
秋色各一幀後多有名賢題詠若桑民懌文徵仲黃

應龍董皆可寶者今年夏以考績忽忽發金陵諸泰
軍思重強置余行李中而去歸後小間展之至卷後
乃有余一跋員米元章所謂慚惶殺人者也記數年
前曾爲思重書此念欲返之思重既不可留之篋笥
亦不可行求大雅士得盛君原濟因以歸之君挾肘
後神術重三吳多游行荆溪試一披覽與諸溪山印
證孰勝其合也爲我釀三大白賞之

跋沈啓南太石山聯句圖

余始從吳興凌玄晏所獲觀李貞伯先生所書大石
先咎弟蓄王冕陳憲章此圖一時遂爲二種傳神致
足賞也今年冬晴遂不見滕六公而餙餅一枝寥落
勁遒寔爲生平冠而詩亦恰刻有昌黎城南聞鶯遺
調後則楊君謙和章祝希哲文徵仲徐昌穀徐子仁
署尾尤可愛而獨軼沈石田啓南圖玄晏乃托錢穀
叔寶補意錢圖佳手玄晏意若有所不足者而乞余
題以解嘲未幾而家弟敬美偶購得沈閶一閱之則
墨氣秀潤如欲滴菴靄掩映大有致覺顧長康王子
敬山陰下語爲不遠間與玄晏之父大及之緩頰
欲爲延津之合不得也此圖後聯句則吳文定書似
不能當貞伯而沈亦自和一五言古體余老且倦游
矣大石在屋蒼下尚阻一躡屐而啓南畫貞伯書百

年內奇物既分散數百里外而後先寓目爲事固不
可曉也敬美善秘之亦有以實鉤青鈇之談進者乎
毋在子當不宅之矣

沈啓南梅花圖

燕山雪花大如掌劍門而北一白萬里而恨無梅羅
浮大庾間梅花滿天地恭橫夢醒翠禽烏聽別是一
境界而苦無雪獨吳越諸山水間在在不乏沈啓南
先生畫雪不下摩詰巨然梅雖作本色然亦能拳枒
先咎弟蓄王冕陳憲章此圖一時遂爲二種傳神致
足賞也今年冬晴遂不見滕六公而餙餅一枝寥落

不快意偶獲禽耳兹卷覽宇間朗朗神王九咽爲爽不佞老矣無暇躡不借横玉遂汎水晶匝羅結孤山銅坑一段勝緣小盤磅時尚能謂宗生之不我誣也

沈石田畫

沈啓南先生畫十幀幀系一絕句爲楚州爲高郵爲廣陵爲揚子爲句曲爲天平山爲鞍山爲垂虹橋爲西湖之岳墳爲下天竺寺江以北凡四皆無山而江以北則山五而水一眞清遠奇麗之觀也高齋展玩間自謂不減少文臥游足以掩關矣十絕余皆有和仍托諸君子繼之

茶坡卷後

此茶坡圖故中丞劉公家物也蘇長公恒云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二者正相反今所謂茶坡與劉公者俱不可見而白石翁之墨猶若新良可歎也圖後有王父司馬公一歌因悚然敬題其後

沈石田虎丘圖

沈石田先生此圖爲虎丘寫而讀先生手書詩與匏翁歌以皆以游靈巖雨興敗而次日得虎丘足之者益以靈巖不可雨故也若虎丘則毋論雨它風雪花月之境無不與人宜者余嘗再游返而雨中宿虎丘蘭若汲第三泉拾松枝煮茗啜之取所携酒脯從僧雜作起麪餅供賦詩小酌至夜分後猶聞四山歌聲隱隱出簷溜柯滴外若靈巖有此當不得二公敗興語也

題沈石田滌齋圖後

范良文出所藏滌齋圖圖爲白石翁沈周筆而吾鄉毛文簡公記之詩者三人余所知文待詔潘司空也白石翁與待詔以書畫名天下余無所復贅獨文簡公所造皆篤實近裏語不作後人孟浪而書法亦精謹如司馬文正無一筆造次尤可重也今年入春忽自嚴歸四大外内皆塵埃汗濁都觀一滌字令人爽然如以甘露漫心腑漫識數語

林居圖

此圖乃白石翁沈啓南早歲爲北山僧作其倣黃鶴山樵遂無一筆失度圖成垂二十餘年而始題詩又三十年而始棄僧而歸文待詔所楊君謙蔡九逵王履吉白貞夫皆和之又六十餘年而始歸余余又和之後有屬者與和者定皆非凡士也

沈朔南畫

此畫乃白石翁弟沈翊南為那麗文作後有朱老民黃應龍詩四君皆弘正間知名士也對於六門最僻野麗文家徒壁立而一時慕稱之比於通德廉讓為黃君諸孫者亦可以省矣

文待詔玄墓四景

玄墓為吳中最勝地邇年僧貧寺廢少有游者余嘗一蠟屐至虎山橋而止深以為恨今得文待詔所寫四景閱之恍若置身此中矣陸子傳先生以詩畫師事待詔愧其意故晚節有勝游必偕遇得意輒命丹青以授之此蓋其最合作者

又千巖萬壑

文待詔之愛陸子傳先生如瞿曇於舊眼子靡不曲示上乘至此卷則襲林樹下解脫三昧悉傾倒無餘矣公瑕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拈出之可謂名語然至擬以山陰道上行似未倫也余嘗雪後泛虎溪覽香鑪背雨後自紫雲巖叩天柱絕頂時時近之然此老生平足跡所未到也人胷中故自有丘壑哉

又人日詩畫

余有文待詔手書甲子詩至除夕止此為乙丑當是新歲第二試筆也待詔有寂寞一杯人日雨句畫作一荷傘人穿小橋而出殆實境矣詩承題謂惟跋尾三人在今併詩承皆亡之零落之恨豈惟高蜀州為掩卷三歎

周東村畫張老圖

當宥鶴公存日好古蓄價不減勝國倪元鎮顧阿英今號周臣所為圖儼然清秘閣金粟山房也然不聞二君有伯起為之孫又為之賦以著思輸公一等矣

唐伯虎畫梅谷卷

梅谷者當是吾吳德靖間名士唐六如伯虎為作圖祝京兆希哲題署而王太學履吉選部祿之各賦一

詩殊足三絕偶以示文休承休承謂尚有京兆一序及待詔一詩不知何緣脫落因補書舊和楊補之柳稍青詞於後甫成而信陽王鳳昌太史書來以元章補之梅竹為贈因舉以報之古人折梅寄遠故詩中用驛使語為雅事第不知仙骨寒香一辭條後所存幾何故不若郵筒中尺素之堪遠也白今後南北山房各留之以備歲寒一友生如玉川子所云忽到窓前疑是君猶足代面

唐伯虎畫

余嘗有唐伯虎桃花菴歌八首語膚而意雋似怨似

適真令人情醉而書筆亦自流暢可喜攷跋辭當有
圖一幀而失之別購以補卒不甚稱也今年三月花
時見李士牧藏伯虎一圖深紅淺紅與濃綠相間漁
舟茅屋天趣滿眼宛然桃花菴景物意欲奪之卒不
忍而亦不忍割吾所有歌以予士牧姑為題其後士
牧志之吾兩家異日必為延津之合也

唐伯虎赤壁圖

吾嘗以七月望登赤壁酒酣耳熱歌坡老所作二賦
飄然欲仙者久之然坡後賦所紀及伯虎此圖俱與
景不甚似當相賞有象外意耳伯虎才氣彷彿此老

而窮涯細不埒却有一事相關坡於黃岡作中呂滿庭
庭芳詞結句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見者縮舌以
為詩讖無幾而入蠻坡領叢部出入貴要者十餘年
而後謫又八年而後逝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
芳五字至年五十三驟見坡石刻詞而惡之趨令徹
去尋病卒夫詞語不讖於作者而讖於見者何也以
其為二君子且黃岡故事因漫及之

題文待詔畫冊

文待詔所圖十六幀多東南名山水雖間以險絕奇
勝為功而不離清遠蕭散之致稍一展視覺秀色幽
韻直撲眉睫聞此翁真易仙宮中人也幀各有周公
瑕陸子傳一絕句內補公瑕闕者王百谷三君子故
竭其心思腕力而趨後塵以擬三絕則吾未之敢許

此圖宏朱子朗作今屬徐建甫氏要余題其後頼余
老任作雲霞觀耳不然幾令三日不成寐

三輔黃圖

按三輔黃圖秦始皇帝二十五年作朝宮於渭南上
林苑中廷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馬行炙其志阿房宮
云一曰阿城始皇帝凶惠文王之遺趾而拓之規模
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道相屬阿房前殿東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不知即
朝宮耶抑更創之耶若所稱蒼陽渠泉水高新年之
數及取七王宮材而摸寫之者皆在三百里度內矣

此圖能寫其曼衍陡絕之狀其雄麗奇險所不論當
是唐人關右伯李將軍本而仇實夫所臨者若杜紫
微賦雖垂本色不能如上林子雲長楊而縱橫磊落
要與南山金岸夢視京兆青法酒蔣蔣清渭同其
藻洞莫儔古中一雄也已丑初春恭謁大內還感
我明之儉德興亡秦之窮奢因執筆紀其從

題周官飲中八仙圖

周官所圖飲中八仙歌不啻人物衣冠器飾皆古雅
而醉鄉意態種種可念當由伯時子昂藁本化出若
其時固開元天寶全盛之際宜其如此也自是而後
宮按旋席之間皆以酒爲政而妖色主之霓裳羽衣
之曲未終而漁陽鼙鼓動矣豹孫舉以貽我方右目
於青麴蘗是警爲展覽再過亟還之不然恐復墮糟
丘中爲此曹子淹殺也

劉氏藏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余所見凡三本一本於大司徒益
都陳公家一本於太保吳興閔莊懿公家一本於太
保華容劉忠宣公家其序皆太師長沙李文正公手
書而公所賦詩視諸公獨夥又多代人書此圖自弘
治癸亥至萬曆己丑益八十有七年矣而衣基猶若

新犀玉恭差青紫輝映神觀眉宇在指閒之其師師而坐術術而食者將李文正揮灑內制之暇乎抑劉忠宣叙恭閭親承莊懿抗三尺而得遂志者乎王襄敏平衛寇而旋凱者乎謝文肅講誦絃歌之餘娛乎無論其人不可作其時不可遘而其事亦不可再矣貞叨第丁未于今四十三年矣同榜二太師一太保已前逝今在朝者僅四人籍令三相君亡恙流屬若太乙貴神其肯甘耒坐以與諸卿佐周旋若李文正者哉其肯不厭筆札之役爲諸卿佐九書其文若詩者哉嗟咩宜

不佞貞之有慕參二丞可也此會比洛中者奚差彷
佛而弘治之視熙聖殆
正當文忠今為忠宣之後人比部君書以卿寫執鞭
之慕云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仇英九歌圖

仇實父圖九歌凡九章章各有徵仲待詔書余所見
數本皆闕禮魂而此則併國殤去之其儀從人物都
不詳健雲中君有少雲氣河伯持杖御一龍山鬼乘
赤豹乃類虎而已山鬼殊窈窕令人消魂其他種種
有生氣待詔意似草草而筆勢洮灑可愛余嘗謂屈
子偶歌此以下神後人各自出意摹寫其緜闇工拙
之不同宜也此卷筆雖簡而意足視他本不啻勝之
因識於尾

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

余嘗見楊東里先生所題西園雅集圖乃臨李檢法
伯時筆有祟山絕壑雲林泉石之致與此圖畧不同
此圖僅一古檜一怪石一立礎提筆書者為子猶學
士從傍喜觀者王晉卿按卷對好者蔡天啟倚樹睨
者李端叔彼圖則有張文潛而無端叔此圖擾方石
墨淵明歸去來辭者即伯時握塵尾觀者蘇子由握

蕉扇者黃魯直撫肩立者鼎足跪石者張文潛棲
霞者鄭靖老彼圖有名端叔而無靖老蓋以陳無已若
謫阮之陳碧虛與聽阮之秦少游說法之圓通大士
與聽法之劉巨濟題壁之米元章與傍觀之王仲至
則所同也彼圖有名姬二曰雲英春鶯而此皆削之
楊先生又云曾見劉松年臨本無文潛端叔死咎謂
物小異而僧梵隆趙千里亦嘗摹之此圖吾吳郡仇
英實父臨千里本也余竊謂諸公踪跡不恒聚大率
其文雅風流之盛未必盡在此一時盖嘗卿合其所
與游長者而圖之諸公又各以其意而傳寫之以故
卷間黃金谷富家兒形狀因爲之識尾

題海天落照圖後

海天落照圖相傳小李將軍昭道作宣和秘藏不知
何年爲常熟剔以則所收轉落吳城湯氏嘉靖中有
叔平一陸師道子傳一謝時臣恩忠二文嘉休承一
錢敦叔寶二陳括子正二其副葉則宋經寰各有唐
詩一聯皆待詔書書罷無真行草篆隸古法有嵓山
愛禪二王渤海魯郡懷素扇山雙非裏陽翻翻鸜鵒
舞書則全倣詩意爲之俱秀逸有深致而文仇老
本後而出真跡邊所舍彭孔嘉

自超著不讓馬李叔文二則周天球公瑕彭年孔嘉
所譔楚楚小楷孔嘉尤更精絶詩十有二則子傳及
其爺安道陸粲浚明顧奉金用徐伯虬許閏張鳳翼
休承元復叔平文伯仁顧雲龍皇甫昉子循各又分
古詩語題之雖河梁之美少輸前哲而臨池之蹟獨
擅一時內伯虬故迪功昌穀子也浚明不能工書又
不好作近體淑代者大是佳手金用不辦此十指玫
其筆蹤殆是婦作用婦規摩履吉聲名大噪或謂出
藍後又有王穀祥陸之二章則皆贈別之什
而詩題之闕者二矣冊爲沈大謨禹文北上謁選作

禹文翩翩佳公子時方盛年等詞翰表馬酿肉問遺
文士不絶故老其行也合吳中名筆出所長以贈之
禹文得太常簿奉西督府遷肇慶守竟以好客故産
盡削寄死爲若敖之餓矣余偶得此冊念與禹文
同時者俞仲蔚劉子威因各乞一詩以補二題之闕
不兩日仲蔚物故余乃爲足成之所謂柳條花氣聯
也偶有錢生者叔寶子來看摩娑久之曰此二詩吾
猶見之即待詔及其子彭也盡尚有待詔一幀今以
休承一幀代之其叔寶一幀亦續補益有竊而祿入
他冊者故也此冊中人儻有二存欵歸之沈氏則

已無守者因識而藏之異日別録一遍焚禹文墓所
以薄酹俏可也

陸包山寫生卷

畵家寫生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黃氏父子政在天
真人巧間耳宣和主稍能斟酌之　明興獨吾吳沈
啓南入熙室而唐伯虎於黃氏有出藍之美陳復甫
後出以意爲之高者幾無色下者遂朏胎夫叔平此
卷卉草果蔬之屬四十二種種有天趣而不至出飄
黃外爾幾能斟酌者印文甚古雖雅而署字不類豈所
蛇足也耶湯題不覺蒲昂

再題游太湖圖記

余以癸酉游太湖游之明年而陸丈爲余圖圖成之
二年而余果避言還里過陸丈時已病矣猶津津談
明年當爲公頵太和以娩太湖作天下大觀亡何竟
抱篤今年仲蔚過我弇州園出此冊摩娑久之偶有
宋紙二番屬小楷書余記于後仲蔚指法尤遒媺高
處在歐柳間余文不足以當三絶然施之太湖粗亦
不俗而陸丈竟不能踐八十二之約以成我太和觀
則可歎也

文伯仁溪山自適卷

東南佳山水太湖之抱於三吳者最號清遠然大較山不勝水自富陽而溯新安之黃山白嶽尤奇峻然往往水不能勝山至五峰文伯仁家吳中足以窮水之勝矣而猶未快乃因游新安遂盡覽其奇而發之於丹青余近得一寓目真若坐籃輿翠微間使人應接不暇區區山陰道上行烏足以當之哉此君穢而好潔坐不知胸中何以富此一段丘壑也

文文水畫

余從吳氏得諸名士手書詩王中丞履約二帖太學履吉四帖王吏部詹祿之袁提學永之各二帖皆有畫配而缺其一畫不著名氏欵識疑以爲文待詔徵仲蓋吳氏爲待詔外家故也乃以示待詔子休承塵叟歎息賞爲渠五十七年前筆諸君皆已物故久矣爲補其缺而跋於後內酌酒桂林一賴其所新補也當是時休承尚少而蒼老細潤不減家尊真可謂畫家義獻矣老來精神仗倩聲實放擺事事坿之四君子詞翰與畫亦是三絕故識而留之山房

盡南北二詞後

題柳窺青眼相傳圖初人作可謂曲盡張緒風流玉馬致遠百歲光陰有感激超曠之致而音響節奏又

自工絕元人推以爲詞中第一殆非虛也其詞既別南北而復分其早春暮秋景地乃揭錢叔寶作圖而周公瑕復以正行二體書之風日清美於文猗堂呼三雅佐展卷亦不厭矣惜未有雪兒以紅牙句拍唱耳

題蓋會真記卷

撰會真記者元微之演曲爲西廂記者王實夫續草橋夢以後者閔漢卿此卷八分題頌者文彭小楷書記周天球錄曲者周及彭年俞允文王逢年張鳳翼潘德元王復亨顧承忠管雅圭張復吾弟亦得一帖蓋者錢穀尤求辨張生即微之者趙德麟錄者王廷壁千古風流孰文吳中一時翰墨能事盡此矣會真記謂崔氏有所適而不言歸鄭恒西廂記則謂許鄭恒而卒歸張生後有耕地得瞿薦墓誌者其夫真鄭恒也或以歲月攷之亦不甚合合不合兩不暇論第令老夫倘展閱之恢髯一笑如坐春風中萬卉過眼何預蒲團事耶爲題於後

天文地理挩圖

吾州有陶翁存仁者年七十餘始得天文地理方圖二圖摹之其後復增翠兩畿諸省十五帖海外三帖

字皆蠅頭而精工有楷法界畫細若游絲極可愛此
翁後至八十餘尚能月作兩本供桂玉資今已矣玫
之渾儀圖經亦不盡合以備故事可也

李郡寫旅獒圖

李郡出所畫旅獒圖索題內大曾之狀顏璞奇飾裝
瑰異與諸小畜之牸醜么殘且俱能戢驁桀爲誡施
種種情性得之弟所謂旅獒者大夫也見孔氏傳既
甚明又左氏公嗾夫獒焉柱頡註亦云猛犬也今乃
畫作一緑狻猊大約如近代所貢者然不作黃色若
佛書所稱青獅則尾大於身又其種又已絶不聞作

貢鄙五指如懸槌少加問學亦何必減蕭世誠職貢
圖立本王會耶爲題若後以勗之

題莫廷韓畫卻居扇

廷韓此畫種種卻居風致視休文賦不啻過之其贈
孟孺標格亦絶相類而雲東公乃疑其意以爲二君
皆非此中物至欲與之分半席者謝幼輿日作王大
將軍長史然恒自謂一丘一壑而顧長康亦桓南郡
客頗能畫幼輿於丘壑間人亦許之夫士相賞有跡
外趣耳今僕果赴河南尹何必減屣道里主人也季
秋望後一日解嘲題

莫廷韓竹扇卷

箑面盡竹便是兩重清真境廷韓聚十名筆卷而藏
之雖不能出入懷袖作泠泠天籟簡中別有一種
瀟湘界矣琢重琢重

題小桃源圖

余所見桃花源圖如趙伯駒文徵仲陸叔平詩如陶
元亮王摩詰皆令人神爽飛越如身游其間獨至武
陵求所謂真桃源而不可得豈陵谷滄桑之說果爾
耶異日扁舟醉此桃花下三日足矣因題一詩以爲
張本

又題畫池上篇後

讀公廬山草堂記末云菊栽松子手自種之又云東
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實關斯言然公記成未幾而刺忠州
即禮部司內外制連典劇郡入貳司寇而廬山之諾
竟虛非此池上一篇何緣能識誑語業菊公以太子
賓客進少傅尚書分司致仕二十餘年中嘗非洞前
者三歲餘顧高逸之勝芬人齒舌至於今不衰春日
與元馭四十餘即謝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歸以一黃
冠偃息菜中余亦棄傘出園泉石之勝從之賀玄

裏八十餘始以禮部侍郎集賢學士乞黃冠得鑑湖之一曲唐史乃傳之隱逸何也古人事多不可解

陳提學歲百馬圖

余嘗見姚魏公天閑五馬圖金羈玉勒徙倚流蘇綏下四紫衫奚官極意秣刷噫貴則貴矣孰與此所圖百馬驕嘶逸逐於平沙大荒之爲適也第龍媒鳳臆往往有之而權奇之蘭筋不露當是葡萄皆肖嘗過飽而肥耶今五單于解辮長平冠軍方高詠柏梁無所事粟汝歌豐頌瑞之後旦夕東封五色雲錦庶幾有攸賴哉陳君相士之九方歅也必能別而曹騶黃牝牡之外第不審誰無負千金價

老子來畫閻將軍圖

閻將軍朝成客有請圖廊壁者余謂公以勇烈冠一時則無如白馬先登誠顏良首樊城破曹氏七軍偃龐德降于禁以劬猷番身後則無如七日役神鬼建玉泉寺爲荊州第一刹驅風雨剪蚩尤俾河中鹽政後故大白爲樊城之跡人人能言之後二事稍秘按天台智者以隋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池月夜有異王者威儀二人一長而美髯豐衷一少而秀發長者前致辭曰予關羽也彼羽子平也漢末分擾東

不果願死有餘烈明王此山敢問大德聖師何枉神是智者曰欲建立道場耳神曰願愍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舡厥土深嘉第二人當爲力建一剎供護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既出定湫潭萬尺化爲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即受五戒智者具書晉王廣上其事錫以佳名而公遂爲此寺伽藍神矣智者所謂肉身菩薩也宋正和中解州解池鹽至期而敗課輸不登帝召重盧靜張真人詢之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誰能勝之曰臣以委直日閱帥可也尋解州奏大風霆偃巨木已而霽則池水平若鏡鹽復課矣帝召盧靜而勞之曰可俄而見大身蓬充玄帝思拈一祟寧錢投之曰以爲信明當勑拜祟寧真君也兩藏所記當不謬而史志俱遺之豈用夫子不語怪神例耶按黃帝經序曰皇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今之解池是也又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則蚩尤之主鹽池籃數千年猶在耳公固義勇使不受天台戒作玉泉功德縱不令墮蚩尤道其去阿脩羅能幾也尤子求善丹青聞余語而繪公四事拾納素以獻子求之所能貌者桓桓糾糾之氣與措摛跳盪分身百

海峰卷爲鄉前輩金同文先生別號有祝希哲署題希哲又與唐伯虎各爲一詩而無手書之先生之子學徹酷爲亦純白故子求特因之

李郡畫渭橋圖

唐文皇渭橋一盟雖神筭無遺亦是大不得已事非正元齡分訓吳興時與文休承同舍復乞休承補圖遂足三絶吾州故湮海然有海而無山學正翬仙骨清與共峽之數千百年後爲知巨鰲不失足使閻風蓬萊浦來此作一段實話耶

陳道復牡丹

陳復甫作墨木牡丹甚得徐熙野逸之趣記宋有去非先生者作墨梅絶句至今秘林以爲與梅傳神復豈其苗裔耶何無聲之詩與無色之畫兩相契也

爲徐太僕燉題馬鞍山圖

余後先游馬鞍山得古近體五首遠者二十五年近亦二十年矣副是凡四游皆邦君見邀於車馬行色中不及檢管今於巖泉大僕公處觀此圖不覺悵然若夢既而命書此詩則又赧然自愧得無爲山靈所唉以不復唱渭城耶異時丘壑之日長當與公攝衣登絶頂盡取唐人句和之又恐有華山約束不獲如

題海峰卷後

爲童仲玉題保竹卷

人云竹祖孫不相見今童氏圖不易主而王父所手植寧有存理韋之儔閒甫乃能徵綦九逵文徵仲許伯誠袁永之黃勉之王祿之以文詞紀其事而王文恪太傅胡孝思中丞篤大書署額文休承復圖之寘之三尺篋中蓋三歷祀而淇園秀色猶若新也仲玉峯保之夫豈直祖孫一相見而已

題洛中九老圖

士洛中九老黃鶴圖以遺余者鵠南陽人依武昌吳明卿以居貌寢甚年二十餘而能曲盡老人傀儽婆娑態余因戲與約更二十年貌我置其間得否九老中獨香山居士小鮮事人或謂海山仙官有居士一院居士不首肯曰歸即應歸梵宰天吾意顧與之合審爾當貌我作十三歲兒騎黃犢吹笛三生石傍也王蒙識非

長江萬里圖有

余舊有黃子久長江萬里圖又於一友人處見夏珪所圖皆極微茫菴靄黏天無際之勢而不能一一辨所自然皆自武昌泝漢江遡故郢慶襄樊抵太和山而止篇詰匡朝真即舟次所得而貌之者也即無論是否黃鶴山樵其結構演染有不合者鮮矣余自癸酉歲以楚臬出京口抵武昌又於武昌人乃足稱萬里此圖則自武昌泝漢江遡故郢慶襄樊草花自超髮髮屢驛騾前矣此卷水僊爲華氏世寶筆意筆也後有款識而失之華生以爲恨乞余題尾噫零亂中有緯約迎風承露種種姿態百出盒舜舉得特款識而後真淺之乎真矣

周之冕花卉後

勝國以來鴛井草者無如吾吳都而吳郡自沈啓南
之後無如陳道復陸叔平然道復妙而不真叔平真
而不妙周之冕似能無撮二子之長特以嗜酒落魄
如陸邏卓不甚爲世重耳日坐弇園與花事周旋此
卷遂來爭勝脚題數語不覺芳英爛熳筆端

題倪鴻部勝遊畫冊

宗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陵荆巫南登衡嶽欲懷尚
平之志不遂晚歸江陵款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
覩凡所游覽皆圖之於室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泰
山皆響故自賢哲高風卅青佳話昨晤倪鴻部森冲
出其所圖二大卅則凡平生宦轍所經歷都邑之錯
麗山川之名勝皆在焉而俾余宮洗王廷尉啓吏部
亡弟太常各書其舊作於副簡且曰少文廢而吾尚
出彼故不得以群方爲凡席而吾亦不得專一室爲
卧游雖然少文之枝屨僅能楚服耳而吾之輞圖已
倍蓰之吾之游未已而圖亦未已也我故當勝余謂
鴻部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子等一鑿坏老父而已耶
且彼能以一室而收楚服之全子乃能以一篋笥而
收彼之爲圖者又數十楹寧但勝彼第俟子之功成
而後爲少文子之簣哉中當作輿地圖矣余異日欲
公其以爲何如

題張復畫二十景

隆萬間吾吳中用青一派斷矣所見無踰張復元春
者拈荆關范郭馬夏黃倪無所不有而能自運其生
趣在蹊逕之外每嘗消其功力不及仇實夫天真過
之今年長夏爲吾畫此二十幀穆行淙湲道中摩思
爲之若流因機景各成一絕句題其副簡復畫親山
水得其神余詩親復畫像得其貌似更愉一笑也倣
公伯謙諸弊之好比余更深因剖以貽之備拈機務
小暇時開一展就庶幾裴龍鹿間不盡荒箕頖色耳

文部

佛經畫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王摩詰羅漢後

摩詰丹青之妙出入吳李間別造逸品而又精心奉笁乾教以故所貌羅漢至多余舊覩一本乃演教圖有御押是宣和殿藏物此則其散在人間者雖剥蝕之餘神采尚自煥發足令波旬合掌龍女獻供下視貫休梵隆輩蛇神牛鬼奚啻霄壤矣

李伯時十六羅漢

余所觀貫休畫十六應眞以險怪眩時眼楚隆則簡灑饒意態然未有如李公麟檢法此圖之精者其木石惟几簟細異筆僧雛老少后妃婆羅門侍胡山神服裝異狀然不作離車相諸後比丘儻然有塵外度劇是合作跋尾吳興趙魏公書眞得承旨家風吳郡劉珏俞憲顏博伯仲沈周先生則居然雙井雲仍矣此李應禎太僕家藏物不知何緣落德州張氏手復歸我楚弓之失得何足論也

善財參觀世音三十二變石本後

右書善財童子參觀世音大士凡三十二幅皆石本云是李龍眠居士筆不可知然法相端嚴體勢綽約窈窕非龍眠不能辦也幀幀各綴一偈無論工拙見當行語依稀妙喜幻住家風攷之華嚴本經善則所接大善智識五十三員獨文殊彌勒為至而觀世音僅補陀一見耳龍女化佛亦自文殊成之不知何緣闖入觀世音法門而龍眠爲之圖此開士又以偈為之贊且善財之始見世尊年固十二及參諸方得道已百二十所而童子者以童眞不壞也即文殊亦然今作六七歲兒狀大謬雖然此則畫楼也畢竟亦攏也

以權顯實剛得以實波權即不得余將為下一轉語云道宜觀此努目而訴之薄伽梵薄伽梵曰鈍根阿師且置菩提達磨開之曰且喜沒交涉

畫西方十六觀經

余既感賞法師受菩提流支西方十六觀俾故人尤子求効丹青之士而子求之子道恒能楷書仍為我系經文於後字體徑寸頗通勁可觀會閱藏至阿闍世王經與元馭學士相對扼腕不平其事而增修禮辨十惡論果有權文學者謂頻婆羅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阿闍世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為世尊失政

之大而脩禮則謂觀經有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阿那含者名為不生欲界阿闍心生悔熱遍體生瘡經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愼而陛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日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即翻損任之即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廻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即為益任之即為損斯即觀其所應救之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難微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而不救之而救之聖心難微知之何陋哉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華也今父子咸進於道何顯不扶賢愚並從於化何來不勸救此苔既不明究所以強為解事全屬遁辭何以示訓籍詳頻婆娑羅於毘富羅山射獵無故殺一五通仙致被誓於未來世必報此命又闍世王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多羅之心則闍世此生殺父之罪固重於山海而夙根之善與受寃之深亦有可言者佛若救頻婆娑羅而生之則此債終無了期故授之佛經使成阿那含果以酬其賢而聽其幽死了彼寃對不為異世之累至於救闍世王疾却有深意蓋佛法有救生無殺生闍

世罪雖重佛不能為誅也其人既舊發菩提且受寃苦雖染惡疾命本不當絕也人王法王相倚成化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彼肆其無所顧籍之惡而濫僇釋種破滅佛教其禍有不勝言者故因而利導之俾之去惡從善以敷暢大化不為厲梗然則阿闍世之不死其本壽也所以得盡本壽者餘福也放之本經明言咎受地獄之苦然而出為帝釋為輪王以至成佛夫為帝釋輪王成佛此權語也其云地獄實語也夫地獄之壽有定數有與諸天齊壽者有窮劫者何得言略受也言略受亦權語也放之觀經月光大臣

云劫初至今惡王貪位而弒父者萬八千人則彼中視為恒事佛雖不戒酉人未必遽遵急於救時而緩於立訓蓋亦佛道當然耳第有可恨者毘富羅山五通仙既發菩提深哲又非多生業重何以不為宅人而必為王子以陷弒父大僚耶此必有任其咎者然而於佛無與也

佛說觀彌勒上生經

汪仲淹乞余為其婦作志銘而以觀彌勒上生經為幣經首有釋迦授記慈尊聖會圖及兜率陀天內院三圖皆瑰麗修貴之觀而經筆亦方整下題有燕山

張繼者當是宣英時名手也計當復有下生經而不可得按彌勒者梵音本梅喟麗耶此云慈氏也慈氏之初發心在釋迦前以一進一退故釋迦超六劫而先證菩提攷法華經日月燈明佛時文殊以妙光菩薩爲上足弟子作七佛師而文殊八百弟子中有求名菩薩貪着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遺失是爲彌勒而彌勒亦自稱心重世名好游族姓至然燈佛出現於世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識姓流出無量如來而釋迦於是時僅一獻花布髮之男子耳此其爲前後輩可證也第然燈佛見釋迦即授記作佛而彌勒又歷諸無央佛踰七佛至釋迦而始授記夫釋迦之精進在然燈佛前不應始獻花布髮其精進在然燈佛後則不應先彌勒而授記也彌勒紫金身十六丈而釋迦僅丈六尺彌勒壽八萬四千歲而釋迦僅八十歲彌勒行化之地東西長四十萬里南北廣三十二萬里王國鷄頭末城周圍四百八十里而釋迦所化僅五天竺諸胡地周不過十萬餘里淨飯所都與王舍所栖其城不過四十餘里而已彌勒之地若琉璃鏡乎無丘陵坎窞人無夭札病癘戰鬪而釋迦皆近之所謂五濁惡世也夫以釋迦之

綠果功德俱若不能如彌勒然法華化城喻品乃謂大通智勝始成佛而釋迦與彌勒阿閦十六世尊親爲之子混脩梵行智慧明了其事在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前茲時不知彌勒發心與否壽量品則謂釋迦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蓋示菩薩行於歷劫以顯再成耳而偏攷大藏彌勒皆無之疑本未成佛至當來世而後成也釋迦正報身爲千丈毘盧遮那於多色究竟天成佛釋迦僅億身之一身耳而彌勒則未聞它有報身也釋迦二輔文殊普賢皆古佛現菩薩身以示無兩大耳而彌勒之輔無着未登十地天親曇鸞脫二乘去二大士恐殊有間也初地學人既不能作德光論師僊登兜率攝彌勒而叩之又不能盡掃此無益之疑而拘拘於一階半級寧不爲宗門老宿所咲聊識於此以志余陋

渡海阿羅漢像

摹龍眠居士李伯時渡海阿羅漢像一卷一力士負戈而立若衛法者諸阿羅漢出沒煙霧波浪中然各有所持乘筇而虎首横錫而獅者龍而握其角者手香爐而立三足蟾者共一操如意一操蒲

蘆吐雲氣鼻鼻不絕端坐五色雲者卓錫而立背若龜首尾若龍而不角足差短者立一蔡者指端出雲雲際雙鶴盤旋者二少髣無有所踐而波没趾者一臭節一株經而皆矯聳昂鶴不已者騎大鯉鯉戟鬚而哆口者立大蠋若石手一鉢飛錫前引者老龐眉眉垂至肩頂衲而五水神擁之者肩飾飾挂一羽扇而踐巨衲者立於龜者前現小二堵波有白毫相合掌而禮之者立蕉扇手一只葉者立五色燒羅雲者合掌而掌端之氣佛刹從中現者侍者小沙彌四音輕行無碍蓋始抵龍藏則兩玉女秦几几有香鼎一罩

持二稍次龍子女各一合掌而迓龍君挺笏繼之二玉女抹扇翼之宮官四人復翼之從僚四人復翼之旌幢幡蓋輿輦戈戟之屬繽紛搖曳卷霤顯晦不一大抵衛法之神勢甚宸猛而專諸阿羅漢飛行自在游戲三昧波鳴浪激而甚暇龍君偉而肅龍子女嫻好而靜從官怪儻而恭其纂本之妙若此不知於真蹟又當何如也吾聞之畫閻浮提維皆當文金翅鳥王食能脫其口者獨娑竭王而已鄉故遐如來鄔師子坐時輒獻花頂禮與聞出世大教而如來及諸弟子大菩薩阿羅漢亦時時降其宮說法至末教垂傾悉貝多所書者付之居士此圖之為不知為曼殊室利與諸法菩度龍女時耶將舍利弗大目捷連講經時耶抑龍揭尊者取華嚴時耶諸羅源時在閻浮提中而莫之識是吾曹尚不能如娑竭龍有法眼也其不克鳥王食者幾希矣

再題白蓮社圖

余嘗跋趙松雪圖白蓮社臨本頗亦有所攷據而圖為陸與繩取去跋今留僉州稿中後游匡廬憩東林寺訪遺像斷碑於荒煙落照間視虎溪不數十武僅消消細流歎愾久之今者復一覩此圖與前位置雖

小別而彷彿見大都偶閱僧優曇所著蓮宗寶鑑為略辨之按中土釋教自永平而後雖日以滋盛而識眼因果毋關性心圖澄神異志存弘護道林卓犖乃關老莊遠公獨能思紹先緒取證羅什刪繁總邪以淨信念佛為宗誠開士之要軌也第劉遺民雷仲倫宗少文張叔英民張秀碩周道祖諸公雖復神情朗潔而塵跡猶存發願之後往來室家恐亦未隱至乃汰靈運挽靖節固微裁鑒之精嚴第必置醴酒以待徵君似亦小為名使非如來本戒又西來本地以法性言之尚不為實而況雁門乃寄生之鄉何足多戀至

煩諸弟子別創西林以倣新豐母乃弊乎又優曇謂公以經律未備禪法無聞乃於內更造淨室請一禪師率衆習禪令弟子逾沙漠求禪經庶江表四輩咸得脩習又謂罽賓國馱跋陀羅因請至廬山語遠公云西天傳法祖師大迦葉直下相承二十七祖有般若蜜多羅者在南天竺行化慧燈相傳至達磨多羅為二十八祖著禪經其略亦云然故遠公為序曰達磨多羅者西域之僊禪訓之宗寶林集與傳法正宗論因之達磨多羅者即菩提達磨愚不敢遽以為信也夫達磨未來性學猶蔽雖露思惟脩字而實不及

最上一乘比其時中原鼎沸江左偏安西僧避亂越待姚之境而南者猶間有之南僧西邁出秦蜀度葱嶺求經請法其人誰也又所謂禪師者其人誰也有禪師何以不焯焯聞也且遠公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建東林寺成至義熙十二年丙辰卒相去蓋三十年梁普通元年後庚子而達磨至建康距遠公卒已一百四年跋陀羅離長安而至東林又前二十年達磨領師戒紹祖席者六十七年而離西土又十餘年而西返雖如梁武所云老壽百五十餘歲第其時僅三十餘耳恐猶在並肩禾參師面何由而遽自稱祖何由而遽著禪經令諸西衆傳習何

語不及舊著一字不追遠公然則禪經故非達磨法言經序又非遠公遺筆習西方者賤為之引禪而自重習禪者喜得之將引經而證祖要皆非實錄也僕頃方外事却無以應之

又題十六應真後

昔人畫十六應真皆以唐梵老少分配以避過庭風草之譏而不知其實有不然者獨此不作唐相少年相甚為得之據三藏師於執師子國得佛涅槃後八百年慶友羅漢作記云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持使不滅沒及勑其身與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第一尊者賓度羅跋囉惰闍與千眷屬住西瞿尼洲第二尊者迦諾代蹉與五百眷屬住北拘盧洲第三尊者迦諾迦跋釐惰闍與六百眷屬住東勝身洲第四尊者蘇頻陀與七百眷屬住北俱盧洲第五尊者諾矩羅與八百眷屬住南贍部洲第六尊者跋陀羅與九百眷屬居鉢呾沒盧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九千眷屬住僧迦茶洲第八尊者伐闍羅弗多羅與

千一百眷屬住鉢剌拏洲第九尊者戍博迦與九百
眷屬住香醉山第十尊者半托迦與千三百眷屬住
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囉怙囉與千一百眷屬住畢
利颺瞿洲第十二尊者那伽犀那與千二百眷屬住
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因揭陀與千三百眷屬住廣
脅山第十四尊者伐那婆斯與千四百眷屬住可住
山第十五尊者阿氏多與千五百眷屬住鷲峰山第
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與千六百眷屬住持軸山若
一應天人供此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應分
散往赴隱聖同允受供捨福今按西土齋禮必供佛
及羅漢聖僧而以賓頭盧為首賓頭盧旋即賓度盧
跋羅度闍之訛略也又按經藏中有外道婆維門詣
佛謂無神通者立五丈竿懸鉢食於其杪而號之曰
吾以食施瞿曇弟子能飛受乎不能者當出吾下蓋
知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也時舍利弗不忍佛戒
之犯故隱而過之賓頭盧不忍佛道之虧故飛而受
之以是見擯捷椎不獲從佛遷化而至今猶在鞞闍
果中然則是十五應真者其猶有小未滿故耶抑所
謂受無上妙法護持不滅沒者耶果地愚所不敢辨
特以世之像應真者不得十六之說故志之於此

再題梵隆羅漢卷

後考得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思陵極喜其畫
見輒為品題之其白描人物山水皆師李伯時氣韻
小不逮耳真吾九友齋中方外佳侶也

朱君璧摹劫鉢圖

劫鉢圖吳中有二本此本為元朱君璧所摹宣和秘
藏跡相傳鬼子母有五百子在人間食人精血殆盡
佛愍之乃攝其所愛最少子罌之琉璃鉢中母求佛
出其子不得則竭魔力與其魔衆舉此鉢復不得則
四百九十九子各以所從鬼兵數萬排山倒海擊雷

須陀洹果結約千子皆從護法令二十諸天中所貌
鬼子母天是也即不聞有初鉢事豈好事者以魔波
旬嬈佛與佛攝毒龍歸鉢二事傳會而成耶將法顯
奘公輩自西域來別有所受耶余皆不敢臆猶獨念佛
以大慈心行堅忍力化彊暴若轉圜鬼子母以一念
起向脫萬劫罪而立證初果可猛省也若其筆力之
精勁入神則有顧馬湖張銀臺二跋何容喋喋

圓澤三生圖

圓澤師行逕顏類栽松道者其事甚奇宋人所作畫
更奇虞文靖公以古隸書傳尤更奇雖然此師能預
知前緣已非凡僧矣審去處已得無漏通其作牧牛兒知來處又能一見
呼李洛中得宿命通而三載戀戀不肯入錦襠媳竇
乃至不欲行斜谷道中既遇時又與李泣別何也豈
道眼逾七十反不如十三歲兒灑落耶此一段未勘
破故爲拈出之

書文徵仲補天如獅子林卷

勝國時則天如和尚爲高峰嫡孫中峰主雲行化諸
剎作獅子吼已乃桂錫吾郡選地得獅子林郡中諸
善智識用幻住菴故事運厓擇木成此蘭若送以幽
奇冠一郡叢林天如嘗有十六絕句頗紀其勝法嗣

善遇龍遂薙十二景而洪武初王先生粲高太史啓
謝太史徵張水部適王處士行皆游而有絕句紀之
前是朱提舉澤民圖之矣徐布政賁復圖之倪山人
瓚令趙善章復圖之其跡不知散落何千百五十年
而文待詔徵仲重貌其勝而書弊啓之作系而歸之
主僧超然者超然沒騙之竹堂僧福懋不能守歸之
歙人黃汴幾若落異域矣亦殊幸而歸之崑山周鳳
周攽其家又不能守而吾弟敬美始得之余乃拈天
如絕句授敬美伊倣徵仲例以小楷系于末閒十餘
年前獅子林尚在而所謂十二景者亦半可指數今
已受旛民家陸氏縱繼作畜牧其中而佛像峰石老
梅奇樹之類無一存者嗟夫如來遷化後尚不能長
有王舍給孤獨竹園而一天如力烏能使獅子林垂
二百年而巋然無恙也徵美意似欲盡購三四君子
圖大較謂書畫力更可得數百載將以救茲林之泯
泯然總之幻耳天如一幻人獅子林幻地今皆已幻
化而乃欲狗此幻跡了幻念耶故不若中峰老人之
以幻住名菴也因復賚我幻語

道經書跋題葛仙翁移居圖

詹東圖出此卷示余云葛仙翁移居圖不知是何人

所作其貌人物絕得吳道子王瓘遺意樹石則荆關
也前一夫甚悍而短肩行李諸藥囊鼢佩衣籍之類
皆在焉二少女步而從一携琴一提藥籠六白羊先
後之二村童長者亦肩衣樸而牽一滿角黃犗則仙
翁乘焉背冠藍衫可似四五十許人色腴而意殊暇
手一編且行且誦少者抱小黑犢翼之後水牯牛則
白衣嫗乘焉三嬰兒少者在抱稍長者襁而肩左又
長者踞半牛背凡爲人之事十雅俗老少各極其致
爲羊牛之事九躑躅偃蹇各極其態而要之皆有物
外賞更一番則山谷老人書七言律題後結法莽蒼

道勁是晚年得意筆也考之太極左仙公玄不娶無
子縱有之生平如幻三昧豈不能盡之一樸似當爲
稚川子稚川曾娶南海太守鮑姑女弟不知此老移
居在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前將解勾漏令後耶稚川
亦無子晚而就從子廣州忝軍望養此三嬰兒竟不
成長或寓言耳吾詩與書俱不敢望山谷覺少悉稚
川事東圖以爲何如

錢舜舉畫洪崖先生

此吳興錢選舜舉所寫洪崖先生像也神采秀發意
象閒遠望而知其非人間人家弟嘗寄余一本乃宋

人筆更佳而後缺一幀題以爲葛稚川移居圖余辨
以爲洪崖像弗信也得此本證之乃屈按列仙諸史
傳謂先生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常御烏紗帽紅蕉
衣黑犀帶短靴攜筇竹杖今像正爾而後一人短
而闊若段柯古所云弄臣者其執即六角扇也餘四
人大小不一即橘木葛律拙也其挽而不前者一白
騾即雪精也肩者即鐵如意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
榼自然榴杓一云垂雲笠方木橛二玄書葛木如意
魏惠靈木栢杓也蓋靡不合者舜舉拙於書而最後
有題句云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它花鳥咲伴

醉臥樓臺此先生詩也然先生又有二詩云下調無
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又入市
非求利過朝不爲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嘗語甚
淺而有味舜舉似不知也始余嗜古書畫器物幾成
癖乃先生甚焉而一時名士若李太一贈孔子木
履郭翰復贈孔子二儀履楊炯復贈孔子石硯與楊
雄鉄硯田游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杜楊齊哲贈稽
康鍛錐劉守章贈四皓麋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
藥杵曰魏肅贈陶潛琴隱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
笙張守珪贈尺八寸海蝦蟆牙秦休雅贈河上公注

道德經冢本周子恭贈古帝王圖元亭贈謝靈運顯
僧翛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
藥篦余始而咲以爲何所辦真贋既而秘喜以爲靈
真嗜好若此何況我輩第今年秋盡捐所藏付兒曹
僅荷一被一瓢佛老書十餘卷入城南精舍此身飄
然覺先生之尚有累也先生諱氳一諱蘊字藏真晉
州神山人趙道一謂其年九十三四月八日尸解於
洪崖古壇至八月復見於晉州復尸解而徐慧謂其
初乘白騾從五童入洪崖古井後復不知所終道一
謂其慕古洪崖先生也夫洪崖先生固張氏乃黃帝之臣伶
倫也一見於衛叔卿傳再見於班孟堅賦三見於郭
景純詩四見於陶眞白眞誥益遐遊之靈眞而希夷
之妙跡也張氳先生出處靈幻故靜能公遠之倫而
博綜藝尚庶幾貞白伯仲耳且使古洪崖而在則吾
孔子尚當稱東家丘桐柏眞人當稱吹笙少年而何
器物之足羨故須以道一所紀爲正

五星二十八宿幕本

今世人稱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爲圖右相立本筆
按宣和畫譜載立本傳有五星及□□房宿二像耳
若張僧繇吳道玄則俱有之而今不可得矣此卷乃
梁令瓚本令瓚宋人故有聲畫院中愚於丹青所
未暇論獨怪是星宿在九天寧有此委瑣詭怪狀即
有之何從令人見而寫之且牛星作牛女星作羊千
古靈匹一旦興盡眞堪供噱嗢耳余曾見一本云是
吳張纂與此全別而段柯古所記昴如剉刀畢如笠
箒如鹿頭參危如婦人髽井張鼻如足跡鬼如佛冑
柳如蛇星如河岸軫角如人手房如瓔珞心女如大
麥尾如蝎尾箕如牛角斗如人拓石牛如牛頭虛如
鳥翼如馬頭胃如鼎足云出佛書而闕亢氐室壁奎
則又別矣然恐是星形耳非星神形也附志以備攷

又爲莫廷韓所藏五星二十八宿五嶽眞形圖

莫廷韓題五星二十八宿圖乃梁令瓚摹本致佳
而微與閻右相本不合其段柯古所載如笠如鹿頭
如足跡等則又過矣又五嶽眞形圖不知是金母所
傳漢武的本否若五星名氏則涪瀾青嶷之類二十
八宿姓則鞮耶尼之類五嶽名氏則玄丘目陸之類
余皆有別記記之不暇一爲廷韓書也廷韓仙才
勝漢武遠能去彼多欲此圖當長侍衣帔不隨楣梁
火飛去矣其以余言爲然耶否耶

題八仙像後

八仙者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繇始亦不知其畫所由始余所覩仙跡及圖史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　我明如冷起敬吳偉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庸畫工合委巷叢俚之談以是八公者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為各据一端作滑稽觀耶乃至通者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豔惑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倣能效其七而疑其一為志之純離公者諱權字雲房嘗以仰將從周孝

依倣於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公者諱嵓字洞賓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任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諾公比而公最為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器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藍公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鞾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吹云藍采和藍采和

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復語多不能悉至濠州忽椰鞾帶拍板乘雲而去韓公者諱湘昌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宅鄉久而始歸值昌黎主辰宴怒之公曰無怒也請校薄伎以獻因為頃刻花每辦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譴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曹國舅者莭喜時傳不能舉其名第言承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容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云詔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黃河為筒工索渡百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髯而翼善疑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顏能談休咎老而解化亦莭善時云攷之宅野史謂仙姑晚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稗官都不載獨聞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也於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為虎所殘得一跛驴乍亡者而

居之不可知也今鍾離呂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扶
海蟾而重陽輩而入今張果先生而取友則必從赤
松安期次則靖能公方逍遥乎上清亦必不僕僕焉一
屑屑求冤合諸公達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入必不
符之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跋即受乩頭詈所
不恤矣

全眞四祖八仙像

自我教主東華帝君得統於太上而傳之鍾離正陽
正陽傳之呂純陽純陽傳之劉海蟾凡三眞人而後
為我王重陽重陽眞人之有全眞也猶達磨大師之

有禪那也見若以為創始而不知其自海蟾而上遡
之太上見若以為無師之智而不知純陽海蟾之顯
度而默授之也蓋至於重陽而教始大明矣自重陽
而為丹陽之馬長眞之譚長生之劉長春之丘廣寧
之郝玉陽之王玉蟾丹陽而稱女眞者又有清淨之孫
凡八眞人蓋至於長春而教益大行矣而四眞者亘
千年而不為遥後八眞者聚一時而不為近三百年
而一眞而不為少一時而八眞而不為多亡他遺有
緑而成有時也吾始乞李郡為此圖既成而吾弟敬
美自江右梟以覲歸且發囷輸以予之敬美頗嚮道

而厭事我長春以八十老公應普顔篤聘於單于之
庭扶服數萬里而不以倦稱者救物故也善救物者
事應而中不累功滿而不自有出不碍道處不違性
何必朝夕仙師哉

仙奕圖

故協律郎冷起敬以蠆鶴之誣施罷隱其所圖仙奕張
三丰道人已詳記之今年春有携售者以直太昂不
能應聊為摹其大都因戲謂石室仙奕太遲取滑待
詔天人奕大速孤山仙姑婦奕大巧恒山仙奕太

拙吾不知此仙人於巧遲拙速何似有桑者娛樂於
稱中叟遠矣漫為題尾

又

仙奕圖今在張伯起家初無冷起敬題款止據張三
丰一跋為二仙遺跡故見重耳然跋內稱與宋司戶
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親唐李思訓將軍之
書按彌遠與孟頫生不相及復稱以此圖奉送太師
元老淇園丘公而末云永樂壬辰三丰避老書尤可
笑攷壬辰為永樂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　上遣胡
忠安訪三丰於武當則先期已隱化矣七年己丑丘

文部

書牘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啟　九重特達之知親書

通者異書蔣至渙汗頻頒當

上考覈八命寧崇之寄晉領

華之峻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豈日之李贊

皇扈從齒胃他時之嘉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恒

欣鄉閭尤傳忠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

靈智崇禮早紡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

業就素臣仍公妖惡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

士無雙褒然南宮之選首廷魁第二名矣太史之

府月領成均多士皆其陶冶兩載　帝紀一時賴以

稽衡自魯連弗蒙海之哀而嚴陵系桐江之鴈南陽

隱士獨稱為臥龍洛下兒童皆知有司馬傳嚴特召

無稽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丙魏之識清標著於

平日故中夜無可郤之金白麻播於內庭而外朝減

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養交而惜名人皆

望之稙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淺小辟成大群為國

則舉不避讐遠嫌則恩無蹄已若水若旱必與 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 社稷以爲悅當惠顧之辰謀或少展其愁眉若 群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盒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而循墻之讓德猶著謂青宮一品已堅辭於達書之辰彼素絲五紽實遠險於京雨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將伸國之經某等素切儀刑遥深踴躍惟詔功詔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

考

答上 襄王

昭秋伏惟大王德履陪常集茲千福世貞不能事貴人退伏田野自戊寅再序厥心世路偶有感證削跡道門言官之諺舉與嚮者之見攻皆什之山神伎倆而已而大王拳拳念存且以東山之出推愛友于南溟之摶致望燕翼感悚徒切豈敢仰承惟是大弊珠蓮歲嫌爲恒野人頻暑盡除調饌有賴不敢不厚嘉耳後宮蘭要聞尚未愜厚債時施且小節益舉行當絕絕振振鄙日望之蒙委中和軒等詩及題對謹草古體大小七章以寫明教素不工大筆及描於格對

惟冀尊慈見亮周茂才名士書法時義皆可觀蒙大王敲醴之惠感深刺骨併此附謝不宣

又

下走天地長物丘壑餘生廢性莫馴蝸延自潤難挫名未盡或見齒於人閒而剖迹已深久忘機於海上不謂大王恩深篤舊宛爾楚宮之穆生志切憐才念茲梁苑之枚叔歲屢命使躬貢王綸兒爭製白尚方裹蹄出於南徼竟陵所餉足騁杈夜之鎗成都可沽無俟陽昌之典飲醇何既報德難名

又

歲屢信使函致溫綸如天之眷兒愈隆傾日之忱莫效敬惟襲國大王殿下溫恭成性孝友禔身發政施仁美化既行於南國親賢萬舊遥惊尚寓於中吳郎枚叔之拜賜梁國何以過是惟孝標之陳謝湘郎恐不稱焉下官窮海陋儒東山小隱偶承人乏誤玷恩私薛荔不深遠志化爲小草桑榆漸迫文無但有當歸於 聖主未竭股肱之誠在私門遞幄手足之變方當憤嘗徒切悚惶仰挹大王之雄風難隨神女之行雨下情無任感激瞻仰之至

荅楚王啟

下官備員臬司托在宇庇爾時大王毓德東禁未撤
庶衆徒企音徽竟暌聆聽仰嗣是十有五年大王應期
御國禮士登賢義問仁聲江澨嶽聳下官烟霞成癖
丘壑自私誤來方旌叨佐樞軸駿骨何補蒐裘遂荒
不謂踈逖之姓名倘蒙清燕之采錄遠勞命使勤宣
德音餚奬逾涯慙汗無已太和勝地玄武真官承欲
修治道途以便恭謁嘗唯至念所當祇承亦是下情
由來深願第此器省蔣遣阻饑中產方困征輸下戶
甫離溝瀆祇有三四中貴二勳臣但爲營生未曉
緣事況下官雖有半面之識於此葦故非通財之交
公卿公爵之末雅所賜幣禮敢依數告完諸惟寬
宥下情無任惶悚之至謹啟以聞

答樊山王

今寰宇豐洽文軌大同郎朱邸諸賢王不獲辭遠遊
載鶤弁以樹于城之績而獲以清閒之燕寄悰毫翰
流譽竹素抑何盛也通者豫章三子侯大梁灌甫南
陽子厚柱林雲仙皆與不佞雅相聞固白琅琅一時
然皆爵僅公乘祿等銅墨未有擁布面之尊佩綠盤
之華而修三不朽之業如大王者也伏讀訓辭謙光
謬然循覽諸什賁文以止令人飲衽嘉服世貞老矣
少不如人今猶已鎩干矣大王過聽而奬飾之不知
其心之與髮俱短也魚鳥之踪轉入深僻方塞究杜
機牧聽反視爲嬰兒之不服安能復作長卿敬禮游
白雲之兆生緑筦之閒乎哉以此負大王大王勿惟
也不腆大士經兇一夾是貞所刻者山園記一帙是
貞所撰者大王試一寓目焉庶幾若不省之獲奉清
麈也冬寒爲宗社爲道璠愛

又

前者草草一書稍露傾挹而足下過聽而奬飾之
世之文見示俾效琢劘且薦穢秕之導足下借視惡
於聾瞽固自感心弟使空空鄙夫倘然而當敬禮之
托則大不類矣陳生言足下告之先七之廟而後遣
信其篤誠足感也披寂而受殫射所不卹其虛受是
欽也至讀書辭概及千載慷慨用壯一唱三歎使我
忘聾瞽而躍然起矣足下能勿露其醜否陳生又言
足下禮士若折愛賢若渴雖處朱門而等若逢戶牖
謂人且字我毋以南面自我此蓋國之盛節小山之
高致也僕用是忘其賤過而修布衣之禮以進足下
亮之

答黎丘王

進貞燥髮登朝則聞會大父先王瀟洛間隱舉也河
間東平不足擬矣既聞踰古稀躋大耋以爲諸侯王
師表翩然乘白雲而游帝鄉則尊父令國主繼之文
彩五色光映江表雖八公在門而異端自屏曾見信
陽王太史道奉常韓客文物之盛使人翩然動在齊
之想不謂渥洼龍種復有如大王者出今大梁灌甫
優游經術豫章宗良用晦南陽子厚縱橫詞藻貞言
綠藝於洪都雲仙玄舉於桂林然皆奮自踈裔盡淪
白屋未有出深宮朱邸冤遠游被赤舄謝狗馬琴
色之好而思操竹素之業以流映千載如大王者也

甚休甚休世貞不佞何足以與斯文而大王過聽遽
貴大教春溫漢閣穆如灑然龍山川阻修鱗羽猶間
而公子執轡之恭梁王授管之雅於褚墨間隱隱見
之加以瓊章賡書雲霞舒卷龍蛇飛動淇園青葱托
之絹素挂我四壁燭日琅玕又與大上像檢法阿
羅變無論真蹟摹寫宛然君新拜陽之項汗洽於背
世貞老矣廬蒲之心亦短田光之精久銷日坐一龕
行斷諸業不揣鄙陋勉成六絕句以昭來裔伎倆如
是而已大王如更
蜀禮部長卿胡進士元瑞及吾鄉周公瑕曹子念王

承父王百穀皆虛左物也門人游吳
人長者詩亦可與進而不無酒過唯優客之奉甚闊
寢多暇爲道自玉以膺慶祉不宜
寄用晦

近有家人自南來郵致足下報書轉附吳地者乃知
漢上之信非易矣而楊中丞所使使到首扣足下之
起也寂寂寂鮮與此曹相聞耶獨書云久
不疾雖已勿藥尚未腴足下方盛年胡乃爾每編
陳思王求通親表及所下教覽此公廢閇當不消
足下有德甫相倡酬時時出滕王閣望大江高歌縱

酒故爲勝之此間故事不出按部又少過容其爲面
墻殆甚足下然一切吏事稀簡眠起頗適因得以其
閒理册鉛之業意似愛之不敢作春明夢也外刻書
畫十餘種俱完如法書要錄名畫記之類皆在殊足
供足下塵尾資惜去人不能多携今各上一部

又

日坐斧阮泉石間意有豪章使者則故蒼頭至矣啟
緘得足下書悲憤感慨都不忍讀三詩妙語溢出至
爲古風派文苑借五湖春色主恩私此是瑯琊汗後
得足下何從得之嗟乎僕人間一長物耳世自用之

世自棄之於候尚無與而乃勞足下方寸間五嶽也
別冊如駛波斯裝瑤奪月郎小有微點無損連城
宗炅每見必長咄咄逼人諸王孫賴足下先驅驕嘶
縱弱無復蹇態豫章異時風流不減鄭下矣報言促
卒未能厭來願想當盡見之也所翫果有中散駕此
間一鉢亦足藏神龍不妨彌月布衣飲茶恐白雲不
肯封冊房爲偷兒窺伺耳家弟作更知亦不惡而頗
抱子猷之興徐卿至足下相與挽之何如明鄰斥似
不出政府意但非所急也家損既佛經呪三十卷一

精絕殆似芥子之納須彌固不可思議也却往古上
道冠一冊成可簪而就鶴背也二詩各書一扇其湖
細土布比於季子之縞又竹一幀元禎定之筆及諸
鬼詩少助高齋寓目不一

又

子與書來云與足下間一相過從猶未得沈酣如竹
林時也游客方生謂足下倡和微倦得非日事九轉
大還之術乎區區頑健如昨竊謂從死生大關勘破
一切有爲皆夢幻泡影第勘破後終無着落卻轉於
見在耳目口體間小取適耳此語雖卑可爲知者道
也秋來舉一採邨縱身杯酒至今未泯日然意殊不
厭之獨苦丈字見後如青蠅博進耳物情時事頃刻萬
端亦一切聽其順逆德甫點無損連城
少年紛紛裴兆誰爲千里駒者家弟堅欲拂衣止之
不可足下須與予與一商之嘉禾道中對客不一

又

張生至得二書其一附姚山人其一附張生者足下
始而爲我喜既而爲我不平春榮秋悴與刻在足下
方寸間僕却似覩局人耳勉塔鄉井灌園讀書差足
送日無故而足一呼之又無故而白簡逐之譬如夢

中了不知其所以也僕自庚申而後食息起居事事
愧心寧獨出處第生平無聲色奇衰之好與所謂居
閒伏謁者然彼偶不中狀耳況吉夫每以續史見屬
覓事大未敢搪承兩歲出沒無所得五十之年倏已
過四如何如何子與不祿且無子昨入書一哭之至
作十日病亦曾爲料理其後事第恨其堂獨木得足
下及德甫一言以爲慰耶共子弟亦慭之今始知是
下將有誄髮之屬若毋緩也目前寧有汎愛親仁若
子與者滿中永能厚足下而不克酬德由亦是世法
中常理家弟計已在省得時周旋足下欲重勒淳化

帖間之張生云是傳泉刻耳如顧舍人勤閣帖尚不能佳奉耳計之照來思得諸宗室於文字尺牘姑以字行而別取一字如徵明之爲徵仲者如何有一信幸郎付家弟可也手瘡日授侍人筆不一

又

家弟歸自言於足下不能數數也則以近例東濕云而足下亦多自引避德甫林居遂不獲作三雅會乃知人間世不可曉如此仗白逾始來夢境將覺於一切意味靡所不厭今春忽忽似有所誑邸柝薄產授兒輩別創小閣焦僻所入秋可成即徙居之一祠一茅

聊食水以作頭陀行遲矣惟翰墨間責小未償然亦不至作綺語足下於此尚微退似當入不二門而冊龍之朱未息良所不解金砂黍珠造物至靳縱予之天上寧有財色神仙也佛不離心冊不離身僕此二語非孟浪者足下勗之商陽王孫父子有二札附足下亦能詩而雅尚書古品而其子走可念二十七古文無習塞子業嘗試於學使者輒居首僅以一束素旌之而已今人邑邑宗正條善書者章生自言客商荷上恩得保一壑以九日避地海隅者匝歲奉用夜戒棲止山園雖觀家小便而應酬見侵幾復成一酒入僅以新欲之久粗頑健耳姚匡叔來得手教具悉□允且云足下獨任先輔國喪赴卜俱困病落累月聊寄食足下所甚服高誼又云足下賞鑒家有古

是徵孝誠足下又惓惓念及德甫身後開渠長策多
才藝能自樹立且精堪輿家言第二第三郎君文筆
健勝令人意豁幸寄聲長嘯欲得德甫地下文仲以
一介將事狀來勿躬及也區區餘生念及蓼莪方寸
欲裂以故懸孤之月迓之荻蘆中飯僧誦經大齒之
覭非所敢當勿以不恭罪我甚幸甚奉匡叔還便附
此不悉

又

嗣從姚匡叔所知兄純孝自奉先君侯大事後即長
齋佛前精心禪那今者余世輔來謂兄踏堅壞坏之
節洞究出世之旨一切無明扑撒殆盡而不能無中
口語山神伎倆何足挂意付之不見不聞而已先君
侯身後等以隧中一片石見委豈唯吾兄有臨淵敬
禮之契而先君侯實倫河間東平之嫩不俟諷辭亦
撫愧色唯是傷於太詳石妨身後念仁人孝子用情
之篤不敢以簡自貴也世輔篋青烏語第吳中士人
棲形藏魄之地蒐表牛眠種種具足遂使長技弗施
妙指永閟僕備了得德甫一念耳此乎才識稍讓
論及發第不免小負國武子之過兄在以長者之道
時琢劇之伯玉兩走使邀僕秋游白鞏明鄉郡欲東
洗滄海第計其時以　天子之恩命奉之先壠則已
楊境以待明鄉兄亦有意乎僕苟完此事生死皆了
境也薄俯附報不一

又

始姚匡叔候僕於崑山道中既而別去及僕以三月
朔之任無幾聞匡叔尋抵白下止鴈峯然絕不相聞
五月行盡始跡得之已出足下見寄詩及牘各一番
中各天之懷壯觀潮之致緣僕之此出大非得已巖
居十二載末穀世途草衣木食以了餘日不謂除書
亦及堅辭不可咸以先子新冰恩施無可更作偃蹇

而病弟頗能噉肉糜起止如恒人故劄念一出奠非
久當遂初服入官之後便不由己而病弟之計至矣
既不獲挽之人間又不能先之地下六十餘生為日
幾何而堪此創痛也病弟在時儻有定力問匡叔當
能言之足下當同此懷其於策發發自赤秉不敢贅
請聞比來道履清勝杜門優游自有物外之致塵囂
一事靡成而緣然陳王尚欲辭遠游此何足當足下
一嗤耶匡叔去便聊此附問百莫悲悲書不能罄意
之兆之

答宗良

蒼頭昌暑裹糧而致足下訊書以新詩勁我趣色所
損餉杯盤足珠金華良常供當甚荷雅念每讀足下
一番詩輒一番前進領略字琢句皆從苦心得之縱入
醋甕中不受滄浸要當表儀騷代豈直白眉朱邸而
已記得三年前取生平故人自前後十五子外人各
一莊而足下與焉倏於取知足下弗能爲也今年
擬不受翰墨責然前忽忽猶遊計至秋中可解移疾
之歟賴故人在事得以免全何徼先生傷巧退矣大
巧退之於巧進雖雅俗不倫其有待一也德甫遂南
浪浪可歎數行附慰用晦爲口達之不一

又

每得公一番詩輒復一番前進才情鼎美格意朗暢
朱卿中乃復有斯人哉豫章諸秀翻翻藻逸公與用
晦爲之弛晃子良子雲輩不得專美於前矣宋正脩
能抑公一時不能抑公後世也僕邦得南垣力服思
奔園墩溪臥石花竹禽魚皆來親人左圖右書息以
消茗真足樂拙忘世惜時時爲俗事見燒耳聲見褒
奘過情非所敢當素抑漫爾揮寫近律不免汚騷見
餉李迎盡許民歌文增高齋一觀第阿大生平無長
物勿復爾也拙詩扇頭并薄物將遠意乞鑒入

又

譚道人來再得手教及石蘭館詩讀之令人齒頰皆
分中間雖不無一二可商者然自是良璧無損連城
制掇題圖秀集篇詣蘭者國香也因借改曰阿介集
而爲序之介録前後往復詩及復成讀足下詩一編
於卷勿輕示人恐見者不無瑕瞰鼻夏間所聞極不
可人意初亦爲疑駭徐而察知姆婦之口也然今子
累是下故不淺令能改玉否僕當石穴之踪復見物色
以有此盡蛇之足業上蹏力辭恐不能如所請當月

圖之雕亟之枝兄落盤鷄冕中尚可轉入苦海淹狄
乎譚生郎有方外風可與也餘不具

答南陽孔炎王孫

數千里走使以詩及書存我高槐間嶺之令人躍然
起色也承見示有好古癖此是洞天清祿宋嗣諸王
孫蓄法書名畫有千種者今木天中秘亦不能爾可
歎也理鼎圖古雅之甚且粧飾器用似庶人惜爲水
所漬小失神耳馮海粟詩頗豪其誤宇森草柳手木
色不足疑也馬河中嘗清祕可爰乘興作一短歌并
題數行破我綺語戒矣舍弟適自朝天回以尊札付
之二

又

令狐小龍求書

下走自厭世網見騙靈真業已棄家而不能遽今秋
復爲兒曹一鳴公私見迫勉強應酬始猶柔指既而
嚼蠟又既而鑿牙蹙額矣門下舉以爲快且復傳所
云休糧服氣者誤也弟絕糧歷室來三歲暮飲水許酒
肇肉都斷以此形神漸相屬耳佳篇種種遒上別帋
見示若謂不能得僕一言而與賢嗣蠅蚋不休者有
故門下名已就矣商牙餘事正須於少年兒郎發之
且彼實國器也春草馳情卷張步之不能住然是春
草本色語所示昭烈像的係宋本非昭烈耳渠羨禿
所以世說有露泳君之誚今笑羨非也且前後皆增

傳者二跋尤可咲語既不倫字畫臨摹蹊跡宛然三
册葉差强人意而破碎不堪裝潢獨眉山豫章像佳
耳題數語當不辱休承已游岱岳三君子書當如命也
公暨古若粥恨不此間一游目

答南陽子厚王孫

數千里裹糧命使手書及新詩念存使者將足下意
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無非見不佞者使乎有味言
之也公天質穎秀神明煥發雖生王家而踈儒履不
染愛樂早探竹素既負倚馬之才不迷亡羊之徑故
所結撰朗朗郁郁乃爾第聞習制科業甚工詩矣使
公能窺陳思之瀾勒成一家書則可不然吾夫子所
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矣夫天以日遺足下又
不以富貴濁足下何以酬之僕老大摧廢一丘一壑
雅意所耳今春忽似得少證於有爲之跡悉便放下
弟不免破例爲足下作一詩也如何如何書刻數種
附賢僑棹清覽不一

又

徐司寇來拜君候書詞音奇峭不減胎簪熊耳四詩
瀟灑與棡桐爭流盛哉僕於文章鷄肋耳何當於足
下而猥以八斗見推八斗故是君侯家故事也司寇

吉是下甚工於公車業此又大可念矣陳王正所謂
八十才者也然至欲辭遷遊戲惠文解朱紱佩青綬
而甚或乞領一隊從大司馬驅馳騎之後彼誠不欲用
文苑哉一身雖然今後世以方文烈子卬何肯壞也
君侯助之力致不朽而已僕本不是言跌宕文史即
以自寬不意爲世所知又不意爲世所恨子鱗子與
平生石交相繼彫謝書及今人愴然周粟賢作裹陽
寓公婆娑曳褐憂在桂玉如何如何偶便附此不敢
致他物拙集唯橘梓共之不一

又

得所寄三七言律寄兒子五言律他詩五首皆宏
麗精切字字不苟翻未脫蹊徑要之武步間耳樂府
在家弟所者尚未取覽來云大有當家句兒曹啟子
選偶得一廬何所取足下快而語洋洋后有味者載
記書辭所云托溷群孤著牖顏恰宗條東濕黃髮之
期亦何可必盒大可悲矣雖然僕竊有以逆足下子
達求自試急切而子和父子急抑之耶今東領大將
軍印俘權祿神亦不過一部征西王鎮軍耳寧以千
載思王易之然此猶非其至者淨飯諸子姓盡入雪
山達磨視弟二王子若能蜉出世業成爲如來是

下奈何賤此貴彼也罔成二律相廣勿吹老夫才得
山游便歌公無慶河也往年勿答是下詩醉中命筆
絶不復記憶最後復成一詩了不知其何似歲杪檢
拙稿讀之乃覺前後相襲如一郎爲訂改今缺去於
友聲集中破數行梓可也友聲二字有所自否白水
草堂有真人事難措覺諸公亦似不能快僕久於筆
研外覓生趣今段段似未能忘工拙也一哂

答朱貞吉

閩人王良材來得手教與刖致諸石刻悼山之類俱
領訖昨歲姚生者來能談豫章朱邸事謂老匪幾至
[illegible]
愛廷尉有二壯玉謀圖更書成而屬之一玉孫踈耳
貧者今得教乃知此王孫爲足下伯氏也足下庇麾
千乘以談伯氏難于藏延州之誼亦何足多然足下
乃須幻影庵詩夫一庵容膝稍謂幻影聊覓實楯誰
能逢董郎二子亦非倫當是悉連連磨上足耳僕郎
擬提筆作一歌恐類神秀偈流汗悅忽不遷成語今
先如委草像贊染來箋上之倘欲登石改小行今舍
弟書之可也姚生又云用晦用已成知仙道非遠而
足下印章乃稱有象簡當由建臺玉京避妨坐位故
耳僕北縱橫二藏中興日往來足下用晦何異屈

仲賢頃今窮困世法不免津梁如何如何王生淳實
君子人已援明卿例以二絶句與之念彼伎倆何以
終老可憫可憫偶有一帖乃是弘治間用陽孫氏刻
太清樓跡附供臨池之玩不

又

昨歲從用晦所使人盡得洪都諸賢書獨不得是下
書以爲悔尋聞足下不欲稱附庸而以大國之賦來
固日望之也乃鯉檄手書與璽綬之妙辭煜然照我
茅茨矣諸詩五言極古樂府雅有建安風歌行警麗奇脩
近體亦自鋒鋩中間用字落字麟眼不瓦何幸朱邸

[illegible]
中見白眉如二三君子也損前諸品多清閒閒物身
非何徵何以濫竟陵之貶家弟每書來輒誦高雅不
已與曩時張侯合果如來教惜用晦方角介山丘壑
足以藏竹笈也恐終屬疵避宗正條則爲貌茲固以寄
君侯齊壁借攜琴動操之資何如扇頭惡詩小報來
美并有薄物將贄唯鑒存不備

又

十月淨居時忽有陸山人持公一番讀之乃知薄游
鄱澤踰秣陵小憩金焦將訪我悟游觀以西河之感
而返今人帳仰緘已豈東海之濱未合有真人跡耶

每念陳思王黃初五年今有舉酬酬門閥之悲趙太
年丹青殊絕而所貌不過京陵間五百里山水爲千
古訣隔世界公賢於二君子多矣第未知錄衰中三
絕可推惠一二否僕名爲棄家而不能斷第里應酧
與雕虫風障明年必須猶割之所餘太要一念因姚
臣叔便附點清覽外此山園諸記非以其文辭或是當
公臥游耳加食自愛

又

足下文采風流照映江右能使朱絃振響叢桂增色
一旦棄蟬冕清從策扈教之扶追尚平之嚴又獲
伴州山人眷卷之二 二百七十二 二十二
與伯玉投簡本寧方舟吾家兄弟從歐白雲之遺唯
冀足下與本寧輯一詩刻名琰後三千年作弁山
故事耳見委一序二詩并草書一一如命但署字無
大筆寔弱不成觀是下自書之醬僕名可也見宗良
用晦奉爲致聲老望輒竟薄酧托姚臣叔致之秦德
甫之賀詩托臣叔奠章托邦相不知後先得逞否萬
里之外以身爲本自愛

又

姚臣叔來得足下八行以爲慰足下邯不復遂遊臣
盧彭蠡間輕舸小舉當不乏也僕慕道而未有指授
畏華研如譬而未能盡御知酒之害生而時一中之
兒子輩失意於真我無涉而不能盡置之度外何老
人之多物也臣叔道返草次附報自愛自愛

荅雲偃老人

昨朱師人便草草數行爲報計已徹覽矣屈指翁今
年政得八十又六而姚臣叔求則亟稱其黔鬚朱顏
健步屢美飲噉神明之用即四十許人所不如坐定
出翁所授書讀之則拳拳見憫以僕向衰之年必不
能於身中更先天一點且引正陽翁所指人身七事
無不扁陰爲證噫乎翁之欲採我可謂切矣先師見
伴州山人續稿卷之二 二百七十三 二十三
示一偈有來一是天尊語來一之一動亦類翁指及
叩之則云不必外求而黃白男女又八戒所明示且
南宗白虎弦氣注詁多自矛盾而近所傳金丹四百
字亦似止以身中更鵲與先宗合故於來矣未盡薦
耳公果有意辱收爲弟子指要訣著爲法語附之
郵筒僕即不能遽奉行必不敢慢亦不敢泄也一二
年後師期果不餌小有所得當毋吝於翁如其杳然
則雖間關萬里負笈執贄有所不辭僕不妄語人也
臣叔復出翁大作數種往往窺天心透月脇家未得
盡傾畧但驚其古雅神麗五言絕似真詰遺響而七

言則悟真之上乘也朱爲開勝弟不能化雙鳧以從栖八桂如何不腆之辭聊見仰止并刻佛經山記土悅脩槭唯爲道自愛

又

三歲間兩拜書及詩何翁見爲之切如此也張給事書後發乃先至姚匡叔書最先發最後至然匡叔所傳翁寄信則拜海深矣男女之術先師所戒弟戒者支接耳若服餌之方翁實證實得不在列也僕自甲申仲春接先師飛偈二百言責僕心境不淨且緩傳道之期欲使自悟恐衰年未能待語及此神魂懷然

倘翁授以秘訣苟固色身以竢師期異日僕有微驗亦不敢自愛也匡叔行便開此不一

省亭

姚匡叔來承手教副以雅貺甚感甚感僕比再玷朝命踧踖弗克感謂先子近荷　恩卹不容更復匱蓼勉爾塗抹草流既少形影自憐近更得亡弟栽至隕絕旦夕尋祔服矣匡叔欲更作友雅堂一詩以續餘藁殊爲蛇足勉爾塞白殊不能佳又薄俏新意乞照納荷荷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三

竊念弟子世貞三生濁品半世行尸出沒愛河浮沉苦海衰相已現頑冥自如伏承我聖祖弘開玉毫之光我仙師曲賜金篦之導故得皈依大化抖擻凡塵割欲辭榮棄家入道所苦宿障猶重鈍根少通雖我倦師微示躍如之機而弟子尚苦彌高之歎問於金

卅正理一書竊覩一二以爲此道不假外求但未究玄牝何方鉛汞所在又不知誰爲真土誰爲火候間習靜坐以待來期而漸近頑空通無着落稍不散亂便屬昏沈因字師龕不能遠入深山公私應酬時見侵迫兒女病葬亦稍牽懷昨年豚子僥倖及葬父元馭家難出外支持因而感病又不能登謝筆研告絕形神歲杪春初贏尪幾殆今雖漸瘥故正恐真元內索版築何施一逼大期遂孤深托又見葬父衰暮隃當疾疢加百憂頻仍一骨燋悴加以時望轉重物情爭趨弟恐服陰之後舉家慫恿不獲堅守初盟

前疾愈深剎那不保不唯彼有墮落之咎而弟子亦負顛危之累今距我僊師化期已正三載爲此竭誠銜苦懇告弟子殘冬三月初一日暫不領諸其家累大小悉從舍置惟日禪坐經行逍遥恬澹一依仙師指引不論遠邇束身便行所望少分刀圭之餘以固此蒲柳之質庶幾不妨跋涉且便持循尊父狠狽至此知我師必垂哀憫仍望特惠靈丹授以法旨俾其疲憊語彼沈迷弟子苟有退悔誓絕皎然莫死莫贖不勝哀祈迫切之至爲此具申伏惟尊慈鑒察

答存翁相公

伏蒙惠示金剛經讀誦即妄頻佛前朝夕捧誦又尋前論誦與孫會遠別不覺慢然此從慈愛中來非爭欲比亦須以空蘊勝之一切法盡如不能遽爾勢須將順亦勿令擾內境觀勿令容住心乃佳耳初地學人遽於大宗門弄舌恐不免喫杖五臺又不相聞想只在有爲跡中驅馳便問幸微風之

又

新正伏惟神明起居萬福常下走自閉關來僮能修葉誦業栽酒食味體中宿痾稍稍除減而已無明夙習如敗葉旋掃旋積無能爲力唯翁大淨名長者有以誨之承示徐宗伯之聞所謂此一時耳下走千瘡百孔人也且又落魄不能事遊幅難使自掄擇亦不免駭放何敢強飾無鹽唐突西子所不自意者既見愛於我翁而又見知於仙師俱收之鬻黃之列雖然我翁之見愛尚期以應世而仙師之見知則許以度世度世事大豈凡骨所堪正恐世棄之物終不能無負翁意耳與繩司空仲春過錦里此是一良晤但下走不敢一日離觀若翁開八表天子之賈使來却當月禁請假趨侍左右或得邂逅與繩也餘不具

與申相公

世貞業自廢來謬唯口吻餘生寄跡方外不敢輕以寒喧無益之語上瀆尊重而門下惓惓爲桑梓軫郵荒殘至情則數於同鄉搢紳中與聞之焚與玄修齒及不肖則又於荊石公書竊睹之矣然而竟不能具悉尺之書申謝益嫌散之癖已成唯弘度不屑屑也言者以 先帥傳爲咎此雖草自製於荊石公而實成於不肖弟微聞有繹之者謂某於荊石公謀撰傳初意蓋爲卿非狂愚之輩毁譽萬端譸張百出欲以 先帥言行之正格之而

見聞所得微涉張皇然不敢有一字增飾也首禍自
世貞郎流竄幽囚皆所甘心獨念　先師以名家女
節烈志行可貫日月大道夙僊班首列而不能免
汗鈇之官以奉　上真七尺之龕以安遺魄而
不能保歲月此則所爲痛心疾首而不容於喋喋者
也伏惟相公爲大弘讓大檀越福德寧復有既耶負
罪之人詞旨濶踈統祈台亮諸容專候起居弁布感
私不宣

又

昨歲春秋伏蒙相公不鄙賜以大海會未何時而晉
登元帥上沃一人下攬百揆虛已延納弘度包容使
作守之地欣欣效職進言之路坦然蕩平中間委曲
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際真有良工苦心未易以形容
者間與荆石宗伯先生言之唯有加額稱歎而已世
貞生平跼蹐動與毀會廢棄以來病加傷禽蜎食蜱
飲無復世念不意相公賜憫洗其瑕垢俾仍故物感
激之餘亦擬鞭策駑鈍以報聖君賢相之恩於萬一
而昨春臥病綿歷三時今雖强爾稱人齒髮墮盡羸
瘵未復深唯鑒坏之故相公亦素知者乞嚴小疏匿
匿至情非有毫髮矯飾相公以天下爲度必不忍

夫失所少存鄉曲之私亦必不奪匹夫之志弟今所
司覆允放歸草野俾生一飲一息皆大造也下情無
任懇切之至仰祈台亮萬萬

又

春中代惟燮理功成道體與
宗社蒼生俱萬福世貞不材屢在陶鑄門牆之間幸
點陟日
國恩深矣相公之念舊憐才至矣惟是世貞所以不
能出與不堪出之故大約具前啟中乃至入春以前
舊病復發衰相畫現僅餘兩齒亦復搖動行不數步

又

世貞避喧深落與鹿豕隣而賢嗇長公儼然辱臨之
執禮恭修辭雅啟緘而牘露發篋而幣見叫相公下
體之愛温温懇懇真若春籟之吹物而大指乃今草
建言公啊記夫以言公之文學其在　聖門何自處
然而相公方秉顓閣之德佐　中興聖主駿駿遠出

其上顧以鄉黨先進之故特捐賜金大啟祠而祀之
末學小子覩茲盛事寧不欲附姓名於後以借不朽
第相公言語妙天下方爲秩苑所矜式而故自揩其
如椽之筆秦而授之衰病荒落自外名教之人竊恐
耳觀者從而議其後也憶內歲前有以新宅學宮爲
內舍以祀言公者曾索不佞一詩後始解其矯誣市
名而悔之乃聞一二大老亦幾爲所惑人無所不至
唯天不容僞信然哉荆石先生感 聖主之隆眷與
相公之深知誠無可容辭者特爲仲氏病徙而太夫
人戀戀故次且欲於途次上第三疏耳今仲氏病良

已太夫人已成行亡復他矣區區感激情事有永誌
亦於荆石先生處奉上令不敢費大幣自長者覆不
敢辭而草莽之臣實此腐爛且以千金而享敝帚分
又所不敢領也伏惟台慈見亮不宣

又

春來伏惟台候萬福世貞古所謂歷落崎嶇人也此
不能修鄉曲之譽杯棬而山又不能事言路委頓面
歸歸又不能奉名教而遁於方之外竊自慧不可喪
哉荆石先生非不欲報 國恩酌知已特以太夫人
之故幸滯於手足睹此首鼠未決也不腆之幣併布
區區伏惟照亮不宣

又

知天下大計唯於邸報中覩　聖主神明之器惠鮮
之政以爲相公匡翊贊襄之力居多而間從荆石相
公所得一二則中間幹旋轉移良工苦心有非筆札
口舌之所能述者又相公與二相申門蘭清無暮夜
之可却故鄉寂寂不識有大官人居弟舍人子出入
布素無異單寠此則縣來名世之所希遘者也世貞
藉台庇獲保丘壑爲太平黔首於分已逾雖以先人
身後之事見抑於忌者日夜腐心如綫不絕口之機
猶可乘時以希萬一然且次且跼躋陳情之牘浸戏

者至再而不敢上誠懼棄梓之媛上累太陽之公照
耳今者微聞按臣會巡撫以條陳之欵請於事體稍
妥倘命所司得賜舉行不唯逝者可以瞑目而生者
亦當沒齒銜結之感皎然天日齎草鄙牘似不敢復
塵尊覽但彼疏既屬條陳勢必簡畧恐於該部前所
以見尼與侯議之故先人遼左微績俱未之詳故敢
冒昧以聞應否具疏一唯台裁措撝不敢專也下情
無任懇迫皇悚之至

文

謝著先人蒙　聖天子厚恩　賜兩葵全葬及崇贈

也而拙訥不文不足以玷記室幸鑒而宛之無任銘
刻悚踊之至

又

不肖世貞等竊聞之基碑之興昉自東漢大要皆子
孫門故所以用情於逝者不忍遽朽其白骨而曲爲
之計然數千年以來不能盡值其時與人中鄉郡州
未登於峻位任温燕許猶忝於體裁乃至人倫之鑒
郎諸君及德輿介甫尊尚愧忻褒稍能備是者獨韓
退之歐陽永叔二三君子其人而已得其人而身值
之者則又甚尠也以先人之寃與世貞等之不肖

幸而星綱於分宜又不幸而覆盆於新鄭然猶幸
而值今 天子之 聖明相公與荊石相公之仁喆
得以伸雪泷慧上木 恩綸沒存之 寵光與銜結
之感痛具於前啟者固非名言之所能罄述乃猶有
深幸者所謂值其時與人也夫以相公之貞心宏度
豈下兩房裴韓而貴極一人之亞文擅千載之衡不
啻令史退之永叔也性温燕許無足言矣而不肖等
尚在衆梓之末又辱以筆研見許步趨又辱悉先人
德業平而扶翊之以有今日則所以榮施枯骨使于
不敢瘖閟

上申許二相太宰同

謹啟世貞糠籾小材行誼無所比數且牟雖未至萬
老而薄都都之質望秋先零十年之間托跡物外蝸廬
自滿無復世念久矣暇歲先人業賜榮葬贈官夏卿
於地下之榮已極荐而不肖世貞復起自田里佐掘窀
都鄙命　主上成之恩與相公知已之誼既不忍
負而違此清時望不欲乘際而出追跡雙龍之後以
沽沐恩光少竭狗馬之誠以仰圖補報而病與衰會
方不心從五閱六月經復得亡第太常少卿世懋之
計念先人遺氣唯此子形影相從肝腑內附一旦失
之神眩沮喪志意昏忘遂爲暑毒所凌脾疾積時湯

藥罔瘳隨欲具疏乞休而復值像長之變所遣部事
之人署管勉強扶病支持今病轉深而吳司馬亦已
捐任矣陳情小疏實係懇切真至固不敢以遲暮偷
安亦不敢以謝劣自阻區區一念實欲乘此未死之
日歸治亡者窀穸祭室先壠苟就醫藥不至貽痛爲
之資未甚垂初服之願是矣門下始而造之幸終就
之則生死銜結之感也歸復尚當專人懇領所許先
傳謹末敢湎瀆尊嚴下情無任悚灼待命之至

又

通者闕晚小啟敬相先人泉下之感并乘隙　操筆

餘盡是鵠形之輩安頻桃籍益竊縱橫中戶以上迫
若倒懸雖蒙消滴之恩未息催輸之苦習都差猥小
收猶軍民繁務米價騰踴四城之內日報死者群公
亦謀所以賑卹之及以清卒退運給糧上請想在軫
念又聞汴洛齊魯之間災傷尤甚相公上代元首之
憂下惻黔黎之困固無俟於嘿嘿也履任踰役便即
此奉餞興居諸惟台亮不宣

金川玉篇稿卷之二百七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與許相公

世貞於甲戌歲奉台範燕中再屢教貺遠及外鎮辛
巳以流言株累小啟上瀆過蒙體亮誨存自是相公
晉領青宮入參黃閣天下之士毋論識不識咸以冨
文忠司馬文正奉擬加額稱慶而素孱知愛如貞者
乃不獲通咫尺之問則以乂放草野自外名教而不

不以一哀而廢萬幾之重也今　聖德日新郎是漸定中外欣欣跂望至治我相公與一二大老正巳御物侃侃國是人皆知之而中間幹旋調劑之妙良工苦心固有未易以形容測識者世貞嚮蒙相公憫其衰拙賜保丘壑惟是麋鹿之跡不敢上瀆夔龍之聽而間者曾於吳明卿參政集序中謬承齒及深山之石被以華袞被者頑悍不自知覩者當以爲何如其榮也茲有鄙懇先人於

按學使繼以鄒典爲請一時禮官惑於浮言勒令候讓貞雖日夜腐心切骨而不敢上陳情之疏者始則避嫌切用事之臣繼而畏衆捧僧睽之地故也近乃微聞按臣與撫使會上三吳利便置之條陳欵中於事體稍妥乞再矜憫賜史所司舉行覆益覩天起骨加肉銜結之感均於生死嚮草部牘似不敢復塵尊覽彼疏既屬條陳勢必詳悉恐於該部前所以見尼與侯議之故先人遼左微績俱未之詳故敢冒昧以聞若應否具疏一唯台裁指揮不敢專也下情無任

懇迫皇悚之至

又

不肖世貞等竊聞之世人所欲伸其□恐于親者計無所復之則欲求所謂賢貴而有文辭者論次其行事以傳之不朽當左馬之世天下未知有誌銘家傳之屬其所撰著惇史盈以自伸其見聞而付之公議而中間幹旋調劑之妙良工苦心固有未易以形容測識者世貞嚮蒙相公憫其衰拙賜保丘壑惟是麋鹿之跡不敢上瀆夔龍之聽而間者曾於吳明卿參政集序中謬承齒及深山之石被以華袞被者頑悍不自知覩者當以爲何如其榮也茲有鄙懇先人於

按學使繼以鄒典爲請一時禮官惑於浮言勒令候讓貞雖日夜腐心切骨而不敢上陳情之疏者始則避嫌切用事之臣繼而畏衆捧僧睽之地故也近乃微聞按臣與撫使會上三吳利便置之條陳欵中於事體稍妥乞再矜憫賜史所司舉行覆益覩天起骨加肉銜結之感均於生死嚮草部牘似不敢復塵尊覽彼疏既屬條陳勢必詳悉恐於該部前所以見尼與侯議之故先人遼左微績俱未之詳故敢冒昧以聞若應否具疏一唯台裁指揮不敢專也下情無任

懇迫皇悚之至

又

不肖世貞等竊聞之世人所欲伸其□恐于親者計無所復之則欲求所謂賢貴而有文辭者論次其行事以傳之不朽當左馬之世天下未知有誌銘家傳之屬其所撰著惇史盈以自伸其見聞而付之公議而中間幹旋調劑之妙良工苦心固有未易以形容測識者世貞嚮蒙相公憫其衰拙賜保丘壑惟是麋鹿之跡不敢上瀆夔龍之聽而間者曾於吳明卿參政集序中謬承齒及深山之石被以華袞被者頑悍不自知覩者當以爲何如其榮也茲有鄙懇先人於

人子者之不過也左馬之世未有誌銘家傳固無論至韓歐握結撰之柄以臨一時而所應未必皆賢則宰文者之不盡過也先人固不敢遽謂賢然於赤心而承齒牙之流實非一日矣相公固不棄先人以爲宰文之過而先人與不肖兄弟其過當何如哉敢露舊草行實與太師李文定公誌銘奉覽而希一傳以勒之堅珉先人乃終不朽不肖等死且不朽

與奈相公

伏自相公登上第入史館世貞竊以服膺大名矣而
麋鹿之跡多在草野中間雖一玷朝行則值輗講在
告不獲趨承下風然至於宏廊之度冲夷之襟足以
超崧高吞雲夢者未嘗不於荊石宗伯處耳之也伏
自登庸之際屬多鬥革而相公與一二元老上賡
聖德下釐庶政挽回士風救采物望益班班在耳目
無論一天一喬當此青陽布令之際奮然欲見其光
彩而況如世貞者得稱爲人乎又困吏議其心覆盆自
遠回照一旦辱相公雖雪其瑕垢而用之何恐磽磽

以朽株自待第一痾三時强起藥物齒髮墜盡智力
昏爲所謂少也尚不如人老而精已銷亡如田光燭
武死又甚矣且庚辰鑒坻之故有不能迸於洞察者
乞骸疏上惟冀早賜裁允爲黃冠遺老不玷清朝謝
賢其幷大賜寧有既耶千濱尊嚴仰祈息慈鑒宥不
備

又與余許二相公

季春伏惟神明起居台祉萬福世貞樸蔌小材耳稍
公坂之毀廢中再還歸貳國大臣休休之度然所
以爲世貞者亦過矣不揣鑒坻一念具於前啟不謂

微誠未蒙見亮遽令赴職身非木石亦思少效犬馬
鹿鹿可以上徇恩知而前病驟發漸至狠狽度非朝
夕可愈若復輕蹇 朝命不唯有申臣子之節將必
坐貽簡書之譴唯冀俯賜鑒亮遂乞骸之請區區自
頂至踵皆恩造也

與楊太宰

仲春月朔馳一介具乞骸之疏竊以微情懇賁台聽
嗣是復汗除目而齋劄裔咨再兩使之來俱辱我翁手
書以世貞之不材厥猶餘日豈有生趣而我翁曲賜
培植既遷九列舉佐六曹乃至耳枉簉重以尺一先

施於草莽中間謹指樊餘慽骨肉之愛即某生不
能報國恩其於門墻知已亦何敢負第以病骨日成
衰相內現庚辰鑒坻心盟有不可負者追惟疇曩跅
跑之跡尚在人口踈放之辭多屬時諱自得罪言路
之後匿影物外姓名不能相通 聖主威斷非常即
有處分不由擬議恐一旦爲明示然爲世貞朋友
當何如耶婿嵁司馬雖以翁指見示然爲世貞朋友
詛切其意亦猶爾今疏辭已無言不得不稱疾劇惟
我翁憫而賜覆得以餘生飽煖 聖澤秋毫皆翁賜
也感恩徇知之餘惟有寸悃辭不能文皇悚無地不

又

自我翁之弃出則中外聳然想見風采如司馬文正之入洛而統均之命下云論精神矜式加額相慶以爲清明之治可旦夕望而半歲以來羔羊之節皦皦朝著而茫茫遠邦於數千里之外賢者功用神速固如此第微辟之命輸鞅交馳岩穴之儒茅茹彙征而猥及不肖如世貞者豈我翁萬念故舊不勝遵簪敝縷之恩而少屈藻鏡耶世貞雖恩亦竊晩茲時爲子載之一苟可少策駑鈍以自顯見額末追雪羣聵而

蒲柳易衰樗櫟垂腐豈唯田光之精已銷亡而虞淵曼之心亦向短矣且生平多口語又不能事邊幅以得罪言路廢棄以來窮荒塗塞尚猶有暮夜之知爲煩也貞之先人以勛勞見忌讒已非一日矣語云長者長首長尾所餘無幾貞雖出其能無首尾最也至於庚辰叠坯之故又有言所不能盡者乞骸一疏寔出由衷萬萬無貳伏惟我翁矜而賜允焉貞得爲磨厲之民以觀元首股肱之盛誠太幸也下情無任祈懇待命之至

又

聊爲舍弟懋齋懣人來拜我翁大誨隨有數行奉復

不意其尚未達也荆石先生上疏人歸復拜大誨惓惓有加且辱詢及昨春大疏下走方掩耳時事不敢贊說但鄙意竊謂江陵罪誠有之然大要始於激成於蒲而左右前後無一正人以爲之夾持故至此耳諸少年綴欲極意快復不過交結二字可以一網盡而何忍以覆載間必無之事書生所必不敢萌之念而加之臺諫庶幾乃爾盖嘗與荆石先生言之亦深以爲然海內惟爲蒼生自愛

又

自太原公北上會附一空槭及桃花嶺一歌塞白闕後不敢以寒暄無益之辭輕瀆清嚴惟是明公秉銓以來開誠布公虛已聽善不以毫髮成心與之不以矯強爲峻而苞苴逾絶於數千里之外覺翁家太尉尚猶有暮夜之知爲煩也貞之先人以勛勞見忌讒者遂陷吏網盆八年而始爲降慶之丁卯伏闕一疏僅僅復官三臺交章恋恋見抑自是又十有八年而爲萬曆丁亥貞菲梗之跡雖時有躓起而此心摧嗫未嘗一日而寬悁心之慘亦未嘗一日而忘覆盆之照也會事與時左鼎欲矯首自鳴其道無繇不意撫按兩君合辭奏請褒卹事下宗伯覆上得賜祭塋茲時貞固不肖豈無望闕之念特爲天澤不

可重干禮官不可復強故僅以故事爲先慈悲沾組豆之末惠而太原公見憫於踈草稍加潤色得移貴部明公上廣　聖恩下採物議念先人汗馬之勞矜不肖烏烏之私慨爲題覆蒙　恩遂長夏官命下之日鄉里自父老以至兒童靡不稱慶丘壟自宰木以及丙舍靡不生色逝者存者噬枯肉骨思效銜結於世世既而自惟明公之爲德深矣然必不責辭於細微而貞以不與知之故蹔倒有所謂具揭者亦無由先期而叩車門以投之下吏是何明公之含弘光大而貞之僾塞無狀也悃感之極辭不能宣惟明公亮

之

又

適者先君子荷翁提誨得沾崇贈碑幽爲題起骨加肉區區不勝銜結之感故走一介於恭　謝踈便少布下誠尋去人南宁道而賤名忽玷山公之啟以有南副樞之命盒縉者於覆踈四語已切翁過情之褒而昨會袁裕老具述翁見評八字則更使人慙悚不敢當若乃夏官優竣留務稀簡翁之所以曲體不肖者至矣禮稱君子行不俟駕東西南北唯　上所使分也而況　上之所以待先君子若此即使輞躬盡瘁畢命　王室尚不足以稱酧恩徇知之萬一豈敢僾塞　明詔以退爲高但惟此身少多戚賤衰在老先癖與疲會郎使竜勉供事褒靡因之必醞人言縱復優游伴食苟免簡書中銜鬼責然則貞之一出不唯以其報恩者負恩而我翁之知不肖亦無異於不知不肖也乞骸一踈情非得已唯冀見亮放歸以保餘生銘刻不朽祚老體亦清强意無匱必特以拜起不便勢須扶掖乃有此請或稍煖當自力也餘不敢贅

又

貞以幺麼上荷陶鎔既申先人邦政之崇階尋寄寵子留樞之上佐小踈辭避復荷勉留捧誦報書二通與前袁裕老所云得之評嗤者字字無異雖萬萬不敢當此過情之褒而我翁所以許與不佞者益出肺腑矣　國恩不敢忘知已不敢負已於本月朔日履任訖覺八座之典刑尚肅庶僚之檢飭差存六師之演練不廢某佞可藉以竽濫苟安但三吳魚腹遺民半菽不繼弱者溝壑强者桴鼓中產以下悉困征輸借貸售鬻若於無主此不佞所親覩而復親嘗者問長淮以北秦齊幷豫之墟供億更甚之不佞竊謂日前

之小民可憫將來之大計可慮我翁方履統均之任切痌瘝之鄙何以讓之見五臺司寇稱服威德有味其言今滄滙復副司空四十二年同榜之契復可追尋於三山二水間翁必爲之南顧而撫膺也齋蹙人便聊此奉候與居弁仲下悃不宣

又

恭諗天省六年春宮一節在我翁平章之績報若已遲而 聖主眷毗之深施則惟重同年三百自三相公舛統百官者唯翁一人登三台者亦唯翁一人而已世貞不能悉遠事獨憶王端毅公秉拔之日郎拜

太保正與我翁同歲此公以直聲振天下而至休休有容之度蹇蹇匪躬之節我翁似不多讓邇來狀咄國體培植士類不取 上指務當衆心則非世貞一人之私言實中外搢紳之公仰茲因疏役之便聊申候恍非敢云賀伏惟鑒納不宣

又

謹啟世貞不識時宜建白遷緩仰仗裁酌又以衰病且戀戀骨肉之私遽爾乞休上負門下造就大恩不勝慚悚唯冀哀憐而放之歸守先人之墟作一太平長物足矣敝僚之長陰月溪公降萬間一純臣也歷

官一十九政無公私毫髮之擿其勞勤獨多行業無損一子奔喪閒關萬里本部代爲題請贈謚唯我翁念之得蚤賜優覆萬幸乞骸之人杜門待 命豈敢他及特以條案諏分瞄殺之托有所不容已於悃耳無任皇恐之至餘不敢瀆

董宗伯

長君來拜領盈筐大貺捧讀教劄累數百言至扇端見贈長篇弁枉訪迈掉一律題山園二律格調高爽辭旨雄麗無論遠逼開元而飾奨逾情使蘇壤棄餘均爲蘭蕙昔任彥升不惜齒牙餘芬借引後進昌黎

題長吉壁欲驟令得名操觚之士以爲美談貞之薄劣乃蒙得之忭喜狂發不知所裁第留尹之補非躁時私乃是奪我丘壑就彼樊羈耳方以心跡未白上疏控辭倘不得請恐竟成狠狽日夜憂之計無所出而儂蒙賜賀固我老伯通家丈人至誼非衰劣所敢承也長君枉駕時適有州大夫會次辰以先忌東歸躑躅丙舍雖一獲參承遂缺杯酒之敬悵如調饑不揣奉酌排律一和迈駕小律一白愧續貂不能掩帚唯有以教削之爲幸名園大厦神仙官府迫於私冗朱篋展摳衣之誠無繇竊窺其盛數也如何不腆儀

幣奉毋塵斥爲懇

又

世貞不自量其僭僭瓚尾妄欲偷安此身方外入國以來於生平知舊一切簡弛乃至通家尊宿牖牖所切如我老伯者亦僅一私淑起居於元馭學士不能馳問段修竿尺而賢嗣長兄則儼然以箋教幣覘棒誦之餘既躍然喜且恧然愧心也道體健勝造物所爲覘履飲暗劑談久坐神明悠溢足以曠帶少年數輩而來示忽復有疲羸之嘆豈沈昭畧所云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耶嚮者覆奉几杖山園諸亭館泉石之

勝便是欲界僊都小有洞天然此猶作外境觀今謂更創別館遠以流泉深居兀坐擬跡頭陀倚塌長吟飾巾待盡夫此飾巾待盡即是不作壽者相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無生至理要從此關研出虛極靜篤先天自露惟我老伯盡之而已世貞雖示邯家累尚以家故旅謁公府而於長公處不能一伸林勺之敬能無爲達者所唉新歲擬顓候先此附謝伏惟鑒亮不悉

又

邇審賢嗣大行公以使事南歸令孫祠部兄將以起色北首而我老伯方膺難老之錫優游於上豈惟天倫之盛際抑亦人文之極觀也冬初見醫士感生道老伯微爲骨鯁所苦四而咽中氣壅頻碍食飲凡六日而解今得大教果然盖外來與內召其病形雖同所以勝之令其有不能綿綿若存此是多招風障受生本根加以居平耳目緣染豈能一切斷盡唯在求所起輒覺熟則漸息耳貞所謂病人說病方當不滿和緩一唉也九月閒常德喻君見過其所遺乃地仙薛翁於衡山中授法頗極簡易然行之者十不五得貞

幸而三日得之一月閒周身殆徧亦自快暢弟以家弟聚首人事旁午未汁緣誘墨癖見陵十寒之暴漸爾不酬今季方已遠尚平粗畢昆重閉閣此其時也劉生所受似的但不知爲老伯盡述否大貺過扉非謝劣所勝又懼不恭勉爾拜嘉欲有薄效山童近益蠢弱無可使者附之上介輕黷之罪唯大雅宏度見亮於形跡之外耳手凍代筆併希原宥不宣

奎司寇

新歲嬾病相藉而坐鄉居遠不免入城與市囂接筆研遂復塵日來稍有意以穠秾引珠玉始寓目大集

一二則伯玉丈所謂論道者十三經世者十七盡之矣菊窩於感慨引義雄疆勁直之表覺得有一種肫肫其仁處惜茅塞之久不能爲翁描寫出以此負翁耳翁望崇而實茂體用皆道今北臺南銓兩席俱虛尊不以一相借耶天下事尚可爲翁尚可任天下物外之境貞牽分一曲所恨內境未盡滌去時不得橫栖耳偶有客往供中敬以翁指聞伯玉丈得教想無所異春秋事義翁心神所注夫子而在不悲獲麟當從容讀之草草奉復不次

又

承見許鄙辭出獻吉上第何敢望獻吉比之時人或小有致耳至所謂持論間說鄙實不倭誠有之生平只於皮髮上窺一二譬之行脚僧從講師坐下拾殘語既不曉求合得輒書之又不曉割愛白今當洗心以受鐵砭矣別論云云深似肺腑至愛華亭公所論固是但弟頗知求退之涉于進陳辯之來多口以故靖來都忘卫拙久矣如何予告一歌固出跼惊況重之以尊命弟結語滿輪之望當不滿翁撫掌又似非野人本色翁試觀之此經綸乎何可終老商顏甑芝恨今有吾丈又有肖甫及石拱辰足死矣亦何必揚廷而後謂之白也肖甫甫拜中山節郎有太夫人之貧望翁光輔清朝以救治郡功名區區鑿坯庶可長保耳道易傳尊示似欲見詡葛堯緣先師雖有所許而實未有所授不過木食草衣旦夕焚誦冀清宿憤以俟期至耳而應酌未能盡割又願受其筆研春來一病幾至狠狽此其效也翁但讀淨名金剛圓覺三經參以宗門老宿心要然後證之黃庭道德參同悟真下手自易爲佛爲僊同一關捩子也二筆華絲俱不敢領謹拜西餧以見至情道易得翁將來埋骨有所其感當何如耶外薄物侑椒不一不一

陸與繩

小有致耳至所謂持論間說鄙實不倭誠有之生平只於皮髮上窺一二譬之行脚僧從講師坐下拾殘語既不曉求合得輒書之又不曉割愛白今當洗心以受鐵砭矣別論云云深似肺腑至愛華亭公所論固是但弟頗知求退之涉于進陳辯之來多口以故付之默默至於心跡在覆盆有不能自白者不能不賴生平故人耳虞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我者死不恨今有吾丈又有肖甫及石拱辰足死矣亦何必揚廷而後謂之白也肖甫甫拜中山節郎有太夫人之貧望翁光輔清朝以救治郡功名區區鑿坯庶可長計委頓扶服踰山越江甚爲慮之功名小事耳大計

見方面報似能惜才後先兩漕忽留忽動亦見作用
處日會黃羽淵及曉上人諄諄致尊意以館飲爲屬
便欲覆盆毀爵而留爲弁州園梅花所阻柰何望前到
雲間談及當掀鬚一大咲也

又

得報札中及季君變後事事相累如糾絲無可理緒
處中年遣此令人悶之亦爲酸鼻弟正欲於此中窺
兄定力耳兄所以疑墨陽師謂耳榜嚴第七卷中人
不意其透此一通也立脫俄頃間萬化在手恨不今
兄見之疑城一破蓮花不遠矣第比捐家累生起手

室與元馭東西兩頭外跡若可觀中實未有也空山
沙彌頗寬心禪那倳膈半七十矣而猶童真謂兄是
常馭天拈香桑禮弁來引與月庭講席之末不敢望
執楗椎豎塵尾勺水餘潤足解燕渴惟不靳是荷

又

歲邸扉大老儼然踢臨其日苦中寒不汗遂不能來
淚文之誨賢明出訪舟次追逐於恬濶觀小樓中頭
猶岑岑心怦怦也不然豈不能買一輕舸中望促艤
乎而忍今觀東五尺溝作虎溪別也竊於爾時伏聆
懸河之辨種種病不能酬應十二非獨病也即孟子

萬狀但有棘汗而已以第之愚不肖而乃敢自比於
波旬之半倡者誠念吾丈之愛我深也江陵身後狠
狽至此雖皆有以取之然諸子盡削籍而言者齮齕
未已發露醜聲聞之海外得無傷國體乎前刻二十
五圓通誠如尊示即改正并諸刻經呈覽諸篇品不
分以便讀耳然似亦不如不分也月庭法師見問希
致意大抵吾儕多生智識只欲共登靈山不墮落而
已

又

別後以五鼓發舟凡三宿而抵家則長者之妙音聲
時時在耳舟中小簡聊命筆爲亭記如秀首座作偈
欲呈恐大師飄面赤汗下而沈生任之曰是無礙對
水契也遂請而書之彼且欲爲骨董先容耳元馭宗
伯見即問兄然以兄所詣証之彼不甚首肯異日恐
非兩棒一喝所能了也手瘡痛不任筆亮之

又

山齋風雨留連夜分晏浦雲樹繾綣杯酒固我老丈
來遠故大至意而中間微言依約若有啣惘巖穴之
窮而欲寘之廊廟之末席者益未幾而一二大老如
掌公輩其見念當亦同之以故有留弄之命第雖愚

陋豈不知清時之有味與聖主之賜環故人之推
轂不可仰負第生平跡拙不善修飾墮少年齒舌間
幸以廢棄見寬耳豈可竟勉復出以供揶揄吾丈深
愛實出肺腑與其狼狽而復保全之孰若舍而置之
是非之舛也且庚辰初春有香火心盟非我老丈不
敢以聞老丈大乘法器以能仁爲妙用而第貪辟支
小果不妨並生佛世乞儻之疏唯冀從吏早覆得被
禍茹蔬以終天年大賜多矣異時無可避嫌少有所
得不敢不仰佐老丈廟猷茲則未暇也春氣動煦唯
爲道爲蒼生自愛

又

當吾丈在政府吐哺之不遑而能念存故人音塵不
隔寬葦莽之色殊添其偃蹇耳歲杪覩除目有南省
之命初亦小疑駿既而詮爲吾丈自請之益欲處無
競之地以消物情操或躍之機以筈出處耳而五六
少年腸肥腦滿必欲求勝以樹言路之幟此則大可
恨亦大可憂也嘉靖初元彭濟物事極相類相去恰
一甲子今濟物猶自赫然而諸利齒者安在哉承已
上著請啓恐未鄙如願法堂前草深一丈矣歸而理
棹世之業第難棄尚能捧拂以從元馭閣老廿四日

行矣此公殊不喜少年作俊禰將來門承之地可以
屹然官府亦不至矛盾也省甫歲杪一棓云在廣小
不仁計吾丈別時當已勿藥元樞閎落覇州公手不
免有長孺仲升之感如何家弟賴大庇濕年闔篤弟
日拮据作老博士頭顱如雪浮榮幾何弟有可憐而
已茲走一介代候起居鈐俾之際酌應紛如毋煩報
言爲囑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潘大司寇

前者造次一書爲兒子稱感激之私郎孱報貶兒子入雪不腆將不足成享而長君署之上客之席申以全體之薦則更有慚感而已世貞不能事言路以致憎口又非江陵公所譬棄者杜門鑒坯飯蔬飲水匿跡方外苟延殘喘於分已逾亡所覬願臺省推轂之疏偶爾竿及殊不關方寸而我翁書辭則惓惓若謝尺一不下於朝體非宜郎僕不出無害而美益未義而有留尹之目矣得無我翁具以此意爲當軸者及之耶半殘之人不敢以逸民自擬且清時有味庚辰香火一盟今耳舌尚在而忍負之四載塊處吉凶訊問不及里閭之外固有惡其任簡而諒其放棄者忽見冠冕作京朝官寧能免於齒吻間也當發疏而家人輩有請暫蔽小時謂十年故節奪爲有司之長稍俟一轉而後乞骸貞私心哄之審爾毋論非方

外所宜言亦豈人臣之節耶一疏不蒙請則再疏而
村童無可使者又損兒輩纍唯公憫而從吏馬得爲
太平黔首幸甚餘靜不贅爲道爲蒼生自愛

又

舍弟來復拜大貺手書之辱公幾務千緒不忘故人
而勤存之乃爾使我蜀廬遲清曜重氣王乃舍弟感
公之知賴公之指教旨津津不容口也至三四鄉戚
公且烏而及之矣子與右轄行輒附通起居并所草
芝林一律書扇頭附上計當已達第避暑園居差有
泉石花竹之趣左圖右書清醪芳茗時合其適第一
此附候溽暑自珍重不一

又

貞所謂傀蹇不利人也群竪指擿之餘世荷耳其名
郎以爲穢掩而亟走公獨憐而三致意焉且爲道其
所不平而強其所平者以見慰何用情之篤至此也
九月內控辟之蹶力諭小僕先上之公車而後投劾
於政府不知何緣顛倒致彼見尼以大義相迫責狼
狽就道未半而省垣之白簡上矣以貞情事豈可更
玷朝籍往者既不能固其匹夫之節靦顏而出又不
能攻苦衣麤以從公孫弘唐尊之後挾雕虫之小技
而趺宕自放又不幸爲逐臭者之所蜮囓宜其及也
奔園竹樹漸盛石亦益色遊口見餘罪狀誠有之第
房櫳之內僅一老妻老妾併影爲四阿阨樵青不曉
伎樂至於孫氏之織真風馬牛不相及今強排作一
編熙載良爲介介耳公大貺旦夕且就玄圭告錫人
誉百堵郎貞且自幸爲平成中一物而以焦思勞
神故有負於磊塊寂寞之人此則所未解也家第得
本省小免跼涉臺使楊廷皆我公培植之力渠故倦
游且不恐於手是褒殫有歸思耳勢恐不易也此間
得徐子與信景晚病臥滿紙走一介候之江介道相
左於元夕後接案第書始具其詳是卒風疾耳竟不
及一語後事寫途旅覩家第與右使力爲致之左已
抵家而嗣子詠歸宗以詠之少子繼幼殤爲後詠長
子無他望不免乘隙射沒嫂復不少恐爭辨紛紜家
事大有可慮貞此狀病一行不但哭逝者且欲爲存
者料理及處置歸骨地耳情具五疏章并貞赴罷六
詩於幾非清暇一讀之庶幾子與悲生敝室未遠也
雅覩謹拜嘉并有不腆之敬統希鑒納不次

又

旬前厚賜器親家自泊所馳使上謝且伸以賀儀玆復拜教賜之辱唯是山澤之腴琛所以慰老餐者靡不祗領矣先君子襄盆之寃雖獲雪於隆慶之初元而身後之典復爲忌者所沮區區飲茶採素而不敢吐者二十年於今矣不謂兩臺之疏忽上而宗伯冕之三老玉之遂獲以軍功從二品全蠲隆天厚地之恩方感激之不暇而豈敢復有越於所缺亦豈敢遽有他覬然一時之齟齬後微得之盆俯新鄭之餘煽而蒲坂之遺授也最後陳情僅爲先妣乞幷祭耳而述弟六十餘生藉此以瞑目三十年隔別之父子窮此以相見地下悲喜之情孰有可喻者翁骨肉之爱若此而孰者之隆賜又若彼何敢言卻亦何忍言卻郤弟以賀爲名則有慙然茲然而已耳溧陽之政樺若神君弟固已逆決其孰然弟名臣大業此其發軔未敢遽用爲賀也表太宰近絕不相聞記春時曾附一詩約共歸共蘿薜之社不謂乃見牽使出也弟窮自笑前後所毀者一身耳前毀縱未盡實今譽乃大過情部覆卿似尚以老馬見擬識途不知伏櫪多歲已

又

適感微痾口授不一

又

遠承信使問存手教累幅藹然如奉

又

絕千里之念若五臺司空大望文翰必須暫出以慰潛生弟却不敢勸駕不然彼不貢禹笑我則將何徵疑我也太原雖與惟敬恐申楊二老本意居多渠一辭香却爲翁但目下未有綠耳東海水災遂無一片乾地當事者非不蒿目剥膚但長誰以北旱復甚焉古所稱不得已之邊費可已而不已之內費恐天聽未便廻司農猶救故事如何兒子春時料理文筆亦漸有致恐老荆厭厭狀尊湯藥榮身適復移心上木之累將來不免又作書餌弟亦付之博沙一覩而已

適感微痾口授不一

又

遠承信使問存手教累幅藹然如奉

旁度之畧而後可言報必俟玄圭之錫而後可言報無論太原公相知之深即有識者俱不異也太原公一片爲社稷憐才熱心可融金石弟未復伸志於兩觀必見乞休天若祚宋或可無洛陽餘姚故事也使回聊此附謝并致薄私握管之後必獻歲盥沐而後可從事也冬寒未劇唯爲道爲　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沈宗伯

趙定宇司成回及小僮將致台教一一祇領寫念先子微勛滯冤飲恨黃壤者於今十有八年矣不肖貞等强顏食息吞聲隱恐無由扣閽而伸覆盆之苦賴兩臺俯採公議於條陳疏中及之涕非門下憫而覆請則覆如戊辰之忘矣先子雖薄有橫草之績然二品尚未滿考非門下憫而特請則何以沾兩蔡金華上將八座當此之時不肖自謂於願已酬於分無滿不敢復萌望蜀之念致貽畫蛇之誚而眷太原公見示謂　明主可以情額賢宗伯可以理干故於併祭附謝賢從溫然玉映法門之嫌官爲潰而門下復憫而容鉴先慈之疏輒冒昧以瀆官爲潰而門下復憫而容鉴部以有大司馬之命門下爲　國家秉禮布公普以不肖貞兄弟一么麼而屬　天子之大紀毋亦念逝者之冤未伸而孤子地下而不瞑目也觀必見乞休天若祚宋或可無洛陽餘姚故事也使回聊此附謝并致薄私握管之後必獻歲盥沐而後可從事也冬寒未劇唯爲道爲　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沈宗伯

趙定宇司成回及小僮將致台教一一祇領寫念先子微勛滯冤飲恨黃壤者於今十有八年矣不肖貞等强顏食息吞聲隱恐無由扣閽而伸覆盆之苦賴兩臺俯採公議於條陳疏中及之涕非門下憫而覆請則何以沾兩蔡金華上將八座當此之時不肖自謂於願已酬於分無滿不敢復萌望蜀之念致貽畫蛇之誚而眷太原公見示謂　明主可以情額賢宗伯可以理干故於併祭附謝賢從溫然玉映法門之嫌官爲潰而門下復憫而容鉴

又

伏審天賜難老遂躋八衆　恩褒自下粲若日星爲

刻畫騰崇踰山手盒耶代之禎群豈直家邪之光重
而已也貞烝竊通家子弟其爲慶仰殆百恒情深微
一莖屈白以寫封人之祝而但有家門不得已之事
因循囁嚅以至今日歎負何言大兄來舉揖手教曲
垂奬誘捧誦之餘不勝慚感初從兩客旅見大兄不
詳所以遂失鴈序之敬決晨昧謂俱不獲面惟冀鉅
賢長者見寬於形跡之外耳中丞公名德不能揄揚
十百過舉稱謝何以當之薄儀非敢云賀伏惟亮納

徐宗伯

伏惟　門下首膺　簡眷正位宗伯朝禁鼎美以破

格登賢爲國家第一盛典鄉邦第一盛事鄙意則謂
國家積德爲年者二百有奇今五單于解辮八荒重
譯唐虞三代所不能險勝而　郊廟之興未盡協雍
文樂章未盡明備爾雅必賴名世之賢以典司作述
此其時也門下其人也草茅之念時一熱中專擬修
爬羅之書以爲門下賀而諮言之第復自念此身已
揷棗物外作佛奴道民而乃輒及廟廊事耶以故逡
巡次且而不敢闖乃至寒溫之訊遂闕焉亦自信長
者字量必見寬也世貞一元骨耳少墮紈綺受汨世
欲中遘閔凶幾絕人道七情所侵根器盡損且服官

君鄉供餼善狀雖不至造優波夷罪於白業淨業豈
有毫髮而妄作天際真人想何必一
茅屋口以寫封人之祝而但有家門不得已之事
因循囁嚅以至今日歎負何言大兄來舉揖手教曲
垂奬誘捧誦之餘不勝慚感初從兩客旅見大兄不
敢東身一室中朝鋪夕焚草衣木食不敢數倦雖未
有所授證而盡盡之軀稍就輕安居恒自幸以生平
快意於酒緜吸牛飲疑實質明旁觀者盡爲寒心今
未病而獲省之其幸一也生僅不逾四十之後心妹慄慄有卒然之慮今亦未病而屏絕
之其幸二也烹宰物命諷爲慆慆中腸肥穠腐腸漸不爲

常與六尺之蛟抑何恐也苟非門下哲嫂存體憐才篤故委曲調劑以一言悟當軸心而相公復垂弘護之德區區此香火地立枳棘矣貞爲揩衣問所不論荆石何以辭於厥父妍也此君別有揭辨計已鹿門下覽唯門下一深鑒之倘終此大惠於求勝者之口大檀越功德真所謂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者耶世情險薄物態反覆自今而後塞兌杜機作壁觀婆羅門如更急之唯有一行藤一瓢一笠被髮入山而已臨楮不覺惘然統祈台慈憫亮不宣

又

自老丈之爲楚志成弟始得窺史筆之妙出入遷固篤無一不與鄙意合者歸自鄖而老丈纔之後視所企石一二如春雪樓記之類毋論其文詞超著淵渟所以凝借下走者不惜牙齒之羙私心非獨儀之且感之矣而恨未悉其全旋聞已付剞劂秘弗甚行以故錦旋之日索未解而輒有前未厝見報會朱令來湯以相屬遂襆卒業內集洋洋手鉅麗之觀也豈直博學宏才足以藻盛際於垂世經世綿有餘賁沾溉來進當不少矣賀語一二剛縱南異同亦復何害況弟數年來甚推轂韓歐諸賢以□大雅之文故當於熙甫不薄弟無繇相聞耳凡使弟不見李老丈老丈中厥薄弟則何以上頻綿準也獨所游周同志鍇事緣弟與周非石交見其倅詞謔態亦頗咲之而有傳其強項骯髒者丙辰去國絕不知其罷官與指館之由及淺月屬屢君面其子姒以狀來請志悼而涉青之皆援狀語耳使云所謂祠部者郎翁丈毋論非忠厚道耳目抑何塗塗至此也謂曾參殺人牟祜行酤得無自納敗闕在高明當自悉仰老丈以齋語辨而弟以周志酬郎似大庾中者兩織蜡小當自融不待青蚨力也見邸報台垣言路大似矛盾閣體所損不小老丈雖當後縣時能無一挂冠否弟乞骸未允改頭穀旦前兩日計已上矣萬萬無出理承以嚴旨爲念郎庠創耳之矣道舟何日過里當烹葵洗葷以待尚有耳中腐鼠談一咲而擲之海外也手筆草草不恭希鑒亮

又

兩郎君到先後拜老丈手書方稚臧見客汗出如漿逋所叙致塵尾胡牀與世塵都絕語不待畢而此身已洒然若在清涼界矣弟匹夫之筴不固誤念失足公私萬冗蝟集病軀向氣至親奄忽長辭不能一訣

碑如等星比丘無故生入泥犁其爲愧悔何可名狀還來小有竟疏塞白即具乞假之草繼之尚可緝芟還就以半面謁左右也局體變矣吾曹多納破敗使九重之聽疑而寺人得快其說老丈當亦知之郎君皆圖諧趙司成亟言小者尤僞而少功夫吾家兩豚故不敢望第司成之許亦如是然長者既消搖清京界中而第以襤褸之語薦却似木桃之報瓊玖也一笑

表抑之

群有暇行附觀海書中上老丈計□□□近家第言

[illegible]

見邸報已正留都憲相與稱快久之是廟廊以入座優者碩尤以風紀托正人也吾丈所以報塞至意俯慰群望者何待鄙吝第本贍絕句中已蓄此計不淺矣比有麟陽矯矯而月林東泉佐之老丈與之對峙真自有生氣第留尹之補實出非意豈尚以其麁材足驅使耶田光先生所謂其精已銷亡矣且第何如人而敢與賢者並彙征業具疏懇辭必得請而後已廑手教諄諄勸駕愛出肺腑第非不欲借此而商以泰朝夕顧不忍庾辰鑿坯一念徒有引領而已脞奉慰時誤傳是少郎君乃賢季也幸自寬方銀臺歌麗

部第之故人吾丈欲令踈和則可見嘘則不必也第於除夕偶得一聯云有鐵并成錯無絃始是琴次日即謝筆研矣廣部乞休意以猶在推敲第前書覺大徑舉小魯司空君子也會間當自知之

又

前者得老丈所示勘御史疏草讀之不任忻服即與元馭侍郎相加額而歎以爲大臣鉅公所見自出恒人表郎此子不穀完璧然於國體士氣裨益良非淺矣第故是口吻間物屑屑之後覺得一切滋味如嚼蠟耶以識塵置蔬食布衣耶以識修慾塵視焚筆硯

以識綺語如是沒齒而已豈敢用不出爲名亦豈敢妄意出世之業第此事本不無此理尤不可廢昔范蜀公生平語佛而其居蕪無他嗜好蘇子瞻以爲真學佛作家蜀公未之薦也吾丈今之蜀公種種佛位事故自日用不知耳方丸治扇頭詩致之吾丈得非吾丈嘗扁之耶詞旨清雋有味糟粕性靈四字輕重使是識得源頭者若緱山子喬言大非吾任也幸爲致聲以謝引年雖故事恐非君相側席至心第亦不願吾丈果此請耳

又

前者家弟之從役來復拜老丈手書誦之恍焉如覿
聞春中當考績竟渡江而北竣事之便或可錦旋然
金甌之覆又矣恐不能就弟於小山叢桂間耳家弟
比想得朝夕侍寒暑叠至定霪與雪霰
此歎不能奮飛至於地轤爐椑柮熱薯藷嗥鴟老兎
益傾若下春亦能使天上故人漂泚也比聞有　旨
擢立元良召用諍臣真　聖主大節清朝盛事大察
近矣偶記郭中丞撫吳民至今思之張中丞九一
治夏州能破匈奴膺柔何一青相棄捐若言路冰端
競勝老丈以微言鎖之何如野人及此亦可稱殺風
爭州鳴不平非
景也餘不具

答陰大司馬姜大宗伯

縉者草次奉復於生平傾仰之私未獲伸其萬一茲
復拜大誨金玉之音若自雲表而墜中閨餚羞遍隆
推挹良重非謗劣所敢承耳貞本以衰劣無補清朝
而病弟尚爾厭厭故七疏陳情乞骸今既不得請而
病者粗有起色且會與盛德周旋冀於登龍之風願
倘毛之私誠更有深慰者託於仲春望前啟行小
懇金焦至朔履任人回聊此附復容詞布不宣

寄劉司空

七年前吾丈方宅憂而不忘故人致書勗於三千里
外當時蹔草草附報而峽路修阻江鱗難溯闕然不
能通一問老丈之耳入朝世貞方日匿跡於方之
外以與鄉之賢者比而致愴日長安之書問遂絕而
老丈猶不棄鄙吝惠之書而又不能報將以世貞爲
何如人也當宰物者之失調寒暑叠至霆霪與雪霰
紛下而獨恬然不失度汪瀾洄滀無所不徧磨而獨
屹然而不淫皂囊之墨無所不涅而獨皭然而不緇
翁丈并獨先幾燭微所操持者定矣世貞蹉跎之踪
行與毀譽會今者除目出自非意月念不敢負香火之

盟而出已上疏懇辭期于得請不能復奉清麾領大
誨如何如何荆老人便即此布候起居仰惟台照不
備

又

向者感吾丈之數塵有我而又推食及兒子不然之
厄無以爲報而會荆石公之役者有事於留都輒草
草仲其鄙概不潤輒車出襄西趣陝遂睹東山之趾
鄧躅空返自是心莊日搖搖於楚蜀間矣吾丈耽索
冲素與物無墨而泚幾先物獨出塵表今人景慕貞
女堕髙頻閒晚而小遂之一牀餘生雖不敢遽棄後

塵亦粗足自了矣灼日薰天一旦渐盡獨留快在人意習豈在人日要之實有可憐者亦無敢及之也趙太宰亦小波及可惜此老精志吐納當不置此事何堵若小宰司空作何狀復有憐之者否家弟朝夕差池荆老亦時相照沫弟恐終非野人有耳茲因殷守無美便附此當不至作前時洪喬浮況也此子文學吳中白眉而忠信明決任俠好誼一入藻鏡必爲藥籠中物溽暑加餐自愛

上御史大夫王丈

我公去國而專煙霞之勝者十四年於茲矣西臺霜

色益猶凜凜焉陳相公以卽傳歸里若哦哦巖秀天漢而相距不數里而近卽自古猶難之夫豈有西川盛事已也貞匹夫之節不以爲世眼所困誘之使出逐之使歸丹誘再逐而猶不已造物固舍侮人自取侮何尤也宿障偶未至深盡真歩武板之苦海今已棄家室一瓢一衲旦夕所奉楞嚴圓覺道德黃庭周易中庸而已生平受筆研役悉已絶之獨念丁卯春於蕭寺一奉教不獲再侍杖屨足稱缺陷世界政因長公觀察信便附候興君卿者於友生所聞翁中歲曾遊異人受秘言不敢遽有傳當也其然否希一宗之示引領西盼何時忘之

答少司寇陳公

顧京兆使來得手教殊懇懇老丈會與僕周旋故以精爵及覆問論謂僕當出而不知僕有不能出者僕何敢望老丈直臣也不出則見以爲名高而無以貽王上槭德耳成　先帝遇僕出故無益處不成隱特以庚辰前念不能負耳彼此汎掃心境乾淨應無所住則廟廊之與岩穴皆爲淨土也汝師宮贊書來亦云　上與挨席諸賢獨元敬宗伯幾有可焉入汴氣象但渠歩武不離太夫人如何新渠先生朝夕相與

奉致聲不一

又

前者小僮歸屏報書及大覞所以慰存厚至感荷無已歲寒之節久而逾勁諸賢仲藉以爲正人未嘗是睹是体貞叢穴不固徇情一出靡補清時佛門所云衆識茫茫無本可據殆謂是矣且病弟在湯藥婦在牀弟轉首之際便自天涯真所謂六州四十三縣錢不能鑄此錯也吾老丈望重資深必不俯就聲省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柰何柰何蓉人去聊附起居之候不宣

答耿中丞

昨歲杠季公爲一把客乾接緒言覺種種自別後從管東濵所得聞翁起居之詳殊令人傾注世貞妻膺人耳跋跋名欲場雖息肩所頗亦厭之以故先師易爲指引三四年來外跡雖若秀潛而內境實未嘗暫展轉自忘過累百端而雕虫一技尤甚以故掇於歲正謝絕筆研之後而宿逋猶尚嬾掇不謂黃解元來致翁手教復以其工父憲副公之不朽見托憲副公名臣黃生名士也而我翁令之大賢人也世貞不勝好德一念遂爾許之然自此墮誑語業矣岩穴搜訪

實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五

宰及不肖而翁名世之佐尚爾濡遲將無一二論思之老未能遜揆席耶雖然鼠書旦夕下矣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亦宰終熬然若世貞則自信其不可而已黃生同便附此唯爲道爲蒼生自愛

答陳中丞

世貞鄙人也偶以宦迹薮宠洏賢昆玉間而門下尤奉愛之盒至燕中之宴接郎臺之覲存未已而俾存末殺而門下方奉重書蓋全楚中外交口而頌小馮君九殞高第旦夕大弁而問及於荒落無以之人錫以溫言俾以兼金海錯新詩之所嘘拂實玷習習生氣矣唯是頻念區區出處若不恢之薄劣與不當黜仕籍夫人而知之當時何緣蹔眼耳謬見等及今之廢置固自其所幸得嘗身作佛家奴被縛迎黃百念已灰迺不慎於算札服人齒舌終始累大將軍像持爲愧耳靡喻林烈女事毛嫱爲慊與　先師所秉靡異今蹔示跡天殘當爲易傳宮所收無疑也黃絹所不敢擬謹破例數言或可鏡之罷壯之石附而不朽耳海敬不能顓致簡褻之罪若有而識之萬荷

答范司馬

又不奉清問累穆如之風時時在仲貞比待罪西藩山川阻修便道歸里避言長告差可以馳价奉候起居而遲歲入春日爲人事酒食所苦無須臾之閒乃何翁來則拜大海倦倦不佞之出處與存殁之也庶念徐生之碩果狀文士之百六唆乎以執事造國手觸之東海之濱歷三朝而不肯展況其下者然閱數事方杜門謝客左圖右書下上千古此膚風寧能當一顧也所喻欲彼此各出書目互補其闕失甚盛心也家惜無藏書自不佞之嗜之頗有所著書二歲外亦不下三萬卷而戍辰後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

經理今春構一書樓於俞山園歲之長夏小閒當如
命也閱古碑及抄本毋論於鄰架者若家所有宋梓
及書畫名蹟庶足供游目耳何翁健骨天與至欲得
一二外護遂成道恐亦是江湖閒話念其遠來而貞
適病齒癰無以應之柰何柰何伏枕附答不詳容嗣
書

又

屠田叔來致公手教謂張大司馬先容之札為黃棣
所浮沉貞雖不獲發函啟謝拜神交之賜深矣詩篇
大雅叙往踪中契濶濕況乎有餘致焉大司馬長者

不腆之辭媿不足以報地下而翁受護其短芬之裔
牙間又借生平雕虫之業而許之謂若可以自老忘
世者乃不佞受之負慚色矣諸刻已并領覩其商子
却是新屬梓者種種精好每羨鄴侯架頭三萬卷牙
籤玉軸思欲效服子慎共掃除之役而不可得遠者
於衰懶中忽若有覩却思借祖龍火焚屋中無明字
障將望車門而却遁矣我翁大總持結滿已盡能無
不罪鄙言否竹墟公雖不獲侍朝行而知其賢於權
門若免歸而恬穆無愧鄉先生祀祉者鄙微田叔一
日雅耳頗托以不朽而兒重之以公之誨乎誠懼其
不支然不敢辭也外拙詩未是酌來笑惟為我藏拙
奉甚

又

貞不能記於筆札誤為貴邦諸賢所強俾任地下之
役既成而公逝者亡所當方恐於汗愧而門下復獎
飭之是益貞愧也自惟世棄得以苟離塵網識風生
障而無明一念猶未盡勘破孤猶之戀時時攻中兒
子粗獲一名第支持門戶是矣今遣郎更踰分追維
大易持盈之訓猶龍龍驚之古盒懷然有餘懼焉而
門下復重飾奨之是重益貞懼也春時暗沈嘉則珉

復瞻屠長卿俱揖翁海鶴神姿健奕日勝攜書畫卷
漁獵其間以為海上三神之樂無以過是而來教若
微有所不快者豈帝釋宵中未斷修羅小譬耶一卷
楞嚴破之有餘矣朱老故人也第與之談不覺以手
為口耳使旋即此奉覆諸容詞布不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終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與元馭閣老

前以日勢晚更不獲追隨分袂時睹兄悲悅之極乃知千古河梁尚爲虜酋莽弟雖勉強作夷然能弭便不能禁聲淚哽塞斜陽在衣與影相弔凉凉踽踽幾若鬼趣口占二絕句云欲作男兒別將情強折磨更堪天上淚翻比世間多一葉輕刀硬緑蘋驚看逢底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七十六 一

兩輪巾道人邦有分携淚承相何無祇候人語絕稚不工少見實際耳至嶽子帥則已暇舍舟就監昇上衣薄中夕寒加以冶日小飲及嗽櫻桃脾疾乘之雖不廢巾櫛岑岑若醉麥帥四體都不相屬適兒子遣信云兄定於廿四日成行矣尚欲於數里外僻地更展繾綣茲何時也念旦之不暇而勤存故人乃爾弟此浮脫之軀審如日者言因緣在黑世而何恐恕然也三日内熱去當自力而前不則洗筆以效蒭堯之獻不便沉沉也間兄嫂欲少留爲展玉畢姻期始北於計亦便太夫人有兄朝夕不至縈懸耶病筆數行不次兄亦不必作頌長報也

又

昨以不能推情買舟趨楊家橋擬之郭生則近視遠公虎溪則遠矣老兄當此倏忽尚能具齋脯爲浹日談小奴子亦沾緡錢之惠別時牽有二女在彼此不復露酸楚蹇兄眉端隱隱心淚弟亦不免現結既別且三里忽有一葉裝章生來知兄遣之破我孤悶也目前無所急惟急次公病良已太夫人高枕而北兄亦小展眉頭窃窺太夫人意欲就兄養則内戀次公而有歸思舍兄之歸雖不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七十六 二

爲大拂兄以太夫人歸則有所不安於心耳兄宜委曲相體爲妙弟日夕窺兄欲求兄之所不足者以效箴規而不可得惟願兄於一切奢惡勿遽信勿遽棄而已前偶談及諸生論命信口說下一語弟之不能出與不可出兄固信之弟最畏者世福所最不欲叨竊者虛名位也萬一相知昔及牽以此意止之弟老且衰矣不敢望孤峯獨宿若毒回澤行徑恐不便能相識言及悵然別後得相律二章書扇頭請正庶幾出入懷袖間如相覿也

又

別吾兄一月餘而四得手書皆滿帙數聚離則多疵
李之致感庭幃則動報劉之思念病弟則嗟鴒原之
難避人塊處欲於情牢着力而譴之一過未有不泫
然者念無由縮地如何諗途中懇章業爲大夫人力
止之止之是也前者見兄稱即報止免塩召諭二
事海内已加額謂 聖德又備 上意惻旱躬自大
内徙步謁南郊祈雨耶成湯桑林之時何以踰此兄
既上受 特眷下愛爲 朝野景慕要須有愛君憂民
惻怛爭尹至意酌之若但以名節自砥勁避嫌避毀
羅厘成就此身乃出中士之節非所望於上臣大賢也

小民之心者使上救其怨而後之若予當其難兄如
擇得其人必以此意戒之俾以實心實政上爲國下
爲民中爲名節乃可耳各省試用翰林京僚甚善然
須寬其禁令自創試録風落十晷之文不可用用之
則閩浙四五省而外疵醜百出寧不貽笑天下文聞
教官一二科會試者得與考官若御則皆廣西雲貴
人耳言官具如此識見而宗伯一切唯之何相爲大
臣庶吉士每歲當考取不得過十四五人留者不
得過五六輩人材約畧等耳就科不當儲相也禁詣
謁抑奔競戒虛浮節儉靡兄欲上此疏壯若莫須與
老老商之吞武弁不賄不得還兄所素知宜以此意
告元老及大司馬可也近傳武英中書多江南富勢
人子用賄少者亦三千金此豈盡入中貴人橐尚有考察可以懲於此處放過即無
策矣又云兄於此筆不必痛絶亦不必太吐情事
唯勸其沈靜高閒以養將來之用且彌目前之謗弟
徐察世事大抵有因必有果有業必有報必非在隔
生也道體雖以勞思小遣知不爲累次公侯兄渡江
那日歸歸後飲食似加而瘧脹未盡消蹇君延京口
醫已至大較目下必無他若病根未除將來不免費

力耳弟比粗安如常近料理宿障以畢六月決能洗
筆硯作逍遥遊兄以滋味太薄憂我貞骨肉之愛過
仲冬生辰或後當小有所進今則未敢也

又

前有一札附使者去計當已徹覽矣旬日前得邸報
兄拈季夏十二日見　朝旋接手教知以事阻面恩
又可得五六日始履任
聖德日新政府肅穆大法小廉千載一時所論禁止
趙承一疏此厥風俗正人心大機栝諸老聯名无更
無跡躬鄙意偶自同想啓辱見采矣御史趙大夫清公

裁正即有耳者當不它而邊徼一臺僚敢爾露章排
詆不唯輕犯公議抑亦大拙　国體但朽尚未見疏
辭一云頗齮反海少宰而昨冊次公數行謂趙亦欠
檢點爲彼所持賢者舉動不可不慎也想當爾爾慈
寧工兄避之是也昔日徐少師以萬壽宮完蒙重陞
賞爲達者所識其後當國於大朝殿及邊功一切不
預可謂不遠之復次公动自京口歸病甚使人徊徨
無計後復復醫祕別種消至盡日嘅第八瓶肉味稍
是一月前種忽漸作粥減至二瓶足疲少力今潮定
矣所喜脾氣寖而不燥不至作目前憂但寢却彼腎

自李客部州太守北行相次以一信奉寄雖亦知其
不可貪與兄相聞代少致慰解之意耳避生御塔中
以八日抵家則得前一書雖以次公病爲憂而頗及
時事且教　王上勉留之意甚篤道體似尚在湯藥間尋又得一書
悉方寸亂矣雖反覆數百言而終始不離傷次公而
虞太夫人以廿七日祭今五旬矣而兄信未至豈老嫂不
欲梨兄病腸姑蒲之耶將無悲痛之極不能下筆也
今忽已終七辰王兄謀曾杜門却掃檢校遺槀頗非
井有緒槀尚能飲啜寒色不至作目前憂但寢却彼腎過橋兄今所急唯太

夫人及辰玉耳在天下則兄重在宗祀則辰玉尤重
渠遭此大變而神色湛然事至能應遠到器也尋以
少寬兄內顧矣太夫人幸未歸歸則日見病者之狼
狽與身後之淒楚必少生趣兄念太夫人之離隔亦
必少生趣今得團欒目前且辰玉月杪赴寓間了馮
氏事獻歲後携而北上借太夫人愛女左右寬譬尚
可庶幾無他也辰玉事弟勑不敢頼唯勸之於彼行
禮尚可省議論耳兄之闊橫謀止新工又所減省民
財力何啻百萬遡者計吏番秦小民按堵若更得一
二年展布以爲麟趾螽斯之地何深廣也名者造物
所忌歸後陰德未便如在事時而名轉盛切爲兄慮
之弟兒女粗無念六十之年雖神明不甚漏而商洛
都盡不能如張承相之喫乳若先師更不垂拈示唯
有粘骨而已以故甲申二月之訓時在心鄙不務
祝寀新死實未畏死也

又

朱婿行後不四日而得老兄札且今辰玉見過問歸
計於我具悉至情第慮拙無所識知竊謂太夫人不
宜歸歸則但有傷痛耳兄不宜吏太夫人歸歸則但
有懸思耳亦不宜再告告必不得請且使人以下君
臣大義議兄後耳有如太夫人不便歸兄嫂旦夕尉
解舉辰玉携新婦北上使太夫人破涕而進杯乳兄
忘亡而宜意謀國上策也太夫人郎不肯留而嫂侍
行小料理畢而講室北上次策也太夫人之離隔亦
月兄以太夫人疾驟告而乞侍養下策也度必不得
耳得則亦上策也給假之說不必如尊慮記得 本
朝自洪熙元年金文靖公以省母假正統四五年楊
文貞文敏文定以省墓假若正德中二劉閣老省墓
則內意已定歸一月即上乞休踵耳此外未之聞也
江陵假雖不同其事非遠兄能無小不安乎且 上

既爲兄免玉日朝度肯遂兄高致
何忍遽言歸哉此語不當出第口委香火一念第亦窒
便忘之顧事勢有萬不得不然者辰玉寔同此識更
自酌之何如餘不具

又

第賴庇色身頗圖帷以城居後後酬應筆札之逋旋
止旋開爲計已窮惟有從魯連之後而已兄爲第推
轂甚雄毋論初心不忍負文已作方外行逕柰何復
出供人撫掌謂悟幅觀六尺地如終南山也家弟之
還又幾成而變張司馬亦云弟意已□□□南陰小

簡是非不知爭意何若趙汝師轉官庶故是元老調停處但渠不愛官愛其說之行耳責難任怨是其所長伐異好勝是其所短兄須護其短而救之太夫人至八月必須盡室而北　主上必不許兄歸兄必不得請而徒以公私兩念交戰於中未有戰勝而肥者个者計吏回詢之云唯兄門如水耳二三大老亦有相慕者其他則筐篚如故稻田之說豈一人可辦一時可成大抵生財不如節財興事不如減事作書冀而一即報至學使者極論海大夫此何意非海公欲有詰于使者而漏之耶

又

前送太夫人之使歸有一帋附去計已徹記室矣今歲不易得兄信聞之辰玉云家書亦自懶題近頗以脾寒服官桂附子後部有若痔者然趙朝猶若故當是未甚耳雖然桂附不宜多服多服未有不受其累者太夫人料理家事已畢寬嚴適劑賢女旦夕出閤此上之期在中秋前兄別意似不必更動　國恩深矣又不廢天倫之樂夙夜不寐乃事二人人間世何可多得哉舛傳吾兄在政真疎暑中玉壺氷第令盒素縣亦只六七大老耳又聞新郎君歌兄門下使用

人各九金兄固窮裁之而自家俸奉行約束之外餘不盡然其他諸公更不相體底何時可定非政居鄉又何能不納賂不居間也老爺妥閒長言亮之

又

非浦進士歸得書具悉近事六月唯初旦至七日熱耳此外俱涼爽入夜則如深秋而蚊中乃尚熱了不可解豈南北氣候頓異耶數日覺有殘暑斥暘時若更得半月無他吾州花稻可以全獲唯水鄉有十二分沒者耳而小民希望恩澤已至於堋岸拋荒必須踏勘撫按當言而不言使萬姓欲望宮采不當言而言使　九重見疑其實均也但恐此後在事之臣且未敢露章陳情內大老主張亦不易耳郡縣存積風罰已自單薄若搜括一空緩急何恃所賴諸老力持大瑞陰挽隨有　天語勉從第於捐俸助工內外以八續稿卷之三百三十六 十三發百餘言　聖意尚未平將來誠如兄慮兄乞休一疏奉而不上此等事只宜堅執不當便決去就也兄所諭諸臺司大小賸賒夫價一切辭之甚當辰玉亦自能斟酌大槩他處毋論郡本地或受溥臘以荅其意其他以父命辭之何嫌於不恭更欲兄與二三大老謀必以此意喻臺司郡邑勿厚行禮至於坊楔尤爲有跡益留風罰事事既與　上意微左萬一所仕耳目傍徨巷議以諸老之諫止爲已地耶　聖明不名位俱重華衮斧鉞在於一言此曹疑則扇成多岐聽而稍有所疑將益聳執持矣近見會試諸卷多奇然亦不失名士而西京寺三省多冗至於二三場絕不成文理其坐在於學使者止出四書義而同考皆遠方教職此二端者多士之厄而吾兩宗刺庸之尤也今進士數多而選雋戊子必有在部者寫意兩京必當於今取用各省必間擇二三司理至於教職却貞廵按臨時考校文理精通者勿論新舊勿徇請囑庶幾可望實才不大徙雜弟此身朝健但城居不減郡驛宗盛排解之辭無不入心鄉居僻遠客多跡遂觀處喧湫老怯寒暑安土和光四字有味而難嗷可歎可恨房學使論海大夫事既可惟亦可咲房不少慾似爲過寬然海不論蹄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三百三十六 十四亦覺無味豈人之惡失官去甚於死耶三進士之教海自是少年腸肥腦滿意態責之太峻當必出自上裁非兄與大老意也近來綜覈名實之意長而優借旁求之意短兄於此不免用一著心爲望

又

請辭於諸少年描摹情態即趙卓書虎品第罪狀即漢廷老吏斷案亦不是過第不願恒出兄口耳兄名位俱重華衮斧鉞在於一言此曹疑則扇成多岐悠則誹詘甚口即不必人人蘇張能使君子化爲虺蛾亦可憂也郡意竊謂彼中有樸忠無他若鄒吏部

輩者卓亮有素未經汩染若艾光祿輩者恬退自守不慕名器若鄧太史輩者亟召用之仍與諸老洗沐物議深重之人勿少禎愛則白赤有牖爝火自熄先人未滿之事日夜膺心然使出而後得俟遞歸似非臣子之道苟如告弟所擬辭官之疏可刪陳情夫居上有酌功之典然後臣下得遂陳情之私今欲偷安目便而更耐　恩澤萬無此理也唯兄教之厚論諸老意欲弟以詩刪爲據稍成指益其爲一編豈嘗謂作者不鑒古有斯言于辨此刪遺憾不少必欲成限辭心少假時月乃可周大夫得遷復見寬望然見

之厚德也新守致佳士民之福也兄言朝事能使人揪眉弟謂鄉里間亦難使人開口所可自慰者耳事小有緣證暫與家弟作而三月園菜驟姪駿兒文筆稍興發耳駑兒迂不識人態不省事懶不讀書亦無如之何次兒癡大發癡止藉痘時現宗門毫無一劾小女賴盛醫力起矣按君行事大強人意學使者爲下而歸事然至秉介摘弊畢竟不如憎口之甚也曾長洲已補順天甕元立可得塞慕侃感兄培植兄以書遺厚德行之彼何所謝楊忠愍子應尾厚實君子激用壯使人慚汗斂衽弟不肖托在肝腑迂戇不曉事時時有之至於有聞不敢不告有見不敢不吐

又

近覩河功不引閣臣禁止撫按用賊罰交際精采煜煜果出自吾兄想諸老方在同舟不得不心服耳洗馬遠氣褊激殆甚諸少年第心事終非陰險者祇爭之跡不知在何處兄奉以厚待之以誠格之得全終始爲妙弟曾有一書附顧太史人去中寫先人祈請疏草不知無沈浮否中間未妥處奉賜裁削目下尚不敢有舉動耳家弟得遷本省殊有味緩而後入固佳自是長策亦佳太宰非相諸

色身漸堅而望道益漸遠矣向于期知貴之賤不知死之勝生也且爲太平之民以俟侯盡而已次公病已九分愈爲一念復發今尚在進退奉彼禍根既拔此病根當自除勿憂也周守節儉長者本無他過而民俗好作無根之謗萬勿聽之將來得人却在兄藻耳

又

朱堉歸不接兄手教以爲惟渠云作得二帖毀之別作書付周守從役既其人以所携書來啟讀之則漁激用壯使人慚汗斂衽下弟不肖托在肝腑迂戇不曉事時時有之至於有聞不敢不告有見不敢不吐

憂治世危　明主難以九重之崇高尚無畏其逆鱗不意兄之見過深也兄之心事如青天白日行事如氷壺璧月憂國如理家守身如處子何待夤而後知亦豈區區數青蠅所能點汙第竊聞周書云小人然不當計亦改容而謝不及未聞麾而斥之門墻之外也管蔡流言大過迫而金縢之錯如故木開啟而誤成心亦非有定見老兄以爲無他定無他耳至於姦鄙讒諂之輩兄所素知者第實未之及也兒委派郎

以初五日叩　上真我拜焚之覺得片句有異陣容示法旨隨緣應世語當是拜相時所傳在甲申二月以後不知曾及弟否自兒生厚榮秘偈既下已寘心腐生無復希覯聲之啞子啖苦瓜苦在恢咽近傳後有巴臭或可尚延若諸公鵝肋之余殊爲蛇添一足先君子身後固不省所屑心者雖然不省之罪深矣郎有所效何贖也

又

月前有數行附使者去意氣相期覺不相便相契也不知老兄能無厭其畫桂爭向者爲先人未滿事以小疏草潰覽此疏都不成事體又恨人眼承許從家季尚確謂必俟葬出而後可上則第已絕望矣倘朱中丞之孫致申相公之札於撫公行有可議報竊恐同事異請則先人若爲公論所後者將來疏難措手倉卒謀之王兵使沈同守皆忻然爲轉達兩臺第乃揚家季請撫公於旬曲按君於陽羨則撫公謂番得代不任具草而按君已具草矣之條陳一款且云老兄兩已精言之矣夫爲德而不使人知此是老兄生平行遍第被恩者有深淺耳若乃澤及枯骨流旅不報此則愚兄第腐心之感耶九死不能化也計此疏

迫歲必已停封過新正十月乃得上老兄妻母淮之至則第當拜命懇兄分慰申許二相公沈宗伯也直指所陳餘六條皆切吏治民瘼唯復糧道一事畏失元老指然第即覺其灼然可行不知高明相許否杜門八載道過親友皆咄咄謂爲怪物怪事然自不容已今復歸贅矣陳仲醇業論生徐孟孺亦遂裂褊大是俊快有鎮少參者來迫一見歸而疔發於面俄項而逝徐太僕支學憲父皆物故矣蹉然視百十三歲倘無常則弊物論也兵使人便附此餘俟後悉

又

自周大夫役歸得吾兄手教翻後北來之耗繼而
弟却累有書奉訣最後一札則按君以先君子及朱
中丞邨舉事置之條陳之釈弟竊獲隨聞之而有所
懇者計茲時已投公事今仰不知歲杪禁許得無碍
進　御否前者州郡公移雖上之臺皆關不行而條
陳之說尚秘弟不敢顯然投啟於公府弟人子一念
區區豈有覩此機而忍自已者又恐欵內事畧而不
備辭緩而不切年祀向遠見聞寖踈所可視爲故常
寂不之論即見憫而諭之而先君子南北十年之間
關塞左八百之劬級誰爲辭者若於祭奠二端之外

不小加意則弟腐心之痛未釋也以故輒走一介歸
命左右然自吾兄之外唯元老次相及宗伯而已其
於堂屬銓諫諸地不敢遽有所瀆也次相應吞上書
亦唯算裁前具奏稿不當復瀆覽弟於事體本末頗
詳小足爲覆瓿之資萬一事機有不得不上者郎煩
兄大賜刪改庶不至決撥貽笑裂目兄於按君處尚
兩爲精言之而不使知今日故應無俟喋喋大馬銜
結弟豈有心亦徒以耳天造固不問報於一物也家
弟與弟自陽羨歸於順月十八日各完向平之累巢
於二十日即赴留京任矣辰玉兄新歲當益精進但

須火資麗澤之益不知何人足當之岳州滕大夫老
成歷受敏事愛人下車之日遠近大小翕然仰若之
稱僧利尤更得法催科歲而增舊額分銀足矣甚哉
百姓之易感也　亦似好問者而事未練晌晉胡可
謏要不似大口之甚也前見　余何以一當衆之爲江
論部中丞之得民大旱霖也久寒不至劇而未見雪
陵厚者不必吞兄所系恐也將來爲事殊未可料小僕須得部署乃敢　上聞太夫
人與老嫂尚福餘不多贅

又

別紙本州熟區代償此是爲官府出脫罪名計難推
受民被益以吾州賦減四升爲可增耳不知州幽窄
狹即肥者歲租不能過一石比之他邑石三四者雖
減四升之賦而尚少二三十之租豈能復代坍荒賠
納且坍者毀實請除荒者設法墓種自是常理何煩
紛紜唯與元老大司農裁之不一

又

前傳東昌白蓮教之徒倡亂饑民門之今聞渠妖已
獲餘黨潰散似不必深求但中原至關中一帶荒甚
入賑郵之　命時卞足穀　聖主仁相君至意所

處奉行之人苟且塞責民不沾惠且將來無力播種何繇得轉菜色吾鄉元日之暮風雷陡作自是連旬者踰二十日歲事未了人情洶洶前守庖俶之敎既已處分則此項錢糧自在民間已經蠲貸何可復徵撫按不請司農不豁使　人手失信小民咨讒此事雖微關係頗大唯老兄留神考察消息想不久當得小人中有可原者君子中有可恨者若吞舟漏網載鱗鬥組烈非所望於清時也文人落魄兔故憐之又人無行却不能諦柰何柰何

又

兄每書於時事之外更深隱愛求退之中別寓深指弟亦不敢詳問兄祉稷臣也受恩知已深非見幾棄身時矣兄所云閣制於部部制於司外廷制於宮禁老成制於少年門語妙甚便是摹寫爾時景象造物手弟却借添二語云實事制於虛言肝膈制於皮面弟出處心事既蒙兄相亮更復何言銓曹見寬目下省一番無益費尚安丘壑是夷陸大行近會兩次頗知自悔將來可受珠塵馮太史品格遠勝但不知能稍降心否刻經背原不經手南中酤舒司冠端爲戚里一弔此恐未能服其心海老於大察殊未成無偏倚虎豹在山蓁蕀不採況許之是也大槩風節意氣既成一涓數賢者不能自拔巧者借以自固雖兄大力未易蕩平唯在精擇而親之遠之耳

又

有數行附馮民乞文人去計已達矣小僕往所懇爲先惠來儒蔡事不諧踧已上否於事體無傷否倘得允於禮工二部領付府文移甚便但此僕蠢甚恐不解此得老兄一指示爲望弟自昨歲九月至今脾氣強健齋醮若洗肌肉甚瘦謂可粗保命身以俟　師對乃於閏月十三日四更忽有大聲發於中樓之下

植者三若炮又若巨鼓若板裂徐徐起坐默唯此非師真示誦怒耶坤大數畨譴鬼神前報耶甲申之木語驗矣歲已進暮而俗事瓦情憧憧不已若前牽纏恐愆墮落不若速死期之隔生已屬家幹客製戢身之具緩不能填寒愛窮剪除業根貴以澹泊滅之耳柰此頑頭未便能了老兄功行轉積得清之後　尊師必自度引奉念香火深教提撥泥淪即兄子輩不曾與談勿謂躬迂也家弟大槩後於除日香然即陪推辭不及得非尚在人間耶於此心故自無悵第兒輩雖久歸上既黎　恩祭葬或暫給短假一歸唯

兄教之大夫人老妙邸中萬福辰玉近文可寄一二以式兒輩通來建言儒臣連轉要地凜凜生色既可光彩　清朝且可塞諸少年之口　主上富於春秋青宮緩建未爲不宜但閒閒聞　聖體時有違豫大權間或旁落兄之隱憂非以是耶韓守益良於官人心慕忘失因已獲便餘一人而撫臺必欲參處倘村爲免冗其於保全抱吏不無小補昌今辭大帥遂不臧輒向地之福也

又

半月前從賢叔父處得聞兄家偉又奴寘數行至知李判官衙將入京二十六　二十一　老兄既爲貶小疆復易諸爲補一昏使弟苟免簡脫之罪始弟聞部覆無移咨銓地語安敢復萌他覬唯稍修飭塗隧樹碑構亭求二三名世之作以先君子可以瞑目弟輩可以下見足矣不謂老兄用情之厚處事之如一至於此非親郵報奉　旨於照例之上下是字諭爲咨部無疑先子苟獲增秩廁大夫之後則堂唯第二人不朽於心子子孫孫百世之感也始錄報者誤謂塋不及半家第亦信之既而部覆至則中引軍功獲全塋奚第生世何幸始遇我　仙師扳之於蓌海火宅之中洗滌無明之累今又遇老兄俾先予叨　國家追遠之恩酌生平盡瘁之念而弟亦得具面目稱人子於未死之頃但既已斫殆息緩無以仰報　仙師而今老矣所以報老兄者計又窮矣柰何柰何太夫人與尊嫂閫門清勝聞辰玉之閫中娠者二季青蓮詩云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然以酌相業及陰德未爲厚也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與元馭閣老

廿二日晚奴寘歸得手教并諸老報言燒燭讀之不勝感慰質明而先君子贈官之　恩命到矣貞不孝不能飭行祇節又不能事嘉靖賢人致先君子以溫場之役中妻菲之誚邏遘禍網益七年而貞始獲叩閽陳見冤狀荷　先皇帝厚恩予故官而至三臺之

請卹復為鄭人餘毒所尼蒙葬者又十七年而復用臺請拜兩祭全葬竊於逝者不能無歉望而生者所受之分則已逾涯故併祭之疏止為先慈不敢更有他覬而老兄俯念契誼特以便宜改疏辭落事以有此贈先君子有知當瞑目地下矣弟生平不擬受人恩嚮者苦海此身賴　先師拯而脫之煎熬十七年而民之積困未蘇之冤又得老兄而拔邊臣希絕之與得老兄家尚不稱報塞也論文既嫁而舉世世子孫犬馬兄宜且許兄言山自元老尤見至意緣盛暑不便行禮家第心不自安擬請一假雖不知果否然須至季秋乃敢欲各半與道府並上而莫有能慨然者謂無此例

又

前者一書附曹氏人去頗極紆鬱區區銜結之感其後爲被鄉溝雨爲災不減弟論四十年而民之積困又有甚於彼時者今惟撫臺上疏救院繳之恐　聖意未盡信可罷不敢請而兩相公不免桑梓之嫌以故欲各半與道府並上而莫有能慨然者謂無此例

不知吳民之阽危　宗社之大憂已在旦夕而尚可引例自比乎前書爲曾氏人所却而有令視之探親者輒附之去不知其能達相府否按院非時得一見亦甚梗悵韓守之懇切爲民服覓日前所少吾鄉歸襄毅嶺南助烈貞光絕前後而報功頗被煤髮知讀書即爲扼腕令其家廟亦見奪於徐氏嫡裔袞袞落見者悵然渠似有所陳讀雖年祀小遠而物情未厭老兄一賜吹噓固賢者所不避也然弟可謂滿腹不達時宜家弟給假有疏否餘不敢悉

又

前徐使歸得手教兩番中間老兄見慰之切與惆念賢妹骨肉至情一一領悉弟以先君子荷　聖恩崇賜兼祭葬二典俱從優處昨覩邸報題給　誥命想非久可得已樹二亭於墓道左右刻石以章如綸大禮苟完下見逝者地下足矣唯是銜結　君相一念眼耿耿於中不知何所報寒家弟乞假亦爲交成中以居親事重相責不得已有此舉老兄沮之亦可家事任長有弟在政不須歸也讀教辭重爲舒司寇張宗伯惜且示將來賜環之意而於鄉所云諸少年一切寬之不吝佛拭諸勞武侯裴晉公以上作用深服深

畏士上富於春秋儲嗣審行當豈復有漸邸之虞兄片言斥之彼當傀奪口業何當排令

又

周部歸得老兄手教具悉近況所喜太夫人清寧頴小有係念不至過傷兄蹋門平善辰毛將有克圖之慶因夕佇想湯餅勝會至期當亦與兒輩舉觴遥賀也七月雲颶風猛雨復作諸水區荀有之圩復時時潰溢而吾鄉花損亦不細尤可恨者外狀尚不甚狼狽不免微有異議耳今東南無地不水災中原及西北無地不旱災而官費邊費轉繁浩所望諸老同天

之力不淺韓守憂民之心與鄒民之政痛口嘖嘖若廼曹郎悍僕事殊不爲過弟先已爲解紛暫邸歸强其引慝謝誨渠即行莫彼此釋然矣弟以老妻病廢牀第忽忽醫藥今始小定可延月日尋先府君蒙聖天子大恩與老兄高誥以有兹非常之遇擬九月行禮後馳疏謝　恩并陳廼尺之書於三大老以布區區即此生之事已畢而忽聞有棗公推轂楊太宰復用明旨報卹此虵足也弟當敢偃蹇朝章亦豈能并疑名位祇爲先塋事侵尋春炎縈掛耳倘得自此寢推深仍懍念若遂冒北除必不能赴勿怪弟作何濫

態也

又

前日按臺與兵道差人俱有一信附去計已達記室矣唯中間有一小封乃傳聆君法不無誤否自七月後風潮海濱之花俱橫摧桂雜外示生色而一艘不留俱已成弊物論矣此間物情洶洶望　恩甚涕詎弟極知兄與元老苦心但　國用如此其窘而江南處處災傷豈能徧行蠲賛第三兒俱以造宅貼居延醫請禱酒錦法書之類悉鋪人質庫中行貸無所伎倆已盡非不欲沽曠蕩之澤令兒輩小展眉頭誠知其難處也

又

密帋所示語語肝腑字字涕淚弟昨視郡公云得自撫臺潘糧蠲免四分改折六分而改折者又於明後歲帶徵此則　聖主之至仁與三相大司農之計盡而老兄於其間若心尤更百倍見中士民當已知之但不能如弟知之切耳　國本大計雖一時醉語要自根心所發諸公但宜靜以待之倫序故在不宜更有所激幸臺端中未有識漢宋故事者萬一默慧貪功之徒鑿破混沌一時回　天未能砰首無益此自

皆生腐見不如叩神智者千慮否所云先後發使密訪災傷江南處處窪者斂宮高□□□脫彼必不能大枉其實弟窺九重微指似屬貪□□□史若遷以此寒責不無枉濫且將來恐如成正故事即大可憂耳江南設水利憲臣議尚未定或有以爲當設僉事者或有以爲宜復御史者或有以爲宜特遣大臣者復御史不過仍委兵道多挾郡僚恣行威福濫饋津要臨斯一以文移塞責而已下僚多一番應承白姓多一番騷擾至於添設大臣尤爲童稚之見彼豈有不避艱勞不求速化如是忠靖周文襄者況年力俞衰體

面愈宜貴用愈廣何益之有無已則僉事乎於民爲近於檢爲慎所見目前如某　次則某　皆其人也然鄙意則以未煩鈐曹議定官府先須櫽括計處錢糧今東南民力竭矣救死不贍安能枵腹而事版築若損官儲而借之賑饑則可然倉庾竭矣何所請發而以供役徒且今歲之潦在湖海之濕下流滿而不受不在上流關而未洩也弟以爲此事宜小緩唯先有可歸築圩畊爲主蓋農小利大目前之至計也家弟病根頗深遍醫小間尚未全復休沐故園靜以需之此實上策弟力更具歸幸勿相汨

又

旬日前有張游戎役去緣其入幛行易達喉為祟一
書因附述鄙見計當不浮沈也十九日守原伺 上
命於先家行禮時積積雨作牆風日清美道路從觀卓
木吐潤弟以脚疾積弱尚能勉強我舁悲感摧咽追
唯先君子不我之心與弟終天之痛鎚荷 聖恩浩
湯得小解釋至於終始曲成老兄一人之力也今具
疏陳謝并二老處亦申區區感激乃於吾兄毋論尺
縑寸縷不敢有所效贐而不能吐竊恐
失吾兄宰相不收恩之指寧使弟負草木不謝榮之
罪也日來閒 主上霈發明旨滿堂之招皆蘇門前
但不知將來何如耳入城謝守臣及詣戚里問井
尚自繁雄十里之外 望渺然室鮮下趾野無寸土
真世痛哭若使偵伺者跡稍及遠此情亦必 上聞
但慮其妄希內意雜摘事端仍將來偽朝如弟前所
云泰何適觀邸報老兄出懇疏乞休 聖眷若此豈
能俯遂高致弟借以感動 天意或開悔悟之端風
示具僚使知易退之節則可耳弟為先君子神道碑
求元老傳求賴翁即不揣奉懇為我破例賜一賜葬
記蓋此事之頭木非尊兄不能許悉亦非椽筆不能

發揮豈惟今逝者不朽存者子子孫孫奕世之光也
所應給 詔命已具題不知出何公手亦無由通問
計進呈後幸發副本來觀石久矣度此月賢子舍當
免身而未見能罷之報望之長居場事近矣驚人一
鳴盡洗前相門曳白之恥周郎轉盼清泥無異寒素
米兄亦可人堅吾業行俱進賢從近者亦優取弟賴
庇荊婦雖展轉牀褥可不死矣舍弟病勢殊可憂今
以醫藥將護幸轉漸復但根尚未除往往發經年庶
保元吉移疾之舉毫非有它也前者請急兄似不能
無疑而見尼之使弟獨疲然又幸其不歸則委頓

又

前有小僕去上一書計已徹覽矣尋得九月初八日
信知可作歸計弟固未敢許也無何勉留之旨婁下
至鴻臚宣諭累朝所以待元輔者聖卿可知尊兄亦
不得堅其臥矣弟此舉絕不可少萬一 帝聰感悟
而求其端舉壇帽服而反其故其獲益非淺鮮也區
區十月來飲食差健精神亦王但以家弟病又寢瘦
脚旅進旅退根株未除而鄉閭第四弟竟因此症長
逝令人肚痛且駭且憂幸 聖恩寬大諸老見亮獲

遂生還弟得朝夕醫藥維持或不至狼狽耳每念茲
時辰毛兒當有乞問之慶來見報至前月十八日大
兒婦幸舉一雄雖兒陪上肩道業退盡而於家庭之
慰亦相足老刑漸自持支三兒不廢閒業第大者日
尋上木擬於臘月移居此函歲極為不易耳鄉邑諸
生愈洶洶日於臺司齒齕凌氏若仲子不出諸兒長
通將來禍豈不可解如剑七十老翁慷盡世事不能
戚一朝之忿殆天也弟追思往因蒙蔽之害毛骨尚
悚先君子 誡命不知到文不敢相促弟此心真若饑渴兄必不忍不終其惠
也徐卿二雛以徙窖小靜疊且姑任之所愴然者念
南野無令子耳賢妹有嘗尊兄當無所憂張平野讀易
慕刻完附去兩部刻手頗似精弟初諾其請斥不免
露醜尊兄審能斷一言之重耶米田黑指破宮商鄭
白如甌甌獻歲前後必多雀舌之變幸有李使韓守
在庶不至決濮也海大夫遂不起萬里孤槎可憐此
老一出無所建白然終有虎豹在山藜藿不採之勢
表太半是古道但施之於弟不免知人之累耳

又

初五日來明北門王大謁選來索書云以陸路行最

解處晷坐不暖席私甚苦之而南省散寂稍堪杜門
謝客其不能不出一也昨春得尊兄書示此意弟雖
力辭而再及之則不能絕起色今忽為堅臥之舉是
以不誠實交若何亂矣其不能不出二也先君子蒙
被 上思於身後粗備未能報寒萬一今復偃蹇
朝命以退為名則乖 君臣之分義其不能不出三
也至所云不可出者卿也心許 仙師辱官學道中
間服膺安土之訓洗痛惕厲之期若無甚係於出處
者然名動之根未斷而好爵之麋遂安其不可一也
差可解者博兄為先容耳然兄之出錄 聖主之簡

眷物情之欣擁片言而海內蒙福小動而朝宇改觀弟有一於是乎其不可二也弟之出荷以爾恩爲辭然此南省之佐俊游仕會何政可效何　恩可爾倘自此而漸有委寄襄年勤才迁瘴癘保其不落夾乎其不可三也弟殘歲一轉首使六十三矣過此則卦數盡矣　仙師不云莫待年齡八八乃情已去難收今此林居雖未蒙授道亦未盡宇戒然與其出而見責之淺其不可四也弟即出多不能一年少不過七八月即謀拂衣耳邇者老臣乞骸往往報留小則姜司寇傳司馬白簡青蠅大則海大夫一棺萬里弟既知之而坐踞之乎其不可五也弟素之墻壁漸年以來始則俟賢者以逃斐既則因韞櫝而長價一出則益失之矣昔有教沐猴作戲則無及矣弟之前茶而獻客者其恪客獻以衆役之棄茶於地而取器盡砾弟得無類之乎其不可六也家弟之受疾頗近膏肓其在白下憂之根不能縮地一往今幸復詣對牀之守而忍復成隔谷之歎乎其不可七也反覆思之即弟未脫凡橋尚縈時趣然何忍以其三不能不出而易其七不可出哉凡此情事既不敢輕貢於爺庶之前亦不及盡露於旆履之上唯尊兄肺腑之契

兄之手教來多公私大計欲作報則無及矣弟之前疏及小啓其時出意尚十三不出意尚十七及日視家弟之病旅進旅退層色佔痊根株未除自此入春將有大可憂者荊因臥牀第展轉須人府女命僅懸絲旦夕鬼錄且大瑞所云頭於此心無毫髮槐然張宗伯綠此佛衣而弟可冒此命爲乎故因徐侍御便附此倘得從吏賜保立墾尊兄之大患也不然棄如洗矣再疏當得七八金付去力又左右無可使者兄忍坐視之乎表進士查稅糧應除豁者不下數十萬此君之苦心極矣然弟齋疑其無此理及道使

以府中條荅見示細閱之大都有以別增派而併入正額者以此額而那應彼役者有雖係近增而必不可省者有可省而那應必不肯省者中間可以通融裁節恐不過十之二耳弟勸道使將應減之數無論可否悉達司農聽其裁處其必不可減且有着落者開欵曉諭百姓知之不然是泰以虛言任德而諸君以實心任怨也此君欣然許之矣水利若設僉事閩南兵曹有倪凍者可用若御史中丞則弟嚮所舉或不負耳

又

金州人續稿 卷之二百七十七 十二

昨見內臣看記法司一旨尚書何罪可恕先朝何事可法李公似宜執請乞歸不望如林見素得作熊北原周貞菴可矣此大隱憂也弟所上乞骸小疏不知可見允否後疏無可措辭而家弟病不知可以情懇否泰進士所條列見以為名美而實不盡然兵公屬之來方與面對可行者行之所謂覓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但大司農未必如所請耳京考收進士及近省推官知縣固憂其不能無弊終視老教諭為優且庶幾無魚目奪明珠之恨記得辛卯兩京時用主事博士中書行人兩三人尤不可測何如昨聞有請巡按

又

新正兩得尊兄手教而積奴扉則嘗嘗一番愛弟靡所不肖腑諱弟靡所不藥石服膺之感匪直書紳而已弟於菩薩行毫不肖似老婆心間有之然亦不至熱拍也止是而皮軟不能力拒人而已只如韓氏子初為徐少參陵奪其先祠托戚友引訐弟無辭以對姑善待之以後復來出一疏稿相示云欲詣都上疏求數行達尊兄弟以年父遠勸其勿輕動此在廣中撫按或彼地人在臺諫者明揚乃便偶見其稿太繁雜據案小株剔之實不為具草及吏其行也襄毅公

之勳勞有廟有謚而無贈廕雖若闕典在遠且娘不爲之處何耳乃至動元老之聽煩尊兄之慮則弟罪也弟既不遂乞骸之請賤體粗頑健又不能以危辭冀憤　天聽撥仲春十三日戒行三月初履任所携不過束書藉衣五六蒼頭而已杜門讀書抱關擊柝時想　師眞五内如裂度必不能久未兒體亮病弟勢雖半減根尚可憂痰或壅閉喉咽穢氣渠亦自能解用不以功名爲念而儉歲不給教兒過繫終不似

乃兄之迂散也誠難格之而出且病婦展轉牀席大少生趣病女告革在呼吸間方汨沒塵事與構接鬧此時景象兄以爲何如即諗太夫人爲福辰玉兄奇進蘭玉安長所以慰其心者至矣驟姪即是可望俊兒依稀分數然皆少年兒不足慮獨騏兒髮種種矣要之非杜路人任之而已凌司馬事頼二老主持後兩數中寢名位雖損身家可保矣然年來營菟裘太費經畫漸虛不至如人所言當時撫公守君在鄰若小振威怒以泄衆憤時有操縱以寫保全可自定矣計不出此而惟務模稜致萬口騰沸所在蜂起大

分外集卷之二十七　十四

將來一能吏袁黃進士一段爲民苦心勤力勸兵侯察其中可行者一一呈兩臺或題奏或徑覆即不可行者亦乞撫臺咨部斟酌毋使小民怨讟兵使欲定畫一之規不必歲歲府議頒降使吏胥得以上下其手此策却佳第未知能果此舉否先君子　詰命事復荷周旋沒者存者未知何以爲報因便附謝

又

積奴歸拜手教事又忙使者慶得一番具仰念存出慶之際躬竊揆之心既不敢以病辭又不敢爲名計暫擬小出以答　君父大恩廟廊知已但念至　師

諱八之期此中輒如蝟磔而病弟進退尚在醫療
來且不果者月餘而病者漸露起色詮非悃誠故以
此月十三日發舟擬三月朔履任遂次不甚迫促頃
健勝常深惟染指之後竿祿少時即棄猴簪舊盟天
上故人於茲時見亮不竟泪沒皆海乃為終惠耳正
月類恒陰晦幸元旦穀日上元花朝皆開霽此月雨
暘微調田家始有生望第民食已盡餓莩狼籍剝掠
繼橫古利叢祠日有繹者或溺或僵無地無之中戶
以上洗垢救瘡又須修築坍塌圩岸尉司逃死佃人
以圖秋害未休則無貸者舊田則無買者仰屋寫歎

計無所出此則弟體貼實際語也再川荒水區不甚
多而所謂熟區者花田十之八九與荒水無大異故
韓守欲均派災傷弟不敢阻之而勸其姑綏荒水將
來或有恩貸或不能全是皆以俟之然他邑不盡謂
撫臺行府議分荒區之折一二以與熟區蓋為熟區
之不盡熟而荒區之不盡荒故也此何所不可而士
夫復羣起而呶及之水利之役屬徐貞明甚佳何以
尚杳然也聞豫州之境草根樹皮一空至有人相食
者秦晉齊魯次之日前之苦可憫將來之變可虞弟
崐岡頑石耳尊兄當局者何以厝悼

又

前一書乃京口舟中倚得者以待朱郎之人而愈期
不來弟亦不能待廿八日抵龍潭明日宿栖霞頗染
指江山之勝又明日止郭外以本月朔履任留都部
規差整肅初至即有閱三城試武學之役佐以人事
寢食不遑更三五日差得息肩小繹恬懷之吉暫博
開居之趣此間無大可喜可愕可憤可慨弟但得病弟
日見起色老婦臥牀第暫伴一年半載食此後却來
尊兄放生耳應天常鎮地方比之吾鄉小有半收然
京城內外餓莩不絕漕卒罷役者多米價騰踊厥巾之
餘亦給七分而使之包辦一項工料往年江司震別
處工料而悉帶之今歲罷役者舊規仍給月糧軍
日漸聞窘窶之事寔繁今兩部擬稍給之會疏今上
恐大司農嗟惜唯尊兄一主之部長陰公寬厚精密
事事得體所見若王復菴之清簡陸五臺之伉爽方
采山之質素李岷山之恬愼皆佳品也王麟泉以江
警出巡未退餘俱在途姜鳳阿果勢壯往精神爽爽
大似其家子牙少年輩必欲勒之歸而稚其銃何也
王纖山華松俱長者而實井井繼山寫公署不庇風
雨皆遲暮可憫有許京兆者朱考功者竹氣一時白

眉也向云倪凍駕部眞可任艱劇顧觀海留數世之利於諸軍皆此手成之世乏全才緩急之際拖泥帶水不可少此等人趙司成意氣雖欠和平居官甚得體臺諫中亦有以危言問之者弟勸其一切勿聽省多少閒氣管東溟不知可小破例否

又

三月中齋疏入去及王華松光祿便役共得啓事三紙計俱已達左右矣伏惟太夫人萬福老嫂清勝辰玉兄微痾就安尚羊經秋歩武千里蘭玉芬滋當復吐新萌矣得家信病弟比之昨秋雖小輕而視春初延歲月而久臥淋瀉多忘多躁甚難調攝來氏女天後血氣亦絕老兄看弟況味何似若更上乞骸之章跡涉躁妄且難為主爵者第一思之愧悔無及至於念庚辰之心盟五內如燬日下姑以恬惔御之將來更從尊兄結一放生緣耳草草微見不無一二然稍大則見以為妨窒稍遠則見以為汪閎稍細則見以為塵屑稍近則見以為庸凡不取厭於蒼老即貽輕於少壯且作無口匏伴食許時而已海忠介公前有寬減夫役條陳固不盡妥而於都人實有微惠業已

又

自離婁許抵白下七十日凡三附候起居而為啟者四緑被吾兄之愛深自忘其勢分之懸絕也北來消息謂太夫人萬福尊兄老嫂令子蘭孫俱勝常為慰兩中部事稀簡應酌粗畢山水園林之勝差足遊目以其暇杜門養拙豚里居矣而家弟病勢旅進旅退春末痰咳擁逆喉咽作氣粥飯頻減十之六七瘦削若皇析許產治後事使弟聞之肝膽寸裂既不

能裂冠毀冕欲上書乞骸勢必不得請中夜起坐惟以眼淚洗面而已最後得一佰於立夏之日疾忽下降火不妄衝食不拾遺健進七箸神慵膚腴者半月矣得九夏長若此便可望八九月起色但病根已深恐終無濟理渠書辭亦欲以茲時要弟歸視唯尊兄悶而存之可也春雨連綿二麥皆萎黃幸旬來頗晴霽高原晚穗或可希覯三四傳聞故鄉水復低田瀰漫不便插蒔且米價騰貴已半就餘而北方流移至者踵接虛餓之腹受粥過分立斃而死粥復告盡矣無論鄉城內外流民近八千人弱者溝壑強者萑

苻固仁人之所深痛而智士之所隱憂也徐 給事言之懇惻特以誤聞南倉有儲粟九百萬石故請羅三百萬石致駭物聽倉中實積僅二百六十二萬石計歲出八十四萬石得三歲儲耳三歲之蓄尚可三十萬石以此平糶亦可蘇江南北目前大司農酌而裁之亦不爲難事而遲疑不覆使鴻形之民延頸愁兄行想必爲之一快也潘司空以御史大夫起治河中外翕然推服 聖慶之弘與諸公之推轂皆增之賢要當在懷恩輩昌伯仲弟豈肯以前所云語人也朱考功清望甚重要不是醬省物先公 諮命拜

又

旬前有小啟奉問計已達矣齋奏千戶歸復拜尊兄手教知道體甚勝唯臂脚作楚此不緊開計且就愈矣藥莞之見無所不垂采弟傳聞、聖上彌月不朝又不見公卿問安之踈或以爲欲修嘉靖故事如尊兄所示未免小遠豫不可不慎重也兄股肱重臣玉上所眷倚豈可用去意雖之如躬失志一出處處皆悔尤耳病弟消息近頗佳若稍進退則八九月間大可廣渠亦憂之弟欲於茲時歸里一周旋七月初不免乞骸惟兄亮之憫之南中雖米價如故而已久

晴二麥之存者尚可望幸救開故鄉亦然吾州稍有牾栖鄙紓又得李使韓守之優卹比之他邑微見一二生氣太湖嚮聚似不至如所聞但不可不樸散如 明論爾周郎純雅清澹乃兄亦爾奇進緑係曾經以南告北於倒小碍趙司成於此處見幹旋渠所陳請多兄行想必爲之一快也潘司空以御史大夫起治河中外翕然推服 聖慶之弘與諸公之推轂皆增之賢要當在懷恩輩昌伯仲弟豈肯以前所云語人也朱考功清望甚重要不是醬省物先公 諮命拜領文不敢稱頌郎書筆絕似率更子孫世世之寶也

此君容專謝周郎行附此不一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七十八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

齎疏人歸得尊兄手教骨肉之愛神種懇悉而至於
奬藻直急材譬覈實用於上臣之誼宛然敬服敬服
此間即積潦之後驟得晴二麥差回十之三四而一
晴遂至四十日中間雖有小雨未成霖霖麥租既以
流萎麥穗復用旱枯爲天公者亦不仁哉南北米價

有及二兩者熟地亦不能不一兩餓莩載塗流屍蔽
水中戶以上日前尚可支吾閏六七八九月何以度
日典言及此心膽寸折太湖寇勢頗猖獗聞欲發兵
取之不知可成擒否白奉　明旨嚴捨奪之刑申退
羅之禁物情稍定南都卿士大小迴來無一敗羣者
濟濟可敬弟欲求異材可以寄緩急碩德可以寄耒
儀者似難其人楊震老今晨北首矣兄爲何以尚鳴
不平爲艾穆推穀陽秋片語便足吐氣錢非致政方
伯耶弟初頗疑李見羅乃有此事昨果聞滇中宦游
者與之訟寃以爲未至如直指所陳許京兆至欲爲

之辨蹙具告一揭徧達政府亦自成議論一者見次
道之不薄二者彼法門中殊有護法人

又

第以閏六月十八日自崇愁湖歸忽得亡弟書一緘
盖十四日午時絶筆也字雖不甚楷而遒雅有法首
云前已作死計不意復延百日餘事慨一了當夫復
何言此番種種惡報俱集力薄氣浸貝難支持恐在
旦夕矣弟性敏而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故遂能輕
死破戀但不能受苦爲 仙師窺破今日方死手下
此工夫寧耐不然躁與亂遂不能攝持矣惟目請即

師蒐論佛千聲餘無事也六親既已無情郎見晉見
猶如不見天下雖饑荒 聖主能翻賑事尚可爲惟
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勿搜人過諸君
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開世界自平矣此外又
有百餘言祇是寄囑習都故人語絶不及私結法無
期旬日以來昏昏懵懵形神不相屬或夢或醒或喔
或泣中得絶句詩數之九二十四首竟不知作何語
是夕逝矣嗚呼痛哉痛哉兒書謂神色雖萎損而氣
度如常妻子有問者皆不答第云但看四月內遺囑
而已衙鼓動忽嘆水浣足已據胡牀而坐左目瞑小
時右目亦瞑問不答猶點頭頃之脫然蛻矣有

至此而尚不知休不中爲後生葢隱殺

又

旬間有戶科齋奏人去附報亡弟訃音并敘苦情一二計當達記室矣昨徐似野之壻吳生來得尊兄手書尚以亡弟卿安爲慰讀之轉更悲咽耳弟自十八日晚得信次日即苦脾疾强進藥餌久之乃愈數日復發今尚在料理老淚淸目昏爛晴雪過午輒花若痴痟編兩手股奇癢奇痛而爲鄉里戚誂諸太學及薦紳慰唁者所苦祗藏報謁歸而貧泣自心生平奉先君子命奔太夫人喪并此爲三罷瘏小祇郎

有一種單哀慮之氣總之生趣盡矣弟自思年來不能爭師真之教雖作官人強酬應飲酒啖肉稍有可解者日不甚累方寸獨文字一障覺負吾師不淺耳亡弟真是一佳士亦足稱能臣有識見有志力有膽決直爲事求勝人役此心至情奇疾以死殺我身者名言哉吾曹大抵無不悅見吾師者亦微覺吾師大漢燕異日誰與友五陵弟子者如何如何兄書所云陳公藏中丞弟未識其面聞此公甚正而慤禁羅亦未可全非臺杆偶值上怒去之可惜

又

齋冊人回接到手教凡辭字字肺腑但尚以亡弟之向安爲慰何南羽之來易北達如此詡及使人長慟不自禁七月念六日散僚之長陰司馬尚與弟同閱臨生卷出榜覺有病色勸且出部靜養小時至廿九日巳刻痰忽上踊喘急醫不及呼藥不及進即時絕矣如來所謂命在剎那間豈誑語哉比公雖僅小於弟一歲然容色非甚髮髮及薦紳慰唁者所苦祗藏報謁歸而貧泣自心生平奉先君子命奔太夫人喪并此爲三罷瘏小祇郎

髮利齒政如四十許人第老態種種畢露安敢望久存於世也歸思轡津不可自已累方寸獨文字一障覺負吾師不淺耳亡弟真是一佳士亦足稱能臣有識見有志力有膽決直爲事求勝人役此心至情奇疾以死殺我身者名言哉吾曹大抵無不悅見吾師者亦微覺吾師大漢燕異日誰與友五陵弟子者如何如何兄書所云陳公藏中丞弟未識其面聞此公甚正而慤禁羅亦未可全非臺杆偶值上怒去之可惜

稍黃馬快船已入灣者外尚要三百隻限在來前不
離從速討來至誤也故鄉得兩令歲似可望收而
賊圍已甚緊索如洗新賦或可支吾督運恐難議備
也倘免乎尚未到任此間欲仗爲謀友當調其英銳
使就老成但爺非能文侍者三進士似可收矣春時
海武定以書幣相聞甚輪篤而尚未能答之如兄所
云便使免乎有廣內之愧王中丞天真爛然又自可
觀大鴻臚明年七十矣光祿次之何惜斯一歸老之
秩成其恬澹耶陸司寇時時欲折臺臣角一股直氣
英氣弟甚畏服之南中所見無非君子或神采少不

治體然皆卑卑可施行者唯傅頴公馮宋公追封誼
陰一節見之不以爲迂闊無益則以爲久遠難明雖
老兄意亦當爾但爺則謂此國家最大最缺之事所
以救 高帝之薄而二百年恢遵之在人心者實不
可已也至於孔廟之復全盛與十哲之庑宰予冉
求兩廡之進范仲淹爺此念蓄之已久老死之日豈
敢復留臆噪聞郎諸公不遷行作異時公論張本何
如李本拿有一書極感兄維持其弟事本寧之待爺
可謂觀過知仁此兄年來甚老成吳明卿屠長卿已
矣汪伯玉復不振老兄牽曲培此願果以示右之文

意何如祺兒附張大行舟北上此番似能少克偏性
兄痛箴策之渠不乍作前時冥然悍然也　壽宮屢
從勞當俯常第自徘逝者信即病雖強起應酬殊覺
狼狽撤棘之後與三兒慰解遂大能飲噉體氣殊王
得非悔星且盡乎一哄

又

七日前傳辰玉領解信深爲國家得一真才慶荅老
兄盛德之報與高門故物不足異也知當過自袒損
然太夫人與老嫂之喜慰可想第二人之張與第三
人之董皆名士趣楚又出一會大奇第前妄謂董必
[illegible]　八二
不能敵辰玉兄似輸一籌也昨始接足八月三日教
乃刑部齎奏入歸所致者滿遲可惟兄極言陳中丞
之賢黙檄爲僉壬所排一歸便須三四載只如許府
丞爲友辨楊冏不甚雅然其人實有才在應天政事
殊卓犖此御史者不爲不迎合也見即報覺得　上
意似有所動以左班官相率爲洶護兄與二老不在
急切挽迴而在從容開曉然大臣與臺諫亦思有所
以自樹立者柰何納招款拦左右也兄前所云弟
求其人而不得今乃　即縣哉異哉半中參真往
又始悉之兄胸中永鏡自別亦要防其沾大而直者

及此說不在彼黨者未必皆洞達底裏者也弟前疏
只是閒見中小條目孔廟一疏若迂若滯然自謂生
平定論不知兄能首肯否張肖甫變亦在潤六月黃
楊之尼一至此哉

又

五日前得老兄報書及辰玉見寄試卷讀之大叫絶
倒得未曾有閒張董卷亦已梓行但尚未見鄭生者
何人乃亦在會耶兄言歟喜障業已知之何待弟贅
若弟則僅有煩惱障而已入冬差健飲酬肉亦小長
而乃來脾泄閒發一行即止而忽有蔗將軍之累者
[illegible]　八三
一以故迫欲歸左不任北耳今已杜門待　命不當
復與外事弟念蕉條長陰司馬之勤慎穩愜清修詮
雅目中所希歷官三十三年無公私小擾且係在任
病故恐蜀中撫按不便題故與代者吳司馬議疏請
而弟爲之草不知易名之典可不恡否肖甫大司馬
事體何似弟竊謂此兄功業與其鄉人余肅敏公相
伯仲有兄深知不至竟态也弟用兒曹見以一封
事塞白而後成歸然疏節闊目發不中窾且喪首喪
尾身其餘幾廟廊之上得無唉其言以爲黔之驢乎
即驢非驢馬亦非馬矣今晝則了筆硯債夕飲數杯

就桃輒夢返故鄉與先父母周旋恐亦非長久物得早歸附於白香山賀四明之末足矣言官踈多留中似非盛世事當康陵世肆意褒彬乃有此厭匿使倆爺事一謫不知何緣人人快心然弟尚竊爲政體惜也俞守雅量能積陰德弟如法紀何所傳有可頗與秉柳老不甚異兄亦謂此老無分寸也聆君已明無所復置喙晉陵之謗漸白而才實可率使君吳中福星也

不能如兄所示之確要自大失故乘弟尚疑之此君之行外議殊洶洶雖一介不取且無子求歸其情甚真且又何以狼狽乃爾得非中貴人心恨之故顛倒破壞其名耶君之徒不能忘情于江左而南冠君子大有爲之內應者天若亦宋必無此事言之自君實而君實竟不免可畏哉天久當更定也周恭先者幾就緒而母不待矣雷轟薦福信然哉

又

前者接老兄十月初七日書更後踰旬而九月念七日之書始到盒差官在彼候覆本至十月盡而始發故也貢船求小稜與松枝付之本地此皆賴老兄之力得寬第入部時船政又已畢但見疲卒得蘇歲

皆萬計欲曉曉者寧足顧哉孔廟一疏第故知廟廊之不易行但嘗此議論以俟異時若出諫官之口恐宗伯不便東高閣也他所條陳皆璫璫多嘗中爲之事以爲迂濶則嘉靖中興滅繼絕四侯一伯何以不名迂濶也今之賢者所見唯是之明曆而亦爲此見也賢叔父在日前誡不頗老兄閒吾州遂失三善人真可嗟嘆老兄上奉 明主下奉慈闈萬毋以此無益之悲娆亂靈廂但渠身後少老成知事者而兄家老幹前又物故不可不一整頓約束汪司馬出固佳不出亦佳惟時時人薦剡仗文社坐色少傳之厚冢宰之裁各行其是可也

又

第上疏乞骸當於亡弟訃報計之時而以部闕署人蹉跎至十月則已晚矣肌體雖漸腴而膚氣尚滑酳酢小覺筆硯轉迫骨肉乖離知已獨謝故欲乘老足也在柄憨請骸骨歸哭亡者作杜門計私冀萬一得復承 師真譬咳不終童落而微誠不亮更厲 盛音賜當欲遂堅鑿坯再尋前請恐嘩老兄及元老密公至心若便出視事却更成一段重棼關綢繆實乃維谷如何如何獻歲以後當再圖之

茲時却煩老兄不淺嚮者狂談　孔廟事體逈論其難行有老兄一人鑒賞是矣弟以考察古人見吠則不敢心服試與兄屈指自孔孟以及宋氏諸儒誰不考察古人者嘉靖中兩廡大有進斥豈其時人獨明晚而至弟獨迂濶耶張肯甫司馬實有膽厝栁南北勳頗備但於情字不能裁洗濶畧小節耳昔以簞瓢之微飾而苛奪其易名之典則楊文襄王襄敏王恭襄又何如也楊震雁已蓋任弟牢落中之一慰也王鴻臚明年七十正月擬乞休必無缺可處以沈三洲淮例優進以全其雅尚如何沈銀臺進士淹滯可憫何以尚左錄錄者何以許而不與老兄幸念之騐兒極感周恤厚愛得時賜循循之誨不落魔境於弟心足矣功名事大而渠父福薄不敢他有所望也弟恒勉之以人品必稱吾兄時義必規辰玉莫更奢拖如父指據如叔也部洽尚未到未敢出視事於元老亦未敢輕瀆乞一叱賤名不備

又

廿九日部咨到奉　旨有屢薦起用字面嚮省丞郎所不易得此皆尊兄與元老優假至意而部覆語亦以兄故相慰借殊至但非過時衰劣之人所敢當耳

昨有一啟在辰玉書中托渻咸甫寄去想徹覽矣日來見歸報　聖主威斷非凡緩帥至貴倨也棄之若脫蠭蠆一論死一永戍不貸及爪牙剪矣顧尚嚮此禍本於肘腋今其茹怨蓄忿乘間而潰且中外之人亡間上意偏重若此貂璫之蠹識不識輕有所窺測謂　尚何所底極耶竊以法司必當具請皇綱必當遵處鄉論劾言路必當合奏恤尊兄與元老特勞慎尤仗之功虧於一簣且也南中雖有言恐無益於事兄曾言李寧遠事弟願嚮忍此公貴衰將也諭

諭不出口有拿獲長子利口不甚見實效着次子之驍雄諸偏裨少及之者緩急不可失也御鬼大夫一疏於三吳造福不淺然非兄在政誰能必行三冬亢旱近始得雪吾鄉當亦有之明春二麥可以望熟若此閻決去區區老眼尚可拭濟以觀太平睹覩太宰咸事一疏嚴　旨諭責恐難展布如何如何周撫臺爲民之心殊切裁省似有次第唯聞北浕貼數過減人情稍不安耳水利不辭勞而頗詠於鬼想是過嚴所致物情上論俱屬李參愚不知與韓等可登卓異否刑部劉王事被參無不稱其寃者明春大計吏當有一番登進南中所見何以尚似不可不優處朱廷益倪涷周弘禴王學曾皆表表者周於意氣中間老練適諸壽賢赴任見過與之談識見大進非復吳下蒙也歲晏蕭條生趣適盡無可復道不一

又

昨有一書附齊疏官役去當時雖見臺瑣連擊此閻不容口法司罪狀既明參諮亦厲而　聖意終是愛戀未見果決以故急欲法司之昂執九卿之公勃言路之合奏而老兄與二三大老之力排尚慮其激成正德故事今諫臣逮究　雷霆叵測此閻催催調理雨露已滋如此而望禍本之遂芟內豎之不振得乎

又

二十日晚因見　朝事紛紜偶有郵便附一啟豚兒所令轉上次日迫暝始得拳拳諄諄報而於此閻無所不處於　聖意終是愛　吉無所不溫今人抵院路之合奏而老兄與二三大老之力排尚慮其激成正德故事今諫臣逮究　雷霆叵測此閻催催調理司馬稍改株語及一二緊重字面疏將發而小九卿

及二法司各有疏草矣閣輔林習先生前已有疏去留都具臣疎懇開散豈能上動　天聽亦只了得自己體面而已前謂馬倦御疏祇爲三老解疑地耳既讀疏辭乃覺其不盡然也此事原係吾兄妙用張秘不傳今馬疏一出天下之咻咻竊議者焉能入喻戶曉唯願吾兄不潔其身名以圖晉後若兄足一動此閣復出天下大事去矣初傳戶部疏有三分折一之說物情欣欣謂米價可稍平今讀全文乃知全徵在官留司分之一至米貴時方糴仍貢價七錢而於各項極蘇枉類與無所免豈唯朝四暮三併廢陽予陰奪何此司農之殘忍措劃一至是也蔡弘羊劉晏雖能富國尚不免於身此君之無後必矣弟計唯有一歸歸亦無開眉日差勝作犀面皮官人耳餘不敢及

又

半月間凡三致書吾兄雖知其煩者緘目激衷有不容自已者初傳李給事受杖之項三老欲而泰平堂而爲首璫所阻兄與欽相痛哭正言歸邱米去既得邸報讀之老兄露章自劾且極論重處言官之失忠誠惻怛字字藥石語語肺腑若　温綸慰留優待

也使者便聊附訓伏惟睿亮

又

安慶賊甘饑民中間驍捷者不過十人人總之不能三百人前者醉指揮乘生馬爲砲所驚闖入賊壘被殺餘卒亦有死者彼不能乘勝破無城之邑掠庫藏放囚募徒而守一窮山之寨令官兵四集無處七千衆其走路旦夕當成擒耳近牧所軍支天策衙倉糧此倉似窪爲積水所漬下多黑而撥與軍斗又以沙土掺和軍猶見其掺和狀欲趣發之而爲巡檢諸宰所驅因而闖閙郎舊却走司農已治其爲弊者被

[illegible]

部隨捕其首倡者六人用軍法懲之矣恐留言傳播鄉亦怯歸唯皈依一念尚不敢遑自棄耳卦數已周生趣遑盡如何如何齋蹔人去附此不一不一

又

昨啟事中偶及支糧喧競一條附汙清聽不謂司農丞郎懼誚曰私於吳給事黃御史儻被本情顯罪喧者緑天策衙倉素低渾受木米脚三尺皆醫酒不堪倉攢策手懇於包賠故恣情撓和沙土於坎又關給

[illegible]

牧馬所軍已不勝其苦矣今春復當給散軍情惶惶方擬求改別倉不得而於臨支之際親見攢士輩於營山上徹去碑尾而下水及沙土群欲搜扶其弊而巡棚像綵以竹筐馬鞭捶之使戶衆情不分因而喧囂拾尾礫土塊飛擊主事驚走雖然非敢有所犯也巡棚像綵非有所傷也司農廣變以別倉給之歸火伍矣此所卒獨多約七千餘人條長吳司馬撫其衆僅埔五人笞之亦僅三十躬稿以過覓不是懲創然何至若吉路紅進之張皇搖撼也廟廊當自鎮靜不假爺言建　儲諸疏何悉留中人情未則　聖意所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令去有　聖母下有三公九卿　上重名義嚴相訓
不至有他但　皇子茂齡誦讀又似不可緩如何
何高郎科場一蹶似因物情但老兄之高名大節豈
他宰相可擬而辰玉之宏才博學又豈他曹可望渠
亦波及之愧於鵬瑞之耳矣然猶不至盡廢公論而
兄之辨疏似過激烈於相度不免小有妨自今以後
願兄勿留滯宵次諸有指摘高生及稍嗾使者皆置
勿聽斯佳耳第之乞歸非有他意因見邊來乞休
請告者多不見允閒思兩義俱帥之訓可東若刺若
更賜留不免俟至六月與兄一面即歸卧矣兄子裘
爺州山人續稿　卷之肆十八　二一
遲豈敢附展玉青雲之尾且在第不免蛇足為老子
眼皮計亦寧俟此耶

又

前有宗人大理便附　敬益時因見邸報中禮曹郎
齮藍塲屋事剌促不能安故有所陳欵老兄置之若
無彼既不敢妄相汗衊亦何容與之哓哓且戡昨
見覆試之後竣而一比部復有所指斥敎編　天怒
遽問兄與元老竟有辨毒得其疏讀之則其辭逾直
逾峻而大意却以兄之前疏過激有以致之耳兄與
元老必當救之前杖李給事　上當任其過今若究

及主使重有行遣過不在　上矣賢邸不入場深可
惜壬辰故不妨作榜首暫屈一時亦何害小兒不啻
文來而以游辭相枝梧知其必無望也安慶賊本不
多而頗有驍黠者官軍以烏合不練之衆而挑之始
則安慶輕敵死一指揮一千戶既而黃州復輕敵傷
一故守備執去一州倅又既五而安慶之故將黃甲軍
亦見拔凡三敗矣一故參將往撫之爲所詐二鎮之
撫臣號令不齊將庸兵勞釀成賊勢如更不已勢必
調楚順靖一宣慰浙江一營兵就近如吳司馬者暫
留督之庶可蕩平雖然至此則所損不淺矣吳司
爺州山人續稿　卷之肆十九　二二
馬所條請第不敢異贊兼亦不敢有所沮令司馬初
至見三營之卒勞而驕不可使又以損軍之令重卒
有不厲不可使之出敵故爲挑選軍令餘丁往五百
餘人別成一軍教練精熟常可以彈壓驕卒過警
可當衝鋒蹤盜第所慮者恐廟廊之議以爲有軍不
用而別起軍外之軍增餉外之餉或有煩詔至於旗
牌之請益線欲借以稍鬯驕悍之氣爲緩急調遣之
謀耳不知彙發之下可給旗牌否今奏貹之貹雖重
而躡令不能出一城冠司馬之有
請也唯二三大老裁之第小疾得見兄便是萬幸不

舉實未治恩亦省禰之大助也歸後萬一獲沽 仙師款賢於八坐多矣唯吾兄憫之右拇指癤劇不能握管投簡侍史充之亮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與元敭兩光

日覩邸報老兄五疏堅臥不出而 上之於兄誼兼師友恩則父子豈宜以一不根之語而遽憑然於所天此間物情無不欽辰玉之才而惜其阻至於兄前疏來覓以爲過激古之一箇臣休休有容殆不如此願老兄一意爲國爲民慎勿以往事介懷勿以後議掛口在兄出之無心而左右前後寧無有乘間而脩其郤者求悅而進其端者即二三諫臣乾駿殊不爲公論所許察之弟不爲兄言誰爲言者嘆兒潦倒場屋得竊一第脫老頭巾誠爲大幸所慮者向衰之門祚薄福之餘齡遘此更成蛇足耳此兒年來粗知好惡路頭或不至大差第嫻敬任真矯枉過正未便恰好唯老兄時時提命之俾以無競之心居不爭之地慎其行定其衷將來無辱門墻足矣董子遂復翹然深服兄神鑒不知渠天人策云何是玉堂佳人物也小疏已下而不見覆歸夢時時

故園若此請辭果便是蛇不添足也安慶賊首悉已就擒人心就定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吳司馬才望爲東南倚重遽欲高栖疾不至甚而非弱可虞弟但勸其精近醫藥此身尚堪報國也耿逵倘歸恩亦留老成可惜耳王繼山所處亦是佳事何以尚老矣渠不過欲易一腰帶作難如此可數可數閻希言者七月以前果患脾泄銷瘦舉復壯腴往來滿灑十月念三日忽過孔千戶家湯三浴坐倚壁而脫七日顏色不變至今猶倜儻能中非所謂異人耶獨於三月內促弟記甚急此不可曉耳瘡

大全愈作此書不能悉

又

羞官同連得尊兄兩次手書具悉過來　人意態此事既往願勿留之智中兄所云但聞罵人口不生害人心此是實際語寧人心兄所素無罵人口亦小省之何如弟乞骸之疏不蒙賜允教云元老決不肯放尊教弟不敢兄已矣弟雖不肯居觸藩之抵而不能衝耳耿大夫雖起而舌尚微結膚色亦欠潤此間方少司徒張少司空年雖已過而耳聰目明步履輕健嗽肉飯不異少年方尤　敏練於疏中所陳一字不合夫病者不得請固不病者橫見厭君門萬里

亦六便也見于來知申數名次將來仗大庇苟免州邑之苦足矣州邑本是男子當作之官而此兒嬾嫚支持不過吾夫子所以不許子羔也武選郎王一言丁憂妄意主事周弘禴可徑補渠以言事謫外跨五六年矣乃聞復有疏極論諸章奏紹中之不宜第未觀其辭恐過於切直未免又勞二老一奏調護奈何吳司馬病不至甚而微有可虞然眼前終是老成明練人聞尚欲上第二疏弟但勸之歸老近醫不勸之歸老也

斯言非誣第季夏二日郎北發以
畏暑從陸取便朝夕煞不能免驅馳之苦得見老兄
一伸肺腑及露齒髮叅元老太宰見之郎做王父故
事乞休苟免後生描畫足矣若使結選郎以求遷媚
言官以求容必不能也周武選弘禮惓惓以猶子爲
言聞果楚材也武選所上踰甚正第恐前後俱嗣中
官諦托以出位妄言中之耳若爾必貴兄調停但不
忍事却於路頭甚正其不背兄表裏如一也世路下
矣山神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請以是言進

又

前者村官回得老兄一書甚詳科場事而答於他雖
針讀猶猶吠聲尚未能盡明主司與諸生之冤而第
心則已歉然矣唯末尾所謂方今之憂在內不在外
在君德不在吏治第受痛天誘不欲一日默默
以自全也又云出處之計兄到五月中自見當時倉
卒以爲漫然而適會有急足去乃倉皇爲吳司馬達
病篤乞休至情又不免爲第考滿事體請質書發之
夕於楊太宰陸司寇處始得其詳故於楷尾畧及之
陸司寇要耿大夫柳劾舊姦而及其採動　皇儲事
旋闔此姦尚未入臺省寂然用是中止第竊與太宰

計以爲　上累月不視朝一切章奏稍關政要者俱
留中即此姦不入　聖德聖躬又寧無可流涕太息
者哉楊公太然之托第具草而趙少宰意甚合九鄉
之奏已署而陸耿更相搘拄不能無小動故疏發
而質之吾兄及元老以爲行止第竊謂我輩此舉縱
不達機亦不倍理今大小九卿合上萬一　聖心有
毫髮之悟二三大老寬爲納約改王改趙固大幸也
即齟頷下而有加於首事之人第必具實自陳附義
同日必不獨留食留京腐粟故卿蝸涎之敝尚足自
濡亦豈不爲奉哉吳司馬不去勢未能出第尚不成

又

行未知何日可握手一談裹曲兒子似欲覓一小差
不知可許否餘不具

彌月不奉清誨此間亦無北便而前者敝僚長吳司
馬所上條陳疏亦不見下部盖途中有　潞藩之阻
幾成隔絕司馬發疏之日元輔而偶感微痾以故耳上乞
骸疏一月以來日進粥僅而顴今則不能一啜甚或
兩三日多便嘔噦肌肉尪瘦氣息憒憒恐遂成隔塞
渠欲再發疏即行第力止之且呼醫調理但恐後疏
不能待耳耿夫夫雖起而舌尚微結膚色亦欠潤此

間方少司徒張少司空年雖已過而耳聰目明步履
輕健嗽肉飯不異少年方老敏練于規中所陳一字
不合夫病者不得請而不病者橫見厭君門萬里斯
言非誣第季夏二日滿三載矣又二日即北發以畏
暑從陸取便朝夕然不能免驅馳之苦得見老兄一
伸肺腑及露齒髮于元老太宰見之即倣王父故事
豈休苟免後生描畫是矣若使結選即以求遷媚言
官以求容必不能也辰玉兄此三載當遂通天地人
爲大儒一第何足涸轍兒僅得兩信信不過三十餘
字其嫺散可知在簿牒恐不勝耳此外絶不敢有他

望周武選弘論惓惓以猶子爲言聞果楚才也武選
所上踈甚正第恐前後俱觸中官請托以出位妄言
中之耳若爾必貴兄謂俾此子但不忍事却于路頭
甚正其不背兄表裏如一也世路下矣山神仗倆有
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請以是言進第却有一心事
請教嘉靖三十三年後先人以式遇功蔭原衛所副
千戶以遼左功蔭一子遂監讀書不幸遘禍變時兵
部原咨爲舍妹夫張生收得後以見還第必不敢以
子孫當此念亡弟未登三品而士論係渠嫡長今先
人荷國大恩及兄提雪得禁錮贈官會作禮部行兵

部查功以蔭子送監爲報令欲借此蔭與士論而兵
部前咨禮部後疏皆灼然有據求老兄從容問司封
部若可行當收復職之後別上一疏陳乞如其不可
亦不敢強聒也

又

五月念八日得尊兄手教前是復得一札於時事更
詳第最者附敘蓋專爲考滿事倒微有齟齬耳兄教
絶不及之乃更部囘咨絶不見許而且示美辭又
兄信中頗傷太宰與兄計欲一處而兄教又絶不及
之第以六月四日發金陵十二日抵淮而秋卿之報

者至矣乃知兄不暑恩不盡義真吉大臣之盛節與
仁人之用心兄家親公不是過也第科甲唯[illegible]
深而資薄則尚淺加以謗詠之餘當此蹇[illegible]
一旦趨向列而陪八座靜而思之寧不泚然顏赤汗
下耶聞既有新　命身可以不至京又獲以其間歸
哭亡弟焚黃先人之墜於私計可謂便矣念遂欲種
疾乞歸似非人臣之節爲神理所忌且大歉在九月
中旬只得暫履新任一過殘歲當疊上陳情之章輒
兄而後可以首丘也昨親過親政之意得非以諸老前揭耶將後別有揭耶南

中之疏籬而不至觸鱗　主上可稱豁達大度矣第
在南都葉目亢旱祠禱莫應泠池皆井處處枯竭苗
不及種種者不一收與花豈盡復萎死聞吾鄉土方數
千里更甚僅有二麥可以支持目前而卒歲之食常
額之賦將來何所取辦戊子春尚有宿儲於臣家者
今則空矣計太倉尚可支數年必須盡劉兌卫之米
或蠲其半而以其半減價改折庶幾周餘之黎尚有
孑遺而蒲池之警庶可少弭不然天下事未知所抵
駕也誠知二三大老調劑甚難言者　主上未必信
左右未必喜司農未必擔當然宗社之安危萬姓之

生死實係于此若太平宰相誰不樂爲之吾地一瞎
幸爲循吏所聚若李兵使李代巡韓大夫熊嘉定尤
其矯矯者李真古人也歸之才可以弘濟石守初到
即能盡革書房宿猾衆口稱快周中丞之小拂物情
在初至耳其後殊自佳且精心爲民誠勤露禱爲人
所稱南牀過訓遽爾曉曉將來何以使任事之臣耶吳
司馬誠佳人士而即有起色甫　命下而食寢甚
甘微氣若耳信乎出處有定數　第爲國惜此老成耳

又

前有小啟附工部齎來人去方務在睨指不能執筆

托之侍兒歎甚歎甚前晚本部官役回得三月十四
日書今晨復有官役回得念九日書相距半月而尚
以科場事芥蔕及讀辰王兄書亦然盖辰王之才與
老兄之無意天下之人能信之而主試與諸生之覓
尚未盡白老兄之力救銑仲尚未盡著宜乎賢橘梓
之方寸五嶽也今曠然若發矇矣第滿期在六月二
日擬以陸路避熱緩行避勞七月初可抵都下一領
大海然後謀歸適見吏部十三年題准事例一應大
小政調官員以調任之日爲始不准通考似難成行
但酌調任應天原無到任支俸再起應天陞刑侍亦

無到任支俸後起兵部則以特薦所赴之任非調用
之任也所食之俸非調官之俸也與前例本不相同
然物情叵測事變難期萬一至都門而見却則有礙
面目何以見人以故先具咨于吏部俟其報言以爲
行止即不許惟有一歸而已方張甚健而過言其老
司徒小疾而即答其曠雖廟堂相明終鮮生氣第四
十三年科第十六年中丞化一老觸藩之低然必不
敢作趨水之陽鱗以負兄吳司馬近小能進粥日得
二盞然亦多嘔逆氣息慢然渠歸思甚迫實病勢使
之此君才識遠勝前人心事亦光明獨前條陳疏欲

添一箪則冗費而有□□詣旗牌則駭人而非國體
第故泥之不得廟堂所處當也賤體覺勝去年或不
至如顧觀海而日發筆爲筆研所磨折自作之嗥夫復何言

又

得尊兄七月內信具悉至意太夫人慈顏小遣像食
飲亦足慰而骨肉之變旹至即傍觀之人亦無不爲
之感額酸鼻者而況兄于兄乎弟　主上敬兄如師範
體兄如父子況時事漸異譬之大海風濤中一二長
年三老拄理拄勢可以去乎拄情亦可以恝然去乎
藉令得請扶侍以歸太夫人與兄編目無非感傷計
唯有迎徐氏賢寡妹入京相慰朝夕尤爲要耳亡弟
既辱許惠言便足不朽亡者亦瞑目地下潤筆之儀
不敢破兄戒第今諸孤何以自安第以讖審事迫倉
皇就道念七日覆任矣右目青尚未復光膚云可療
任之而已脾氣頗調適肌膚向腴不困酲應弟所祝
機括如此議論如此意興索莫殆無復餘歲一俟
楊陸二老引年後即陳情乞骸骨茲時唯兄切念之
嚴閣復召　上之睠戀牢不可破竊慶此人似尚有
餘惴小才淺識亦未必能蕩天關搖地軸數日內聞
楊司馬將會九卿具疏擊之而元老有書力阻恐慮

激之情尚輕而防疑之意甚切楊故中止而陸耿二
老銳甚楊恐無辭以復元老昔不可言第姑勸陸若
首以解彼益知　上之必斡他且欲了此一段事也
覽山人方士鳴冤辭真堪憤塞此豈彼豎子所辦耶
作如此險譎伎倆反成鵬突豈謂世眼皆朦朧世耳
皆聾瞶無柰此兩翁事何益蹈一發而鳴冤之昏貴
矣渠固欲上知之得無蹙其計乎第此歸晤撫按皆
真切愛民而按之寬平精緻善救物情兵使之詳敏
憩寫乞目中所稀見吾州守及各縣令真荒年救也
上之改折停徵倒懸少解皆二相公迴天之力唯願
一事於常鎮及吳縣不可緩其餘州邑目前似未
須此且行之稍不得法則皆入千鼎利姦胥大豪之
手於單赤故不沾也若能苟嚮三分之二以助開河
既不廢賑濟之實又可興明歲之利不知此說可行
否趙司成之轉南秩宗與張司業之轉司成皆妙趙
尤合機宜惟趙　之不北與羅康洲之不起皆未
審物情耳趙心事磊牢皆更光霽品格尤出諸公之
上不敢敝也兒子聞有歸省之說然選期不遠往來
二番徒增費勞且歸里之文多咎不勝舉倘以請教
並其歸可也

又

前日前有到任謝　恩之便小敬附候計已徹覽矣久不得北音不知太夫人食息如何尊兄況味如何弟初見兩臺臣敢排其長欲變成規新進小生詆訶鬥欵以自爲名青天白日恣舞魍魎盆池盎沼亦生風波既駭直憤游興索莫決意乞歸但以艱任未幾遽杜門請告跡涉幄率欲扶過殘歲俟勝陸二公引年之後即遂章懇請不謂黃之疏前已嗾及秩累銓曹一聚目之欵罔據拾揚王口吻之餘附以刻深文致之語第考滿事後任白以爲起非開詡除且所歷乃侍郎陞任之俸非府尹調官之俸然尚用前例不敢自安於心咨請吏部謂劍內原有偶遺註誤無玷公評者不拘此例仍讓弟飾奏許之通理故赴部耳今以弟爲欵罔而謂吏部亦屬欵罔何也且以出處議弟則可以考滿亂弟則不可踈下之後楊太宰趙宗伯吾家遠尉湯考功及五六相知見過俱云陸五臺欲摘吏部不能守畫一之法而首舉弟不當考滿湯不當不赴部慶慶爲人說之綠湯肯尚輕故無及者陸與弟相厚不應至此蓋無心之失耳弟名實不孚毀譽爭重不去則禍未已故不能不一辨白因而乞休猶不見許則有再上而已決足一出悔吝百端真所謂六州四十二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又

太宰尚移書見勸及托陸臺老令止毋疏蓋不欲弟之歸耳今世路狹促物情險巇若此不歸何待無論出處向面即以凡情言之兄視弟部可移何年可滿日竦竦憂讒畏譏之不遑照鴎和色調舌以事言路稱少年之不職且志與汲汲面顏短縮縱有昌言直氣網吻而止如此人者將焉用之今之小疏不敢傷及一人似若尋常奈子面區區此衷無毫髮不真亦無毫髮貪戀兄一番憫商之元老得遽遂完骸骨大惠也君下銓部必當見尼蓋此公以在佳事以強留爲深愛故耳

又

前者乞休之疏計茲時已下如見憐而許之則歲除尚可抵家第所以強出視事者蓋恐傾蹇高臥復爲少年苛擿以爲尸曠又慮不見聽則新春可杜門稍疾請歸庶爲合宜耳今言路諸君衰老貴少喜躁厭恬日夜布耳目於南北以吹扶大臣之過而南中疏逐尤是齒牙間軟物中傷者若屠牟之在肆嚙不能

徒辦其身之不遑而乃爲弟具絕脰之謀維其卓之
不獲上却刻於集中閒遑情之舉必招人詬笑弟
弟生平待之覺卤莽觀此轉益慚惶耳遞者正姪士
騶之變恐累尊懷倉卒僅達之辰玉念此兄孝友忠
信温文練事實以亡弟冀繼之不意一疹狼狽至
此行年三十而志有未遂那可必也弟戊年哭亡如亥年
一慟腹子若得成長不奉中之孝也吾宗京兆頴兄
力得一還恐家君避嵗厄不能不一來所論周穀軒
哭亡從弟子年哭亡女哭亡弟今年哭婿又哭猶子
兩家之變故若此知其兄必見憐恐亦不能不動傷虎

色也

又

兵部官役及疏吏回還得尊兄手教諭太夫人尚福
閭門迪吉爲慰弟素望不孚賜玷知已尊兄與大老
曲垂尅審以全體面已爲奉矣弟出山初念原以兩
載爲期昨自叨月一轉此念逾切第以　門恩知已
不欲決裂擬強顏視事至二月初旬而後引疾不意
月朔以後毒發右膞其巨如股其楚如刖夜痛過體
奇痒暴痛夜不成寐肌肉消削神氣索然以故不能
待期懇上乞憐之章尊兄憐而捨之別具一草仆

孚丁憂民失所惕惕難其代者一方民命所係兄幸
留神渠考滿已久而父未得封甚可憫考選之說開
江西人傳之餘具賢子書中不敢瞽

又

父不領大教此心懸懸自覩元旦起居注與恭讀
勅論群臣知　天字明聖邁於　先朝而兄與二
三大老忠誠之所感格不爲淺也顧張委頓若此伏
不欲決裂擬強顏視事至二月初旬而後引疾不意
月朔以後毒發右膞其巨如股其楚如刖夜痛過體
奇痒暴痛夜不成寐肌肉消削神氣索然以故不能
待期懇上乞憐之章尊兄憐而捨之別具一草仆其
之自已奉處分不爾第二疏蕲乞與羣老大宰言
援之若潦歸國故國即死亦快右膞不孚齊瘍數種

徹夜不寐矛然一身形影相弔生人之趣盡矣一春陰雨非風即雪陶弘景愛惜晷光今貌繁空空春事逾盡如何如何王御史忽發猘辭謂黃御史中弟之毒此人自知年例之及故欲強叔吏部耳今有四大老在內太宰在外弟若有毒馬能迸軒岐之舌乞歸之人必不與辨但無端張弟之伎倆與南九邨之威風且被歐之人而反責之保舉此則犬可笑也

又

弟爲瘡所苦者兩月至仲春之末旬通夕不交睫惡食廢酒又三日勞忽太減而僧達觀者來與之談曾中灑然已而又惕然至明日得兒輩信又明日得兒輩手劄不覺起舞稍快連舉大白食亦頓盡二缶老兄故我於熱沙而賜之甘露灑也生我父母知我記叔知言哉兩御史一還一遽曾無論與弟了無涉然終是小有不安得歸則自快矣

又

弟自歸思瞽涔杜門三月以日爲歲奉老兄曲體愚父子不得已之情爲元老計放之生還感刻無量第驥兒信云踈於初一日上又一信云初五日上邸報傳至十日尚未之見而南中蒭條紛紛乞歸恐逐成

囫圇畫夜愁疑寢食俱廢今晨從張司農所得接報札便是枯苗霑雨老樹迴春龍鳥檻猿飛去有期何快如之弟小疏既遲前辭恐難復用不知駟兄曾揚請教否若得　御批徑下可以無他付之部議與楊震老同覆新太宰恐不無軒輊之疑須老兄力主持耳太夫人聞上已發舟辰玉侍行後延期十日而復不成發雖黃宗伯之去未必當而醫師之策未爲失也蘇張得罪降謫即免南徙財盡技窮度無復振理國家大氣數料不在此豎一身徒使思變之人慾火炎炎起候減耳韓守之遺愛第從衆情許爲作去思記兄亦宜有言以慰其三載之勞勵可也去役急不能復爲辰玉作書計辭亦盡此矣

又

自三月朔得尊兄手教知歸計有緒食飲驟進瘡痍亦痊又二十日而信復杳然方愁坐一室尋復得兄教則歸已成矣眉頭稍伸至二十五日得邸報晨傳蒙　恩許回籍調理且示不終棄之意此皆吾兄見憐言之元老特賜主持苟成一小結局不至狼狽蓋兄之於弟無往非生成造就而先君子昔日之鄉與弟今日之歸尤所鍥心刺骨而不泯泯者也弟之始

出自計不能過一載今二載餘矣已過期矣　佛經有云願逆皆方便何物而侍御亦能佐我歸思要之亦審知識也在檻之猿繼龍之鳥恨不能即時奮飛次晨即發之栖霞小憩陸五臺諸公多追送者然出處之況邈若河山有達觀比丘相爲砥礪生死關甚故下以俟他日此比丘不敢便謂透悟若見解中邪亦專至與蓮池比丘江南画龍象也近屬家幹於弇園叢篠間築一靜室頗遠塵囂歸後杜門息交且圖安樂唯三兒子累遣儉歲公私逋負叢積亡弟集已完欲若後卷刻兄誌銘未即嘗神先君子神道碑亦望從吏元老盖磐石以待人矣時事不敢與聞唯願益宏茹納少秘鋒穎鎌璫之不振宗社之福也　聖體近何如威刑得小寬否猷猷一念尚有耿耿者兄得無嗟其爲杞人否卅陽道中遇騶兒平頭奴北上聊此附候弇布區區不宜

又

前有書附陳謝棚計已達記室矣歸抵家園泉石如故花竹日新杜門却掃與食魚相流連閒呼賢叔及二三老友林酒相慰兒子輩佐以談謔一切世態不

挂眼先右軍云卒當以樂死非虛言所苦瘡痍已脫脾氣久調胤體稍腴兒子輩言過衰似欲得舅兄憐決歸計耳中夜竟夢亦清適閒念及　仙師偈誨竦然汗洽前路雖迫亦是細事唯業識茫茫無本可援爲憂耳前後接兄兩札後意正同且欲弟齋戒落求　上真指迷嗟乎我曹行徑若此豈肯便垂憐憫雖然弟亦不敢不勉兄云有容揭上　上即爲感動而用卻爾瞻　聖明推腓睦之愛若此豈便舍兄兄亦何忍遽舍也前者抵報有　旨急推林下見任補太宰王司馬何以首推又何以不用耶得非　上意別有所屬與外議交左耶石東明之入計府固爲曾經歷關不知其在握算何如終是一長者大江南北處處栽二麥之收似可倍常將來更得秋成兒輩亦可免生活恃者歲耳不在大司農也記得往年曾與舅兄談及張助甫盛惜其有保障之材而非敢保其爲無瑕之璧也兄以夏州老績而知之陳給事自以其才而薦之弟何嘗私一張助甫哉使以是波及弟弟亦無所不受若兩御史者爲弟佐歸計固皆知識也我文殊大士有云順逆皆方便何敢尤之錢進士謁遷便附此此子溫然如平與布衾不與謙冲儉約

介不苟諸即君無不檢束者而此兒褒然倘選當邑令奉以北方善地慶之承欲爲兒子覆有使事一職計茲時已定自蒙卿宅太永漲溢甚可觀或可望都水也第初仕作刀筆吏浮沉四十四年叨厠人坐而不免以刀筆吏終故自有命哉林下一吏作天上貴人書而蟬緩不休已矣當爲後鶚所咲

又

朱埛回接手教及見請假之疏與慰賽之命知道體遣悉詢之朱埛云所感不甚劇但元氣小弱煩熱見凌耳私心搖搖如懸旌而不能馳一介以承消息昨

接六月初九日書知已全平且具傳通來時事之詳喁喁冀小飲瓢口亦戢而廟廟雅意欲漸收麻下諸賢此是第一要務審進復舉一孫不勝喜慰哺兒曹酌酒相慶益不唯盛德之後麟趾振振而次公之蒸嘗永有托矣秋風蓴鱸之思兄何嘗有一刻忘乘新涼與嬉符奉太夫人歸錄里溪東南琢映以佐之著即王樂娶過第如所教 聖上之眷知如此豈得便遂高尚兄亦何忍負之目下雨暘頗時農惟滿耳雖米價騰而秋事可望第關郵徐以北二麥無顆粒收

望審爲痰火非腸嗉也服藥頻效今氣不騰上矣鄭

又

前月使者便附信去是時第方惡食餬飲粥不盡一

關中晚氣微騰上遂此消息甚不佳幸其不增盛暨

盡一器更進半矣屢邀亦稍濶矣行年六十有五在人間之事粗備寧復別有挂戀乘倫之藥能復幾何即使此症不成它症亦可上道更何足言所恨長負先師臨化之望難逭暴棄之愆耳兄之必欲求歸恐亦益意然上方寄以昭塞之重待以元輔之禮旆履帷幄其相倚伏若一身寧恐便捨況邊事孔棘廟算未定大臣之誼固如是耶西虜本小弱聞借兵順義然其精騎不能滿萬而汎橈我師若湯洗雪其輕我甚矣昨見用鄭訶馬爲經畧而先宣大多予之傘帛而不言用兵唯切責順義

絕其貢市益謂鄭能得順義睇睒之心而用賂使之孥兵以歸明旨切責欲以張中國之威而攝順義之膽可謂苦心之極若此伎倆苟窮何以作弟二策第老病旦夕待盡之人猶自皇皇兄能置之度外即故鄉雨暘調暢吳縣小有班駁餘俱大熟米價頓減花收不貲小民菜色既迴中人俯仰無累弟亦粗可責三兒供養庶無憂恩威並行廉靖不擾真師帥父母也兵道州守尚未抵任鄉井亦無它堅吾亦頗振作駑兒倘以第病乞歸事止之已何安無慮也手瘡不能作楷勿訝代筆不次

又

得尊兄十月書知念存之切且詳述事第不謂一疾狠狽至此攻補兩難醫藥罔效日暯三盆薄糜奄氣時壅催存皮骨氣息而已第已委順待盡兒輩強欲活之延一哋功者恐亦徒之無益追惟先師化後之言知其不永及領申申之傷事在隔生而乃自苦乘若一切應酬奔走筆研酒食之累不能裁節有渝師盟慙負天地此心如螫然不敢一念相負所懷吾兄異日歸侍師真千萬莫忘根攜冥冥之中不至墮落哀懇懇天下事尚可爲邊警雖急亦宜從容圖之

但把統之人自吾兄外倘一瑶老然亦在危疑之際兄更看何人可以備緩急否建儲諸跡　天怒異常而發之鄭氏又增一番疑畏兄所謂大艱苦者此也駟兒粗能自立惟兩小者志業未成不能不累指教耳雖然摶沙眷屬有何沾戀大夫人萬福無疆辰星天下之寶自愛自愛

文部

書牘

申相公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具啓後復拜教示纏綿遥來好事少年各有所主爭爲排擊以博名高而徼異日之利乃至風紀之長言路之首反爲庶僚之所跆籍雖似有以自取然　國體壞且盡矣賴相公與二三大老以正論持之而以寬心假之强暖少息每讀　明旨及銓部之覆未嘗不擊節歎服也雖生忠直非　聖度之宏與相公之調解已蓋粉矣承示南中喜事妄言者略處一二而某竊魁以黃生之遷用爲下走累下走旦夕去　國且有相公洞照不與之辯也傳聞元旦召對且見二皇子想册立有機若召瑞之舊說深入恐未便謬然相公亦宜從容相機而動幸毋激也病語漫浪伏祈亮原

申許王三相公

謹啓下走以樗櫟庇才斗筲小器又廢棄穴分甘沈淪往歲先人既荷　昭曠之典除書旋下於分於情供無可辭强顏一出叨忝非分致憎白簡　主上既憫其非辜又强之供事雖懍憂讒畏譏之念猶深感恩狗知之私不敢不勉策駑駘追隨班列而自獻歲以來爲造物者所懲右膞毒滋一足如刖搶痛徧體呻吟累旬食飲減少胷肅枯削精神恍忽昔人所謂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真僇民也陳情乞骸之疏萬萬不得已誠知上負　國恩下負知己耿耿之懷期之銜結豪許爲先人不朽敬奉以歸及其未瞑刻之墓道以惠子孫爲賜大矣下情無任哀懇迫切之至

楊二山太宰

謹啓下走以跅弛不才名實垂盡見憎白簡貼累銓府賴我翁明目張膽再壓大疏辯其非辜乃至乞休之章遏垂飭奬曲爲挽留下走非不欲勉脩職業以上報　國恩下屬知已而蒲柳之質已過秋零枯朽之株無復春望月朔以來疽毒發於右膞痰痛徧於全體寢息都廢粥食衰減只今呻吟展轉苦不可言爲此冒昧陳情懇上乞骸之疏幸賜垂憫於苦海熱沙中作甘露灑下走生死無非銜結適來每誦邸報凡我翁所覆格擊疏辭語語存　國體依　國是而

亦不欲傷少年敢言之氣　廟斷仕進如之可謂中
心無爲以守至正矣而被言者亦時有以自取昔人
有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惟令爲天下殄留
作中流砥柱去　國之人不當復以此言進唯　宗
社蒼生一念有不容已耳維廷評疏可謂一滴師子
乳化百斛乳爲水而　主上乃優容之足徵　聖度
之宏唯册立更行海內之望懸矣某御史之選下走
豈敢預聞而某御史乃以爲言蓋欲選將來之年例
而肆口以箝人亦何敢辯第物情險巇若是爲政復
戀一官以貽清朝之玷哉　主上優容之足徵　聖度

不穴

姜大宗伯

前得大教以先宗伯公神道碑見委在得承手書賜
督方杜門請告勉爾應命不知可奚石否承示譜牒
不詳孫枝而志辭又前作者令蓋縮絕矣故不敢倩
書不然另刻銘後可也見過來即掘香國梅花盛
憩

潘時良

又不奉教邇來台履萬福玄圭告成紫誥亟須忠臣
孝子之報蓋兩兼之矣知已生引年之疏當此之時
主上倚卿侯如左右手寧忍相舍第牀極矣返之
唯雒生一疏見聖度之宏且海內尚有人三月歸淳
當逕造玄亭請教也不一

耿司徒

八坐以論適兼作行差可而尚忍勞以毓子之役耶
貞於國家直眉毛耳垂盡之身尚靡人齒牙而廟堂
必欲留之以苟存體面貞雖不才寧能恣恣飽金陵
米耶業已三上書不得請唯有再上耳適日奉牘紛
紛若聚訟揆席清嚴不減閶門市喧非 主上寬仁
諸老調劑幾至於不可解矣然丘壑之 與許直少
年相結未嘗一日而忘快意而太原不能不制口吻
其能愈深毋怪乎牛李洛蜀之為忮也翁以為何似
賢郎孝廉在溧陽威德甚著去後吏民謳思如出一
口彼狡者業自敗夫何傷於日月比見諸老寂無所

聞不欲更起疑端姑置勿論可也盛族有註誤前事
者偽作孝廉書求解不敢荅其事亦不必追結也兒
婦北行得尊舟津送感深刻骨然鄙意尚謂棋兒之
南補勝其婦之北上病瘡不任手書憒憒不悉仰祈
炤存

王言卿方伯

屈指奉違大雅多歷年載門下既壯而貞則已過老
矣緬惟清貞之操開敏之才歷歷中外所至聲猷卓
然以資以望計無能相踰者比來歲與民妬處處無
一樂土艱巨之托當在畢晚勞來旋定必有大設施
以慰羣望貞自丙子歸里閉關十二年而謬被物色
執節不固強顏苟出尤悔隨之今月乞休之疏聞已
有兒許消息即買舟江口為歸舟計矣昨秋以奏績
歸里一哭亡弟因念門下岐山二鳳鍛其少羽與魏
氏之失慈權同太原相公之喪學憲君亦僕里中相
望者世界缺陷大都不能圓滿良可歎也太史公七
當益清勝信使通來教既過渥啓撽若覿拜賜增靦
聊此附謝并有薄脩以布區區統祈鑒亮

張給事

僕以衰病乞休杜門待命亦心計公當治裝而北旦
夕且至京口方欲走一介通問之矣字肺腑語語金石惜僕鄙陋不足以承下風
第個有所見不敢隱大抵今日在廟堂自謂一公論而不能相用商者發意氣卑
於庶僚亦自謂一公論而不能遂則成憤激標旗
者依勢要居山林者欲出而不能排擠當局者迷眞識臨
履者畏其出而苦抑之則成排擠當局者迷眞識臨
岐者背初心閃倏千變莫可控揣執事仰中立不倚
徐而察之得其所由所安然後鳴之白簡著為赤幟
不然且勿輕動也僕為故人所誤荀出然自分不過
一歲間而已不謂荏苒遂至二載尤悔百端決意乞

歲了不以妻菲爲恨也季春朔之疏開拳上石子憐而許之旦夕可問故園矣承示六編足徵清河文獻之盛與賢橋梓金玉至心僕得托名不朽何幸如之歸日多暇當勉勵塞白外溥物將意非敢言謹伏祈照亮

鄒孚如

昨者上專人回接手教及致三疏草有味平言之也首疏初見宰公同九卿上之忤旨而不悉之以爲劉切淵粹老臣忠君愛國至意天具流溢蓋疑其草者而不可得得之足下了然矣第二疏於事體極明哲尤見精神未之旨公審爲僕所叨　聖明照雪然破顏在地寧堪收拾耳公雖落第二義然塵土幸未深或不至爲俊鷗所以累疏懇辭還似蒙見憐已買一舟江口相待矣視公雖落第二義然塵土幸未深或不至爲俊鷗疏則詳而不雜直而不肆其始若逆耳而終則當悅心賈陸之材略衡向之經術不是過矣雖生封事奏奏激伉似勝公大雅則不及也過來後生意氣相與排擊紛紛不已今得無爲虞芮之交倣乎雖生乳一童奉贈也方餌藥不一一

張冬官

僕自暫歸休沐冒餘暑履金陵任僅一月中流言杜門乞休兩閱月始出出不能旬日即聞猶予之疑入與兒子書絕無小人之忌而君子之疑語公或誤聞之乎疏下考功千萬相勞一決我僕於炎海也不一抱以故旁出平故人都不能具竿赤初從堅報得大

疑心竊疑之豈其有霜露之感耶既而知其無恙也及曹爭念極道公杖履遊從之樂不減東山且時時見謝公捉鼻語令人神思爽然僕眞小草矣今者似不遠之復旦夕得請即老不能追隨跋跋於少年場十觴一咏歩武當不遠也于念又言公有遷葬之舉且爲令先叔備極情文自是厚德高誼非僕可贊教翰雅覬專使遠存毋乃破公不作洛中書例耶國是紛紛尚在迷局固不敢出僕口亦不當入公耳聊發一慨而已薄俯附槭伏惟鑒納

宗良君俁

劍山叢稿 卷之二十八 九二

柳陳父來得老兄箋教如奉顏色比想道履佳勝宗正約束漸寬匡山彭蠡之間不妨輕刁盤筍當盡吐胷中之奇以示不刊僕老矣齒落已盡右目漸花忽忽筆硯所見窘幾無復生趣況以海書蘭應雜之所得幾何而擲此桑榆之日以故決意上書乞骸只在旦夕矣昨秋歸哭亡者屆指生平交知稱兄者千霜德甫子與子相公實稱弟者肖甫及吾家阿敬命僅明卿伯玉及僕無恙耳洪都朱邸三儁已失貞吉兄與用晦白頭昆弟也如閻尚有參差私所不解名者矣剩之則香霧藹然咀之而甘露溢齒便若與王會稽相對也僕乞休移疾凡四疏矣今最似有生還消

王都閫

移疾杜門兩月與春色相忘得故人一信益然自愉況乃重之以珍味乎後信乳柑尤佳絕今年溫郡無遞艘王大叅失約龍博士遷劉將軍死分絕此味久矣剩之則香霧藹然咀之而甘露溢齒便若與王會稽相對也僕乞休移疾凡四疏矣今最似有生還消

息想所欲聞者有貴司公牘小遲已托之府大卿矣
手瘡草草不一

王松屏

當不孝兄弟伏闕時辱先宮保公聘聘如骨肉又屢
爲先尚書作傳益時時在心腑矣前山舟阻脩鮮羽
閣馬亦嘗再奉候書而不蒙報豈令先公保嘗天和
於一切竿尺皆謝絕耶將無所托之人皆啟洪喬也
每從蜀中士大夫竊聞趙居皆云朱顏宣髮氣充而
神王若有得於玄素之秘者彭佺所不足道也邇覩
邸報則已游帝廷矣天不憖遺猶南何托第上廛聖

裒於太宰宗伯太常司空之所職司咸舉焉而宮保
公灼然中興一代名臣就得而擬之貞裒病強出處
非其據已杜門三請告矣適貴邑之舊吏來告別倉
卒中不能具一麥而僅以不腆之鄉帛往道遠而其
人未可信不敢從腆唯長者亮而存焉以宮保公之
高朗令終顯融昭明老丈可稍抑性以爲天下計矣
餘不能多及

沈筠仲大參

昨者承使者專訊草草裁報計徹記室久矣執事行
部多在匡山彭蠡間涵泳古今發爲英辭與斗文爭

雄勝何快如之前得賢叔氏書欲病狀使人酸鼻旋
聞已勿藥甫東江閣有海王之輸杯酒啸歌膝下幼
子稚息娟娟如玉何必嚇嚇儒侯門博冷酒炙耶僕老
矣雖忝列常伯而實無深知者亦無以自見虎欲囓
人不避豪賢勢殊可畏以故前後乞休凡四疏闔闔
上君子憐之旦夕可覓尊旨讓鄉矣朱虞對學憲凡三
四寄問而不值遣信者且涉嫌疑不能作報頻爲一
致聲喻邦相眞罗子也干旄亦時過從否不可失之
適周山人道在便附此不悉

但仁前

僕至都門懃觀音閣諸故曹長皆會而獨不見執事
怪之則知以內艱歸矣爲執事分哀則不能欲有所
效生芻之敬則無縣方在惻惻閒而使者至矣出所
致教辭讀之淡然滃滃也執事通家故人也爲先
慈以不朽請僕雖固筆硯寧忍以不文辭既得卒業
大狀葬則執事之文鉅麗極矣中間耀秉淑德及尊
公與賢昆季之令行嘉禎所不敢廢若賢昆季交游
之盛無關內則者竊有所沐矣尊公在法不當稱太
稱太不無齟忌也子女嫁娶之詳或刻於銘左或執
事增入之亦不妨厚幣所不敢辭却有不腆之敬惟

登之几筵是懇

張伯起

昨過吳門急欲歸哭逝者不能叩求志閎精廬為恨歸病脾已病右目稍起即為鄉人腰項所困忽忽不知作何狀念抑之太宰逝矣典刑漸淪知已過盡僕小於此公十年而長於亡弟亦十年昨哭吾弟今又哭抑之中間何以自存能不悲怖唯吾兄與僕酋在鴈行庶足相依其此桑榆之日第望箕潁高踪當息心而却雖然中秋後必強一相見獻歲入春不妨共

張幼于

前冗次草草作報計已徹記室矣抵家僅月餘病與人事各得半而又有上冢及弔海邑潘氏之喪冏之忽忽又將治裝矣衰與嬾會意殊不欲出而又不能不暫出崦嵫之日能復幾何而輕以道路擲之且念抑之太宰奄逝使人神沮此公名位未薛殆無可憾所惜者典刑漸淪知已垂盡耳姜宗伯得請且復加白香山分司之秩足下亦一候之否茲遣信相聞為中秋後期念勿丈煩致聲亦於彼時當領教也不一

王百谷

金陵旅中每辱足下書至滿一小篋而來謁者以足下為銓蹄不索報徑去故不能盡酬僕酡顏小草報政至淮而返過吳門不入急欲歸哭亡者到家僅月餘上冢及弔上海潘氏喪忽忽復將治裝矣計中秋後兩日可專造半偈齋賀老蚌生珠尚可補湯餅之會毋愛子抱知當不斬也謀野集盛行市肆開梓為貴而不以見惠者將無示欲不使尺牘小進耶唯念之

苍張元春

京師送客如飛鏖臘散而復聚留京客則蚊子嚙鐵

牛無血可飽亦無驅者足下何所徵而不來或慮瘡病君子所以中沮耳僕考滿一事似小有齟齬俟回容報詩乃可成行三千里酷暑長途甚怯不凝以身試之足下乃遣人一看即得何自損嫂機杼中物乎又不忍咈足下意聊受而以他物將酹幸勿怪僕今春頗能食飲氣體亦稍腴然桑榆之照能復有幾任之而已

李九達

前者辱長箋數百千言新詩古近體種種皆捷輸寫簡時為都試諸生所困重以友于之戚忽忽無復主

逕不知所裁報僅得一詩塞白亦不解作何語不謂
足下之愛而忘其醜若此也緇衣之好陟岡之思蓋
無處不是亦無念不篤至於後所示一篋八律蔑以
加矣顧僕何人而敢當此念金華古多靈仙異人獨
於文章未數數 明興若宋承旨王待制之流可謂
博雅君子至於返古揆始尚未之敢許也不圖邇來
超識有如胡元瑞者元瑞之外乃復覩足下足下於
元瑞所著詩藪尚疑其進信陽而退歷下緣元瑞從
信陽入門此一辦香不得不歸之耳足下第從歷下
入無害也前書示先青州公狀擬不倣志其墓中之
不倣篋狀歸狀心偉之欲握管而追它冗未果茲辱
再及之敬聞命矣今年六月以考績北上抵淮而有
新拜歸掃先壠哭亡弟與那若大夫宗成友生副酢
忽忽亡須臾之閒而使者走余陵而南檀盡促報甚
急故不能詳刻詩一冊倉皇讀之覺其神采趣味俱
朗雋唯追琢之功少遜耳律詩仲韻尤不宜脫隱侯
膞律者三尺僅也望後當復之白下然以新正決上
書今殺三山秀色恐不能遲子之駕如何雅貺拜嘉
并有薰脩不一

吳國賢

遠承手教雅貺深感至意獨啓事太用世法非生平
故人施之於同調同志者後勿復爾也辱委為二孺
人同表墓古似無之念兄伉儷之篤聊爾命筆第來
狀甚古而僕表則今恐不相當且未足災石耳殭識
落奇書也梓之必傳第不可不加詳覈兄出當以何
川謁選此地亦邑倘倘重為金陵生色何如僕已乞
歸冀得請矣餘有別布不悉

谷徐孟鳷

別後時在慄僕不能自愼以來憫口第吏部職掌
有彼幼調用官員以調官到任之日論俸不得併前

一棄遺理但僕原係薦起非由調除侍郎非改調之
官未嘗一日支調官之俸賈之銓部銓部却引十三
年奏奪 欽依有倘遺墨敘無玷公評仍准通理許
而後成行彼此俱無欺冒也此御史者不知而妄言
之欲駁無玷二字遂加苛飾今者部覆甚詳 明旨
甚確僕雖有薄辭一疏或多不允第僕素薄宦情出
非得已且物忌多取人貴知足已決意氣脹必得請
而後已兄但識之來春二三月可訪我於弇州書室
也人情去風敗壞已極一見薦剡復用綠林之戎殲
及以待山人鳴冤兄見之當亦為發奮不能坐髮也承

專使手書見念之情真論骨肉感甚餘不次

華孟達

適從除目中得足下補官報不勝慰情既作選人非
久無礙桂玉而浙又天下首善府多暇輕刀簿書
從容於吳山西湖之間一切煙霞泉石諸勝都歸錦
囊中矣得手教知以茲月中旬履任暴辱清況悦如
親承顏色僕已四上乞骸疏矣頗聞廟堂見憐有相
許意五湖長往當見歸想足下亦為我拊快也所
需吳方伯書謹如命此公恢才且復具眼見足下自
當下榻把臂豈假鄙言而重耶工部亦為什一書
令列上紹和之貢今

其人亦佳士也與往還殊足慰寂寞仲兄幸致聲
薄俗不一

張叔琦

僕自戊子夏得吾亡弟耗已又得尊先公厭世耗悲
隕之後顧影忽忽若不知有此身者唯欲效一言以
自托於不朽則後死之責耿耿一念無已業為亡弟
狀其行矣仲春初使者萬里來得手教及劉玄子比
部所草尊先公行狀而以地下之石見擬也不佞即
不敏不辭然何忍辭適會七書杜門引疾乞骸得少
休過蔵能得我意一旦舍我而去何以慰我老懷且
生平總過僅寒未嘗一舒眉頭今更欠析痛故痛故

與緑娃等家信

昨午後得汝及驌兒書汝兄驌以十五日三鼓奄然
不覺驚慟絕倒此兒孝友忠信溫慈和理生平無纖
芥過最能得我意一旦舍我而去何以慰我老懷且
生平總過僅寒未嘗一舒眉頭今更欠析痛故痛故

問汝嫂娠身已七月倘得聚湘猶足少報為善者然
既奪汝父又剪汝兄天意叵測如此又安敢必也汝
母既在哀疚中復遘此變情事可知汝與驥宜朝夕
委曲慰勸以上有大事未襄下有兒女未了強進粥
藥自排解汝嫂尤宜抑情保嗇汝兄不絕之綫係伊
一身滿漬之諒不為節也樞停樓下差便但不知出
殯時廊下可容發柩否不至折墻否開喪事應寢蓋
父服未滿禮稱罪人不在母之存否寄去門帖可寫
用若近房兄弟至親切友誼不容已者問一領之齋
發亦不可缺汝兄死百事大小在汝縣矣汝身亦不
甚強壯須加意節慎今驥兒幕汝兄事仍與潘省
老曹永懷計議填上穆位尚未葬深水何得言衝若
衝汝祖位下右旁次房或不宜耳既已拈破可備
價買金氏田改通渥頭又聞人言東邊過街樓不宜
亦當拆毀第此等皆小疵未必其應如此之速而禍
如此之大得非新宅位置有所不安乎從容延堪與
家一看如何高低鄉田係汝兄者恐營莊人生別意
可稟汝母嚴覈之我於前月初六日晚夢汝父對我
言我象其心法之妙唯此兒能繼之一旦猴狗至此
尋淚十行下覆面涕溢口失聲我亦痛哭而醒甚
疑之益兩日而汝兄病信到矣以故憂之特甚然猶
謂世無可治之疾亦無遽死之痛盛後和即到亦無
如之何然不謂其速如是也和州之衙洲矣范無反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答汪衆先

賢叔父來得足下手書申契闊之雅及損餉扇盒俱領訖尊公洪中無恙尚膳讀禮之暇著作日新不朽大業成矣足下足稱佳子弟近聞稍有紛紜蓋叔父云爾得非以酒德小累耶勉自愛僕自戊卷來於生人之好一切從澹惟文字結習時時往往作挼

附納珍味祗領薄有所裁勿以為褻幸甚

答華西湖

公集成而湯宋膜之言以弁也則孟達兄弟嘗露之矣今公復以詩穠而二子先[illegible]公列[illegible]公續稿[illegible]卷之首[illegible]且幸而未及蚤歲墨卿猶在仰也公年今七十有七耶而好吟不已思托於豪贅如百谷輩以傳甚壯之念之使有將集不時已追瀼發木滑畢即燒燈畧讀一過大都多和平雅壯之旨第集名騁游未甚合至云云一行下諸遂良字劃作唐帖耳希哲六觚書極樂府詩餘而後知靖節之賦閒情不虛也僕久不受潤筆而公所貺皆機杼中物不忍孤來美謹拜嘉獨下不以為訝也病目草草不次

又

不見足下十年矣每長公過我僧二仲杯酒流連念若少士人者乃足下竟不復過我不敢以為望第覺

答華孟達

華與吾主爲世講而又世姻也顧獨不識足下乃至耳中亦未有足下而一旦忽拜足下書及詩乃至併得足下全集而讀之僕跌宕翰墨之場三十餘年矣所撰海内名士殆盡而於一衣帶水地羔鴈還往中失足下良可怪也雖然士怪不終合不怪晚也足下以臭味偶入故所飾翼僕太甚使僕愧於前輩長者又吾先友然而足下詩在濃淡間時具悠然之趣而調復朗朗文簡勁有法尺牘尤爲永若之踵門者不能盡足下才耳過此當日益弘詣試不覩其止也後序爲仲氏將足下授之意耶抑自草耶自僕又失一人矣伯仲之亟稱郁人文者庶幾几幾乎其人未老否不然僕又失一人也小暇幸與階來僕將啓奩州園而掃容艙之石以俟雅駕稍伸雲霞之潤溢我几席後一月當成序及報草先附不腆之謝於從者幸亮存爲囑

又

日來携集馬序者麋至意殊苦不能慮之獨至誦足下詩文輒令人爽然捉筆搆語不覺滿颺之入懷也捽之當令晉陵紙貴第不知僕重足下將足下重僕耶所願更益克吾學養吾氣氣完而學富遇觸即發有叩必應吾常操彼之柄以役之而不受彼役乃足稱大家耳六朝以前所不論少陵昌黎而後蘇氏父子亦近之惜爲格所壓不得超也北地齊南格超矣其詩不受役文不能不受役也足下勉之辱示郁人文要須一見之不則得其著述亦可所餉名跡種種第山房中非缺此而損足下橐裝後勿復爾也序稿

又

足下念我至矣第無得一信則文日益多又益奇且工進所致左氏謀問及兩生往復書病中強讀之不厭人文之嗜古篤矣毋論謀聞出左氏卒卒草尺語亦左氏也仲達謂其數言似子雲毋論不見數言即卒卒草尺語時亦子雲也乃至作覆瓿洛語於寒暄詰問間亦幾乎牛刀割矣奈之何不使握如椽筆效丹墨耕慶也仲達才本高俊語時出以法故讓耳大江以南操觚之士僕必識之而以問足下間得百二十應耳以及人文及仲達則百問而百不應嘻嘻我

知之我知之不佞赦偈於天下垂三十年而今乃信諸所以得名者非吾所得意者也大丈夫貴心賞耳雖然亦願有以效三君子者日月星辰其垂象亘萬古而長新者元氣布也黃河之流歷萬里東注海而不廢者元氣貫也不有孟子莊周戰鬥策司馬子長足廣乎玉璽貴僕願三君子化工之葉不也不願三君子玉工之葉玉也仲達書中往往有好仙語意欣然若有會但不宜誤讀抱朴子悟眞篇落漠武黃金龜溫柔鄉寧耳僕過中秋即入關焦塗堅四周如煮夏甫惠生五車一字不得用兒輩南瞻暑即令受產以此尚愧龐公足下爲我置諸名士翰墨深愧來意之辱爲留沈氏則一幡其他却附納勿見訶也食品拜賜歸田歲間所爲文離得四十卷只堪覆醬耳

又

郁人文來云以太公違豫故足下從事牀簀侍間甚苦不能走一介訊問而使者以手書至安四絕句朗朗是金臺宮中語俱僕實無所證堤守一室焚誦爲業僅欲息機埋照以俟異日之引而過爲諸賢伸畫令人且慚且畏太公當以勿藥比來江左殊有白歲人之瑞驟令拙工見之不免相累老卞尊眸見宗伯公安慮也足下文必傳世丹穴潛注體格已成但長其

又

僕自仲秋後體始得小挺而日苦筆硯役忽忽無寧恩足下詩大抵成就少可受雖黃者故未及勘却爲仲子勘一番然亦任意興時發時懶去取或未當仲子天才大有神至語亦有從苦思入者第下韻入字往往未穩協以故句饒專力而篇少全功譬之未攻之璞驟令拙工見之不免相累老卞尊眸見宗伯公意不甚滿仲子足牘以檀左法不可恒用恒用則爲

人所窺郁人文小語自咀自譽可耳難於貴洛陽邸
也此語似有致足下識之別邸所諭大阮欲得詩序
僕於新正誓絕此陳矣今則未敢嚮却也百谷好於
筆吻問作業不唯調此公亦似調僕呵呵

又

前者承足下與山甫枉駕出所梓新編見示俾為之
序既而讀之往往取清適而紬雄奇貴風度而略氣
格若吳子諸近作多辭支佛果非大乘十地菩薩位
也以足下　許說之大有勝彼者可知已內篇之目
尤未獻服衆志憎茲多口以故拙序多歸美山甫實

欲為足下解紛耳亦不必與山甫言足下更後十年
當率諸侯攘夷損楚而後謂之盟主不至作句踐縱
橫江淮間而已僕所評擬似不必列卷端中間取一
時俊快未可便稱漢廷老吏也何如何如

又

鬻者足下過金陵時方苦應試之士麇集能識報謂
揮汗成雨於生平知已竟遂寂簡此數何如亦恃長
者見亮形跡之外耳足下為名場所杜屏別托賢郎
以了壯游之興君長卿文人次公循吏俱緣此階何
自為屈倘携近集百卷燕中如陳伯玉故事當一日

耳僕毫未有得其開關也譬之沐猴效禪僧坐今又
而名動公卿太原公故知足下必為倒屣僕之此若
亦贅疣耳區區衰老對鏡自憎加以千足之痛乞歸
不遂當圖再上其它皆須之債孝累無以卿足下
亦憐之乎西房縱橫南盜猖獗而肘腑之閒隱憂復
深見太原公眉頭恐亦無舒理雅照祇領聊附薄報
不宣

華仲達

吾師冀陽子以陽九日示化也則拳拳不復置吾曹
思矣居二日而足下書至夫不復置吾曹有所失
惘惘焉若淵冰之踐而遂遺訓是思安能復以尼離

詞足下雖然足下之念我殷矣其文工矣僕又且閉
關果邇達失足下矣夫嚮者與足下伯氏書謂三君
子為造化之葉木也毋為朱人之葉玉也夫雕重者
文也其誰能不葉玉謂葉玉而不失葉木之意也篇
有眼曰句句有眼曰字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篇有篇
法此三者不可一失也頤世叔者不知何如人某吾
粗識之彼自作俑父眼耳求足下一報書恐不易得
也抱朴悟真之誤非謂抱朴悟真之誤也謂讀之者誤
也眞人在已莫問隣太上若預逆後人黃白交接事
耳僕毫未有得其開關也譬之沐猴效禪僧坐今又

以足下故而違寡言少思之戒幸言不耐長而思不耐況以此小自解耳大覩拜嘉少有不腆之效莞納為荷

又

得足下書讀之其書仙也再得足下詩咏之其詩仙也以能一習未洗耳雖大父及嫂與諸孺子之累也然不於足下驗之乃於僕驗之僕訑秦先師謝拔之於炎宅苦海中踽而矢天以出世為急亦能捐此

鷄肋還縣官矣捐廬與鼈螺之產什兒子矣山池館榭之靡麗名蹟古跡之幽奇瀹如帝遺不挂口矣後庭故無人絕不宜意矣入閒來亦甚能倪然既覓而時忽置之此念不能都盡以此時出沒為太虛衆僕老矣猶不能盡之何況足下方鼎盛其志刊凌西京擊先秦而慕三代之英劇錢五藏唐突真宰東家食西家宿死亡是理也先師脉自葱領來為歲慮詞藻而空之數十堅固不論已僕亦倜儻之文人其所詣豈僕敢望然龍蓋若所就而從我退之文人其所詣豈僕敢望然晚節自為鋒挑柳枝所溺咲硫黃鷄炙能毒耳侍名

仙去也歲晏氷雪且學昆侖閉關足下與郁人文幸勿來春中隔溪禪堂成或足憩長者轍耳勉旃自愛

又

人文歸無何而伊復至則二詩爽然快目稍一誦之九咽作青精氣長謝君王莫賜環知言哉僕於至道無緣髮得唯世緣一念粗息耳又所引仙師示趙沈二子語具見超識足下週真師者何如人哉即祖老毋寒兒女纍纍不得真如火宅中正可下蓮花種子僕苦未辦此聊借境以逃耳昨見二三友生云足下能前知果爾却不敢薦也縱有之勿作聖證佳耳

楞嚴經中世尊語可畏是季詩皆宜和而意不欲累筆硯與至當一為之不一

又

郁人文忽忽土木人也以藥諸生故來便自不凡齋居不能學遠公破木又呼酒與匡坐許時覺鍾鼎色射人眉睫出其文左氏也亦須念樊宗師陣可愛亦可畏也足下好仙而疑我暑陽師於禪則足下所好仙楞嚴中十仙也以此度世可耳何渠能出世僕不敢為足下道破今學士家刻師集餐能識之尊大父所若想已勿藥高年幸借將攝不一

又

僕自十月來苦脾弱劑之甚而受役筆硯不休氣息慨然幾不可支每讀貞白先生作才鬼勝頑仙語大爲所誤元馭與家弟皆相制勉進一肉勿開卷矣旬前讀公詩且大半抵神來之語適自意外天成之句高出物表特以體裁未定瑕瑜時出方欲少效雌黃爲公作忠臣得來諭虛挹乃爾益不忍相負矣新詩尤多警致并容請質暇晷中閣筆再三不一不一

又

僕一入夏秋來病時間時起小挺即料理伯仲計而爲地下之人所苦不得精治之得所示新詩思益奇進令人心折此月盡可以授簡矣所云近事不足挂之胸臆大抵外塵有盡內魔無盡若以此介介則終爲彼么邪子所勝矣一咲一咲

又

數得足下書於僕致精懇而又有物外契故不敢辭間殊足生活不似長公日泥泥燕坐而已僕自十月而僧爲之教第所去取有出於一時興倦意懶者足來忽爾羸弱漸成骨立爲家弟及友人所強稍進一肉補之不能終頭陁行遲殊自慙愧公念我且悉至愛所云幼玆和美易諧而少堅苦恐從著之後爲應酢所牽僕亦覺之見輒相規切第王簡穆一言長梁元瑞近體詩許之小過情渠不免沾沾爲羣噪所啜齋便白輟勝於樂令清談累日也公書法駸駸太令

以故多外托筆目益工而蒭體益廓落竿尺往返小
歙之何如近刻山園十記將完之後却奉覽不一

又

時聞足下善病狀輒爲懸懸安得手札云向康豫且詞
翰燁燁審跌宕杯酒間尚有餘勁也僕一太行坂傷
驥耳導師解羈絡而飲之清冷以故易爲馴豐草長
林差自得意然欲調此飛騰蹀躞能於不饑渴時亦
自難也所云潛大司馬口僕不置此自誤愛僕耳非
愛道也果愛道者胡不以一介來叩仙師羽化所以
而刺促脩治城公行遲茲附拙撰師傳乞足下試一

讀之能暫屬五時衣御白恰捏塵拂趨故自無限也

汪仲淹

記別後曾附一書足下竟不曉何人亦不曉作何語
與何事僕待師畢次狎風見侮鬼幾遂委頓今雖
能步履飲啗尚未是完人益信此色身舍離利那間
業分產授兒曹生平嗜好洗刷多盡一俟師羽化即
披破衲入園焦矣向亦曾以報長公不審相領略否
念足下嫂良而夭且不欲食前約破例成此志銘而
足下別昏爲小豎先之遂爾草草第此文在長公召
陵師或可當陳鄭一賦耳適鄉人伋戍者便附此不

又

新安戍歸得手教知叶龍黿之兆不任踴躍欲果天
中樂無以易此者計長公起色漸大宅當相與侍太
公作湯餅飲耳七月初僕及元馭學士俱見侮二豎
子幾各委頓惜長公亦同之此曹么麼都無眼耳却
不如唐詩鬼猶能畫花將軍歌也無辭不足以顯逝
者而鄭重相謝又申之以經像諸物種種如好既不
敢郤復無可酬如何如何彌勒經佛面竹留之大叅
同室中餘從兒子傳得伯虎一書將意不如其足相

當不也 先師化像石刻僅存大都生時煜燁不定
相雖僧繇無所措手聊附去一氏拙草大傳成不敢
望稱傳神或十可彷彿四五耳家弟體多羸疾而抗
志物表雖有秦中游恐不作久計想亦長公欲聞者
餘不一

又

歲晏凄其氷雪交沍竊伏一斗室中如龐鸞而使
者忽來出手書累紙言言皆情洸水舟至以豚兒策
名爲我懽劇携如意舞此兒跋跋名場初亦有千里
之勢一蹶後遂無復悟不謂伏櫪小鳴忽爾驚人第

嫌其跡弛不爲遠器耳僕坐此不免出與里舍子酧酢賴其出門得以弛檐然披簡之餘形神了不相攝眞所謂逐兎而失麋者也世法中人尚以我此言非佗耳長公何善病若此自有縣太公捐館不無孺子慕一也入有進通之感二也塊處一室不能作山水暢動止園園受貴人曰三也祈言者靡集言必驚人即不至夢腸出亦走入酤甕矣四也此四者皆非所以深根固帶長生久視之道也惟足下可進此言惟足下旦夕能慰解耳兩月前見有傳吳明卿非常者尋得渠手跡爲之驚喜如再生吾

家阿敬遂補浙江學堅臥不出吾亦不強之益老來朋舊道盡若晨星何況手足遠者眞使之存沉者不忍其遠故白不能不爾潘氏文已脫素却付之去爲太公事鄭重若見濡滯者然亦非遠矣墨贅更爲補數語獻歲之期惟日跂之不一

又

足下率仲嘉借侍長公而過我眞千載一時弁園雖麗不得當世或僕與家弟悉索敝賦以從差可捧盥耳初覩長公玉色小悴殊爲邑邑浹辰復可之壯氣在大宅間更主且健進匕箸頓以豁然唯覺食不

又

勝肉湊液滾滾喉咽須小省節之乃佳耳方太古蕞志爲足下完此心諸應否何堯治非僕所敢與也所擬見訪海上及同肖甫諸賢游弁園湾園清洋留別凡四七言律皆不可已若幸從史長公仲嘉速爲之淪生作報書用幣更三日文成即付急足卅足下箱什自足籠罩時輩元瑞器不勝才吻不謀脫膠淵腸肥談咲間柴棘何足與較也見委節幅書舊草諸子之一齊足下墾如何如何

又

自與兄別已滿三月不知於何日卅侍長公杖履閩本

爭近始抵留都貞吉想久返臻章矣僕簡童昧棄已八十日徙鄉落復七十日唯爲長公草一文及了十餘宿負令便漫然矣昨忽傳長公非常旋審其妄獨怪黃令久不馳一介來索草其說爲何趙宮贊云許相不肯爲長公推轂或婦婦之口未可信也方中丞亦起家鄒彥吉再雇白簡屠長卿遂至劇籍彼雖皆有以致之然右文之意安在唯家弟得小舒氣已就逮矣適遭大喪長公退院頭陁無一物可以將敬亮之亮之

又

前者望兄侍長公而過我弇中則日手一帚埽三徑矣及元敬至而怪紫氣之薄也益娓娓爲稱兄善病狀令人心折業欲遣一蒼頭走歙而無可使僅附數行於潘景升不謂其尚留滯也已而有傳足起色者茲拜手教及叩來伴悅然若再得一仲淹何慰如之唯益加進七箸親醫遠內以防春事承貺二詩具諗至嚮弟實無所得嚮來稍泄骨立今稍腹健政得滋味力耳昨偶有語報趙汝師云不能不死而能不畏死不然恐悞賢昆玉清問大作擬卒業而初歸自渺有不得已冗來俾促報甚急匆匆不克詳

裏曰併汗素卷附納不次

又

足下稱西湖諸詞客大會選使徵聲分韻賦詩足使天鏡中增淡粧濃抹之勝乃至念及丘壑長物使薦其昌歜蒭陸於三鱓八組間則非其任也計長公已還徠爲叔子授室吾幼兒亦欲同之自此乾坤間有兩無事人矣比來邁異人粗有所得於郤病尤神念欲薦之足下并以助長公扶老之具不知風緣當何如耳所云荆老執政亡弟仙遊悟澹之宮香火虛矣訟獄之勞孰與寢廟之安八座之貴孰與長生之樂此意誰能拈破即拈破誰肯爲弟舉者長生事殊渺茫緜長公云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却能小小理會過時業已上書乞骸不得請則於新歲引疾計當無齟齬也足下知吾有猶子之戚耶天之待亡弟可謂酷矣亡論其賢若任箕裘世固有老者病著百死

又

前者得長公信云兄日唯啜乳幾至絕粒爲驚憂累日邇接手教叙致娓娓且詢之使人欽嗽已如故良足慰心亡弟得長公大篇足以不朽雖兄善病茲拜手教及叩來伴悅然若再得一仲淹何慰如之唯益加進七箸親醫遠內以防春事承貺二詩具諗以脩芹芷之敬耳許相公喜來爲長公推轂之意靡矣即爲致之二相及宰公昨得鄉衮報言似尚有扞格也僕方悔其出如誤食蛆帶若以此味獻賢者即足貧晉詩可壓三千坐客聞賢昆玉清問大作擬卒業而初歸自渺有不得已冗來俾促報甚急匆匆不克詳

又

得足下書滿帑文彩煇發足占神王私心竊喜之其所尤深喜者目前蕭流往往諛佞面獨足下有知已之言耳所云荆老執政亡弟仙遊悟澹之宮香火虛矣訟獄之勞孰與寢廟之安八座之貴孰與長生之樂此意誰能拈破即拈破誰肯爲弟舉者長生事殊渺茫緜長公云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却能小小理會過時業已上書乞骸不得請則於新歲引疾計當無齟齬也足下知吾有猶子之戚耶天之待亡弟可謂酷矣亡論其賢若任箕裘世固有老者病著百死

不死而少壯者忽遷死造化奇譎不可量也比張少
司空遷大司農中外皆謂長公用翁左司馬署佑筆
例有成言矣而至今尚未推豈銓垣尚與政府角耶
詩不宅補當自定矣此腐鼠不足以當鵷雛一嚇且
足下擬僕歸而僕擬長公出母乃非當哉故不敢聞
之長公聊爲足下一及耳仲嘉薄游不稱意如何方
將草其尊人誌旦夕且脫稿象先之是可成歸否吳
翁晉寄詩詩甚雄爽排律如入武庫甲仗森嚴計
返雪不能作荅書交游之中獨峻伯有此子縱橫藝
苑恢張父業可念也餘不盡

又

見賢從即問兄起色云尚未脫然要當屏謝一切即
食餅飲又當自佳齊雲之約毋論山水清勝豈有叔
夜玉山之頹然吾坐皆門而不一張者　云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纏綿語能令人深
歎合諸賢故是勝事但僕殊畏喧憒惟有倆舟獨造
而已俞仲蔚墓表幸爲一促長公其子已息心但僕
於此處不能放過亮之亮之

汪惟一

記在鄭中初夏午睡足汲石泉煮虎丘新茶啜之乘

與爲足下掃竹里館記既成而讀之不覺失咲即腐
毫史冀人少此一段境味也遂欲奉寄無緣歲杪晤
子與構李道中叩足下跡謂僊閤游業返斲矣僕
以量移歸里以避言賜沐無間關道途之苦而獲息
涎蝸殼九友齋十歌所懷一旦還我天假餘生當徙
入二藏中見生活不敢復嗷人間名矣世人自當妬
吾處不當妬吾出也仲來辱箋教損餉種種翁頭二
詩壯麗精切怨而不怒古印新刻所謂方湖長不敢
不拜來意之嘉陶隱居十齋未足多也第長下衍一
者字於義不相當能爲我別刻古印見寄尤妙勿謂

老人得隴望蜀也所成勰言單單亦似小有寓并往
拙集一部秘之毋輕示人不一

汪仲嘉

每從行卷中得足下詩輒撫掌稱快今者二章復琅
琅乃僅能以一律奉酧雖卒卒他冗亦緣與家弟僅
劉連城之半耳長公龍躍鼇苑爲千秋盟主二仲翠
大國之賦以從誰不投欵惟益選將莫乘毋示敵瑕
以防不測耳詎可口舌求勝又新都多烈依覩季布
灌夫更用爲快吾鄉士風桑脆駑見之無不駭傳者
唯足下從容一覩之過蒙骨肉情至不自覺其切偲

世稍閒閱徐子仁卷乃用意筆珍謝謝天日集蘭譜各一部附覽不一

又

氷雪中使者以長公及二仲書問訊足下至發篋笥藏而睨我又不以壽名使我不能却惟是長公申後訪之期仲淹叙起色之詳於報書中具之足下所示諸篇甫擬卒業而歸自潮於復爲里中兒所跡逐小欲緩使者行而促歸甚迫倉皇勉成鏖元東林一律書扇頭寒白而已於仲淹二章欲稍措意則不能也僕自五月謝一切筆硯獲稍自息宥九月避警入城小

有不得已之役尋爲他人竊奪復浸淫北之於舊雖十損八九尚不能作無事人近更有一種無賴子僞刻注孫武批選古文時義談藝諸書紕繆庸陋莫以規目前利又有初學少年勉強一見即流稱門人偶得兩語輒數演爲序冀以博目前名僕已置之度外矣恐長公所必不免幸即以示長公及仲淹共一笑也寒甚呵凍作草附侍史書之幸不罪

又

獻歲前後皆奇寒客至即圍爐而飲筆硯皆凍以故聞長公佳勝鴈遂稀遊兄必具青鞋以從來玉閣中以紫氣爲候也聞仲淹疾已平少年事未盡却當虞春訊故人李時養兄所素知也毋論其技即其人長者幸爲之長公且聞龍可理有李遠之好能先容否冗次不一不一

毛豹孫

行時辱枉送雖不獲一把袂而肩頭之作不減河梁若則懷袖寒則簡筒何敢忘也僕過時之人強就籠慨來帶追隨貴游少年無非甚悔江山名勝滿目小小篇什差足獻酬而造物妬之亡弟之耗至矣念生

平唯此一弟匪直同生亦忝知己垂盡之年餘爺爺之令人何以爲生張肖甫太保逝矣此間行陰大司馬徐魏公者皆小於僕一二歲食頃而亡多年門道人羅近溪俱化異物閻雖似有去地然亦不敢望其來也以此僕決欲歸一兩口間乞骸之疏當下第恐肇上若子姪吾閒耳趙少宰大雅亦時還往李生者尚在芙蓉幕中足下如有意奪何憲五色筆僕不敢不爲緩頰第未審主人意何如世太宰公將發何不附之而來趙公非久當得北子念謂足下問鴻都北門選取者五人而羣附者數百人可笑也且此何足

以磨大雅不一

李仲子能茂

僕爲　聖主誤恩失計一出躑躅留省治城之鐵不供鑄錯方圖上書陳情歸與病弟相守而病者不待五十年手足一旦判離哭泣無節形神不親方杜門就醫藥忽得足下長箋以幼于紹介啓而誦之鏘鏘乎何瑰麗悲壯若是也昭代作者濟南新都足下徵抑新都而右濟南此自獨見亡所容喙第節許及僕所不敢當耳足下又謂吳越間有動爲雌棘好創異談自謂追躡窗古得非劉子威吳瑞毅諸君哉此不

過日取三蒼五雅楊雄方言之類字剽而句擬之以文其陋足下但讀左國短長賈誼史遷數大家言何嘗有此也若爾更不如昌黎河東廬陵碧山之爲快嗟嗟文之不易言久矣若詩者亡慮十餘家往往可采而獨闇黯胡元瑞氏最爲博識宏贍所著詩數上下數百千年雖不必字字破的人人當心實稅苑之功臣近代無兩渠必欲僕序之亦以避標榜之嫌也尚未脫稿足下得之否六詩具見梭托它詩及文爾是荆山之英武庫之良小加磨瀝不患不作國器虛益滿損最之而已先青州行狀已徵雅屬今後命詩

宜和病甚不能措思聊以一章塞白亦不知作何語亮之亮之

李伯承

昨歲郭年兄之使者稱老丈有非常之耗其辭甚悉恒惋移日念二千里走介之難輒附不腆之翰及粗以往忽新安余老至稱老丈道履萬福不啻驚喜絕叫如再得一東岱也唯聞有日靑然子夏之經術左丘之國語不妨於此際成之此老致公明儁一編足爲中原吐氣想當次第付梓矣草率附報不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李駒

僕　杜門習靜來於今三載矣生平故人等尺盡廢以故無能一問吾姪起居然至相識自濟上來者未嘗不諄諄也昨秋知以貢至都下就臺試而燕金復貴令人悵然金茂才至忽得手書披誦之餘悅若面覿此生頗能道吾姪家事云歲收多歉長吏佐之頗以食指為累無暇治尊公業與書中語相類唯趙中永為尊公立一綽楔標之曰海內文宗少足吐氣耳僕斷欲來滿千日一切當味不沾口飲省十之六七待先師誨期而人事未盡謝絕尚受役筆硯間不知此身堪受鑪錘否七子之後人無一如意者豚兒僅一鳴旋復杜口造物忌名可畏許長史猶在人間誠出不意聞歿子之年條已過四畀此餘日讀書灌園行當更忌我耳承念及僕出處事為立髮抵腕過矣僕本蒜廬中人耳差讀書及雕虫之技於世本長物而世偶用之又不容而逐之俱可也不幸偶有泉石書畫之好為僮童從吏成一圖又略置九友齋中物裝潢如法今歲荒為公逋相厄不免挫產矣聲色之奉生平絕無之今以風馬牛事見汚差若無聞苟堪毀譽於一切空似亦不足動公方寸五嶽也苦瘡瘍時作痛痒得一愈後臥起自若游戲翰墨招浮酒舲尤思之更以為笑矣知嘗書山中今秋若挑供借一顯即束裝付用拭目而俟承損餉我無荷荷每貢州人至翹生噲噲自語得佳件矣餘不悉

劉少石

獻歲先後兩塵數千里之使而慰存我何足下之高誼如此僕本不能出而懇辭之疏為政府勒歸則兩白簡上矣南牀不為知我然亦不為不愛我也五十之年條已過四畀此餘日讀書灌園行當更忌我耳然亦不能別領江湖約束也足下讀禮之暇益精進以成驚人之鳴子鵝腊雖拜賜當時蘇長公只言黃州豬肉不審其故今且付青州從事作伴也手瘡口授侍史不次

潘景升

自伯玉倡古文祺中市人毋不爲伯玉言者
亡論伯玉所草太夫人傳即狀議誄挽之類靡不蒼
然淵然古色所以爲太夫人不朽者祺中足矣何所
少而必欲得僕不腆之辭耆之來書幾千言甚法而
葩獨所飾詩僕過當以僕生平所服膺文則伯玉詩
則千鱗籍令二君子以屈趙一日之好推合左師豈
其區區宋賦而匹晉楚足下正自欲得吾文耳念欲
以不文辭而仲淹苦聊蕭之曹子念又稱足下佳人
也少而多長者游其宅詩文亦稱是以故不能終拒
第使我供地下役等覆謚則可乃使之與伯玉並駈
所謂張子布見之耶大幣援白香山例以半資刻佛
經餘筐篚報凡下亮之亮之勉進餼粥自愛不一

李生寅

僕已舍身道廬百事盡廢而獨受役筆硯未已春夏
來爲病魔所侵忽忽厭厭之每思忘言之會嗒然相際
而至讀足下詩輒似迎葉之聞天樂雖定中猶爲起
舞屠長卿所云力去雕飾天然冲衷誠爲實錄第既
賞以天然不當復言力去耳方餌參朮不能飫縷外

山園記張氏刻蘭譜附覽不一

顏廷愉

僕自閉關來一切謝絕無所延納而足下儼然自天
東南踰三千里而來以公瑕先容我則群文投幣叙
生平傾挹之素禮恭而辭敬皆非漫漶所敢當者僕
老矣行且削五官而爲混沌足下非欲速成者也以求益者也
有驚而走耳雖然足下復照鑒之乎則僕
則僕安敢守區區塞兌之戒而虛足下三千里之誠
不小效其一得夫文有格有調有骨有肉有篇法有
句法有字法今觀足下集中諸君子語非北地

無犯亂戶銑谿之咲乎新聲者今離出也求奇而拙
希雅而俗易之為便盧先生集有信來希致一部

陸無從

公生平故人渡大江走五百里而以文事相托且此
公又年家兄弟也僕於文故不自愛重第自重九日
於　上眞前有誓吳若冒昧為之何以辭於　上眞
亦何以辭於鄰里親戚謹併來幣附納亮之此間惟
有梅花未殘公來一飛而來尚能呼濁醪相對公若
欲求名筆或可商者面告不一

徐生

僕自丙子冬避亂歸里即便托跡麋鹿曳尾泥塗中
間辱仙眞見收游方之外與世路末殺雖以相知故
人如老丈者亦不能通問區區申款而
撫州間使君俘來乃辱賜存披械誦之恍若覩紫芝
眉宇令人神爽弟飾獘過涯非謝劣所敢承耳方僕
盛壯時妄自意以為班史而後紀傳之體猥雜偏勝
左氏而後編年之書繁簡失次亦欲整齊其事與辭
勒成二家以追跡盲腐至於國家汎埽夷穢照睒千
古而二百餘年來無一人受簡臺之管者乃上稱金
鼎下衷稗官方欲謝絕人事纂有所結撰而一行作

道民不敢捐半生精神於筆硯亳翰間且慮見聞少
有未眞不憂人非亦有鬼責以故遂抑不為吾丈絕
世才也方以盛年得離世網天假之日有事於此誰
能妬之昔柳州以史事責昌黎然謂必史職而後任
史事則非也孔子豈嘗職魯柱下予故屏觀台鼎頻
華羣俊彙起雖以僕之不肖隨人齒頰尚有莫玷除
日而不能以格外用賢者良可歎也雖然執事停以
九十老親易三公重乎人去聊爲爾布復并粗刻附覽
不一

王宣

僕一丘自放學道無成疎懶之極筆硯如讐而足下
尚以顯枝見跡萬里遠教禮恭而意專使人服汗沾
背別帋新詩得多壯麗語至見慰懷之什尤更琅琅僕
抑何幸也足下故褒然稱蜀士矣來書有十科不試
小孝克勤語則居然一陳公甫先生矣世無彭惠安
不登薦剡可歎可歎雖然時頗清矣無意北游作驚
人之鳴乎足下所稱賢叔御史大夫舊知已也陳傅
相則通家前輩也以不敢通境外問便問為我致聲
欲構數語作報而去鴻遒發不肯為半日留倩能書
弱頭近作覩之足下懷袖間物耳禮圖蜀椒祇領不

宣

王逢年

得足下書知懸磬之室復爲盜憎僕亦遁此僅餘一
犀巨羅兩玉塚徑持去然自此可高枕矣攄書滿牀
不復顧也見示十二評甚俊朗有致獨僕一生人厭
往哲後得無爲足下知人累耶所聞似有高子業所
見有宗子相或可當汝南月旦否洪氏典已敗一弟
兩子貲可三千金僅十之二存耳菟田事俟詣得其
詳方可奉復餘不盡

劉生

僕山棲禮觀廢跡不出郭外者八年矣近以先公身
後閒部使者有意及之携家仲叩謝於陽羨句曲間
半月而後成歸則五尺應門持尊方伯所惠書幣及
足下之新篇嘉貺至矣足下以歲晏且有賢季姻事
遄返然衡門不題鳳則足下尚有意乎而僕匏瓜之
繫如故可嗣跡也嘉禾一來帶水春花爛熳時有剥
琢者必足下矣所示詩篇宏麗有致唯排律句似盛
唐而篇似六季於見投之作尤甚幸少調之贈賀長
昌一序足徵高尚時義奇俊汗血千里亦須小酌爵
耑耳冗次未能奉酬先此附復并有薄致不宣

又

屈指小效先中丞地下之柩於今九易寒暑矣感歲
月之遒迅與人世之睽隔時時撫心歎嗟獨不得兄
下一耗僕閉關且久學道無成稍徙囷居以便休沐
屬愁霖滯淫畏及饘粥忽忽無賴中乃有武昌雙鯉
溯我清池暎檝而足下之名姓在焉馬頭倒欲狂發讀
數行始知玉樹已成凌霄驟折囷禄相延連雲俱爛
何世界之缺陷如此徐徵後辭則太夫人持粥無恙
孤孫儼然復舉一雄先中丞遺集不爲任誄所淩今
得鋟梓以圖不朽尚足以爲足下賀也以僕之衰懶

其於雕虫之技眞若嚼蠟而交游見迸受彷亡已所
委穢秕之導不減踈更特以先中丞之故契足下之
孝思誼不容已初擬留使者旬日可脫草而渠以足
下有深秋中散之駕力辭而去聊此布復庶不敢
復勞彼往薄有侑啓亮之亮之

丁右武

貞無似屏玉父司馬公國士之知念無以報之地下
而公勤請至再累書近千言凡貞生平所傾慕者又
在公以故受命之日不移月而具草不移日而脫草
僻居亡可使者僅以授之嘉定君托轉致門下不謂

其尚未達也玆復拜大誨隆慚專使三千里見督則貞之罪莫可遁矣敢錄上請正其以災石不憚斤削公乃受楚旬之寄雖非以優賢者然得用驄馬故事爲福一方猶勝優游郎署也且朝事雖若清明而賢者猶自相牴牾使人莫測二多舉四多慴近也敢以迂愚之見進嘉定有大造於其邑所授南曹尚未足以報趙汝帥雖婁轉而恒邑邑爲其若之不益用耳羅近溪先生近一過而別益斐然成章悠然自得者恨不能留之大脫不敢畫卻并有薄附以比獻編不外是尚

徐茂賢

昨家弟自閩歸道武林謂必挾足下俱得下捐作數日歡而雲雨杳然當緣不及相聞耳每誦足下詩不忍釋手至於八章足副秋興奉酧僅得其半故是小巫之索然所以屬望之意良不淺矣屠長卿近相聞否伯玉過彼想復作數日滯淫也家弟九月末可還里玆時足下能一命駕否黃鶴紫蟹田家不乏味願謖浪主人所饒幸勿孤此良遘也伯玉便附此不悉

余士

得書叙致尊公先生大故及足下治喪撫孤苦心獨

行之詳令人酸鼻用晦所報亦同至欲爲朱公叔劉孝標續一論以志感大抵未俗宜然毋足怪者姚崟叔則云足下能自樹立不隨家聲雨弟一子文筆卓犖鳳毛之嫩不減河東尊公足慰地下矣示以秋期過訪乞志銘僕與尊公契誼非常必當破例應命但以一介携狀來山川阻脩毋勞跋履叔遲草率附報不一

王舜華

得書知爲廣陵游者半歲甚適歸而有漂搖室家之歎夫廣陵天下之豪任刁程卓之寶萃焉以兄之才深且高自標置彼曹擁篲洽裘之不暇介舍而趣之嚴居自放之人若以爲監河候者則兄之計過也僕自庚辰委身道民付業兒輩月責十金即一切衣食譏會酬酢之費皆取給於此問得官府小致幣資粗省紛紜率歲計之亡纖髮贏三兒卜築未竟公私逋負不完今者濫竊恣虐稻田匪爲巨浸花地盡成甌脫何忍向之爲不情之索且彼縱未有田亦故有耳其耳兄之聲實久矣安能強之今搜索得二金佐一醉之資勿罪菲薄文殊師利菩像返上緣齋室已滿不能供養故也鏡古帖詩與諸賢往論頗不異新詩

多溷溷之致附謝不一

張生

拜青娓娓敘令先公與先府君鞾弭周旋之好末及
豚兒筆墨揚扢之契而僕居其間所當溝者三世矣
而最後乃始奉清誨稱神交雖睽不晚也壽辭古勁
宏麗雅是六代前筆憎小痂意公車之業一第不足
難足下豚兒再推近方埋輪而得予依之亦解學步
但僕以衰劣懼世福向深非道民之利耳子鱗先生
可念十七年泉下人乃子復繼之吾輩能無媿生耶
足下證及令人淚琅琅不自禁陳茂才北上附此勉

旃白愛

夏山人

倉卒爲足下具鷄黍忽忽幾忘之而足下乃猶賓賓
心池小島方寸必欲去之以爲快緣足下別後舉此
以問遊者皆大笑僕遂不能決且念儉歲費數
十工爲毀庵畫嬰計非迂則謬足下幸勿留意非此
池芥蒂乃足下自芥蒂也同年之子趙一鳳婦尤殉
死事僕固重之而去冬其從兄一麟來請傳冒寒具
草已而一麟絕不來已而與一鳳之母及季前後來
問相詬於門最後其母與季復來遂詈傳付之僕爲

近者不朽謀非爲存者來食謀也令便錄一通附去
內有一字足下須斟酌付一麟亦可所示哀誄其辭
僕所未能悉然見足下一片高誼熱心敬服、和贈
詩容緩期以上足下稱字甚古然施之知己乃當耳
餘不悉

劉後菴

嚮者作伯玉司馬兄弟書欲爲伯玉安頓餘年且謂
兄道得大行於新都匪唯仁人之利溥亦是謀生之
一助也而渝君先已卒彼兄遂不面伯玉薦福之雷
信哉緜薄矣可拜手教及諸記之惠乃知天遣兄與

宋子海游天台鴈蕩永嘉括蒼盡搜諸名勝而發之
爲紀游諸塊之酬荅有不偶者不然茲時方藏歙於
猗頓程鄭之門而已僕名雖事外而身蒂塵內羨此
壯游兩腋欲飛兄能過我借麈尾吐煙霞語否餘不
具

吳函虛

竊聞貴邦之累崇譬將素封者往往不能舉其先業
所繇名而適乃有慕仁人孝子之行于其親思所以
顯揚光大之存而有頌祝序記之類沒而有志表傳
誄之屬然不過走長安中介紹貴人名衛以後其鄉

里而已執事乃能以不朽寄之伯玉司馬遠而爲王父誌其墓近而爲光祿記其烈亦足矣復更欲得不佞以重表王父而壽斧君何執事之篤孝而右文也不佞所敢當第足下之情最切文最麗僕罔不能辭以及二李而獨假借不佞非不佞所敢當第足下之情最切文最麗僕罔不能無心動而況有司馬之悼史仲嘉之勤言以爲先容又安敢以綺語戒辭也雖然日光先生有言太子見光盛壯之時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執事所見猶故僕也即不得已而露其拙執事將捲袂而走耳雅昵不敢私助之阿蘭若以爲吾二人福田并有薄侑附報不一

郭舜舉

嚮者得敎尺寸於令先公地下顧其辭萎爾不能稱賢者蓋時時愧心焉當時見公致膝委頓狀甚僕其孝而竊憂之尋諗公宦金陵歷清曹至奉　天子璽書董嶺東學政蓋不啻拊問之日昭而占道體之監乾也則有餘慰矣茲厝五千里外羊城之使者捧罹浮仙人五色箋以稚川子之遺卅侑焉僕昔猶能專一壑而今者金陵馬曹更也何足以當清問僕故壑材無杗櫨之用嚮者齟齬言路分與鹿豕老豐草長林間而適我仙師見援蓋倦乏多慨之人易爲趨舍斗室蒲團謂足投老偃蹇朝命至再而仙師以緑未至未有所授會同事之人已出拜相而先君子復蒙聖恩地下留樞之命疏辭報聞咸謂不宜再瀆失計苟出遂不能與病弟生訣此痛何言幸未爲時趨所嚮固不敢效子南槌牀之恨當亦不至作淵源掇梯之悔也亡者已矣念其名業已小就且有四佳兒足慰地下獨僕犬馬之齒叨長十歲生趣已盡何況宦情業上疏乞骸骨下銓部矣旦夕得請當治一容棺之墟待盡而已公見念深又悽悽及亡者乃敢布之寄示歐楨伯令集此公能自了生計不似黎惟敬之零落也薄意俏楨并有書儀寄楨伯煩致之冬雪作寒南中當異加餐自愛

張茂才

嚮者得足下書筆甚古思甚奇學甚宏博今者復得足下書則筆益古思益奇學益宏博而前後所示通家之誼邈然兒子津津談高節雅度不容口東吳蔌盧中當不辦有此人世十六應真精工之極加以變化則真伯時矣然亦是宋人肉局佳手三跋却佳漢臣二畫惜其失柚不妨名筆足下儻笥之珍推以見

贈得無傷惠耶念欲壁完恐拂來美第不如發二巨
誕汎平原督郵如對張緒風流耳非燕先君子以兩
臺之請宗伯爲覆賜全葬二祭又以郁懇得賵大司
馬於人子之願粗滿第僕復玷微辈罔辭不免未免
蛇足耳衰朽不才叨長家弟十年今家弟用病歸而
僕乃冒病以出能無愧於處者以足下見允之切耶
一聞之不腆將遠愧慚於英瓊賜亮爲荷

李季宣

屈指貝州城外之席於今十五年矣足下之年甚少
而僕亦非老當時披襟談秘所當無前足下意固當
[illegible]
鼂之益未幾何而有避賢之請婆娑故林偃蹇時趣
蒲團五尺息此幻軀於分已足而匹夫之節不固遂
成小草金陵山水差號佳勝游目騁懷亦自非乏第
病鴆在念懸鶉滿前蒼生之愧當逾於安石百倍也
足下乃捐手書苟相與飾使僕何所藏而長歌宏麗
感慨益我多矣審足下已捷鄉薦尚滯公車竢又承
太夫人之諱讀禮餘陰漸養經濟以俟公除僕老矣
髮禿齒墮形神僅接無能仰爾來美如何雖然俟小
間當勉效一言之復也薄物將意不盡

徐孟孺

嚮者見足下所草宗譜私心已奇之偶以及郁君乃
足下則走使致書盛相推謂不當讓乎鱗牛耳而一
時得與繩廷尉札又謂僕出獻吉上昔文王嗜昌歜
仲尼慕之眉結而後咽二君子者得無有偶然之嗜
耶抑亦相浮慕云爾獻吉草昧功在社除于鱗矯矯
是再九合僕雖有秦楚之賦何敢以自判所賴足下諸賢左右提挈耳僕生平毀譽中人恥而厭名
且畏之方擬賊身二藏間作殘活計時游糟丘可以
終老幸毋用虛褒相藉也時科之業拋去已三十年
忽得足下二義讀之覺齒吻間有種種新味江瑤柱
[illegible]
不讓矣記序尤自蒼然咄咄相逼特不宜爲豚兒過
嘆拂以長其傲方苦作荅書草草不及詳諸容嗣盡

又

昨過廷韓所一晤不暇深語適于生云邀足下送我
至青浦雖以侵晨發猶數回首望雲間鷁不得乃鼓
棹耳足下書來適同此悵佳章爽朗有致歲晏人事
如織不能效反歌之和如何見示數十條良悉精進
至意聊草數行爲荅而未及詳大抵足下所問多於
外境上着力今宜但取三百篇及漢魏晉宋初盛唐
名家語熟誦之使胸次悠然有融洽處方始命筆勿

作凡題僻題險體險韻塗入惡道候骨格已定鑒裁不爽然後取中晚唐佳者及獻吉子儋諸公之作以資材用亦不得臨時剽擬至於僕詩門徑尤廣宜採不宜法也足下苦心非他後進比所患天地時乏遲尚存然宜從容涵泳得之毋助長也近作可全寫示不惡面摘當自省進素冊小暇完上不一

又

猶足下見過以僕案頭有佛書偶一讀之乃是塵勞海中覓小駐泊處耳而遂舉備書宿法器見詢欲令為足下剖大事公案是佛弟子於火焰獄問調達見

清淨境也可發一粲耳足下謂麗居士一切空諸所有為欄柄竊意足下方為有所苦故若本無所有何以空為然却自有不空者在故名真空不然則頑空也又復舉大慧師謂思量較計不得將心待悟不得是句亦刻非句亦刻是為問覺此語似專為足下設足下既有所苦而欲空之却汲汲然思量較計將心待悟不刻是不刻非終日於是非中求出是非此又病也古先生成佛後尚為摩耶夫人忉利天說法足下尊慈見哀誦醫藥來侍當憂則憂當勞則勞其宅眷屬亦只以應盡之便是大道場手動足着衣喫飯本無深理只於此不涉攀緣思想亦道也足下苦於此體究又增一番葛藤矣巾移繩復原不曾繫束足下心何妨恭禪念佛亦豈必坐公衙判案牘入出塊鏊劍戟中方下地獄種子火宅生蓮花變清涼境白日惡風吹墮羅刹鬼國只在一念間耳僕本毫髮無所得昔人云不辭為公道盡恐公他日怨我謾疲口授侍史辭不能次亮之亮之

又

豚兒持手札至纓纓悲懇恨不於兩月前當為紹介於先師所俾親為印證也第　先師於諸弟子實不

有所授叩之則曰堅其志澹其味宦於五載之後而已固請之則曰吾非秘而弗早授子無益也僕猶記禪門一龍象以所解要質師師早授子無益也僕猶記禪門一龍象以所解要質師而輒不答意而辭去又數載忽大有所悟始遥聽禮曰偏師為我遽拈出我何以有今日故即令僕果無耶抗顏而踞師席足下有問僕何以答也足下不問僕不答應乎師弟子也然而足下與僕俱不能也足下但奉持　先師之語五載後不以足下兒先師者有如日執弊授館之念幸毋起僕不得不為泄柳踞千木也方苦作報書不一

得足下書知秋來苦湯藥無暇呼棹然清夢時時落我弇州園矣僕比閒月苦河魚之疾者旬日亦復病目幸已無恙近始舉一孫兼家弟拜 萬壽問趺宕林酒間意氣差自強想所欲聞者承諭史記諸本凌采之雜然至亦多加鉛摘差為便耳茅君何能深太史公即用修所長顏籀李善家語亦不得其精神要耑余祭酒刻本尚未見傳所刪削出吳興董宗伯手亦不審然否足下又詢僕楚中發策中有太史公生

不遇左氏傳語記出一宋老儒而忘其人當時極然之以為周紀諸侯世家寂寂數行粉素脫落而此公品在翌微居士再覽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壞孔子家壁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藏於秘府伏而未發然則太史公時左氏誠未出而或出而不備又其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不及左傳縣可揣也足下又謂褚先生別補十一篇不宜錯諸傳中令人有玉石之恨逝矣此語殊可憐第吾儕所割愛詎止一二端逐麋之犬寧顧鬼耶殘歲別公次晨即得華陽真栻敢忘精進但蒲團一尺地游思紛起殊難剪削僅能作梵言別集者易之曰宛委餘編而乐盛事異典別行之公家賜小瑯宮姬事亦增缺矣集所以名四部者賦詩文說為部四耳亦七畧遺例也丁南仍筆意特新後多鬼唐宋名蹟將來彷彿仇時俱不免汚簏鼠先美器病在速成宜多讀精思緩收目前之譽幸相與勉旃范牧之作土世死後猶能結煙花一段致語第非大雅所宜耳落神賦纖矣有餘或恐吳興之優孟且無的然一跋倘減去十五或可惜以小料理也羔羊居士紛披老筆隱然懷素過庭結體第寂寥數行粉素脫落而此公品在翌微居士

下索直太昂須殺其半損餉二刻俱佳揚珍感珍感對客草次不悉亮之

又

得報書滿紙具悉雅況婁塘一曲何異匡山竹溪諸名僊製撰當令舂賁第青蓮輩四鰓吸恐令風流之士失望耳陸楚生作小簡來云李時養遊白下張復將為燕中之行子念促裝向閒酒人星散遠亦從此逝矣此語殊可憐第吾儕所割愛詎止一二端逐麋之犬寧顧鬼耶殘歲別公次晨即得華陽真栻敢忘精進但蒲團一尺地游思紛起殊難剪削僅能作梵

誦廟祝譬之小兒學塗鴉何日可勒墨池也蘇子
瞻外紀殊草草意似好其人與其事聊為築集而胙
秋奔走侍師病復奪之不暇掃敗葉客又無可任者
公既為我摘出複誤候希改正如二三君子能捍之
亦是藝林一段佳事也小兒新歲始曉約三四友生
麗澤與辰玉各一宗而皆取裁於荊老公書即與荊
老讀之承餉水仙新據風塵外色味對仙師所鑒泉
薦之何必減華陽樂所念時序流易此身危脆相賞
之餘亦重以相感懶甚不能躬執筆小間當裁一詩
別書筵報謝不一

又

自秦仙師入覲即與荊老拾松枝養新泉作菊苗甚
角供而覓足下不可得方共怪之既得足下書披瀝
衷悃激迫之深至欲逃家室賣身削髮以充婦除一
力即呼荊老誦之相與懽然神賞此雖二祖立雪斷
臂之懇十以大喻此雖然仙師示誨愛警君親而足
不能當僕巨僕戲荅垓下之戰項王卒可十萬人淮
陰侯以三十萬當之而又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
自決以屬于鱗泚筆抹之大叫稱快乃知陳王教禮
之談千古不虛也却有一諱附聞于鱗居恒謂渠高
不能當僕巨僕戲荅垓下之戰項王卒可十萬人淮
陰侯以三十萬當之而又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
皇帝在後乃一得志耳今與于鱗兵數將恐不得當
也讀休陽志寇然魯春秋竹書紀年昔顏惟喬志隨
而雜用左氏編年體以為奇今又大奇也序當作大

約七月間可脫稿仲蔚以數行先容足下才一而已
官私屢入村矣奚所托紹介世暑中酒困倦握管口
授侍者以書幸亮不恭

文部

書牘

林近夫

自與公燕中別不得更聞問為恨乃與客醉海棠花
下而使者至矣啓緘讀之宛然若面莫州見寄之什
宏麗悲壯一倡三歎他作多稱是文氣奇峻咄咄逼
人吾七子之後故不乏也公亦知文士運否猶在陽
九炎氣未滌伯玉請急遂成高臥明卿憎口頓爾創

籍家弟與李本寧俱妬金馬三尺地僅一子與碩果
數千卷山園泉石臺榭花竹幾奪天造雖先世薄積
為之二婦而區區殘日不隨若游三兒大小俱能讀
父書幸於司馬文園白香山多矣安能更逐人眉眼
風塵自沒耶使者言公所領郡門之外舊與賊共今
賊與民俱盡矣倘治一空城得無碍嘯歌乎為作數
行凌司馬屬之可即至也

王鳧先

僕老矣甚畏時名而漫來為哦名客所困幾欲鑿坏
墓兔忽得足下書且若滌而醒者已又得足下詩吟
賞不置口既讀書尚詞所謂生十有六年語知足下猶
未及冠也何齒之少而才之老如此記僕年十五時
目不知詩偶為塾師所強賦實刀僅就二句塾師異
之益又三年而始曉開古詩書帙其視足下今日何
啻霄壤雖然亦竊有一得以獻夫千里之駒不能無
逸蹶也不逸蹶不足以徵千里然使負千里而意不
免逸蹶終千里累也是在足下勉之而已何日可一
面且與兒輩商確經生業既在世法中不能舍此自

見勿謂老人多涉語俗語也詩一篇不足以勇來美
聊見鄙賞而已餘不具

又

屏箋教爛然盈牒二詩慷慨可誦知趣寄之深且篤
也足下既以國士見與僕安敢以凡格報卿僕所以
亟稱足下不容口謂足下年少而才高所師法古異
日不至作嘅名客要為有可以垂後者然謂足下璞
也非敢遽謂足下玉也玉不琢不成器夫豈唯琢而
已其磨礱潤澤益不可歲月計也今驟讀足下詩其
聲若鏗鏘而調若高朗者苟銖銖而計之未易屈指

譬也詩有起有結有喚有應有過有接有虛實有輕
重偶對欲稱厥顏欲孫使事欲切使字欲當此數端
者一之未至未可以言詩也足下文差健而有古意
然篇法則未諳也句法奇然句病乘之字法奇然字
病乘之而俱不自覺也僕以為足下日勿輕操觚其
詩須取李杜高岑王孟之典顯者熟之有得而稍進
於建安潘陸陶謝文取韓柳四家平正者熟之有得
而稍進於班馬先秦其氣常使暢才常使饒意先而
法即繼之碧然昆吾之切而後加以磨礱潤澤未有
不瑚簋者也僕與于鱗撰著可備足下游藝資耳不

可狗而步趨也方苦文責塡委又以城居不能絕杯
勺簞瓢之役來卷須候旬後細批抹荅詩書扇併上
外一扇附徐長孺可致之

陸山人

令叔來拜手教其辭甚宏典而冲然若有籍於不使
者知滄海之不擇流也及讀所草胡咏二先生傳與
伯玉司馬書而知公志向之定學術之正且純也今
天下爭鶩於簡易之門高者入於虛廣者流於墨而
不自知其於切問近思實踐之學遠矣邇來識者頗
亦憂之大有所抨擊然不免負競勝之心既不能窺

見其底裏無以破其銳而堅吾城不過南北一百簡耳執事之論採本務實之公論也賢於歐陽永叔矣僕奇自放不能為人間宂人而又多少年偏嗜墮窳語障今過五十始知悔然撫及矣執事先生誤稱兄時義之謂其少有知耶太常公死節事炳然人口曾於楚中得一書曰磯園雜録華容孫世其筆也所紀其公家以童顯之後世似有好僕雖不文能為之傳或敘卒卒不竟所欲言仰祈炤亮

彭欽之

獨者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脊不能覓容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為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為書飾奨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論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

黃玄甫

不腆之文以不能奉楊常侍君嫌行之十一為懼何自乃勞千里命使賡文之絲與古刻名杯駢臻北周禮凝笥之商山之橘吾將老是鄉哉常侍君以衣我以觴觴我惠更渥矣王方伯先生亟稱兄時義之勝以為當與古文辭金驅讀之信然哉里有荆石宗伯具五色服聊以相質今附去所批斥足為良玉之攻僕桑梓之日以文事故不落寞第不堪微迴欲於水中建一避債臺想足下讀至此為一鼓掌也今年家弟作計吏北行當聚首邸亢二三君子寄聲勉旃

外牀詩書扇頭將音并有所報於常侍君幸致之不悉

又

晉陽賈人來得足下書及縑毛扇銀綸種種之餉皆非深山道士所宜蓄特以千里故情深於僑札不克辭耳承令先公大變審已就宅之無山絮酒炙鷄以效區區行狀捧誦并它文一篇歐覽訖每歎于鱗游岱侯以畏深沉思不能代執牛耳行足下無處盟盤矣僕近來行遲殆如優兒弄蛙作經師王孫學禪坐於聲響形跡小類其中故無有也足下云來歲公車一

應詔後擬與明輔兄渡江見訪恐足下其時擁傳驅
弩鹿豕之蹤何自受覓明輔清貧知逸少水陸
四千里能無疲於津梁哉簡貴如逸少小有提瓶
踈足於門苑是二公宿緣得相賙沫令人欲奏近刻
得數種經有完者先以奉覽并寄明輔幼南龍華益
一荅弟畧引之使之自思自悟而已今足下由平日
珠隨分可結緣也常侍公健飯嚮所偕陳中沿閒且
耳目之緒所留衡門二乘以求決於清虛自然之靈
九十矣而尚無恙虎祁之宮三易坐者何修矩縣殊
其竊恩不能得其一噓晷也九轉之說益自古記之
也家弟感足下無異足下感托致謝不腆寒品為我
內可以出凡度世外可以拯貧起死然中古而後天
布之隧前由拳集者屠長卿著也彼駑駑欲渡黃池
地之氣薄而砂汞藥物之類俱駁烈而不中嚥其人
往往不能保固元神勤脩功行而僅以一念生好利
足下畏之否

陸啓孫

往時故人陸茂才為足下乞安履山岑詩念足下與
顧山甫耳中五弦也遂慨然應之第辭煩局不獲暢
以為恨兩月前方以瘍醫客而小恙晚以一刺見示
則有足下名姑且附雙帖及伯氏貞山先生集而倉
卒不成報足下雅度不作趙宣猛信而業僇盛明
遠矣今走一介候足下及山甫倘惠然臨之即三徑
草沒一丈不惜剔除刈也不腆之敝未足擬縞惟幸
裁之

張太學

伏承箋教累帋具見足下慕道之篤且生平留意於
內外大丹家言所得不淺淺也敬羨敬羨第欲以此
博達　曇陽師則所未敢貞不肖辱師眞度引然尚
未獲頂聞存持大要開闔經典小有提撕叩證未蒙
一荅弟畧引之使之自思自悟而已今足下由平日
耳目之緒所留衡門二乘以求決於清虛自然之靈
其竊恩不能得其一噓晷也九轉之說益自古記之
內可以出凡度世外可以拯貧起死然中古而後天
地之氣薄而砂汞藥物之類俱駁烈而不中嚥其人
往往不能保固元神勤脩功行而僅以一念生好利
之心為之是故以秦皇漢武之疆力舉天下貴於三
尺之鼎而黃金卒不可成大藥卒不可就今其授者
不為盜則殺人而受者不畏家則捐命足下不觀韓
退之集及洪景盧所記乎採取之說亦是漢武時始
盛其所謂彭祖經六素論者皆後人附會以卹合人
主之淫心而已泰山悟真雖稍露其指而至於薛紫
賢輩始精微而復張大之矣夫大道之要不過曰順之
則為男為女逆之則為仙為佛而已若紫賢輩所謂
精微者則自泥丸而下直抵於女子之弦而後為順
取女子之弦氣逆溯而上以入於泥丸而首於丹田

而後為道所謂脫大者得之僅頃刻其大若黍珠而
十月結胎九年靜養之後可以朝真謁帝役使萬靈
後天地而不老夫敲竹引氣不能則必煉已以行敵
未見敵而先入彼家矣一採而不遇則宅採再採而
不遇則又宅採未獲勝而又流入彼家矣是二端者
母論其不易成即成而清虛靈真之府可使財色之
徒錯刱於其內哉足下所引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
何物是陽揣與涕唾粉津泪血液七般雜物總是陰
之一言也此非鍾呂之言乃薛紫賢偶彼家者之
言也明男子自有漏而後即無先天然則王重陽馬

丹陽諸真是皆近五十有妻子者何以不言采取也
夫黃庭靈寶道君之第一經也道德　太上君之
第一經也其言曰真人在已莫問鄰何慮迂索其姻
緣又曰致虛極守靜篤此專氣致柔如嬰兒而已旌事
不於二聖經之求而徒致惑於參同悟眞之微言致
信於假托鍾呂之歌說何也夫薛紫賢者二氏之罪
人也故白眞人醉言曰我是雷霆辛判官弟子下紫
府公如何如何證寂處一蝸廬如數然尚未得靜中
趣獻歲須悉焚筆硯杯勺令無塵影係累或有可以
語公者第恐轉致公與耳幼該索信節節不悉

李仲吉

始見足下所撰時義奇之以示荆石學士則又大奇之不以第二理相期枉拜足下見示手教縱橫翕闢雲車風馬令人有揮斥八極想貧賤時見李供奉呼爲謫仙人足下故謫仙人也其欲交僕則足下已在幸舍不難朝夕其欲師僕則僕無可師者且僕生平不敢當師名於互鄉之童子而況足下哉故亦有以僕始末告足下者乎僕不幸而弱冠成進士名又不幸而好飲好謔嚮好一切鉛槧之末技又不幸而不能自愛往往輕露其醜以故狂名滿天下客所不得志於人則借名僕其稍得志於僕則遂狎僕而不能

大得志則又詆訾及僕僕又跅弛亡長者譽而負輕薄文上名衛負心之痛而牢富貴當止足之地而乏勇決垂朽之骨作人齒頰間物中間慨心畏心厭心悔心數起數滅庚辰歲首籍靈真警誘少知創悟決棄屏家累絕世情束身入觀然佛得作一焚誦道人而已內省根器則爲七情所餘追惟疇昔則爲百譬所障陽月以來日寢一日亡尺寸之疏十二時內思過不暇豈敢恣口般若妄草大還以負鼓後進下阿鼻種哉足下審必欲見友者則有　先師之訓誡而已荆石公意則似欲足一入默而守以此交相勗而已荆石公意則似欲足一

於佞佛小就繩墨以修應世之業世願酬而後求度世出世無難也僕忘亦不異辱示倘殊得慈嶺法步屧見過相爲即晷第恐維摩默然耳

袁大

辱箋教累幀具論饗道之篤　先師初自未法默扶其開餘芬流澤光景靈赫雖一闡提衆良多若亡以至大咲而中間信心亦白不乏第淺根之士往往希求福報利益譬之緣木求魚了無可異明識之士不免墮二種見其一摘華志怪以奇矜名其一利小欲速羊乘是希不知　先師入戒之外本無別傳能刻

無明種子淨身心口業現神將通印證非遠其心經金剛圓覺諸道德諸經可時讀之參同悟真寧不便解毋作外境解也尊公嚮下當是積濕幸自將息三十餘年老兄弟一衣帶水幾遂胡越悵然悵然餘不具

吳次震

庚辰歲首僕以倦一切稱病謝客閉戶孚孟冬朔復奉弁闔携瓢笠及佛道書數卷入白蓮橋舍覺遠公結廬之爲煩第不能學深削髮耳足下書來疑僕假補劇而有所著述誤也僕方識綺語障之不暇而何敢復

問筆硯又謂僕尚可一出又誤也巨源絕交在咫咫外乆矣陸法和云出家之人尚不貪大梵帝釋位而況區區一鴟殘鼠唯是讀足下新集擊節久之忽令人有老驥千里思尋亦興盡而止前勢足下遠致張氏牡丹本種之一年盡成單葉然此地妖麗百種皆沉香亭錦步障中物既繁且賤正不須遠致木洛也第僕亦已付之不見不聞矣見委五扇破例塞白并薄有所脩不一不一

何仁仲

僕承乏鄭中時有鄉人陳道易者來盛談足下賢而好文能時時舉僕詩語而前歲歸里中則殷無美出乆州山人集稿 卷之十六 三二 足下書及諸篇偕來是時心益豔好之欲通一啓爲謝而川遂阻修忽忽無鱗羽之便益至於今苦調饑矣盛夏散髮謖客高臥雖古人亦倦夢之忽得教札及它作種種乙覺霍然而起涼颸颯起須靡間恍若崔延伯聽田僧超壯歌狀既以自快且自咲也足下詩聲調氣色高朗華秀緻有一二可商者少磨礱力耳不爲瑕也見命任尊公表墓憶僕任朝時嘗以過家子弟一接顏色後若浮漚相左不獲申請益之願第耳其風猷材氣足以籠蓋一世晚節退處講學誼道威風儀鴻誠人中傑也三品卿佐例當得謚碑神道惜僕非其任耳別示仲芳諸札有生死之托而集不載將無王司馬別之甘露園四絕何如教書四番附上審爾不免挾公望也拙集及新刻附覓中秋後得脫稿使者可以來矣佳帷幂恩不一

申五常

嚮者衰病暑冗併於一時以故於足下不能多所周旋然至孝思之純篤詞藻之雅則心儀之矣乞散杜門始獲檢頓衡宇學憲前狀領之尊君信所謂孝友篤誠君子也僕固願效執鞭者矣獨私謚一端不

爲通論而我朝尤所不宜如獻吉何景明徐昌穀薛君采之行藝也故敢妄論而削之若而不之及何可　施之尊君也故敢妄論而削之若於它不敢不極揄揚矣審不以爲然者或不用僕文或於狀兩行之勿更勞使者僕也不一

陳仲醇

孟孺來得手教及佳箋竹如意之貺佥僕非永譏二張何以辱此異貺作小詩揮灑及夜臥掻背癢時輒思覩足下煙霞眉宇耳審尊人萬福次君得入試爲慰足下天才溢發秀語匠心故與蕭閑不相妨身隱

馬文此猶未是實際語愼毋使泉石落寞也僕豈心而忘去東山一步地便成千里悔何可言孟孺歸附此不悉

蒼雪生

非足下與子念輩偕叩門私竊異之既得兄惠書及試卷時義悅若隋珠之錯投動心眩目其天下億麗盛觀也退而始獲讀所謂嘉禾頌者則彬彬東京建安風矣鄙壤相距一舍許歸四載而不知有足下僕之罪也足下之執禮甚恭甚篤若不以僕謭劣而借視聽者弟來書所引喻非常不敢不一言之僕鄙

人也少從師業佔畢得進士舉已而厭之然不能求去太上所謂汨沒於雕虫之技者踰三十年而無所成中遭家難強顏爲人又不能隱約食苦以修匹夫之節誤被時私山入臺寺又不能規腰腹飾邊幅以謝物情銷胥之餘僅爾屑立惟憐才一念或可少附於孔文舉任彥升之後而執事以握髮吐哺之一端遂進而擬之周公毋論僕不敢當足下之文美美則必傳傳則當爲有識者所窺也屠長卿吾畏友此君具眼者必能拔足下於驪黃外然亦不敢不專達之後卻當爲塗跡耳古文壯頌者及新詩乞頒示一二良

驥攝景而馳其價乃辨於蟻封之內時義少加精檢何如餘不具

蒼霄子眞

嚮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爲賢者重蓋至於今有餘恧焉而使者至將手教啓而讀之則聾數百亡推謝飾褒靡所不顧即僕恧乃重之矣卬使者謂執事尚健飯日讀書弄筆墨不衰令人嘖嘖自適知非之歲數凡四屆指而始知悔覺一切憂怒從喜樂生毀從譽生失意從得意生所讀書一字不得用所撰述

文業一字無可傳欲棄之益學歲而後能次今已作頗陀全眞行遂矣是故於執事書而重有恧也然至得執事詩而釋和之其以爲尚有可傳也耶其不可傳耶其世法耶非世法耶執事姑一覽而用覆醖可也嘉則流寓於松陵大賢休青浦君方沾沾稱文未敢以此告雅貺種種煙霞色味謹拜嘉并有不腆將藏鑒存爲荷

郁人文

足下抱三代敦彝以梁清數頃陂介環作武陵觀世人莫可踪跡之而乃儼然造我顧不能手烹伏雌燒筍蒸以供雨第使兒子侍酒又令嫮奴雨中還蓋至

於今恁爲足下何用爲謝恨五載前不見足下然見之當令足下如楊朱受猶龍公摛也秦右伯郭泰知傳覺已行世縱未能人人悉足下當亦有心賞者腐令史成欲藏之名山瘦公每志石一埋之籠一埋之壑乃至摩訶迦葉奉佛伽利入鷄足其事不同要之所期於後世一人也天假足下貧又證足下貧而佚以日勉旃毋忘鉛槧與二三君子期而已僕實未有所證而於一切世緣欲盡尚恨剌促遂不及向子平遍不及袁夏甫帳然悵然

與周生

從尊君得足下棄家信已又聞自六和歸杜門看內典六時清淨誓絕世緣足下是再來人未染欲阿羅漢僕雖不至於情中作生然大段脫此拜曰不得出出沒沒何得具鬚石稱男子以故語足下諷面赤汗浹白恨其雪塊也印上人出足下所與書以妙宗鈔請質渠亦能解釋第恐是獅子坐虫非蠅蒲輪上證徹於足下少所饒益足下如擬把茅益頭作知見完錢塘沈蓮池是千五百人善知識須往一見之竭磨兩夏三冬亦可如不欲鑽故紙馬大師所云即心即佛是單刀直入法又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亦此意也僕非曉了者只是簡花獻佛耳

苔董子敬

得足下書見念拳拳至讀三詩則灑然如覩矣二律棄朗不凡然尚小有查滓古選既極寬縛更自遒勁第飾與過涯非僕所敢當耳僕之畏名如城南老母畏佛無地可避前以野父爭席爲佳至於足下門生之刺尤令人愧死生平幸以不登高坐不受人禮拜僅能汲汲微引如常不輕比丘謂可懺悔宿業今一旦居此名而無其實寧不憂入黑門如曇摩讖乎更煩轉諮咸甫兄即如蘇門秦張之屬亦只小存前後

遲意耳十月初二傳脫稿并成和章但不能梢塞來美食味之貶如兄不易破例耳嘉山園部粗有俯械乞照入

苔靖江陳生

又不聞問時時在懷僕自昨歲以同事者疾戚頻仍意緒爲之恍惚豚兒偶忝先鳴親友若見聊慰出應之不無酒食之累遂成羸瘵委身藥餌差得小挺勁耳足示所見下及釋先師與印上人皆語皆精切然金丹正理數卷內也有之僕意亦爾問爲下手處無的證耳年來苦筆硯之役而未能卻此實傷生

大奇驗生死邵當盡去之且收斂身心以俟師期此外
無足言者末俗薄惡凡知者必忌不忌則不知足下
輕出至寶以求俗知僕以為知者無幾忌者至矣石
韞玉而山輝藉令有陵陽君識而薦之楚廷楚廷之
利非山之利也足下自擬捕標僕謂不若藏諸櫝也
荊石公孤介一字不為人輕作邑令躬耕且至當
為足下言之鄙然佛勸忍辱迫言和光足下但守此
四字以保柔順之日勝於借客也病懶口授作報不
一一不一

又

[illegible]得足下書於法門可謂辨才無礙矣覺得紫陽真人
無端簸弄使上陽輩囂囂不休足下且從身中煉出
真足下僕當拜下風焉今日勉為世緣所迫方在冗
沓而病弟進退憂心如擣無緣酬酢至於調相之說
足下誤矣僕老且疚豈能作平津客草次奉復容嗣
布

宗子培

前者有李太師人役附數行通候然不敢輕瀆老伯
先生迨人歸得足下書則知老伯善飲數健步履旦
暮不釋卷神明之用不衰已使者來復得足下書則
老伯業九十矣而益彊憶先府君歌鹿鳴時同年之
長者山陰駱先生與老伯今駱先生九十三矣二先
生相望於楊子之北錢唐之南若恒衡之對峙而先
府君之在泉臺跨二十六周矣不佞之從賢伯氏結
社論文彼此朱顏馳騁千古倏忽而成二天其亦二
十七周矣益欣然而為老伯羨則又法然而為賢伯
氏及先府君悲臺菜之頌甫亂而風木之思與山陽
之感繼之故自不能已也嚮時每念足下催一子無
為賢伯氏後者今聞少君乃有四男子當不憂若嫠
後又聞獻歲後北上謁吏部選老伯彊無恙且有少

[illegible]君侍可以寬內顧句後成一歌詩賀老伯并作張肖
甫少保書倘可為足下道地也僕已斷文墨歌詩亦
大是破例今奉經像移徙鄉落一酬一衲作退院僧
不從兒輩乞衣食也足下所望奢不能應勿訝訝今
先[illegible]馮大參小牘欲其達撫臺為張旦添一佳事耳
餘不具

又

得書知已公除當此儉歲而虞桂玉未遑作選人拜
令先君九十翁所著緒經解肅然斂服即稷下諸賢
不是過也且聞有公舉鄉賢之議父為儒林之哲子

擅文苑之芳金列組豆齊聖先食豈不休哉閱中遺
稿悅如見三十年地下故人顏色且愴且快可使續
刻十之八九而以臨終絕句殿焉同儕七子隨有銅
梁貴盛絕倫若用顏光祿例稱五君僕與明卿碩果
耳而僕晚節不固轉為小草恐在所削足下何自浮
羨之哀遲過時病鴞在念旦夕且歸耳兄次久稽從
者又不能詳唯足下亮之

荅僧明得

知足下踞獅子坐為一衆說大乘功德無量如僕老
措大耳流浪苦海無復息期賴先師拯拔俾得假一
[illegible]線緣求出生死路今十二時中思過之不暇何敢妄
樹門戶別黑白緣鄉人有隆上人者自卷方歸云拈
捷椎以來紙上葫蘆出口入耳了無所得先師憫其
志行為易名號令其盡息衆緣歸出義障若四祖之
示懶融耳此僧全是退院行涅六時焚誦經行坐禪
之外不作有為獨以不能為方袍故人開說資供動
此曹岐舌流聞足下過聽著論捨之因而頗詢及先
師始宗伯公有聞意殊不能平僕勸之以三界內外
何所不有金青金行何所悖害且我曹奉羅漢戒脩
阿蘭那行而已此曉何足動我徑寸也宗伯時亦
有肯尋從果沙彌所得足下書累紙初若辨其無詢
者三復徵意則足下之詢不必有而足下之疑未盡
釋也僕不得不一言以報足下不過守楞嚴十仙語
耳是十仙者當佛未生時不復聞大乘而所謂堅固
不休息者多黃白男女之流正先師之所戒而其他
亦傍門外道耳佛教既行而仙家者流如紫陽重陽
二宗匠何嘗不從心性內下手何嘗不證僊那也六
欲天位故洗言常格耳五濁惡世亦凡聖同居彼
中豈無菩薩權位又豈無精進超格天人足下日講
華嚴經佛不稱仙乎十地菩薩不稱仙乎今奈何以

我如來說法祇樹竹園止令弟子乞食不置常住產
一者欲去貢高二者欲不作勉繫耳不謂足下留意
衣鉢令三尺稻穗縛此浮雲身受屏田父大日捷
連獅子尊者方可言定業苟有以致之則不爾也足
下且宜閉關於身心細點檢一過勿輕談般若勿著
論量說最法門將也尚不免入黑漆門可畏也已陸
司空先生大善智識欲贈月二十四近矣亦望足下
相勗之彼裴休相公精入圓覺三昧特以不能斷六
根塵僅作小國王耳不解復閻浮提也什公云但采
蓮花勿問淤泥饌於泥中語足下即不見采共母恚

文部

書牘

答張肖甫司

今晨得手教一帋係仲冬發者鄒所附報札及不腆
物計又微記室矣弟鄉居已半歲日飽蓁藿坐蒲團
儼然一有髮頭陀耳辱諭云云家弟不能不就餌恐
世味日深去道益遠元馭雖再疏辭必無得請理孟
夏當首路猶欲上第三疏弟力止之渠當未已也弟

處僅一僧無心行亦已赴講堂恒顧影自咲他日隻
履西歸故自無礙兄病在手是偶感寒或肝腎間小
違耳　天子方倘以腹心何至動拂衣興計茲時
已勿藥即錦衣畫游而粉黛宵摧亦未是長生訣也
弟過來小住政御獨眠力耳

又

上谷使去有報書不腆之幣計其人當又達矣僕自
九月思歸家兒子輩翻從渠乞一衣一食以度日耳
顯於名病欲根小能刻刈而中年氣衰散亂昏沈二
魔時時作耗爲奉先師遺蛻且元馭有忌昏累不能

削跡遠徙深山以此帳帳讀足下岳麓道院記悅若
耆闍崛山語足下豈阿難陀後身邪僕雖已謝筆硯
於佛道勝緣亦擬隨分讚歎仰足下已盡何緣復
作屁語唐突也前見與推秋官部計大察後必穹轉
而除書尚寂寂當緣盡以北門相擬耶足下拂衣之
念時自動計亦不必耳今即于解擲烽火長息兵衛
壽戟燕寢凝香亦何異淨土道山觀但於一切世法
不生住見自住耳僕嘗謂吾儕即出俗當以進爲退
諸公在世法中當以退爲進進者道機也退者欲障
也或此重而彼漸消或彼輕而此自入要不必盡同

但牢把禪柄而已兩月前得明輔書亦頗道其病狀
彼素清羸便當以閑思道之度外家弟入關非久亦
當歸益亦擬於此事着脚故也柴汪二生何以得此
足下盛德故不止九里澗謝客又爲足下札一見是
生名勢都盡何以應之閒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自
是叔夜家風一咲之加餐自愛

又

足下飛傳從天來車怠馬煩而能深念我馳使者慰
存副以隆貺中間紲繼敘契闊宛然以合併爲快
而弟乃依依於一龕香火傍足若聚而受紲者能無
爲秘向所咲然至破綺語成爲足下前後草四詩無
論其厭筆硯又不成語要自方寸不容已處出之足
下但取其不文可也錢唐幾復作楊完者宅廟算用
足下真自超吾儕小人謀不及夕得飽飯安枕矣汾
陽故是雙借徵書非又當更下崔北上泊香江於
煙波杳靄中有戴笠荷甑冒交戟者必于生也當更
破米汁戒作竟夕酣耳

又

昨甫移居即入關而紫生以報書來備從容坐揖問
紫州山人經秋未去二
起居健勝相與稱慰心而別不旬日而上谷陽烏至
剖素誦之纏綿肺腑也前所及養生事似野父食
生芹菹苦筍而甘以奏大庖謂且令人感舌齶舌
而足下厭三鼎八珍之腴而深味之甚愧甚羨弟大
丈夫逍遥順風出則僕廁廊大議伸指神景附赤誠吾類爲
通侯印入則依廡廊墨屑昇傲五單于解辮立取
千載光若木食桑衣托跡鹿豕又非所望於豪賢長
者也助甫得推遷正是從長鯨大鰌中脫出斷斷海
牙然須足下祖席之乃堪老玉關耳不然杜征南無
洛陽餉安能以漱領躅躅襄陽也別札所喻足下之

爲我深矣昨歲得政府慰藉語審其非漫然而會舍弟入覲以一札報之力言薄劣不齒士類不任官恐爲門下知人之累想當見寬矣即今奉師旨化後捐家豎子輩一starting 束書入茅舍朝暮蔬食雖米汁養和舉不能三合讀圖經黃庭如小兒進飴蜜足下謂此人尚堪寄亭障任否辱爲家弟出處計之當渠故自有意或暫往而後成歸也損奉過渥會於水南築禪堂即輟施作功德想不唐捐也暨于勞齒及試義似勝前而落一老枝官手遂成委頓第公家千里駒尚頗首屬道而況中下駟乎遲之異日或得更修通家一段緣也曾將軍大奇人而伎倆多又不堪小受見之佳不見亦佳媿哉兆鄒典在居平時易耳今想不偶此二昏竟作豫章浮沉亦無妨也腕劍口授侍書不一

又

伏承謙光下問弟既深肺腑之愛且廣利之災苟有一得豈敢自秘第下邑去錢唐十舍許傳聞異辭難以遥度鄙意竊謂此曹雖弄制帥股掌間然其時不棘尺刃不行剽殺人必有宿黠爲之指使意似尚覬收拾廟議所云云似已得之吾兄宜密訪首惡三

四人即爲處置此外畧分筆第行遣或發總戎所小加微創當自帖服所慮一衆窟宅久在錢塘左右前後多其啚咸死友緩則逕漏消息或因而緣飾譸張有夷舶果爾使之劾力自贖功成畢赦亦是一機兄所云比之安慶誠難然以營平之老成汾陽之寬大威望既重福德亦深潛運默消當有不動聲色而安若泰山者弟素乏遠識且自入圖來於世事一切遺落何能仰益高厚與繩兄想當奉爲傾倒亦望兄從

容諷其解散僧會可也吳中承長者不宜有此氣燄適然耳吾兄素存厚道無俟喋喋湖山高會似非時所喜在兄政不必爾蓋可借以示暇適安衆心也

又

馬校父子回得前後教札皆腑語居恒與家弟言當市人捨白刃時兄單車直入虎狼之窟奚率驕兵俾以罪爲功頃刻戡定國勢君威兩無所損弟嚮今真驗之天顏咫尺必有宿黠爲之指使意似尚然溫綸褒予龍衮襲蹈便蕃之錫千載一時令史冊不洛莫良足深羨尋有專使至復拜種種渥貺種種

叡自巖窶致自覃千大司馬御以行邊於三尺雪中
進紫駝酥彈白檀槽差不辱耳長髮楚志夜寒擁坐
誦唄咒固便其如非苦行本色何玉冠越紵蜀扇皆
精好唯餧麈巨羅太大不中盛米汁耳當以陽羨荻
薦之賢器入太學何異得郭林宗秋棘頴脫所不足
道兒子塲屋中長物耳何故仰攀鐩尾賴兄惠以兼
金作其氣或堪充滻河三日糧也誤厚委曾陽白壽
言此老有一面之識且爲兄効力亦復何辭念已僭
筆硯又思境蓁蕪寨聊試爲之或用骰骰隨人意見
擇耳殊不足入鄧人目益愧山重也來幣却未有名

即附壁幸寬不恭之罪華亭公賀文弟亦有此役而
怯於操管江陵相病勢云何或云已無忘而尚未見
出觀吳越三批鵠里外了了中窾若此那可病也

又

自兄別後每念一世偉人福德之盛絕無可相埒者
益未幾而觀大司馬叅知六軍之報又未幾而觀都
統三鎮之報又未幾而觀遼左大捷之報則官保世
祿有故事在朝命且復下矣當時王伯安子衡跃宕
李何徐薛諸公間獨以功名顯重至開第土珥貂橫
玉鳥鉛槧中樹赤幟差快耳兄固灼然纔而稱三傑
兄之推轂我勤矣乃至等笑出處於言表見深愛焉
非骨肉而賢傑者疇能以此誨也弟之不出直以不
忍倍心盟耳宅固未暇計及也計此疏必獲請即獲
請而弟尚以無故而叨卿佐衡又竊恬退名世福轉
厚道緣當轉薄爲恐何況出也窄公兩書羅娓意良
厚便間幸爲我謝之念舊憐才少見其比與繩兄亦
然弟不免作負恩漢矣趙汝師宮贊一札云大司馬
有去志代之者非王司徒即兄也於事理宜爾竊以
爲圖玉懸金更不如北門鎖鑰之易也覩邸報長公
舞綵騎長明後歲與丈公兩魁文武柄於通家氣色

不淺吳明卿過我宿山園十日而別神氣猶王弟得
余德甫人日載爲之黯然此兄齒亦不薄但遂成隔
生耳助甫跳踉在我曹中作少年軍事小簡宜其能
治私也汪伯玉新歲來善飯否賭爲剝不相及咄
咄怪歎兄全集刻成否餘不具

又

屈指清洋分袂忽忽周歲中間凡五辱箋教而弟自
所使上疏兩村童外不能別遣信問有句先容而爲
之附音者誠知其不可貪露其區區不暇恤也兄之
一身係宗社重輕天子方舉三輔而盡屬之藉以高

者也弟過八月病良已九月則益壯而苦鄉里項領至筆硯受役無少息肩以故於正月朔移入丈室謝大士前一切斷絕惟殘歲宿逋不忍便負刺促向三月可作無事人而至二十日忽有留尹除目廟廊於弟故平平得非兄抵鎮之後有所推轂耶弟初念已於庚辰春初擲付東海若萬萬無出此亦不敢以僥寵朝命爲高第守此匹夫之節苟餘半殘之軀於兼廬間引疾謝客客曰此不作官人也可無復用而孔相囷於弟足矣足矣且今巖穴之儁搜剔始盡僅留一人乞隱何所不佳乞骸之疏益併昔所謂聽用者

埽去之不欲放著人口耳奔園泉石塹壕在王陽德上兄於陽德用摩詰輞川例揮灑不已而獨爲弟惜一題品耶似不見榻閒扁龍蛇鬱盤其跡猶尚新也臘月顧益卿來叩關沽沽自以得奉幕府約束爲快此君信自可兒李鄴遠弟不識其人積戰級至萬而書生猶齮齕之似不曉諸上公徽侯功案也家弟尚可出聞亦有推轂者不知竟何處齋疏人去附此

通起居

又、

昨得寧公所致兄第一書又於襲都興所得第二書

猶以堅忍持重應之百年之藩籬無坐微之憂兩地之鋒鏑無相鬻之害即趙營平之遠猶羊鉅平之深仁宋廣平之長慮彼三平者故當不勝張銅梁也僕長詡遠公言願檀越安穩彼亦無他以爲名語故知兄所薦也時事非所解亦非所敢言百世之後不知作何物評目前且付之幻境而已供辰書云云家弟或不免濡足弟甚念之然不如元馭憂方大耳世棄伯玉於黃山白嶽間大是其樂土而不必以爲然雅規既不能施柜又無以可報玖者毋罪其瑣屑是望秋氣向肅北塞先之珍重珍重

又

弟以情事異常於懸弧之月避之泖塔中爲先人誦經焚香且讖宿垢而已一切筐篋皆絕而老兄特損二月奉且侑以異僧顱骨白玉杯盤使雀躍之門驟爾增色念欲辭諸左右而老兄甲子方週亦將小効區區故爾勉拜嘉貺雖至戚如家弟相知如伯玉不得也張楊得故地服兄用才之當亦見元馭古道寒中援而強我也兒子過承長者慰存至與拱辰丈携榼丞人便附此外汝師書希即轉致之不一

又

騏兒歸備述尊兄見念之篤脩世出訪蕭寺以諸父行踞三公貴而折節於一布衣孺子此誼不見搢紳中久矣大呪騏蒲種種造次附塞中丞役以此動歸思唯益秉孤忠自信不惑夫蜘躬盡瘁者爲謝想當已達矣籍念尊兄今歲花田遂周台候萬福眷隆九重光表八極文路公在元樞眉山頌之有臣分也不可則止者臣節也趙汝師稱辱兄肺腑之愛故托以情字進規者益兄之福德不可及處正在此精神如破貝州時以兄方之殆不足方矣弟名爲慕道而實無所得師真漸舍前路可知幸懶癖已就而第元樞要地不得不少斟酌耳承示益見虛受之懷弟却不免爲楊徐二子相瀆良可笑也汝師果勢壯往而與元馭各守其是弟甚憂之兩賢豈相厄哉兄苟脫手板少年前優游無競之地繕身理性何樂如之茲以入賀　萬壽得侍敬席從容文酒將無恨少幸一勸汝師舍章可良或從王事乃所以爲光大之智耳兄所擬於助甫叙功處改一京調足徵高誼盛德即彼不出尚存體面渠似小得蒲坂陽城力事事一人耶但彼此無它異日作兩歲星於吳蜀間足矣太原公近書漸覺天水君天水亦不甚參差宗社之

福也助甫敘續如老兄初擬否伯玉司馬過我是門
避暑浮玉尚滯留未歸此兄無復暢理令人悵然不
腆器物不足仰擬瓊瑤亦見野叟芹曝耳已托山人
李郡圖岷峨天柱擬賦長歌以祝而圖僞未成俟成
當專附上也餘不具

又

昨者周公瑕復致老兄一信云於出差進士處得之
何兄見念之切如此駑兒居恒嘱兒待以小友撫以
子姓而其次則感拱辰丈而推汝師兄以爲海内模
楷三君子而已家弟所齋弟書及不腆之敬計久已

達矣渠賴吹噓之力得脫手板優游散署近想與三
君子敲洽狀眞令人妬兒又稱振紳諸以弟微有起
色非弟因曩歲仙師雖微示道機而不授之殼率
探討諸方踆遒匪少欲求之身外則所不敢求之身
中則又不肯加以年事衆遷鄉居寒儒移止城市不
免爲兒女作痛癢衹衣見官長時時有之遂爲人所
跡耳兄試觀弟即出有可以行志否肇上君子有能
容者否一丘一壑庶堪自保毋至煩兄慮也太宰
又不出豈眞病耶老兄既朝望所歸必當仰借助甫
欵必略而先子與朱中丞之
以故具前草附覽幸爲乘照
得光復兄於友誼國是兩得之矣戚少保眞名將世

大察吏杜絕書牘亦須吾兄縱吏偷得小改名銜弟藉手以見先子地下足矣比想道履豫勝弟九月間遘一異人授方極簡要行之三日而驗若家弟歸日從事鄉里酬酢且麴生相訪墨卿見凌多問斷耳歲杪為少子卜室先事荀宅即游方之外不難也汝師時相會否家弟大欲作令若師轉煩舌必大老如兄調停其間庶不至分洛蜀也弟從來不曾為兄稱一武弁近親游擊張楠宅即游方之外不難也汝師方畧整裕將來大將選也然微員氣不能受大帥苛責或叫囂移否吳淞舊卿見凌多問斷耳歲

者知兄必不以為私也刻僕策蹇來路詩軸尚不能附亮之亮之

又

前者兒騏北上薄有不牒之敬以資記室計徵覽矣寒使君將發馳一札云是兄書啓之則僅數行具知所詳示者在趙汝師宦況而汝師所發役則已久當是時兄尚未奉統平之命然德星故煜煜燕中矣三少年幾欲決千金堰落城元馭相公一疏幸而孤老宦情本薄且戀戀菽水故不平且稱兄貞心大度宏猷遠畧一兩歲間徵書必雖處旃席之表而多弁髦之況而家馭一計復爾之

不知當作何狀也今年秋杪出擢紳蒙氣頗甚李家軺下駒旦夕作老博士川卿落莫而三郎君無可慰意者如何仲氏白首折腰少年前意難憐之然精力尚堪驅策一方即入備京輦五侯鯖未易啜也所需拙集後帙約二百餘葉君已使小史錄完云抵鎮馳上第多魚豕之誤不暇一料理殊不足穢鄴架也賽才真發硎之刃而博大饒遠識步之兄後似不下蔣大司馬之於武侯也成將軍近作三日會寰宸智尚足跋跛躋門亦白意氣陽羨之卜非實語也汝近進小滋味潛衛少暢然菌落已盡矣懸弧之日趁客操艑泥泖塔乞僧粥度日而兩故人遠書適至差慰牢懋草草附復不次

又

嚮者奴宰北行以小疵附瀆未幾而從郵遞得兄去國之報謂且不及既而此奴歸解篋中裝則兄之報札儼然且驚且喜知以 上不視朝鬱於面辭故也承兄示具悉所以中貴之巧於含沙掌臣之甘於承唾弟憂之久矣已而得吾鄉太原公札則極為扼腕不平且稱兄貞心大度宏猷遠畧一兩歲間徵書必且西指審爾則國家之福而非兄之福也位極人臣

賞至延世出控萬里入領元樞正兄家子房從赤松子游時也岷峨之分福星長自煜然堂宇復出令人目之將星與旄頭角光曜耶弟雖不落虛言餌然頗慮一玷陰曇辭謝往返之為繁從太原處得宰公鵝雛腐鼠之喻似見寬矣蔡不至蓋指不至痛經禪之暇閒嘆歎伯於山顛水涯何快如之唯是先君子被沐祭葬二典外人子之情尚有希覩於一贈乃闔擬覆前三日既許而變不知何說也忌者尚以我為太廟之犧而主者已見屬為泥塗之龜則可笑耳年家嚴文靖公遺集諸子以得兄珠玉之導為榮日夜

踴躍待命計旋時休汝之車騎小簡可以完諾矣向晷兄托村大集此間淩氏足佳手閒當一呼而集也餘唯健進乞箸以尉天下望不宣

又

家戚嚴氏之僉歸得老兄報札一通頗申契闊展悰曲然似未悉弟小草事也已會富順李宗伯云近與兄相聞飲啖宏壯步武輕矯弟不免有傷逝之感情在我輩故易拘牽然畢竟為兄掃灑無明陣子小泊清淨安樂世界逝者功却不少弟竿濫留省頗得以其閒閒三山二水之勝仗此遊展差慰楮牀不意病

弟為二豎子深入膏肓旅進旅退至季夏之閒十一日忽劇至十四日街鼓動遂不起亭午猶能勉自力手書見訣頗詫定力於生死關打破閒語國是絕不及私最後據胡牀呼水濯足諮然悅去念此子雖不獲長年然名行粗立器業粗就小時從于鱗把臂竹林進之小友中路謁兄於交戟之內申以同志筆硯之潤令其存者差不膚立令後世知有王季子亦幸矣獨痛不穀得此子忭三十年蛩蛩距虛而一旦失之聚武寨蹄何以自立顧影氛徨獨何以破涕且弟老矣異日七尺軀不知付之誰纍言及腸且寸寸斷寧

但九迴而已傳誄之屬所望於兄不淺弟以片語先容從子輩當九頓以請也此間有陰大司馬温恭長者況愛親仁每見和氣拂心襲面不謂傾蓋遽成斷金此公僅六十餘氣體若四十許人示病兩宿倏焉長逝臺省之閒中流失砥岷峨之際則半嶽摧峰矣想兄聞之當亦同此悲悼也太原公前者於兄實深東山之望渠為國一片熱心故自不凡交遊之間殆過矍圃僅明卿伯玉長庚配月昉甫差更爛火後進之中屠隆長才徐桂儁才胡應麟宏才吳稼登逸才俱堪點染晚趣鄉辱棘枇之導於大集一俟卒業不

敢不效其愚也薄物將敬賢郎必有金蕃而繼兄者
兒曹亦在試衰門若此敢有他覬乎不一

文部

書牘

汪司馬

前月晤長君謂公儻以茲月初出餞中於錢塘候莫
譚司馬眞巨卿高誼比會梁舍人知譚公輟輶以旦
夕至絮酒竣酹當返第吳門一走衣帶水能桴舟見過
增此間泉石色乎弇園雖小伏雌斗酒可佐一月歡
弟扣買艇艤侍几杖東西成汗漫游也秋氣漸澄紫

蟹黃雀在在不乏幸毋失之家弟計方出都門是明
卿非寄音似亦有中散駕合并之樂於遲晚尤深邇
來見邸報事事佳衷夏賓晏無逾此時所歉者日望
臥龍之出以安吾曹於蝸殼而追鋒尚未下何也知
不足動鵷雛一顧聊及之耳不腆食物敢犒從者仰
祈麾頓爲荷

又

得太夫人之訃而報書時屬以乞骸疏尼公車不克
上簡書既迫狼狽就道然亦妄自意柢建業後所使
人能兼日豚膏袪襖可以無變蘇澤而道爲二君子

所婿歸則二豎子亦隨而凌之然猥瑣亦不能忘此
寧也公所具行狀創意而捐妙得本曾有太夫人足
不朽矣即僕亦欲有所效能無小邪之索乎哉僕之
出處故是人口頰中物但生平無啓色奉令橫以見
汗有所不堪耳忽出忽還之造物者似有見侮意
然出不能三舍而返昔人謂一官轉皆若夢幻然今
猶幸未成夢也子與暴亡不能及一語後事竟無子
而舊稱子者自以子與去倉皇立十歲孤使人萬目
向相與贈和六子乃子與去倉皇立十歲孤使人萬目
耳是五人者皆化去為異物僅一碩果能不倀倀公

苑立赤幟千秋之軀強粥自愛僕比飲噉不甚減神
爽差玉而筋骨不稱且作老衲子行運突田畝少於
鄭公業白若匹脫官逋迫鬻酒器悉落典家手方謀
謝客臧冗食而不能以語人即語人又誰信者明卿
數欲買舟游吳而臨發輒有阻為子與當不免一行
矣匏章鄉鼎敬授一介外近作及哭子與一帋附覽
不一

又

江山人禹又來得手教知強粥禮不以滅性為老
伯父憂弟仲君復有內戚誰為治湓米者可念也貞
寧也公所具行狀創意而捐妙得本曾有太夫人足
不朽矣即僕亦欲有所效能無小邪之索乎哉僕之
出處故是人口頰中物但生平無啓色奉令橫以見
汗有所不堪耳忽出忽還之造物者似有見侮意
然出不能三舍而返昔人謂一官轉皆若夢幻然今
猶幸未成夢也子與暴亡不能及一語後事竟無子
而舊稱子者自以子與去倉皇立十歲孤使人萬目
向相與贈和六子乃子與去倉皇立十歲孤使人萬目
耳是五人者皆化去為異物僅一碩果能不倀倀公

苑立赤幟千秋之軀強粥自愛僕比飲噉不甚減神
爽差玉而筋骨不稱且作老衲子行運突田畝少於
鄭公業白若匹脫官逋迫鬻酒器悉落典家手方謀
謝客臧冗食而不能以語人即語人又誰信者明卿
數欲買舟游吳而臨發輒有阻為子與當不免一行
矣匏章鄉鼎敬授一介外近作及哭子與一帋附覽
不一

又

世貞備之鄭鎮時檢案中稿忽失數卷竟日惘惘不
樂已得之他所乃歎曰是不足愛也而不能割奈何
曾以不攜家故有羨糜而其地饒梓乃屬梓人剞之
聊以藏家孰備遺忘而已而為親知者所伺強之又
不能閟誠知其礙哧息召謠諑然而不敢自悔者彊
射之所加雖黃之所被尚足受而能改也豈其敢謂
一家言以希後世名而執事海內龍門也片言華衮
暇不悉之且僕素獲幸於執事又暇不悉之執事以

僕之幸而遇賞其言海内以執事之賞而信僕亡大
惠也以僕之言而累執事明大罪也以故雖一及之
牘木謀之次君然而不敢專价布幣以啓者有此懼
也乃執事忽然惠賜啓椷之際知為仗言踊躍絕倒
嘻矣兩司馬加盧馬於詩書之敘不相捺而于鱗
肩兩司馬又謂兩司馬於詩書之敘不相捺而于鱗
兼之又謂于鱗不盡得僕廣而僕問一二仝于鱗詰
者則是僕遂抗膺而蹤古人也天下固已悉執事之
幸僕矣僕尚一二僥倖執事之賞以苟有稱其以僕

不腆辭而波及執事名能無入九也雖然執事文美
矣書善矣論篤矣縱令天下後世盡廢僕言不能廢
執事叙也揩千桓知文章不朽盛事而不能令思王
公幹輩洞色品定之乃區區致衛結於成侯之玖玉
僕嘗快其不倫今於執事自世感當何如也辱委伯
母誌銘非不欲有所效然狀筆之為春秋孔氏也非
呂氏也其何能加焉勉具草焚鄉拜而進之其加筆
削而後登石烈女事奇其傳又奇其此皆具所借而
不朽者也不腆另具統惟鑒納幸甚

又

之亮之

又

夫君行後為仲尉請不朽計當已達矣青烏晏生者
持公札見示方為二豎子把頭足展轉一荒圃目矇
齒擊不能讀且蝸廬蛤封兩已成無所復勞之為治
裝及稱之一二友生處小不落莫行色耳公禪除計
已及期日侍太公杖屨無起色弟如宗社蒼生何弟
厭苦此六尺身受役三寸管耶當初責作佛家奴近乃轉
徙稱道民惠子五車不啻作龍居士輦置海矣公長
於弟一歲固自松栢亦宜少掛酌鴟夷子皮泛五湖

容江淮間小候偪彊可也弟於九月入精舍欲焚棄筆硯僅留一管以薦公珠玉側而未覩全篇是以遲遲然異日終不敢負荷舊戍陳生感恩造玄欲奉謁龍門貧附一信不覺縷縷秋氣初深加珍自愛

又

戍卒自徊中歸得次君報札云小豎咄咄來病君子且遠竄矣尋次君之紹者來拜教亦如之玄冥行夏令武安頻陽之虐遍江介雖僕與元馭丈幾不免焉入圜氣乃小得舒耳　先師云期以東九日揮手辭萬衆剎那立化有辭世歌不知即老丈所傳者不又自贊六語往往類懸讖者不若所荅諸善知識學人數十種皆精切至理如六祖禪又如大醫王藥也承獻歲欲見訪紫氣北來肉眼尚能識之弟茲時恐拜新命前茅所指當不罪野人以野服見也比爲元馭屬草　先師傳得萬餘言其事頗詳嚴不經化工筆恐不足稱也更五日可脫桎無及矣後當致之公能有意否僕已棄家兒子輩園焦中一歌一縗損餘洪涯先生物既不可即復無可酬如何如何大集完者即不敢以例及不文辭褒秩之導也冬寒自愛

又

沈君典大史來謁辭師龕而後北首沾沾得仰元禮云耽齋閣者五日公拏舟送之可得六十里幾欲同載至吳閶以糧盡而返此君自負相法山唐舉上謁公嶷如喬嶽又似獅子王必須受應侯卬審爾吾儕小人可以鼓腹含哺矣仲淹向者虞其龍性乃聞湛然冲然如謝傅終日無妄語將踵生爲木又扞耶昔讀馬新息傳論季良伯高事後季良以事見法而伯高至二千石終謂爲知言及玫真詣伯高用謹信獲度爲地仙乃知任俠之去道遠也弟雖已捨家入觀爲元馭學士有晨昏戀不能被髮入深山僅作一

笑謂頭陀而已脫苦海即滯淤泥彼岸尚自遠邈可歎可歎仲蔚墓草宿矣盲兒追欲得公文數刺促耳境幸念之倘有以慰地下也適舊戍便附此併上

仙師集不一不一

又

戍卒還致公手教初啓封而以碧紈署則大駭既讀知太公之歸道山也酸鼻者久之念太公獲封時猶盛年今者副入座開入泰與太夫人差池廣境分庵笏垂魚蓀仲子以左右侍養倫常志物之備人世無撰即太公履順而逝當無復小遺念庶分無涯之孝

思不容三公易者此非筆舌所可釋也聞夏來苦病用艾至百壯雖已全復不無有關肺腑公之身天下萬世身也惟小自消息以全大孝貞比轉入一室焚誦之暇閉目寞坐酒取敵寒不過三勺食取禦饑不過二簋然董膻絕矣筆硯行且焚棄而獨以千里之外生平故人地下托不能一一郵候公教則既命之其若荒落何家弟愛身而能知足得小幾微迂遂投劾耳非以為名高也公孰然在疚而能念之即為道尊意無詞絮酒托之一介不能如南州躡屩千里如何如何餘不具

又

惟是太公大故貞不能做南州故事一絮酒新都之几而乃勞次公苴杖千里扶服稽拜公力疾而命之辭又副之大幣以地下為托毋論不佞竊從子弟行即所不欲效犬馬之報於知已者有如日所慨三載來讐睨筆硯等之娥眼搪心而惴畏其鑿劇驕不我受役者久矣抑詼有之物無兩大是以太陽麗天燭火斂熄公如欲不佞吐一言何不小制口腕而務極千古之變如茲狀哉即不佞何以屬霖鞬焉有滿之恒者致其家狀誄輓之類凡數十篇即自抑以下駟

又

解鷹繼聲得入行雖爾寂寥知為明公手筆了若覩面第中所云瞋眩咯血及讀次公書辭甚危今難已勿藥猶自寢寐前覩次公云公年來衣紹須五重漫謂腹圍如孔父何以乃屬固知此血從副宗慟得來將無苦子雲白鳳之夢乎兒子不學而暴得名弟之諭劣自挫無幾時復染指世福益我疾疢耳公骨肉我故為我喜欲狂當不為我愚也太公已荷　天子寵靈光施於汪世世也敢忘乃筆之效俞仲蔚子剌促文矣不能不代之致聲念公若公者而復以苦公者請

亦老人十拘之一也呵呵

又

周侍御來得書知道體大勝於山園領教時殊爲暢慰弟已於新歲誓不受筆硯眞計獨有一辭言及遠遊賦遒未完耳穀日方杜門而亡何再濫除目即萬萬無可出而具疏上書及往返無益於竿尺苦不可言尋先師微旨似不從弟遽被髮入山又不令尋小行遁此生無復望不免作圓澤例行不又知有符編否也周侍御所難在破格耳格一破則早晚亨衢元馭近方有戒不作政府書當從容吏之適明卿過此

欲留小時輟遊酒食貧獄如何造物者私肖甫甚而妬德甫遂奪之可歎春事漸深強飯自愛

又

前是里中兒歸得一札知入春善酒食健飯而曹子念自武林從潘生所復袖一札乃云稍不如前於杯勺亦疎章臺春色又不挂尊臆當繇筆硯間小受累耳積思能蝕脾土唯菽藿可療弟自經卷袖目與太原出處不相關乃是楊石孫趙三四君子見爲亦疎章臺春色又不挂尊臆當繇筆硯間小受累耳積思能蝕脾土唯菽藿可療弟自經卷袖目與太原出處不相關乃是楊石孫趙三四君子見鑒混沌以了彼一事弟亦只是不忍負所念非敢計及宅也乃今所日閒見則畏途羊腸苦海鯨鼈誠不忍負所念非敢計及宅也乃今所日閒見則畏途羊腸苦海鯨鼈誠不

又

弟以重九日轉徙村落杜門深居即猿鳥無相窺者又而家弟遣一槭至啓之則爲貴里人方生書又一槭而我老丈之蹟儼然焉其爲方生徽不朽於其皇

考錢唐守即毋論吾丈惓惓而錢唐守文苑中快士也弟豈無執鞭之慕如綺語誓在世尊所何然家弟業已先辭之矣弟於九月初即詢成少保請草老丈壽言一章十月初復狗黃舍人請縱草一章其時未即誓也雖然爲吾丈而小渝謎固甘之矣錢唐一僧來言老丈爲伊蒲桑門之饌廣供五十大善智識作華嚴會踰兩月而後解計方深居禪觀不容更相瀆以塵中之辭今且在世法故自不可廢弟自經卷袖珍外不以一物自隨捜兒子輩得二幣至薄劣不堪玷筐篚有未將之敬而已舍人杳然雁北鴈來悵望

甚可怪今托吳城工書者章藻作正行二帖先以奉覽其書或可留也嚮歲見過及相送分題都不記韻草草二律附扇頭去似覺野伯仲未免失約倘成為我書一帖欲置之楣間勿更金玉爾肯也家弟碌碌見誘世網而不自覺無能挽之如何奴子逼歲除幸速遣歸為懇

又

昨馳舊蒼頭纍糧為餒中行而心猶搖搖如風旌今者得八行便如世尊伏塊率天降矣區區蔬筍長醉亦何足當膾炙而顧有嗜焉豈天宮玉樓亦須人間

指大語耶緑知命時物黃舍人請而今適後有戚少保之役故于敘中不能不及之戚公書來言明年亦欲得文以為不佞光重則鄙言者一巨鰲餌也弟貞所不忍齒者誕所不敢問者諱公如有意乎於六尺蒲團地得法語數行足矣閒以並月為先司馬作無遮會而蓮池和尚亦預焉此予今之速宣也得一人齋勝齋五百聲聞衆矣弟昔年來益見姚衿裾不擅而蟻寢溲亦礙不得已轉徙深落為逃影之所何嘗有所希譚公勿輕聽次公言次公好奇多聞或欲借以作方便津梁耳杖屨果東即夏甫安能不徹土室出相周還亦欲令公見我土木也家弟終絓時網無力挽之奈何物情滔滔有一言以解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公善自消息相與期出世之業不盡

又

今歲雖欲謝筆硯屈指公懸弧之旦必欲破例為之而黃光祿乃以書幣請若乃區區之誠別寫之詩歌而已公以文章主海內盟九合一匡齊桓為盛白今雖未嘗之會亦宜少息以蘇養黎元弟尚為人刺促不休重九後即轉徙入深林一疏一衲度日而已仲淹意似欲公且事禪那次修三摩鉢提不敢不以聞

也

又

前是得大教謂且偕元敬少保而訪我奔上則喜色油然見大宅已聞元敬錢唐信則又喜已客至云曾讀所刻三游記云云則又大喜已元敬子然不以老丈來則黯然沮詰老丈所以不來故為仲君之羸疾也則又大沮元敬業為言仲君臥起須力奄奄不能久語也乃使人蹙額恨不能翼而飛度郤中一問湯藥也獨懸大記堂中率予弟羅拜而誦之所以千古和佞至矣第知我者將以老丈舒舌不至鼻不知我

者庶幾以我為元衆無趾之流而我何以應之仲君所苦既久恐湯液未易奏必籍滿圃百日而勝亦有以此道進者否元敬之容色悴矣然尚能轟飲飲酣尚慷慨有封狼居胥意弟謂不虞少保不推轂至推轂將有所不忍言者幸吾鄉元馭一瞑眩藥國是旋定吾曹得偃息衡門之下即元敬羣白幘而從赤松子游可也滿生役便附此候動履志鄙感仲君有起色幸以示我不一

又

介還附不腆以謝訂久徵記室矣傳道履殊佳矣

君亦有起色良慰弟鄉居苦小鬱而客多相跡者復徙入城酒肉徵逐展轉無是處書爲虎不成徒供人笑資耳昨偶與吾鄉趙宮洗書士大夫語氣節則蝟走而趨涉講學則魚貫而進獨文苑一途蒙氣尚在有忌無惜令人思李賓之楊應寧既而悔之弟此語亦迦葉舞也姜司寇書成而疽不佐序因得調翁所撰序文毋論雄奇振絕鑿鑿史狐筆也第此公謂翁貶其師以見弟子美則有所不忍當再三求改訂亦厚道也翁姑應之而別存其藁何如劉子昏鏡之譏不佞又所不免矣客有李時養者善奕奕負國手名而

又

昨者元敬少保至則出翁所撰滄洲三會記焚香誦之千八百言言華衆譬之服神丹者雖喜其能洗髓而憂其不得當也乃不及一壽字使不佞可奉以飾茅堂之壁大兒深矣德星燦燦若移部而紫氣未東則元敬一稱仲淹病狀至稽行李益不佞之致悵於雲南之虜無者淺而致疑於不測者深也適潘景升

有一急足便附此兒門下矣方為客所苦買舫舶跳之泖湖湖中三畝地塔院據之高可以眺深可以隱殆不減維摩丈室乘復見跡逐狼狽而返則翁之使者以大誨渥臨至矣使者又具靜謐為候即非候而出翁篋何忍言返雖然知翁之必我宥也敢拜嘉一二以見遠憶承許示泰仲之期花事小繁遠上人豈特寬約當手操軍持貯米汁以待仲淹有起色且新詩奕奕足徵無恙不似吾宗家馭以身作渠兄出處也元馭悲思之極必欲歸第　上意留之決奈何弟稍頑健正得酒食力耳絕無毫髮器曉可歎可歎

驛寒爲道自愛

又

賢小阮偕其友吳子儼然而過我則以門下之尺一見示俾踐成言而西新安佳山水生平在夢寐間況中散之駕秖吾輩門者四矣而不一報弟尚得稱人哉季秋必發棨所不踐成言者有如日承示諸入徂道纏綿若指掌公之念我切矣老人不任跋履當必從水明卿豈能受約本寧庶幾然閒有化母之戚恐未易出亦不必煩諸君子此閒當挾子念或駐兒侍行也仲君豫之六五未覩起色前所受命君衛神驗第恐下部瘵癘者氣不能及耳如公必不宜輕須於旬數前行之見時當為相傳餘不具

又

前賢從遷徙井有故人劉子天民便俱附一書想已達矣劉似淹留彼中想老丈已下仍第渠所傳行之驗否仲君比何似弟飲啖差勝前肩色腴粹次兒宿痾漸除小者婁試有司不落夾從兒筆硯間若足慰者而老妻驟得末疾甚危俟可不死耳都無復起色愁霖滯滬鑪粥之地匪為巨漫卷扇委頓尚可以搏上君子且以大誼見諸亦會病者稍有起色始謀以仲春望前西發然尚欲謁白嶽款黃山拜老丈於里第以踐夙諾取宣城道之白下而親友及子姓羣咻沙一觀解之若啼饑索乳之聲則匪直停耳已也益

之雖病者亦以為不可故黽勉改道京口登北固望
浮玉慨然歎焦光之不可作冒雨抵龍潭晨游攝山
頗窮泉石之勝則又自恨此身之不能作明徵君第
悚然而以江令之忘國辱已為戒諸比丘道老丈盛
德津津不容口且謂五月中結夏此山門也喜而志
之三月朔之部任留事號稀簡第初至不免有公私
累然頗以其間涉獵諸名勝閱　孝陵坦飯靈谷寺
蔣廟叩中山王墓讀　高皇帝碑出訪表抑之先生
於天界寺已偕羣公餞之燕子磯飲魏公北園尋縱
游東西二園及齊王孫同泰園訪友高坐寺踐雨花

臺花木未事而後還今復且應美宗伯王鴻臚召有
牛首獻花之集後先皆有詩紀之茫為不負王生慕
年第猶不能如抑之以為巾笆龐散浪取適也此
境故佳然月不能三明耳而歲災民饑
米價騰貴寒雨滴瀝二麥可虞四野多經濆之孽六
師露脫巾之萌刺耳嵩目不忍視聽兩得里中信館
粥之業與魚鱉共百口嗷嗷無計可哺而白帑催租
瞽責不已加以病者如家弟刺促醫藥進退叵測老
荊宛轉牀第死生未分輟食廢寢無時無之村童三
四人解可與語者仰屋竊歎而已區區北尺催以外

境養之而以實際銷之乃悟老氏有身之患而吾薄
伽婆無生之樂也方司徒每語必舉老丈云八月當
過此又賢從一醫云以八月來僧言五月者誤也兎
悚然而以江令之忘國辱已為戒諸比丘道老丈盛
德津津不容口且謂五月中結夏此山門也喜而志
之三月朔之部任留事號稀簡第初至不免有公私
累然頗以其間涉獵諸名勝閱　孝陵坦飯靈谷寺
後雖知其說之不行不免小耐不敢作彼楊越耳謹
顓一介奉咫尺之書代身以叩門下不宣

又

前冕客黃生來得手教既而賢從叔來教復加詳且
有文事四品及機杼之製種種未聞臺城士人更拜

劍下巖穴餉也當賢從叔來適得亡弟計四體若判
五內俱碎委頓六尺簟土血淚滂沱了不知所云亦
不能作一小語今者覓神小定題敢以狀聞左右始
四月初聞亡弟問其時已委祓見所寄析產書遺囑
之類以為不得起矣俄而頻能嗽肉飯步履健迅與
僧無心有縱談出世法往來澹園東第若不病人弟
用是得自寬然微聞病根未除而頗重思著述料理
花木課子救荒種種不廢心甚憂之至月之十一日
忽暴發十三日始絕粒十四日猶自力作訣弟書數
百字語不及私頗虞及國是以不朽奉托文及元馭

明卿甚哲而理結法亦不苟復呼無心有誦佛號子遍街鼓動坐胡牀呼水濯足已復危坐瞑目小時遂逝次日就殮唇色和柔不碍伸屈談笑中自謂有定見定力當果爾逝者得此亦千百人之一耳弟業六十餘死亡無日豈堪遺此光景初擬明歲決拄冠亡論相守淹速欲以一把殘骨什之而竟棄捨此且先王父司馬公有諸孫六人諸孫女四人今澌盡矣獨弟兢然與影俱而已計長於此子十年弟不死而此子死者何也渠名行粗自立仕至京朝官第四品三子皆已薪然頭角異時循吏文苑苟占一姓名且有太史公祖亦何恨死矣公比想何如承示意有命爲之期鐘山大江茲時已氣色弟當爲亡者百叩首以請不朽先此附聞少君異稟故亡俟貴郎然次公既不任胡不舉故繻歸之餘不具

又

每得翁教多從貴里人携來會聞起居一二而忘倦接然其去或不以辭遂不能悉作報鄉者傳重九後出袱矣又云以少君弄璋之慶且止啣手教乃果然勵毋論弟心折即天閼石碗龍江玄武之間色飛而復沮者不知其幾何時矣昨見令中丞報政剡翁

衰然其冠一刻何足以重大賢君子要自采風者自爲計不令人呼俗眼耳張給事房侍御閱而累王中丞如張所謂二十年弄馬騎反被騎撲者要之告訐二開局體遂變居間之書可從易作耶弟自亡弟變後又覩平生故人如張肖甫及戚少保陰司馬徐魏公皆小我一二年倏忽倾棄以故渴欲歸理容棺之墟前月孟浪作小建白旋上書乞骸倘得請可以取道白嶽報叩門下弟以亡弟喪不能它衍耳丁明府自是佳令又能以文雅飾之大計當在高第選弟向滯人股掌間安能爲力此間大有斷斷者當不足相

又

數拜尊丈書雖多爲鄉成執先容者弟因而得承動定甚慰懸注故都爲新都士人藪無五日不相接則尊丈之乞箸加損靡不悉之次君第如故要之斷房室裁酒食減勞思是養生第一理其它導引服餌損與益略相當毋輕試也聞仲嘉有意外訟令定何如不致大損豪否不穀以亡弟之變忽忽思東歸小有建白隨上書乞骸而微情未徹至靡勉留輦下君子有謂即十上而十不聽者如何如何歸亦無一尺寸

眉地益與本自消索適來併生趣亦適盡矣雨猶子
來相與抱首痛哭小間料理其遺詩文得若干卷刻
之次第其事為行狀新歲則令其馳叩門下懇七尺
之碑以不朽也昨得一信鄉衮少傅公推敲尊丈甚
至銓曹第以無缺柱之缺至當無以解也尊丈豈以
一出置靈府要自公論不可泯耳適者龍蛇特甚多
年閉蓬頭亦化去跡壞奇名落故是異人羅衆
知聞亦能滿灑似猶在亡弟上大抵苟於心境小磨
洗亡不効者吾曹為筆硯葛藤無了期要須借黃葉
南矣程司農丈方豔其盛而遽聞訃音世界直是缺
陷令人懽然黃生行附此力薄不能有所助也不一

前從楚郢人得老丈教言欲為玄嶽結禮拜緣第留
都自一二中貴外無可語者而此中貴又為與繩丈
共以阿育舍利殿緣前損其豪似不能為馮婦矣弟
即有所懇密藏上人者法門中龍象也欲藍柞行大
藏經如磧沙尼故事其發心甚誠而為利益甚大與
丈東山之臥甚堅而崩萬大有物色者或出或處同
心斷金故不以區區形跡間也即弟亦效顰焉頓首

有大展法語深啓信心若老丈者
相國張天覺運筆愉勝白香山蘇長公倘不惜一剎
那揮灑當使毫端時現舍利眼底垂悉證菩提三天子
鄔善信林檀施雲集不日成之老丈功德與迦葉難
陀金重必不唐捐矣亮之念之餘不具

弟以五月將發金陵而仲嘉至自徙中出老丈教及
雅貺展閱如奉顏色自是問夕輒一會仲嘉亦楠之
諸公間然不能有所道地六月四日河橋與仲嘉別
九日抵廣陵一晤伯子屬有楚中使事治裝忽忽徼

其槩甚垂十二月抵淮陰其夕急足以移官之命報
為停三日發公移與書之三相國太宰繼首南矣二
十三日抵家自計作免罷藏干謁之苦且獲以其間
掃先壟息園廬於私計頗便第撫亡弟殞宮與孤孫
相對長慟歸則病婦臥內病兒臥外舍人子告旱災
者晏晏出游里中問存故人多為異物往往折心畏
影復以讞審之期迫不敢多戀桑梓且圖中秋之太
平門外行堤柳間矣獻歲必當自力上疏乞骸念老
丈東山之臥甚堅而崩萬大有物色者或出或處同
心斷金故不以區區形跡間也即弟亦效顰焉頓首

尚未下決取道奉謁從杖屨與山白秩叅所食言者有如日亡弟倏已過春歲矣葬期在庚寅之臘取妥東京諸九列以下故事不依具狀草而以墓碑請兒輩在苦次不能躬走徵中老丈九稽顙堂下所共先哭之遺幣唯老丈念而存之埋土之骨所恃以不朽者在老丈九泉而有知也其敢志踴躍秋氣漸清為道為天下自愛

又

弟以二十五日抵都門更二日履任所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欲死者僅餘氣息而已謝客發疏不為苦獨作長安交游書近五十函頭目為岑岑故不能如漢來獨張袖中出老丈書談近況良悉仲淹至不能噉粥而僅舉乳勢亦亟矣不知老丈所餌大丹可用否弟之疚心蓋不特談席而已也諸猶子所遺奚囊既已在彼恐不能恝然斥之且歸成風貫虱之手能忍不為吾生死兩人一出耶張生頗淋漓但未經絕劑吳生已離汗血翩翩神駿當與徐茂吳分鑣此間比當亦遂客客無所之則當走欲中道聞欲中米價貴極驚舊皆有菜色方司農尚不肯歸客何所得食計亦左矣時事大不可問吾曹大臣小臣在朝在野日相詬閧以招卞莊子之刺良可歎也弟一過新歲即上書力請骸骨以老歸必不負齊雪之約以病恐有所不能矣奚使便附此不一

又

猶子之一介回得翁為亡弟葉碑勝於中郎吏部遠矣此子前死事事可痛獨此一端差為幸耳即以付猶子使覓七尺佳石及公瑕之尚能握管付之歌咽流膽人口吾曹竟當不知如何也猶子所上器幣比之无微之家贊白少傅不能十一而不見納愧何可言大既動春弟却不能俯然自蹈不恭外尚有所俯非敢附於獻縞也仲君嗽粥無苦誠為大慶知高居太函絕跡鹿鞅下土之十袟若以為崆峒廣成而順風下拜者時時有之蓋吐握之風所致也弟報政一事橫為忌者所誣賴 上聖明洞察得以無它然既已在彼恐不能恝然斥之且歸成風貫虱之手能夫足羅網自貽伊戚夫復何言今唯有褒疏乞骸而已往者以六州四十三縣織為錦今名以報公三十六策走為上也仲嘉比何所往審象先如翁所云留之欲中申以義方之訓可也明卿所苦殆尤甚時事

消息似不能佳兩鄉粒食艱已極矣將來不知稅駕之所一歎

又

承以邇者流言之故專信馳書見慰至七言二律貴於雙明珠遠矣弟留信且兩日欲效狗尾之續而一語都不成既幸無催租人何緣興敗良可耻也公知弟實吾仲耶不知又哭吾猶子駟也仲有四子此兒長而最賢不意奄逝豈惟家室之痛悲哉血胤已絕不敢應暨陸生歸則門下先賜牘下有別緒深至織文之絲比華繡段紫端之石並美青玉使貞甌感無唯子婦有娠八月或娩幾萬一耳弟乞歸疏又再上矣倘不賜允明春必當引疾乘新水歸海上掃跡先塵集中從增一番頰舌耳年過衆揄百念俱冷不唯毀者不螫吾舉者亦一切無味出處之趣要亦同之張壹到否此孚材似勝文光翁曾詩故精深然未遇之人不宜遠工工則造物見忌恐以自沒得次君書神采奕奕故知其健飯也餘具渠書中不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答吳總督

始中表陸生造謁門下時索貞一書先容貞以門下深仁衣被紳裾無一失所而況陸生有布衣之舊落魄已極必在所憫豈敢惜門下之澤以爲已潤以故不敢應暨陸生歸則門下先賜牘下有別緒深至織文之絲比華繡段紫端之石並美青玉使貞慙感無來泉嫩之甚於筆硯間滋味淡如嚼蠟小有開應散地陳生一編乃門下前後功次意使貞紀之貞年若囿沙門下知愛之素不敢自秘其拙惟是二廣之所不乏者功也門下無快意無覩心日以清德先之以慈憫行之恒使蠻風之意勝於鳳鵠漏網之鬼隃於血刃此則貞之所深悉而竊效發揮於一二者也

王總督

嚮者猥辱大誨注存匆匆報言未審固心儀之矣我

翁文武並用為國之禎凡有識知靡不拭目以期鏡
鼎之業茲者召自東山晉綸北門遠左之威等於雷
雨薊鎮之固險於金湯師中三錫已微其一矣崐峒
大司馬開霽大度秉樞之後得翁為代真若李臨淮
之徵郭汾陽精采一新詎直蕭規曹隨而已哉貞雖
謭日服悔年事衰遲心力疲竭即有筆札
朔應偉堪覆護而我翁過垂獎借不惜齒牙且使於
大司馬諸崎崟批之導真足靦死念使者僕僕三
千里勉爾窶門倘不漸杵人須痛腸斤削庶無貽咲
草大附復未竟所悵秋氣向暮唯為宗社順時自愛
以迓隆眷不宣

温司徒

老丈閒府仝浙下走杜門故里窒泥既殊且乏生平
之素而遠書存貺幣繾之且使鴈其敬命瀕行纏
綿不能自已乃知尺素論心遠過會面千里神交實
於比鄰殆非虛也有致翁郎災疏檮杌者竊之以為
劇切懇至當事者行之三吳垂死之民庶幾有起色
及閒疏至都而見尼物情巖巖然未嘗不加額願翁
之有後也貞久廢過時之人絕意世遠而跋復見飾
蛾眉混泡勢不容已靦顏一出慙沮無地所冀鞏龍

滿朝非日可斡手拂衣耳齋疏人去聊附候私不一

寄胡司徒

公亥衣江左既獲露我而復食我禮我行臺之夕夕以
部內人才賜權不謂齒頰餘生亦賜收采不然之厥
豈堪作樂籠中物時以舊舊之深等之遺簪故履使
稍有顏色草野間耳昔人云知已重於感恩貞豈敢
一食而忘左右第此身作佛如長安貴人問遂久荒
絕若破例通此政恐不免嗤楊大尉計不以我落
落也亦左行臺大夫周吉永王三原明敏博大故當
歸之若滿公慎勿效孜孜奉國自爍髮以來未有見如

我公者白面書生始自順指既而傅巖既而求勝不
勝不止此真可為太息流涕也第廟堂眷注愈深而
我公求去愈決君臣大義政自瞭然計天地之息不
過六月公既富於春秋天又相假以盈璧之陰便當
尋本來面目作出世計即異日吐其餘經世不過滄
海一滴耳貞其悔懶此日於雕蟲末藝中警之奢子
產盡始曉作活雖復無成亦或可免溝瀆也荊石宗
伯家刻　雲陽大師編并有薄物將遠鹿不拒為荷
家弟行部或得相聞咫有以教督之

又

西秦東吳相去萬里欲附數行於鱗羽而不可得歲前見翁起自嚴壑復領鄉侯之寄不勝私慶以爲國脉民命必須精忠勁節膽力俱稱者任之大司農非翁不可而貞一哀懶遏時之人絕意世路久矣乃亦從翁後而玷除目良切慚愧特以先君子被 國恩至再而貞之被 命者亦至再若復假寧稱病以自爲名人將不食其餘故亦龜勉而出今抵任矣馬力易隕鴻原在念豈敢上比我翁同日而語耶昨歲一遣人謝恩一遣人乞骸皆以未得翁入朝之報不敢具牘而最後去人以一械見歸械啓而榮光曝發則大教在焉悅若覩眉宇而奉談咲何卣之疎而翁之厚也故鄉板蕩且爲魚鱉皆舊所拊循之赤子也唯爲一齡慮是祈齋疏役便附布區區不悉

寄胡雅齋司徒

自三歲前從家弟處得門下一書旋有報啓嗣是間開馬雖鱗羽之徑絕然參此心未嘗寒忘也昨春從郎報覩薦剡除目甫爲小快而旋有齟齬者真令人氣塞所謂王尊一身何乍賢而乍仗耶屈指戊寅冬籌歷促膝徵言在耳猶自宛然益此老疑根之未除而吾吳阽海惡有以成之也間與元馭先生談及

相與振腕以爲毋論才力若明公即清愼勤三字舉世孰有相擬者唯邇來郭中丞其爲小民稱說頌美母異於韓黃二頻川而亦不免夫郭公之不免則世路之責而使明公之不遽伸則吾吳人責也元馭今大拜矣荀壹志爲縣官論材修古上臣之道當安能合明公與郭公僕自廢且老矣坐蒲團三尺起北五歎方寸羞提所不與也適寧夏張中丞有一使便附此不知能達記室否語及怊悵何時見旌麾出函谷開動我西嘆不一

答馮文所提學

昨踰暘東徙業頗無一書卷而倉皇完十餘宿遣其文多不經意而偶自斐然獨最愛執事集最欲有所效而瑣弱不成語不知其何祥也豈吾西笠所謂緑也耶使者甫發而執事教札復繼之其卓詭宏麗亡復論抑何感慨蓄育深且至也僕老矣且慼名根之砭恐恐焉若古之畏影而馳者偶記桓文之業昔練卒優壤以成其資故一戰而遂主齊盟宋襄以殫先之地欲用其虛貴假義抗鴈張之楚故一盟而輒見辱今執事之兵雖矣其壤廣矣文武之胙舍大樹奚適即世有宋襄何足慮也執事所論胡元瑞

甚精而亦甚公沈雅開適是渠所短於此得一針膏
肓之痼當便脫矣彼自負誠太高雖黃月旦亦不自
禁然未至如所聞之甚當由貴鄉一人傳之過耳家
弟誤被時趣不能終固簿善養之圳無有整師而抗
執事者自愛自愛佳集當更卒業不一

沈少宰

獻歲方新台履萬福入奉經術以沃吮聖德出秉藩
鏡以登進善類蓋不待爰立之命而賢者功用已大
光顯矣豚兒歸備道翁惓惓至意不以釜龜之踪是
棄而謂雖亟之技可收至欲見委講述先德而李使
[illegible]卷之言公六　六一
君至則首為翁致拜托奉奉之命貞雖薄劣無狀特
毋論荊老即負聞之亦付之一咲何足動門下方寸
哉柱石之託萬萬倍加保愛汝泉小魯二老素屏知
念自惟麋鹿之跡不敢上援冀門下清閒之燕一言
叱及而已餘不復贅

蒼厓少保

族子蓼持一歌欲以薦之門下北僕先容僕讀其詞
而壯之為作數行相寄却從渠得明公前茅消息欲
操轅刁奉候於吳閶而足跡不蹈其地者四載所矣
第歸舁園一片石以庶幾追踪浣花之遇而今晨使
者忽至拜手札勤拳至愛迫於簡書忽忽南指僕等

愛

與我陵王少宰

前者浮言洶洶時貞不勝其鬱憤輕破山野之禁輕
吐其愚以瀆尊重而門下不以為譴而慰之且聞事
起時曲垂弘護使調達善星厲毒不至滔天貞與荊
老得以苟存一畝之宮焚脩飲啄不至顛沛皆大賜
也夫陰翊善教保完豎儒此自門下宿植福因亦是
將來不思議功德貞無所用感無所用報第反之此
心有不容已者敢因荊老使便布其區區門下景星
卿雲海內共仰加以赤誠推人洞見底裏悠悠易生
[illegible]卷之言公六　六二
毀柱石之疑萬萬倍加保愛汝泉小魯二老素屏知
念自惟麋鹿之跡不敢上援冀門下清閒之燕一言
叱及而已餘不復贅

蒼厓少保

族子蓼持一歌欲以薦之門下北僕先容僕讀其詞
而壯之為作數行相寄却從渠得明公前茅消息欲
操轅刁奉候於吳閶而足跡不蹈其地者四載所矣
第歸舁園一片石以庶幾追踪浣花之遇而今晨使
者忽至拜手札勤拳至愛迫於簡書忽忽南指僕等

無清夢逐五羊使者飛熊之旆乎漁陽十載能使隍
堞盡為金湯天驕解辮黃屋增崇蒙內史趙營平不
足相擬而十時借公以南彼雖虺虺其視一旦奪魄
寧能遽作秦會之乎嶺表素服咸名賢甄所指瘴癘
全消尺檄甫馳鯨波自帳計無足勞公神者異日萬
戶侯印當於莽首乎取耳道人不當復作此語為公
一擊唾壺勿訝勿訝過錢唐想當與肖甫司馬周旋
恊數行與之公至嶺有一札寄黎吏部竚為其乃父
而壽我則又所不敢當也伯玉之文豈直玉案璠瑤
而已第僕所謂不敢當者其說有三先大夫中議飲
恨寄僧雖天僕自通五十四春來便忽忽悃生而豈忍
以六十言賀驕我先人一也二者司馬為文必以城
眉師我而僕行能下劣亡可比數嫫母之飾愈增其
醜二也先師戒辭遺訓懇懇為名作戒而乃犯之三
也且僕以五日後入深林焚筆硯公亦無從跡我即
跡我亦不能報勿訝勿訝拳拳給事賴公與支學富不
朽僕旬前草一序少狗知己而使者適至今并報支
君書附上幸轉致之此二支當亦稱絕絃矣藝婬從
申幕府荀編升斗以糊其口為幸已弘乃重辱齒牙
之借耶姚老習養生亡所歸而後飯命酉方技亦窮

又

夏時扈手教雲葛之貺草奉荅未悉所欲吐蓀復
承大誨及厚緣緘杯種種珍惠公毀家以養壯士不
足而又損橐中裝動存故人且僕土木之軀不堪文
繡久矣一褐一芒足了寒暑兩月來遂斷米汁皆無
所用之特以雙魚萬里其尾盡赬恐重累行李不敢
不拜嘉耳昌黎莊潮鱷魚為徙今公南杖鉞而鯨鯢
竄伏海波不揚文武為憲效固童童若是第何以取

矣第其所主雲仙子者却是傷門第一流公欲固此
色身不可失也秋氣益深南中當亦佳是愛

又

清洋一別此心搖搖若懸旌於蓬萊三神之下矣遙
者至丹陽即知仲氏柳塘公大愛南越夜郎相去萬
里幸先後解組可以塤篪丘壑而造物妬之若此不
能不令人致恨於缺陷世界也仲冬得肖甫司馬一
札是時猶在鎮悽惻以老丈為念謂北門鎖鑰折衝
萬里非公不可托僕致高梁百餘言昨得窶中丞數
行亦具道邊事無可賴者惟願公與譚襄敏公故所

築醵臺耳必不近捨魏尚遠思頗牧第閫黜屏轉騁
歲常日益皆私取之部士月餉鶉衣鵠形一貧刺骨
即巧婦如公能空鑄作飯否汪司馬近狹二仲與龍
徐二司理來高會數口杯酒毫輸閒談大雅不置蹈
謝金焦溯流揖山栖霞度暑僕恨未能從世通來賴
庇頑健大兒塤翼得周旋左右兩小者備名學宮不
至落莫想公所欲聞者止止堂集序勉爾寒白珠不
足炊木世雅既幷嘉附有編敬幸不罪迺挨為荷

答吳司徒

世貞向者自廢草莽而我公方步武天衢滿簸帝藻

唯間從一二交游耳高譽沾簿領而已匹夫之節不
固苟出應世始養以名姓相通而識荆一念益至於
今猶闕馬門下建牙握節掃庵煙而日月之旂常之
績與新息銅柱爭雄計相特及召三台在邇而太夫人
在念毅然請告天下高其事而慰其心乃令塤來將
大教輿幣則以太夫人幽宮之石見托誌銘恧然顏
汗又以太夫人之美節婷行福祉壽考於海內寧有
幾門下之為勛臣為循吏為名儒正士於海內復有
幾而天子之所以寵靈光大其眾存者又復有幾而
不朽之重委之謝薄無行齒頰狼籍之人何也世貞

自昨歲來棄妻子草衣木食於筆硯都已謝絕而門
下業已為知己又令甥數千里扶服道路不復自嗽
其醜唯更斟酌之勿使災石可也柱石之靡幸自抑
留以終大孝

王司徒

衛者台座北上山中得邸報欲馳一啓奉候而不
可及矣國家根本在積貯而積貯取給東南今以大
司徒之政畀之正大精詳之人如我翁者固大軍萬
姓之命所仰係而區區東南桑梓之私尤可藉以祉
庶者也眾未比壤皆稔而獨潞州與嘉定以民力之

不給與雨之不時潮水之不及濟稻禾半焦加之颶
毋疫鬼積虐之餘民尚未有起色也唯我爺一念之
而已世貞謫劣齒頻餘生逃墨自放無復世念而除
目溢及此必我翁與二三大老念鴈推穀之效第滿
柳易衰栲栳無補非復東土周還左右時精神意氣
矣且諸賢在朝與衆征苦不如者皆一時之選而以不
肖之軀參之所謂腐敗餒魚能敗鍋羹者其不重貽
知已之辱耶抗疏乞休實出衷腑倘會當爺老辛
一從史不至再瀆幸甚平濱鯨嚴無任引領之至

御史大夫吳公

天子綱也貞時臥田里遲
自爺之晉領中臺特
指稱慶曰國是自此定矣既而遷得覽所上大疏皆
鑒鑒中窾而至挽留耆碩旌禮恬退於盛世之德增
光重焉所謂通達治體冥讓哉貞衰劣過時托跡方
外不齒人數久矣上恩需及先皃誼無可辭冒昧
苟出竿祿無補慚負益深如何如何昨者海公嗣念
三老可上則上不必拘也三五日間即當奏哭几筵
面悉不次

荅李太僕生時

僕匏繫一茅廬百事沈儉而獨生平故人尚在方寸
第以授家兒輩僅挾兩荅頭自隨不欲從之借殘力
不敢贅

荅徐太常伯仲

前者徐孟孺稱師爺道體漸康以故於元馭宗伯便
僅附一書通臆不復走介卓午而孟孺書到忽傳有
非常之耗且駭且疑少間則使者所賫之計繼之矣
痛哉痛哉天不慭遺一老海宇失望元龜何托赤幟
何表至於區區顧凱羊曇之感蓋不止悵依鎮海支
策西州而已孟孺致尊諭計遺疏事目令具草憶得
先朝大臣自景泰以前所未創見惟天順中寧陽侯
陳懋太平侯張軏文安伯張輗成化中會昌侯孫繼
宗三四勳戚而已嘉靖之季李顧二文康時在位故

過訊問公乃能念我千里聚糧授使者竿尺慰存副以歷霞之覭何感如之公待次久爲侍太夫人朝夕不能遠宦雖公家令伯何以過是時事殊可覩督山應彙征之數淄指而歸亦無不可僕槁木之軀豎子尚見凌得公寄萬氏抄藥方良足山中生活矣不腆刻佛道經數種并山園記附覽不一

苔陳太常

昨歲以館師柴氏役便附通起居辱報書滿帋皆所俯之愛而柴氏聚宗荷長者眄睞不至匄貸以其家完會有先師羽化事卒無由致尺尺之書以謝過

者復拜大誨過賜飾奬攀讀之餘良切皇汗走苔無疑生僕以時私不知創悔墮人喬頻歸田以來百念灰冷而猥承寵眞降憫汰其臭濁俾吸清泠非分之來莫審所以今雖損家付豎子木食草衣作焚誦行運第返省內境則七情所侵根器已損追惟往因則百愆所積障業非淺豈足凝承大慝解脫世外尚即未填溝壑獲以餘日息黠補剜小省泥犁種子足矣翁丈步武鼎鉉潤澤士庶舉口動筆皆是陰功若復澹泊明性遵戶朱門何所不可先師垂訓以八戒爲先其教走與宗伯公亦只寮德訐未省事去思回霣

根之本以俟將來頂門一勺甘露而已此外都未有及也走生平綺語方在讖悔即有撰述愚賤無徵而宗伯公見強爲傳良非獲已今既已露之無由更秘敢附上十册其宗伯所撰行實秘之青箱適聞爲一友竊而梓之俟其成當別奉也辱諭聊此奉復呵凍不一不一

苔周鴻臚

貞蒭頻之餘人世長物力不從心懶與進會故塊處一室竊比於息黥掩劓之人而已而門下念通家未行之雅惠以教言過垂奬飾使蘇攘卷之春容大章

見屬并辭使稼秸導玉塊何可勝嘉隆之際斗山東南具僅從邦人側耳芳問而已不謂垂晚得披瑤林寶藏應接不暇別梓諸大疏便是賈長沙雖失意終淮尚足聳動朝野白是而後多用疑疑僅能觸濡夫痛子而已何所得公一巵語也中間先君子朽鬼仰賴榮施事雖不行亦爵小言第謝劣不足傳亡以報故不敢持筆硯戒勉效一言第謝劣不足傳亡以報塞如何如何次公材高小器鍛鷙翮與時揚抑以成變化塤篪之暇幸勉之勿遂作鑿坯計也初暑爲道加餐自愛

昨自仲君起部返而薦其敝帚以為佳集之導至於今愧之不意明公復以先光禄翁之不朽托也讀所狀佐郡邑事今我神爽尹翁歸所謂文武具備者非其人耶而奈何以格阻之然有賢伯仲足以償矣白惟先司馬身後明公倡正議於朝即格不行猶有生意僕敢忘筆札報而病瞀忽忽且仲君見恒甚不能敏況潘之思幸毋即災石不然為我斤為藏帛附沈殊懇簡嫂希鑒入朱明迫矣謹拜箑為之既以助我懶嬾然之幣敢附之仲君毋以不恭而罪之天下之雄強進飯粥為禱

又

昨歲冀承教札深仍念存遣見次公佐無為之報知尊服已禫除善卜夕下矣廟廊搜剔巖穴僕之不出亦且竿濫而況明公與侗老皆具內聖外王之學術者乎第僕衰病無狀且有心盟惟知鑿壞而已年來為筆硯所役忽忽成瘵已於新正誓斷之而黃解元者以明公之教札來為渠王父憲副公不朽計奈何許之是僕不免誑語譽也不許是二千里之匍匐與明公之命皆委之草莽也殆將以此為絕筆矣次公

計已之任大白若屠盛德若不足幸致聲告之不一

與王尚寶

自庚辰來忽忽塊處於道無絲髮之進僅能以嬾慢疏離成故之交而已執事北上既行而後知之某始則為言路所踪幾有窜逐之累其後則復為言路所與謬從推斂之末以故不敢一通長安問雖至厚如執事者亦付之漠然誠知其非誚執事必見宪於形跡之外也始聞建禮之除復覩尚墅之報出入禁闥密邇天顏固一時羣公推賢求舊至意然後來之薪得無又前積耶僕已賣身作佛奴而留尹一補良所

不解蜷不然之灰無所復動而上章投啓紛紛者數日唯冀諸賢一從史使守此丘壑足矣仲君別駕邢州官況想作勝不一

王鴻臚

前者草率附謝自愧不腆茲復承雅誨敦促上道且以衰劣不堪仕路而病弟方在湯藥故上書陳情乞骸今既不得請而病者粗有起色且負與盛德周旋少時不免圖買舟小一出耳然門下既深叢桂之招僕亦何心小草之戀耶唯是太僕官署名為仙府意

必大雅居之而適來山公啓事多好輕俊少年積漸之歎知不足挂門下齒有世道責者望無一抴腕部役回便聊此附復諸容面布不宣

詹中丞

鄉者不腆園池辱玉趾光重大爲山靈增氣別後飛書見寵披衷露素則睢特篋笥之光而已也門下心事如青天白日襟度則霽月光風令回互幽隱之人見之神泪飜奪　聖朝召用直臣畀以風紀與一二大老若宋文貞范文正者與之同心底道何其盛也連讀大疏於明紀綱扶正學蓋凜然有生色焉獨僕以齒頰之餘亦濫竽征寇執節不固竟成小草之任以來未嘗不心儀大賢長者亦非盛世冗員特以衰庸過時之人跋胡霜尾慚負故人舉有罷區寸丹未敢布之尺素不謂門下猥大誨副以照儀至於褒飾逾涯汲引非分則有令人恐然頰赤汗下而不敢當者今　天子爲念元元三公九卿濂心罄慮以承德意其千載一時也語有之邦有道穀恥也不佞閭陸望已盡髮無孳黑如以穀而已何所逃恥且夕唯有一歸門下其念之暑雨蒸鬱良艱唯爲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苍王中丞

屈指癸酉之秋得接光霽於黃鶴鸚鵡間後凡三拜郢中之寓高情雅誼人間世所希值不知不肖何以得此於翁也一臥滄洲麋鹿之踪遂與世隔而門下敬歷戎臬膚功告成仗鉞甘涼尋阻憂艱再奉璽書保釐關右嚴壑之餘爲翁加額者再慶額者一而河山阻脩鱗羽莫致雖有此心不敢望故人之見亮也而西使遠來猥施大貺手書慰藉披示肝腑至於中間欲留中敝之駕而竟沮子猷之舟誦之使人神思飛越若接眉宇而聆德徽也石經果神用遂成完書僕雖作老蠹魚其間不恨死矣邇來頗毛盡白髮落無餘豈堪復用俟人猫鳥而橫爲吟除書所迫加以肇上君子見謂先人沾恩甚渥不當解之不審遂辱此錫門下不以唫其思而飾貶之何也關中比歲旱甚米石萬錢賴仁公撫綏不盡填溝壑今聞得雨麥秋甚佳不知東南洞邊當何如耳偶成奉懷一章并布薄儀不敢當爽貺之報庶幾獻芻之誠惟冀虎存萬荷伏暑唯爲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與谷司馬

屈指奉門下大教十五易歲剝矣中間僅於鄖鎮一

文部

書牘

凌尚書汝成

舍姪孫行聊附一啓謝注存之感申幷闕之懷實不敢有所請益而大薤以混俗見許則豈貞所敢嘗所謂勘極思靜靜又則動念復生惟無動無靜而一歸恬澹公兩語已是金丹妙訣第要察識喜動喜靜之念原是客念一切刻去之於當貫繫華中提出本來面目便是火宅蓮花若僅以少欲知足減損機黠分數亦只是小歇泊法暫時行運耳恐未可以言恬澹也弟雖棄家塊處園養銷日即便得片曙滋味何則也弟蚤衰勘棄牘入計時已露章乞骸益所以為獻舍弟蚤衰勘棄牘入計時已露章乞骸益所謂以徵罪行耳歸後課農訓子求不失四民職不至迂愚如頑兄也非公骨肉至愛何以聞此

又

兩日來扶病奉侍雖老丈懋懋欲垂度引而弟實無所得以故僅以寒暄市里之談進茲厚敬令人愧悚無已弟自入春羸瘠之甚為子弟輩所強閒補以滋

味今漸覺小轉皆爲我喜而獨我老丈責其信道之不篤勉以無生之貞此實愛我之深遠出於兒女子昵昵之外弟欲界一凡夫耳先師不勝元馭父子之恩與接度有緣一念勉弟嘗精養氣保攝身在右脇旌而貞且畢首以病見矣即楚之役奉職無狀甫旋而貞且畢首以病見矣即楚之役奉職無狀甫旋而貞且畢首以病見矣即楚之役奉職無狀甫旋

之乃至激帚薦於華堂大將私於下臺非一日矣醵
觀不能事言路再黜白簡遁跡草萊於影響仇而門
下方忠政府握銓柄以故不敢輒通咫尺之書然至
於仰止之私未嘗敢一日忘也門下遺愛如羊開府
清白如楊太尉今台鼎要移萬口趣仰即南北統均
之地與嚴先生對峙而為百僚表率豈不盛哉乞骸
之疏胡至再上非不佞所解也白傅黑首分洛門下
少於此公數年而遽休汝於私計得矣如蒼生何邇
者江陵公稍起擢紳競競居恒與元馭學士言使江
陵能以待門下禮待諸公諸公能以門下所以待江

若學道者而寔無所窺髮種種至有愛生之慮受役
筆硯亦未盡能割縑欲小露其拙而使者刺促無暇
授簡俟篇成併舊作成一卷如門下不得請致之白
下差易如得請亦必馳信次上不至作道易浮沉也
張助甫差強人意肯甫落落竟成底定功門下亦詩
之否王大司馬故人而賢相及致聲不一

張助甫

弟自重九徙鄉中舊居叢棘自藩形影相守日嗷三
粥以度餘晷惟故人竿尺時有及者而足下孤獨自
萬里來滅季俸以為米汁資弟月來此好亦患斷炊

投幕浮兩荷葉不能三合即令至百年費亦不盡所
呪非佛頂蓋乃天竺中法師茶毗後即拾此蓋骨盛
澡水於世尊前供之為西方緇故彼藏亦自大珍重
并齎者舍利白氎足稱小袛園三寶矣弟之六尺久
付人齒頰幸不即廢碎而謬被剪飾豈敢頓忘戊寅
之辱且筋骨羸散委跡物外佛奴道民兒鈍已久籍
此一壑容棺而已豈敢飾畫陽喬虐突其賴足下甫
踰知命飛而食肉金印懸肘政當營營胡為作此傖
世語所譏秋時夔菲如浮漚旋起旋滅亦何足道大
槩邇來六七少年臺諫不直發自意氣實以左璫借

耳目窺伺羅織為造化之徑因而羽翼牙爪者又不
下數十輩耳觀舌書吠影射影轉自寔繁幸元揆頗
善調停處已推轂遂相司馬世路小當暫清寃也肖
甫每書來嘆王明輔子然一身若退院僧而誇足下
跳梁蠆蠆振振未已然彼乃不自覺其跳梁耶近故
人劉大司馬一嗣子不肖陷囹圄閒氣猶未絕幇庾
立盡老孀纏之歸骨無所伯玉雖有子多不稱意世
界故缺陷耳要如二甫及吾家兄弟自無幾也釋氏
離而忘之吾儒與老氏畏而持之於世法出世法有
無二義不可不一劑量屠郎作達不已宜其折齒所
[illegible]夫之言人生
根右文之意微知耳元瑞以吾曹假之故惡少若莫
生叢力排訾謀方杜門而事千古益篤此曹子當不
戰屈也啓寄家仲氏物已付其子矣渠爲荔枝所誘
不免閩越一行行吶子俱稍諸生而小者三試皆首
遂應都試足下長器獵必不作第二義也叔縱不
名癡要須讓武子見父宦游何狀不歌蜀道難耶舊
藏兩犀杯乃宋物尚有神彩圖樂話無生後取紫酡
酥點西京葡萄於此杯對進之當不惡吳織稍精亦
可抵裴相國衲衣又抽詩書扇見臆統希麾置爲荷

又

前辱大貺薄有報臆問者闐馬度不能於五千里外
得起居之詳唯問從邸報仕籍彷彿若面兄而已雲
中上谷之閒驕虜時時跳踉獨不敢望賀蘭山作咳
唾兄之威德一何盛也式遏功成當入司中執法不
則以中二千石移大鎮事在匪遠弟生年蓬遏振荅
扣之半而牙齒見譬殆甚今唯以乳糜及日而已乃
閩尚有鵞肋我者幸而中沮不然又增商顏一辱也
元馭正人第剛腸疾惡太甚昨疏難快人意弟禍水
一決發地拉遷又當大有紛紜只聞太倉告匱宣索
不已何以塞之吾兄行當預其厄愛若不若弟之僅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鴻之翼猶且難之而足下念我問關一介六月長途流金鑠石不辭暍死喘息間啓械發行李悅若清風之投懷也齒頰餘生豈堪復與諸少年金進而橫爲造物者所弄以有此補旋兒憐幸未爲治城輕薄揶揄耳林居之日吾不與易跌宕詞翰差不落莫亦不顧足下相憐也虜酋西牧正與足下所部相關磨墨盾鼻飛組係單于頸固男子事然遠公有云願撝越安穩彼亦無宅老人厭事語然不敢不爲兄告也愁霖再旬一望巨浸饘粥之產白如氍脫計無所復之方賴麵生以解嘉堀辱損奉即付酒家可得百瓶却

取白蕈菊佐之耳子與一夕奄逝幾作若教之餘家弟爲經紀其喪始得歸僕粗復經紀其家且以七尺碑報泉下也家弟所領驛傳得逍遥滕王閣望西山甫然失匡廬主人以此恨恨趙侍御乃能於跡外相念耶幸爲致聲餘情具別帋不一

又

往家弟西首時業有輸墨戒且傳足下雖量移縈徼省所治猶在玉門以故不獲附咫尺之問而近得家弟書獨稱與足下相且夕云盡得京兆扶風故地而守之已又云兼理外臺纂吾未曉新制所快者數萬

里浮萍忽聚若膠漆耳已又得一鯉銀鉤宛然悅作郎中觀且舉向誤詩語若識者宿哉嶺餉二種皆楚天化物始弟得宋窯神陀大士全像及仙師三十餘篆心經供奉之竊與吾信必藥語更配一舍利足稱三寶耳不五日而致自足下抑何神也弟詳此件白色而細似是僧寶已製一粟金小合裝之尚黃靈明感通庶幾康僧會之應云耳白氎精楚輕潤目中所希當時世尊受供亦不過此謹裁作稱量衣擬謁聖師時服之或可藉換凡骨珍荷珍荷兩日間有致邸報者足下長山東泉而有整飭宇何耶足下四履不

西秦則東秦百二十二之地山川風物皆入錦囊中人間世快事也足下才與相法必大貴願勿住一切相勿恃有漏因常識取本來而日爲異日剎那計弟辱離苦海而彼岸尚遥不知究竟當何似耳歷下竹骨必蒙榮施第兒駒作老博士弟子不厭棄否有數株馬鬣衣三尺土否言及使人忉但見父吟典當益王選人事如何家駔學憲便附此緣此公方持嫌一札外不能有所致也加飡自愛

又

前所得秦中書及舍利白靡後欲通一問而不可得

王家馭視學人梁僅附數行不知其不作啟洪喬否
家弟每相對輒及談足下風度不減山季倫王平子
往往捧腹至云以一盃盂酒詫老聃于於股掌間十萬
胡騎遁巡解散不敢小睥睨誠壯之壯之然不免左
顧而唾恐穢心之起蒲團也造物者既借足下漁陽
復移之晉梟豈覇朝開府須張孟鐸爲守分桑梓計
耶王明輔沽沽以得足下旦夕弟劇稱問中郎雅能
宗門語此是龍華會宿世根勿使以蘇家胡雲例待
之可也仲騙後王家馭亦歸與元馭偶明輔矯矯玉
立王氏風流似非烏衣馬糞諸郎奉　覆瓿再筆硯
[illegible]

又

前有一書附家馭提學致足下休汝時又有數行托
明輔方伯致晉陽公署計當已悉逆矣世貞入閩
來塞兌默聰無後他慕惟二三故人猶時在方寸
間姑舟米雲前視郎報足下偕梓浙潘私心搖搖謂
可於薛荔中一挈旗節然足下功名在西北今天奪
驕卒事不覺塵尾之缺唾壺也錢唐之變開府公挽
呼薛逝左右賢鹿蠹斷斷度遼之綬非足下誰佩肖
前屬市人倡亂時單車直入虎穴真過孟賁遠吾曹
仰此曹股掌中太阿倒授付之無可奈何即令足下

有張氏二甫何妨不□□也明輔北當益清適[illegible]能
作西京語然非公車中□□足下幸有以規削之所云
兩常侍供張足銷日陳老而益爲共謹尤可念也諸
經加校訂頗不誤再上一部并白玉冠得之肖甫者
聊以將臆野人獻芹獻所美耳足下勿訝

又

昨歲有倪令者自晉適吳門以兄之尺牘贋綵至得
聞兄與明輔相倡鄙而黃生亦與捧硯又後閻有隕
璧之痛爲悵惘作一書奉尉兼附小物付去又旬日
而倪令以其物返云羊腸詰曲催以書往耳又三月
[illegible]而書亦返矣既脉兄應公車卒卒令其侯吳門欲精
作一書及時致之方岳默中而冒寒作汗兩日夕乘
又不能待矣世界缺陷亦不易也良州之拜覺已遲數月大丈夫杖旄鉞擁
鉞騎登赫連臺座受呼韓稽顙然後勒頌賀蘭勳績
熱釜亦一快事也肖甫於吳談間再銷奇變師中
三錫文士不爲無用矣陳道易白汝來得兄數行若
猶以鷄肋啓事爲僕喜者豈雕蟲秉秋扇空乃欲缺
鳥脅與相翔翔耶僕百念已灰雖兒女眷屬亦以搏
沙雄心之天竺若縣吾師也安能復低眉貴人供後生
子描畫哉近以枯藟見迫親友小進滋味於伊蒲未
宜千里責文後方寸於蒲團尤碍尋當誓佛前燒筆
硯一粥一蔬了臘月二十五事矣家弟薄小園戲身
其間雖緒性未渠而達生亦頗胡元瑞七言霍驃騎
也沾沾自喜以得御足下云舍琅琊君而外唯張君
舍張君無所措意矣吾爲之擊節概賞足下前倨
後語將無疑吾談空寂非實除耶摩訶迦葉聞乾
闥婆奏音而舞亦是宿習偶未忘耳此間沿海州邑
中大水及厲疫死者數萬人今復旱閭閻中五歲
旱而今忽大水天意將何如也適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前者黃經慕宗一首爲報因附之尋有所補書五子
篇計已達矣單于解辮烽燧長偃正足輕裘緩帶時
耶乃不以一詩見憶何也上巳日吳明卿兄過飲歌
如昔貌甚壯唯近詩小覺膚立耳尋盡删舊作見示
終自穩足弟已久斷筆硯緣不得不爲小破例作數
語之導也余德甫已於人日長往生世所不免且與
于鱗同甲子而多十四歲敬飯亦復何憾弟所謂情
發去來置之未易耳張肖甫謂王明輔成一有髮尼
努而足下振振振麟趾却忘自己所饗之盛造物馮生

豈可於錄兩上較論弟始上乞骸疏不獲請乃復上
移疾疏兩日尚未覩邸報想亦當不異也區區不出
止是不負初念宰公以八座相喫亦不暇置方寸今
段紛紜乃爾國是將何所憑足下試悉之以爲尚可
出否耶世事一切勘破獨身心二境尚未盡了了則
揮手入光明藏矣

又

春來聞南牀猶口痁痁及吾兄意履駿根及舘與大
同胡君健各一疏而疏辭亦不若彼二子之甚以爲
廟廊必有調劑不謂外錯至此大以文學材氣如兄

故當不爲終濕所寬然何至併爲里金城而升堂之
尋當數行訃肖甫肖甫亦甚爲兄扼腕欲於救功疏
內擬移留景云曾與太原道之弟即有數行致此公
矣想當不異也輩上君子亦尚有鷄肋我者已力辭
之太原及天水葢老詩父廢托跡方外嫻癖成病安
能低眉事白眼少年此曹子於頭上安眼兄後着口
有何準繩足遷也欲馳一介造兄盧洹候舒淵憑之
懷而十年絕境外之交者馬盡個無識途者而太教
復先之矣二許宏龍精切如聆謦欬分俸之脫又似
傷惠如何旬後家弟齎捧北上令一葦頭附至宿州
取宋道訪然致不腆之誠先此附謝不宣

又

前者材官去空槭附之然中具一消息想當不浮沈
也計茲時已得代還里玉樹盈前杯酒圍奕不煩呼
客恐大舅高牙紫衣將炙不與易其暢也家弟以齋
捧歸將北首而得南容臺之報此雖散員亦自清簡
若兄果如大司馬所擬署留都九列譬溺婆娑度無
不可即用肖前故事今不少保耶元瑞雖落夾過我
時家報舉二雄脫帽歡嚎抗眼一世唯爲兄不平耳
見父今移何官得何地叔氏賢器不免復於小戰地

爭雄想遑遑然也吾二子二姪俱道上千鱗舊有句
云遠祖還從我葬生功名且付兒曹立駒已矣唯兄
與阿敬三人共之耳拙詩二章并有薄侑去力弱不
能多致外信陽王太史書物煩使者轉致得數行以
報爲幸

又

使者水陸二千里單行度歲驟見之令人心折既出
槖發書則又爽然神王也御史中丞休汝從車騎饗
牛酒賢於來將軍十倍宜足下之耳熱稱快也弟徵
書且夕且下縱安石風流不能長有東山之樂耳弟

旋息一小樓無異頭陀行遶而不能不爲人作法事
九月遘一異人依方行之大似有驗恨爲米汁墨
汁見染不免有作輟兄所云輦上君子會取弟作頰
上須靨要自非急弁中一曲自謂不減鑑湖也肯甫
圖玉而歸岷峨之間大可巢窟却爲國家輕捨一棟
未見堪代之者如何如何精鋟油玉成二卮二寺又
損秦中二復陶藩所謂内外俱牽綿矣山人無以爲
報殊慚青案別楮具肝膈不一

又

使者歸有八行附訊所喜流言盡彌廟堂行屬尤厭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年[illegible]事甚佳弟雖老強自力以
徵書當旦夕下矣今年見跳梁少倩間耳方司空與家
米汁償之但不能作兄跳梁少倩間耳方司空與家
弟爲兄周旋良苦司空却以流言賜罷家弟亦少涉
博飯之疑尋而釋然坐此微滯推遷世事反覆殆
同兒戲何足挂齒唯是先君子獲一伸於臺使者宗
伯兄之鄉人也面許二相君以贈官而忽中變僅子
祭葬聞亦兄之鄉人阻之故然　上恩德不爲薄矣
弟老無以爲報學道無成所欠一死苟飭先壟少露
寵光當於傍塋容棺之穴蔽此醜質何所不逍遥兄
得無訝之否偶信陽王太史人便附此不宣

又

歲事蕭條方引疾上書杜門待命朝與病妻夕與病
弟相對甫事醫藥即憂衣食鬱悶中得兄遠使手札
爲之破顏唯是損餉器幣過降非襲穴所當耳又辱
念及先君子錫以奠儀緣已辭之邪君大夫敢告先
壟而後附之使者　上恩深重得沾兩榮今葬復有
夏物之贈　誥祭兩辭皆極華衮二相之力而太
原居多不唯死者若生生者亦可死矣獨南樞一除
翻爲蛇足病弟雖見減損而根株未拔兄念此光景
能忍心而出乎業上疏懇辭未知廟郎之上能相亮
否兄材高一世關西前後三政皆噴噴人口而未見新
命良所未解春時猶狂自鳴自吠曾密叩之太原未
嘗有所聞也憑觴絕樞之人何所任德使旋聊此暫
俟扇頭一詩志臆兄似少一段注事耳海侑希鑒存
不悉

又

歲杪懷人而足下遠使手問至弁中大快然是時僕
已勤徵書矣而足下未知也家弟病臥而尚未有它
也春初而僕所露章乞骸者不獲請一念不堅遂成
小草猶幸江山名勝　帝城風物足以游目而抒吾

之奇勤爲計歌序記之類庶幾備金陵一稗史而閩夏行李病者漸瘳遂成異物聞訃之頃肝膽寸斷自是哭泣無節飲食漸減心志皇惑形神沮喪又值比士之歲故鄉親友膺供吊之札一一隔報而好事者復用文事見苦譬之甌窶汗邪而受積潦幾於此中浸殺益未幾而肖甫之計又至矣骨肉知已如晨星漸疎討音書獨足下與明卿伯玉在耳僕長於足下七歲在世之日當不久何堪跟底有此零落業上疏乞骸旬日間得 俞音即怪刀南下矣足下向客峰鮮浮白左袂燕姬右擁

趙女於少年場能家舉之故僕頗不以當心然家弟不免於死有門頭陀名六十年不近女膝收斂若嬰兒寔自一衲孤行人間前一夕立死矣足下計故非心固博士家兒也長垣君可一轉否胡元瑞赴公車病阻瓜洲伏枕五十日而尚未起今須得皆悉無恙不復北理冗次不一

與李臨淮

門下之握符留省彼此一通問餘則於扇頭寄音而已乃至杖鉞六軍當齊汲終勃之寄天子所憑人臣無兩而不能馳一介之使操下里之音於龍江祖道新聞我同威冀分我哀不審其不足下自得計於潘大夫所知已之痛發之十章遠使千里衝冒氷雪而走我金陵俾致梓里旋槥蹙蹟天真爛然一字一淚會有小奴歸即寄之四從子矣緣亡弟遺言不敢勤故人片楮之賵輒以便宜附返止令孤兒奏步陳書於几筵而已弟以季秋抄上時事典禮兩疏小解竿慰孟冬中間纔即陳情乞骸中間料理亡弟詩集先杜門四十五日苟完筆硯宿負因料理亡弟詩集先已登梓尋次第其文付之孤姪輩俟完當專一介九卬門下以藍珠玉之引且夕草行狀成亦當有所請

並尚未敢也燕中消息大似不佳未審天意何如耳弟開歲後當再上疏以必歸爲主得遂首丘無恨益棕足矣足矣大梁鄉書至賢季令嚴公門之不振固其宜也長垣君可一轉否胡元瑞赴公車病阻瓜洲伏枕五十日而尚未起今須得皆悉無復北理冗次不一

與李臨淮

門下之握符留省彼此一通問餘則於扇頭寄音而已乃至杖鉞六軍當齊汲終勃之寄天子所憑人臣無兩而不能馳一介之使操下里之音於龍江祖道

自附於鼓吹鐃歌之末固嬾嫚之習成然亦巖廊丘壑之分絕故也嚮者數開彰武之治師隱然有古名將風而門下繼之更復琅琅弟楠槩賦詩彰武或惡有所不暇也無論彰武自門閫迫今振綺管於蟬冕者誰歟定襄其狡狡者爾即公家武站王博學好文爲一時東第之冠而遺言散佚頗深鳳毛之恨此道得公而始暢要之古亦未盡有也僕乘宦學道一無所成猶欲理殘物而用之雕虫之障深於焉毒搏沙之緣尚自藜骨坐視此身在菩復墮苦海耳家弟在容臺依然有六代三山緣差不惡也適故人之子王

將軍元周履任便附候起居併成一詩書扇奉塵清覽餘唯爲國自愛

答馮方伯

明公坐黃鶴樓俯鸚鵡洲芳草則當念能賦之禰正平靖望漢陽歷歷芳樹及聽隔江小語則當念能句之崔左司李供奉南樓翫月次當念庾司空擫聲與胡牀謔浪致談俱舍不之念而乃念弇園拳石勺水與中庭一方之月又因而拳拳於茜頰屯殘物若不佞者何也毋亦明公之過爲長者將不佞如嫫母魑魅靡或有當於一嗜也耶明公念弇園不知不佞貞與此園緣欲盡已併家析授比子進別構草堂辟地僅容膝旦夕披一衲入此中蔬食水飲了此生矣明公驟見此當駭以爲誕且怪不知敗子回首曉作家緑但恨晚耳吳民望明公如望歲然以孫中丞公資簉楚德星也將非吾吳民所得有矣李使君在吳與若神君吾吳恃以無恐誠如尊論方侍師野次草率報言不盡伏惟台慈鑒亮不宣

又

僕白衲�肩世法縮足一園焦中朝暮圓覺庭數卷而已不敢復論天下事而自壬癸間乃有以相聞者然轉閒之轉不可解如明公天下才也毋論其他即吾江左崔苻蜂起之後明公一下車而更束約募材武旋旗鼓吹肅然如李臨淮之將朔方諸益魁皆鳥獸散去黔首得不廢耕鑿者誰力也三事在步武而力堅退之必盡屈其揮霍一世之精神才略而歸之牢愁寂寞之地是遵何說哉昔者楊遵彥除趙彥深用識者謂將欲行千里而舍駿騏策蹇驢將無謂是也雖然天逸明公以盛年而假以餘晷明公所靈承之而爲垂世出世之業則大有待矣豚子素乏家教

文部

書牘

顧憲副益卿

前者觀一上人來道公輕舟訪予靖方欲掃松花煮茗敬以待而雲雨虛無杳不可即尋稍知以簡書遍餉隆旨非所敢承特懼懼不恭之咎勉爾拜嘉使還聊此附謝并布不腆之敬伏冀弘納

故倍道東邁當赤城霞起飛瀑界空時以一瓣香過禮即隱隱童稚何盛訪此妻蛻丈室也錢唐魔市之役意謂非公不能爭是肯南司馬論偶合乎何而公果有錢唐轄地彼好兒於杯酒淺喫間二人真人龍也使廟廊用才豈如此天下更得如公者三四人吾輩卒當樂死無慮矣元馭大故頻仍憂悴不復可譬餘甚苦孤危且名高乘家而家強來勞寫又不能盡掃筆研障恐不免冥公等期如何子念頗言公等病狀公才大於吏牘雖游刃無全牛食少事煩尤所當戒見承文欲亦不能如前大抵長淮以南人至五七士當別作一番養攝可爾子念俠者感公扶病延禮津津不置口豈便以千裏陽辛長沙望公二嘉納係公遠念不敢弥而道人無長物掃箒不足爲報如何唯

公亮之而已張守古循吏也翰丞古名士也公永鏡
自悉當無俟鄙言不一不一
又
始有研足下諮達悵慨奇男子者既而窺見緒餘一
二則以爲姚紫微李贊皇其人也嘉平小閤盤礴久
之於濡滭杯酒間露超識玄詣悟爵者尚見其崖之
似耳傑之不能出亦只是不恐負然諾　念非敢以
爲名亦非敢他有希覬也既得請血指覺其有味耳
別後猶復受筆研役不休以此深愧足下故自重九
徙處鄉落植蔬自藩謝絕一切酌應簞瓢屢空晏如
沽口惟晚實猶舉兩回羅盡日無事拈鳥絲書小箚
句一二以此知迎業定中之舞雖盡洗耳足下旦夕
當枚馭而尚奔走三輔故所未解耳一晤王承父於
王官端愚所得承起居歸不半日而手足下教服遲
參大足飽奏劇可以樂寒念我至矣口馭先生受
主上眷若此誠不可不出而家馭所舉兩兒旬
日內爲異物太夫人念之以此刺促行計如何深山
道人及此亦似有兒作臂替走黃語也當不滿足下
又
三盧胡春寒自愛

維陽傾盆舍樓信宿人間世與老兄會僅一再耳餘
俱托之簡尺中而不知神交之契固有出於簡尺之
外者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者耳遠使手書則
言意亦畧盡矣分係可以助進三紹可以樂寒棨
可以扶衰此皆老人所急然得無損中丞翠士之帑
耶比歲來天下皆突而逆盼爲神京左臂呼吸二虜
非老兄爲之撫摩振攝幾至成腐巾之變矣中州倚
兄如長城措紳望兄爲赤幟寧能奉寬東山朝晰視
大夫人膳即把酒杯行頻看長江雲物耶第眉毛也
何足掛煩閒事眸歲爲　上恩俊先君子於地下

而晉樞之召最之舉上君子俱謂不當復儼寒朝命
者爲謀不審舍辜而出過時之人爾處皆成悔恨且
遂不龍祀亡弟舍殮此痛何勝亡弟之精全耗於閨
中一作而弁走不已遂釀成膏肓之病賢藥之伎殫
而莫効奉四大分離時能自力去慾去怖遂不昏散
耳已爲收檢其遺文付之剞劂名業頗成有四子而
才日可與矣獨餘六十老兄形影相弔生趣道盡何
以過日乞徙之蹤已下銓部倘得逸跡計尚可收拾
半殘之軀視其弩穿也衢老兄尚不欲太原公輕出
於弟可知又不欲弟費心思於雕蟲之技今皆相負

老而受役太倉粟役子墨客卿何以戴面目見
老兄大疏叙本自弟意緣未奉明教藏之家巷歸即
可以命筆矣萬一不得請當遣人取來率業而後從
事非若他文之可以苟且突也合物曾子念篤於
誼故亡弟身後全得其力快閤成窓如洗矣第漸衰
恐不能勝塞外寒承奪念當以諭之承文訪老兄至
無錫以陳生一泣遂作劍溪椁王辰玉皆來賵稱之
以爲山人中聖賢弟以爲不入鄙門可也稿吕之駕
何惜三千里肯南長逝於公私俱可深惜昨遂有柔
桑而無蘧國家報功臣之典非吾曹所知也不腆無

以酬萬一如何徐具別帋不悉

王大容陽德

前月吕氏人回舟公子教導諄諄語至於精練古
器妙書種種稟實山房展視眉宇間皆煙霞色也感
戴何可云喻公雖脫屣時榮高枕臨風而政府方需
材用艱鉅之寄恐終不能舍如真所謂可以哭可以
人也若一念火不息則一身又墮苦海矣自公證此
景界又别其等不能具陳或後容子念當得之耳陸
司空歸後再相聞尚未獲面命仲劉達成異物錢叔
寶亦幾游岱聞康山人復將北首新命羅切恐亦非
優游地也加養自愛

又

忽忽奉遣道範且五歲矣昨春時荷　師真渡引棄
家謝世事東身入一券巷中耳目盡廢遂忘與門下
相聞屈指公除已久召命且下江南父老俱切雲霓
之望弟聞東山志堅區區世緣恐不足仰累耳貞出
沒苦海雖未望彼岸小即安瀾濟寂餘味無由分供
所草　吳陽僊師傳附覽倘有一二可採擇者庶幾
厥吉小助耳餘情晉子念當悉之

又

昨冬承公祖垂念兄子誨物丁寧諄諄骨肉誼也又
居然長者風毋與兄子言之戚戚感動也不肖家邑
當以頷勝福福非門下見憐無緣復沾此味子念時
時稱門下悠然之樂遠出右軍分半上籍今朝望推
屬不敢以一微車奉易東山蒸蒸趨方與家弟共之而
已區區行徑全是一頭陀而毫髮無所逗留舉世法
之所謂樂者稍盡去之獨所謂苦者猶見趾不能舍
也宗伯昆季至今猶在委頓中無以相解如何賢長
公濬然自遠酥眉山所稱泥純景真學佛作家無緣
一叩質爲恨子念上謁便草草布此加餐自愛

又

小傑從子公歸者得公手教副後山川阻脩彼此間濶八春風雨連綿鬱鬱無好思倘得小晴從常惲士及族人都運詹録泥小舫問梅花使者以書及筐柑至即取分嘗之風味殊絶得示收藏至三月間更佳兒輩饞口恐不能待也舍弟在金陵當客寄一二右軍有分甘帖可作兩家故事矣吳峻伯與公同坊館其子稼墅表才士將過訪幸善遇之

又

自門下高蹈遠引偃蹇時趨有威鳳千仞之風而山水之性麗服御之飢嫩所以娛蕭境而適濕性者滅令人羨之如之何者開子教則長公西華先生仙逝而群從中有能代應中外者亦繼之傑前歲冬仲失從弟望雖無它長而亦能以酒食相勞慰今者問夏六月遂失吾敬父弟矣何兩人之不幸之同也世界缺陷自昔而然弟西華先生已逾古稀林棲之日長似無可憾而亡弟僅五十三於世法甫暢遽化異物僕更失足一出鮑繁焉曹至不能視含殮其爲恍痛又豈可同年語也張肖甫太保與吾州江侍御亦俱於是月不起黃楊之厄至此哉厚委兩華先生地下之托誼無可辭但月下責文如責逋小寬至月末必脫稿送賢從比部君處琢果拜賜附謝

等敬美弟

數日前曹鳳陽有信歸云吾弟決歸計而不明所以意甚疑之昨始接吾弟手書初得病狀令人愛駭寺審向愈爲之稍解既而覽所擬上疏稿與乞休之意云云且悲且喜且快且服不知精爽之飛動也吾不如遠矣凡衆情所謂吾弟春秋鼎盛才識精練物望漸歸前路漸暢一旦捐而棄之以爲疑且惜不知吾弟保此完身以答丘壑保此完志以免濡染不盡之

矣今已告上茶毗念新色根諸凡酒肉之數十
去六七日指一日三兩年間可作淨行頭陀矣計吾
弟亦於茲時讀道書習靜功若有得者奇哉元駿正
是同盟不知可容三人否今遣王經相迎匆匆後當
附遺信也外詩二章志喜并近作四律附覽不一
又
與吾弟分袂時落日黃流離愁滿眼而意殊黯然知
大道無係羣端可待耳抵閭則已街鼓動矣月色清
徹可鑒毛髮西風作寒膚粟驟起念吾弟且暮馬蹄
前妹不易緩新醅十酒可解勞終不若從兒女擁爐
[illegible]
之近近能使之遠漸能使之綿綿能使之斷雖言大
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
者記吾守尚書郎時稍一接[illegible]
昔我元眉是矣何收拾猷之又一時執好若晉江歐
陵二三君子有作每篇
覽輒不快者次日以是監
斷歷下半耳當時亦未敢以弄楚之賦而敢代興也
天不愛手尚有所就庶幾二三子之末不忝忝於世
足矣若乃標赤幟抉玄珠必致之境期之千古何期
定論近出友于於其身親見之豈不快哉世無真才

又
得吾弟書具審已屢南康任匡廬在屋上彭蠡在屋
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嵯峨篇瑟不可名狀真化境
之僊都息心之妙軌也既卑吏牘稀簡民俗淳朴租可
趺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何必憧憧瓦釜承所
評騭吾詩文二端之業大都上龍之好兄而詞藻豔
發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持論許往破的如所謂
離覩則邈若無聞帳泊則天然一色字喻者韻必妥
節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為而設又所謂大能使
之小小能使之大庶能使之實實能使之庶幾能使

才乏通方二語灼然惜不能浮三百大白賞此耳所
喻本寧近覩其文筆矯矯吾弟宜厚集堅塘避其焚
舟濟河若於詩則以偏師待之而已其他回未暇勞
商頻也與胡郎論已前當刻置集本文本序地必有
賞音者因附荅大致云

又

所示千文書法圓熟秀爽非唐人不能題凡半行稱
歐陽率更恐不必爾率更眉露骨與此殊不類其
宰在高宗初正儲宮時當時集聖教序者不問遒治
宁論也但以唐人價耐之足矣題字在卷下有主書
[illegible]

又

昨盛氏人回得手書知痰火雖未全酒然而勢却漸減
所言汪伯玉許雲之約誠有之益前歲伯玉與二仲
過我酒間以為前後九五劫我游上而不一報將為
[illegible]卷之二百八十八

千古恨吕所笑爾時懣然許之春四月間特使其小從子
來約為九月之會又欲南要吳明卿李本寧東要屠
長卿徐茂吳吾意殊不樂報書力止之但以扁舟遠
服惧兩僮一登山而已然老來不任迴途之苦高尚
未央今據吾弟所聞乃爾便堪攜屐耶薛社豈能把臂
入林也此兄好奇而重文事業已世弃不復點檢業
彦輔樂地故自足乃欲使我作火行老蹇耶夜來酒
小樓樓之下非常三響恐非仙師警衆唯有節飲省
掌俟盡而已此外却無大愧怍也幹者千生持書來
謂適有所欲云不覺娓娓

又

前有數行附瞽者于生去中間無他言唯道所以不能却伯玉兄之故將來恐不免負約耳罔惟尚有微碍此是痰火上升久之或於此處作孽不可不預防吾弟但寄一信香及片紙書不傳人誓來焚之佛前即倫寫寄去不必遠尋聆君也諸文覺騶旺有精思不能全嫩臨亨爽淨少筋兩騄姪明儁有勢病小在多然得鳥必美此間堅吾却不凡意氣凌駕騶時露神采駿頗見風韻而不能純從此百篇後乃可望其成章法則未也吾於去歲中已決意黎垣所謂泯泯棼棼之一百八十八

倫弄俱作山神仗倆觀無所復恨時時見除日却與音耶不相洗乃至遂悠一陪得非前日語猶在此胥胥耶長干花下稱史隱人何所不佳道來歲抑言事少年至矣而爽進儁言事臣不已當軸者一段微意亦自佳我於本月十三日夜四更大聲發於中樓之下楹若轟砲又似鼉鼓者三倚者皆覺參蛋之覺未起坐而思曰得非仙師示警耶將鐘鳴漏盡時耶甲申之末示驗矣死亦何足畏陽生何不可日有蹇愛河斷疑網以俟期而已尚不能如劉伯倫付之一鍾不免容令政復見戚身之喘俟先府君論祭後於

又

貳巨陽歸得音翰書具悉近況時事可愛物情多變皆不足深慮唯是吾翁宿痾未盡除既不甚飢飲諸內外事皆裁減而啜飯小逆輒與疾俱壓必吐而後已將來防其隔塞此時盛後和往太平治拳使疾可遣人遊之入京一診視至囑囑吾弟既請急未遂所謂盡吾心與分而已家事任長可以無踰北轉既勞於體面亦不爲美食指太衆鬧紛道路殊非雅觀爰若且住留都來歲夏秋作滁陽醉翁亭主人未爲

不適祭典之期擬於九月望後三日皆憂月末當遣
舅兄致書俞府君聽其自擇時序涼冷潮汛方罷便
於舟楫月盈之候通夕可行弟貝時邦君大夫鄉黨
宗戚多以饗餞之禮來於暨厥者酒餚之類費頗
不訾至行謝又在其外原領四百數恐不免當十之
七八兒又未便入手兒革窠法無可處分必行貸
又乏主者何如颶風劇惡水鄉隄圩復有隳者尚鄉
幸不十分損耶偶行田尚未高目初亦仲荊老不甚
肯主張荒事非也益　上意以關中民力漸困將來未保稅
怒不免人人自危疑耳今臺疏疊上群噪紛然大老

意既稍弭司農口亦微柱必有可望者吾向所以救
吝嗇及道府連疏正謂此也昨忽傳押之辭太宰西
讓及不肖不知何說要之老僧不見不圖無豈而已
先壇立兩碑記工便荷一領生埋土中亦足何必添
足於蛇也老妻兩日小安過此酷暑或可無大故臨
峯弟粥飲日不過二甌艱苦非常肌肉消盡亦只旦
暮人耳鄙圭峯瘍重齊亦重死活未分少蔡以水定
爰瞬而死二君誠瘴濕漢唐晏江亦物故矣死生細事
不煩我置墨老師處分即深園雯便可談笑了之第
守治曹氏之惡僕又治刑族之無賴者雖衆口稱快

却不甚宜賴其信吾言處有捉回也吳食事得荊老
病譬之書稍息兒婚然於中謝轉急提婁遲多日憂
係可敬可敬崑令以吏盜庫多所追擊物議頗及之
未免爲解紛朱少南欲事幾大敗調停之功不敢遲
任南北灾荒宮邊浩費諸老技力漸困將來未保稅
駕之所滄海橫流一蒂不安吾曹亦未便是高枕地
也萬生蜾蠃尚遲兩日附此信不一

又

作書後偶見邸報袁裕老相駕之語深蔫許至乃爾
此兄故亦相知遊來頗簡畧此段殊出意外部覆雖

回語而推許頗重居忽自貴致者舉者前後一人耳
雖然亦更自書省致者失實是以受上真見擯舉者
過情恐不免爲造物所忌既奉有　明旨或不免一
推豈敢僥蔓以爲名覺得身中亦漸衰且動夏聲譽
非常不可不唯後悔以是言之終不若墾荼之爲念
也卻挂一疚不起卿其自取亦自有可憐處臨沒
之際唯感吾兄弟兩人故當爾也春兄爺事後大
次撒令亦粗有頭緒矣少蔡死後甚有紛紜宪臣自
長者其兄太拙無人道盡不止一端也前見吏部題
先大人諡命計其時已撰述吾爺有便音寄荊老托

其先寄樂本來盒碑石已募畢待鐫刻而領軸一歲
自有次數故也行祭後數日當即遣人上版謝恩
及致諸老書問吾弟宜預收拾以待備檢講刻給
音世貢錄失去二十餘葉今補刻完要增先大人贈
詰論文及吾弟稱建提學勅諭於後可即付來鈔
不具

又

連日兩作信方付去人而吾弟書已至初三夕之夢
所謂紅花者既與荒合若精心服之必驗石竹落陽
花不知其性云何當時駢師在家從先伯父受旱蓮

合島演義而已崑此老九十四齡之徵耶吾弟發明
年楷冠之興亦是一時感慨南曹九列幸無子紫黏
身儘可宴安仙師所傳恬惔二字大旨在出處外吾
州風俗於花物不良損以後冷面熱日侵凌不已今
則生意漸少耳稻尚無怨終不比崑山之甚也吾州
作災九分八釐吳縣七分餘俱十分想內意不能全
笑要亦不似往年崑士大夫勸多怨何足憑也老荊
終乏起色於月日殊可延華佗所傳誤甚撫堂二事
下邑未嘗遵行不必作書諫止武三甫到家而婦娠
在危篤餘具前紙

舜以不俱賜冀吾弟計何所報荅若書則俟明旌或北去人寄上也餘不悉

又

前者得書急令王鯉歸看雖知吾弟定見定力從容脫灑計必漸安而此中終是愛延周氏昆玉云曾面見吾弟荅色小暢飲食時進但諳析授一昏字字肝裂又分惠及三子使受者不安兩日後李和來復得信及姻姪駿兒書知於立夏之日痊頗解進粥不逆咳腹亦除餐止穩快喜甚喜甚新痢雖劾亦宜酌量少服從此日減至秋不發矣此間陰雨連綿米價

騰踊北方流移之民接踵而至五城日報死者以千數其他郊郭之外又不知其幾京尹晝策賑之可至五月吾力勘二司裒出倉米繼之徐掌科匯程好而誤言平糴二百萬石以救近省不知倉米實數二百六十二萬石每歲糶卒八十二萬石僅有三萬之積耳戶部已覆奉　旨而不知其說云何容尚未到江北捨掠處處蜂起聞吾鄉太湖中有船數百其曾稱順天王物情洶洶不知吾弟所聞如何吾欲極陳一番以了此身事但不止要領無益於事茫茫天地間不知死所得吾弟病可且以筆札消日而已李相回

附此不一

文部

書牘

陳玉叔

不佞之屏牧門下者五閱歲矣春容寂寥之意益
再拜賜焉而竟未及炙顏色奉齒牙之潤然而鄙心
則怦怦嘗嘗恒恐其不得當也郎中爲蜀山餘支雖
道路非遥而咫徑屢羣羽蓋觴不腆之好不能借
遥一介而王使君人來則手書大貺新詩刻集種種

克庭矣蜀地問多文士如相如子雲王李大小蘇近
時用修少海弇州作者後進得公一一陶鈐物
興之士當不復謀數君也僕迂書生耳謂廣時超後
抽草芥興顯者周還例自謂從世貞長物然一官之
在僕亦自贅疣公用此見矣得無不滿鶚雛唉乎家
弟使秦甫入閩遂得江潘報金馬洛沈弟須有歲星
面孔郎春明天涯語尤不厭也前二書方娓娓公記
室甚荷籍者爲覩收藏稍久更有取敝帚何也勉爾
寒白劇不足有外近幅二章共一如步嚴韻殊慚形
作掌大赫蹏亦足書小發五雲高是也近有一客擬
扇頭一詩將應統新裁納不備

重廣去人裘聊上說部一種之半或足佐握塵耳花
溪滕地見許慕石以待初亦羅然既不能不作小巫
索也且元戎百隊時時過從揮洒不乏何所容吾手
耶威雅郤心領械樸多勞加餐自愛

又

得公丙子書及篇章之貺盆旦夕服膺矣邇言東歸
與世事一切未殺郎不能覩除目覩除目亦時忘之
乃知后山參知特浙梁而公代者居無何而急足以
大教新詩及雅貺稱稱至矣胡公之勤存故人不鄰
小技乃爾傳南老先生萬福計錦還得一覩侍公東

鐸全蜀紹明文翰之業而光大之幸文當天下喉咽
寄郎嘉相國蜀司空何足多哉諸篇如奕相秀大得
江山之助僕亦自放一丘一壑間郎爲雕蟲所引墮
綺語障意故甘之餞老書少遲郎轉致所宜用
青理弁拙題侯公秋還上納也鄙集於說部大有損
益先上一部有續刻者亦俟此期致之損餉蜀箋佳
甚恨不得啟南希哲結此緣弟辭濤箋多小幅而五
色元微之所謂昌蒲花發五雲高是也近有一客擬
作掌大赫蹏亦足書小發五雲高是也近有一客擬
扇頭一詩將應統新裁納不備

又

山中自護其懶與世味疎濶乃獨明公篤念不忘且以家阿敬臭味之故惠我好音俾以牒覘比之玄度坐致諸侯之餉本遇過之至此也覺我三昇寂寂矣然以我記當明公記畧各置几案間匪直神交亦足神遊矣僕所抄錄名園別墅記賦叙之類殆三百篇詩可三千首尚未刪訂大記一入便堪摩卷念欲付剞劂而裝未辦何荔枝考牌雅殊倫唯大序所謂相如賦上林而未及者似小可商相如賦辭楷棵離支據史記曰荔枝政此果

也二序既家弟爲之傳得無贅疣乎哉既不即焚后苗研它委唯命便還聊酬報言并伸不腆鑒存是禱

又

前有一書及拙詩附南康張經蒸去計已徹記室矣祿章千古名勝陳徐風派至今在日子安退之文與西山南浦之雲此其小者紫薇公事不足當明公霹靂手搜奇訪秘抉靈傳神以此不朽豈俯日爲之不然　重書一下不可留矣僕刺庇蝸蜒自濡粗了身事先君子蒙　恩贈郎祖了心事自今而往無所非適君乃糟糠之婦宛轉牀褥饘粥之業盡成醃臢

又

前之搏沙觀及滅籠方而已明公四履之地圖多君子鄧太史鄒勳部不出而舒司冠張宗伯徐尚璽相繼歸得無冀北空群之歎乎邦有一懸故余憲副德明者今先公之同年而僕與于鱗之石友也束修自勵焉等之節白首無異所爲詩實能驕厲江右之泯以開正始其遺集數卷明公幸與沈箕仲先生一訂梓之且賜一序其子孫多工文辭而家特貧更祈脩曲眄琳琅老廢矣不能爲力朱穆劉孝標之刺其之矣所以借覓者實在明公餘不敢盡

晨學大教恍如與太丘盛德周旋使人鄙吝自消茲者覆覩全集如執化人之袪而登其城合龍女之珠而入其藏眩目狀心生平之觀極矣乃使復序之毋乃使從汪伯玉司馬後豈敢以才盡爲詘又豈敢以形穢爲嫌但自得病弟不祥之甚耗肝腑寸折形神不相守加以暨子見凌藏穢聚閒從食寢之間一試筆墨既成而讀之了不知着意處倘門厂不以覆醢而炙之木賜斤斧可也念門下別集多與亡弟倡和稍一取讀不覺失聲長慟門下步武雲霄而僕旦夕丘壑相見未期蓄百萬緒殊不能盡

邢子愿倚御
自明公去秩弁中忽忽累日正以奇人難覩奇事不
恒且垂當絃絶而有鍾期之賞勉成四詩小窩感棟
而文思荒落都不成語又以憲臺嚴切不敢輕涸次
且久之忽騎將至亡庭之實衙茅仵煖見稚歡詫啟
槭捧誦大教字肺腑第飾奬賄分非推名寒恥之
人所敢當耳辱委記序念于才名爵何必減崖盧四
宗若兌部中正汝南月旦則彼固膛乎後矣貞受明
公深知無所效尺寸之報敢以講劣爲辭第獻歲已
新筆硯緑不免於佛前一懺悔也尺牘俊語使人醉

侍二尊人種志物之養暇則接潘圖築室滇書其
中約於履道李於獨樂亦何所不快夫千秋之業與
一時之業孰重真我之樂與人我之樂孰深正恐異
時復忘公處耳前歲拳公九三致書見寵僕苦辭之
復習斷之太原公前似可保一敕但學道無得雖未
蒙耳露酒覺方寸開不易承旦文酒二累猶時中之
恐終于地獄種子如何家弟尚滯滇閩地縱不作子
南槌牀難亦已放手餘命仲與恨不即呼之相與俱
脱淨名室也見委拙志校畢附覽俟扎王判君桴上
不一不一

又
女不得尊問良切懸馳忽拜手教披誦如覩知前武
昌之札付之從弟瀕陽海小奴俱落魚腹良深悵帳
即簿賴公庇獲免大計而先已曳裾王門無非數也
三吳口碑至今尚新楚中吏人與他詞客俠客誦感
德高誼津津流涕猶用事少年戈戟手吻者以操切
鉤索爲功僕猶已挺之得公教故當不異知曾參殺
人顔淵盜飯此豈足相桑而竟有泰山之命將無等
公借以少塞其從容爲公等後而遷有請嘗之舉毋
乃傷於用兵乎僕固不能不爲天下惜才然公得扶

又

林將軍鯉雖頼其尾而尺素若新則已拜腑腑之賜矣茲者陳生復以八行來慰覩臨池之妙庾車騎所云煥若神明頻還舊觀者非耶陳生極稱大雅之致且園林靚麗館宇崇潔讀書遊藝事事具公亦自詫青李來禽之嫩欲分茸不得而乃有衆於吾圃之朱櫻者太山櫻桃見之史傳於貴地移種不必耶俟近於弁中隙地繫一白蓮池猥小軒臨之倣爲二斗室池前因土建阜阜三畝皆築竹其故圃老桐縱橫石色蒼鹵花事益繁區區五官藉營衛力不乏衰與恨已多今方料理其遺蓋文格之外境相藉桑榆足緩所苦晏坐高眠之日時時人事文責奪之素拙書法尤怯腕痛公所聞日臨眉山數紙誤也太原赫奕天路家仲婆娑習劣各自一世界枋榆中僅餘頑果若風霜見寬可免剥落弟師問向疎天公點點巨測今歲不死當猶一詣迅了此大事禍所去僕與于鱗近體承示終付劂剞邸不念猶公幹能無飭畫無盬之誚乎小技未尊奉爲已之廣永興墓誌因刻手章仲玉他往小間喚令揭上尊尊大夫壽章絕似村祉老翁語取其實境而已餘唯强飯自愛

又

不奉清謦于今瓦五獻歲矣每念叔度汪量鄙吝自消紫芝眉宇名利都忘而山川間之無由緒晤柰何柰何聞三徑日闢百卉時茂左圖右史眠讀如意日臨黃庭蘭亭數種讀離騷飲美酒名士之業綽然矣僕請告杜門會朱考功偶有所聞可謂鴻鵠已翔於寥漏弋者猶慕其儀羽也審已不能有所黙夫僕一丘一壑足以送老而諏見物色爲先君子蒙厚恩貴邸謝不敢復過爲僵蹇礙顏一出遂成下第各天之恨已多今方料理其遺詣文格之仍須狀其行誼展

歷莫悴然賢材筆以榮枯嘗茲光未敢品也公素萬牙期山水之知能不體凝獻人琴之痛乎嗣琴不論潛心堂墨帖以僕所緝古今法書苑徧考之不著姓遺顧汝修秘書云曾藏之三載是真南唐搨也紙墨不在淳化大觀下想當然耳陳生鹵莽得從事門下固迺分而見如臺察之一怒則又宛也世事大抵有茲因鄉人陸成叔便附此成叔有矣才而困朝夕不能無望於昤昤也餘不悉

答王明輔方伯

傳舉高來復得手教滿紙吳音山川阻修自黃池一

盟後大抵有來鴻而無去鯉以故不能無管牘於足下非特懶慢之爲累也張竹甫有書甚念足下踽踽而羙張助甫之跋跋且子姓絕絕然渠世福尤自倍助甫僕謂冠達磨時身豹竹子姓辟從背斸真王視雙履胡僧突曾壞而不能下一轉語與野于何異觀自在後身法春何止千萬要當於徹境迷途論負義耳近江北有田父故崇明人年四十五矣忽有所證誦談義者三日而之野次收火燎下衣甫雙即應轟烈心肺皆露火燧近出頃刻而燼青烟一縷貫雲表吾曹爲文爲聲爲故不能了了如此人

足下所稱覓亦其曹偶耶僕不耐鄉里項領走鄉閭得一深落滯棘而居世味稍薄　先師歸時一警省尚未授棗鑰即從小兒輩學洒掃而已荊老三歲間但有勞瘁甚麻未稱白麻遂下雖復堅考槃之操何以解於　人主前家弟爲尺一所迫已度武夷握手板冢厭雖病亦且出矣僕幸脫身仳丘整而荏冉遲暮恐不免狗貲作他生事前有詩其二語云心事栽松道者門風泄柳先生足下努力勿唐捐此光景也

藍竹二幅乃建昌一少王所寄置之壁間足助瀟洒

強飯自愛

又

昨有小敘掄集附報謝於貴鄉之估客計已達矣僕比能飲噉開卷亦差易記憶而菌髮變墮不無憂生之歎小園泉石日薜花竹日新坐起萬卷霞食蝸涎歸之無明之障抑或有之吾丈園涉成趣當不減儲而玄理禪觀時時會心且無能以剎緣相嬈者其樂當何如耶張丈今爲貴省轄計得相周旋弟阮姊之行復成欵話未知此生能復與吾丈握手縱噉否茲因便聊布候起居方有小冗言不能盡

又

兩日從先壠歸迫感往痛忽忽如不欲生得足下教論飛孥如蜕脫矣中受四禪天牛露洒根隨得隨失此境不能久駐泊日聽謂頭陀能會祖意者得非胡楚乎鳩摩羅什有云於泥中生蓮花但采蓮花勿問於泥可也又謂一先輩向若桃李云云此恐亦是延年却病法未證形神俱妙理又謂俯仰人倫心猶浼爾流逸此大難裁斷足下自當於輕重難易間擇之耳吾鄉王元馭宗伯弟二女辟穀已五載矣每入定飢二十餘日而解色遒敷粹生儀能辨字忽通

解西藏尤精玄理常云教本無二學人自岐之僕以爲此宿世人也教門耆宿其始本從衣食計入何由得聞菩薩難似得理恐涉見解如僕根器爲七情所損此時日償少年時諸業債不能何暇計將來也一歎與絕司空歸後再相聞尚未及面當以足下書寄之足下欲質與絕以大夫持論高當事誤之故當由刖持未是耳十新建掀揭之業尚自性質申出濟以歿歷成此竹川恐非大本達道也人材區以別矣別論皆朱趙陸郎二公當賢乘章地亦未必能支持家占也與絕訂不首背鄙言郎足下當發一哂

家弟徹棘後有奏計之役豚兒此試絕可望而卷落老廣文手不得一批字今但督令毋令倦於與政爲兒子計併其父失之與家弟經紀其遺事樹七尺碑火報泉下周公瑕無子而存倫仲尚有子而致堇侍郎性嚴細今人不堪遂成宇宙間一歎咤皆足下所訊及聊附報之南佳士也郎不發公車於藝林中立漢幟矣物冬强飯自愛

又

夏時曾附一書頗及近致不知達否尊丈今年正五十弟欲致尺縷之賀念以爲身外物無所用之欲從

俗效一言則皆舞隊小兒致語倫也不足以辱有道者耳日第昔人所謂半百之年公始及之僕已過五二老人相值可敞不可賀也尊丈年至北中郎已爲良二千石前及謝棣發外省極品然是時尚在苦海中耳乞身之後與方袍黃冠游談空說有雖風止浪息然猶未達彼岸也第業障深重分已流淪不意真慈見憐曲爲指引曠劫發蒙今已盡授家兒輩一切移心之物悉洗除之斷欲來可九月杯勺不令過十侯重九後師化去郎荷一衲携佛道書數十卷入精廬作死心計爭公交游中獨奪丈可以此意奉勉因小使君便附一札通此亦不復能相聞矣珍重珍重

又

得仲冬書屈指垂三閱月而後達歎黃池之會不易也日望公熊羆夢乃談二豎見凌狀令人竦然上當參爲天下冠公乃正得其力耶中年血氣不易復自今而往願加保愛如神明如抱卵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乃佳耳草木金石之類病在則爲藥去病則復爲病不足恃也第家累入淨室來所同志者元馭學士文一比丘無心有亦先師所度也頗曉諸部字本文小足冏夕黃冠中欲得如公所云善友所不易耳

見示理欲之幾間不容髮似亦能自了惟游念乍起乍娩亦姑任其起滅而已不與之較也奉去近草先師傳一冊其成道始末及化跡俱在大抵能合三教者始能出三界公弟癸信心悤尺便自陟降像非誰語者勉旃自愛鹿角霜膠少許其製法差精可自用也藏姑且敲種種皆禪悦味拜覔

又

夏來頗得提婆達多力藉口謝絕一切應酬元馭學士外健三夕與無心有默坐五晨與家宗敬炎小語耳寂寂中忽承足下問如色究竟天隆石不覺千日

之馬遠棒誦知皈歸先師遂能捨身如冠達敬履敬服自非其宿根大智岁何以針水遷契先師斯言荷擔者不必盡眼底安知公非郎其人耶疏譬為惡宣一編封貯元馭處候言香至當達之所寄金鍼鐫磬各一識尊名氏其上朝夕考擊庶於來笑不虛捐也餘金付工雕師像一附上以便瞻禮此工巧木都十得五六耳展論小五臺二僧化跡之異如白衣三昧火焚身此阿難陀作用出三十及勝示異香游戲三昧尤為說讓弟不知是游僧或著否若游僧者大乘菩薩阿羅漢顯化耶土著亦是耳來人二果以上地位故不可思議也敢乞再詳復屋及偈語見示弟還來驗得禪那法門暨純陽重陽諸真人路無毫髮異惟純覺遺身與形神俱妙處小有參差耳然至身外身則又未嘗不一也向苦游思時擾我靈臺自作之魔不易祛蕩如何如何公文已得定力合下便自惺然當不如弟之苦卓爾也別紙一卽有所述弟無以酧至意之辱爲愧冬寒珍重珍重

前者郎人之晉便有報書及劃僊師像一函不無浮沈否所寄金與元馭宗伯計之易下金爲鐘磬二實

香几及劃像工貲頗相當並復拜教劃及菜畦之鋤皆領訖仙師所書觀心經在道藏內以其簡省易入耳非行所撰也黃庭有二種梁丘注近覆而無當於理劉長生注者仙師頗許之然自發意之談非關訓詁陰符有數種注亦多汗牛充棟各一識尊名氏其上朝夕考擊庶於來笑不虛捐也餘金付工雕師像一附上以便瞻禮此工巧木都能一一呈覽耳元馭恒謂余法照剛悟經仙師耳受之聖師者其語皆禪那而時切事理類四十二章語當府實計授之吾二人忽袖而去不知其意云何仙能一切清淨澹泊勿助勿忘涵泳之久自有證悟不必於文義增葛藤也助甫日夕爲懽薄蓬之值大是

宿緣第公尚憂其文字障得非功名障耶是皆不易
擺脫所云少娶者應是裴休相公歌院蘇學士惠州
塔中物然助甫好飲徵英雄欺人不可盡信有數行
併附彼頻爲致之家弟勇退誠如公言歸後却作老
農課兒子輩讀書僕正得其力異時化一鉢頭陀雪
山或須讓乃兄也不一

又

晉陽之問歲再至圖焦而吳家遂無過黃池一步者
每北望郎神懷然三夕來愈人方寸而足下書至矣
乃承有等嫂計安仁之悼目前所不免弟此是乘緣
而來緣盡而去無足大慰者志辭極興雅古法森然
始謂足下不能忘情於伉儷今乃知不能心情於結
撰也浴上之篇樣自未生亦見足下與助甫一班是
下爲宗祀大計房室故安得便絕弟不可作洪景盧
王宜子耳勿忘勿助間自有一種斟酌斷發生可
以去業謝掌血可以清志是下果堅此盟不敢不效
讀功僕一朽株耳去冬爲兒子塗抹出對客兩月
餘早覩人觀焚誦過勞幾遂羸頓今則復爲故吾矣
獨不免戚戚一謁節使者州郡大吏及受役千里筆
研不能盡作頭陀行徑以此慚足下遠問訴喻晉陽
三歲疫復大饑何吾地之同此慘也昨春至冬郊郭
之外處處行瘟棺籍而死者不可勝數七月陽侯大
作濱海之民悉飽魚腹吾州及鼎定苑者將二萬人
鹵潮所淹花瓦之地悉成鹽脫司農與點首爲醫徵
歛轉迫計惟有死徙耳僕雖罷此身方外能免滿目
幸張肖甫近處分九首惡軍心帖然此間夜臥差可
安枕助甫建大纛夏州磨盾鼻書賀酣山石二君子
爲叫囂跋扈氣不似王氏猥而已家弟遂堅登
以朔夕與沐獨元馭雖骨向隅無如之何玄甫復崩
冀吉牧奚恐遂無識者若兒子之斥甚佳非當所既
大暑附逗亮之亮之

又

不審教言者二義所失每聞道履清勝足慰吾儕冬
天之思而文閒之慶未彰則又悅然若有所失弟不
能無繫於樂餌則以溫補爲主勿助彊陽裹欲清心
待時而動可也僕以先君子蒙恩郵至厚丘壑之身
再玷 朝命三辭而不見允失計一出遂與亡弟竟
成永訣悔痛之極生趣併盡邇者上疏乞骸而 溫
綸見留輦上君子復不棄亮誉劉越石有云破涕爲
咲殆茲時矣今歲賢智適隕亡弟之外復及脊甫乃

至多年罔希言未青雲羅近溪亦相繼化去門君俄
頃而逝肉身在龕四十日而不壞不倒真異人也近
溪亦甚瀟洒但不知何如耳亡弟似有定力僕爲趙
集其遺詩文近五十卷刻之刻成當奉寄門下求珠
玉之引以番不朽之業以示後世彼三王一轄不
足擬也僕嫺衆自放於道無得俟期而已尚有故人
一念乃豫章余德甫也此君清修令劭以文章爲江
右冒矣見推忘者抱道削榮終始無玷正所謂鄉先
生沒而俎豆於社者乃不獲從李司空萬太常之後
唯公與二三鄉達商之諸子食於貧然其人材足觀也

非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八 尺牘

遺集難托玉叔先生梓行亦希一從吏爲恩藉則老
而得子且有家矣游道益篤恐子不免年少窺人莫雲
卿死矣使方伯公何以送日偶便附此不悉

又

爾以故人余德甫盒棺之論輕浮左右乃承俯念而
爲詞之多士則見格於忘者而門下鼓舞振得之遂蒸蒸
深矣江右固文明之區自門下右篤文故之誼
郅隆而南昌被澤最先其發右最盛當僕往者奉敕
時實欲以匡廬彭蠡之勝仰佐揮灑亦使江山益色
而來教謂獻吉先生坐困此不能盡得意於古文辭

支部

書牘

錢楊諸大老

適見諸鄉達尊老先生見示孟不勝皇悚衆了斥進士之故誣之則此官於古文辭誠有不易無者亡弟齊貢二監自閩中入金以八月之間而完七郡試句字楊抱不遺荒還甫息肩而從事案牘著述稍之痰火上升以漸成噎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子淵視達孔明食少殆非虛也僕衰年誤出竟成小草肺腑至裁者亦有勢不能裁者此見笑爲可裁而貧那作他顧痛直手足業上既乞歸而不果　天允近頗爲料理亡者詩文五十餘卷梓之弁輯其行事以求清賢如梓之筆爲不朽則此外無足言者承雅覩并新刻弄嘉正學祠一記得其人矣溥有所俏比於戴藉雅照存不一

不肯裁者於可裁之中又有須兩臺奏請者亦有可徑行者僕勸其奏請宜明經行宜速即勢有不能裁與那作正額者亦開欵容部倘得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那諒部定軌不允然後校論士庶知既使表倡受德而諸公受怨至於兵公欲定擬書一以爲十年規則毋使每歲造冊官有詳畧之殊吏得上下其手僕笑而勸之何嘗敢有沮也夫言事者之易而當事者之難易者之快而難者之勞此恒情也撫公素不通書札往來今忽以僕藉口則恒情之外所不可測矣毋乃兵公之誤傳或撫公之誤聽乎哉不然彼

豈忍嫁禍不才使得罪於諸郎達尊及士庶也謹當
露章以白兵公棠旦至郴湖縣公力從吏之苟不盡
心爲民請命者有如日適進亡女之變草草不悉伏
祈照亮
王雲竹大參
世貞無似驂從老伯於東省計之臭味之末間以職
事不能時執通家子弟禮益至於今歎焉天助謹悉
奉賢者之用不獲使布老伯之嘉隆間然八閩之地士子
聽依如泰山北斗依稀元晦先生之在延建所仲又
就多也家弟自閩還私奉袵侍几杖謂謨設松下風

盡宋二種皆是佐兄塵尾之資餘具別楮不一
又
三日雨客小稀遂能草鵾鵾賦以語此鳥即晨興歌
舞冠中五黃花盡條備極美俊促與尤要爲傳神書
此賦以貽是下如携過諫章與德甫用聊諸王孫共
和詠之此間亦當邀異中名俊成此一段佳話也山
園書樓成潔不容喁悉從諸書名畫古器充之披覽
之餘焚香燕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祖臧客是
死矣是下方敝張君嗣苦見之爲撫掌一大笑也麗
人計亦當侍行幸時念幻身無常觀不然樂天游虎

丘結語亦可暫充倒耳阿敬聞已捧表而東故不復
爲書音潘中丞及德甫用晦書幸即致之德甫不能
無望中丞携杖中丞長者然亦須德甫差得强前兩
晝如不稱可發來成則以價轉付其人近又見伯起
有冷啟敬仙奕馬和之國風二圖却佳弥恐直太昂
耳却上觀音一軸可送內子禮佛是方便法門第一
品也餘物將微意不一

又

方宴坐焚香念足下而使者將手教與呪儀種種至
矣知已抵洪都任吏及侍姬俱安隱爲劇德甫尚幷
在洪都得之視班范所記寥寥不能稱會自奉先師
[illegible]
蘇耶郎十載分映閒足下到當屢及於堂皇安恐虛
滯也用晦書當徧首諸子孫爭自媚不得則相妬小
是之亦住日今年久熟土前月晦始鮮幷圃泉石花
竹來近人而爲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之此段緣
緣最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一榮慾
則亦市朝書畫賞覽是雅事小一貪凝則亦商賈林
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爲俗
未幾而公之教與事狀至矣僕生平自記錄不能二
千言獨與今先公遂倍之即不敢自詭惜史將以致
區區執鞭之慕而少慰仁人孝子之用情然以質諸
事狀則挂漏誣劣不可名具即張羽王也乃約以今月望後

訪飛湖上計必道洪都與二三兄弟轟飲也家弟以
前月入京不免折腰更三五日計可免矣德甫似無
後憚理足下但留神少爲三徑之資如何白鷗盟
馴警前所畫果未畫矣今仍勒尤老一紙僕爲書賦
補後不知可備匡　笥否

徐孺東

僕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齊一代史事以竊附於古
作者之後於國家大綱及名公鄉將相忠義孝友儒
林文苑之類十已庶幾七八獨念不能得四詞循吏
者即稍得之視班范所記寥寥不能稱會自奉先師
[illegible]
敢輕忘不後揣手而叢年厥公惠笑道我篇聆所隆
顧經濟大畧於心異之既而公布帑而以今先公之
誌銘請始悵然而若有觸則今先公句容之政首之
心者二十年矣而不能悉以故自別後輒取以書奉
促而公方指據三輔稱困使者未暇也昨以先君子
追歸事謝兩臺至句容句容之父老誦之君新也益
未幾而公之教與事狀至矣僕生平自記錄不能二
千言獨與今先公遂倍之即不敢自詭惜史將以致
區區執鞭之慕而少慰仁人孝子之用情然以質諸
事狀則挂漏誣劣不可名具即張羽王也乃約以今月望後

事狀倘之勿孤行也三輔自石晉至宋皆委以與廢爲勿殊漁猟之地則有不得已而爲漢兒口腹計者亦僅二麥黍稷之屬播種其中聽天自活而已元之後至正時始有建議墾濬如公者行之未久而輒中沮舌今事若合一轍昨得顧益卿中丞書益深痛其明效之已見而大績之莫繼也顧然天果有意於社稷斯民耶必終以此事付公不然而亦必有繼公而興者勉旃自愛康生云公此歸且開闢與定宇太史作洲墅行遥甘仁弟定宇既不出而從拳洪陽又謝公而去位鄉前請告手牛之分翛然劍色弟

不念廟廊之上遂空辟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歎可歎大駕拜嘉却有導附將意不一

莫子良方伯

徐長孺來道我公向道之篤因得承動履清豫蓋未發而使者至矣披手書誦之更論所聞於長孺者第謂八子爲魔計窮搪石夫九子魔母耳八子乃遂魔父耶長君才藝柳吳興所不敢望多取造物故厭霜蹄仲季之閒有勿藥者公之未竟其在茲平弟一切暮農往往綠聚等之萍值則太疎援之肝膈則太容衆文學名世而不涉綺語歎歷多載而不雕次樣位

畢常侍而名勉隱邊騶混朝紳而籍到用臺郡不必生佛世誦大乘經已是辟支果位人唯畏於小粘滯者加擺脫而已僕苦海中一貫客也風浪所寄方覓身命過渡師示路易於迴楫當時棄家室謝名勢外非有可觀者而今且一歲餘矣隙駒夾兀事未盡洗蒲團三尺地與魔共之以此凜凜恐負　師真豈能有毫髮餘澗足相爲耶唯是聞之師黃庭云百二十年猶可還此是上古氣完質厚之世今則不爾宜下書以後此度衆無復可藉若固而別有所采又自貽伊戚意者外郎累身內郎累心使混然惺惺不

昧因果當自有受用處耳近來肉食人談般若但作有爲卻是梁武帝初年盛不滿達摩師一句也窮子竹活只在目前慮之波斯藏中從資唉嗥秋暑未蠲強飯自愛

又

昨者賢叔子枉顧以翁之手教大覘來謂至雲陽而返徒使人想像紫氣於晉陵錫山間而微有傳仙跡乃在金陵市門又云有見之者貞以故數從叔子邸有三奉訪而不可得賢非右軍乃煩張鷹昔竹之避遺書豫章更勞何鄭後門之遊耳帳且慚惟翁天錫

難老遂膺八袠名德之重豈滅平原政復不以浮榮
軒輊耳貞爲手足之變情事不耑且從冗如蠲侯小
間當具一尼言且修十酒之緣而已秋氣漸深若是自愛
王家駁

蕭齋一飯遂不能操前艇從祖道客後也意長者置
我於跡外耳天中壯游未擇所適固不待封人而後
識著易龜畤之地於盍廬消息有遲觀焉何必悵然
以一歸爲快也向者 仙師傳受簡長公弟勉從事
所不自安者其辭之奢施委瑣不足發揮人道中間
實真化靖之跡或厲以漏泄見嗤耳不謂流入臺省
間作春夜賛也 仙師如日月縱阿修羅掌亦不能
障之寧況兩幺麽如僕與長公俱久棄人間事一瓢
一笠何地不可容所惜比曹子作調達生人無間耳
不戚之說外似推借賢者伸其勁辨實欲離間人骨
肉使之內訌公既者誠身後長公復推腹言表僅僕
以一哂佐其間而已家弟在秦中亦聲聲思歸鄙意
則謂與公俱少俟投劾使未前融盡徐徐議之何如
野人且欲焚筆研而復蟬緩此耘珠增惘然秋暑自
愛

又

里人張生所得公報書及大觀未發而使者至復得
書且及舉微君士三紙不勝感規此公書法實不減
眉山豫章襄陽諸賢而名不能自振其所傳世甚少
獨僕得其臨蘭亭敘一紙及上清等四帖蘭亭敘久
已寄王南岷翁矣昨從長公所見此帖深以嘉賞而
長公不甚信後月餘偶談及之不謂長公遂以報公
而公遂割以見貺也是墨數一往話然傑妙乃作米
顛儀態乎比里居獲侍太公於杖履而長公歸復見私
不自慚陋何殊窮達生之幸也長夏逝暑開卷弄筆

黑時不感二祥章惠以豫日第兩歸作崖陽矣乘之
愉爽之地俱爲巨浸吾州小似得乾土然亦是一孤
島耳憂生之外更深隱慮如何如何開胡中丞既甚
切不知爺上君子肯一南翩否使旄郵此間謝文太
史楷書千文是書乞外家吳氏者白石翁畫雞一軸
頗稱興到筆非取仲醉來矣耶門僑札之意惟鑒存
是望蘭雲想當不遠固食息之祝也

答鄒浩如舍人

比在武昌復奉顏色執事方妙年而蘊藉有大人度
當是時私心已仰倒之不啻林宗之於黃生也十載

來瀾不聞問見執事通金馬籍爲之快然魯來陽過
訪頗述推挹之愛乃者遠使月暑走二千里而見存
卓鯉硯讀宛然若接謦欬中間飾奬過情披豁無隱
又讀先時洪喬所淳沈札詩批事之愛我故當
出自君所述之外也新詩托寄幽玄措語温雅少加
琢劘自可上薄唐人希踪六代而閑健處間有可商
至於韻押尤似草率不無微損連城岑見委輒爾信
筆黑黨知公大雅必不至作牛前章慊也時義之美
使人一唱三歎吳子華廬自標榜郎研石成曰不敢
望見脚底兩小見一年十六一十五矣豈能辨黑白
一見之我欲下拜郎付令卒業耳長兒偶鄉得雁寻
復作塞殊不足當龍事筆札藻賞寄題讀書草堂詩
塞白而已坐年來無意工拙不足介君壁也一笑厚
幣附璧近有山園記實之業頭或足當臥游也陽暑
加餐自愛

又

與足下別十五年矣不奉教札者亦垂五年僕西夫
之節不固遂成小草樓遲白下以慚爲目而亡弟竟
不能待捨我而去自是神現益消沮無復生趣上書
乞骸杜門待命而江鯉忽來剖之則明珠盈我

凡業至赤牘申叙契濶之致請益之誠綢繆寓使
人心醉興寄超過復令神爽不知起色之濫乎大宅
竜鯉硯讀宛然若接謦欬中間飾奬過情披豁無隱
来論古人欲有所譔著以自見後世必用志不分
神有獨至可以成一家言而近有友人好我貽書相
規以爲丈夫耳目口鼻與堯舜等奈何弊精神于小
技郎三都之賦視若五禽之戲耳此語也孟子與已
先之曰堯舜與人同耳非直立德之士能言之郎杜
甫畢生爲詩味中尚獨謂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又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則隱然若有所窺見
然前之所謂稷與契者安在而其詩名至與天壤俱
藏則復之自歎以爲小技者也孔子稱詩可以興可
以群可以怨遹之事父遠之事君僅以忠孝二言
或粗徼其實以示天下後世安能使之感動而得其
所謂興與群與怨也堯舜與人同故子與氏之微指
然非其文之瓌偉雄勝安能灼然爲萬世標藉今深
山一田父偶創此語又就聽而執傳之也弟此語自
不可易僕老而鮒汩汩筆研中受世人役則當以此
爲瞑眩之藥而足下且兩用之可也彼用以文其拙
者非夫竜讀足下爲先君狀自是一代奇男子雖於
貴壽之報未極然至今凜凜有生氣足下有新都公

志而復思秉之秉是也而以屬不佞未也雖然不佞不敢隱其拙而罔孝子之情倘以奚石乎郎不佞重有愧矣讀贈言弟長律現麗宏整蟬聯周詳自是當家弟未辛其辭而勝寸折血淚迸集不能已已急爲録出付從子焚之靈輀前若贈僕二古風四近體名世之言直可與明卿並駕雅欽華不足當也顧今受之者非其任耳用鄉家法故相鄉昔之哲媛以呼所天不爲見簡亦不爲强造宋人集句有爲郎憐悴却寘郎以對與我周旋寧作我雖極工攻上下不相家不若見下之左傴恢也僕前謂老許但等無一字盍以助學道故欲堅綺語木义今便當改之無成一律來謝日力不足餘附異時帶徵之例何如雅覬拜嘉薄有所致殊歎贈縞不一

沈純甫

婿柴弟賀　萬壽蹄問所進交游則執事也已從郎中見大蹏姓名則又執事也既平頭捧尺一而前啟椷姓名則又執事也不佞天地之傖人也進則嫚忠退則慌孝當世路者强而被之衣冠不獲自決往其至此何能厥濯以見執事毋乃有昌羊之嗜而忘其顰眉蹙吾郎念欲買舫船我新醑以追候穡李

而痼肺弗果然心莊已往大庾南矣扇頭一詩托思謂然五岳之盟余髮種種而心也長若麟閣不容畫白眼爲公道畫他篇雄奘概是遏闌溪有胡元瑞彭稀修足談緣章會用晦德甫亦當少馳弟未知家弟能爲匡廬主人否嶺南山人故自佳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勉旃自愛蔡鯉魚後則公勝璟之期餘不一

又

僕跋跑旅落人也少而進閒不能卓然樹忠孝節現復自放名教之外足下辱見收之而先施於宰憧寂莫之鄉非有胸無心者敢一日而忘足下昨案案弟

發揭率使而不相聞遂不覆過尺札於左右而足下復以書問存今者鷁首越吳閒矣又不能操縢蹄手酒以一輕劒候足下足下當以僕爲何如人也今海內義抗節之士以足下二三賢爲赤幟習附景從必有以奇士進者雖然不願足下之輕用其奇也大抵人主之倦於好言在鋭言者迫之小人之輕爲小人以亂國是亦君子迫之所貽足下詩意亦衛中間與吳先生交尚不能深若趙先生石交也剛腸快吻竊懼其鋭而幾於激也奉相爲日勗之見委跋廬陵五君子像已污訖實足下其間亦何歎若有韻之言

出彼固瞠乎後矣行成稿序必不敢看風諸但不知
若干首文若干篇倘許與寓目焉而後命筆始得少
暢耳不腆之悃不足以辱行李唯賜存是懇長遂海
塞爲道爲蒼生自愛

沈君典

天假之緣游從數日獲一窺公真隋珠和璧而不輕
露其照夜古德云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事公大
丈夫也如將相之緣未盡何仙師以化去後十五日
而寓夢於元馭兄并攝不穀兄并宿耳愛俱如之其
悵悵於數君子其篤也公烏勿慈摩護法大寄亦須

於世法中了之庶非面壁枯坐人所辦耳此月朔後
一日奉先師龕入觀時久楚東南風甚凍雲低舟
而甬就陸寒暴幅奇促二里許送者觀者數十萬
人人觀成禮火之後大南中間復瑞種種木欲爲公
輕語僕得托棲此觀谷得長奉香火充淨人於願已
弘不敢復望蜀也方撿奉純陽祖師而難像本公所
贈適至又勝信陽太史前事矣公前寄兩札皆至
一似爲關之來謁師蛻而過里不入可訝然長卿
致渠竿尺一巨冊讀之大是奇文與長卿俱非仕路
物耳墨陽觀記精勁古雅且饒致語中間惟有小可

商者與元馭計定後即登石矣勞役甫息看良苦筆
札奉寬簡畧之罪不一

又

自公行後郎麻城周起部來云有一夕拜以宗伯先
貧於政府袖草者久之而返壁堂省之間盒洶洶矣
而云何太宰之疏繼之尋部爲停寢旬日而臺抨復
繼之如此孫郎嘆語欲止江東小兒啼不得而能止
我輩學道耶然宗伯不免作小有爲事具揭一辨及
報政上諸執政一丸泥封龕室謝絕香火與我曹作
壁觀婆羅門而已宗伯咄咄謂先師胡不示一信僕

調清屋小有天下視人間世若一器貯數蚊蚋於方
寸中鼓發壯鬧了復何冰庸笔知不以此駭我曹稍
息耶得公教果不異鄙意心謝心謝申相公徐太宗
伯後先有札云政府意殊穆然且能以平語荅
聖問審爾彼等單調遠者枉以身試阿鼻獄耳前所
云夕拜宗伯門第子也未法中遂至此可恨亦可觀
也申公又云公急須北上半足踏風池便人人息
咏此恐非謬語惟史察之小兒落夾至停廩大抵與
司柄者分任咎耳今頗有焚舟意真應公前破宇訣
也兩小孺風氣郝上要恐聞之直指之轄北矣渠已

決策薦青浦君得無爲戚明當黑人之好沮乎擇汗不

一

又

僕向所以勑公暫出者非謂一出一處足以了公平生事正謂物情洶洶不欲過示崖異耳燕中報音悉返大抵意自有爲非欲與通儈也借此一番倒口於意已滿此曹子伎倆亦有盡僕與學士可保方丈蘿辭地矣昔時簽王築衣錦城羅隱勸其樓堞皆內鄉未幾而徐綰之變從中起僕所慮得無是耶今已絕罷味不入口朝誦夕咏坐亭然不過於毛髮上作小覩耳

明門徐明府不知所用也公何以教我家弟乞

策於入計期已有既上今段固近決裂亦不至顯然

復爲請公雖不負泉石盟更須上一病疏僞爲死轉

且毋令學士作遠逝主念之兩兒子粗知行文屏公

見急附聞不一不一

又

三日前青浦一書至謂公已來裝旦夕北首矣而其

夕湯開之吉士來云亦從青浦得公問意殊快之二

妙差池鳳沼毋論小山叢桂之色奪而增潤毛堂且

使嗾猪臕小兒少息屑物是亦佳事信香來接飛輪

宇宇牌牖又於元馭宗伯處見張公子二書中間遺

辭叙致波瀾藻爛始猶疑其文人少實而懇至處要

自由秉公所云二十字謗政牌殊亦聰明寧不知無

醜人竿叔子者祇緣公儗蔡林皐君爲異識諸君立

赤幟故宵人得借以行贅一入金明門立氷澤矣第

三駡尚是關壁覓釁恐未中肯綮正亦不必介意我

師往往成僕和光茲行無以爲贈唯此二字而已青

浦計可望除目脫此枳棘便甚消搖儻雖貌爲指世

累而時見刺促即尸坐一浦開亦自碌碌編竹耗殊

香然久已知具爾自不善覓亡賢所惟也向書樓堞內

向簋謂元馭及僕家庭閒魔而若之深吾輩方寸地

何所不有言及但更竦然近方料理佛道諸經可條

論者刻之尚未完青亦時當附上也此行須從

隆如張所擬爲使餘不一

又

孟夏朔後二日元馭宗伯見謂公家蒼頭來乞法井

催持少君一書云公病熱須此以解橘爲懸懸欲馳

信相候念無可使者適得青浦一札云已自勿藥但

元氣卒未易復耳公出不過一世身耳自愛則萬世

身也不自愛則刹那身也先師遺訓儼然亦復時加

紬繹否青浦業爲公展昔弟今天上公子知果以病
欲不任非誣敬亭山色相聯則作耳與宗伯俱有家
庭之戚而宗伯爲重古稱缺陋世界非獨吾二人順
受之而已茲附青浦仰奉候加餐自愛不一不一

茅鹿門

某待罪貫郡無狀辱長者憐而容之益拜賜於今八
載矣閒寺時賢嚣桎愛至欲負笈力請之而後已漸
行不能以一符檄爲別緣不如御史有佩印處處得
發故也每念執事負經濟才文學政事於世無兩中
間一青衿而使醯之所謂翁朱騎馬者果何人哉世
自幽谷之厌不然久矣加以跋跑自慙偶值天公一
開眼暫爾跼跋今之委蛇固其所也山園小有泉石
春來花竹日新作老魚散帙了不知厭閒以筭酒
許之閱賢郎能祿養兩係注神儁歷塊可期傑頗
庶稍日傾峯落嗟不托三兒相能謖父書獨于麟嘉
草十七青矣子駒優化異物遺孤翀於裙學宮而達
蒲私室吾輩得無愧生趣之厚耶兄家玉潤國之瑰
寶甫卷九列而見左畸趙迴輸下澤然內有是下外
有千鱗千秋之業不可門峙而三耶寄聲勉之不一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

許殿卿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沈光禄

屈指西湖長會于今十二歲邇矣每念吾丈冲虛恬淡愷悌易直貴叔慶陶元亮之倫出處之際如雲卷舒加以太夫人大耋茹福優游泰侍天倫之樂靡以加矣弟劬不能蚤引疾來此緊言奉白在家翛菜而世網及之又以餬忘者口良可歎也春來偶有創悟一

切放下且作明陀行遲矣閒仲君勇劃愛欲薩諸煩惱深所敬慕何年得謁法門一領指示也

李儀部

貞月杜關來不敢與聞世務而自見枭兄與公前後大疏論之爲舉節數賞移日益皆出於常情之表而實中於事理之的故也貞生平跡不能事言路顧頻餘生自速名遠豈有可以當公意者而況雖孟之夫乃辱過聽見泉兄使效太公牧無益身心亦厭之矣乃辱過聽見泉兄使效太公稱觴之祝不佞何能爲重雖然公賢者也太公當必時了努力自愛使僕托此滌一笠一衲坐扑握飽兮淘爲太平之民以死不亦快哉使旋草次附復不宣

賢又聞公上疏月知川得謫情罪於過庭太公怡然

又

獨者以尊命作太公壽言是時方欲謝綺語非不思不能仰體仁人孝子至意而草草一歌寒白數月來不復經此戒染指翰墨則殊悵悔其鹵莽也僕獨者勤世之念適與境會故戲作東方生陸沈大官酸肉中君殊黽黽不自快不愛作東方生遠跡無所譖得市井也郡吏部何以詰告得非亦生此落耶儻老矣於世事殊不欲聞為公偶及之勿咲野人市態不盡也

又

外不腆將俏乞照入焚甚口占代報不悉

通昏而高軒見枉非有墻頭之過幾遂曇跋青燈促膝玄談少疲佐以時事名勝所會今人忘倦第孝伯無長物雖六尺簟亦為兒子攜去不能止宿雲雨夢無始若夢寢以此恨恨耳山居耳目塗塞賴公聞所未聞　聖主憫早步將南郊謂然桑林為猿衆新司農不知如何有以仰承德意否前與趙汝師宮洗談及有詩紀之其落句云藉令指日相司馬未若得兩京弘羊此閒閒意也汝師前有一札為公念甚厲忘出之今以附覽劉君以為詩草法津津不容口至謂清穩雅郎命筆丁太僕不審何所托此二段恐未免破戒業望治行第一王業之選舍而他之顏置不論於造物者此兒獨好德一念可耳其他無所不嫻醉科之業何外紀贈一排律請教山中不可無此客亦不可無此詠不腆之物不足以酹東美聊見情耳幸麾置之疎脫自恕棄置分也白下名勝諸賢莘止固是小惕

巷戶部劉介徵

僕懶病自放雖掩耳名世交游中有傳賢金玉姓字者雙鶩振羽自閩海而徊翔玉京不滅孝標兄弟昨雖得朱嘉定書悄悅閭閻猶疑其夢不意衡門碧苔破長者之轍既接大雅覺芳蘭襲人旋領精言則屑金紛吐昔人有云所見更勝所聞殆非虛也僕爾時困河魚暫不覺枯終以不能持久竟無由停孝燕船惆綢愁夕就事之暫書復至矣僕何人敢忘擬歸忠獻執事翩翩眉山長公也如同叔秋期見過尚能烹伏雌炊勘稻以待雖然奉母語人謂殉夫破鑿坏盟也

承諭光下尚以詩文所模楷羣馬者云天廄萬脊皆吾師何必模索曹劉遺跡也若庀材貴惰則趙宋以前名下定無虛士惟效取其神駿畧其玄黃牝牡而已雅貶規橅種種拜嘉

又

與執事別來可兩歲則時念大雅不置矣所尤悵然者不一接圜徵眉宇耳前時翔執事所草狀今又得新刻讀之令人作太史公偕侯想其撗眉風骨當倦耿元孚懋權輩雖不接不恨也屢示諸篇種種清麗有致唯於一二字音不甚妥邦圜微似亦不免小加

卅鉛之力矣而傳矣烈婦從容就義尤勝感慨用壯

又

衰懶相籍與世未殺不謂長者賜屢修訊杯酒楊花使我岩阿生色叢桂滋芳益蓄左顧而問豎子汝目中有此客否所恨回風雲旗候來候逝至今惆悅猶

在夢境也爾問公家孝標何以不方舟公謂有少家事未料理尋當相詣而紫氣未更苦跡自若意且軒車上都復鳳犬路矣忽奉母語人謂殉夫破鑿坏盟也生存不見識無以箝口地下為歎使僕戚戚欷歔不自知其無從也庚辰梵中賢仲與天雄魏吾鄉顧稱三才子二子皆幸相周還獨不及識此君今遂成異世所謂缺陌天地耶夫豈公門哲人之萎而已也不知有遺詩文可裒錄否見示文一章詩二十八首啖元孚懋權輩風致骨力適貼五足稱作者獨見投二律奚飾過情耳僕固已謝筆研小侯春愉或思仰酧來

矣今則未能也損簡皆異物而僕不能當異人如何不腆附報不一

周元孚

自兄往返晉楚間凡三得書而所報者或不達及見括蒼陳目意可以毋敝郵筒矣偶有傳兄得金陵轉亦會山僮黠可使者以故中沮今乃辱大教詳悉多足論賢於退之潮陽遠矣僕爲一大事委身明真而

未有所就近偶從容受揖病法而驗或可苟延歲月以俟帥期他非所敢望也太原公不獲終香火緣亦出無余中間與言事諸儒時左要自別有意曾子念者僕甥也而與邦相石交日夜來促爲其太公壽言而未及詩兄之見委與邦相之深指既不恐負又不能無愧色於曹生故叙暑中及之然亦縣文通才盡作此有限筆耳僕寢無可以代筆者兄勿疑也數日內山妻中風疾幾殆差得小挺尚是牀笫間物卒不竟所吐亮之亮之

又

前括蒼丞使者去附一報言匆匆不知作何語非過一客來云公自會稽還郡治尋復縣郡至會稽簡與行于嚴禹壑間軍流競秀且具稱公意慶軒豁不作遽客牢慵態私甚快之老人健忘意不記客作何名姓也僕岩居藁坐就木爲期都不知世間有苦樂事一時乃爾駢集先君子身後爲忌者所尼久矣賴西壑之疏以有棽棐僕本上疏乞沾老母而太原公爲之道地先君子遂得贈大司馬僕郎服日從地下足矣保雨裹陸餌粥之業白波捲空食指既衆不免饑寒催徵迫責萬日剝膚若又當何如也然此皆僕一

身事耳王上食息全委三吳一旦狼狽軍此營之人腹背腴肌何以支吾且閩大江以北奉晉燕周齊魯之地皁根樹皮皆盡孳死枕藉撑設宁起比之江左又不可言此則僕與公輩共之者公今在事行當更甚耳金明門內光景機局非僕所預聞偶余生便附此不悉

又

自納郎節歸於今三年矣既畏作燕中書而執事又時有使命不能究鱗羽所屬故閒者濶焉而執事之篤舊故好

行誼也僕故下中人耳世以雕蟲之技面過稱之已而苛責之皆非也家有園池圖籍之類酒漿脯醢不乏雖用送日每一小問若刺中起此不能與人言之家衆內外絕不習聲伎暴墨以死耳而妄以東山之樂加我良可歎也前得嘗尹報邸駝一介上書闕下冀返初服以明心跡而去人狡故泄之見尼政府亡何而南牀之白簡上矣執事所矜云妄敢有忿世心然胡能不長往也江南七郡根本之地一旦滙爲臣浸民且魚鼈執事素精天官家言丁丑計事僕所心伏弟不知此水與此星相應否分野不相關否自此可遂浮舟盡室危巢不歸勝棋集一部又新導耳白葛藤篇伏日所作而敢不奉上劃二種如命附覽年來跌宕此中第挾眼鼻不能梓也審已在道征車簡暑珍重珍重

又

抱影默然忽有天人謫墜劇語久之似於人趣天趣似盡街鼓初動酒闌長揖又似阿閦國一見更不見耳洛陽少年郎無所持議猶拔絳灌眼鼻況復張膠柅腐與之拿是非耶出處小事不足爲兄喋喋唯有熟讀大易老子而已僕多生結習落雕蟲技中束髮

來郎於人口吻過活今作一焚誦頭陀尚恐不免唯信命而已長公見委詩序本非敢承讀應先君子刻不覺慢然神位遽爾授簡既成讀之却是佛頭拋糞將無以慈報德耶一哭一唉新集泥雅有致已足名家小有一二可商耶爲拈出欲重連城之美比來不欲泚思扇頭之作是衝口語不足汗兄懷袖也鄙乎龍伴二書幸爲致之不一

又

菲使者歸草草附報謂以壽明卿便相聞一致親纏計兄跨祚近禪小紓至殆讀禮之暇得以內觀心境列究世法公論類矣服除之後必且徵用却有可憂者諸君子抑黔之氣甫舒勝肥腦滿輕爲吐擲而官府之際頗多異同旃席之表不忘忮忌恐至其時又作一番面目耳僕本不暴長生而誤見拔於先師片言不除受責筆研春來一病語針芥遂成抢攘柰夙障未除幾作巫鹿進此夏旱倦堪一根炬深秋始有起色驗得諸名欲忿恨根俱未便淨除得小澹而已過願則起乘起則發要須謝絕一切於滿閣上斬除之耳

又

自足下別無幾而南北之奇俊多學士君者亦汲及僕

幸難肋無深味後見寬於漁樵之計無恚私分已險
乃執事猶隱隱起方寸五嶽謂世人前後三忌僕庶
乎世人何當忌僕僕亦何足忌此但以名義見繩耳
足下不覩金剛經所謂先世罪業以輕賤故消滅者
假令僕秉此一識宿障脫無明結箏果爲幸不亦大
哉承有太夫人之變蠖伏圄焦不能絮酒千里如何
沈君異忽爾淪逝今九子榷鍔威明俊人之痛千古
如新然聞頗傷所恃足爲龜鑑又傳沈繩卣亦死戍
矣足下謂人間世覩此當何如也管使君口足下不
置所云先慈九京之托有吳明卿在足下柰何近舍
[illegible]
持正那適鄰使君人便附此惟以禮自抑勉進德業
不宣

又

兩日爲病恃足下至勺別後復病復爲病而强從事
筆研得數語倦即乙之無何而沈吏部屠儀曹兩君
至矣不能即謝絕病益甚草草塞白近謂家弟尊父
丞郎與肯庵平朮變皆溫溫有生氣而付之屠手可
恨也佳集亦以病不克卒業毋但欲效雌黃而不敢
雖然足下能郵才以保嗇夫而先意去色澤而完
風骨大難大難所忘入田心更沈疏球細細而已然亦
已在叔嗣繼之間非常閤爺翩翩可擬也

鄒彥吉

自覩執事閩憩除目書而不寐者久之閩故多文士
近益鵲起幾捋覆瓿兴命日而有執事爲之師帥壁以武
安君治秦兵誰復有與之抗爲者以執事文益以閩
之佳山水相爲聯發彼都刺史之榮牢騷何
是道也雖然爲執事之喜得閩尚不如爲閩之喜得
執事也審錦節已抵延陵里方命子墨修不腆起居
之敬而使者已先之竿入在檜筵龍在廷應接不暇
執事之愛僕豈直以長孝故僕老矣名爲學道而實
[illegible]
無有得喪心私書賀除目大取長林之麋鹿而臧以
藉酹爭有不盈丈者亡吉慰解不得則有弁請耳
執事之餔歠無乃非如已乎哉歲杪小奴貼自春安
致大作比之前集有閒閩步驟而似亦醉跳然自此
而進之一日千里矣吳明卿大參來與王行父偕王
生之事執事誠欲尸而祝之明卿亦津津高雅不置
梁哭徐子與還當復取道執事鄉里何以待之南
行過吳閩亦問外家否則僕山園僮一衣帶水得少
日周旋不爲不佳也拙言奉送佈以吳綺唯賜麾置
是荷

又

村童自無錫歸得執事報言蒲紙六俳個咀賞而使者尋跡之至則烟霞之趾種種且得縱目諸作靈芝一賦頌而石風岩對楚人五七言古近體一倡三歎餘音嫋嫋令人心醉所愉竹素之好托寄千載是僕鄙尚之偶同至於出世大業稍一染指則群味嚼蠟矣僕歸田後拙集粗已成郎束之高閣間復自歎生平得妻非力不淺晚全幸不墮飼誘保此一拳曝背而美敢忘其獻豹恐造物貞宰不便相捨耳承委作小傳雖謝翰墨或能破戒爲之俟得一面商方可命

管如所論省工亦須於阿堵見神明也酷著小編即先了二幅及敍冊錯之後閒君風所傾續今已忽弁圀郎遣冊返之于鄉也大夫經三冊附覽不一

又

獨者屢惠大教時屬苦瘧卒卒不能效丱鬠之致而芳貺事記憶乃若以莠爲可采者損倒藤杯壺席種種皆山家清玩味以年來戒飲廬此三雅儼然千里意耳全集三復不忍釋手往往有法門調辭幷味讀二君子所撰序私謂未盡名言之妙及僕操觚管又更縮朒不快非躁才思荒落當是大矣難狀耳其

置之毋容佛頭拋穢也僕方外之跡雖若能自蕭洒而俗累時復中之不足爲公道周戶部吳大參計時相聞千秋赤壁磯當復聽贊生氣語及令人真然無由作夢中道七也薄物將遠贐又一札附周生頓爲致之不一

又

曰公觀遠屢問遺詩教之愛僅一報荅而已不復能遥信相聞而葉茂長去家索數行先容想又已得達當時記李獻吉一絶句黃州江比使居清赤壁山留萬古名黃州小兒騎竹馬來時相送去時迎計公還

都日此光景宛然亦無所措僕語每見黃人道公文章政事之美冠絶一時風猷意度又當不減吾家會稽父子本人歎實赤壁時時閒新不識雪堂定惠寄跡亦可一表揚否周戶部想時得相聞適走价爲吳明卿稱壽附二絶奉訊故當不如獻吉琅琅也去人志期奉爲達一騎護之至典國爲荷初冬未寒加之自愛

又

公時剖符而南停錦慧山之麓僕方治地毘舍布髮然燈於一切閒左閒事俱無由識之旋聞露見之地

乃是宜黃公前奉使一集雲蒸龍變已足鼓吹隆萬
嗣響元曆今復撫此江山之勝吐欵胸臆露之筆端
當又何如其盛也待盡之人百念灰冷獨此結習未
盡忘能推鬥醫動我食指否友人周二魯起部過止
中相爲談及不覺躍然此君宏博高亮當是陳謀章
下榻人不止公同榜之雅而已登源公耑公周旋想
不至落莫楚侗先生讀稍況未何似偶便附承動履
唯爲道爲吏民自愛

又

始執事抗章請告與用事者迕遂堅岩壑之尚而僕
亦鑿坏自廢臭味偶同雖心期未間而俱有夏甫之
癖僕之不能西稱執事之不能東也先人業祓上
恩貴及泉壤僕復誤見物色請告不允冒難復堅桑
溪之役乃欲以謝腳而唐突子季篇謂必見屏門牆
之外而執事歡然出訪携榼夜語蛬緩忘倦非爲他
舟所強當遂停巖謀之倫矣自入白下以來苦公私
煎迫卒卒唯有愧悔加以凶饑高日慘中狼狽萬狀
雖有江山之勝與群賢之雅不能解我眉頭寸結獨
許卓玄嶽游稿序幾落夢境今乃恍然沉瀾咀咏覺
僕舊帝邱穢多矣宿諾不可終負掬管強應無復生

致唯不憚揭已之短以見執事長則耿耿一念耳有
王野者見大序盛稱之及讀其詩齒吻間似有爽氣
後出之秀也不辱執事鑪鉗矣楙太宰雅士豈以一
閉門而毀泄柳屬其考最北矣歸當叩之必令作異
時把臂緣也酷暑揮汗口占授槀覓其不恭幸其率
甚

王司副

公之滯散扃於五年矣翰林館急七如此豈能於公
忘之公大雅宏度銖視時榮固知不以介懷而當世
迫者恐不能辭其責也僕齒類餘生恂成翁矣晚來
小得歌泊處自謂三公不易的將軍才名蓋代而出
處未稍睥睨人寰而雄心未忘恐兩失之梁似欲挽
僕使出僕乃欲挽我使歸公試以爲何如初暑悉霖
易中人強飯自愛

林太平

某自分衰劣無當於世剖符榮推名以拙自藏而門下
過聽元馭先生之語若以爲有足當者問存數及崖
蘧鄭重乃至臯宦路中所加於八陛之稱謂而施之
於岩穴無用之長物混池見飾望有不畏而走者唯
門下□□之郎不遐遺賜赫蹏數行足矣賴川政

成賜金增秩此維其時卷吾郡朱使君當賜副而應
九卿之選拭目以俟所翰陳希夷仙翁睡像在太平
欲令僕與元馭先生贊之先生方褰大事而有爰立
之命弔者在塗恐無暇辨此爲以世法言先
則先生方起南陽之臥而雨施九有以出世法言先
生却自醒而就尸氏之夢也如何如何僕未學粗識
不足以執鞭此翁弟意得翁本傳以自亳州貞原徙
武當九宅巖終於華山雲臺觀中間具應詔入大梁
其足跡未嘗至人神道汁漫莫可倪測
耶傳又謂先生瞻仰臥於此法亦或小異以公至
公遣請之精深一至此也人生正爲耳目口鼻作遘
不淺故貞以艮背消之趙州栢樹子無佛性孟從無
[illegible]

凌霄州

久不奉清敬時時在念賢郎至白下忽承教覆悅慰
如覿忽如之懷于茲慰矣僕巖穴朽株末殺世路誤
見物色有此承命懇辭不允念以先人勒碑墓隧
渥之與分當火竭駑鈍以副萬一勉就道既浮沈
陪副無可自見且饑孚高目病鴈刺裹嗣潘之鎮徒
有一悔而已公何見而飾奨之論高臥湖濱吐飲清
遠著作不休衣被士林得所刻翰藻覺大有增益家

仲遂覆薦全帚甚幸甚幸賢郎傳業固器也悉試想
自脫頴初見未效榆楊諸容嗣布不次

萬廣平

魏城分手整得二十年人間世何以堪此僕老矣林
棲一紀分絕世念因先君家被 上恩除月繼之服
云圖報更成竿濫通來因亡弟之變陳情乞懷不爲
廟廊所許忽忽夫復何言秋初許敬菴京兆公子
書鵠然念脩之情溢於言表請學易齋集而後窮筮
公遣請之精深一至此也人生正爲耳目口鼻作遘
不淺故貞以艮背消之趙州栢樹子無佛性孟從無
[illegible]
見解最非疲精祇之極遂大器然亦或稀依公於州
源處得二程於作用處得老夫公甫真實滿酒兩不
相礙若其他文辭委爽辨實自眉山東越家風而根
究歸宿要自勝之心服心服

區區宿業受役雕
蟲自愧自悔不淺京兆用世才而見訖不免小緩如
江西陳中丞輩俱不可挽去者之賢留者之耻也如

何如何故回年劉同野之子歸便附此不一

沈司正伯英

僕衰劣過時之人誤破時趣持節不周遙竿一出初緣病弟病妻勢危朝夕料理湯藥所需小間簡書忽迫倉卒就道遂不能南造吳江踵門謝此念未遂怒如調饑抵白下與次公相遇花滿月之後忽忽致門下書既念欲走一介以候行旌則閣已絕江而北矣論還　朝逾月曾事清暇道履作適以門丁之高明大節出自鉢部曾借司正謂當亟還故物不亦假重實清吏武陵寺而尚耐遲遲者將由適未壓滯後薪

復稍寧夫當格非所以待非常之人此則僕之所不敢與知也屈隅獨祿無補歸恩謝陛小侯秋涼當力上陳請之蹤以尋初服無足言者役便聊此附候奚不備潘伯不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三

文部

書牘

吳明卿

吾郡之梓人來以足下之手書及大集見示得窺全豹且飽飫腹不勝暢慰隨艸一紙為謝并附微侑不有其人尚浮沈也因憶獻歲前後尚有兩書報足下而忘其郵數千里外固當不易耳茲復夏致前帙適寔使君來訪屈指千穉之業即以授之俾為指南耳

諭冠氣勝佳且有舍飴之樂穉來雙桂更鎮慶門吾家兩小阮亦似可望異日脩通家之好當不虛也肖甫遂眞作少保圖玉甚俊第恐不為顏始平所取足下以元馭大拜戲我初地發心尚不貪薄輸王位況掌官耶元馭元美兩不涉也所云有齋宴之游便以一棹訪我伯玉書來亦同此懷當嘗兩槽丘相待穉暑尚濛強飯自愛

又

足下一艇符破二千里沒而拜先大夫之墓因以訪吾兄弟此誼當不減范巨卿稽(校改良)令中雖陋薄日亦

一伏雌亦足以少淹從者而王生力相阻謂足下畏
勢不堪道路爲婦計甚迫忽忽相舍既審足下憩垂
虹曳疋練酌中泠款牛首與邦君揩紳留連彌月乃
大悔恨毋論孟公唉人即不能輓青半之綃爲我成
五千言而去也八月望李本寧来九月初歐楨伯亦
来楨伯談與足下聆語歲盡周秀才来稱足下歸後
至斬訪顧氏兄弟因得一邂逅且致足下聲良慰僕
不堪城市之娆以九日避徙深落荆藩壁戶禪坐經
行噉糜粥佐以蔬茹輩血絶口飲可三五盞然不復
劉客尚未斷筆硯然絶無應酬以此沒齒而已元敭
非常之眷不能不仰答家弟爲尺一所驅接淅而行
家馭雖病除日亦在旦夕矣所謂四王者當僅區區
頓累諸所謂眉盤核也大集付剞劂當以完周生言
足下北固甸峯石未足游目而他若舍皆有名山
在几案間山頭飛泉處處不絶皆可引以穿舍作池
流觴養魚而都不料理何也僕衙閒地畝許一池一
阜梅竹具體而兒騶手經營自唑絶勝奔中世固有
夜郎王哉呵呵

又

自傳足下有内召消息旦夕在望已而見梟長之節

徵皆三四疑其故而不得然不意其遽有白簡也白
簡有之然不意其覆罷覆罷有之然不意其報可也
大抵蛾眉宮妬羊腸世險柃窺伺者無惟獨陶鑄之
地不應薄條至此足下護落三十年媢嫉萬里計方
以息肩緣快千秋之業亦不借一官甲乙所惜者右
文之朝乃有此事耳第坐起萬卷間以新蘇艮醞佐
其倦山園水石日涉成趣而微苦客詔及微文人剸
促不藏催賦念所苦樂惟足下同之通亦有傳比来
耗者謂且見收録李少卿云乎夫豈敢辱卑耶以故
絶不置方寸所謂老死是鄉是矣家第詩比益進而
拿州 翁稿 卷之二十九十三
忌者亦益進庶吏事稍簡有山水足暢少留賓緑
亦終拂衣子與遷轄洪都得時相聞又德甫董不落
莫也省甫開府而有太夫人之計助甫差自強伯
玉業棆閩尚令人不忘之良足數也賢郎才氣汗血
千里而不能免銜縶之累宜加精進小兒今春始似
知學者于鱗意氣功名二語遺姍罵致場然是吾丙
人今日事寄去二詩比之二十年放歌雖衰颯然不
至憤厲用壯如何念欲走一介相聞而會有期家楊
與國便致附誠楊敏秀有幹才惟足下相爲成之餘
不具

又

楊使君家屬行有不庶之啓幣及扇頭二詩計已徹記室矣無何得楊君札津津善足下不置且欲爲畫梓全集而以敘見委僕謂此君能爾足下可以朝夕矣賢即比益進業天縱足下以餘日縱橫藝苑當此缺陷世界中不可不自快也僕比於山園構一樓頗具清幽之致因畫徙諸書名畫古器以玩之置楊其間信手披覽雖未頗實晉倪迂清閟恐不能遠相過也時時有香茗美醞之類佐其倦閒一縱步竹木垂蔭清溪白石紫蘭綠橘油觴在花不乏微書爲讎藏于所

攬然不爾造物小兒又相妬矣與漸解朴門仲季風氣亦日上阿敬前後遂舉五雄以語足下當一撫掌若子與不能不眼赤也此君於季夏屢任德甫用晦莞不落莫阿敬已有齋棒之役日下可相會餘不一

又

秋中得足下及楊使君書云已買舟將訪我海上急庵阿段滌翁園一片石以待及使者將手教來云連有宗黨之戚未成行色沮久之知更於花月爲期則日日從江梅探消息不能待桃李也僕自入夏後息之而了不荅何也楊使君欲棹足下前集累以敘易屬但得卷目便可命管城子矣第自丙子歸沐絕不

聲臨清溪垂釣調赤白鸚鵡又有白鸚鵡作巷軍語問一過家課大兒文義次二孺風氣日上九月幸舉一孫里社杯酒大足藏身唯文字夙障未盡往往供人役若責負進以此小不快耳相君頗自悔兩移書示且推敲足下第觀此人豈眞青雲物耶家第擬入境即移文兩臺乞休恐彼中未便許但渠意已決尼之不可楊使君迫欲棹足下文集以序見托比來更成杳然何也張羽王流落可念足下寧爲游揚諸監司間此子足稱名士沾沾自喜以故不受世路客然耶萬之亦甚矣侯老故長者不作柴棘可親也子與

爲出計一仜一擊蹩足送日而誤有鷄肋之命辭疏
至公車而見尼遂爲年少所窺其所蓋菲語毫髮不
相涉弟園池酒食蓋爲豐美雖與客共之不能無愧
心也杨使去適入雷哭子與不及附書登堂後事事
可爲酸鼻今錄去與韋輞詩雜詠足下雖游神鈞天
讀之當爲失聲也弟許其家作墓碑伯王任誌銘傳
當以仰福適劉子成中丞兒書至知此老亦遂化異
物吾與足下幸後死若大白之既殘月每催管作葉
中文輒倀惘累日生趣何盡柰何柰何賢即計當憂
然兒與文俱不孰而見爲於學使者不免爲衲園子

美體弱之地白於晚服有司貢賦甚力尊壘之類蓋
作人質庫物而爲此不急務可數可唉令弟比官跡
定矣餘不一

又

楊使君人歸得足下手札及撰佳賦因獲承動履且
許以來春入苕下哭子與遂訪我於弁園無任懸想
扇頭一詩叙致致存天真繼篤寄酸楚所謂長歌
之哀勝於慟哭殆非虛也不揣嗣音非敢自托和郭
粗見我兄弟同心之契耳尚未得楚賢書伯氏想當
裒然不知李駒在賽何如豚兒秋試卷覺遠勝前歲

而斥主者命也今歲饘粥之業太半巨浸久困公私
責首粧飲器盡入質庫而貧咸遊士尚不見寬俞仲
蔚以八月錢叔寶以九月皆化異物其症悉同殊令
人有憂生之感近伯臣司馬忽寄一書來中爲弟叙
四部稿最爲高古但奨飾過甚引擬不倫或恐增少
年筆舌耳弟在郎中已作比立行徑但不能絕酒肉
今來轉更泊然而世求我於聲色名利間直大耳三
歲也弟已任子與墓碑足下不可不作一傳餘不悉

叔寶後復不死
無主令林弟矣

又

前有一札附楊使君人去計已達矣弟自仲冬生辰
念及先大夫見棄之歲忽忽意不欲生者數日而不
能語人自是一切世味皆厭於歲除後忽有所誕遂
斷房室屏服旣日或一肉或茹素酒損十之七八更
半歲後可作有髮頭陀矣而筆研間風障重未即能
盡禎家人生事產出入了不挂意而鄉里酬酢亦未
即盡謝却豈亦老人十物之二也楊使君快士也每
述足下不置口且盛欲刻大集云足下以少騷賦故
尼之夫騷賦何關壯夫事楊除目亦只在旦夕恐不
能完此段佳話如何足下東游之興何似昨聞汪司

馬亦欲來此而竟未果符繙久已絕附客舟往返又恐盜憎行路殆無所不難也家弟入覲病發請告會小閒遂爲所物色見尼江湖間殊少氣色除目震下而羽王尚蕭條鮎魚上竹竿可發一歎呂仙公遂不起少即果移家不能不累足下將牢也楊騶行倉卒不竟所吐亮之亮之

又

楊大夫使回得足下一札承聞善病狀連苦無歲蟲蝕纖虐剪棘構室而材不繼賣文自給時復筆枯兩地數千里何事事相同若此弟乃能盡洗一切耳目冷然如公孫橋[illegible]未之言九十二　八

口體之好兒子十二三郎付以田舍圖籍僮奴千尼酒告之曰若輩能杜門不犯三尺足矣其他長賦踐更任爾力大小吾不復與也旦夕被一衲攜佛道書數卷入小蘭若矣雲山氷井記惜不於廬鬼作熱時得之當令五內頓爽今者青女漸近一讀令氣候骨不免呼功裘耳所委歌詩亦似有興而語不稱法當由能所心一懶俱盡第不知足下執筆時亦肯小放至如足下所謂第又不相聞云已得末疾恐就木矣真宰閒否楊大夫久不遞相當聲聲漸不及足下樣集事羽王西征注辭甚脩而宦轍蹭蹬柰何然亦不可盡歸之命也秋氣漸涼強飯自愛

又

歲時三得足下書而所與書借來者強出國一寒暄而已業授家兒子輩其母齪齪守困不能應客所謂此園記仲氏志錄者再見之亦再報啓致歎賞而不審其浮沉與否茲更辱手記滿紙離索之懷與消捱之既蓋兩備之僕宿根頑鈍至今未有所證第於此心不敢自佚朝夕焚香誦經三時默坐一衲一飯一菜一茗此外不以累妻子惟米汁故好不能遣斷夜進僅五小杯雕垂夙障無容盡洗或一應遠方故知死諾而已別誦諸哀輓之作始知足下於交誼萬遠

[illegible]卷之一百九十二　九

不隔孝標齒吻中間情事宛繹無間長語而扁法尤勝長歌當哭信然哉子與遺文乃聞人郭生收去近始編類得入卷以寄家弟云有二冊者爲他一生寫之非關汪惟一也家弟方更從其家搜索及尺牘之類奉肯甫填浙剡刷有托耳汪生詩刷竟入魚目至上玷于鱗爲識者嘻唉於子與尚似有羊曇一慟不足下集成須早授梓爲海內詞人指南亦少寬僕與于鱗椽筆之苦又曹平原所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覩于與寢寢覺此語之味深家弟雖飯心道門然

以其間理農圃課兒輩誦習黯於伯氏多矣一哭二
俊令秋當聯翩脫潁兒子嗟吒俛首老博士業甚令
人憐之然亦無如之何錢唐脫巾吾輩已辦跣走今
雖幸小貼而隱憂非淺故人健肖甫一碩果而罥之
風霜鳥雀中傳張羽王曳船今在何邸展轉溝壑俱
可念也楊丞人便附此劒夏猶冷加餐自愛

又

十月物情漢胡元瑞來云見門人謝某新刻有哭足
下絕句方食時箸爲墮地終夕彷徨既飽信從肖甫
所問之不獲報乃有一楚人游宦者云武昌見伯子

入棘試義佳足下當無故以是稍自寬而使者至矣
拔絨不暇讀但絕倒稱幸甚而已海內豪傑道盡唯
吾二人者歷落若長庚之配殘月胡可遽與嘐嘐小
星等哉楚書至伯子復塌翼郎肖甫三雛助甫一弟
一子及李駒亦爾而豚兒乃猥先一鳴小足吐氣迎
陵類迎諸和雅音自是競新矣足下所云非直肺
腑亦大是左券第門戶足寄寧敢蹈藉天福而此忝
稍覺隃分恬澹中不免蛇足之懼耳長篇大帙走
价千里誠知兄念我愛我然得無衣鉢一事於孺子
有深私耶渠已北上謹拜冤詩軸附信致之餘儀

又

前使者至得吾兄手札及詩如自合浦還明月珠喜
嗣之極粗於一律見其大都耳所謂心之精微言不
能盡江陵嫁後宇宙閒遂一翻覆今妊孺兒獨超
物外當時忌者安在哉第一稿未耳鄉時不任毀今
亦不任與第爲眼底應酬及筆研所困終須破髮入
深山或可了此一段未了也周弘論尸部至云足下
近渴太和歸錦囊所收當不啻龍相寄示否肖甫勝

畧遂不下邨汾陽明亦漸蹉跎雨雪政爲吾黨增色黎惟敬逝矣作蒙記成兩日而遂委蛻大奇事也葉山人茂長奉謁便附數行先容山人才氣藉藉恐足下門客先無此人得無又空北園厠料耶一唉

又

僕自正朔爲兒輩舉屠蘇畢即足下六棗觸耿耿胞胎矣而會病羸至春中而劇藥餌不離口又時時爲戚友強以挈研之役如貞博進六月病瘧七月病脾八月甫起色而伯玉自南訪我會園元瑞仲淹輩亦麇集幾復作高陽故事九月始息眉勉爲足下草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唯泉石增色餅罍亦嘈嘈也佳集稍得從容請故所
服膺文華亦自冠冕一代覺新都相公所評似但及
有韻何也仲冬始見楚錄而二倩不與今人扼腕一
段蒙氣似尚在吾曹兄不聞李駒耗耶已游談矣白
雪樓作他人物幸兩雛稍諸生尚小慰地下儻第二
見病弱尚在湯藥間小者文勢小遜與兩猶子似可
更結通家緑家第唆荔枝已飽或暈移矣元馭自以
手足之痛乞骸不已非有他也前有報書樊山邸附
又

聞息慮一人行使數行申奠洞之私計已徹覽矣數
日內覩邸報知　聖躬遠豫宜有既而一郎官上書過切至觸天怒自江陵奪情
之後絕迹訊久矣似亦非盛世所宜有且恐羣少年
不察挨地苦心又作一番描畫也如何如何吾丈雖寄
跡江湖當不忘宗社如第及此却不免把人請也年
來忽忽厭俗殊不怯死近得一簡便法或似可不暫
死承欲訪我海上當設醯芰矣舍中以待青燈促
膝所欲領吐者方內外悉有之計吾丈當不異顧侯
侯家第白丁之期在歲即開不一

又

新歲不聞問昨邂逅一故司農郎熊姓云欲叩玄關
直自太和歸以微痾謝客且謂秋間訪我東海上尋
故劉千成中丞之子一介來出老兄數行則熊所云
信矣大馬之齒本不足言且衆我刺中薄足以辱高
駕惟是先君子十七年未竟之事賴臺議見伸天子
之寵靈施之隧表大官之饗得知已老門人餕之於
私慰矣先君子二品未滿考而宋伯引軍功得全葬
先恭人僅四品封而兩與同祭此殊典也第以宗伯
疏不及贈溫不復請而太原公念鄉前輩故特爲之

改題章以上今獲容封部矣然且匝月而未見覆得
非爲第耒有尺書謂之傲慢見尼即　王上所以勤
施勞臣已是其榮固不在一階半級也子成集固宜
叙然有兄先之安能不慶形穢哉此間虛霖幾四旬
鐘鄂之業滙爲巨浸咄咄中具報不竟所吐亮之宪
之

又

劉將軍去有不腆之物附入行以報計微記室矣麻
城王生者來云足下且以盛夏秣陵訪我於牛首
熱磯間時有儁伯王亦且至者使我憂境亦自神王

既審足下且來成行伯王復改期秋杪爲之悵惘移日僕茲出成小草且寒香火之盟而江山名勝亦足游目却不免有五悔出後家弟雖不成噎而爽犬時熾汨沒湯藥不能歸視之一悔也病婦展轉牀第選此倫歲三兒饘粥之業書廢三悔也初意染指即舉遂初而諸乞骸者俱不得請三悔也欲有所建白而度必無益蟲嘯喉吻間竟成俳食四悔也白下士子所革適當武期揮汗酬應五悔也足下高卧北園曳足厩脫洞以清風爲故人誠若霄壤鄒然悔之晚矣自始伊戚夫復何云足下方爲李中丞致拳拳而此

公中文固今人喪氣適邑子俞易之便索數行以見會得近況漫爾附聞不次

又

仲子來拜手教具山中之兄已從禮浦陀僧所得第二札其時尚未審已第之成也無何使者至得第三札則有兒誕三者六章蓋字數人珠矣使他人見之尚且酸鼻而況爲之兄而自相知已者耶又況爲一者乎至於感激思報一寵待盡之軀將并二人爲一念之私有非筆札所可述矣第病倒將三月近始能進七箸第形神忽忽無復生趣頭有小疏塞白出月

初繼上乞骸之章亦知歸故里百憂叢集無策可避且擬視已者兆域求不朽之辭少慰地下即倏閒却掃餘帀待盡以自附於首丘之義云爾官甫兄亦於閏月二十日長逝此兄名位已極膝前振振繩繩亦復何憾但　國家失一緩急倚伏人吾曹益寥落可歎耳耿大夫云見楚録伯子復失利仲子儁才必自能腐踔第少年之染頗深第數促之不肯歸以此負足下耳第欲不言似負足下益深言之恐復蹈琴酒之疑如何勉成長公七十詩既美之行更娟也雄章崇肩即什之孤姪俟第行狀成專人拜致不腆之幣請太史公傳并伸謝也不一

又

前有兩書附復計俱已徹覽矣劉與實來得足下書似專爲謁玄獄脩路功德而發及讀疏辭雖不必本色語而自古雅暢利非足下老手未易到也脩路毋慮數萬金賢王盛念與足下高誼此兩大懵越弟何敢不奉佐一二但南都遭此大侵中產以下未轉業色安能勘率使作眼外不急之務諸暴者虓虓不過兩厭織局三中貴守備一魏公而已魏公近賈其家方治喪塋請恩卹費且萬計須從人貸匄三中貴前

以陛司寇相拉募明州阿育王塔緣墾感而應靦顏而出何可更作馮婦也昨歲五月餓莩十萬人京兆之粥竭而當事者不能以單辭勸富家捐升斗之惠即使弟不恤兒召之勞亦誰爲響應者夫以堂堂列卿而爲藩國募緣似亦非體以故輕辭以迓王之幣而詳辭以解兄之疑雖然彼若能以大辣才開大恤民隱而爲之爬搔裨惙之奚按循良俾之得盡其因緣弟亦不爲阻也有蒼頭一似晁兄家幹欲得劉太傅書兄既無來示又不知其意聊爲草草應之胡元瑞詩敘附去渠故有宋臧於足下昧平生而深景慕殊不多見季子云久在燕湖頗有所聞幸勿簡義誠意而務脩身遂至名與身俱敝惜哉聞新正有意金陵使當日望雲氣於龍江口也

與郭中丞

世貞自鑒坯以來於世事一切不敢入耳目亦不敢方勿加咈咻肖甫前書已具之李中丞不成死矣含誠意而務脩身遂至名與身俱敝惜哉聞新正有意金陵使當日望雲氣於龍江口也

若其四裔慝也燕中之去吳三千餘里上民往泛不靈日即日有不能遽何至併無耳也場屋之事下走永之楚矣則彼中已有預爲者藩司一二公能爲之而故使走知之走以故辭兩房卷不閱而先牘得以爲奇貨既啟封則舒侍御者無如之何矣蓋皆相顧而與走竊歎毋論公祖即近者如舒侍御亦寃也十二年以前僕聘髮居鄉則見有談何心隱與郡樸朽皆大俠也其所爲如在吳興在新鄭諸事皆目所不忍聞也毋論其捕逮與庾死非公祖所錄即自今而後一三直指不能衡情法而斃一大俠此又何說也

江陵之忮慢與一時之奉行者誠有之然不至人人皆奉行事事皆忮慢也今有所不合則皆援之正而有所合則皆斥之邪僕以爲毋論破斥者即江陵下爲冤亦未盡不冤也公祖歸不過六月息耳去而移福一鎮無非王土王臣獨吾吳分淺耳下走自麾節駐吾吳不能一趨候於交戟之下昨夏過蔽邑則屬有采薪之憂又不能望見顏色而今者又不能從父老攀挽其爲簡嫕自遠何可言獨娓娓於筆札間而賤且愚未必人慕而信之即公祖得無以爲諂語耶鉗然下走非爲諂語者也聊以洩其不平而已領教

來期爲道爲蒼生自愛

王太僕

漢上復聒沸徹於今垂十五年矣中間雖致鄒夏之問載附弁中之書然以十五年例之其間澌可知也昨冬李二孝廉來稱翁天賜難老神彩殊王敬敢勝少年時而諸從及孫枝連翩森舉蕭境之熾津津不容口乃者從白下接令孫太學所稱述大過之已而出翁所寄二詩知翁之念我深矣已更出全集得盡窺鉅麗之盛而賤姓名之辱存於篇章者指不勝屈也不佞貞何足以當翁之爲長者而不待貞之爲小人也蒲柳之質衰在老先無復世念久矣先君子既荷 主上恩卹而身復偃蹇 朝命至於再三懼負幽明勉強一出竊謂當優暇苟便懶拙而棄性多驚魚樂難問悔不可言茲因便聊此致候私并成一詩書扇將意非敢自附王案也賢從光祿幕草雖宿門楣益壯中丞衙寇夜刁斗未之二十九 二十二滯心所以樂我者至矣咸均之拜囷以諸生表儀仰鄒律之噓當在非遠餘不及贅

與張司業

山中秋病領大誨者兩日霍然病良已蓋見公本體既自淵然而於人情物理又復條暢雖有應跡而無借然何不還公白虎一尺地其於啓沃 聖心陪貳國是豈淺小耶子嘗諸賢自公外所心儀惟有兩定宇耳趙公故是天地間陽明之氣所鍾今遇所不可即憤憤乞歸似發之太早欲之太速鄧公堅卧不出柰何此於出世大業甚近且易但以漏仰師弟間荅問公業照之覺但得其體未得其用也似俱火公大還一點化耳僕齒類餘生於出處甚細出故無益處亦非高但鑿坏一念發自庚辰春仲必不敢渝乞骸疏上想廟廊諸公當見亮也荊老鷄骨支林然有薑

文部

書牘

石祠展司馬

張肖甫人至致公手札大教若憂弟之處而猶使之與其憂者弟處故自有心盟然亦見時事未可着手且弟面上眉耳世始縈之一官以了彼事弟縱欲有所爲寧肯信之欲有所言不辭咻而攻之已卒又穿肯處心而受之耶前見邸報公復進少司馬深爲世道喜不敢爲公喜也今得來教則隱憂娓娓知公亦不自以爲喜矣所論陵之貴且百萬夫謁陵誠祖宗故事弟當時不過費十萬金而已何必九倍其數劍邊之練卒二十年矣何以屬國之小醜入而不能支江陵晚途驕恣貪狠而宵人又爲之翼而長其奸罪固當然有交結紊亂一律可引也胡至誣之異謀且堂堂　天朝而　主上所師禮之臣至異謀於國體不少損元氣不小壞耶六七少年其脩慾者不過快心於一擊千進者不過求合於一喜而了無毫髮忠　君愛國之念當事之臣雖極調劑支吾而太

阿倒持事權傍落將來貂璫之毒與縉紳之禍不知
其所底止趙汝師圖賢者弟殊不敢信其能任大事
所見惟一王元馭能持平識大體雖小傷迫急得悟
重如公者夾持之必有可觀而病弱又多骨肉之戀
似不能出柰何家弟承公與陸與繩推轂之愛此耆
或不容已但非所以愛之也弟方避徙林居一粥一
蘆以了殘日而爲公所挑不覺墮口舌阿鼻覽畢幸
付祝融爲懇

又

昨歲見吾丈移疾蹶即走一介至滁陽奉訊而丈旆
已北首矣川途阻絕鯉羽莫繾紲仰止大雅時在
懷而音塵自絕不謂有劉長洲之使得奉教札恍佩
穆如之風惟是鄙吝不足以發令先公潛德而法書
墨妙表之隧道何以令信本遒勁懷謝悃謝吾丈之
賢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漸遠之羽問足儀世而
廟堂諸公不爲蒼生強借何也嬰婦不恤緒吾丈穿
能偃然高卧林漳濵竹林間耶若弟昨者一塵啓垂
真所謂殺子選也亦自度其不可出上書力辭已枝
公車而會有尼之者蓋未幾而南牀之白簡上矣吾
丈以正人餘獎則不敢當此曹子以爲邪人稍有所

不能受耳弟之三起家俱非本意其前巧趋逼至
尉薊歸田以來止是不能拒絕游客園池爲家幹過
有倘倜無緣復毀耳赫色之好生平泊然今乃無故
描寫作一轉熙載良可歎也趙選部芳蘼英英在耳
今得暫歸與吾丈相劘切不朽之業其快其快幸轉
爲弟致聲外兩疏稿附覽後疏再欲發而徐相公力
止之已付之忘言矣欲吾丈少知其梗槩故也弟兩
少子頗能讀其父書前歲舉一孫甚穎秀天惠餘日
跌宕書史翰墨閒政恐人姤吾處耳吾丈麟趾亦遂
振振石家弟歸遷本省小簡既涉之勞物情若此恐

又

亦非久計也承念存并賜札當委便致之餘不一

中秋聞吾丈有東門之遷爲忽忽養食寢數日高嘉
定來得手書知後庭有就館者期在十月而穆少春
札亦云胎氣佳以是數罪之當舉雄則又欣欣喜色
見大宅屈指湯餅之宴稜逾何久耶吾弟有三兒大者業
差就小者亦似能讀父書今相家付之一月不令一
見而不能忘情於故友乃尒豈所謂老人十枸耶復
又有一枸此身自見蘐來偶有所譬掩耳世途以爲
林趣之樂不減四禪天至欲枯辦否謝言路二三君

子而時時跡
聖書不下漳河傍輒弹指浩歎此非欲以苦事挽吾
丈欲得實心堅力如吾丈者居其難而後音僻得保
其易也今天下見爲治者形耳如何如何穆兄羽經
世才而逆鋼之不使展然彼之逃於詩也亦甚矣經
世是仁者事度世是智者事出世是二地以上事然
亦只在一念耳詩偏名術也覩酒色差不俗然指道
一也昨念吾丈極昌黎成五言門絕句預賀大以以
薄之而復踊之得無爲穆兄咲乎語云倡優拙則鐵
劍利吾丈觀其拙而知其不大損於道也　墨陽子

又

昨劉長洲人至得穆兄所致手札雖與吾丈聯姓名
云賢嗣病危甚意不能及書草草數行作報殊更憂
之舍弟自觀歸云會趙吏部知賢嗣危不起爲弹指
歎詫者累日夕弟自偶有閒證來兒女子之累付之
博沙觀久矣今設身處吾丈丘內忽君蜩刺不知作
何決斷也吾家東南癡語未服論東門蒙莊亦姑置
之但爲吾丈宗祀大計則莫若蓄衰以葆真節慈以

生神時至則行聽其自然勿正勿助長乃第一義也
天道有知必不使賢者如吾丈斬馬絕其後時事極
矣天下之實无當爲天下惜之弟自念俱已厌惟覺
此身未即死當傾耳以聆吾丈芳聞斗茲內赫司理
便附此尺一中有司理公車中有魏慈槐真天雄一
枝柱也

又

前者因令人嘆兒子歸草草一札附問不意其人道
病淹久我公入室之後唐突威嚴乃不見責而辱之
書月俏以一絕則几杖之賜矣來教妮妮謂不才尚

在可收錄者未幾而即有罷尹之命知公所以培植
不使不淺也不使生平踈勉無媿餘文不曉事言路
要致憎口戊寅再舟帝復世念命也葛以保此半殘之
謹捐家入茅舍飲疏飲水一裘一葛以保此半殘之
軀即吉凶詘問都廢人固有咲其愚而憫其能自固
者苟月麻復出將以我爲如何人也昔有使王孫奉
槃而進名者戲以一呆投之即指不使之不爲王孫者幾希帝龍湖朝君次向盡吾丈
與二三大老老自傑然即天下所可言可爲者皆已
言之爲之如通者大疏及月林公疏是也即使不使

出亦安能有所加也乞歸之章必得請而後已久廢物外村童無可使者又念損兒嗜寐唯公憐之從吏馬麟陽月林二翁皆舊僚教愛不敢以私瀆聞使聞希叱名道意不備

又

前時劉長洲人去有報札計已達記室矣道體當益健勝麟兒福中應自嶄然頭角純縄之喜入熊羅夢者此非其時耶台駕易鉉名爲賢詔彙征而殊有不豈然者偶從即報見一御史忘其名所上跡以直臣未有爲說笑強人意記僕在同寺時江陵雖丈深尚

猶未不測晚途狼狽至此蓋誘之者使脅從之者使忮語有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豈欺我也第入紫廬來絕無所證祇於聞中勘得今世皆幻泰仲一病非藥幾殆亦遂任之幸而白沼家弟歸日夕相與沫差足相老聞爲世道念須公與元馭出磨洗乾坤一遍所論元馭草土即鞏上君子肯許展公十指否此語近亦似伏櫪老驥不知兩鈍足已齎作僧廬長住物也一笑一笑長洲應召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前者劉長洲之報啟甫去而老夫之教札復來益以厚兒叨黍故喜浸淫於大宅即不啻如弟自言之也此兒翩亦有微銳可以一闘今學弩之未矣殆如木鷄矣誠不意其叨忝之若是也弟既稍在世法中不能如我古先生一洗而空之若乃誦大易之盈虛味老子之寵辱則懽然有餘慙矣吾夫何以教我福中即君遲於言動故自無碑但令作羹食食乳毋佐以猪摩勿遲沽脂味當以漸充強兒後庭復兆熊羆之夢所謂老蚌出明璫珠德門故事何足疑耶少春大悔欲發時竹聰明人易撥如轉圜今但秘之可也梁詩

故自有氣骨孤行之當自美愛不然弟亦何借藤枕之引耶長洲觀便耶此附謝并布不腆紙惟照亮

又

家弟自燕歸得我老夫教札慰存勤懇至叵羅與托尚方精曙天子所以錫勞臣者乃亦舉以見賜會兒姓及孫凡八人適集舉以屬之曰異日誰當爲石司馬公者飲此各奮而爭先則無弗沾沃者矣弟自入年來影不出郭門幾若虎溪之限遠公而近聞有司之舉先君子及朱中丞欲之卿典也倉皇走謁臺於陽羨旬曲間乃聞已寘之條奏之欵矣先君子之見

抑則以高宗伯脩新鄭之緒論謂徐文貞庇鄉戚而中丞之有遺郡於通倭者也咸勒候另議弟之腐心不朽者十七年於今矣卑白臺建白發之則當事者可以無棄梓之媿而被恩者可以洗丐乞之辱但在條陳則於始末不能無畧而先君子南北十年之勞邊左千級之績或未之及縱無閣寢而沾被未沃人子終天之恨終無以白釋矣宗伯公通家之契且與弟有丈字知意必不薄愚老丈與嵎老從吏之并遊於祠部君生死骨肉之恩也情在迫切餘不敢贅

又

前月有便附小啟及穆太公泉表去計已徹記室矣月之十八日滿慕得正第十四日見訣書一紙大槩謂四月初已作死計不意更得百日此番種種惡證俱集力憊氣浚具賴支持恐有旦夕自負有腊決如以學力定力故遂能輕死破戀今日方下此死手下夫舉耐不煞遂躁亂不能攝持矣六親既已無情即見吾兄亦如不見天下雖饑 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爲唯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搜求人過諸君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則天下自平矣此外復有二百言多致意故情語不及私第時已煎迫皆在

尼連河中然尚謂其辭理明晳結法遒美巢得數日延也別發兒曹一紙則以是夕街鼓動逝矣痛哉當臨絕時呼水洗足匡坐湛然如寂了不怖散亦無痛苦念惟此子名行粗立文業粗就諸兒三者已亦嶄然頭角可靡憾矣獨年僅踰夭位不稱才耳僕叨長十年去土何幾乃不死而令此子死也嵁嶪餘日烟霾睚眼兀然之軀顧影匍促生趣盡矣愚兄爺得素侍長者與元馭相公皆荷深愛不啻骨肉哭死唁生知當爲我惻惻也偶因秋省後便敬布腹心得賜一言或誄或贊以爲死者不朽幸甚區區俟過萬

壽師即上書乞駭歸治窀窆於先壠之傍且結茅作丙舍朝夕三遺佩顏鑒容棺之墟以待未審肇上君子能矜此情否三吳亢旱已極赤地千里堯湯之災未聞接踵司計者何以待之餘不能贅

侯舜舉方伯

昨張生歸草草贊數言爲報未既所吐永嘉山海之勝見謝監詩爲東南冠而門下方握詞壇牛耳九合之餘倦而息焉以與二三勝達跌宕文酒以此上爵天公何快如之僕亦有一圖足暢邱壑無復生趣今蝯窩一團焦尚復跡之不已旦夕唯

有緬彩行滕耳客之佳者曰曹子念其人負奇氣工爲文詞雖髫齔時戲張如倫父與之談則醒酬也渠游貴郡爲報王大恭陽德知已然其意以不登鴈宕不謁二谷公是世界缺憾事唯門下進之祕夏未熱加飲自愛

又

僕爲郎時從故吳中丞峻伯張太僕有功游業已聞公名矣再二十餘年而始於行卷中見所造雜詩若文更以爲西京開元間人而又十餘年而讀公全集乃覺盡矩矱之觀如漁孟諸而猶雲夢也三載前有

張山人兎缺如方丁自言館公別業已舍去游金陵今年復來訪足加跋如庾王臺手一帙啟之則公札也以爲累公札耶則公於秇苑稱前輩非公札耶抑胡其嗶囉而爾雅也或張山人借以重爲山人恐未易辨也鉤然無似敢緣此而脩起尺之書以從門下後塵幸收之僕蒲少於公然漏柳易衰一切俱謝去於三尺蒲團地了此生耳公負絕世資必當爲出世業時不可失也峻伯有子稼嬉以諸生稱詩大是後來之秀亦開之否餘不具

答劉方伯

世貞自丙子以來含饑抱懶於閭井者四載偶有小証始擬冀此身於軌跡之外而未能廟廊之上收拾陳物猥及衰殘顧影自咲不能出應非敢用爲名也夙業障成誤落雕蟲窮中影響見跡仰長小國之賦使從事簪盟苟不愛齒牙流涕即來識者所笑不以爲磨昏鏡則以爲嗜昌歜如其不耐怨亦如之以故塞兌掩耳蝸廬蟄伏寧自絕於賢人長者而令子仲君忽忽匏繫相杼適世貞以先君子事出謁部使者於句曲陽羨半月始得歸門者出一啟刺而後知之乃來價復以門下大教隆幣與仲君之高編見辱笑門下海內名家出入中外踰三十年鉉步武拂衣高踰蜕視一世而折節劘摧唯是過情之譽所不敢當乃其辭旨之精麗警絕則下走之所忻爲艷艫者也家器王折豈唯貴門振棟之痛當爲天下惜之仲君方辭理邦須加琢劘之功不患無陵陽賞識也如開歲春和能副前約則介中山靈先爲除徑以待或能收助千慮之一外薄物附恍不具

答丁太僕

僕衰懶杜門與世路隔絕家弟間致大疏一二與左降叙須始末不覺壯氣攻中浸淫大宅尋晤汝師宮

洗則謂門下郎行君子不爲名高其所欲舒吐蓋未竟一二而朱轓定汝虞亦復疊疊且謂門下將俾劾不朽之役於王父司馬公蓋飲泪涔涔沁心腑矣僕故嶸嶸坎廩人也生不受人知乃獨受司馬公知於衙門蹙踖起仕路而公已游僊都宦轍見左無由一酬橋公之墓而叩陵谷之堂自謂此生無可仰報而使者至將致大教果以神道一碑見委司馬公三品大臣　天子賜葬而此　獨謂爲不文事固不偶然也僕於東上所見公轜荷三四大事有出於銘狀之外者僕雖愚敢不自勉第來論奬飾過當夫以太山北斗之嶷即昌黎得之尚不能無愧色而況僕萬萬不及者哉洗筆研來已半歲不免復煩墨卿汗之且負香火有所不顧矣滁陽山水永叔伯安二先生嘗歌之地併門下而三汎滁意氣自見天則區區除目非所以爲賢者重也朱令有中牟寄縣風而上人未詰知想當不惜齒牙餘美伏暑未蘇爲道自愛

顧太僕

嚮者門下詣告宅憂梓里之日僅一奉顏色於山觀而不克報訪又承致令岳士雅先生詩集累軼而不

能報謝又以其時有筆札成不獲附不朽於九京罪過種種猶曰叢穴之臞固雲霄之所弗深討者乃通先君子賴群公恩庶得沾身後而貞匹夫之節不固強出從大夫末則於門下固首當投刺自通負荊請罪者也門下以正直忠厚始終之進陪九列步武八坐蓋不直鄉邑之光重而已恩伯同之堂論斯臧之句則一紀前有如不佞者在焉特衰劣過時之人無所比數不足以辱大念耳痛跋人便道此附候寅陽丈不敢輕賁便間希爲致尊不次

答李州白大參

仲冬爲不肖腐心之辰以故汎一葉爲沖中菽麋匿而諸以使能見厚者尊則執事親則吾敬矣皆不敢發緘誠欲以倒他客也公祖猶以此介介將無謂不肖薄之乎罪死罪死子念昌熱駛二千里爲其故府毛稱視走雖爲道地借一力於麾下誠貪與公祖相問耳渠用勘迫窮日之力故不及請非敢弁髦長者之惠也得教不以常調爲意使長孺間之稍薪之語從咽中下矣然何至大計吏時敢狺狺其吠耶此曹子縱有吻無心當不若是不過二三蔑屐車耳兒之

失學放黜其宜豈敢更有希覬賢器比當益大就昨
伯玉司馬來云與公祖爲半日飲每語必先不肖使
人鼻端拂拂有金華洞天想家弟似得齋捧後旬後
或可趁下風大覬拜嘉并有薄物將伯乞鑒入

又

伏承賜示以表生所具查應減稅糧宿弊及該府羅
議令不佞看詳惟是不佞衰嬾乏心計且素不習於
錢穀出入之數無以本酌德音皇恐恐哀生爲民苦
心大堪敬服但此是見一邊語中間有以別項增派
而并入正額者有以此額而卸應彼派者有雖增而
必不可省者有可省而必不能省者亦有可以通融
處置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明公須會府縣
正官細講一番請之部院將應減之數不論其可否
一速戶部聽其回報其必不可減且有着落者曉諭
百姓勿妄希覬不然愚民無知妄謂哀生減糧數十
萬爲二吳造幅而上官舉過之是哀任其德而諸公
任其怨也適見廟大老亦有書來云不敢不以
聞若乃明公欲定畫一之規不使匆年議派則華吏
弊竇良瘼杜浮言之大端也二冊暫留看倘急須當
別封上不一

又

僕不佞自郢里之上夜與峴山之浮白別後輒悵然
自失以爲奇人難再奇遘難三不謂天假之緣得從
宇下忘形爾汝披膈天日蓋三年如宿昔焉別後則
訛問之信歲無虛季金錯之餉械無空筐春初以太
夫人之壽言見委恨不知耳知之寧有待教而後具
草者蕪廢之餘不能深湛其思仲謀與事洽而明公
不遠千里顧使遠謝鄭重其辭又綢繆其貺僕即不
受傷廉之歉寧無過情之恥乎武昌山水多名勝僕
時苦棘事間以請臺紛紜不久暈稷無緣一極登涉

又

屈指與明公清洋夜別六寒暑矣自是歷三使君有三遷而至九棘列中臺者明公僅一轉屹然於振衣臺之陽嵐氣足戀即無乃葉公之好龍非好真龍者也貞以先君子久闇呆丁蒙　上恩隆重而召命再臨力辭不得輦上君子多相譬說一念不堅遂成小草乃至病第奄忽竟阻面訣貞何人斯而亦用荊公家故事即苦痛慚恨不可言昨草具小疏苟且塞白眞竿濕之前小覓旦夕當乞骸骨耳明公不以　出爲非而曲垂奬論使人涔涔汗下不能禁森

宰覽請正也大幣祇領并有薄俗不宣

張都諫

使君非兩是人者當由愛而下醜耳已令遣詩文析足不死今爲刻其詩將成矣冬盡補刻其文畢當以

鬻者門下以先德之重不遠百里儻然而辱臨之雖不敢自愛其醜而值有遠客累不敢具杯茗爲敬蓋於今歎焉乃復更勞大誨重之以球與雖以不恭是懼勉而拜嘉汗固敝敝下也日苦後後不能事筆研敬問命矣仲夏之暮當脫稿專人馳上先此附復不宣

又

綢者遠勞尊駕實惠先壠僅得一踵謝堂下嗣後朴門請告且以病第拮据湯藥至不能叩明公艖首之比而馬咫尺之書本送此歎何如邇覩即報知進補天地主持國是海內方拭目以瞻金鑑之上第明良一時百揆時敘無足以當白簡者唯時進格心之論昭乘下民之容務澡鄙吝庶幾專直榮使　聖德愈隆國脈愈永乃鄙情所惓惓耳貞衰劣過時之人以先子蒙　上大恩又不敢累抗　朝旨服狷一出慚悔百端茲因寤跋後便聊伸候私伏惟鑒兌幸甚

周都諫

世貞不能自削貝雕蟲之喙而遽災木往往汚人日覩又不能修絕里月旦以得罪賢者即不遂伏斧鑕頻煩尊息黔之暇間及筆墨卽以送餘晷而已不開門下沐群言而錄存之萬里命書布以大幣俾爲尊諫議公壽言快息不知所裁報惟是誨辭行述二協古雅絕倫嘗謂一繒足占大烹牛耳之盟是在執事僕所撰造止是苟就來青組而成篇譬之佛語未離小乘今具稿呈上即不以覆醬似未是齊公壁也出廢之示知門下憫我至矣破齟何足復論縱令理

之豈堪炊飯食人況蒲柳易衰蕙桂猶在未盡之軀得詶相聞異日借門下一字華衮爲慷耳薄物侑將下悵不一

又

伏惟明公以花封高第超補諫垣復以青瑣名臣遷司銓務一時聳然快覩爲清朝賀事而白簡先後傳播遠邇類皆欵洽灣暢練恰傳國體國是不爲詭激以徇時趨區區固心儀之矣惟是薦賢大疏群材棄征旁日聳動而貞之踈狂不肖郎爲濫竽其間惟且駑且拙不知所以再及

[illegible]載仰瞻尸環賜實紉緣大疏爲之張木貞得荷雲前謗復備朝列固咸惠也亦素心也第菊柳之質早就凋零楊柳之材不任閒錄加以去春一病淹歷三時今鈒稍起神爽頗廢中間墜之念尚有不可言者乞休小疏上塵台覽實出由衷無毫髮虛誣唯冀憐而從吏爲貴科及省當諸老先生以筆札告匱不能徧啟仰祈均亮下情無任懇切之至

余德甫

恩報衙而栁中丞之使趨庭湏必有足下書追和之不得而家人自吳中者有足下詩札則自西而東又復西而北且五千里矣足下服除忽已三改火耶屈指吾黨十餘人其不走長安塵者即叶夜臺耳獨足下臞於山澤片語一事片帶烟霞氣真令人艷羨第所覩右文之朝乃寥寥無足下跡則不可單子師賢暨耳當拜公日尚推管幼安吾儕亦安能自恩用晦之念足下深矣即僕與子與不啻也子與方外善使者而薦疏佳甚明卿亦有內補耗想足下欲聞之扁明一詩寫懷并新刻薄物希麾置之春腹加餐白愛

又

得足下書感概用杜幾不可讀二詩一字一淚弟使[illegible]

像息心復小緣是罣之使尚他日作一宇一珠觀耳舍弟物信但云足下自外服今始知爲後舟大都人也天乎何以有此始者覇於官不能來一生緣以叩首老大大今又總總而不能買一艇脳作弔客耳足下勝手正廬之頂抑何徜徉也區區叩忝已踰分今乘而遂物服快从弛據優游杜門賢从晦剝矣第酒食餚墨本生人趣日見娆不休更成苦海如何如何念足下於文上中最爲高行而陵陽之業今尚未有剖者閩帥遂削籍子與健以長者得免尚在囁嚅間伯玉與家弟尤更籍籍然此亦常理常情無足惎者

用晦似欲輕裘訪我會園足下能方舟乎審爾伏惟
斗酒主人所不乏也子與尚在廣陵年逾耳順而買
花不已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足下便間徐風之扇頓
一章不能酬來美聊見情耳餘不具

又

昨子與書來云足下從一入省作兩日會而別家弟
復談足下山居時狀令人色飛杜門高挹謝絶塵世
良快第未知此中所得實際何如耳弟自九月舉一
孫即爲親友以湯餅相期無日不酒山阿石蓋傭花
竹蓋新暇則泛小艇溪間或入藏經閣曲一編說朱

魚洞亦自鷗鳥是忘老矣所著文字之業私心好
之而受役不休如貞遁以此更成業障今弟方盛
年習爲吏當婆娑一官佚我於長林豐草而乞休甚
堅不可止如何亦須足下與子與方伯計之

又

家弟歸自覲得足下晛書宛然如奉顏色又函稱足
下林居閉門養性偶一入城若威鳳棲凶相驚指以
爲希有之瑞亦何必滅李元禮陶元亮自于鱗長逝
忽已十載當時雖爾惋痛亦不至神傷以此于業就
足死故也雪中哭子與還輒忽忽自失念人生有盡

行且及之每爲人作誌銘校筆長嘆丈夫何至與地
下結緣也春來忽若有警於一切無明造作種種悉
擬放下似亦得五六分力矣念足下潛泊成性素自
近之輒用此味分獻不審肯領畧否近作數章在用
晦家足下可取觀偶目病而能書者少故也亦覺微
露消息念之念之餘不具

又

端居多暇時念兄不忘屈指依稀開七袠而姚匡
叔來乃六已矣海觴矣倉皇成五言一長律改華封
之祝又春時偶憶前後五子已同翼冏合其存者爲

申五子篇手錄并上計兄得之當呼酒獨吷獨嘯也
足下長於第一紀而神情逸王老蚌之珠其光炯然
第頗放宕來滿四歲矣春時困二豎子殊不得其力
唯與主人翁惺惺易晚耳匡叔當爭言足下鄉
居雅致何必城靖節柴桑靖節指眉不肯入遠公社
兄亦豈其意耶毋論入社與否酒方自不無不可於
眉眼下放過也冬寒加餐自愛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三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趙汝師

幼得公教札輒喜而不寐精進若此何所不詣弟自誤作生計者三十餘年臨要緊時一句喚不來一字用不着非啦喚不來用不着覺騙遣之耳難哩生宗門之學甚精弟恐更爲宗門所牽將空踏破耳渠安欲往江西大抵江西三處壇場器稍大胡似高後迫照此心恢恢故自有餘地也弟尚未會痛罵上人人將來或得小小實用譬之饑渴時簞食壺漿耳李似實然不過宗門餘派耳今以儒道蓋之未免遜揜耐汝不爲則者設於此子行不勸亦不阻俟勘破勝計於吾大白悉之咸鳳神虬世所景慕片語出口即爲月旦小鋪翠趾便作模楷然在末法中亦有狹人眼鼻者納汙藏垢醞智養勇以期可久可大賢者當自儗之聊致莫助之愛而已拙文寨白意故未已更成一冊律并增吳大史其一牘及扇補附吳者奉爲致之器典良友已矣向見兄談丁丑事令人骨腾而居令寂所不詳知別有紀錄倘付侍史發下可檢而表具隨也繙聒徐給事甚佳世中故人如王師竹無益事也

又

城陽分袂河嶽方寸跨昇能几開物夜談之卣奔虎勝几駁宗伯月宗伯踽與述兄鐵渦意果亦惘惘不後迨照此心恢恢故自有餘地也弟尚未會痛罵上即爲月旦小鋪翠趾便作模楷然在末法中亦有狹人眼鼻者納汙藏垢醞智養勇以期可久可大賢者當自儗之聊致莫助之愛而已拙文寨白意故未已更成一冊律并增吳大史其一牘及扇補附吳者奉爲致之器典良友已矣向見兄談丁丑事令人骨腾而居令寂所不詳知別有紀錄倘付侍史發下可檢而表具隨也繙聒徐給事甚佳世中故人如王師竹無益事也

又

太史魏懋權博士相見適爲致聲他有問及者弟云名教外一長物老諱自廢何足挂齒長途向暄善自消息不一不一

又

別後再接吳門及途次手札已有傳公見朝遷官宮洗三即報至令人眼明公豈以一官半級爲榮正爲自此開彙征之路賢者魚貫而進耳每傳除目自八座以至郎吏皆可人此固執政者能虛心秉公不樹黨植私之效耳二三君子逢麻之植不可拔也區區此身此心皆如死灰不但無噬者即噬之亦不然矣第家而實未能盡當爲龍居士馬宜南咲殺牽

弟恨入春轉困過軸藥餌漸御無復歡時而筆研之役轉深若此緑不斷譬如蝇鐵紙窓終無出頭理新正便當一切盡捐去之耳先師似於山陰他處微露一消息此大可慰荆老柴瘠良甚而哀思不已酌酢轉詳物望既屬將來恐碍蒲園大事兩亭先生一月三轉知爲公力亦差足爲賢者吐氣弟此卧苟不堅似公於波羅渡口輾轉之也如何如何秋氣開美爲恬澹二字嚮神不一

又

臘月內連得公手教具起居之詳且知僕兩信皆已達又茲辱手教具起居之詳且知僕兩信皆已

速又於荆老處諗公所述時事多可歎可恨野人安宿病良已而頑健勝於舊時獻歲即閉謝絶一切酌酢亦不敢領筆研後而脩浦尚不少須至前夏乃可洗盡也那子愿欲刻鄙集已力辭之大抵利根自可須臾名根着力一鏟削耳瞿汝立來云有北使附此不一不一

又

昨蒼頭喚游子有數行奉叩起居計已達矣茲辱手教浦帝具仍嚮道之堅與憂時之切所謂非行不悖者僕自殘歲來三改火病羸懨懨秋中參术始見功肌體漸腴神氣亦王但苦筆札役耒已一入新正必

於上真前作普斷絕之矣不然終爲一窩墨藩淹殺無了期也昨因病檢出數年來詩文一百餘卷掌故雜事七十餘卷冬邸可就緒異日當露醜於公求公一序幸毋相負也弟此一念如迎葉舞恐終墮綺語障柰何柰何承示交游中新得鄒諫議凡目與徐駕部周旋此大足爲麗澤益鄒公負中外望太重一時公卿當惕息自勉無可以當白簡者萬一宮府微有不同瞽御火爾遠節輕爲論建倘致逆鱗群公不免紛紜又增一番事矣須公不憚斟酌務全國體乃佳徐君衢托草其尊人志銘而未見狀來非供敢宿諾

也元馭憂毀之餘爲物情所攖悁弔者不已病亦無已新婦復遘疾俄頃便逝見元馭羸狀駭悁不可言公別帶勸駕之意良篤僕謂出世經世皆賴此身吾儕小人不知其他唯以身爲急耳近來除目種種可觀孫選部誠名士似得公力不淺兒子派落京邸使鑿坯之人尚礙眼耳可恨可恨今聞已歸庶足慰矣張肖甫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新歲三日會羅洙立云吾丈復動歸念有北人便即手作數行附之計色達矣汝立去之旬日而見邸報則復庵官允爲吾丈上請告疏蓋市奉講筵之命而即杜門何丈之勇於去也近事誠所不快然官府之與言路兩皆有以取之亦各有未是處大抵三代而後不必事事皆當意人人皆可觀亦只是小小補貼耳除目屢下田野箱物收且盡而次及於僕齒舌之情者第嘖蚋之味覺於戊寅蠔坏之譬堅於庚辰今雖上負場環下負推敲有所不容已也疏不稱病而徑乞歸蓋欲避調理之說酬將來宦路吾丈念之念之計此時當已在道而未見部覆將無政府不自安強尤此行以爲郎廟重耶

又

丁侍御迎家人至接手教及僕出處云云三君子意以爲似不宜輕動張肖甫司馬鉏坭勸駕而微旨畢如吾丈汪伯玉司馬有書亦爾乃知衆傑之見骨肉之愛與世情故絕不同也僕實未暇於中較量只爲庚辰心盟必不敢負而已若宗伯公故當別論此公出果能行義達道酌世驅物當亦爲上真所許不然自當急流勇退尚未至老所廣病不任耳僕於外跡差近而心境未清雜念時起且世福轉深則道緣

轉淺虛名日甚則實德日損以此恐恐不敢慝桑榆之暮期之陽生或易爲力耳邇來處分多出聖斷不傍落大是佳境弟某人消息若何鄉衆得自安否吾丈所稱近況與物情反側之故大抵當坦然待之惟月旦小加斟酌樞機時一檢慎可也劬與宗伯計以醫院相期不謂屬之貴宗亦似穩廷陵既特遷峻陪而吾丈仍故綏何也見補少常則孫太夫人果物故矣家弟尚未覩除目渠似無可無不可臺監武定氏而宰公中丞不以爲非則禍似不易解吾丈可作培植語勿有所加也不然彼之疑忽釋深而於

先師談過之戒小成牴牾矣冀元立弟三弟復丈誌一何陵夷至此耶可歎可歎聞有使命踰到日當不及爲僕借言然使僕至三踰則苦矣餘俟面悉

又

昨草草數行附使者以謝計行期當在月朔兒子出送荊老屬其少須於郡以圖一餞僕身滯環堵而心搖搖桂故人青雀間邇荊老告別作大啼僕雖勉自制收淚胸應終不能忘蓋自愛弟入閩後二三故知摶扶殆盡巖穴中僅一碩果形影相弔衰相漸現恐不能待諸賢功成之日却笑安石老諍強以綠竹消

之計惟有空王一法而已公欲消搖置署爲六月之息亦佳僕意不欲太原公有所措置且親近公與洪陽及牧召鄧先生輩布列有位而已鄧似未肯公便間一吏之何如水利一焚充長塞外不唯可實邊庾亦足制虜馬但須因地利順民便如世尊所喻調絃之說乃不生變弟目前欲捐數十萬金作毋而緩牧其子於數年後恐司農眼孔不易入也昨歲牧獨當熱崑山俊而吳江次之吾州與嘉定似小舒但積侵之後菜色猶未復耳此事撫按可以調停要須廟廊作主大抵蠲赦利於頑猾而善良不沾賑卹偏於小

豪而坤赤鮮興一日不可無良有司如嘉定今數十曹江南富血當不腹盡偶爲賢者一及之勿復謂朽株在有火氣也扇頭詩亦小見微意而衰落之餘都不成語衣物至微數寧足報伸僑札之好耳錢氏墓表已脫稿幸爲轉致侍御君不一

又

家弟歸得手教及詢之家弟云亦相同搏沙作餅勢無從合但終不至犯名義而頭爲摧挫南雍一塊土似是藏身僕豈敢作輦上解淡生活沾沾克隱弟實無能用我者近過一異人傳村頗有小驗其老兵

薤以俟師期足矣匪元立得補臺幕即深維小屈而體面差佳但不堪挂玉韜仁悼亡之戚想得公依止不至悄耳楊戶部應尾忠愍公之子當酒掃公門幸一慰籍之兒子嬾廢得公與沈宗伯相爲警策可望焚舟之舉僕却不敢別有希覿也族子養志老而貧以一簿爲踈涔閒此佑不悉

又

家弟歸拜手教具仰念存僕蝸涎自濡蜘庾粗具於世緣鮮所干涉獨先君子身後一事爲忌人所中尚[illegible]百九十四　心者十七年於今矣曾有疏草托太原公而會家弟北首屬今上之乃云得賜所聞俟僕勉出而後成上僕不勝憤懣數日此所謂馬生角烏頭白也兒子魯舉老丈教必須撫按或臺諫建白乃可若心在然之其道無繇也長至後故朱中丞諸孫出燕中陰郡縉紳與兵道書見示中間爲中丞闡發幽潛懇惻悲壯之極云自吾丈手筆且謂撫公已行郡聚矣倉皇與家弟謀以撫公爲朱中丞請而不爲先君子請同事同鄉一舉一置人其謂何弟復何顏烏請恩澤亦何辭見逝者地下旋走謁撫公句曲則郡併以先君子報

而按君條陳之草具率皆在列矣謂太原公再及之念此事在宗伯宗伯有通家分誼且素辱文字知必不作前人恐既出臺諫公議如吾丈當擬事體亦較穩愜弟條陳列款勢不能詳加以年祀向遠見聞稍異各曹之於政府不甚關白非吾丈慷慨一言之誰爲援者中丞尚未復官今始得復則已復官者自應覆贈亦事理之常太宰處不免借重大司馬矣按君痌瘝民瘼誦吾丈大疏嘖嘖感歎條陳中二款實綠吾丈急爲之尚憫司農之扞格也獻歲聞當上會典例有宮端之捐不然亦光學被金紫鳳皇臺一片地

知雅意在攖輝恐不能相俛而下也羅汝亢前聞病阻良用懸懷覩除目殊慰此官比之二部綵却有生色艾光祿何以不召亦必用故事相尾耶吾卿延陵有子不他聘其恨轉深蓋以東土之捍全出吾丈又謂二三君子轉目之云退婚自渠故耳渠侯大察後擬北上方欲作官不至放對吾丈弟以靜默待之可也兒子承規切明春始得一意筆研次兒托庇所苦良已殘歲復爲幼兒了尚平之累可作無事人矣餘不具

又

兒子在都再書具感肺腑之愛及歸極柳公氣誼識畧以爲生平目中無兩但欲舉世法之所艷者以加諸鑿坯不能出之人復舉世情之所最忌者以餘材朽無用之物則非知我愛我之意耳生平屈指故人元叔愛我而不甚知肖甫知我而不能盡公之見知太過見愛太深是不特粉黛土木且將文繡牲犧矣年來齒落無一二存者衰相屢現即使靦顏苟出不特上負師眞于愧同志公試觀前賢若此時事若此僕之墻壁若此而能有所謂劑得乎欲因而有所見且爲縣官作織毫益得乎萬勿齒及僕也　千上誠

不世出之主遇來作用大似　世廟乙未以前光彩而恤民一念又似勝之災異種種汇是天心仁愛惟聞有可憂者腐腸之藥與伐性之斧耳昨見葉轉官廢遂領坊事六典載筆成周之史似白虎橫經元祐之正叔公但薛容步武以仗天人之合五嶽小起方寸即以吾師怙濟二字消之則所深望於故人也

水田之說

深以爲然但思二百年來豈無一人識如稊東者中間必自有故故不甚從史之將來能竟其用否瞿元立有子大可喜見聞率爲致聲家貧一南除庶不以棘刺中打筋斗也區區續集將二百卷在肖甫處魚豕之訛不勝讎校將來不免求掾筆一叙之亦名根水銷之證也肖甫博大自是一鉅公過來能自持正即有齟齬何害然須頓公時時箴以善其後汪伯玉近相過數日羅汝芳周思久二先生一飯而別其來歷不同皆異人也餘不敢贅

又

兒子歸得公手札具肺腑語隨作一報封肖甫司馬鄖中致之計當已徹覽矣是時兒子言公極稱於所

知謂僕尚可一割故唳唳數語外自海之牝鷄豈亦堪分要歸潔已此是野人片啣由來所獻純庶此官便是吏隱於中火得怙濟趣豈受彼牢籠若爾瞻即日請假覺火猴人眼鼻善類皇皇如搖旌矣公所云羅元立云云僕近來覺得機神若此元立但勿於格外作念立是乾厲彼不得而親疎有何不佳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少陵亦自言之何況我輩向亦偶爲此曹子鳴其不平耳管君近益精心佛門然好作有爲跡得非蘇晉逃禪意耶家弟以齋葬之後五日

後可到矣月酷暑驅馳七千里寧無殷深源周子南之歎目下且欣聚首以濁酒澆其磊塊而已承有令子舍之戚尤非旅邸所堪不能奉慰聊此草復不宣

又

前有小啟附使者去計已達矣得太原公近書於吾丈甚注存以僅餘一直臣頑果不食不當更令南此當是真際語耳吾丈見示語甚適宜於此要見大學力家第胄暑驅馳齋棒私心憐之欲爲求一留司以稍馳擔且不揆長安眉眼佚吾丈大力今果得之其感慰當何如也僕學道無得蓑嫻相籍僅成就一酒

食漢浮流畢世不敢作應世想亦不敢作出世想而昨傳 聖問及賤姓名者此何所自幸三四大老寬我一塵中長物不至勞齒頰也言路洶洶得小定否曜元立竟不能小示超格耳緩既有味畢散亦有味但桂玉可廣耳粲齋之兩兒崢嶸足慰貧病餘不敢悉

又

適有兩信通候計久已達矣僕殘人也初度之日方寸若鑽懼客見踪故買一舟艤避之泖湖塔中禮佛飯僧冀小資冥福而已何足以當長者賀且屢紙丈

自吾丈別後感事懷賢之念時時綢中特以尊跡未定遠信難托牢愁之恩又無可告語者僅能於元立

子澄處一相問慰耳吾丈捻中有一札與太原公語多右二子渠頗不悸比見貌和而氣平但胸中尚有二子在更後一書釋然矣二子山陵以前未必非群然而攻之者朱必是今 聖見已定國是已昭諸老在政柬當以虛心受人語實心處天下事不爲利害謀不作人我相太平未有不可致者吾丈不必輕及爭告請南信心而行中立不倚此所望於大賢君子也閩太原請假想亦爲山陵一事勞憤致傷今復得仲氏計恐不任手足之痛奈何肯甫丈諮達大慶入領兵柄宗社福也

惟量於情字上小破除耳僕少能進七著而尚落泊晝衰相種種與死爲隣唯不畏死差與人異大師信益杳然方以懸弧之日遊客栖泖湖塔院供佛之餘與僧共嗽風雨爲條景物晚莫所喜以故人問若貽慾論革鞹而暖却附復不次

又

久不聞問良用懸懷兩臺爲先君子及秋帷中丞條請恩卹前是一介以恩尺之書奉懇計已達矣太原公魯爲致情於臺使者故托之今尚未有定論想部中爲冊立午朝二事徵左又考察自陳紛紜旁午故

又

前出似病第於齊牛見之則首問吾丈起居云八月九月間霜露之忌來病君子不能從事筆研不然先人墓瞰一章當不讓景宋矣然今已勿藥今拜翰教果然且諗知直温覓栗之誨能使諸生肅然而心服二百年來宋李復見今日竊謂省院大小南北徑庭何啻倍蓰獨南雍之重逾於北京雍人材固爾也僕老矣衰與懶乘之學道雖無所成然竊聆希夷潛泊之

旨實不敢以天下事措懷況病弟婆娑搏梧老婦呻
吟待盡哀氏之女又只旦夕矣方捃摭醫藥之不遑
而能棄之出乎老夫蓋信僕之可而不能信僕之不
可僕於此月之十九日已發疏乞骸必不得請當謀
再上非不知 上恩不可負知已不忍遠且貪與賢
者少日周旋恐有所未能也凌氏自貽之戚然愛子
兆遠群獲見法亦足以洩衆怒矣參疏得無乃過乎
又不知將來作何結束也使旋聊此附復不次

又

昨者草次附申區區出處卻見而我老丈以大義見
裁必欲使之一出蓋先君子受 上恩至深厚而家
弟近復以病乞身僕更倭蹇朝命以自爲名罪何所
逃老丈責我是也且甲申之濫竽老丈有力焉然以
爲未可出今者以爲不可不出老丈豈宛曲隨人作
圓方者且病弟大有起色矣僕亦何辭以貪一祿第
衰態如此安能強自振刷以小疴 國家荀員昧尸
祿異日狼狽而歸老丈憐之晚矣棒訣之期或在春
晚也別論大生事緣衰之長子誠可憐他不盡爾且
所犯題劇不小臺綱凜然豈可以見戚望之僕固已
測老丈之惠不克終亦不願老丈之終此惠也凌氏

有三尺可無復言矣使旋此附復不次

鄧太史汝德

前於許敬菴京兆處屢先生手教匆匆未及作答旋
聞有經筵之召私與太原公徙倚三四意必欲先生
一出以光 聖朝倘念太夫人高年不欲遠離或朝
參應酬有妨靜攝則留都玉堂小可栖托不謂中途
復上請告之章艦首遂南確乎不拔真劉九潛龍也
弟方天下文明之際或可少一見乎瀉仰師第所論
得用不得留得體不得用先生是大乘菩薩不宜入
辟支佛果僕以亡弟之痛旦夕歸矣而爲此言先生
[illegible]將棋哉其不情也同年到同野子便附此不一

吳太史

世貞懶廢窮蝸塵無公過吾州即幷寧刺之尊知
而佥臬追跡至河滸則雲帆繚繞於清洋玉山之間
雖從者不忍題凰僕寧無報顏君子之至於斯也
聖主不憚罪己予部起二龍淵潛復返論思之職于
載一時良休哉休哉是賢者咳唾之餘大下以爲口
實所望一立善顯赤幟而已么麽項屑似不足以煩
方寸也僕故名教外長物捨身之未能苟以藏拙便
賴百念灰吟惟懷賢耿耿未盡忘竊成一排律贈公

與定宇太史書之扇頭及不佞即附定宇致之知不
摩棄幸毋以示人可也勉旃白愛不一不一

徐官論

曩時公自山中北上而貞以窮繁卒室不獲聞問遂
致閣焉無一介之使今春乞骸請告兩有荅頭北行
此心望公如望日而病廢之人不敢徧作朝賢書問
有所掛漏則生得失以故益自沮而公不我棄也患
之教言副之武錄則矣帝几杖之見媿矣公現奇之
文冲夷之度清孤之操所謂材則楩柟德則金玉而
能黯然不露太音希聲其在茲乎破山之銀輕用之

而光奪緯推者何足與議此也區區已老而且有繫
屺望乞憫之不得故後而請告非敢復有他覬也且
夕轉徙長林叢薄中為七尺之坎以待耳茲因學海
太史便附此祇稷蒼生之編唯白愛不一

馮開之太史

前有一書附果上人去緣果欲收月溪講師之骨而
塵之為數行先容計已達矣同州王老來却得先生
教言欲於秋涼訪我海上村中紫蓼白茄所不至個
僕雖習懋領家言尚是門外漢不足與先生棒喝相
特第二兄子驌雖稚似窺見一垂其時率與達觀禪

伯簡一勘之也王老志乃可志耳此公少時好攝生
無所得始遊五臺從普行妙峰比丘講而又無所得
暮暑陽師之跡而過江又無所得以西方為三十六
最後策然已老且好酒不耐枯淡須大善智識兼之
上人之師明因者慨然欲普理僕亦勉力為助之資
且半而不能終不敢妄指先生索欲借一言之重於
里中好善者即無異大檀越也屠長卿遂杳然無復
跡尚不至作善星比丘先生能以白牛車喚轉之乎
不次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王鳳昌

下走負跅弛之性乏鄉曲之譽既不能曲意以事諸
言路貴人又不能蚤自引退以來茲憎口挑政見憾
不礙其服俾存一綫需次鄉井願滿矣爲分足矣
海內士大夫即不以頫白簡而無下石則有之未有
能見惜者也即見惜者有之未有能徘徊溷樹赤幟
且今下流之士哓哓自洗人不寘之不聽則以爲不
自量作後出地而已誠不意廟廊之上持天下萬世
是非之柄如執事者而爲我致辨也執事之文天下
萬世誦之執事所甘是非之柄天下萬世信之凡下
走所欲言者執事已言之而又何足賓筆舌也雖然
執事知已而不爲盡誰當盡者且事本末未
勝明也下走碌碌一介之操亦未易述也當嚴氏炙
手時其意亦以爲僕是羅者蓋數近而數遠之終不
能羅我而會故人楊仲芳當論報審使人告急且有
托孤之語是時家君方蹲躅逸寄念欲顯赦之則不
敢陰爲之則不能而庳至王太常稍嚴氏客亟社與
謀因爲隱以諷之而不見聽仲芳受鞫之次日隻
鷄斗酒飲泣致奠稍損家貲津遣發鬥嚴氏後微聞
之意不樂然僅令銓曹勿與司鐸而已至大計吏尚
參議遂也又二年而北居以牆塲之事見禍此爲下走激也者抑非激
也激則下走尚不能稍人何論一官哉本傳之際棣
踊絕食自分必死偶不死耳歸伯光奴撫罰窮以屢

著堰至於牌服不茹嘗不入內不踰喪墓此卿業三
尺童子所知者當是時自渭戴盆何以望天故雖公
除之後葛巾布袍且曬陶器自弔喪問疾之外不敢
預一切慶賀祖不敢領公府尺帛不敢與宴會何況
音樂晨起輒讀佛書以果歸因用空寂現悄足自支
至於養生之書亦絕不置覽明非本趣也編鬼之極
不能不付之酒取其沈惛故所知覺而已欵宵半飲
當自有人弟非下走之廢棄者十年然國家
之口修辱嚴氏洗稍是當而先君用伏闕之章見雪
復還故官得從政雅素何責下走以讐國也下走固

不敢爲矯矯然自弱冠登朝絕不覩俳邪面宋守先
訓大小千指無一曉音律者年近三十艸子先君爲
置二媵連舉三子其媵一死一存存者亦且老矣唯
生平好諸書名畫古墳典之類即廢箸寢衣有所不
顧近置一圖頗有泉石臺榭花竹之類足以區遣緑
日即使其人舉以督過下走不能從也夫人各行見
而已其所以毛擿下走則非其責下走以出處則何
敢畫廢下走豈嫌腐鼠戀戀一官者往時所以不能
[illegible]
墜鑿垤之節有二其一
天子雪先君而後用下走且一時公卿故人所從吏
[illegible]
謂不然已諾而已遂其一則欲有所效於先君朱已
也然今下走服官供僕乃筆於朝事民庶小見可補
則猶可勉而流簸食不然而今之佩王永館夷猶夏
旒之表鳴騶坐與倨褒吏民之上人雖不言能不內
媿於志乎虞仲翔有云死以青蠅爲弔客即一人知
我者不恨今有執事一人在夫復何言自今而往已
矣靡所不杜口矣舍弟行聊此附聞并往拙刻請正
緑方刪易未爲成書秋末當別上一部也清朝暮筆
映照遠邇加餐自愛倘因北風復惠德音

又

丁丑夏拜公手教及所爲僕辨誣書至秋中而家弟
有齋擇役謹附報啟一通并拙集上之歸詣所往則
云公賜冰歸信陽矣其書與集留之道定宇太史竟
不知其爲洪喬浮沈否也貞不能自免匹夫之節強
出供人齒牙需次里居一丘一壑遊戲子墨之林足
以老矣無端爲尺一所駈飄辭之源至公卓而被阻
方在踟躕間二白簡復見乾矣雖慈如公能亦無
三至之疑乎第貞所愧跡者一出所愧心若固池飲
食圖籍之類耳此外不敢有毫髮負橫山烈婦録始
得見全文公一片惻怛慷慨心及乃爾第今僕視此婦

卻不免汗顏也學圖憲蘇脩得此本於確山今頗有
魚豕之誤今刻本甚佳且有玄晏之序帶爲貴矣梅
竹二古頭清絶楚楚九友齋增歲寒之益休汝諸客
得無冰寂寥乎有悔谷一卷吾吳前輩名筆也不足
以酬來雅聊見縞素之重耳見論得拙集若是近歲
增校者不敢再上有新刻二種附覽辱委喬峰亭記
欲留去人五日而候之渠不能待當更覓便專納也
木天之地待公氣色太夫人不可以板輿侍乎幸甚
其駈以慰物情不一

又

貞業以卿身方外七尺團焦作夜郎王國青雲故人不能在牖獨我公大雅醉心之久間一二悍悍憧憧而里人金生歸稱與公比鄰得數奉教云公且用使事於春仲渡江訪傑因而過我無何魯將軍至其言亦合審爾則雲窩苔井心破長者轍矣老僧纔得半月忙無不可將軍髮髮渥顏猶能開五石弧雖舌底蓮花縱橫而語及經世鼻息弗然不能無動意第才大非世人所能用也僕生平不曉談兵雖之技乃是多生業障填人齒牙未滿今方掩耳之不暇而將軍必欲餌蛾眉於混沌使之倚門可咲亦可哭

也將軍誠感公重公高誼溝霄天厚德剛窩宙幸解我二人縛放之清谷此不快哉將事轉眼倏忽萬變不知者以爲變如者以爲常耳計當不滿大智識一笑也獻歲加餐自愛

又

貞自鰲坪來弁山片石久不沾異人跡而明公儼然臨之百徽恬雅清暢真秋月春風草木所被謳然生色惜迺風雲旗言別恍忽不能少留日久耳得教知以不滋改陸車馬風塵不無跋屐之苦抵家侍太夫人襄膳當自調適第時事頗往不宜濡遲命駕以渴

館閣諸公之臆揣則諸利具論大雅文字故不凡獨未拜二姑山記梓耳如貞嚮草喬峰亭記堪鍛鍊層又而更愧之何足刷公專壁別帋見論捧誦不勝酸鼻以公風木之思若彼肺腑之受若此即鳥雖不文敢不勉強握觚輸以從事第入春夏善病病得之思慮多擬於來歲物一日栽其行實以秋冬間附來當一一如命愼勿顓介布幣也魯將軍能不出否必出無爲倒屣者且或有意外本止之秋風漸涼爲道自愛

又

屈指與公把袂時恰周歲矣腸盡而使者果至以手教大幣介令先公之狀來何孝誠篤懇若是也可馬子長於李將軍蓋慨然深悲其不遇矣故於所著傳描寫委曲殆盡千載之下猶使人立髮酸鼻僕之托契門下宰後少卿先明威世世有陰德宜其子矣雖李將軍有阸禍而先明威世世有陰德宜其子孫之顯阨相遷迴也鄙文不能當子長萬一公試讀之或亦能令逝者不朽耳第自別公即善病病至八月而解委頓一榻栩栩如蝴蝶今則頗健勝故矣獨苦身意俱不能凝筆研之役使僕無遑時不獲已誓

之佛前新歲從斷絕耳鄧先生大乘法器也公所贈詩相結爲世外緣固善第東方曼倩不陸沈金馬耶僕於和韻非所能庶見命不敢不勉爲之昧愧形穢又憶得昨有諸子篇併書一扇頭附覽區區此念欲於名根力鏟削然一札二百言終始不離名如何如何不滿猶龍公一說也復陶拜嘉幣倘納并有經刂土布之類附遠意照入不次

又

兩月來見仰報有若憂信寫意已之罔矣而今乃未之朝也則日侍太夫人湯藥躬含飲附於棺者勿之有通家子弟猶爲徒行二小管尚致不有之役況於竹素顧其爾曼弱不成語方日悃之而使名以手教至過相挹謝君真可相籍而重若是益僕愧也區區之視太夫人與先將軍等豈敢獨有所斬公之不忍破僕戒也則鮑子矣元馭宗伯方一切謝絕而於公所懇則似有許色僕當明時爲從史之必不至誤大事於其時寫亦欲托片言於絮酒之末而今則未能也廟廊訪舊猥及不省蕭艾之微豈敢與國香並席以故力辭而守此丘壑然實不負庚辰前念耳乃公

以先公未究之典爲言則無所逃罪第所以爲地下旌心者區區忠勳爲權臣所抑屈向既白之幸而獲雪則亦可以藉手地下矣僕髮且種種苟得所謂未冤之典而亟歸則是以一出徵思也出而所可建白者爲何所可稱塞者爲何思益深頗益醜位益高譴益重將何以藉手先師也旦夕惟有轉徙深僻藏食水飲爲容棺之壞以待耳近來料理拙文數年內所塗抹不下於舊大槩綺語障深不恐付之秦火無以應命先師傳板在荊老處亦模糊惟雲間新刻完好而案頭適已盡却後可覓寄也大駁祇領薄奠附之來使殊爲不慮伏冀情亮

又

七月初有信至張助甫中丞因附恐尺之書倘以不腆不知無浮沉否遠辱使將手教洒扇二記毋論其文辭鉅麗而已乃其感慨蓄悶洗超脫而又不爲甲乙此秣林之根拟物好之針砭也所示館閣諸公借老丈爲儀羽移書倡道有司勸駕而公益堅考槃遠追誓墓今世路清夷賢者彙進必便巢田奮庸固似遠性若夔龍在野恐有任其責者公似未得高枕而卧也

開木天之地不無吁咈君子爲敵隱憂未淺以公長者稍爲調停之亦可龍蛇卷舒故自易耳僕因師期轉賒汨沒七載悲未覩效適始遣一異人所傳殊爲易簡即此法治耳疾神於社公之酒多美不敢自私恥以奉薦無礙上人從管登之結夏天池未久往之南海欲追奘師故事僕請達磨既東來二祖不西往且入番之路蜀與涼而已海舶多暹羅占城去天竺殊杳然此師良爲失計取其一念而已登之跡遠公之西方而心子羊之魏闕公之不來是也隨其心淨佛土爭如何所教證種種何必染削經行然後備此

僕一閒隨身盛長者之惠如何所謂有此異物必擇異人歸之可也秋深珍重

又

昨公以出處深致見詢切謂公考槃之操甚堅東軒之領甚薄而於大詣未甚當且今台垣三大老視公輩行不爲前坊館諸賢則曉乎後矣而嘗至紆余紫下者亦銀緋即公出而以一青衫立龍尾侍臣之末即不出而使鉅材宿學高節正議之士卧箕而洗耳一醒前後三記懌雅絕倫老夫之愛石雖與李贊皇牛奇章同而所以用其愛者異彼特以驅有力致

賦矣馬亦秣矣苟公以經世之蓄應世何官不可居以出世之學應世何官爲我累滿盈之戒是猶龍公學問猶未是西竺古先生學問承念及先君子娶祭其疏自兩臺使而成之宗伯但宗伯許爲移銓費議贈有成言矣而忽中變疑亦貴卿一二老阻之顧聖主之恩不爲薄矣長夏有事先隴火露罷光便於傍鑒一容棺之穴下見逝者不至大媿足矣公奉拳見詢愉君乃楚之常德人其傳甚的而証甚奇弟今真氣一至自然爲我周流如輪王七寶若後所云云未之敢信也渠曾云有病耳者火自獲聰公能

誓不傳人後當容以相告亦不必問此君也北上之序俟小間其策今則未暇也富貴兩字中人如膏肓患偏人若辜儇儻何至今日公始恨之惜之乎強食自愛餘不悉

又

舞從即報問吾丈除日不得不知文星之尚在角亢也使者胃毒暑水陸二千里至則其一病矣俾就肆便湯藥已而出檄則大誨與諸刻種種具列令人心目一醒前後三記懌雅絕倫老夫之愛石雖與李贊皇牛奇章同而所以用其愛者異彼特以驅有力致

之耳后如有靈其沾沾於老丈當不啻勝二公也缺
陷說勘破物理三列傳尤見高誼以老丈所不足肯
豈僕一庖語而見需若此年來甚苦雕蟲之技受役
於人刺促無休息時弟義不容已不免拈筆草數百
言既成而讀之都不知作何狀今錄稿上如不以覆
醬者當畫烏絲於蜜紙書小行致之燕邸也張陽和
太史一入鳳池使優轉鑒坡不使秩滿必以此例待
老丈此論度不滿高明一噱然亦恒人之情耳僕受
常德喻布衣訣誓不妄傳人昨祇爲家弟病佛前誠
罪誓與之仍勒彼勿泄今發吾丈不免又破戒矣萬
勿輕泄爲僕一地域種也至祝兩芝林拜覆與
三兄通酌鼎門遠送酒使是靦

又

獻歲以來妻從即報知門下超佐成均峻長坊局兼
清武黃儒者之榮甚實要之鳳皇池汪濊恩波紋不
足以測其賴一派清冷也貞白昨冬叨陪日上書
乞假未蒙見亮當時朝野知故咸謂先君子拜地下
之錫非常君更應爰朝命以白爲名非臣子之道竟
勉一出恢吾自緒加以鐵華馬目隱憂刺裘病弟尚
在遘此殘刑死轉牀第寢食之間無一是處以故於

天上故人非不欲通咫尺之間而趑趄次且忽忽更
若遺忘乃更承不鄙惠以德音中間字字肺腑言言
金石貞何人斯而敢當此嗣誦大疏草於歸心甚合
遲之十餘年而後得上既上海而所啞行者景劇實
緑而已建文之光復誠不易然終是萬古不可磨滅
之論是疏也始基之矣故當有知音者張陽和宮論
未論出世與否要是大經世人曇首裝門之嗟威明
紀錄之扁豈惟一家一人之私也門下謂其敬粥少
而肌漸削未錢物故乃云近所感忘亦罄似之以爲
憂此若當擊而太枯神短而多故是以不免門下氣
清質厚心坦思蕃故是句曲華山中人也何憂之有
向所傳喻君法雖於開根未必効要足小康或公行
之來合作耳二室諸記詩便是山史董紙從姑附庸
既案牒北少室從盟後得仰主何幸如之僕老來始
獲一覽目三山二水小有題咏來惜其晚合所謂不及
檀郎年次時也非久當遂初服併以請教不一

又

世貞方請告杜門與客某生者談某生故嘗習老丈
僕謂當今冲雅如黃叔度退讓如羊鉅平淵博如杜
征南文采如陸平原者老丈一人而已某生爲咨嗟

歎賞久之蓋質明而老丈之平頭以書至矣契合一
何神也老丈書凡二通申契淵則悵河山之隔懷然
不能奮飛叙雅寄則動箕潁之思快然若披雲霧至
於流悼亡第載讀數步言使人一字一淚也腸寸寸折
矣亡第器業粗就名聞粗章有佳子姓粗繼誠如老
丈所稱但天地間無故失一善人拾此衰劣垂盡之
兄而去之今存者何以慶日區區遣心而出尤悔曩
狀且日受筆研債不休生趣盡矣以故懇上疏乞休
第不知廟廊諸君子肯憐而放之否老丈書謂比來
益與藥物親日嗽粥僅一器此外輔以少茶果頗與

強宮論相類貞於三月前已得聆窮謂不過偶然食
飲小失宜俯且老丈精神淵著何物宮論可比今得
教尚未平而謝之來人語亦如之不免疑汗大率藥
物攻治太峻則益侵脾過疏則食妨食啜咽在去思
去煩去憂去慧而已黃蘗趙州俱有對痾參在自
得之龍華山寺便是老丈異時白業堂亦號綠野鍍
金佛作梅檀觀亦得作冊霞燒亦得知矣醍唯心則
去恪無戀矣太華山賦瑰麗之極當貞玄嶽所能厝
突去人急不及題後俟有北役便馳上或當更在先
也今歲龍蛇殆甚此間陰司馬卒魏公卒蜀中張司

馬卒蓋皆小於貞一兩年不特亡弟有門希言者頃
刻坐脫羅近溪者談咲而去則皆老宿也然逝於一
時可歎可歎付之無可柰何而已薄意將俏不一

李本寧參政

山中無復世緣雖故人時時夢寐而關途阻脩何由
一通訊問乃飛鴻宛然尺素係之別楮數百字皆肝
膈語且被我以復陶食我以紅鹽口體之間無非雅
貺拯蘆中頓爾神王矣關中學使京口無兩此其才
畢畢滿百何敢望一于麟第其覽識中窾汲引功深
于麟高簡能門自擬物情軒輕故不盡諛也以公秀

傑之才小斟酌其間便足光掩疇昔僕比行罪陽環
因得竊窺東風之雄但於時業稍覺扣瞶又乏師友
淵源公欲取江左清華之氣參之甚善甚善家弟齋
棒還力欲乞休尼之不可今已杜門玉山道中第聞
兩臺意不合或未能賦遂初耳助彈南磊祠有氣雨別
我向王門關覺領燕突突除日乃遇馮君任當是以才
舉且新宰公郎署交也宦行遠矣知太公時少遣然
以尊甫日左右之蘭玉森繞夷猶其間何恙不已嫂
近遷長安計亦日勝容適公健在佳兒時至自來毋
爲助長也僕於九月舉一孫林勺藥益自追焚香烹茗

展法書名畫信步花竹間調赤白鸚鵡俯碧瀾施食
朱魚投適閒爲責文進人斬暫告如博士弟子完日課
此外皆夜即正國也公欲援助庶例索四律貧不能
當咸陽縣僅以其半書扇頭供一吠不具

又

鑿坯之人與世路隔絕初不知王父朝議公計缺馬
生芻方禮無以白於尊前方伯公而執事惠然數千
里之書劑以數萬甲之物豈玄裴甫自五烽入即何
梵夾之毓瑰奇也泰中舉政械樸則楊應寧翅然耳
仲默于鱗差能以古文詔振之而執事遂譬泉其肘

單書褒然謂且入階九列而尚少徐之當平堂諸公
不能不介介青紫卹卹然天也中紫微省毋妨吐氣耳舍
第遂復來武寧非至卒柬以前踬故意微齟齬知執
事省覩措筆當爲促之貞老矣不意天假之雲得濫
一切有業賈身作道家奴足以沒齒彼白簡中楊王
二三君子且擬以一滿香謝之執事何自用于鱗寬
不肖不肖每及于鱗至於今愀然神傷也承示欲有
效於朝議公貞之托脚膊者兩世矣其何敢辭十月
入關與杯盂筆研緣紀杯盂之貺敢返諸來俾而請
受筆研役第碑志已得人不知何所任之冬寒北地

又

秋初責鄉人有携尊公尺牘先容者嵬丘載前筆耳
爲法然久之而以閉關故不能盡副其意邪附一札
報公一蒲一練薦尊公几不知其無浮沈否也地下
之托即以賢橋梓腑所素照且不恐以不文辭而
況重之諸公子無已之孝思乎哉貧所處者楚材如
鄧林人操椽管而陛下石俱以屬人口申物如愚
昆季則不能無正德時康李陳耳念欲送使者而使
者堅其請謂且迫棄強流故研從人乞殘筆墨而了

此紙恐不能無負爭意也所貺雙杯盂緣從梵綱本
義頗酒以故輒附壁敬拜三純之厚蒲帛將遠意長
貺碌碌然汲無可使者亮而置之不一不一

又

前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爲尊公地下重而遂勞炙后
蓋至今有餘媿焉屈指尊服已公除暫爲大方作一
袖呈不旋踵而入佐
胤筵定國是使吾曹長保丘壑深所望也僕之踪跡
見若以微有得者而不知其空空如也草衣木食錄
居窮繫聊以識宿譽汰沈濁而已家弟能謝浙綴差

足暢蔥棠山人茂長便附此山人長詩歌銳意氣三千里慕公上謁不敢望孟雲卿之於昌黎公必不至作劉又也初夏未暄爲道自愛

又

水行三千里去家七週月而訪我弇中佛八日而別別時亦不覺異別後忽忽如失且桂魄將圓令人益思叔慶弇中山池蕃能百畝昨秋得注伯玉張肯甫胡元瑞春時得吳明卿最後得足下與來不免而汪仲淹凡兩與焉僕所以報山靈者亦不薄矣諸賢尚負至意如何如先君子歿八年而始有騶有祭有墓噫亦艱矣僕此世界小缺隔耳見屬一序二七

[illegible]

言律於寢淒慶覓之及寫九襄帶四清江帶十碧文辭指餘盡痛而無奈於足下徒殫壁而已日苦酒食與諸少年游且病弟雖小間尚在醫察病婦呻吟牀褥寧能恕然業上書乞骸矣不知當軸者可容鏡湖一曲吞叔季二君幸爲我致聲閩王太僕先生尚健飯眞太奇事其以登第之年生者僅侍粥耳粗薄綾帛簡布附鴈几遑不一

又

賢仲氏孝廉歸有小啟及太君誌草寄上想已達矣僕乞骸之疏既不得請而諸君子頗見挽以先君子甫被　上恩誼不容負且留事稀簡務可藏拙最勉足下勉旃加餐自愛

又

夏秋以來久不見老丈除目意疑之謂當事者即不

而北至京口縣龍潭宿攝山探明徵君之遺趾則愧生讀江總持之遺編則厭發幾欲轉轂南向次且不果人事小間獨處一室念疎病弟身在醫藥尚多進退老妻篤困牀第了無起色而諸老之乞休者俱復報聞無奠可尋遂初眞所謂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鑄此錯也足下比哀思當小紓不朽之業已成勉思太上之立以酬造物每遇相知念足下材高骯髒謂公除之後宜即出以撫世酬物第覺得文苑一段豪氣把鬱不散無論吳明卿不須刻而後報罷僕之鷄肋故非盡錄于墨客卿也若足下能如佛圖澄海鴎朝賢則無所不可少泉公乃恐人便聊此附候起居不一

又

前月得手教領把之深且悉苦塊近況如面覼縷然不敢遽裁暈餘而藏之以俟改服西王母歌槐爛然溫然適兩兒就試至此傳飲竟夕不忍釋手其人如玉詩言故不誣哉金陵名勝足可娛日曹務商省不妨吟嘯特以夏來饑饉狼籍使人無可着足處閏月十九日得亡弟訃遂別作一魔境界區區長於逝者十歲焉能久存即不死亦何心在世旦夕唯有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答顧益卿中丞

第十五年前所交游多文學氣誼磊落不恒之士入
靖來耳目無所開涉强起之南都所交游則多老成
名德長者其愛我知我前後亦如是晚而得吾兄益
無之矣前覽諸疏其所規畫江措摩然指掌文辭既
警而復古雅淡第所深服者不居功不急效有古士

會父子之風與趙營中經遠之畧不似今之逐逐功
名之會者而已世以故於大蹴序擬少擬其區區而
南中正值多事匆匆出演之殆如夢語適有表魯
望學憲之長塔張太與奉訪聊附之以上而使者復
至矣損俸以供故人酒又益之以琛貂名藥而亡弟
慶又拜厚貺尊兄於故人之誼若此弟何以爲報那
弟乞歸不遂荏苒浦考抵淮而拜　新命遂以間歸
里既免驅馳藏之苦而不廢晨昏應得之典於私
計誠便弟撫亡者殯宮與孤發相嚮慟哭歸對病婦
視弱兒憂草憫灾無一開眉處七月連得雨吾州十

可救五六他邑則不能一二收矣來春饑孚恐不減
戊王潢池之變勢所必至今外憂未已而根本之慮
又有不可言者南九郡頃懇切皆弟所屬草抵
東之高閣矣太原公屈爲諫臣以走爲上策而不果
廟廊之上智力俱困如何弟於獻帝事不免於八月
抵任至正月必乞骸矣實與太原公昔謂幾之一字
有在　國者有在身者國之幾兄能先之而弟董所
不能身之幾弟能先之而兄不能也兄以爲然否
永州不成行於徐閩小寂實然遂成山人高節子念
貧甚得兄憐之便是宅中成也方爲里舍兒腰領所

苦卒卒作報殊不悉伏祈照免

吳大司馬

翁之高才雅望其在貞之耳者餘三十年而翁之知
有貞富亦如之白翁之見命受伯毋太夫人基中之
役而始辱稍文字交用是貞數薦其敝帝而翁之所
以褒拂靦錫之者不啻百朋之益今者復受命伯父
御史大夫公隧表之役其於感恩徇知之情未能什
具萬一而翁過自推謝輕貞見過欵曲綢繆使人情
事欲絕貞之此行可以小緩執爵都門候踪太傅之
車塵乃爲盧謝所感狼狽治裝翁破其靜攝瞻餞稠

綿導送勤複何翁之厚而貞之薄也瀕行見翁神采
清澈瞑帶我輩追悔前日不能爲國留賢而翁政府
容書謬見推借謂可自代則貞又當追恨十倍當斫
取譏吾鄉衆不小也江風爲祟進寸退尺忽忽勉成
一序付之曹郎不知可不重翁行李否盧夾竟日無
一往來人尚未知翁成命及代者何公邦似葵中嘆
語翹首鍾雲無任惆悵不

北中丞

本俟貞之獲附驥於嘉禾也益廿載於茲矣中間雖
一奉德音而麋鹿之踪多寄岩壑更不蒙親灸有道

之春而消其滓春暄時時於交游中竊聆風猷而政
以術有獨慕而已昨歲承有枉儀江右之報彼地
士民俾慶未幾而哀尋聞北司寇之推則翰苑之上固
虛席而待門下恐匡山左蠡之間不能長有德星也
賢嗇駿發高第豚兒過時之人狼步後塵倏逾
家之幸幸也昏不勝鄙而遂使非大教將以如天之
眷且弘垂餘奚何以當之適以考滿平爲南海所擢
私果何如其幸也癸卯歸門弟尚未少八半最晚而
秩稍卑白香山有云越國山川吞碧海杭城梅閘入
青天吳興甲小君休厭爲是遂菜最後仙其弟之謂
耶大昭出自長者不敢以例辭姑勉拜嘉四匡後當
造門下不唯欲會叔達子來所謂紫雲者併候請
見之試刺史勝何如耳詒俟面悉不贅

答徐大宗伯

第以十二日抵淮而得叨忝之報又三日而得劄報
部以次日走一介投咨結於銓部而艤首南矣取廿
三日至家謁先祠哭亡弟以次與邦君大夫師門姻
戚酹酢甫定郎擬買舟玉峯綀川之間兼領清誨因
小報婁江之餞而河魚見姬委頓二日前有起色而
使者奉如天之貺至矣教辭累幅所以爲弟慰喜者
津津不啻自口出而三難之說弟初亦不覺之今悅
然若有悟者弟以不才而位遇差踰先人又賒吳中
前哲則懷然懼且懊然愧矣吳文定邊廷實顧華玉

山陰王相公

嘉甲申之冬相公與太原相公同日大拜母論遠近加額有君寶聊叔並命之謂而世貞時方伏巖穴惟與群蠕共仰而已不敢以賤姓名自通而通者自麻丹下鄒公起復朝野之慶有加則世貞侧承部之後僅從容長聯御旁狀於戟門之外又微聞將命者有他不知其能徧覽否也踵蠅興世味語左漏竊出相公報札乃知司馬以考行命別吳門馬公病廢又不廢所得　恩命且以其閒歸啓貲務諮為及不貲而相公亦過訂之富別之未幾而

年歲所領先人司馬諸黃於墓真倩事也念郎欲乞身恐法負恩非臣子之節故勉擬秋季屬任完大歇二月作歸計矣館選已定玉堂諸賢遂有遷轉成均之說灼然不偕願公暫一赴之仕止久速迟於無跡此吾夫子大段作用也山翁倭倆有蓋老僧不見不聞無益左右前後俱大原公不能以不見不聞處之耶以獻於公如何兒子無復得預選埋然不得更自有味公意想同之不一

王春陵

世貞又玷一塹於世無所比數遽等當省日抱歸悰以故於我翁左右僅以公事一再通尺之書而遇

趙汝師

僕以得北咨晚倉皇治裝又坐元旱暑不敢有所過從而獨訓公恤孱留欵至醉飽行時一切不敢赴餞而公獨盛供張使玉陽公毛之而身避杭旆無論居平道義之交其一時所以隆施於不肖者何如也物傳陸司寇代震滙太宰而僕代之未敢信行至淮報者至果然矣更三日乃使材官齎南銓部咨結以往郎轉舷首南矣衰遲嫻散之人得與諸賢祖升而又不廢所得　恩命且以其閒歸哭亡弟撫病妻焚葬歲所領先人司馬誥黃於墓真倩事也念郎欲乞

者叨月除書方懼非任而翁儼然以大教先之謚光
下臨貴師逾分豈貞薄劣所敢仰承伏諗台履勞所
威德遠播四夷賓服八荒優然惟是宠渙以南江表
中外亦地千里民無羊牧今雖賴聖恩隆沛可以稍
起溥濟而崔苻之警恐將來未已惟翁一稽意為撫
填之寄則汝南張助甫襄垣郭致中其人也今雖起
而未用此不可緩也投便耶爾附謝輒申區區伏惟
鑒存不宣

馮時謂

世貞向者學令先季祖少洲公道誼之愛已持罪青

社則承令先叔祖冶泉公文字之托益三十餘年矣
副後則篇閒尊父老先生風猷政術表著一時至門
下而遂晉尚秘書入侍講幄博咨筆法從兒晁訓林如
邁者楚棘程氏雖僅吐一班遂爾踔絕今古吾家文
恪文成非所敢望也世貞少而不敏亦竊希慕祖管
之業而實無所成就負盡之年不意被覩名世之作
者爭文聞考績 恩綸正當門下如椽之筆不勝踴
躍私忭念貞行能下中宦蹟低薄捐妻庸屑閭閻屠
婦俱無可稱紀若先公之盡瘁 王室南征北討孤
忠勁節功大不賞易世之後始見褒旌賜官恭葬今

已祖備詳具所上志傳行狀中唯是先毋郁恭人齎
出名家端麗婉嫕事先君以慎待二孤以義家難二
載顧天請代後死十年克終不懈於古彤史宜不醜
頗門下幸啓而詳著之則我二先人地下之光子孫
世世之感也不腆祖潛愧不成享唯舅兒存萬荷

葛檢討

不佞貞以甲戌春獲瞻先太保端肅公於朝列尋寫
從長公龍池先生於同寺俱沐杯勺殷勤之惜益至
於今耿耿焉壬午之秋門下襄滋領解東省明年遂
登門甲讀帥秘書晉領史局於端肅公益有光焉而

兒子騏亦編站南省盛院凌落幾復不偶不意得預
公車之席而門下宮詹漾編馬帥歸退之以不出大賢
之門下為懼騏可以無憾矣怖學術不加益志行不
加立以負大賢之知則懼滋甚耳唯門下誨而勖之
乃所望也世貞衰老無狀久於田野誤中物色竽濫
醫楓今又諺叨 恩寄日抱小兒一念有不能自已者敢因後便布其區區伏惟炤在
萬恕

沈純甫

貞辱老丈肝膽之契前後見於尺牘者幷一而至靖

卷雖佳境屢出而小涉議論時露蹊逕遠則唐人之清詰近則陳王之自然要須於此處小加習神耳儻不才然辱公之知若此豈敢辭穢秕之導俟得命以全著作見委卒業庶有以報也暑氣初鬲爲道爲天下自愛

張助甫

綱有一啟附吳山人大及報使者書計當俱達記室弟以六月初報政至淮陰而有今命歸哭亡弟則群從流血而舉足下與明卿之勞於窮官相關有餘悲矣八月杪彊之金陵任未決矣以正上跋之職而曾未暇晷報政與銓部之不當前欲媒都而塞其竇啧啧煩言析 主上洞察之舉更者爲今甲然第意興消沮了無復餘乞骸之意尚不獲請當丹三請計半歲之身旦夕爲吾有矣足下與聞府推第私計之寓字之內無一寸稔地大則滿池小亦崔苻勢所必至非得才如足下者三四人鎮定之吾不知所稅駕也故人小步武八坐寧忍坐視足下折腰外服勝璟之召當不遠耳傑老而不能自次遂杜世網今既叨月此遷贈先罪後於世法若所謂而人則可當五柳先生元紫芝不直以其官配也唯足下念之餘不一

王師竹

伏審道體勝常今間日暢咋覲玉堂諸公以次遷擢殆盡而我公宿德重望乃稱歸然行且秦及矣武試事想當仰借急欲得序論策一詣以觀經濟大畧僕頼底以六月報政至淮而拜新命既獲免稚穉之勞又不厥贈錄之與中間以便歸故里治其私亦云幸矣獨歸撫亡弟殯宮劉孤羣屢增一段苦惙耳不能遽割時趨勉爾之任弟固是未定國本未立吐突進李絳出水旱頻仍疾癘載道前路茫茫有何可擬尚明必當儌定見定力也後便聊此奉候并言區

區外千弟行狀一幅附覽

李本寧

夏初見邸報內朝簪知足下已入金明侯除目不得適以報政離金陵抵淮而有新命返鷁故里川不能時得邸報久之乃聞有大梁之命中州和淑八方所奏道里適均於宦宜縣官之化爲易且七年前舊物似非偶然者第鳳皇池故人步武八坐寧忍坐視足下折腰外服勝璟之召當不遠耳傑老而不能自次遂杜世網今既叨月此遷贈先罪後於世法若所謂而人則可當五柳先生元紫芝不直以其官配也唯足下念之餘不一

第殯宮對發婦孤兒纍纍滿眼腸爲寸折次第收拾
其遺詩文槀之天下大矣公能操千古風翰黜陟者
獨公與伯玉明卿三四君子而已牙塔得奉下風今
以風猷氣誼托王元駁爲誌銘伯玉任恩碑趙汝師
作傳似可無憾獨所恃以不朽者其遺詩文詩文之
所賴以廣而久者是下與明卿耳彼玄晏之序三都
何能庳突不朽之幣收塵記室伏惟鑒納爲懇

李使君登恩

昨因一材官候學院者不得省息資盡告歸爲作數
行計已徹台覽矣吾郡魚腹之餘賴門下加意撫綏
奴未竟諸客嗣布不宣

表都事

僕以前月廿二日入甲門公尚齋握手劇語而出第
覺其屢色稍萎黃肌體亦漸削以後連得兩書伸舒
至矣天乎痛哉僕不覺哭失聲惘惘忽忽累日夜郎
疑弁馳修生芻之敬而病脾病目方以身付醫藥不
能出門僅一效薄賻於伯子以兄此間已在告次矣
問等公所感微忞無所告項郎奄然真人之去留固
無得也名德位祿幾無所憾性以百年爲期尚未滿
願耳間兩臺已上請卹之章恒宜爾也識法當得清

簡或端簡之義正直無邪一德不懈於尊公稱也聊
冀之期在中秋後先此奉問不一

穆少春

前者劉侍御以令先太公之狀來問墓表於弟茲時
忽忽爲亡弟令辛勉術寒白并有不腆薄帛託劉
君奉寄後得石東老書知已達矣而未奉尋兄一番
將無弟文不足以爲九京耶惶愧惶愧尊兄孝思
純篤談禮之暇他念不雜必有著述之大者以垂後
若東老榮位隆崇委寄專篤而能有之以勤字之以
默且遂舉雄真足慰吾曹屬望悚老矣再晤乞歸而
[illegible]

不後請兩具謹言草而不具肅兒子之倖焉不是以
詔亡弟之至痛如何如何已飾容棺之屬於先君子
側得面之後即消搖侯期而已適泛山人浙去附此
此老七十九而逝不已詩思亦不衰云與尊兄有故
契負一相聞弟不知其能達遲鴻臺否也外二劄尊
爲亡弟者附覓不一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六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中相公

本部村[illegible]家台教慰存因及肘腋表裏之奸祛除不
易而仙公之苦心妙用不佞雖在遠外亦竊窺一二
矣區區情事恭苦精神衆礼故急欲歸守先人之瓏
沿亡弟之葬師中以待旦夕非有虛假惟尊慈亮之
不使小跋成一虛套則大惕也邇者朝事所定而後
[illegible]

進不經事人遽以不根無涉之事窃其影響冀有動
搖 主上 聖明隆眷亡毫髮之疑而大跋所詞今
女相館堵奉別娶且天下之愛堵當豈有勝於子者子
既不令入試於堵寧有實緑此數語可剖示天下萬
世人乃者覆試之役甫竣而又復曉曉致嗣
天怒方快物情第追究唆使不免又成洶洶計相公
與荆老必當申救自今以後願相公一志仁宗社蒼
生之重事固有什百於此者幺麽妄語何足介懷安
慶賊本不多而頗有驍黠者官軍以烏合不練之衆
而挑之始則安慶輕敵死一指揮一千戶既而黃州

復輕敵傷一守倫執去一州倅又既而安慶之故雖
黃甲軍亦見圾斥三敗矣一故參將往撫之爲所留
三鎮之撫臣號令不嚴將庸兵驕釀成賊勢如更不
已勢必調楚順靖一宜慰浙江一營兵馳近如只可
焉者輒出督之庶可蕩平蜷然至此則所損不淺
貞以月之四日出白門十二日抵淮已促裝從陸而
至見 當之孚弱而驕不堪使又以損軍之令重孚
有不屑不敢使之出敵故爲挑選軍舍餘丁得五百
餘人別成一軍教練精熟尋常可以彈壓狂嗷遇急
可當痂舒跳盪良所庶者恐刷而不敢勒汨貧司馬初
孚知山會紹事未之三二
用而別起軍列之單增倘外之餉或致龜龜至於旗
牌之請羞綠欲借以稍警駭悍之氣爲緩急調遣之
謀耳不知筆筴之下可給旗牌否今泰贊之貢舉重
而號令不能出一城糧材不易施一校宜司馬之有
請也唯相公裁之

又

長夏赫曦伏惟相公台候萬福世貞不肖忝從鄉曲
之末時遠門墻之外而相公恨推太原公之愛而愛
之又察其亡他而録之洗瑕收瑜起骨加肉相公之
當 國宴在癸未之歲甲申正月郎賜補京兆亡何
遂有少秋官之遷又矜其情事許之休沐催踰三載
復有少夏卿之起受命以至今月不能二恭遂超踰
兩官正秋卿矣又憐其亂髓不任磨勘特與太宰計
破倒而聽其報績矣雖使世貞之父兄爲世貞謀與
世貞之自爲謀孰有能如相公之委曲不遺者也世
貞以月之四日出白門十二日抵淮已促裝從陸而
道得 新命咸謂於倒不必容具曲送之吏部彼當爲題請復職貞得以其間歸
哭亡者且爲先君棲黃於墓道私討誄使矣弟此衙
恩齡知一念未得陳之堂下九叩以布區區則更有
所不安耳倒傳即報 主上渙發溫綸隱然省已尊
賢至意覲朝覲政俱有定期此相公與二三大老免
回戚格之功而南都一既亦不至糜碎於雷霆之下
知 聖度天聰固不書委之趨蘗也弟江南累月不
雨赤地千里亟亟見雨旱魃念是禾苗俱不及種種
者及花苣之類又俱萎枯百無一長雖二麥頗秋可
以支持目前無衣無食何以卒歲又況加以敲撲之
刑剜其已枯之膏而使供繁重之賦乎縱使盡竭其
額而賑其垂命者恐猶未免於戊子之嗣也相公吳
人也太原相公亦吳人也其知吳之受災爲至真其

欲爲吳請旦夕之命爲甚切但恐　人主未必信左右未必喜而大司農未必能出而任之則相公之於調劑亦甚難矣雖然不敢以相公調劑也先君子之隆慮而弗克樹石者垂二十年矣爲者以相公之曲成弭塘增修家又承相公之尚以雄文冠之抒骨爲之若肉草木爲之色飛而迓今未有領也雖　日萬幾倚馬之才亦何所難其揮洒哉爲此敢今豚兒代領伏冀垂場幷有薄效以志區區不宣

又

耑以九卿會踰去役之便敢附布區區計已取進止矣世貞賴相公人庇已於廿七日頒任綠郵編報請不便於役者故候會審踰便與謝恩踰同發匪緩之咎不能辭也世貞少嘗城旦家言老而不盡忘指撝刀筆或可苟免大矣惟兒兩臺之長與扁僚爭論紛紜不已山人鳴冤盖失志求進之徒其操術甚奇其措心甚險不免大費相公苦心而衰劣過時之人惟有逡巡作散骨計耳許相公凡三爲汪伯玉司馬作書而最後云散郡稍才獨一汪司馬嘗執鞭弭從諸公之後似亦頗承許可附於知交今服閔又矣豎儒言輕不能推轂使坐老丘園心甚悵惜倘得假一言之重於當事者當事者誠因重明公以重汪司馬則區區之說易入也伏惟留神其辭甚迫切豈以南都散曹返能加於投地耶不過以世貞辱相公及太原相公太宰公知已之過謂可以進言耳不佞與伯玉交知不能逆相公神鑒然兹事何敢煩也先司馬賴相公大恩得葺理墓田丙舍唯是亡尺之石壁於隧道又矣而相公至今尚靳一言誠知一日萬幾然以倚馬之才不過費半夕畧耳貞已衰老倘不能待是無以指予地下也謹審跋上緣熱審者過多今僅得

一人耳閒中當將有大慶不知可免行事否餘不敢贅

又

邇者世貞以乞休之疏奏潰滿燕盡衰暮之年薄劣無狀自當歸骨故里而邇來言路諸君貞少賤老吹毛求疵無所不至南都踈逸供其役使求進之徒其操術甚奇其措心甚險不免大費相公苦心而衰劣過時之人惟有逡巡作散骨計耳許相公凡三爲汪伯玉司馬作事今者邵不見允明春自當引疾哨聚悔而捨之聞召瑞能自損抑　上春亦不至損人情務定衆紛稍一但中宮已及大葬未見的確中外謂　上令秘之

恐未有此理而南中臺省已請册立九卿復申繼之無乃人蚤乎楊司馬至能持重不然走未見其可也蒙許以先子神道碑先歲底可完不勝踊躍謹錄後沐恩與贈官祭塋緣由并子女之年甘覓倘得坤地奉以歸祔之先壟子子孫孫感德無極不勝懇切仗命之至

申前二相公

前者齎謝　恩及會審跪人便一通賤名於記室計已徹覽矣貞不才奉職無狀以報政一事見倚宰臣而傍官揩談橫加汗衊分合肅禁以俟嚴譴

但貞前者罔查有前倒而後任之事與所支之俸馬兵部仍原故當以陞任論與調官者不同故其咨銓部銓部銓以後倒過垂飾覓俾西奉行其後切忝新命以南部容結送銓部銓部據而題給贈蔭非貞所敢擅專亦未嘗有毫髮欺罔也計旬日來已奉　明旨處分或庶或削已定但區區生平心跡不能自白敢具疏以辨萬一見罷更希大恩放歸免滋多口幸甚幸甚

或云有所受之或云別有所為貞俱不敢言弟十一歸在急倘得來相公大篇則石先壠死有餘榮矣餘情具疏揭中茲不敢赘

又

謹啟世貞行實不孚邊幅鮮素以致見憎讒口仰仗聖主之明與相公委曲維持調劑得無罷於册書乞休小疏又辱勉留貞苟非木石寧不思洗滌心志報策駑鈍以少酬恩遂第於出處之夾心與宦轍之羈目一經指出慚悔無地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顧影而欺不肖之身所餘且盡矣況前路可餘日可數若仍肖昧隱恐叢積毀忍更來指摘縱相公憐而欲全之晚文非疏陳情非敢毫髮欺隱惟冀俯念特賜

允俞免全此身乃相公終始之大德也先人不朽日夜在心并祈留意萬感

許相公

謹啟貞以叢穴長物老不適用虛名兄采濫竽留楹日揣衰庸恐貽敗群之誚頗安寂寞不作嗣藩之想要疏乞骸與全晚節而屢溫慰未蒙遂初前後二疏祇荷再三歲弟滿百擢准無寸補況屢我相公破例報則躁脫丞郎之列而許之赴部行至淮陰忽得邸報則躁脫丞郎之列而遽隨令僕之後誇喜過望慚惶縱之此固我相公求舊之至仁與憐才之高誼然使予者不傷明受者不

色耻則非貞所敢當也且巖穴之下漸先登於伯下休采之間愧後塵於定之進退維谷展轉負刺遐雖苦暑疾尚擬竭歷登陸叩稽堂下以展惓惓一念第詢之長宿皆云既奉　新命不當入京且大瀛在九金陵傍邑得　旨而後履任伏惟高明垂譽東南之月中而秋省遂無一長官恐於事體有碍不免側伏旱赤地千里禾不及播綿不成並此禍比之丁亥荊甚郎使　聖恩蠲免賜之餘生無衣無食何以卒歲與言及此腸爲寸折相公赤足之勞爲此稷蒼生之繁喪又失奉不惜一投手舉足之勞爲此周餘之黎解倒懸之苦介州山縱橫奏之青乳士子情無任懇切之至

又

邇者以咫尺之啟申似與君無嫌咸忱附布不煩承獎飾推以如天之況慚皇蹐跲莫知所當世貞仰竊台庇自淮返艦便道過里得治其私旋用瀛審期迫星言俶途已於前月廿七日履任矣貞少習城旦家言復親刀筆之役竊謂可藉手苟免咎戾但蒲柳易零槿榮無用恐終負門墻知已大恩耳茲蒙六載考績綸綍頒晉秩官師復冠天省錄後賜金流光棨戟凡在朝紳靡不加額稱慶而況受知之深如不破常伯之榮世貞今官僅南卿佐耳竊祿未久而識有此擢且又少延月日俾得遂家門之私翁之盛德

譬若大造之於物無不蒙其生成而於造物之中有
獨厚生而曲成者則不省貞之所獨私也旦夕祗叩
都門瞻　天之後即造堂下九頓以致感激之誠然
後小獻芻蕘庶幾非葵藿而問之舊宿皆云既有　新
命不宜入京且九月當大審而部無一人在者於事
體未安以故冒昧輒齎南天部原咨并上而身返其
州或以問一視仲氏殞所焚黃先人之壠終始皆恩
造也下情無任銘刻尚容專布不宣

又

前者齎公移官役去有不腆之敝火致煩恍今脞兒
上之未奉教旨時有兵部官役四則資部所從赴先
錄後一咨俱已到矣我翁生成造就之恩非後常言
常辭可以罄述世貞自准陞間命以便道得歸掃丘
壟火致手足之感尋以會審期迫束裝就途前月廿
七日已履任矣蕭規之後或可苟免罪愆弟未老而
衰種種相現加以阽是未一伏機漸露若陰悉尸祿
恐終負門下知遇耳我翁國之耆蔡狂瀾藉以砥柱
寄類藉以赤幟者也與一二大老似不可言去歲荒
民貧在若未已必須得才撫臣若九一郭思極者
料理之其次計孚遠可用也又其次偲凍可用也是

致成口實雖晚途岩穴稍知慎默言路借之猶得譏
張爲幻合沙射影弟以貞爲欺罔雖則不情然物忌
多取功忝過分猶所其心乃至波及長者以寬厚公
平之政而誣以扶同寧庇之諸卒於叫屬寧有他獎
而欲勒之同斥貞雖有胸無心其負若判何可言喻
此子方扶百路之勢而犯臺長欲廢忽規於貞何有
弟年來頗相見臚行時追致臨幣容許爲其父毋忽
反曰某小若此中間所謂習幻化被黃祀者數年矣
貪心雖加呪顏復出凡語傍識了無忌憚又謂築力
足以振厲部亦似別有所指盍自斥罔復進山人
[illegible]
吟之說行而物情大變矣前人賀文脫州刺使於青天
白日之下投市於通都大邑之中貞雖有兔不去後
禍未已倘得憐憫放之歸田則老先生之終惠也下
情無任皐悚恐迫之至

又

貞以素行不孚攸來指適乃降我明字公憫其非罪
護其所知兩疏覆發不啻九閽之浮窮一掃天聽竟
迴而倚之士林知不出之心跡尚得稍入於世者皆
大造力也鄙考功之疏可謂仰體上旨之盛心下表
憤才之獨念但視其所政當耳比時辯明小疏

實出一時憤懣既發之後良自懇悔後得兒騏信乃
知我翁爲之刪削俾無相敵又戒勿以中前翁之
明成一物至矣盡矣弟試視不肖之身豈堪復任鞭
策不肖之性質豈能過爲訊服脫脂門以事言路諸少
年者哉況未老而衰目青漸落筋骨緩弱步履艱僅
有一弟化爲異物從子令淑又復垂命情事若此馬
望其復有所展布也乞休小疏非政有毫髮虛閒唯
冀曲體俾遂生還苟存晚節不至爲門墻之玷則終
始大惠也伏覩大疏劉切忠亮賢於毛端從輔忠定
遠矣無論緯武未見悅從此則遠臣之所深慶殫惜

新司農矣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老成若姜
若方若傅說之幾畫而尚復欲臧掃之是併所謂典
刑者不欲一二餘也單但老成而已　孝宗朝三原
洛陽鈞州吳興壽考者至八十少亦七十餘黃髮在
列素絲五紽委蛇從容以予嗣聖而逆理紊項刘而
削逐之遂畫翁以爲　孝廟時治耶　武廟時治耶
天使逆理爲之天下不敢言而尚敢怒今以濟濟臺
瑣之臣而其心逆理之伎倆乃不聞有怒者何也翁
入　朝幸爲三老冢鄉臺長一言之若但調停兩可
不一分別天下何時而可望復　孝廟耶適江北諸

生有稱翁留貞大躍者雖以故不及上燕翁編永之
好則有目之人咸嗜記之矣昔人云生我者父母知
我者鮑叔像無敬仲之材與生平之契而翁之知視
鮑叔更甚何以爲報貞雖隱忍不至有胸無心既爲
人拈出唯有一歸而已再疏稿附請教知尚滯真州
不騰着酒以犒從役唯塵置之爲荷

石林辰司空

秋來伏惟道履萬福蘭玉芬茂爲慰世貞叨籍大庇
以報政行抵淮而拜茲命主爵者不以貞之奉職無
狀而峻陟之又爲之破例以請得貴及先尊慈而錄

其後人所以滋培不肖者至矣念國恩未報知已難
塵故勉而復之官第恐日深日負終且作乞骸計耳
壽陵大功計指期可竣門下又當有非常之典今望
實隆啻純白無疵孰有如門下者藻鏡之地必當仰
借第圖是未一物情未安且中樞要地復有登進渠
必不能安保富貴萬一侵奪外權三事以下當有一
番風波狂瀾砥柱竊爲門下望之又竊爲門下憂之
負近歸故里撫亡弟喪對孤嫠婦子纍纍展奏門下
所賜發辭勝寸寸折附去行狀一段可以知其槩也
穆敬甫兄何以都不聞問想所草大公基表不以屬

負　國逾重旦夕唯有乞骸歸臥而已役使卑此附
候起居剋氣漸深唯爲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楊本庵

自貞之先君子獲從先太傅襄毅公之後塵猶忝之
燭則自先襄毅公發之而不肖兄弟亦尚拂拭草莽
以至今日僅於大事兩陳愚忠辭賞不能効萬一之報
過家門小僮往視兒子有小衣裝此間已具一馬牌
而自慶巖穴木石與居於長者遂至沈簡擢髮何以
數罪唯長者卻清摩而不肖濁水或堪稍見覓耳過
過故里李兵使以先襄毅公榮哀錄見命爲序貞雖
椎無文敢不捐手以教九京也唯是初至白下百冗

鞫集稍閒則顧藉鼠竄以從事矣伏惟我翁入佐元
樞督治方中進秩賜金木足上酧正位八坐若隊會
之繼尹旦當在朝夕尚容專賀先此附候并布區區
不宣

潘印川

昨者途次附復計已徹覽矣弟已於前月廿七日抵
任卒卒人事無有審錄發跡及竿牘之累寢寖無暇
念之金陵僅三月而耳目之內風波萬狀應應愚愚
縱橫於青天白日之間老太見山人鳴冤否乃二三
策竟所合成毒藥欲以扶篆而抑試傾太原而疑吳
脉不盡一網不已也南垣兩疏反墮其計中南牀之
論吳悟齋而波及二三老若處之則撥一峰窠矣吾
儕雖幸不及身寧復有毫髮官味耶且夕計有歸耳
過家間小僮往視兒子有小衣裝此間已具一馬牌
之海上倘老太得續與之大惠也病冗草次不一外
亡弟志銘附覓并有薄俗奠紙納爲荷

溫一齋

貞自叨佐留樞僅從鄙便一通候於長者郎署教札
飾奖逾涯榮於華衮重於琦瑤矣恭詮門下晉長中
堂仍領國儲濱之初固有以御史大夫主計者昊天

降割三吳之民無歲無魚腹者一而魑妖者再矣澤
潰之餘所在何幾今雖聖睠南注霈澤汪濊可以小
蘇目前而來歲之計固不知所終也竊若觀翁覓郵
之疏故尼弗克上而仁人之心與經世之器已識其
大章有以終惠之世貞衰駑待盡一切不自意出又
不自意濫罹是國恩未酧勉爾之任然度終無可以
稱塞者旦夕唯有乞骸骨耳雅齋公方壯胡以竟不
起殊令人短氣世途萬變物情洶洶門下必有定見

李大司寇

自甲戌冬於清源一奉教覩旋有附報詢後問者絡
馬門下峻德宏猷師表一代貞雖閫不曉事寧無東
委景行之好同於衆人特以巖穴下士於世無所比
數不敢唐突尊嚴罪佐罰極又苦病戚相仍閉循迄
今門下之記室遂不敢通一書良切悚惕惟是門下
過德淑問遠肩咨臻力持巨瑞翦共爪翼海內拭目
以望風采今其人復用矣砥柱狂瀾寫大賢望之
歔蹊人便聊此奉候興居并祈下懷伏惟鑒亮

婺司徒

不奉清問者一歲餘矣伏審台履健勝令閫宜毫二
[illegible]
尊人萬福爲慰貞巖穴陳人掩關俟盡既不自意出
又不自意遽中間以報政行至中途而返既復釋車
馬煩怠之苦又不廢先後贈録之典於私計便矣弟
碌碌無補轡負國恩中夜思之若負芒刺東南水旱
之災極矣閭閻有子遺乏賜貸賑濕恩
汪濊日前似可小蘇然歉歲之憂未已也三吳故翁
四履之地也上以翁佐司徒是以翁惠吾三吳之人
也惟朝夕爲粟庵公一言之其造福不淺貞等之屬
望亦不淺去役叙叙不克覿緩伏惟炤亮

周中丞李侍御

謹啟吾三吳之民自進丁亥澤水之微魚鱉其居匯
脫其疇戊子一歲之閒饑荒寒途僵屍蔽川加以疫
癘爲厲餘黎之存者十不能二三至今年春賴我公
利濕拯窮賑而爲之樽節民始有生氣二麥稍收且
夕幾一飽民始離菜色不意四五月閒天復降割旱
魃逞其虐威以成大旱此閭三事大夫京兆令長新
精誠效赤地千里冷池坼裂皆井竭涸承茁不及補
時其所餘種且盡稱死矣故鄉來者不絕俱云彼地
之旱尤甚雖以我公之勤心爲民晝夜露禱亦未
[illegible]
[illegible]
賢績矣應幾聖主布愛好生之念廟廊諸公得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介以啟事上塵而附申不腆之敬自不佞發軔郤還
敝里諸道路所經由萬口一辭以老公祖惸惸爲周
餘之民請命於天而不得則又請命於　天之于辭
旨懇惻言言肝腑聞按君繼亦有勘疏上矣二相在
事於兼梓當無所不留意者第恐更以兼梓之故見
疑於　上之左右及大司農跋胡寔尾有不能盡展
其作用耳所賴老公祖與按君終始力持之今所賴
者公帑及巨室耳公帑如洗巨室如掃必無所取賒
郎跟不得法徒滋姦胥中豪之窠何益之有聞太倉
儲粟尚可十年計唯有省冗運之糧全突者免次突

者折二端而已織造可暫停否金花可半減否至於
逆者捨米一事非饑民也富打行惡少耳將來必以
便宜梟示首惡一二具勢立消不然未知所投爲也
郡城睥睨可邀凌而上禍在剝膚如何如何賢儒偶
有所聞不敢不以告若兵道之憂　國憂民實心實
政吾老公祖與按君相與咨詢令爽而行之又一州
五邑之守令皆庶能吏也唯曲全而加啟釁焉者便道晉謁尚容副布不宣
中秋後勉之留省便道晉謁尚容副布不宣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

文部

書牘

答吳明卿

在金陵接足下書劇稱道友王君得春同悟真之妙
且云欲髣髴臨之及抵家而來教復云知足下之
傾倒於王至矣弟素不解度世家言自春　曇陽仙
師法海始謂天地大矣神仙於其中亦一事之小涉
奇者要當有之於是頗亦好焉馬而十年以來所接見

卓然稱名家者亡慮數十若小道紛門邪徑微有所
誣而無益於大道然其道逾大則念無實其說逾玄
則念無效其貶剝愈精則其受梏者念幻耶而不可
詰蘇長公猪龍肉之辨政謂此也邇年遊人宋末書
霞死葉仙死任少海死皆了無奇獨門希言死而銀
汞見不腐雲仙中尉雖未死兩目盲矣去死何幾且
仙師以弟與元馭世緣尚未斷故不示以大道恐生
泄慢躭至來春決懇乞骸骨歸歸則王君當過我與
覆語而別亦未敢便伸外護之諾也弟以六月二日
滿四日出金陵十二日抵淮而有　新命郎移銓部

以先大司馬及先太夫人之誥命請而脫身歸奚所以不亟乞骸骨而至來森者以　上恩重不擬遽負之殘歲或亦有所爲故也邇者九鄉兩疏皆弟具草雖俱留中而後一疏　上似小有所悟今附去欲是　上知我之不徒出也王行父集得足下一序便足不朽復何俟狗尾之續乎且其文機厚深至感恩知已俱有之牒或不能然也刻手閩已有之若善書者即爲作數行從章仲玉覓之幼鼈感暑河魚之疾頗徙不復能手具草不一

又

咏城之價往有　皇及海物附報計當已徹記室不啻乞除強自力爲詩嘗以薦之于鱗于鱗大賞異之稱嘉遊有懇已第太常敬公先之疑忽踰年矣第作其詩亦未工而從子騶騄兼修其文合之得六十餘卷等公此于甫成進士而喜先君子之大故於幽憂荼苦之餘強自力爲詩嘗以薦之于鱗于鱗大賞異之稱嘉遊有懇已第太常敬公先之疑忽踰年矣第作其詩亦未工而從子騶騄兼修其文合之得六十餘卷等

兒輩乞殮漂也服食求神仙多爲衆所誤吟嘯遁意以竟天年相與共勉之不一

又

凡三得老兄書皆爲王君而最後其人來矣其所談是張紫陽薛道賢之遺緒而於陳上陽之說頗然是第恥入靖所問者不知其幾矣余與理實有其事亦實有而行之甚難故多變其辭而有借紫陽之說更駁紫陽者以爲身中自有龍虎自有鉛汞黃庭所稱真人在已莫問隣是已然第以爲此就先天之未孩者而言若先天既孩不能不取之西隣第此法不似乃兄之諛蓋而已也所心儀雖于鱗

真師口訣親指畢竟亦影響而已篤行之敗名次敗
家最後敗身吾輩既忝於禮義之門而與人塵聚必敗名衆群少女而與道
人塵聚必敗身是故　先師所以致慤於黃白男女
峰採戰必敗身是故　先師所以致慤於黃白男女
環以高垣閉以重門賢且不貨必欲家築基不固隔
敵不審鄙紫陽亦知其危矣行之而不得流而爲三
之戒也此若面少神氣似無所得骨相甚凡似無所
成而以大言盖頭小有不合則悻然作色不論虛不
沈靜似無可受短綫處兄但少請冊青少接方士故
輕爲所動耳弟則不能也拙詩奉酬具別幅不一

又

弟以八月廿六日至金陵卒卒酬酢無暇細談
及作都下書前一月擬小息扁舟北歸之白簡下矣
其意以弟遠例考滿銓部遠例見計但屬兵罔不知
弟之始移咨乃以侍郎係選官之係非調官之係且
以爲起非由調除爲調而吏部四咨則直引例內有
偶遺註誤無玷公評者不拘此例爲咨且諮加飾許
而弟始成行俱未嘗有毫髮欺罔也計茲時部已覆
復但弟不得不一辯明因而乞恩骨耳物忌太盛亦
戒多取弟半歲間一子登鋒八坐贈

又

弟以八月廿六日至金陵卒卒酬酢無暇細談
及作都下書前一月擬小息扁舟北歸之白簡下矣
其意以弟遠例考滿銓部遠例見計但屬兵罔不知
弟之始移咨乃以侍郎係選官之係非調官之係且
以爲起非由調除爲調而吏部四咨則直引例內有
偶遺註誤無玷公評者不拘此例爲咨且諮加飾許
而弟始成行俱未嘗有毫髮欺罔也計茲時部已覆
復但弟不得不一辯明因而乞恩骨耳物忌太盛亦
戒多取弟半歲間一子登鋒八坐贈

又

及尊慈取亦多矣盛亦過矣知止知足我猶龍公之
訓前者欲遂堅臥又恐非人臣之節故勉強來此擬
獻歲即請告然已晚矣計唯有一歸而已吳劉二子
人來得兄數行則從子所遣求亡弟文集序人尚未
達盒中途爲盜所惱重遣之故遲耳王生所學陳上
陽之長語於事實有而於勢極難慎之慎之吳子欲
求二婦墓表本非體念其意故應之此千狀甚古弟
鉤棘爭繚太甚于餘之所以不甚快人意者也左馬
先秦有是乎哉餘不一

又

今見《倉前》矣之二百九十八

猶子之奴相隨得丁教及于弟之集序已成論之不
覺悲感叢來霞滃至嵁是下文章家董狐也亡弟之
華冢重矣前一日而伯玉之碑至次日足下文亦
至乃信范張元白生死之交故不誣也奴相言足下
屑屑鹿砦甚王方治弟太守衙齋右可以無擊柝矣
而數里之外湖莊爲盜窺喪其資斧僮僕乃聞盜公
然揭誌此何說也弟奉三載績自奉上新例得部咨
而後發橫罹禍網口肆事倒已大明然復何心請金陵
寢但弟不得不一辯明因而乞恩骨耳物忌太盛亦
來已決歸計矣故園未蕪此身尚在何所不可獨不
能從王羽人演石杏林陳上陽役俩兄言第惡且簡

倣不深採其精微則誤矣但望兄與之並駕翱翔雲路弟亦不能順風而拜稱天師也張子文光便附候此子文雖未成就却自汗血脉脉傳孔中出其抵掌談咲一一類足下雖優孟不過也一咲

答那知吾

昨者從陸成叔便僅一通候起居并附所問此不足溷高聽乃猶置之牖牖間耶猶口猶猶只以爽陵君一事相累其他粗餘之辭所謂本無此事但圖對偶親切者何足道也寄來新詩宛宛有情致俊而且麗自足名家公所示北人雅雅語而寮叶聲自詭差長大都已得之誠不願公爲款辟喬志之齊風也唯寓思稍加研深耳大小文尤更古雅冷語散辭出入東西京間採世說讀之令人心折僕所以差能赤幟一方者政爲能舍吳裝耳公能不爲北所束何所不佳胡元瑞詩敎亦見否其採可謂博而持論可謂精尚不免有偏枯處公試一覓之下弟已矣近爲作其遺詩文將五十卷尚未成成則當寄覓也拙草行狀附去公能不斬一麥詩否僕比健飯嗽精神差勝去年但思恬澹五尺地邊若胡秦上踞耳乞骸不可得近與南楊太宰感時事之不佳累歲長歎者累日太宰令九鼎極論之而僕具草太宰若得罪僕請附同日可以成歸不然未免礙礙北上還當奉叩高齋一晤即掩關故里矣雖建業水亦不復飲也所論寬山師張姓者川石多而天趣少又多古寺索工貞無錫吳老之子邨住公若遣一介來當爲致之陸成叔故有才情而多口過又好作青樓記室是以從蜚鳥依人俞仲蔚百子死血徹絕矣可憐可憐適右手廢閒一卷不能手書充之充之

俞華麓

昨者草次以莆田尉從會稽泰志徽惠於門下刖辱門下拂拭之得免第下中矣乃復歷教幣遠存敬慰誦之十年契闊宛然在目使人南望興懷僕老矣匹夫之節不問醜顏小草苟冒一漚相吊年逼衆檢意趣索其八坐詳遞一息叨弟自世法視之若可以補貼老境如白香山所云者要之真胥蠋耳公誠年富宦聲實並卷爲世名臣勉旃自愛承欲得手筆以報得無汗顏乎知不以換羊恐不免覆醬瓿也一咲

答鄒孚如

僕以九月四日發金陵十二日抵淮而有叩轉之人

盆皆賴太宰及諸曹賢之力得免於盛暑蹙道路
祿藏京輦且於報政恩澤不廢亦云幸矣歸哭亡弟
撫孤嫠病婦在床僕夫告歲忽忽無復生趣大審期
迫強之留省僅二十日□有審覈便匆匆作數語投
郵中亦不自憶其為何也獨記得尚能問鄒衛晤司
勛未補之故盆一日而得郎報司勛補矣至暮而兩
蒼頭使至簏實盈庭啟函則為赤牘凡四牘各有致
集韻四篇便是曹劉陶謝群坐一堂出俊語相搏若
所纂成詩文集燦然備矣卓次不得卒業第其精
光射人古法森森至於雲夢志格新而調古語勁而
意尚是當年之況僕所不能也集名臨雲樓亦自聲
雅斤斲不妨品隲君所以名樓之旨故當有記爾之
茲不必也覽足下書執禮恭而所以寄托不淺甚至
弟再讀之覺足下之心未甚虛而懸格於咸陽之市
以待人之增損也僕闕劣而譽者誠有之或一時之
偶合或異時之過期誠不自覺其容之過也若小示
事之見知更難而僕故當百其感矣雖然朱家一俾
徒耳為德不自名而乃使執事名之乎哉宰公為國
不足於筆則大有不足於心者足下於文可謂有大
力矣將來當自名世僕亦何庸冀其所不足也所欲
刪改詩文數字謹如教遞來時事漸異盆池卷沼驟
起飈浪青天白日忽現飄雹飛兒子以無競之

心處不爭之地然只小小休糧法耳於世道無補也
迫則捐身以明節緩則先幾以完志僕義尚在緩且
夕當力請骸骨以歸耳悵餉過渥非清郎所宜恐孤
來矣故勉拜嘉以獻縞之義附焉秋深珉食自愛不
悉

又

自僕中南臺白簡忽忽具一疏為辨所取小自安者
得之貴部之咨許與　明倒之可援而已其生平大
概往往在戲舉中堕人齒頰雖使僕自作中正亦不
能定其品而不謂宰公於覆轂之外謬加奬飾而老

少年求前容而已耶今天下旱災者十而八九腹心之脂膏則已盡矣　國是未定伏莽罷繁青天白日時出魍魎盆池盎沼亦起風波執事試論之儻尚可留乎跋胡疐尾所餘無幾計必有歸耳大澤歸而有可以奉報者必不敢自棄也佳集希世之珍必當一效冊鉛且獻糠粃幸少緩之不知者將謂我爲標榜不然則用以報恩也鄙爾聽命久不下如何我朝有此事例否一歎

答郭太史奕命

吳廣文來拜手教捧讀再周不覺霍然若洗已而涕泫然汗下也公命世之英文在西京彷彿董賈經國馬射策白虎觀結　　與語者大以北地之雄漢乃過垂飾奬若以僕爲河朔都之宏博而盟壇牛耳乃見委於鄴下上而識楚故多異材僕牽絲之日即獲與吳明卿下上而識魏願甫李本寧又既而識陳玉叔晚途乃識君九爭鄒穆如明卿成矣本寧次之願甫玉叔又次之明卿順甫詩勝文本寧玉叔文勝詩所謂晉楚爭秦匹也元平以氣勝穆如以思勝二子之於李陳其猶在季

孟之間乎戔若行誼志節卓犖奇傑則固超乘而上矣不謂未死之年復得一當公詩草三編風泓白雪之調大而未化時或有之文在西京彷彿董賈經國手也要在無倦而已楚之先輩辭標尚在臺閣長沙之廣通黃岡之偏至蒲圻懟而寡要荼陵健而少情白傅有識以來此雄乃稍外移勉之今當復歸臺閣矣適承公有家艱欲致生芻未有游鯉今以張子文光便即爾布忱承念尊大夫之與先大司馬惸房之雅不勝悲感如公有所委不敢不盡也張子有俊才風度故謙企

答郭少年時深語平公帆前稱服

識故有真哉不腆二律不足以報編段即志相念而已餘惟節哀自愛以全大孝爲懇

毛侍御

伏承遠使以大教惠存披示肺附副以如天之昵且感貞六月劬以報政北上抵淮而叨日新命艦首遂南得用其間歸哭亡弟撫病妻煢孤煢橫目呻吟滿耳加以南畝告災舍中兒刺促不已屬歇審事迫倉卒就道竟無有瞬息舒眉處既之任未幾而南牀見乾謂於報政事例有礙與銓部俱屬欺罔僕於報政先有咨於銓部實以前例有疑謂後任之俸非

調官之俸而僕係起用之人非調補之人取銓部決之銓部回答却以一四年題准見行事例遇註誤無玷公評命僕亟行乃敢行耳彼此實不敢亮矣所欺罔也特僕名行不立歲之中躐叨八坐一子忝其來恰口固所甘心計銓部已有覆疏証不容默且辯且乞歸凡老丈之所見賀者皆造物與群情之所見忌者也已一班者何也嘗大山之窮蔭而有資於培壘耶嵩岳忠武志籍窺門下令人刈奔園草矣初謂老丈資望深重自宜留任內游極閎麗之致與二室並雄矣臺旦夕喬擢而暫借緒斧按行中州謂當軸者咸欲之志節馬傳而裁良史也釣臺集則算公之隱德著爲彼地士民造福然老丈視譽之後斥闔復召人情矣述節編則公家之內則隆矣承念謹成三節五言

樂府一變悔七言歌一然不能有所神於崇深也初秋當詣都門一領教先此附候不一

答殷無炎

前朱郎去有數行及後復致一帖計俱達記室矣舊武錄人來得手教累數百言叙致所以不能見存之故且前僕若有意督過之者非僕指也僕年已遲暮生平故人相隔數載豈不欲得片楮隻字以當千里之面然蒙罰何吳道里險遠於業牘計更扶服期會及入暫之後酢酢尚未能徧何服識此且執事一作書必欲綢繆傾倒娓娓嘗嘗而

史破郎寅月係如今者事又何疑於寂寥也僕自丙戌鵬盡遵老姑之變明年四月荊婦猝中風五月瞻矣感覺六月敬美亦如之日憂憑狀七月得先司馬喬梓增官詔九月有事先壟雖心聊小紓而悲感交集十月阿嚮死十一月蒙　恩起佐蜀楫出候阿敬於介休郎上疏力辭不允相知者感謂　上恩深矣邱不能爲身出獨不能爲逝者出有所効耶故勉與病弟割明歲之二月出抵郡而少女之歸汝南者物故矣閏六月得弟計五內俱裂病臥久之强出理事足下謂此光景與太原公何異耶彼尚有天下

事可易心有光妹可解頤而僕尚碌碌終金陵太倉粟者何也白簡白之故當獨不當憐及考滿事欲破壞明例以求能屬餘府耳僕中心之慨已破指出且前路已在餘日幾何於此而更不求去非人也倘過大原公與日峯考功一從吏之君子受人以德幸毋成弘之際三老六卿皆匪黃髮而今動輒驅除之但爲懆戲耳迎之地吾不知其何意也目前立名易持大節難願公思之僕失足一出致貽悔左爲故人玷業已耳上疏矣苟不得請歐歲後即移疾矣叫公見憫與主臀者從吏而放之歸大惠也小兒想當得奉朔色餘不敢贅

答常博士

適者部役自京回拜手教滿掁僕之愛公重公實秉彝一念之好耳於高明豈有所效而過勞鄭重致謝

若以爲公之有命日傑之力居多則豈傑之所敢任也獨有公欲就南而傑謂公冒北豈以北爲公榮盖聲問易流考選甚便誠欲公之大展其醞藉也公練達老成仁心爲質一時鬧熱日中無兩第恐慷慨惻怛之際不免微露英發幸小謝晦之以防忠者傑考滿至淮而有南司寇之命得借便一抵家哭亡弟焚黃先人之墓於私計便矣欲遂堅臥不出但既入手而遂舍之似非人臣之節故欲於季秋孟冬間暫之官了大事事入春即上章乞骸骨矣治行之際極匆冗中了得四云思理神亦一快心事也餘不一

劉將軍至復得所惠手教及扇頭諸篇把玩不忍釋手永嘉故饒山水絃誦多暇不妨游戲以一詠消之大足生活劉將軍沾沾得奉足下末席自詫生平希絕之遇永嘉東道主若陽德大泰園林供張聲伎事事不乏所之者百觴量耳足下但對之獨酌亦無妨僕往冉忽及滿考意得至春明門與諸公酌酢忘其小草爲若楠如伯玉遷客如足下輩一小吐氣而行抵淮陰輒有南司寇之報返棹南矣歸哭亡弟撫病妻稜行奔中陵池皆龜坼舍家兒訟歲絜不已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王辰玉

前者草奉以聞見輕陳之左右意從容爲尊公達之不謂相聞致勤五嶽方寸也大槩中人而姑爲名高者負知負德古今不乏小人怨詈汝皇自敬德反而有禮翕訾嬰實難兄之覩惻宛轉代尊公別白即僕寡味寧至有胸無心者爲筆鼓所誘也嗣後尊公信

就亦絕豈易忉謂波恒之卤耶默以先君子大事不得不忍譬仰干惟兄斡夕從吏使僕得藉手以見地下是矣 聖主英剛非凡僕陳情之疏亦不敢必上賜揄揚進止榮塋之外希及贈謚區區人子無已之情豈以學隴逢及劉也吾州韓大夫佳善八十老人謂生平未嘗覩此賢守尊公上爲宗社下爲桑梓當一展眉頭矣

又

前者小奴行以先君腐心事奉告尋又奉數行於浦進士所計已達矣昨得家弟留都信云尊公復有書

托先事於舊撫公事雖無及而見爲之切眞踰肺腑且可以卜按君之疏之洳矣僕閣窘於事機又不能識人隨單信臆語棘於而足下推尊公之愛以親兄宰乎栽以良醫目栽今人惶汗無地仙師不現諸方之跡兄得之必眞即尊公屢已覺兩相開矣而僕別有然盆自甲申一偈以名動之根爲祟項門鐵音旨藥即非木石草芥寧不動心攝魄者第僕數年來卑見基乘于滔貪險鷙粗不至染而前誓頻垂後期轉逆再於木語似在腸生以故兩歲之間憂心如酵又無可披露者姑簡碌碌以支吾已已僕之呼洒於

醒醒款作牖耳九月中所遣喻君其人姑勿論而是師却眞投方却的三日之間真氣一動徧身周流當所謂交任脅入泥丸擊鐵鼓開天門細至于手足指甲皆應期而達甚細其涂一月之後氣若小微而時有惱中作補收此君不自秘慌第受之者十不能三四應耳徐孟孺陳仲醇翫然方外周氏子似不及前然聖在尚未可測也當發心時凡夫菩薩當退心時菩薩凡夫僕未敢使認退心跡得無似之乎且無基二菩薩可也

又

自前一書附足下伸脚賜之感副後不能數啻覺尊

太夫人及母夫人以下俱清勝等公晋擢官保無劇
秘駁誠爲高門盛事然此自一年前物耳唯聞後庭
有熊羆之兆乃兒慰心幸加慎愛是下比索居須更
二三佳友爲會文思乃大發駿兒比屋紹興胡茂才
與賢叔共筆硯胡奇士也母乃太前何更不如賢叔
之自然精采耳僕半年來無小瘳痞脾胃頗健膚肉
亦腴此氣之助也兒女病者皆有起色宜慰目前第
卦數行盡消息轉更香然諭兄石堂鐘磬語尚有生
趣仁尊公畫虎之諭意氣都盡矣柰何兄有奇聞幸
垂示毋若尊公之秘之必待激而後發也近頗聞相
[illegible]之[illegible]未之一見一九　三一
府之僕用事者移劉謂而保身者乃正配走可畜也保惜
叔祖慶友甚或云微疑之徐君小似寂寂但與其尚
作梗耳幸密發之過庭萬勿輕露春和宜食自愛

又

得會公與是下書俱極腑腑　致先君子事尊公之
用情極矣贈官一節不不係輕重但使有榮光
君子可以慰地下僕可以稍人地亦已足矣當指
一階半級爲榮誠但此間似亦有因篤僕於隆慶初
伏闕陳情獨高新鄭與華亭公有隙修餘謫於先君
于而予衰城爲腹心據瑣垣當時亦曾露異議於同

悶欲以少酒豁之了不知放杯處家弟近緣浮言不
平偶觸頻致痰火於喉咽間作祟却不似渠兄之頑
健也人所大患爲吾有身一婦一弟皆從身得到此
不免作衆生相如何三兒稍達付之天公大者漸老
小可念耳弟不恙其憂惶仲以一病軀加瘁尚不知
將來結局唯賴君相思先人漉汕思歸稍作辭於地
下前所上疏不知得達宸聽否計尊公在事當不他
也張司訓生還故里感悅不可名狀常君已息心除
日矣而解公薑桂猶前之者何也錦侯轉自佳十四
失一此不足爲累相期車門若畢餘勉寂然徐郎

疾亦未平劇　所坐目睹口喝耳面黑之怨業
稍定不減官免臺牒時下　惻惻有餘警焉不盡
傷損恐報者何也周三哥便　[illegible]
　　[illegible]

又

自得先君了贈官恭及於吾兄
一札中間委曲用情無所不盡兄第末死之念
亦無所不滿適有內信便遂作何結局小踵可得請否
區區之感而不能盡邦以地方水災異常必須大加
出發之計至今猶在嗣濤唯祖病弟痊否而已三年
前蒙先師訓勵似在隔生此念未盡死妄期消息而
深知尊公與元老憂國憂民之切必無俟於吾輩之
喋喋者弟長淮以北中原山陝無不饑饉上之所倚
唯在江南而內賢益後司農告匱必非其所樂聞者
豈唯不樂聞將謂臺臣借此以媚二老而二老借此
以結鄉里之心必不能無有格以故迫欲各臺及道
府紛然上疏以請辭危事迫無幾可以上廻天聽下
佳計臣之口血尊公得以斡旋於間顧一時諸公之
長事甚於畏亂動輒以例爲疑民且死矣亂且作矣
尚何例之可言適徐滴便附此海於堪尊公有世契
當無俊鄙言也洞魚救貝　[illegible]

又

近者兩承手教具仰念存之切尊公道體清勝兄德
學益高進新畢英物成長深慰遐思僕三月來脾氣
支健神觀漸延弟日爲痢弟刺促此心無項刻安近
得醫藥乃始示起色老荊流淪牀蓐之長繫者妻
氏女則旦夕人耳孺兒春時猶有筆研興今則索然
日尋土木騙爲巫祿所苦駭爲貼屋所困加以歲荒
兩地徵輸食指繁衆不知作何結局小踵可得請否
出發之計至今猶在嗣濤唯祖病弟痊否而已三年
前蒙先師訓勵似在隔生此念未盡死妄期消息而

尚杳然尊公上所寄心脊也豈得自遂其潔唯有放
眉頭展肚皮慨然擔當一番不可而後止魍魎魍
既多豈能以荷力驅攝唯示青天白日使之自消耳
草草附此餘具尊公吉中不一

又

得手教累幅具仰厚愛尊公所以見海者左更
藥石敬當比於鼎茶弦僕十年前在千迷道中名姓咀
緒前閔幾破嚼碎然此衷卒不甚慚惶故依稀爲上
貞所許今賴尊公水月中稍升物論見趣而左悔
實多矣病弟雖見牛被而食飲尚小妨痰江時壁漏
[illegible]

又上升再　念之心如蝸螺病妻不敢稱半人延陵
月而已兄既謂此人可出又何乃非情耶今
歲荒甚而大兒急於興工小者貼之俱竭仲兒故介
而潛沒史甚所授三兒書畫之類入人質庸合亦盡
矣公私迫負悲悲無　長策一冬至春陰雨連綿人
情悒悒念日無晴是晨朝穀日上元風氣爽淑差
可保耳表了兀條識即有可行與不可行者僕力勸
貞公前之兩臺或題請或咨部事不宜緩明爲人任
怨不知其意云何想當不大異也今秋兒必大捷堅
書與駄婿分數故多股兒卻少然不爭如駄之香然

也二陸亦可望第當有出於意外者山東諸生楊烈
者異人也此人他日得柬必爲國珍今則未可申耳
尊公所欲用人甚當兒須爲從吏之匆匆不暇具寔
懷抱惡劇先師恬澹待之亦似可過飞扇暑便附此
不悉

又

保以十三日離家三月朔抵任痢疾劃念而別
愚勞滿懷情湧眼翻未敢於恬澹之念有所變遷
自趙想必聞則地獄刀劍森矣此官卒不作成塹
世不免作食之苗如何如何具諸事備修尊公書中
[illegible]

茲不贅兩兒在宜興試小者第一勝而首篇大穿鑿二
兒此番頗勝數次供可望利與名中人也表氏小女竟成異物悲不已不可言而新
得子又殤造物之無情如此道情世法兩地茫茫如
何如何今歲兄必首擬縣之附興仍似舍弟之與尊
公却倒轉南北耳前見尊公信云欲用徐貞明何以
不見除目列議尚以艾　之否昨有任後題知跋去草數行奉候計已達矣官中頗
欵然清燕之暇牽一連之冗極不　之不補爲

又

無事但五城日報餓莩及糧漸有聞吾鄉更甚麥秋雖似可望而陰晦不恒人情尚洶洶吾鄉業到賢叔堅吾與從子駿俱領批而兩口失利駿此番文思遲矣微文之役殆甚里居心甚厚也兒輩亦甚勤而氣不暢語艱而理不切雖微有風氣得不勝失宜其爾也騶比之兩次差通而遣此厄要是磨苦用意崇雅黜浮耳駿方杜門思魯有孟明焚舟念然心切豈能便改手況工夫全乏纔得視場亦無益也騶直要入監棗中無一錢而謀此不切事可惟可咲要之二子俱不宜出試且用三年功力或尚可希覬痴第殊未見牧功春事可無他邨甚晏其八九月僕既入

襄龍求脫不可業老矣造物所以假我者不過一南省耳所以抑我者不過一白簡郎桓不過一大夢皆非所榮慽唯作此行生恐日漸一日無向見我師真身丈人亦我爲貧而仕當無不咲者要之脫此策日不

啻也騶兒稍就格而才氣索然駿狗時雖非到語親得與親塲必無可望騶縣事倘一獲倘門祚第延年葉也兒痛作宵予不是爲賀第便於入塲免弄此閒司成口舌亦佳耳九卿賀啟出僕手文俳俗不足言或於尊公心事小見一分兄試觀之李吉士於前月十七物故矣行時見其病小愈神亦清明聞好色如故此是其命短處周三兄已有閻書之役劇可事中石事必雍但須待六省人完此間杜玉極艱相累不淺如何如何

又

遞不數問問知方與諸友相切劘風氣日進上一戥而覇此其時也僕在此與影相對開卷弄筆亦不知

得兄書具悉三老之云云盖過疑群不逞之姪口而
誤出添足之下計僕故不以爲然然有所聞而不告
似非骨肉之誼今兄之卷一出則三老嘖歎賞而
姪者亦自心服覺得尊公微傷動氣耳堅吾書述賢
叔祖身後事極詳鄉族失師表真足感動人
但知其遺裕之厚而不知其薄若此尚祝開不多新
衆之兒似太少未諗其故弟恐昆石尚不能無血氣
之累下人生事或有之兄家幹僕又迎良爲可厭今
姊丈又在都下僕以爲勸令尊公以一札托堅吾令
暫鈐束之何如僕還來亡弟之外骨肉漸盡知已零
[illegible]之言乞十九

落以故迫欲乞歸誠知歸之無益於亡者歸之不能
即死與歸之但深其痛且與杜門息篇或覩　師真
之當紙於萬一不意不獲請而傳一　温言又悔兒
之力挽過飾使我作一歸奏子如何孔廟跋誠知其
不見行要世間人嘗此議論耳見事筆什一跋似爲
癰折衷又似爲僕解淡一笑騏兒感尊公與兄情誼
刻骨弟能法兄爲丈不至落魄法兄爲人不至落魄
是矣家門衰悴之餘誠恐折乃公福不敢有過望也
閒元孚已到此雖意氣如故而漸帶老練可喜顏與
俛郎中憂及歐政之不能文得渠一揭甚明録以呈

尊公唯燕閒致之張伸立生子大可喜幸爲道意與
騄兩孤適在此商畧作行狀畢目專求尊公及兄如
採之筆也不宣

又

前月廿八日得尊公手教具悉獨不及僕考滿及陞
遷事　伻騏兒一信云與太宰議代陸司寇又於考滿
無阻及後徵之了不異盖尊公議定而不世恩施而
不居大臣之道固如是也閒僧規既領　新命身不
必入京但以南銓部落拜郎得題請便職而　恩典
亦隨可得儿獲以見閒歸哭亡弟撫病妻焚貴先人

[illegible]之墟又兒船暑騏騄之勞龍藏伏謂之累於老眷皆
公賜也此雖欲逢陞隊但叨窮已過甫入手而郎補
之當紙於萬一不意不獲請而傳一　温言又悔兒
之力挽過飾使我作一歸奏子如何孔廟跋誠知其
不見行要世間人嘗此議論耳見事筆什一跋似爲
癰折衷又似爲僕解淡一笑騏兒感尊公與兄情誼
刻骨弟能法兄爲丈不至落魄法兄爲人不至落魄
是矣家門衰悴之餘誠恐折乃公福不敢有過望也
閒元孚已到此雖意氣如故而漸帶老練可喜顏與
俛郎中憂及歐政之不能文得渠一揭甚明録以呈

姓之命待蘇於二相而二相皆異人　上恐未必信
左右恐不能不相沮大司農恐不能便擔當中夜爲
尊公思之計無所出適覩邸報有乞假調理之章非
以潮作歸計耶上之所以待尊公至矣尊公之所以
報上者猶未可言盡也一不宜去亂有微矣幸相之
難未有甚於此時者二不宜去僚非不欲尊公出熱
海而趨然於清涼之境詛與勢俱不可也小兒欲求
一差歸覲其母不審應否暫留之喪且妨試
事室如懸磬而又遣此內豎樂喪之費復不嘗
可歎可悶兄之曾氏姑得壽疾而卒太夫人聞之何

以聊目唯秘而勿宣可也因念高門日賢叔父毋變
後徐氏姑之夫徐之賢叔之令姑姊又樂之路
然者咱太大人及令尊公與兄及兩兒耳前御林之
一枝獨茂而餘皆萎耶僕足弟姊妹亦適盡矛然
一身缺陷世界無足言者表滿陽貧甚不能具餽粥
意欲得北遷僕謂此官非貧人向而餓於北也周中
石亦新有北行論駭而無所之耳木五舍大病動起
欲與僕偕北幸不成行須秋涼可也薄物將候不一

又

前自遣配之後屢有書上尊公時方在檜擾又計所

疏周三兄必當讀其列朱郎武第亦足助尊公解頤
不知何時可得選也大夫人比康勝尊堂閫宅安善
爲慰不一一

又

兄每一書來字字肝腑若深知僕之當去而又不忍
其去者宛然天真流溢令人感戢無已今江左與中
原不得志之徒多結好名負氣者以伸其所欲又各
自爲黨排擊不止使　國體蕩盡陳君之見攻想是
於史李之際微有偏主卓然御史臺風紀之地吏科
言路之長衙人跳精不直一文可數可數貴御史之

外遷與我何毫髮與而其黨舉以爲言蓋借我以鈐
吏部也如此世界如此光景尚可一日戀此腐朽耶
昨聽兒輩什之騭兒亦曾送兄看否頼此遣者得復
送官閒并不根之談自息然所謂江左不得志之徒
未嘗一日而忘此日地也僕之在此日如坐鍼炭上
若不復去只得免雖廷評行遲耳與尊公從吏千萬
放之歸便是　楊枝仙露灑也驅姪得遣慰男應幾爲
善之報想兄知之必爲稱快賤體日來漸覺衰苒只
好收拾殘身以了餘日檢揀餘念以期隔生餘無可
言者手瘡甚不能作書柔何

又

前有便信之都皆匆促面訂所以告兄者盡尊公書
中故不復措意乃要承手札奉奉皆鼎鼎語令人感
愧無地區區衰病已入骨髓兒致一脫當歸而國
子監之以王不留行乃走入口九竅皆快閒報次日
即發歸郎从介中風氣清江花竹魚鳥爭來相娛暇
則呼兒子輩侍之客賢叔堅吾二三知已相與較陰
晴候風月時進酒蓆欣然忘其數也承尊公見誨杜
門却軌自是請告故事將來哄笔研倩代能盡除益
北戍水旱二兒之善如掃所有昌藍酒鈴首裝之類

悉入典庫閉試炙然未知所處騶私負約各折千
食指繁多往往捉腕僕不能復責其供養擾家得少
餘休可以支持至冬若不籍此小洞箪明年立稿矣
駿輩簡告歸聚支離近覺支暢凡課與其兄騶及兩
猶子會聘業誠知得醒於世法中不容已也五日前曾夢那間故居水大漲溢溪池
皆滿順流而歸甚暢私謂甥輩或可得都水見尊公教
欲爲之計一笑歸省似亦通也每過亡弟所見騶棺
老淚橫流是撫遺息長大端正有氣骨差爲之解騶
之死遠遁大小人人孤情其志行兄所素悉幸爲乾

一傳不至恨恨同草木亡弟誌銘亦望過庭之暇一
慫恿尊公百世之感也錢孫二進士居鄉爲鄉人所
稱重錢尤導爲可愛近時流風爲之一洗計兄已知
之賢叔祖堅吾自是明達君子不負閻後見石患疽
忘頗重發不當背可治也道印之徒少而老成且各
與半給俾奉香火若何可達尊公裁之不宣

又

朱婿歸得兄手教具悉頗以尊公所苦爲憂安得六
月前九日信則前書已益平而兄復有弄璋之喜此
德門大慶事也 上吳明能信愛尊公若此豈得

便遽雅尚不若且不作口亦不罷之念今視朝聽導
已成康文唯得小節衆飲大瘕戚刑使肘腋之地稍
安意外之禍不作明尊公歸亦得不歸亦不得候氣
之幼已爲尊公所請不允當更焦辭 聖上以元老之禮
欲爲兩兒謀令就北試非骨肉深愛何以有此驕兒
不能齋一月糧與其毋不能作三月別駿兒之索索
然豈眠旅賢閒行神耶會考兩次覺驕頗有神色疑
與陸仲鳴雖不前進終利場屋駿則尚須鍾鍾也由
相公爲先君子神道碑纖悉不遺而文特精雅有大
力必傳之作也亡弟更得尊公一誌銘區區亦可以
死矣千萬嘗神從更堅吾日苦刺促文思幾至茅塞
故鄉勝形稍調秋事可必如去歲獨東海之傍大蒸
和入亦倍有以爲有天又有以爲無天者見群輪迴
聲調古雅開悟得元人三昧云爾有別作不知可寄
不否建觀蓮池俱法門龍象連觀更脫灑然結習未
盡除不敢便謂悟境也毒熱兀兀 眼加倾拟益感尊
公見就之深不一

又

前使者去方在病中僅以一書附尊公於兄處不能
復作此病幾逐成不起之證牽攣覺之早而療後和來

詳麻知其無他用藥粗有次第今嘯勢甚調暢惟元
氣弱耳自此戒杯勺踈筆研將養孔棘畢朝即擬兒度
來也尊公所請不允當更焦辭 聖上以元老之禮
禮之以慶心之寄寄之今邊事孔棘朝即擬兒度
此理勢可得請乎幾得請於臣子之心安乎僕之急
尊公歸葬不減尊公誠知其未可也故鄉歲事甚佳
親故無怎賢姑賢叔俱安靜堅吾廟加整攝亦俱救
欲惟吳貪篤愉利而欽合州之怨陸行人負氣番遥
匹夫之勇陸以能治吳爲義來少年閒之日閒不如
識者快吳而甚陸二子皆有官不作而樹牙吻之甚、

載可惜可惜僕垂死之人而及閒事發兒一笑耳餘不盡

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答長卿

始家弟歸自都下津津道所新知甚豪賢文士也而獨稱屠長卿者尤現奇不倫既沈嘉則一言之而此間有曾生亦於行卷一再見長卿詩而亟之僕自念且老矣幸尚得當生安能縮地成侯篤之故而下何使者至矣敢就前之累數千言占爲燥而不忍乙且

長其言也雕龍繪辭碧雞宏辨鞭定擊雷挺金掷石一掃千里前無當行邪使我生談天季子論人尤且捧盥盤而讓牛耳況其他哉下雖雅言二李先生而其許不佞獨至今不佞獨切其謂不佞辭有于餘有獻吉有往哲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所以極玄斯言也豈不佞所敢當然不敢以不佞故而掩足下之鑒也文章大觀尚矣離合現麗倘雅險悲温夷何所不有此數言者執事所稱造精理之言也平生辛苦垂魚自況出奇間道終偏師子雲十六字獻秦也然其爲大玄法言則然諸賦及單于入朝疏不

盡爾也于鱗居恒謂當有之謂盛德
擬議以成其變化爲文章之極則余則以日新之與
變化皆所以融其當有擬議者也間欲與子鱗及之
至吻瑟縮而止不意得絕響於足下也至足下稍有
疑於僕夫足下豈惟僕疑也將僕子箴也夫僕之病
在好盡意而工引事盡意而工事則不能無入出於
格以故詩有塑元白或晚季近代者文有墮六朝或
唐宋者僕亦自曉之倘不能割愛因而宏大行當有
所刪削也嘉則椎於文與張大司馬之宏博稍加以
深沉不憚繩剪其傳後何疑沈海二君非足下精言

又

公五言絕復佳甚僕似小優於七言然亦不免爲事
縛耳嘉則至復得手教及扇頭詩再讀之覺芳蘭襲

人中有與太白火伯抗衡者第二子忠不能作多多
許多亦不能無出入也大抵在情調以成其變化爲文章之極則余則以日新之與
爲佛法上乘要與公共勉之扇則談公不絕口僕生
平愧文人無用一言今日賴公吐氣曹子念嗣前如
戟亦解作情語奮然携所作請正想亦當針水契也

又

鄉者語足下謂具一啟當爲上之師真也居三日而
有鯉魚之札至其緘口密而貌恭整以爲果上之師
真也則馳一介投元馭宗伯所而其誤通師真莞
然解顧顧謂元馭姑志之此子才品行非因食者

以累足下編亦以跡窺是下所不釋然者名耳夫名豈惟不釋然且好之甚即僕所自驗其後來而最後去者亦此物耳名者毀之孽也毀至而名敗猶之乎可也名成而小不稱則造物所忌也夫豈惟忌之且佈而戚之涌涌者皆是也獨吾吳中劇耳足下過自摧抑謂閑堂石室名稿素定而不敢覬子不仙固不敢覬蘭臺石宅之有名籍乎不登蘭臺石室又安知名籍之不有子耶大夫患無志耳水可使穿石石可使作鏤而況一身中事耶勉之勉之師真之言僕當與足下共勉之勉之

又

得手教具悉別帋數字想拳使君報札也此君敏爽周慮作劍水契弟生客何人得非吾郡大吏乎所謂閒提見不足與仗也見不旬日已成仙師傳詳麗拙劉中壘上郡光祿陶都水未是餘弟僕居一再侍仙師意似不欲太涌光彩又誡僕寡言而編中過情之談往往溢及僕僕不敢辭世法謗恐得罪上真耳記爾者師與兄書謂大道知之不言之不文兒不能忘言且又文矣貝姑秘之以爲篋中之元可磁昨徐彭二子爲元取捷過破例見之會親王戊才索一札先容不知會賢行衆否先師傳更無可

生可也由奉集讀之真如太阿出匣霜風颯然又似麾社湖頭視明月珠目眩睛遞不復焚筆研來無數日而懊然有起色結習之不易祛若此序中徐長孺不滿六尺能作才語多多許亦可念也雅規拜領遂附不腆之敬惟恐簡瀆爲荷

又

得手教滿幡具兄精進至意足下上有老親縱不能具三釜共旦夕五斗足分差勝菽水一行彙官世法背惡誰爲相念者且神君坐堂皇鳥雀晝下浮雲卷舒悠然自得何異深山道士輕裘緩帶蕭然理寃種種以外境行之耐靈蠹事五載當自有奇論也賈時或可了風涵但恐濕鬱中更成壽者相不若干今易竹衆生相耳僕向衰之景未盡而却非閱衆身稱君妹自是快不知究竟何如足下云欲見訪若八騎傳呵不免學泄物手木如以一蒼頭至者僕雖不及速公安恐拒彭澤今不援庐溪故事也隔水禪堂成无可磁昨徐彭二子爲元取捷過破例見之會親王戊才索一札先容不知會賢行衆否先師傳更無可

譲率其意亦然無妨番覓也

又

每讀足下田奉集見與潘閬之書亂娓娓不置私竊惟咥以爲何物潘郎乃能傾倒足下所致閬之尺牘詞之令人口吻習吐五色氣如夜行郭社間遇躡餼御風客云論爲仙爲俠要不作人間人非足下當之旗亂轍塵矣僕中間所最愛者七月一日約人閘一杯亦偏面從行者更取飲則就中除水文定何如當亦不落夾也此君材高信如足下言能他叙事殊雅有思不知他忽人濁以覘井井亦涸矣滋事不欲聞之人特以報足下亦欲爲足下精進助耳前後收一通俱非祝於

[illegible]之三百

几而奚之最後黃廷幹致足下一番云欲令梁作卜居石而謎制厠其住傳文精絶無可復措詞擡內九日化事云項作兩磬而後却稱記徐郎墓截石磬故巾裹髮前橫玉置之似小祖猶舍是月以彼石髮故巾裹髮前橫玉冠事解見校去巾爲左磬耳今去前髮磬語可也足下或有公期來此一斟香了未盡心僕雖痛謝客尚堪修廟祝裘以見

又

月來不見公竿牘一見之覺九咽中作甘露洒爽不可言僕雖已捐家累入覩風興糲食僅能作一焚修

於聖師自是劇晴煖氣烋烋如暮春東南風怒甚意憂之舟發三里而雨抵北郭濃翳忽輕隙日回注雲物鮮駁中乃有一虹燒燃道傍放舟炬香前導約二里而遥夾舉觀者千處下萬人即稚子厝敢作驕咲態既入觀安置再畢復大雨明日借諸弟子之元馭所即師閣禮上真與師像時閣前有香非故師所選鑒也維傑與家弟懋往者一沽湯馬則與諸弟

入三旋沈沈未有覓綸處先師示慰亦爲倦馬顧株加一鞭耳非遽有所印證也諭及使人悃汗公何時能一見過元馭丈好種植不下蘇長公環流花竹瀹鬱峭情此間外境殊可觀近從續高僧傳得爲大師遺跡無他所攷據又得二三事輒倣傳體以一記冀之爾脫稿矣元馭丈刻公傳將完卻并上也公才太高誠於淡之一字加力應世出世何所不可田叔九絕句甚佳個無其人落穆穆故此中物也

又

編成小影間般聲而避箱時時爲鄉里項領及他方

竿犬所吠然乍見下一書到輒灑然自快唯恐其盡之遽盡也消僕古選及送先師十絕句故是舍宅中語今泰鎰雙成革以厲頭鴉管奏之 舍妹必將欣然而思和也發足下書項開之亦至倏然深山道士觀覺章臺風派淘汰頻盡云簪素來已三月果爾則輸三車苦薩一著矣兄與開之才正敵於大道入路小殊然各自有進處僕外狀可耳殊未得精進實如何如何來札當以示學士相實歎也兩種香拜賜即於師前熱之宜真子始以爲靈點兒耳不意能慕至道云跡亦甚奇小兒頑愚何緣便任千令升役亦

尚未見之

又

得教札飾奘令人愧死無地僕雖名爲衆家而日見測進香者琉璃光所謂聚鳩方寸鼓發狂開苦親舊援索必獲而後已誠知惡動非靜緣在學地不能不爾元馭每相談及輒爲攢眉不知遠公何緣必須靖節也足下云車中恍上朝夕不忘提醒此心而名障慾根者不肯、開具論別後體認之切政恐足下不自覺耳既覺之故不難克也妙明真心與妄心本無有二恒則爲真迷則爲幻知色即是空則知空即是

色所以水沫爲冰冰融爲水若別求照心以破幻心則又誤也足下試一體察自朝至暮刹那之際何往而非靜色香味觸法感予但聽其自來自去不於此而生自心可耳足下謂不當以六祖偈而發秀法師此是實語不論語多法師但不合似學人何嘗一日廢拂拭正謂拂拭不透無繇窺最上乘恐大師一片熱血火灌頂慶不得不墮六祖啟耳如何如何來札當以示學士相實歎也兩種香拜賜即於師前熱之宜真子始以爲靈點兒耳不意能慕坐病不可不猛省也晚來出足下書元馭讀之歎笑無已聊用附復不一不一

又

學士方苦河魚檢案得宋人山水花鳥兩巨冊相與
披閱甫竟而足下詩卷至盡讀之稱快不已一日而
獲兩鉅羅觀學士遂忘如僊成一大咲此何必減陳
琳頭風檄也學士謂足下晨理十萬家詘賦發百回
牖如劉南昌夜燃青藜油七碧如劉中壘何物白駒
假足下春容篇什也上不負真宰嫉下不負冊元君
誠乎僕謂不然春萌夏敷必須東君發舒一徧然後
秋水凋天根見不爾於萬寶告成時能無吏吐顛夢
也足下雕繪滿眼中亭前日芙蓉雖極精思出之
[illegible]非北宮樂府何麼也言路君子
自淡異時采風當入盡[illegible]
本以學士作新詩之不售徒自下阿舜耳佛言
無諍儒者不辨學士無幾近之如僕則縣劍人作過
郎論鬼猶何礙所畏刓魔易閒內魔難剋汀足下有
皇甫威明恨何必爾世寧不睨西州豪傑正謂度遼
火替人也一咲菩則睹在吳閶有數行相聞梅來白
倘諸傳法藏研金俱領不一不一

又

長孺來一耳相過匡坐小話親念叔度大雅思一傾
倒而使者則以手教至矣承欲假行橐便輕刀見訪

故是風懷第與學士商老謂彼此前得齒頰中今君
三日香不無礙貴人鼻息姑自抑止如何僕於焚誦
暇亦擬如野干學氏丘坐第有可咲者於難忽難剖
處頗得斤斧力而時時受役華研於不切身應酬亦
間爾枝蔓白黑二念能不令起而不關心游念不能
不起移白遠裁清水中未見此異田田葉當出根蓄腐
耳四詩從葱嶺蓋宮來不妨風人之致獨遇見餉莫
非所敢任幸寬之俟興到或能少酌來笑也所致有
公郎為達說此公雖會名理而不復措意竿尺僅以
一朝報謝惟兄能置雌牙詩之賞於言外乃可地吾
[illegible]
二人自有脚腐托之長[illegible]君與遂不出關
令人五咽菁作書精氣也

又

足下書至之三日而君與蒼頭亦至矣所叙致與足
下報同此入雖秘書郎與奉朝請何異必不挨人眼
鼻祇緣敬亭一片石為月旦所依故謫口易生一踏
金明池此曹尋物立解矣張郎故雅好文墓古亦自
過庭之際類得之是下陳時至來耶如至者何以趣
令人裝開之當為公開之莫吳是午馬於咸恩僕
謂不至是所長是下輒於推廢此君猶酒夜倪腐

談使人都忘口戒遂成疊大抵阿蘭那人也人我
相俱已輕但不宜諉善薩行耳京口之變物情洶洶
幸有李使君足使李於此處頗作小陰德恐足下要
聞之

又

扇頭五六言絶把翫不忍釋手青天無忘語近過蒙
莊彭殤境三舍若磨銅作鏡彷彿祖師禪矣辰玉得
之知當豁情散累也當辰玉紛紜時學士忽見謂君
典家有人來乞法井而不得其手書云病勢甚可畏
僕憂惠之極從楚俗楚算詳其書似猶舍湯藥旬中

喜稍稍或鬼或神或魔或亡輒子作幻古宿有云老
僧不見不聞無量故以此言進足下幸一切法看之
勘之恬澹方與元馭時相勉耳向倉卒具草不足爲
先公地下重萬毋實石也

又

僕百不獲已有此雲間之役所可自解者往還得接
足下一談耳足下清徽韻音與兩夕風月等快而虛
喉滯消腸伸一片不朽業銷臧都盡歸與元馭言之
歎服無已大抵吾曹不患不日益患不日損耳所餌
都布單衣遂不下枸尸那城白馳欲作一詩紀之而
苓他文債未就小間却秀佳扇別令阿段騎上也家

第計已飽張公玉女色可返靜元敬爲解公戀美孩
刺刺無舒眉時令人散見之小兒試事相能成文辰
玉孟孺筆陸健想皆所欲聞者記春時有加里趙生
見過以古今文辭見示似可進者而苦數奇今復出
千家百韻古詩讀之不知於蘆珠本色云何若俗調
相亦了了耳今附致足下明日或可作藥籠中一物
也

又

前名告兄使使相別郎馳城外而姓名猶藉翰林館
閒而倦歸已發矣旋以付使者知當不浮沉也今歸
以來吉凶之札不能出一城門以故長安故人雖至戀寒如兄者亦不敢一通問得
手誨娓娓如面所云名根洗削且盡欲根不易除此
是體驗真至語俊仰所嗛弟兄於欲素泊澹或是
年力方壯嗣境偶發不能自禁稍裁之當自弭戢耳
名根却恐未易除賈生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夫徇
名之過烈士所不免乃知其中人深也無所嗣則潛
伏而不之見有所嗣則馳騖而不自覺吾僧日日受
役名中意未之覺耳兄再從容體驗之如何僕垂春
病幾委頓幸而不死爲子弟強小脯修差得從念
百事可解而雕虫之業政與名姓共累心重而耗精
血不淺以故新正於大士前焚香瓣元默爲解公戀美孩
拔拔未盡靜也嘗共笔及乃是廟堂搜索物見而憐
之耳此念已於庚戌首夏過公不覺動乞骸疏
上兄可爲我一緩頰得早賜覆命攸舍攸飲水有餘樂
矣區區此時此身如寒號鳥逼晨無一羽可採放之
自活不遑於有網羅耶春暖加餐自愛

又

僕自重九日辭堂請移止鄉落環堵蕭疎平日無所
往來閒而元敬先生與家弟言足下遠妾非閒得之何
自何自簡不肯荅但云咄咄怪事而已夫豺狼之搏
欲便其啖蚊虻之關欲洩其毒此二者於彼無一言
譬之猘犬臨風嬰之者傷犬亦弗嚙蚊來集教以爲偶然
西竺表其風障自可彼此無惡同歸解脫足下鉛槧
之業千載垂就如欲息而成之真宰所借日中木景
成欲奉仰睇之遊訓則足下自稱不能晦跡消道太
廣虛名累身造物所忌使是實際語令幸爲足下銷
去之消搖寂莫一絲不掛何必州有司公祝融祠祓之相
吾子味哉言也閒與家弟語文士一段豪氣在頂上
似尚未散即不能爲足下投謾有鼻竟不有子美子

嗑故事可以收棄榆之用耶僕亦似多此一見憲使
君云搢紳憐才惜兔頗有爲解裝者霍爾尚可言慮
桂玉太夫人含飴弄孫是劬日前傾倒之期多在洛
汗自愛不一

又

自足下東歸後雖嘗函附訊問而不能有所致伯玉
是作稍足下閒過欲中與諸賢揚抑風雅微相慰猶
奚當於口吻之際小柔之耳越客來多談兄不能作
生活居閒小屈輒與客共之乃得手書所叙喜狀
真令人鼻楚太夫人爲老豈可令與兄分苦昔人有

爰鴈來冊而以麥飯食客者過上則爲定交盛
使則至焚舍要終不以客作面易也足下雖不作从
陵仲子溪刻自處第客來不成炊清談而別炊則腹
果草具厨鮮宿肉當亦有相亮者三千里哭沈君典
若必巨觴素車白馬故當不易邯鄲子絮酒炙鷄
倒輕刀一葉何所箭三四十金也燕中交遊迨始有
明足下不及亂者弟綺口之猶吾猶猶化鳩之魔
最尚聱聱天地雖廣知音者希人愛置身法中放情
物外千古之身誰能便就不使至孤悲是矣僕偶未
死耳何足爲足下道所云逢門不啟始覺耳目神明

又

得足下書千言引我過介之間覓我出處之跡中間
釋疑綢繆無所不極雖使僕自言之必無以過勇僕
不敢大自揑鮮爲識者林腹川長猶之致要亦如之
而亂語毋戀脅煽則如下三危之區潮此岸吻當唯
發睒通知足下之愛我終自與世人異也使所以不
能堅匹夫之節者蓋有漸自入十犬站以後謂若海
震鼈中得遇尊師天下之樂舉無以易者吻不因同
志之大拜而生羨亦不緣同氣之出宦而自孤祇爲
先師未有所指授間從所聞得其一二影響行之輒

不效而茹素久脾胃衰滑枯坐無聊形神俱憊茅茨之廬暑不敢日寒不敢風乃改就園居隨俗治息氣體稍稍復故而兒女之私與遠邇酬酢來嫉之矣若恒忽忽當此寬大顯信之世而先君子僅以故官就土人子死則已不死何以自安而會堂使上書鄉衮故不能如甲申之堅辭免勉一出與小有所報効而進此百六字內衛生半轉消歷才弱智淺冗散一

官慙顏如甲已矣且夕惟有歸耳長卿勝卅卅一語是下至今尚懣懣者小夫不能於眉睫上安是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僕固係魯氏之不殺人如蓋者何事又遠明矣獨邇來洶洶左不可解諺曰筆逢惡賓莫逢故人信然而非虛也是下既自謂於大道猶邇明師扶眞秘便當棄杜門優游理性間有著述期之不朽十年之後天上之雲輒與人間之滿輸一時並集茲時固唯是下自擇耳然僕妄謂是下才太高志太銳氣太揚不唯戕戮世態亦恐枘鑿道機勉偏勉褊老子所云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願共勉之與繩司寇爲國惜木誠如是下言每見相與抵腕

是下僕嘗謂目中珠胸中金石皆不可少者張太學人便附此不悉

又

屢得足下書及椎篇佳箑之貺不能一一作答及歲杪始聞太夫人九十大慶猶草小序或長歌奉賀而忽忽爲俗緣所奪因至今恧如謂餞今幸有朱定圃茂才便而尚未暇命筆敢布不腆之幣以當蓼菜之貺幸賜存焉足下英敏絕世而於二門微趾深造故易爲力昶黃冠長語所動若躋得實地一分則此曹

自當於坦夷逸邁矣仗已旦上疏乞休俟行請謹奉疏於五湖烟水間也況鼎則闢彊梧門則游理性間有著述期之唯足下一滿熙之不久爲長者言亡弟竟遂不起足下能不惜片言慰其身後乎頑兒僞寫一名相丁靖生事於僕固無與也春氣甚融爲寄人爲道自愛不宣

會稽山人續稿卷之二百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諭邦相

自入覲僅一報言於門下嗣後遂不獲通問知大雅當見容也蘭溪固孔道計公出囊底應之訟庭暮間湛若神君桃花流水不廢舒嘯僕比於中外事一切不殺刖不能盡置者故人耳已治後堂記終擬破戒以完宿諾第不審作何題有使寄示庶不碍捉筆也

曹子念以踽踽故不免作閻游唯公一公之宋蒼溪先生詩得脫稿否拙草仙師傳并王學士父子所著附覽

又

承尺書及棗二笥具仰念存胡元瑞別致一帋則多與公及吾家仲氏宴酣之味今人眉間有拂拂色僕茅舍成矣旦夕候師羽化而荷一瓢數卷入其間不作一切有爲業惟生平故人未能盡洗去或攪我華境耳家弟有閩中新命取道故里過貴治尚能續稽游宋文憲骨朽青城倘結習未忘尚爲公思效銜結也

又

足下方晨朝吏民孰計利害施行之至於日中昃而餔人有投餐者君子之至於斯也未嘗不得見也則宜其饑餘暨而願急我以名酒酒我山澤之珍食我而又必我記惡事之璧郎不佞晨夕作佛道家奴誦華嚴法華楞嚴金剛黃庭道德諸經不號而嗄而爲足下吮豪草此記皆大奇也然是下好僕不已不宜官而傑爲記不已不宜道自今而後小取節焉可也扇明一章讽然其音又有如游諸作今人思色波瀾

開與酬轉有諸皇慮勿之誕辱少所見多所稚不意
遂以爲口實也幕言路諸君子自有爲一時規鵠不
着衛區區邑邑辦行勝草履百補衲作囚氣計幸而
聖恩見寬得仍事香火猶衛喫少乾腊魚腩今盡屏
之一木棉布袍必能延骯於公所呪輕羅蕉肘不過稿厭
兒輩而已唯是真氣不足禦外侮種明逸所謂山中
寒寂聊以養和者然夜舉不能五六酌名醞三盞手
自啟閉足了一冬事矣承謝珠謝家第婺踈即歸今
抵家已十日此子故少欲知足甚冠公爲匡廬小
海題者紛紛政自賛其果決今便課兒輩讀書老農
拙詩扇頭將意不足伴酌并贈物俱臧不一

又

昨見浙録策文氣薄忽乃聞有借重者辱一從曾子
念獲承起居之畧初擬僊舄過吳門或得一聚首談
契濶而拜手教知有臨安少尹之除雖音徽未接而
麟羽差易獨念遷客中望實孰有如公者而倒以常
調相待私所不分然其去二千石差徑近可步武也
兒子跧跎場屋苟廁一名代僕支持門戶於願已滿
今忝更似此足且念以涼德受之於老易遺旨不無

又

悵然�larger且體耳公通家契深喜慰之情溢於言表感
荷感荷僕國中女與懶便昨不免小出應酬殊若不
勝今已遣之北首即日尋舊盟矣名酒故自養和乃
益之以大幣得無傷惠乎恐蹈不恭不敢辭却有薄
效希照納爲愛

又

得教累紙以尊公傳見托僕辱知已之愛無所効之
得一劾於尊公則僕之幸也入春後謝他累從容筆
研間或得少趨耳九友齋歌卷久已付之千念所集
云托姚山人者致之想不至浮沉枝山恭曾見徐茂

吳書及而不之見想偶忘之此君意似佳所爲詩亦
有才情莫非之譏爾人 聖世永絶生機長足歎息
張開府廓落大度與人交有終始足下以感恩報之
可耳亦何必盡知已也太守君長者所云是以二
三貴人待我不如以兼慶先生待我也柴日拮据更
事事煩食少爲苦聲自愛廟廊名能援滄湄冀循吏
而除目無太守及足下得無似龍之好而已耶顧兄
卿過此願能言足下治狀酒腸之貶無以爲報如何

前者吾丈引起潛太守云云僕荅之即吾鄉有裴處
先生何不以見期而用二三貴人相唐突乎言未幾
而琯除目則吾丈復舉前語實之山堂勸駕僕不
敢以戲對矣大抵儀像之不可出者有四其不能出者
有二緣僕心事本自不當作仕路人鄉爲當塗者雪
覆盆之冤而啖其有後命一時不獲固匹夫之守遂
成觸藩其不可出一也蓴非之談雖不盡是甚見荅
亦不盡非奈何以白首餘生成人口實其不可出二
也四年杜關作有髮僧欲小洗宿惛耳今遂以恬滑
觀爲終南徑其不可出三也江陵故不引敝僕僕非

力與抗者今柰何從諸賢薦拔其不可出四也有後
義態種種即作官人不過糜縣官太倉粟耳必無可
以大展効者動而黑業隨之其不能出一也匹夫之
諸尚不擬負弩有心許吾師而恐負之哉其不能出
二也以故於旬日前具乞骸疏上之而懇辭於衡柄
者期得請乃已昨復有轉南少司寇報以虛名罣圄
恩以世法損道緣益令人慚悚耳形來又不免剝促
乩累兒輩損藁山童奔走道路也人公傳已脫稿爲
故人子王世周索去并索書楓谷二絕句渠仗欲藉
以先容作酒貲耳子念出素冊求別書傳候其行當

付之知道體强而范侍御當還省干風甚苦備事煉
心亦一法也此君無半面交而慰籍耳三從容爲我
謝之不一

又

使者來復過損筐篚拜嘉之際雖仍大惠殊愧傷蕪
至於啟湘雲靚圃月近體長歌瓌璨奉目則不覺饞
涎之自溢也中間餚糞險澗涯固非灃勞所承而才情
妙麗語意精切宛轉頻挫愛不忍釋令人心折王學士
見之亦爲擊節不能已欲草長歌奉酬而苦材盡倡
李士牧在坐令寫西湖小景扇頭寂寞數語不足借

翠玉紫也表殘無復世念幸而得請初上路人歸諸
公報書多相規者後一覽多見美者亦有自恨者事
勢固宜然也白簡紛紜大抵不脫好勝快心意若動
促而中含迴傍足下憂之故當除目想在非遠如北
轉過吳門幸爲我一枉棹尚能毛藁黍飯相待曾子
念何日歸可以償博進否昨有項生信附余德甫一
要想已致之暑未甚酷加餐自愛

又

前觀吾丈括蒼除目爲之喜而不寐十七年猶更名
家文苑先達一郡守何足爲榮然半剌之格則已超

矣會曾子念趨候塘相送草草數行率開而渠到彼
則台旌已前發三日矣山郡清晏撫字之職不妨慵
歌吏民來暮之誦計已載道不應一律寄贈又眯此
緣故閘蝸不能工而時得滿瀘語公以爲何似閒閒
年何觀榮以久病卒此君意趣不凡故當登逸品不
知其後人何如有遺文足傳否游山記幸寄兩部李
惟貞使君必亟相念會杯酒揚抶時亦念及弁山人否
台郡王司徒敬所未廉仗方伯二谷王大參昞谷亦
相聞否荆老入輔洪陽在事無降峴自消但鄉誼宇
尚爾睽隊口何量渴山所謂但見其無木見其用耶
弁山人前稿 卷之三十二 三百一

伏熱不一不一

又

曹子念遠來嘉爲故府王副寧欲得從括蒼公一屈
旋耳歸而過我首問與括蒼公詩酒酣倡作何狀不
若退之東野否子念唯爲言公病頗於拿華旦夕覩
之若曼平仲之拊景公背也僕爲惋然已乃曰今濱
矣且有起色矣而後僕始乍弟此病劇須補參芪之
外佐以豬肉括蒼事稍簡可臥治勿躁勿恚勿近內
乃得百全耳僕觀居苦陋而邇囂不宜盡鄉居苦遠
而多警不宜夜今徙弁中小便然日爲親友所徵逐

又

昨秋知兄病良已還領括蒼一切就理爲慰入春
後太公來就養高齋耶業已滿八十兄御金緋從子
姓相歡上壽出而歸之寮邑之長佐復率其士大夫
東良舉觴上壽故人間世之極榮盛快事也僕周當
致一言而子念日過相趣待以之括蒼竊意子念未
即成行而忽忽爲他文其所見已而有山妻未疾之
累不自由而貴寮者貧之請生矣方剌促醫藥中無
須臾閒念辭之則不恭於太公兩叙之則力有所不
及單爲作之則不能無憾色於子念不得已更托子
念之尼語組而成章然倣倣俗知其無當於作者
世惟老矣賴兄同宗道者力相有所譬胤力稍壯是
以俟則而風障見牽無可逃避大司空李公之子以
司空事見屬爲神道碑廷尉宋公之子以廷尉事見

屬爲傳用晦王孫近一札云德甫兒於正月辭諫章
求德甫及龍沙輔國誌銘想荷滿兄所矣此甘於謁
不可辭者以江右一方面地卜之委頓四此寸麻何
時可覓也山妻疾縱不即去我分無起理不堪見兒
女塗炭以此黽綴暮景黽然無色安能舍耳日絕情
態爲寒山之稿耶元孚高人要當於格外相賞予念
非久造門下區區之悰當於彼悉之不一

又

前有一書附丞倅去役記已徹記室矣余生至拜手
教且悉太守臥理之況笠山水清嘉民吏馴謹六季
所稱新安東陽尚似不能無訛牒累眉山公治蜀嘗
把菊記超然豪然不能不致慨於森厲之宗公殆似
勝之也余生所致謝守祠記稍娓娓以不廣之辭爲
口實公故愛而庇其醜耳名醞薰肘之臞足　老兄
比來連爲用晦孺東之二尊君及德甫草志銘頗損
枯腸幸不至頻曲筆耳大江以北旱荒者半農桑木
鬼寮殆盡餓莩枕籍而江南腊膏之地漸爲大
司農計無所之唯有屯膏不下耳即無論他地貴省
之賢者鄉司勳徐尚重張宗伯舒司寇相繼去鄧太
史既臥不起國論可謂有人乎莫與司理言之恐復

名位視文懿則有餘先後相望皆鉅公長者明識必無扞格兄此事其係重行無疑也二時書扇諭前教不一

又

向於袁進士處見老兄條議減省雲間額外之徵具見爲民實心與精計宏畧使臺司酌而上之司農采而行之百世之利也李使君云兄所論優禮半翁宗伯公移已到又於友人處見爲卓南中來樂郊放賢萬舊故是明府府君一義邇來仁聞輒決疏搖藏逋保障之意踰於幽絲多矣叫閽二邑之佃人頑悍者動以官府明示爲辭叔特良善相入私案而國課又下能悉竭是上下迫而騑有田者於穽地也夫田主未有敢堪澤則佃人逋佃人逋則田主之田荒矣奉詹碑裁慶又傳兄性微急速而有遂歸使一過坦然當之者難乎其面矣寫效所見以比常佩第受知愛深重不得不言勿以爲訶別一楮却不免爲請鑒亮之亮之

又

前有一信附于生去計已徹記室矣徐孟孺來復得手教具悉今天下處處饑饉而三吳尤甚此傑燥髮

以來所未聞凝念欲賑助公奮如洗計唯勸借土豪名德真無踰鄉先生沒而祀之死者也不識可及公而舉否正清歸早復不一

陳憲副手部

公既標其白耙使亦不至廣棄蓬蒿閩吳有堅其人往同之而申外出處精巧相避者非巴中一鰓將遂成缺陷世界矣諸備種種孫妙大抵氣完識完學完以故無所不有亦無所不妨令人心醉公云三十年前燕中一相接今亦都忘之意公當是虱肩摩類白皙儒男子而眉宇間秀色不可掩又不作倫態其文不獲見意亦當如三峨插天長江

下瀉千里百折不溢不撓萬皆以詩測得之不知此生有見理否抽序便是碌秕之導所貽二律崢嶸閃爍乃不憚大巫而遽和春雪俱可咲事今年東筆研小閣爲公典發遂爾破戒共草念罷說是公那人子實故事恐不免耳張宮甫嘗稱公此子卿大落穆故當作貴人廊廟忌之小奪其日不朽大業能無讓公一篇耶叔公詩若近體之張羽王僕嘗識之候案論落那死而已以此知向人尚陽九也公所別寓八哀殆不止華陽文獻中有其近體感慨之致幾於八哀殆不止華陽文獻中有其征南者僕老同年記其遊大嶽挂冠碧霞祠而返謂言猶未有盡當僕意者今得覽洗事書抑何郤麗辨

不能脫屣浮榮重內輕外且享松喬之祉而覓不及中壽耶如何如何雅瞻拜覲外新刻四種并一扇幷佾

陳提學

昨忽聞文旆已抵家當是上請告邪矣　聖政維新公業不憂內顧茲時即陟地也邇來玉峰叟木何必臧箕潁今人神王先此本訊容嗣悉不備

井貪憲

僕東海之畸人也少而齲齪事公車業稍得離去爲古文辭以天之靈從于嗣游時時與子與明殿葦相

持郡司勳而忤強相不顧也凜凜生色矣昨者偶見
一公書以鄉之推轂執事爲病宜執事之徵見齮於
時趣也丈夫磊落心事如青天白日廊廟可居穴亦
可即荒徼卑官亦可執事上有寧公爲知己今以
往無地而非自適之地無日而非不朽之日也勉旃
自愛雅服祇領附伸謝悃不宣
張起潛

貞也病自廢居坎寒窮乞與世末救吾丈薄書倥傯不
忘故人改歲之際再拜教服勤存何高誼若此家弟
歸願能道公盛慈恒敏之政當爲江淮第一人而不
[illegible]州人論高[illegible]　五
仁疾之已甚則貴府主不幸有之徇犬失性因而毀
噬然至堅白如公彼亦何能緇磷也貞跡爲能累家
而世累亦時見娩內境與之相應爲孽咄咄偏偏以上
負靈真波引是懶鄉井高旦皆魚鱉之餘幸二豸小
羚支吾旦夕然秋事尚未可料見傳邸報廟堂始似
憐及亦云晚矣努力加餐以俟尺一之召不宣
管食憲

承示楚個先生與吳周四書及公答楚老書反覆誦
記不能釋手楚老有實見實力又勇於衛道確然廻
瀾之柱也鄙老者不知何許人當是一游髡耳其他
語亦未可盡非鋼所謂色厲內荏者造化工巧生生不已
之機遇境不容不動既動不容不爲則生時當吃百
七棒死後下無間獄矣亦徒何足道哉李卓吾却自
有一段脫灑處弟恐蘇長公所謂談龍肉未曾嚥過
耳公於二賢未湊泊處加調劑便是和羹手小過當
即加針砭不減漢廷獄吏案牘是詞氣太馳騁引慈
横語多或恐楚老未大印證也今便健舟往家弟訂
之僕於有爲跡頗放下唯內境未盡調伏覺得達磨
六祖大寂斷除語有味雖然此亦粟也我無一切心
安用一切藥願與公共之生死細事耳何況出處已
[illegible]州人論高[illegible]　六
駐蒼頭上弟二豈却似勞諸君子作大耳三藏也所
所見具區先生李致齋久不能修境外書凶癘唯兢
之而已
又

前者與羅周二君子過我草便去幾若乘風而
爲雲旗者耀公談一子事近李亦語亦多遒就然開
中別有一段瀟落處留近淡了數帙稍取讀之未論
盡合作要亦於中有得力處此公聰明不如王汝止
而胸次似勝之周若爲實泥教人也兄以爲何若承
采海會庵記理公大書知識也不由學問人者必不

退墮兄此文極類宋潛溪氏典暢詳覈要非門外弄
筆頭漢所及大方既名霍璟字傳法付偈語甚草草
何以長明祖燈削之可也所示第二兄騎縁自前歲
多讀宗門書偶於其中得小機柄評判縱倘爲瞿元
立所鳥大抵暫時岐路耳今者緑緑痾痾衆體皆瓦
於裕無足爲道承念存感感何内者雨無事乘興欲
草大奏序而亂帙中失之不可得幸檢示一通爲荷
手瘡今人代筆幸恕不恭

支禮部

世貞指家付兒輩携一瓢一納佛道書數卷入覲門
伺論燕中諸生平故人不復能以笔尺相往矣獨念
公長者豚兒晨晡治中物異日得成一器敢用相托
文王猶二太史有隔歲筆研債今以償之非公不能
致也徐公拜大宗伯此是將來爲公作衣鉢倒耳卻
有一奇事博笑徐公爲庚戌前庚戌爲楊公寧皆又前
庚戌爲楊公寧皆以他曹入不繇館選者也近草得
雲陽仙師仲文筆兄弟不能精姑取覆耳慎莫使人
聞之初春尚寒爲道加飡自愛

陳太守

僕罪係之餘偷活人世俊賢六十無所不慚懸弧再
逋爲鄉黨見趣則逝之淵藪中過旬日不歸以
爲幸可免矣而使者辱大教至啟槭而虹寃之色現
則長篇瓊琚奪目小間而誦之鏗然中宮商也第奨
飾過涯非所敢承夫以僕之待罪草莽豈敢忽負恩
弘假裘朝命豈亦悲賀諛意耳而門下誤以爲高沈
其苦海師真雖見板刷而未有指引加以凡骨凡風難
副昔難陀棄俺之軀唯切厭離而已而門下誤以爲
有得凡門下之所予則僕之所恫棄而靦顏者也然
不敢不領留之篋笥以爲好耳朱履却附納新刻諸

篇種種園林燕集謳敔徘徊造何子點之通悶也酌和
棹湖派揮麈林湖臨川之逸濂也罷鄉里居寔無不
剪楊荆州之清峻也天目石衆鳩蕩諸記中語則忽
領鼎里滿剛愚凡往往見大概圓覺心要感應一解
段外一書其於修性積功之助深矣公豈區區文章
家噉名者哉方有微痾口授作報不一

詹少參

玆門下過吾州而僕獲以不腆泉石爲又獲以杯酒
及不腆之詩爲然而門下實先之既別而復以竿尺
候行相暫春固奉然又門下又先之今者門下又先之

書且俾以衣囊果餌則門下之萬存故僕與傑之懶
惓無狀抑何胥壞也計書自貴地來已久門下尚未
悉僕請告狀而謂其不可不一出僕自非屏白簡意
亦不敢修慫於今之得罪者特謂有此六尺身不能
自保而付人之齒舌則可以復珮冠裳故片心於草
莽而曾與元馭宗伯交聲真師一言之許遂折節而
事之於世念若死灰不復嫉矣今不意見辱於啟事
使珮八座之側門下視僕生平蹤起申外非一日矣
非敢用不出爲名誠有所不能出者爲之下也然而
天下之事有不可舉說解者以門下之有先朝抗疏

言事批鱗裂膚非近時諸賢可擬萬一而嶺南佛長
又自超遷謂今日必首起起必首揆而除目尚俾參
豪且不待見新而數其稍得非材太大名太尚譬之
毛嫱一入官而黛奪萬色不爲彼利耶僕寧與元馭
屈指而待矣門下見僕皆當不滿一咲而疑我不出
之非真然世故當強門下出不當強僕出也第門下
出則國是有可安者異時當與元馭共之非僕所與
知也薄物附存不一一

朱太守

像嫺廢魄處不復時通候問茲啟天降割於我吳湍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陳給事

嚮者偶以微痾閉門旅棄餌耳不聞明公北上之信不能以尺書千縷爲候會慎吾公始知輕舟密發雖親友無一及者懶慢之罪若少緩而仰止之念則愈耿耿也邇覩即報見大疏所陳皆毛切要於國體民瘼彰彰矣邇者屢屢災荒鄉井老甚長淮以北先服大江以南先蠲此定勢也然大農告債內帑不發不知廟堂何以預之貞泉岑過川之人誤見物色乞休不遂也勉之官件食無補加以病躬在懷思歸豈邑無足治者部疏後便附此不悉所咗諸容嗣布不宣

谷下給事

貞故嘗從賢季父司寇先生游已從鄉書得其三子名襄然而豚兒以間言口有其者其於制科業嫉矣迺矣非敵也於是知有執事而至甲申之歲傳大疏至伏讀之不覺神竦魄奪雖舉朝洶洶而國是有在然則執事者非直青箱之白眉抑青瑣之赤幟也嗣後於仕籍中不覩執事姓名意爲請告而今者得書知有家戚執事哉然在救不遺一技走使二千里悉出其筍琛以釐塵目何幸如之執事所評北地濟南信陽吳郡大梁稅林衡準也獨加及不佞猥加奚簡不唯不佞抱非分之恥而靜使天下謂執事有偏駁之嗜矣歸里以來不能盡謝筆研於文稍更鷄肋詩自七言律外皆成鼠璞大抵少陵之漫興未必真而文通之才盡不能掩也執事詩新麗之極時出人意表古選則風人之托勝而歌行則騷雅之藻極欲微八斗要於歌行見之記序皆出所衆叙致詳婉忽更

翻絶乃記左琅琊矣又牴事治朋陵時既脾店案牘爲叢而撰述過半夕邸多暇乃稍寥寥不得其概倘序耶客白丌貞佛頭拙筆也興興日全集出而僕不即死尚能爲言以識今誉別訖拜賕深感日慨不腆不足以報希宪入司寇公杖履之間冷爲致聲餘不具

李侍御

貞始而待罪楚臬則門下尚未至既而干戈襄甸則門下以寺告行以故不獲奉顏色承下風而竊從鄰筒拜塵咳之誨又獲覩所梓淨明忠孝諸經竊窺門

下於廢世經世之間執其樞矣自是十年來門下出而謬謬歸而皎皎難進易退之風使人爽然而貞跡跡之跡數墮脅齒而令稍得自遂爲丘壑一長物矣荆石宗伯時時爲言門下之高節嫩行次公之宏才大畧使貞撫膺而動識韓之想乃忽拜大教雅規若深矣此書貞故寓有志焉亦稍成編而不能如門下之悃也秘弗敢出矣貴鄉胡王二先生無恙否鄧宛宇深於禪觀仰止山所謂祇見其牖不見其用閒閒草次奉復不一

丁侍御

貞以衆病待盡之軀而家嶺嶠衡之地雖窺捨摩俗而僕僕應接寒暑早暮無閒死然都會中一倚門倡耳以故棄而逃之於鄉落間地蠻坏墐戶即以束擯身心而已非敢妄說出世度世之業自外名教也門下不鄙買用數百里而見訪於城不遇又數十里而見訪於鄉又相體而不必里而歷詰曲僻迂之道而見訪於鄉又相體而不必見僕雖木石寧能不怱然也夸舍弟偶過此得一相接不負仰止之渴而貞之僧寮亦稍有光矣計門下公除已久而尚未北首又應門者云尚持簦素果何服也邇來時事屢變如白雲蒼狗宮府異同捂拳萬態固是何屬朝紀何籍野人本不當及此而門下行且與其貞者何以教我使安此一塵也仰體冲素空械附謝不一

毛侍御

念與門下分袂時正滿歲矣而詰得武陵書則建瓴俯而便從家弟所窮讀教言以欲舉王父八十年之陳跡而新之以迺豆於先思州王司馬之側則門下厚德高誼也僕固未敢以私感然亦不能不以私感而爲舒駕視以而驗中信遍思尺之書而不可得郎僕得一信戟門沈沈誰與典謁者以故次且迨今心欲周而貧竹之使者復至矣計使者以八月癸人日始到跋履山川其難阻可想狀而迺角無怠棄幣若新中間叙致娓娓俯若望僕以可有爲者僕非敢以不曲爲名於方外之事亦無所覬矣直是衰與憤會耳自得詣後少年頗見跡不墮逐逐避徙鄉落日噉三盌麋掌血屏盡癖好書酒亦不經口眼攘衾度日而已　天子稍相印以授荆石公行人導前滿車在

門郎雖欲毀坏而遁嘗可得也姚公救時正須籍廣
平骨力此光景似不易逢足下於茲時在臺諫當益
朗朗家弟一出幾希憒天夫既或治之余何言哉不
似石守道不能嘿嘿也鄉里不幸張起潛以勞瘁物
故亦是世界小缺陽慶門下所示係司空鄭方伯先
後同此歎司空著述甚多吊慰之暇可以搜輯毋使
散佚否方伯垂當關府而遘此厄正如泰軍梅潤馬
萬里旅襯尤可憫也胡僉憲乃有此義傑傑故當紀
任使君歸今二館夫事而不得其名以為恨此傑應
有名或能爲作數十語也綿帶微瑣不敢瀆門下清

暑即成一律書扇頭并附近作庶幾把握之餘於奉
揚仁風或少助耳南中氣候異宜唯冀自愛

又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忽忽處廣六衮門下按部絕域
勤有不佞脫之重錦餙以袞繡有頻赤汗下而不
敢當者然豈敢遽以辭邪而傻然不恭於君子文何
忍勞萬里之使使其視然於道路惟是區區不得已
之念必不能幷嘉琑托便郵而布之左右不佞自庚
申不郎從先君子於地下恐疫倫活盒一日而腸九
迴丁卯之春 先帝發覆盆而爲大明之暘先君子
得以其官歸不佞亦稍稍攝人而自是不獲字共匹
夫之節出應 朝命又爲令合見所哉頗治園池庶舍
器翫之屬私心未嘗不慨也鄉里不幸張起潛以勞瘁物
家入道實欲托謝世路苟完殘念布衣蔬食用畢此
身而已古之倦順居脩者尚不忍於懋弧之日徵親
故聚飲食而況不佞哉門下今之魯閔其必以不恭
見罪固也縗者承見委雖不敢貨其敝帚然尚未及
命筆而有三月甲今門下尚以爲謝乎則不佞復且
煩赤汗下矣荊石閣老受 聖眷非恒冀頒之念雖
切而楚能之諒甚殷勢不得不一出特以求公病甚

而太夫人眷眷盤桓躑躅事甚難心甚苦今勉且北
耳趙宦況亦已就道邊徼復有攻昊宮論今大儒者
閣是方縱橫人口趙恐不免請告請告亦自佳所云
梁有貞故人公實弟也盍有陳人羊叔子哉赫君歲
杪亦相聞情不以托之門下亦不及托梁命閻縲
紲耳胡君一氣俾卑次作數語弟不堪求石子無三
大宇極爲儒峻伯文亦自楚楚非公高雅誰爲致此
者乃知李約幷移蕭宇石似不曉暴揚一唉一唉夏
蒸唯爲道爲蒼生自愛

劉日孚

遠使手教見貴大既具仰念存僕以考績至淮陰而有叨轉之命返棹歸里得一哭云弟撫病妻且免車馬襁褓之勞於私便矣弟惡況種種無處可以舒眉旦念大審計迫倉皇走金陵履任一月寢息無暇甫息肩而有南牀白簡指撫考事謂僕與爭部皆欺罔不知皆有題准事例可據非欺罔也計當有處分矣弟造物忌多取僕坐歲之間蹶遷八坐一子登第一子陸鍊上及尊慈下逮內人取亦多矣知此知足循龍公有成言僕尚安能久作員城一星耶業已上章乞休不得則有再請而耳覓共國賢強識錄雪門一變

可以知味兄能校而梓之洛陽紙當爲貴然則手勿輕用楚人楚人無仕手故也秦中來有年家之誼弟不如邵中丞書既不易達當銘於心俟其訊問及之當詳托之

張侍御

傑山野長物於世無所比數而一旦專使將致手教大貺慰存獎飾往往隃分茲復以家弟忝竊與觀貴邦人文而烏及之何可報也伏讀誨辭知攬轡之餘偶襲風露盛德天相知已勿藥弟不無跋履之艱案牘總總雖神明理解亦不能不小煩堂府幸稍便裁省以凝天和區區久棄物外左右顧盼無一五尺可使者不能一候交戟之下不腆附使殊慚簡瀆亮之亮之寒氣向深惟爲道爲蒼生自愛不宣

又

某匿跡田野然以門下之仁廕分教爺溢湔藩而吾與獲承下風不勝秉炁一念爲其無辭而門下不遺其醜玉棄金鉏之報益殷殷然即有所少效不足以當而門下之猶念存之也頃復拜手教大幣之辱則門下勤施之益無已而區區之愧亦無已矣頃承慳悉三軸理愉大疏前具於邸報見之某齒頗長物也何敢自比於荊石先生而門下以相引則某悚不倫

與鄒侍御

世貞側伏州里烏燥髮以來所見直指使者前後凡四十餘公獨門下最爲神明所按驗真使人神悚氣憒而一切持之以公心應之以虛已乃其善善之意尤自悠然其長小時見傳有郭解似蕃公者雖極稱現

現似猶未及門下也先公之歸是三十年矣而獨門下表而揭之此事雖與撫墓並列而發之自門下先公不衹之耆若是以當門下指而拂廷之劾更徵及小子貞亦有棧線舊是采耶今者先公得全尚　國家全典以安於九京而貞復濫竽嘗省門下固以公心待愚父子小子貞縱能爲不省忘恩敢爲先公地下忘德也此念淵積久矣家居時無一介足使而門下入領堂端旋按閫部冀可躋攀邇來復遘亡弟之變魂魄驚沮形神支離不能修尺一以通交戟之內乃者心事稍定敬托鴻羽[illegible]
[illegible]都區區唯門下之德威在嶺在閩不啻在三吳也豈有意甲棠陰故地哉則有王忠肅韓襄毅開府故事在貞不勝瞻望秋著祈寵嗣唯爲進爲善自愛

答赫侍御

自門下之去郡理幾三載矣而士民謳思若新邸不佞與荊石宗伯旦夕所不能釋口而念已廢業久野人姓名不足以褻清覽亦會雲泥更隔鱗羽罹沈無由一布其區區乃大翰鴈脫忽若從天而墜憶舊惜聯種種慰存則又明月之投棣也貞卧疴道民懶病相藉去麾豕無幾而門下猶以世理相規

剛非所敢任耳審台候萬福還臺在邇持國是正士風念惟門下可以此言進厚矜得貞惡叫韓偶有一衆巷不免露其醜而適牝兒女累多謬誤不謹外不牓獻編附之使者并祈亮納不宣

谷詹侍御

向者讀公之大疏以爲批鱗犯顏古遺直也既而聞公之出屋則令人有振衣千仞想然慶雲盛鳳可望而不可即意鄙陋屏長者先之明月徒悵和風被襟酒德既洽遂忘爾我至於揚指情物兼而不聚方內桂櫂縹緲漸入虛無乃徽音致[illegible]
[illegible]詣猶聆聆在耳間也方別後念之剛便不復追謝介承勤定而使者以手教至矣地僻事簡何敢上勞誼明麋鹿車循滯外道得良師指示幸矣何敢上勞誼明麋鹿之性久安長林自頓倦領皆非世物匠石須臣材以爲明堂梁棟用千百如執事尚在睥睨外而況不肖耶見飾之節良非下衷所云俟游抵家杜門謝事日讀佛書事孰有大於此者願自此以後勿助勿忘而已雅服種種大食一器老來汁所便珎謝珎謝

答愼侍御

避暑山居跌宕圖史翰墨中時以酒老佐其適不知

一壺之外天地也公誤聞之子與而又爲傳誤言之乎唯是空谷跫然不勝快心且有所扣質走筆以復雖不敢言飽歸應幾不至空往返耳茨實拜規謹分之兒女使酌食指之動并還書三種俱領訖外所需如數附覽子與有四畫托表委是米人筆但破壞之極良費裝池九月間公果至觀之當別有妙品足娛目也餘不具

來書王維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即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雙九祕也木句云四十雙盒二百祕也見唐書南詔傳宮給四十雙爲二百祕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祕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墩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恒欲就之知何義

又

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作也六朝人文筆大抵爲圖何以爲乙

原本云增損塗乙塗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之也乙宇義見東方朔傳

宋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桃椰亦有面

又

得遠使知已抵吳門用驟寒返棹將無亦興盡耶僕自入春小有所疑一切綺語多識及有爲之跡盡皆折斷唯目嗒坐而已所論長孫大尉祀誠感帝郎感生帝也以正月辛巳祈穀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惠

書雅樂志第三卷其文俱稱感帝非誤也鄭年在無中有一貴人問家弟家慎子而僕無之後聞其實得送去云其書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翁殆如陸淹多識仲寶書二十年而每屢下問足徵大雅之度見索藤長公詩乃元板有沉釋者今附去亦可省奚奴僕也

又

大火初解宴懋林檎間而使者以鷄頭至矣且有山萌海蓏佐之何軌事念舊敦諾若此僕自接方袍幸滯公案者二十年而今稍得遇真師指要路若謂透

神機如坡老則未敢也且坡老是說拜北帝碑也別
紙所示庫露其記是北酒名尚未的也活剝生吞益
議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口醉非張九齡也稱罪指
也今書作稱罪戰一添之欲其堅又不壞也古人墓
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故耳若內外則一恐公意
然不如添外之爲妥也茅山碑華亭城中友人俱有
之第不肯爲公摹價耳日來欲掃聞見益付之海若
而受公刺促不復即用寒白不一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魏司勳懋權

日與王使君以大赴期是下及小錄名氏到今人意
與都盡使君欲邀是下過吳中以佳山水相暢郎僕
執安敢死兒輩負笈經場亦何必遲叩木天讀中秘
書也足下弟來金釜主鈐騰深采多益不特郡嘗之
殘而已並生亦復可相攜香賢兄先我們甚佳母論

與白仲之所得與伯秦貌多有沂公淳安義相作也
王使君誠是稱知已是厂冊成此其外謂一唉不悉

又

三年來不敢通燕中貴人一札雖宅親知如吾兄者
亦爾寥寥聞此猶狂姓名扳人眼鼻耳周大夫至
得手教及拜大貺之厚知前有書進殷氏浮沉而此
書亦見姬陽族依倫僅能辨字手澤之與感激用罪
應然君五狀起方寸者是下過以蘇長公見儋僕何
敢望長公長公元祐完人也僕之此身如井上蠙李
無非尚飛又白不堪應世謬用之耳戊寅再厚南

非已息意時趣江陵公幷托致區區了不敢報中年氣衰懶與俗會一切滋味都似嚼蠟唯好讀西竺書希出世之學而津梁杳然會吾先師出金篦導之不覺有會而自其化去學士授簡見委不自量妄有銓次不腆之辭豈足以易世誣民言路誤取爲贊耳弟僕不敏毫髮有所尤技每竊古先生所謂奉經受輕賤先世罪業悉從消滅爲之欣躍自媿快間一追思往譬皆地獄種子則毛髮盡竦間者兒子贈歷名場僕亦任之而已不謂猶縻一語遂竊足下衣鉢誠可僭可哂春時周元孚戶部言足下幾亦中舍沙之射

東示果俯足下才太高名太重尚舌流矣人輒以爲口實幸秘之眷之夫千鈞之弩不發於鼷鼠破山之鉦不施於砧石燕志云智深而勇泷盖勇者所以藏智也泷名所以養勇也僕老矣所見唯足下可寄試不類足下輕用之也周大宗報書匆匆附此山中獨享之味無由分贈海物等於獻縞耳長公作御在荆州時有一札數詩見教佳甚江鱗無遡波者遂閣修謝率先爲致聲兒子北上當專裁候也久瘦加餐自愛

又

僕坐臥一靜室雖妻子眷屬皆視爲博沙獨所不能忘情者知己故人所不能盡郤者筆研耳昨冬從周大夫得公書捧讀至丹青色滿大宅旋草一牘分附一絲托代周之入覲者蔡仲報公遂絕影響必無見棄理取道還里無從質之兒子兒上紀叔叔教行亦以所欲言者盡前書故耳兒子失利後有習漏燕中說云自公發之既得長公書寢寢公遂絕影響必無見棄理當蘇蔡仲浮沈耳今日錄一通上仲僕亦任之而已不謂猶縻一語遂竊足下衣鉢誠可呈覽知僕風生之障於故人筆研俱不淺也長公宋廣平陸敬輿之流也遂作中興第一宰公文彩映世

加以詩故不必乃兄力足使終滯側目太常奉使近倒所鍾精成之後歸與二鳳先趣製彩人生之樂無以加矣步武青瓊紓徐小郎誰爲公畫此策者僕老矣作伯仲書人且以爲處仲擊唾壺不知其適然泊然也率君不能復强聒幸爲我致聲

又

得手教知自秦中歸爲太公稱觴畢爲長君祀祓即故人之念係之矣間草五子篇覺猶以文士名兒宜兒之不我情也扇頭之作其蓄意太上乎第結語鋒

距太舊或能使見者不憚秦中諸篇有意有氣有風
骨嶮峨蕭瑟幸少以脂澤調之不然恐少年微作王
允寧窺也兒子自燕中歸極稱得秦賢伯仲教津津
不減龍門異日伏切劇毋論爲賢爲武大不至作求
價沽足矣僕病歷三時牽而自起逐逐子墨客鄉厭
嵐必焚之作一壁觀婆羅門相見無期加餐自愛

又

僕自九月徙深落了不聞時事偶於風物得元馭先
生信言魏懋權過司勳矣始爲國家喜得一正人作
將來水鏡既而爲足下喜則以老先生高年不致有

意外耳足下望太重材太高恐爲時所忌而忌者亦
乘之幸小自消息沈以養毋僕於諸緑雖不敢謂放
下至盡要亦大十分之九歲杪尚爲邢州趙生草其
父司馬公傳過此筆硯麼矣黃州周二京兆作一段
奇傻事令人咽吻稍快當伏青浦時不至聲譽尪
益高即騎龍馬乘荒障亦復何害元馭且有起色而
以仲氏連喪二雛且病甚太夫人念之更作酬酢遠
役上第二疏附此代面道生計仲冬上念其道遠且
耳屠長卿作達很狽至此甚矣才之爲人害也郎盡
明州東湖水何能洗文人無行四字爲之悵然適徐
太學孟孺便附此并申不腆徐生文學行誼要當於

古人中論之試小與周還必當作麋乳合也王先生誼不容不出而爲次若病太夫人戀之故不能出今病者起矣便間一言之太宰公餘不悉

魏考功懋忠

不佞巳人屓語豈足以爲尊公老先生重而年來厭勘筆研修辭之不能即有所撰述亦壁而已吾丈乃鄭重挺飾徒使人有拋汗耳李先生之爲其尊人乞言其意猶吾丈也佞倆盡此而止則知之何鄒先生南矣諸於吾丈也佞倆盡此而止則知之何鄒先生南矣諸賢一時裘金陵是推精采事菊胸中不可著此意亦不可使人盡此跡傑雖壯門一瓦夫也既不敢妄希出世又不慕長生所恨心境援擾不能瑩徹耳名者道之累汨沒此中四十年晚始知畏之然畏之亦非也併所謂畏者忘之或庶幾耳李使便附此球重球

重

又

謂不佞不好名則欺公念其與真我背而馳且犯吾師如愚若昏戒也則褰然毛骨竦矣有所結撰成亦間一愛之念其耗神氣犯綺語而後後受責無已也則又視然愧戚戚然苦矣獨於太公固心儀者非一日然不盡以三郎君故也公之直節高天下而次公附焉次公之文譽滿天下而公有焉李公之政術成矣然而不佞之所心儀三君子者則又非以是三者故爲其有爲已之學也用是見委壽言不能以例辭而又不能破例而不辭姑援昨歲之諾以脅政歲之子墨而泚之然都無復捐思又無暇加雌黃也其不足以重太公而慰三君子明矣公何賴焉李先生賢者也太史公有言晏子而在願爲之執鞭何況當吾世而爲公金石友即不命及不佞且願附名姓於龍門而乃重之以懇誠亦爲其太公壽耶弟無若有成言何兒子亦彌言幸嘗不至詩無已則公以狀來而傑甚勉爲長句日作小引庶幾可塞白也然自此當益不至臭矣吾州有六生者其人不足惜而罪不至死得公力言之幾枝下亦一陰德也加飡自愛

又

自貞觀田野不敢與世路接而前者不蔑已有江陵之使乃永門下見門一札悾悾通家之舊至於新詩數體二十餘章往往直通開元而河朔風骨故在徘徊吳越間一愛之念其耗神氣犯綺語而後後受責無已也細人細悅居與慈構相對自是五湖之鱗無遡江而上者僅有加額西翻而已今年夏則從除日論公已

入臺從彈事見公大文如君實獻可不勝歎服僕何
吳鄙人也蝸殼之涯耶可自濡誤而入世網又誤而
習雕虫么麼之技終其身飽人商牙令率不至迷復
一切掃去塞兌結舌作瓶不能自秘書扇以復豈直
子僩計聊伸候私三風阿閣光龕絕世鬼子倘承下
風知無斬片羽盾蔭暵也冬暖惟加餐以慰荼生之
望不一

又

僕百念俱衰落不能忘故人兒子開入靖沽沽談伯
仲忠行不異云二君子皆當於古人中求之仲氏差
[illegible]

又

尚露鋒距覺伯氏龙篤恐懇聚髓無厄處僕謂此兒素
沈沈何以解作陽秋語今得書知公固已收之藁篋
中矣十四年前按部南樂一接太公恂恂長者耳僻
名鄙滿三考而僻居不減風雨是時不能如陳掾童
設孺子榻孔北海表廉成鄉盒時時心悅之即微三
郎君固欲效一言之贈以補前過況重之以公之請
耶勇昨於佛前自誓新正後斷筆研役今年殘歲拜
公命尚不至破例也兒子有外家役未即歸欲留使
者三五日作報書僕可得脫葉草而歸思甚迫不能
挽如何如何邇來　朝宁頗稼公議獎借忠直而於

又

格心一段都未講來諸賢各欲自成其名務爲稱擊
以致譎人得伸其巧將來官府日暗事變日新誠不
知所底止公之憂確矣僕復叨叨及此誠杞人也厚
幣却上二扇頭詩佳甚僕不能自秘書扇以復豈直
篇數輸公一籌哉冬寒特甚暴背之味無由奉贈不
一一不一

又

兩月前得公所致書及致次公集讀之不覺淚涔濡
下也盒時有亡弟之變尚未久念次公才足以追翔
陽於鄧林而中道湯死若亡弟之業稍成名稍定其
[illegible]

[illegible]多於次公十成僕小可解而少於僕亦如之天乎
胡不使兩才子乃軌而駛而遽至此極也則爲之兄
者情事各可推已屢示諸詩讀之比之於僕溫如栗
如者不異而多琢磨之致敬服敬服見委次公集序
不能佳盒從溯泯塵土出之自無可當心者無以次
木可也僕前有所條議姑塞白耳孔廟一疏粗謂於
道不詭乃聞猶在阻隔而條議之章至不發抄老朱
苟出爲少年所轉乃留邁者憂病糾纏死期漸迫以
故上疏乞休竊謂輩上君子不知僕僕亦不知輩上
君子尚可戀戀金陵會粟哉冀見幸得後接侍顏色

幸有以誨之渠雖漸曉世故終覺有蔓枝也太公萬福此是公真境鄉寺之擢雖向崇峻要不足湘靈府唯自愛不一

東園

別公未周歲而來不疑借李泰政木寧遇我不疑公舊識也木寧與公頗於歙每酒間談奇人奇語必及公抵掌搤擊如覓仙少君相徵逐槐奇拳拇靡所不有相與大咲引白滿酬亡算盖二豪去之旬日而僕斷簞病仍修頭陀行又八日而歐楨伯來又二日而靜雲靖轉從村落與親故謝絶又四日而公至城以以五日前亦足率敬矣于念從公及楨伯青燈促膝書來矣稽公以二十日前來大堪與本寧量操不俾稍繫落案雖相當使我介山增壯色不者也而已矣所謂欵新世界信矣言辭娓娓若猶謂僕可如貢大夫清田買車牛而出者僕之不出非敢以爲名高亦非有所希覩从世外之業真自量不能出耳假令僕出於今吾舒筆鈎之杪率能冥一喙一指走揮汗賦此極不恢意不啻是文通才盡也薄物不足酬來矣即見侑耳餘不具

楊襄陽

姚事行籍謂除目只在旬日內方擬治一杯於花徑候而踪跡遂成數月別野人不能問世事但爾時所稽像也醉茶軒名甚新所命指更新僕故斷文字

還除大有不可解者達士大觀正當不淌一唉耳與
國士民似饒餘福明卿尤覺緑勝想當於真率前祝
留公張羽王落魄可憫念陵之行或足少暢辭悃第
一觴一咏間不無又樹才哉如何如何僕近爲瘧鬼
所侮侵淫不已幾遂委頓然自此萬念俱掃盡日夕
作有髮頭陀矣使旋附此不一秋氣向深加飡自愛
具

又

春時鄉人周茂才歸則稱公有霜露之感尚未已而
明卿大參爲言勿藥伏惟小畏風自消息無他也袁
陽文倩公作牢開府上佐鄂峴首漢江之思將來並

棄未炙弟除目又未下吾鄙懷臺頗稍近水而緊身
自信者乃不斷得月那僕非敢以不出爲名懶病尚
活跡於迎禪耳元馭學士猶在禪而遽膺
命爲 同家培真氣爲富教類樹赤幟吾曹借衆檢之
賜以自媛抑何幸也所喻 聲公壽言僕忝陵孝之
之未覩茲盛事郎微公托筆不欲小有效於管絃弟
以數月來有筆研戒而明聊本寧疹之前茅更難稱
慶恐重虛仁人孝子之至心不獲已謀之曹子念而
濁色之或有當也大幣具似遂膽謹拜嘉并附不腆
之報希照納初春向和惟厚自節宜以近春社不宜

默楨伯

久不聞問寤寐勞思傳兩制之權執政懸待而除目
尚爾寂寂豈國子先生未成進學部也春來作夢無非
惟敬書知旦夕北首悉未游裝耳僕老此山鎮粗飽
獨醒輪墨自覺了不知其薪之積也
故園述與春明門絕矣舍人便郎默附此貧條吳君者
材甚高步武堂垣而出俾遠鄙具說可得聞乎餘不
具

又

春時得兄一札及寄畏館集誦之令人洒然清光人

慷不能已已第泪浸塵海中何先師接援不至爲六
賊劉牽入阿鼻獄於公已過岸故亦有希覬如尚今
公王恒山也若言路尚記則固其心受之寤兄言我
扉我者皆代我議悔箱惜耳元郎之還比之少陵檢
校已超此不足爲兄賀於操觚之士少一吐氣乃足
賀也惟歲高生竿城跌宕詩酒且在世法中光景殊
佳是慰暖遂魯侍鄉板吾吳其人實大長者而於出
處一念尤當作物表觀惜以病去不獲相參承兄有
使風二君爲一布區區可也舉兄杜札有托趙汝師
語未審何事汝師凡三見不暇叩之茲殷無美行附

致行扁頭二律破倒見鄙仰吳翁晉客金陵詩甚奇
奉物色之幼暑驟滂强飯自愛

又

雖甚念足下而不能作金陵問亦以鬱抑之人與世
末發者倒固如是耳適劉計部一札來云足下已請
告旦夕當發此何必滅二疏郎少賜金何害蔬食水
飲哉都門供張嘖嘖填道弟不如鍾山一片秋色窩
無聲之情獨至耳惟敬雖厚世是下遽歸文星之在
百粵分者欲移當復俾五羊頻不落莫矣金陵將無
復人如何欲作一詩贈足下而劉氏人去迫且年來
[illegible]

又

[illegible]與兄兩闈夜別師走鄉落歲食牌樓者頗歲爲病所
苦不免食肉爲益所恨不免入城爲故人所強不免
復親筆研自是秘録一故吾無足道者唯見嶺南人
間得兄起居狀知尚健飯豪吟甚閒異境恐是一
天業小於兄十歲商落殆盡髮無數莖黑者姑作道
遥觀待期而已秋間荷 主上恩德宰地見悼先人
得賜桑葦贈官自此可以下見泉壤若山公一啟便
爲蛇足少不自揆當作小草兄無用見笑也朱提舉
入將致手教及扇頭大意悦如覩紫芝眉宇喜劇欲
枉輒成小律附上并薄有所俏殊不敢當玉案亮之

公離別惡耳昨秋見臨淮諸君子送兄散髮海隅之

文

像已脩見格其說窮不得已而以病告杜門却埽俟
命曳尾而故人尚有高塚者吳明卿見過僅少平原
兩月酒戒文戒破我殆盡幸此中無染翁不至作謝
公離別惡耳昨秋見臨淮諸君子送兄散髮海隅之

夏將曾有一書附去不知達否三見南海借計者問
足下起居云食履神明不衰吟咏益王且傳有壯游
之興今此江山生色第僕自強起以來忽忽無復是
處此邦名勝雖足暢游小小篇什差亦厭讀既
成而中愧之矣爲得亡弟耕食幾都廢三秋九十日
瞑眶無一日乾生理道盡何況宦情已上書乞骸下
銓部得微允便可買扁舟而東於墓田丙舍稍一飭
理劉伯倫云死便埋我故是達生要亦恒事耳張翰
甫遂爲異物今歲不堪龍蛇指不能盡扇也相嚮無

多談加餐閒健而已郭學憲寄兄全集讀之於眉擊
得小展不一

寄龍波止

聞已東裝將西旌矣白馬黃梁支衣鉢費謹懸揮子
侯公一口吸盡西江水當借餘潤澈肺腑也

答況吉夫

用晦使來承覩書及詩讀之了知微意所屬令人悚
息不敢當然起色未嘗不淺淺滿大宅也僕固不佞
茲意蓄之久矣雖會出入朝野未遑息肩耳所以不
敢輕舉筆者說有二其一嘗筆之危言以爲千古而

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郡邑官
師宮殿名不雅馴不稱書矣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
鮮古文不稱書矣其人有籍信耐原嘗無忌之流
足模寫者乎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
韋之書是蒼蒼者乎寫恐未能繪也其二則當有罪
我者史記千古之奇書也然沉而非止史也如游俠刺
客貨殖之類或借緣事以見機或發已意以伸好今
欲倣之則累贅削之則非故且天官厩槃刑法之類
後費百倍於昔矣竊恐未可繼也雖筑執事之知我
深矣其屬我切矣不佞焉敢終自棄以孤君子之明

惠意者其自東京建武始乎然事以家蹈古載豈其
已有所慨述始欲借僕以自語耶即有之幸毋作帳
中秘可也僕生世不諧終老嘐嘐闕令攖假微遠優
息泉石爲計已弘弟春來花竹日新苦酒食見迫卒
卒無須臾之閒草次奉報不一

答張羽干

昨楊大夫行時偶患眼疾不能事筆札而大夫自意
過可以無入境且云足下亦見之了知微意所屬令人悚
及草報書然亦野人惰慢當習是丁何督過之深也
扇頭新作令人悅焉如覩七年前面西征注文極爾

雅便覺鄙道元江文通爲替知復爲概金陵前與其
山水人物相接差足紓吐每讀柳河東集歎其所負
挾業甚大而謫止司馬穀地止柳州其聱悒憂悲之
極至有不可以爲生者足下之不遇爲何東何倍
徙然而無一字半語之怨何也人之度量大小相去
遠矣僕已投家兒輩束身入茅舍不預一物自隨覺
胸次湛然然尚能成一詩書扇頭奉贈自此焚棄筆
硯矣

答王龍次

自辛未夏獲一奉顏色於今七改歲朔矣每見衆守
[illegible]目之用不少衰方在仰羨以爲
君道術伏食步趨耳目之用不少衰方在仰羨以爲
錢塘一衣帶水懶廢自阻無由侍几杖而聆德音忽
拜大誨及新刻數種拔論之餘不勝感服此道理在
孔門若五百白牛乳陽明先生於內黜出醍醐然服
之既久仍以爲酪自翁耳一黜破使人咽吸間作耳
露快世人不問羅什之喫針而祭竟其有室無恚宜
雅步雖受樂之麗淳亦內外二境之美有以凝成之
也惟麟趾已徵而含飴未遂然亦只在早晚間耳僕
未老而衰無意人世蒙上真見矜薄晚去來於分祖
滿今者之遷真爲駝足已懇疏力辭冀必獲請伏承
飾奬蕪責大貶非所政當但恐孤千里遠意勉爾拜

答凌繹泉

嘉不腆附於獻稿仰祈鑒納不宣

司文選澤民

伏審門下明德宏猷久重銓地適者晉握大柄登選賢哲以輔清時唐休世貞衰劣過時之人詮伏草莽不堪拂拭加以干爺骨肉深痛陳情乞懇門下特垂勉留過弘餘獎重增也汗惟是報皆猥及先君子事則曠若發朦五內俱裂緣往時宗伯覆臺臣之請僅予祭葬貞已冥心引分無復覬覦止是具疏為先妣乞弁琴而已鄉袞太原公為政蹔辭得以移咨貴部荷明公與太宰二山公贈襲得參八座太原公誤

[illegible]示使自選部以啟貞利不腆之啟僅遠之選君子不復知自明公大造於先君子邱世世犬馬不足為報而乃惝然無所識知則公固不以為德如不佞有罪無心何謹此附陳感私然不敢以筐篚累賦德也免之亮之

谷帥膳部

世貞里居君職而倦倦如帥君者自北曹乞分司白下以片言托宗伯倫勿私心壯之又傳帥君工於古文辭胸秋病癒憤憤中而南昌胡生以尺牘介我敬之則讀一詩一衮而皆藻其語備永其味又右以貞福可教而降心者起色驟上滿大宅念智司無他帥爵所傳帥君必執事也世貞抱膚肓之疾業不齒之誇其斷斷自白下而操刃者又執事之省人執事盡汰之而以過餘餘郎不忖感恩徇知之無已白下諸君子得無疑執事有偏敬之嗜耶執事古文辭所不宏麗而疑古其巨擘也乃見賜之篇精愽老荅惜今不肖當之屢耳世貞久墮謂語業近荷師真見戒行且入閩塞父黙聰焚棄筆研而執事之見厘特此亡已別妄進一言大抵有韻與無韻語其軸一也庇材宜博師匠宜古入思宜深篇主脈句主眼勿

[illegible]庸勿駒勿促勿碎凡數者執事之所銜辨也而復以此進哭礼之啟編獻所貴也拙詩書扇頭不能辭來笑當青女時屏之俟筒而已

孫文恪

貞不佞嘗從燕中事先文恪公又一月接伯氏叔氏諸先生而至於門下則若眯淵者然門下之賢與文學節槩入丁貞不知而其於銓部之政則尤贍炙人口家弟相見能噴噴道之而趙汝師宮贊每一書來輒稱服不已謂稍賢雖滿朝當無出門下右者不佞固已放世外然不能不熟知有門下也門下秉銓以

來歲餘矣所推數中外及岩穴幾盡然類多忠信亮
醇琅奇儁特之人而很劣如貞乃亦溫靡啟事此則
所未聆也貞一踈狂上耳往年先君子雖不能從死
而又輕出雖欲有所爲不獲遂而歸家僕見思治園
圃佘酒買書籍有家聲爲自簡所中雖不必盡實要
非無關晚遂雖稍若有徵堤慶窮約而實自放名教
之外夏希出世之業此豈有電髮足當於門下者姚
亦門下惜其本志不甚汙溫潭晚鉛槧之業爲足收
錄耶將二三阿年故備在事者稍一湔揚之不欲峽
非耶僕於出處素微細出固無益處不爲高特以疾
今一得消[illegible]矣之三里　二十三
病連綿衰朽侵迫欲苟保半殘之軀以毋爲門下知
人之累唯此一念則甚真且決乞骸疏上幸郎爲處
覆賜歸則門下大惠也下月尊嚴無任悚仄

薦兵部

自往者得效一言之敬於公之先人於今四閱歲矣
念倘惴惴焉以不文爲愧山中不能數承起居惟從
邸報見公有尺一徵而又見拜司馬部盜當事者欲
以腹心干城寄公非漫浪除目也區區自廢成癖日
與世左蔬食草衣燈火一龕以終其身足矣兒子謝
陋不文誤玷賢書遂使賤名復齒人間而公至舉以

稱賀得無重僕之愧且惴耶點人見傳呼面驚誠驚
之也大司馬撻伐之威無所不加而江南歲屢侵閻
閻展轉盡矣公亦嘗一念及否兒子便附此以報草
草不竟所懷統希照亮

文部

書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應黃州在明

招提握手垂三十年萍梗江湖無復理值然至西曹
借驅緩期以爲退食者其在耳目間猶信宿也公治
郡一不稍時趨即脫氛之困山爲林時樂釀酒隱然
仲長樂志之風比之柴典殊不寒儉聞賢器復綰武
吏足慰目前儻自廢蓼我一丘一壑蜗涎是潤而誓
墓不堅磵顏淵出身在人手名在人口如墮苦海無
復出期庶尔以來始能痛割去之生事嗜欲不拄一
點誦白馬道編紬玄牝之秘責長齋六時識悔宿障
以此了餘生刹覺真少味耳恨無能分供也教授俞
先生自記與公莫逆因其歸即爾附候并有所刻兩
藏經典數種幸覽不一

唐滁州

不佞于文司馬之獲從文襄公後也世父蒲幕君且
同魏師矣而先御史大夫在散署時又獲奉文襄公
六也後讀黃庭真人在已莫問鄰何厭遠索求姻緣
拂拭不佞又於班行中一再接光元公頎色則屏公
世誦之後非一日矣不佞有雕虫之好且好稱說循
吏業而執事工詩工文章上爲州邑則不佞之稱神
交文非一日矣張令君又亟稱令先君之有隱德也
執事謂謂勝之書重之以幣使者其在耳目間猶信宿也公治
辭地上爲能辭地下第卒卒少須臾問候長夏無事
當敬具帚以俟後使來可取也新詩多爽朗有致八
咏之章所謂不虛實賢於七啓左丞哥舒開府多矣
寄明舸而籠盪及於不佞知執事之見存又非一日
也

范司理

得執事報書具令册大指此史數明咄歷數十語而
不能決者執事一覽了之遂則僧一行延則程伯子
不是過也僕似亦有管中之窺祖興執事合然而不
敢從者同類有情終篇汙衊悲典日不免天官駁放
一也未免於人小有所損損人以益已非流化心二
也築基之際少不如式不能無決壞三也臨敵之際
萬一不勝則敗隨之四也取之而不得則必他取其
勢流而爲彼家五也廣有採擇滿聲外聞得罪名教
六也後讀黃庭真人在已莫問鄰何厭遠索求姻緣
拂拭不佞又於班行中一再接光元公頎色則屏公
始豁然若有悟以叩師真亦遂昭合執事從容涵咏

之又當必自會也勝環改有訛惟荆老亦同之或水
或土皆蓄深意此時未敢爲執事道盡楊生非忠臣
後非有文行王生非工詩非貧僕不敢與還往亦不
敢以聞執事執事意果不與敬服敬服使殊球二書
拜教後却奉納也

張司理

衰嫗杜門苟簡一切即君子之至於斯或有不克見
者倘明公接部則首沐于旄之社嗣後一奉酒語三
接名談不意甫盡之年獲覩海內偉人歸與兒曹及
之且詫且幸明公虛受若萬舸之舟鍊事若百煆之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承損餉新茗領訖嗆及出處具見超脫儻嘗與陳用
亭銀瑩言有應聘而無任心則居止之與宰官何別
但庶民恤念不可負耳那侍御長者故不惜爲一傾
倒然未嘗爲嘩寵何由窺我千里也黃岡解元再
相會否亦有所告否大抵吳民易感亦易悲士大夫
易譽亦易毀惟信我之不可奪者餘則採物情而酌
之可也末世衕斷避嫌之事賢者爲之矣

又

兒子輩初自吳歸云墓意似不佳流言籍籍殊爲懸
情旋聞已消釋而自愧而家弟馳信來謂得之王中
丞以除目至者悅然莫知所緣當是朝廉搜括陳人殆
盡因而竿及耳僕糊者匹夫之餘不與覩顏朝列見
憐白簡即今日不出嘗能於下山乞隱第不欲負庚
辰香火一念以此上孤賜環之恩下揣推敲之誼有
所不恤兄謂切莫原舉去來皆一心所造此是造極
語僕之不動心是本無出意非關學力也旬後不免
走恭頭上乞骸章小損兒輩豪他無是言者使廻附
謝不

丞所則自簡有所指摘矣足下心事如白日中天唯是小不避形跡然亦何足相染家弟又謂所擬量移於一方施絳帳審爾亦不至出惡聲也足下但自反照追省於此際加涵養琢磨卽是一番功力舜讀孟子稱四十不動心恐性同此心也而又曰動心忍性何也而又曰不動心恐性同此心也而又曰動心忍性何也而又曰不動心恐性同此心也而又曰動心忍性何也而又曰

未及耳新刻三種附覽

徐嘉定

劉介微雅士也坐間覺溫風時時襲人與小語雖未
深極亦有詣會恨僕方因河魚不能多盤桓耳乃用
鄭重爲謝使我愧陳孟公梅雨周洽頗蒸濕耳其波
入婁者則辣之餘也公方勸農省飲而念及方外病
叟損餉種種新茅薰栱敢不拜嘉富洗刜啟封光彩
溢射雖叔夜鍛元常玦寧過之弟僕夙有此好聚
亦不少輿辰歲偶感其累心辭付兒革不置眼又矣
靖室中窪尊林飲竹林木几無一餘物何敢涸此

[illegible]

啚器乎却門使主之幸寬其不恭也感佩實衆飲劇
談故日是賞徐茂才者奇士又因軺下非公爲能使
之驟首長鳴也餘不具

傅司訓

公入劉餘五載矣經紂行部爲諸生衣儀僕雖土室
如夏甫亦窩可之血復從邸報中視爲劉則益大慰
惟是長官見倒亦云已有百里之除而尚何寥寥也
從政者新矣豈尚欲持久任之舊耶僕風障不能掃
除見陵二豎老態種種而辱存念過深鯯疑非當愼
鄉皆廣文齋中物挾以烟霞色今子猷意爽尚恨不
能爲扁舟之造也杜武庫左氏癖者千餘年而得公
砥之昔人健能通鑑紀事本末當第一義以爲公皆
大快事所委穜秈之引不敢辭第受筆研方書而
病益甚幸火覓之冬中必不敢負宗伯公門取去作
中郎帳頭物且云欲有效於門下僕尚未獲卒業也
秋氣向深加餐自愛不一

又

公以學行淵著表表人口薦劉毋騰實張司馬與五
指使之識也僕何力焉而很用相謝耶乃使鬼斧之
人得猶朝而椎爭以公之材入長六部出掌百里少

[illegible]

是展驥而當事者健用常調量移疏匡山彭蠡之
勝日供几席如摠不今豈何行矣除日且縱下矣
左傳屬事僕一見之而荆老郎秘爲帳中物如蔡中
郎之於論衡日呻之第云尚有欲商確者僕愧穜秈
精粱翻足相辱以故不敢自請也糜鹿之性與豎
事長林狎特欲脫羈絡以保餘年耳非敢偃蹇朝命
襲高業名今幸得請矣食物種種皆烟霞味謹爾拜
嘉厚幣却納併有雜剡俗覽不一

具斷事

天驟寒伏惟圖焦中蹉跎如蝸方取橘柚煨之而吏者

衛風雪來以種種山味見餉秦指之餘飯及妻子此感何如承示病日大抵中年以後精神不甚在阿堵唯清心斷慾節飯勿食煎炙五辛及他濃味靜以俟之不可責效攻治也恭事殷時公痾愈扁舟見訪僕尚能破例一出觀壺盛瀾翻酪荷葉裹蔬秧爲公作弁園主人也一唉

吳啓簿

入雪中哭故人幾失公卓見題風一作羅浮夢然至候晨出候則仙舟已發矣悵仰間更辱報謝九畹道人與玉版師皆陽羨山中高品屈作弁兩供爲辱矣

佩以東海三醉曾相報老髯也哽公拍浮酒船時更以爲佳耳風雅卓犖極不甚恭亮之

又

衛寒抵陽羨遂遠玄亭忽忽如夢聲伎供張之盛都已忘之唯孟公高情與叔夜酒態依然可想耳新構一軒桃白蓮池頗幽潔得公所惠竹栽置其中佳客至可坐八人更以公頒中姑佐酒便增一段清湘色小簟朱簟此間故不乏也像貧幾作簡物論出弁二扇汗訖奉上殊不是緑所命振始堂記堂在何園園何地何名中何亭館并梱竹石以何年他扈以何年歸幸一賜示庶筆底縱橫且不落寞也餘不具

文子雛

應門者至開焦出公刺驚喚小盞界竭屢抵河口則倦艫在縹緲間矣無威明之疾而有季長之慢如何可解家弟言公遂焚牒不出昔陶公去彭澤尤以東帶見督郵故今河南雄郡也同守貴是督郵以上官何所感而飄然棄之今人想見千載其頭間色公如有意和歸去來予請貝子墨客鄉以俟間與家弟言先待諗公在玉京當拍手歎呼作兒咸博士先生鼻息不能無小啼然耳一唉

凌際叔

仲夏尊公枉駕而應門湯拒遂成題風以故於陸生便致其不白安而公不以爲罪遠慶教存副以降既悵感何如世人好言太史公而於班氏遂成南莽譬之晉書者歸右軍而忽忘大令不知父子家法縱有小垂不能以寸公此書行所謂班氏朽骨得蒙榮造矣弟往往今小鳥拋糞佛頭殊不爲雅業已相許旬後可令人見取不免爲公作蛇足

凌郡丞

季君之使至復拜手教惓惓念我年來正得頑悍力耳所謂山神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也家弟移臺踈甫上即棄繻出關於前月七日抵家矣實心者謂其好道蹤跡者以爲昂藏不知其自倦游一念借之歸作老農老圃耳生平於故人竿尺殊肉莽前歲始晚令侍筆者錄得數脉及檢子與明卿子相書百之一并係近稿錄去姑寒臼耳磨青浦處爲作一番公可令蒼頭別持索之家弟亦令檢得少許後附上也不知公所梓合今古人或翻本朝否鄙意以長書論事理將望之少卿子長之類小簡叙寒暄如晉人致語分作兩部庶爲全璧唯公自裁之

又

前謂交遊論愚尚當有數種故作此報既今見單檢則多失之今俾上二本聊以存姓名可也係比來百事俱厌吟菜羹豆飯飽後閉元枯坐而千里故人以筆札見役遂軟不能作白眼卻之誠有如公所咲宿障者君房吳朝卿文則坐陸生見迫以貧病老儒可憫寂寂數言聊用寘白殊不闊方寸也王百谷書竿凡仲蔚意不能新都善守陳調亦可收采否漢書評林序應於難弟所見之是了前歲諸亦公所咲宿障也不一不一

劉子威

忽承教札修禮過共非弟鄙劣敢承第本無所受亦無所證止是家師真度引於苦海中一棹頓耳去彼岸殊自遶遶也來喻此形已喫又生無樂王道者亦言吾丈精進之甚至厭此四大便擬割之夫厭戀等喫耳如來所謂衆生相壽者相也四大誠幻造然欲借此修持與日有身外身不妨合此皮囊終則未可也總首坐香烟未絕候前脫去尚爲慶侍者所咲以其落陰耳勿助勿忘毋欲速毋見小敢以爲吾丈告

純陽老倦或使來爲如何王道者見亦無大諒祭驗其定力耳

又

季秋之朔爲兒子尚忝名場報者群噪隨避一室兩日而應門以尊刺見示則僊舫已西過矣念僕非皇度空公非鴈門字何敢偃蹇稱疾得罪左右乃公不以見左手書纔經有加於昔至新集之既恍如被穆如而聆鈞天也第本塞髮無所得狀若可以捐俗者遂爲鄉里麋集勉強趨承今始一弛肩忽忽如夢追

唯獲者皆幻累者獨真歡喜之障殆重於憂苦障矣
公自是長下謫此緣猶在綺語一掃而空之爲望所
需諸經刷裝都未及却從家弟所覓得一部附覽不
一不一

又

昨歲杪得張幼于一札來云公粹中米疾不良於行
已復得一札云有起色矣已又聞之人曰平矣故不
敢通訊問以寬關者而私心之爲憂爲疑則亦
三也乃樂天和尚至則於錫頓得手教滿帋公之念
我爲矣九月遣騎少君與受靜坐訣三日而真氣動
今月二日又寄[illegible]不一二[illegible]
不着意想而沈門所寄開關交脉者果盡得之周身
始徧今則歸腦中矣不奇且時時爲杯酒做逐所奪
無足爲公道者筆研一途少暢陽肥腦滿勇於構思
浮名見破用亦漸中今老且倦倦矣而嬾者不止譬
之歲計入不千緡而日食且萬錢胡以應之又誌表
之類頗稍爲諛最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於後進少
年偶得一二篤論便欲據而京超大厝居官備考中
外輒稱韓馮堌黃楙川老而不死多作証語長入地
獄公何所見而翻賜藍藍且公之才高於僕僕固知之
亦公所知也大集已付剞劂毋論海內及後世即眼

底已有俞君房吳瑞穀郁人文王少卿四鍾期矣何
至作伯牙嗟也所示頗倒凌厲者爲何人弟處絕無
相問公者於公處當亦不開傑縱有之何足挂耳人
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當是有情癡也使有身後名
不如一杯酒此則安樂法也樂天者與之談時時詣
會後知其坐天池以片語挂塔化鉢者雖薄業作既
殷期爾應之跋語似宜稍着華實恐見者以爲杜德
機少損施心也如何如何

殷無美

許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
然在水中央令人洒然如夢醒記傑副山東忽時故
吳中丞峻伯爲學憲曾與諸賢酒間戲言忘峻伯謂
宦轍不必中土邵潢蜀閩廣須盡歷之徧其山川風
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傑謂鄙願
不及此頗得二項陂四圍列植桃竹垂楊芙蓉之屬
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
所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
竈潘公無酒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
即呼酒數行暢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奇

舍舸啄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徒則相對隱几與盡便徒便載去若俗客見挽者雖叫呼竟日了不酬應以此終身是矣峻伯問誰可當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孺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其一旦朝望南殷寧於東山坐窠忽不能究僕謂中境且如此況山林乎是下詩方醉揮偶成附以付書房不使能記何語後檢出始知數用韻真劇弼弼孩兒也已改押

又令是書一扇是實倩寄君莫來佳錄不齊

又

泥金至練川者初似不在足下與子金筆數唑移步及得足下信而後喜可知也以足下才宰後終老公車然數受造物侮倉皇不能不真欣戚其間如子念所傳兒子覺不關痛癢政謂其尚堪跋耳一賀札在袖中垂磨滅恐野人姓名墜長安便作齒類間物次且文之而是下之誨已先我矣中間見飾渴情像何能爲德於是下是下名故高於像非若東野火游之有籍於昌黎眉山也金馬裒然高第且夕步武木

天比之苗川生則殊少精彩奕奕足映射後生數輩拜相封侯故不爲晚唯在泥滓其智勇俟時而發之耳虎榜幾四百人足下固多長者存何忘者爲何僕雖老尚能乎下愚以況也春來羸病幾調者爲何僕雖老尚能乎下愚以況也春來羸病幾至委頓賴槃餌扶持漸有起色貝闕之餘乃復有齒及者真龜蛇之足也宗伯知我哉鼠尾筆以泥遂爲快又矣誠不慕太卜之寶藏也兒子悠甚何地無三餘於千人口頭推亦任之而已中夏尚涼比上當益加珍自愛

又

前見足下耳熱油油得窺斬輪妙用第嘗出語必不經人道則又與掌七計之此本目前物恐搜山綱海誠爲罔象所咲雖牽缺示一二以解我疑更令改中久壽俗自清和彼問之暇時舉一簡以佐餘歡勿但如俗世誠仰面看梁也新刻左氏頗精并有桑脯筍須少許將息藤長公外紀能爲我小料理否足下在袖中垂磨滅恐野人姓名墜長安便作齒類間物一日數行不過假兩夕力紹本壁天上緣亦是佳新

又

補博士弟子遂無相識者今人情悅若坐至前拜手書叙離緒之懷與彼中風土物情悅若坐至

喜堂促膝對語也適見二云如姬兒身又得一雉良爲兄稱快若乃循吏之績遂冠三蜀鷹鸇之美追踪古人此固兄能事也游从多暇燕坐齋閣江山之勝盡收之錦囊能推示一二以慰老懷吾儕覩慶滋隘漸不耐寒暑從之爲客追跡更成勞費夜警入耳轉歸奔中昨歲九月遣異人授以一訣頗得其力四體不暢恨爲鄉里腰領所苦文酒二青時時自中恐不免墮落耳聞聲上君子尚猶有齒及者僕老矣鮑繁一室郎不敢望作五湖長何至腊顏於諸少年前也傳張氏子弟存者尚能自活僕前聞其狠

[illegible]

[illegible]

使者自休陽來拜嘉訊大幣已出教札并前所浮沈於伯玉司馬一出讀之不覺忻慶加額故有情生於文文生於情語求之古人有足下文不能過此下情求之今人今人能悉足下情不能過足下文於目中所見信無兩也追與先大司馬裒集成敭用壯使他人見之尚爲心碟而況不孝乎然至所以慰勉之下之盡而覓不孝兄弟之大罪者又尚宛爲周至也弟非不孝所敢當耳足下政久而益新加以鍾心純勝圭璋今歸大計之後必晉侍尊者歡阿是然蛾眉拔目不待入宮而後妬媢之慎之慎之僕自得下第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下爲長者既讀見投諸作味其清穩永儒數日侍御
公有子矣寺閒雲閒諸生稱足下清操至行東修不
行而誨無倦復嘆曰華亭有師矣徐孟孺來談足下
嫩不一而足則相語曰縣宦有人矣既出篋得足下
書執禮恭而見儒至更令人頗覩汙洽不敢當僕東
海儒書生也妄意盛壑之業不能自閎以有此聲聽
而好佛又以趣事黃冠執志不堅復墮塵網一語一
步皆成悔矣足下但跡黜墟之麗然與其筆之鉞然
而疑其有長枝耶誤矣誤矣曹事小閒於江山之勝
當小有所賦以示足下並則未敢餘不多及

趙叫理

自足下以令先公不朽之托而過我弁卮也時方抑
寒憔悴未盡吐其奇然而一接清範聆緒言霏霏若
楚蘭之流芬使人鼻觀自爽別後僕轉入幽靖是下
公除正補校理發叢射策金馬榮問休暢自分濁水
無望清塵不意岩穴之跡不固謬玷微官偷一番者
盍去足下官治之地僕一未帶水而衆嫌無由通候
間乃辱足下以大諱先之敘倡懷賢網羅遺逸累篇
未既悉讀群編珠池玉府其諸寓公秉使之什宛然
長慶間摯大曆署園之擬懷縣連珠之倣博生不啻

文部

書牘

答周寧國良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爾者承公大雅之愛寄聲一醉心馬長路伊阻音塵不接則搖搖如懸旌矣公緩步青埜杭顏冊陛文彩風流映帶一時慕者趨風忘者繼之此世法之常無足爲慱若乃九子諸山爲公几案湖瀕李白諸賢遺詠當公杯勺從容匡心揮斥千古則達士之遐軌遷客之奇觀

客之希遘也世貞天地間長物耳倏游之餘偷息一丘倘有所覓自附於野麋伞龜之後庶幾軒冕見衛貝錦益非日夕矣公之倫甘離若愛我毋乃使我捨耳乎哉郡甲潦不足以當公褰慱倘其忠恕尚能披襟領教沈大史名士棄天枉在隣壤幸一乘盼其家江使君歸臥北安樂吞水雅慰開謝幷有不腆比於獻縞仰祈聚納鳥鵲

龍門埋

僕來留都將一歲矣所接世中諸名士亡慮數十咸籍籍稱老兄仁明之政迥出董流而親賢愛才和高誼乃知江先生不爲阿好也助見廣文之請心甚歎服高賢識見故自不凡承枉海濱湖干巖萬壑名勝自古而山使淵錯見以佐酒柜秘監之吟諷布軍之揮灑非老兄孰能三之僕之散數與易卦俱滿矣矣計誤出遂成小草友于忽忽不及面決人生幾何而遘此茶痼非冬和有建自慱雖乞休而不蒙天允今春當復繼請爺中三秤與一二邊盧尚未無也

閒勑郡相公甚爲汪先生推轂而湖鴻忘者燃再登爲刻矣想當有出理第時事消息大有可憂東西二酋已非齊癬附股之問漸成蕃疽如何如何聊答公意耳非見分已自琢矣又重之以慱飛不妨　月臥游也什漸當懷抽如對叔　風度琢重琢重人事增集小閒當思所以報和也不一

容慶上人

前得一晤法相無領慈誨剎那問如芥露灑弟飛錫者敬諾粗叙已於新正齋日完茁弟非倜中人效顰莫追則又成阿閦緣一見不再見使我耿耿在想向作門外語了無益於緣事耳汪君士其信解裴相國張無垢流也文筆則勝之欲中寄信如林得渠片言

程施自積故爲顓作一書達公不憚跋涉則妙矣惡
山和尚福德士也過我精舍與陸尚書共飯而去僕
愚不能參領要似復還師觀道印亦在此周旋想欲
聞者不一

陳司理

始不恢在郎時而曹劉子念以書來爲執事先云將
有先公不朽之托於慕也及歸而子念云葬期迫從
伯王司馬請撰矣伯王猶之乎不佞也既嘉則來則
道執事之意未已而即取幣大教旋一平頭將之盆啟
緘而扁如也先公爲嘉隆間名臣天下所共仰而不

佞亦嘗一望見顏色固願爲之執鞭者生平好援拾
文獻爲一家言以執事命之而史有阻耶弟誌銘
既出伯玉而神道碑復自緋南宮洗一小巫夾二人
巫間神氣當亦索矣傳體不他及子姓又事取大者
故不能徧想已悉詳君不作銘辭似是慕表體三品
大臣賜恭墓當有神道碑不當表牝事更一簡之許
君何如聞已禫除旦夕北首爲　閣家計大體亦緘
嗇類先公建方而劘圭而不獲佩其學於朝宁之表是
在執事宏大之而已

下澤州

徃者見公詩而異之以千鱗心印有在矣自是間濶
不聞問蓋僕嘗入備九列者半歲所公甫提南宮而
以艱去若相避然信所謂訣階世界也今得七篇書
極傾吐之致新詩朗朗明月皎懷而公所嗇居層長鄉
沈東霍周元孚皆時得效燕謀之倫則豈必捧盥盤
親杯酒談笑爾汝始爲交友哉于鱗羽化忽逾十載
子與復成異物矣存者家弟外伯玉及二甫然各天
一方鮮可下上唯有讀書灌園暇則以澗泉洗滌落
耳鑠金之毀久置度外所恨於二歲不得力來期漸
迫良足慨歎見惠詩選選珠乃李氏青箱世稗之恐

爲年少所覩且與公共之秘爲中郎帳內物何如汪
時元所行非蓋出于鱗筆削中間亦多遺恨安得與
公青燈促膝一商榷也長那才甚宏麗間有土衒患
多之累宰此荒劇不廢嘯歌眞欲君不作銘辭似是慕表體三品
史文兆唯二公所擇耳山西風氣扇惡加養自愛

王鳌芬

僕雖以幸獲從事於公柴桪之末緣素昧顏色不敢
以贄通也鄖城寂寂空谷前啟門而使者至開楹捧
讀則叙神交之往裹帊兌麗之來資悠然儁永有餘
味矣子與乃僕三十年故人數離聲合惜不能盡獻

頑石以攻其玉然至語萬里時時比隣矣玉叔刑造
今猶是竿牘音問之友要得其詩讀之以爲可鶴背
馭風乃有言其人胜然河朔長者也孫山人扇凞篁
而訪我巢城里時屬陰晦小兒伞巢之以爲物也者
至與楊抗文史叙　國家與故幾奪何急五花簟後
来郎中相與兩月避暑亦能用塵尾代衣家說是三
人者而公皆與之相下上因而推及於我牧之門下
之籍得毋爲彼知人累乎哉百一集詩皆精嫵圓秀
珠而徑寸足媚川矣亦何必三斛也四文能於天心
月脇中下鉤繩得寶又復商徙令人嗤伏僕譬之乎

好謀玄者三十年守門窮不敢離故步一寸依然瓦
鉛君身自有仙骨且夕玉京矣何所資下土耶不揣
扁頭一歌非敢仰酬貶即見情耳大醫宜開長者
之賜新刻數種并繡物比於獻縞統祈鑒納不宣

朱在明

僕自昨冬多應跡日受塞入春忽害痾幾委頫家第
强爲進肉食以藥餌輔之暨阿隱隱起月來倜儻雅
肉忽低个復漸起矣得書知念我而是下亦同此疾
何二鬼之好病君子也新桃二枰皆佳乃至傾筐之
飴分遺鄉里萬老匹飲孺子耳華亭梓劉長生江貢

庭經要當於訓故外賞之并僕所作山園十記附去
或亦當足下臥游也

又

得書知近況爲慰長生真人江黃庭殊不爲黃庭計
要自各暢其妙耳然入門與得力亦不在盡解要自
偶有際耳僕此旨人似未決弟實不外此數日內張
肯甫汪伯玉兩司馬仲玉我伞中弟而問元瑞洪山
人與伯玉二仲摩玄僕強病與之欣豁霍然良已以
故子念不敢迎公之使者二詩既出子念手頗與俗
題稍匿之冊中尚可捴拙今乃欲矜彼壞又穢彼快

柚乎勉強報章不免老米所謂慙惶殺人也一哄一
哄

又

賢伯氏枉駕不能爲洪日飲良用歎然公至永嘉探
故人因爲天台鴈蕩之游未聞稍昌有此勝事知吳
裘所積不啻相安永教適以先人不得已事出句容
轉訪陽羨見者謂是惟物所遇不免紛紛解朝令彼
歸聖矣仲氏與子念亦借行然人當一日作公青鞋
自笈行遲也雅既拜嘉入春當掃逕以待

劉錦永

自舍弟入覲後有一礼奉候起居更辱報覆之雅自是僅從一二友人所窺吾丈調劑園蔬幹旋造化之妙而貞寄跡方外遊戲忘情不爲翁而居木石不敢幅以野人姓名數瀆台重然至私心未嘗不依依也先師以風鑑契上真以節誼脫世網以靜悟爲入門以恬澹無慾爲教王而貞苦海中人也蒙援而出之以故棄家室捐身名潮絕一切人間之好而不顧卽乘若未有證而區區也身小覺睡安矣卽石宗伯貞草以傳見委盛欲果其正大明白者以仕夫妖妄之見耳不意其反見目爲妖也詞若稍有張大然得之親見親聞非有所粉飾也區區僻生可幽可寓可廖所不分者乃至欲暨供奉上真三楹之屋與蛇形七尺之龍耳玆事頗相公及一二元老主張吾丈調護可以無他但窺伺之徒以刑石公爲奇貨不無隱憂唯冀台慈弘護大棚越功德與須彌並崇下情無任悚迫悉謂之主

又

甲申之冬 幷翁名香嘉貺之惠旋有小啟及成一排律附潮不知使者無浮沉否天下故人幾事萬緒無容復念及萬恭郎僕叢穴之跡不妨轉深亦未假上援幕今者失計誤出幾成小草亡第一別遂至終天乞骸未遂形影鞫抓忽忽計無所卽如何如何昨覩鄂報知言路啟指自有所屬仝不爲翁而一刻鄂歸鄂見駭於遠邇而天之待翁良亦厚矣翁食太保莊衆公楊華開猶之助環衛以後日積忠勤今得賜歸以太傅而拜太保公之異翁之仰承於天不爲不隆矣二百年緹騎帥居此官者獨歷武惠朱忠信及翁三人而已武惠之精敏與忠信之寬厚翁殆兼之而調護保全良工苦心是二公者俱不及也僕所見士大夫多矣於翁有深惜而無遺議以此長有綠野可也亡弟托契非常翁必有作俾之不朽敢因吳明卿太參使便卽爾附聞明卿秩文絕世而林居有餘日得相過從倡和楊司徒之於薛播州江開府之於徐桑酒又成楚祉一盛事也近況無可相語唯有歸耳餘不悉

曾子瀞

天假之緣復從師竹太史得公一晤言惜夜色蒼莽烟波飄盤更成悵悵耳公才大非僕比然世之不能用僕與不能用公一也僕於四嚴前已厌心矣所以勸公投精歇明於商山中尋一片紫芝地盒實有新

證也張司馬報書至矣謂會故材將僕亦耳之弟傳在閫中大負俞將軍正氣堂集中所謂十不可者即此子也嗟夫俞將軍何必減江陵公哉弟物情如此豈必待智者而後決見太史幸致聲刻二記完當多惠數紙也

又

別後匆匆如失念磊落奇男子若公者誠日中無兩旋聞過於陵與沈嘉則一遘逅物吳興凌大夫斤守錢庫不暇設應門三尺半書叙作歸裝人間法大率如此耳僕七月爲羌鬼所傳幾委頓九月侍[illegible]仙師羽化於直塘郎指家付兒子葬荷一氣一神佛直書數卷入精廬當老死是間不擬出矣七尺易料理漸以輕安唯椰子大一處起臧作幻未便廓清之耳公大含知識得準提三昧何以教我近卓得仙師傳試讀之何似藐部出世人作出世事本不離世間毋索一關捉衆何哂如與師竹太史一相聞有心哉此君覺亦有深高栝意不知得果否沈令報言似爲公畏處分墓田事已謝之且屬之吳上谷張中丞書問公何以不成訪僕謂非石頭路滑將縣菜黃水淺也一唉

顧山甫

沈日章市口也顧獨能談足下苦節高蹈令人鼻端拂拂有烟霞間想不謂歲邸一見之張生所然意足下耿介孤潔乃爾耶河朔一大俠酒酣耳熱慷慨抗揚騷雅下上今古死然南華說劍彭澤乘肩荊軻狀男子不可測乃爾兩月復從沈所得足下書若以僕爲可與言者諸體詩一軼讀之調高格蒼譬語時出令九原可作迎功必爲歎賞念欲剖錄與沈謀梓而一序之覺爲百穀所謂平原患才多者也拙詩二章見鄙況知不足酬來矣等於竊[illegible]荷而已謝都尉乃能客足下耶諸伯玉過予僧達郡參止於談枚桂千古不謂非信然哉

洪山人

僻處邇近未能擇野菜作乳糜以侍而誨語清切則低公醍醐之味深矣得教知以氷雪息鴞株陵改船南窗將遂歸永赤鳥山龍湫當自氣色弟恐翹材東閭待公而哦哭凌解嚴逍遙順風無所不可鄧隱峯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似亦不必俾俾一節也僕且衆矣浮沈業海中歡悅苦覩彼岸尚自杳然乃可復墮塵緣入鬼趣耶公愛我深矣所以用愛則未也

新嚴爲道俗事見枉不充詳報亮之亮之

王承父

歲晏嶠嶸日爲應酬文字見役刺促無時息肩殆不止如足下所謂而已歌辭奇逸宏麗弟足下米汁之好逾甚安能托鉢乞齋飯耶酒徒蕪詞客亦佳似不必於中有取舍也頒君誌銘已敬諾恐亦足下所議咄中物既已議之而後紹介以請之何也一唉

又

飯後偶一出而遇陳氏人得足下書讀之如知有太君之變今人酸鼻塊處不能躬致束芻之敬俟元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足下之智於處已而置於處人也翹望足下亡厉
携已忘之大約是阮家竹林中長言耳足下戒我飲
而後許携一斗白菊盈把乃欲以一斗酒作
我一歲資也呵呵讀諸詩轉多轉不忍釋手謂談雖
嘯醪之餘亦似欲爲足下效齒牙之芟而懼赤喉者
之惡發若足下所舉十年以前爭慕名家以自起十
年以後又且擊名家以自立甚者下喙而口咽黃
口欲成佛作相不嫌操戈入室此大中時流宪竟
之苟能盡埽宿障天女鳴茶一切皆空那使未銷
名根大樹蜉蝣任其搖撼後千百年王承父無忘倩
介州山人劉禹錫 再拜

又

得足下手書滿紙盡示白下諸詩悅慕如覩管幼妻
冒宇所論顧盖卿中丞於遠陽幕府秣園築亭儲酒
蓄丹以待足下月俸及菜園參貂藉稍爲餉
邵儉亦明詔馬此君書辭小平是念足下語曹生亦
在所憐昔人所稱高誼薄雲天於此君見之矣近得
王辰玉數行推足下爲山林之聖恐足下入長安門未
免降作班固表中第五倫耳駑促漁陽度山海

岡而東小恙旬日吻即入蓮花幕矣足下尚望附
僕而北耶冬初小有建白鄙上書乞骸骨未蒙天光
猷藏當復請耳舉朝舉一大瑞不能勝朝門思尺作
筆札脣吻戰場六十餘老人尚堪於此地角上活耶
邇來日了文債形神不攝終須於墨池中淹殺無計
迴避如何如何吳史潘序亦其一也才盡不復能佳
寒白而已逸史健有一本俟得副郎專致鄴架不悉

又

足下以僕滯周南故不平耶僕之不能北益宜普
之太原公所而南八坐又無缺耳非廟堂有意薄之
介州山人劉禹錫 再拜

也燕官鄉作不見少宰邇日遵御口耶僕近耳蹶乞
骸不報請部鄰梯嫗太原書來云元老寧放我必不
放是考績有六月不免鼠璞以一官縻一行力與二老言還鄙
歸堅臥庶波掌能以一官縻我今老死白下也益鄉
念足下甚足下但渡白狠河勿問冊鳳池可也辰玉
稱足下山林之聖恐是欲足下堅山林之節耳卓次
不具

張子平

前聞足下無端爲吾儕所窘幾歸云尚在浮槎世
途好整琴裘鴻漸北一人一車悵然悵然僕已寄跡

方外不復其腐鼠而餓鴟見嚇轉甚近戲語瞻矣云
吾欲出張將軍難不如入茲張將軍易也如何節腹
所餘金少許助洗沐費又恰關溪新刺景瀛先生詩
或可醒困眠也足下何不憂慰伯子跌宕筆牀茶
竈間亦足送日今李子鱗云意氣還從我崔生功名且
付兒曹立語故有味也獻歲成一歌擬贈伯子不果
今爲出之若沾者不無更作頌公行選乎

王文恪

始名叩楚泉復并沾咳嗽之惠既從鄭鎮則渺然矣
加猶幸目於尺牘若奉面也歸田以後吳楚各天鱗

羽遶遶雲夢之賓托之於縲紲想像間竟成子虛而
已近始於賢從中丞公處得聞起居之暑今人奚然
作天際真人想天錫難老歸乎與太倉並峙諸山培
壘斯丁風哉貞不自量曼起曼賡供人齒頰雁頭之
後憊不得休近始能一自創捐家而出乃知披緇頂
黃亦幸當男子事耳非义或得順風而造公門道也
短札附中丞公以達不敢勞作荅唯幸存之

劉司馬

像避囂遜墟落間一歲所矣而見跡者寡至不貧而
口覺足下於斯際蕭然神澄戰知長槍大戟中不能
着正平大雅也質明遣一介操豚蹄斗酒出候舟次
會復小有鷄狗警不免復入城栖弇中方閉關謝客

則足下復與在明五鼓發矣後有不興之幣附在明
致足下不謂其尚未達也信使千里而來手書勃舉
寫致肺腑古體見贈宛爾栖泊令人心物特煩飾過
情非所堪承耳他作種種有獨詣之致太可喜者不
踰他人影子惟洵洗耒盡小存蹊跡耳承嘉珠笆剋
絕諸果魏文倫父乃以西京蒲萄勝之不滿一笑僕
嵗得之王陽德大參及近沽侯公子菜別駕之惠弟
今鵬自足下先之一時傳咀以爲快事併他餉皆酒
家上佐也詩宜和但迫冗小遠遲之不一

又

辱手教滿紙及卅中詩來字字從肺腑流出不踰槃
一語令人爽然足下之窮甚矣千里名駿首長踢
僕雖負孫陽之識而不當鼎鼐之寄徒有歎惜而已
今西北耳州船房與好叛之士合大是癰疽安處小
寇亦非猝癬間井菜色猶尚仳離僕不知稅駕之所
計唯有一歸而已歸則又似負國家甚悔一出之誤
小草也龍君善奇男子借足下以慰落莫大是勝遇
此間筆研填委應酬又時奪之春日稍長必當成一
詩奉和也損餉黃耳百頭十有六全然不免書生服
味若君善所致則佳矣草草奉復不次

何將軍

公別後稍取新集讀之甚清麗而樂府七言占五言
絕尤宛宛有情致饒俊語大抵步翼詩脫錢餘氣將
軍詩脫撥發私乃不受少年嘲黃耳公詩得之矣吾
吳中惟元凱郗尉能於脣鼻上弄不律縱橫跋踄遇
須厚集其陳以待之餘不足畏也咎公喉咽間意似
欲僕一言之弁而僕已厭筆研不能應矣在告弗克
呼監舉出訪擬烹一伏雌以待并有薄致不一

傅伯安

自門下之北徵荆拜教服之辱而傑方懸蝸殼塗壁
耳目不能偏鵝馬之踪僅以一帙報謝而已乃者匹
夫之節不問遂成小草而門下方引疾高臥威鳳千
仞固非檻猿籠鳥所敢望也山中讀舉賢大疏如江
伯玉司馬威元敬少保文武爲急邦家之楨當不足
一當敬事而動成掣肘元敬已矣伯玉而猶躍淵良
可歎也家弟以拮据文事致中當自委焉不起僕廣
淵之照厭厭就墮何心復作官人以故懇乞骸骨而
微誠未亮更慙勉留爲識者笑計當終一決耳陸成
叔出公手書約與薈裘古今詩編且云書成當令不
後序之不後何能爲後惟是千秋不朽臧事以公神

鑒固當上合刪述第取材宜廣定格宜寬李于鱗之
不能厭服衆志可戒也成叔爲桂玉所驅秒歲戒途
惟公憫之不一

陸中復

向者辱委先中丞公神道碑草次寒白在公不忝太
府書其見仁人孝子迫切至情先中丞賢者太府
豈所不悉特以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謀及鄉士謀及
庶人此重典也今以衆請而未舉以足下一書而遽
飾奨且鄭感謝使僕頹更如甲別紙所示及讀上哈

太府書其見仁人孝子迫切至情先中丞賢者太府
豈所不悉特以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謀及鄉士謀及
庶人此重典也今以衆請而未舉以足下一書而遽
飾奨且鄭感謝使僕頹更如甲別紙所示及讀上哈
視鉅麗之觀久矣何牽於足下見之而又身當之耶
輸者見家弟與曾甥子念稱足下已又見殷無矣稱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見家弟與曾甥子念稱足下已又見殷無矣稱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視鉅麗之觀久矣何牽於足下見之而又身當之耶
輸者見家弟與曾甥子念稱足下已又見殷無矣稱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視鉅麗之觀久矣何牽於足下見之而又身當之耶
輸者見家弟與曾甥子念稱足下已又見殷無矣稱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千鱗外鮮所
見慷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二律他雜詩三卷生不
足下近

於筆萬古則廢今趍今則遠古斯語也誠學士之鴻
裁而秋林之匠斧也亡論目前足下執是以程昔之
人而且難之顧獨過舉以歸僕則豈僕所敢當哉記
僕幼游燕中僅踰弱冠與于鱗董倡和時妄意一策名
秋兎不至終作呉地白眼兒足矣既稍有知識私心
所慕好雖不能如執弈所謂亦畧近之而中間三十
年來數起數蹶官中刀筆十之三家門宗戚大小十
之六幽憂病苦又時錯之加以不幸負逸籍之好嗇
油之咎多奪而奉杯勺以故不獲盡究其力於學生
乎所撰述既不能自裁割彙爲一帙偶失數卷傍徨

屢寢遁郎中有餘梓以不携家有餘俸稍爲鋟置
之案塵用備遺失而已不謂露其醜於足下而足下
復好之也以足下才雖過於稱僕而實於論學乃爾
僕尚何所道勉旃深造自得而已才駸則槩之以格
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沈之使實節促則潘之使
和非謂足下所少而進之進僕所偶得者而已本窄
前有一信至恭之極齒恭行將錄一通寄彼也詩不
能盡和即成二律四絶少酧來矣廣文先生彭稚修
者故是足下同盟計日相與下上張令以惠文彈治
聞氏豪彼中士論云何有便指示爲幸

又

喻蘭溪人來得足下手書及絲蕘之貺念我深矣新
詩朗朗詠之令人神王僕初擬八月入茅尾三時清
齋與北丘道人共行遲已授產兒董生平所好古典
籍法墨名畫之類悉不留阿堵中文字結習與生平
故人亦不免一刺獨足下未識面爲恨耳信如來札
所論有叔夜千里駕尚當於圜焦穴一實對語信宿
也仙師化在旦夕世外之冗遂不被塵中不克覿縷
外芙蓉幢一頂戈扇二握庶足下帷帳明月懷袖微
風若與不佞相晤也論方校讐宋太史詩此公亦何

幸然不免今足下聊聲耳一唉

又

兩日前奉　師翁入覲未暇尋三田毛人僅擬息肩
華胥以蘇病骨而足下所成曇陽登真篇已及今人
兩腋習習有能動意又家從弟西吴似不以一學使爲
重得足下六篇重耳氣色高華真足模太華三芙蓉
桪鮮申沆瀣近亡論李本寧不知仲默于鱗前亦有
之否僕老矣擬辦兩青鞋作西歸津梁計不意申道
爲玉遷宫所要然玄關一竅大較非異足下仙材也
能有意捐風障從我游乎

又

每念海內才子如兄孱推挹以爲確然國士如兄而至今不獲一見率非缺陌世界也以書及詩投子念南而失之復以詩及書投子念北而又失之古所謂萬里比隣者獨於兄乎不然何也茲舍弟之行海涵不無才多之慮小加以扇詩及書幣往蓋三易矣八月間當削迹逃世得亡與兄竟爲神仗之人哉有叔夜千里駕幸蚤圖之至望

又

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減鄴侯日枕藉牀以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

世間事無足上眉尖胸次者以僕所見當今惜治士陳晦伯可稱無二然不無書麓之恨楊用修頗以經爲研而踈肉自出照檢不堪仍李獻吉戒人讀書當令此道彌尼海內故不乏雋流纔一篇一什有味便嚴滄六代以還即唐諸史高閣東之矧其餘者自分此生已矣何意晚歲從少年中得足下家弟每嘖嘖賞足下過目不忘若卯時讀書幾與身等今已學亡啻不窺浸浸有推視百代意而獨稍降心於僕噫足下故劉子政張茂先輩也僕非其人詎敢當劍豁一雄此舉正爲挫名避思朝夕焚埽貧小識綺語宿慴耳何日來東傾筐倒廋與足下連床作十日語望之望

之

又

獨者一月內所致兩書悉達其見寄五言律十章近作數秩俱領教足下詩大抵格調高古音節鴻雅中所見自屠青溟外鮮儷者即老將非十萬卒遽堅城當之未易支也唯歌行洶洶不無才多之慮小加裁損乃愜中耳僕年事轉暮日求藏身徑名而不得綺語作障不祓追遡所尤可恨以此身付齒舌以此日耗酣酲念奇人如足下并一促膝晤言寓托千古亦缺陷世界也殷無美有父喪恐偕計便亦須入

[illegible]

昂之當揚弁圍片石以俟舍弟將入覲可同行否畢公在滇想自佳外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曹子念亦是下意中士也因其過永嘉王使君即衙相問不一

又

翰蘭溪邦相人來辱左契見誨副以衣履新詩種種啟之如龍泉太阿乍出匣霜風肅然不能釋聆僕遂得見懷及游仙十二章即異日跨一蹇游天蓉城出棗裝以驕毛儻翁張洪崖先生不亦大幸哉弟僕之此舉正爲挫名避思朝夕焚埽貧小識綺語宿慴耳而過爲賢豪長者描飾之又動迎棗定中踊舞胥恐何日來東傾筐倒廋與足下連床作十日語望之望

經成堕落柰何柰何所命緑籬館集序足下方如日升川盈豈僕一語所能定僕亦何自破筆研戒以世人理待足下而足下意似不可已且慮後世有西奇不相值之歎故勉而命筆僕於交游少所推崔于鱗耳有足下于鱗不爲死也氣色高華藻調爽俊而綴橫跋跋有揮斥八極凌厲千古意僕三十年中所接如足下真耳目中無兩所望者思西京未雕之質乎原才多之戒而已邦相無一毫俗吏態浙覽倡和今人概想臨川之美足可睹貴見除目算君已侵故物弟猪鶏萬里不廣初平羊作石耶一唉一唉新著未

劉加食自愛

又

屢損致全集瑰奇雄麗變幻縱橫真是推倒一世儒爵爲足下作序催覩討偕岩棲二俊中諸體尚未脩故末以西京建安相勗今讀臥游諸作古詩樂府已深入漢人壺奥平慶尚可馳驟公幹仲宣不知曹氏兄弟爲何如耳歌行如贈汪司馬等篇才思滾滾不減信陽而遂沈純父七百言氣骨錚錚並馳北地太華陽碣石間四方豪儁雲集足下便爲登壇大帥中興諸將建節亡若岳侯之年少者艷羨羨倘小畢經生業障結伍制軍約束旗鼓弘正嘉隆之業自此而三宇宙間一大快也鞭弭中原遂有人否以報老夫

屬兒子北上手筆記存不一

又

僕有書附舍弟去而足下書附翰令之使來計其月不相遠昔人所謂神交信非偶矣計舍弟與二賢登高臨酒賦詩一時之盛弟坐中不無少一人否僕於世故一切扶擬不復與賢豪相接八月閉關雖蓄欵不落人耳矣如何如何初暑悉强飯自愛不一

又

得手札以家弟一歸爲快暮年兄弟完聚首誠如所言僕既畏體皆凡事悉亦方治老農業何敢草草定成篇不能於意外描寫想如必欲後冊元子爲之有所未敢也一唉

又

上希皇民伯仲也陽春館之作必須了此而後焚筆研氈與不易發何如必欲後冊元子爲之有所未敢

又

損致新刻真如山陰道上雪後行令人應接不暇惟謀以鄙言冠之不免佛頭拋糞耳僕於足下非不極傾嚮而氣吃詞屢不足以發近却乘興爲足下作得陽春館卅絕句或可贖茲序罪耳又已付子念不謂尚作殷洪喬使還附致不一

又

使者來伏承尊甫先生杖屨無恙足下日弄雛親側爲樂不可言山房清隱門無雜賓日坐队四部書中游目千秋恣意萬卷孝標士深殆難爲前加以春秋甚富稍益歲年震旦中將遂無竹素可窺者奈何僕嘗謂弘嘉之際諸公秩業亡不斐然惟博綜一途家家絕響僅一楊用修而訛庾出餘益下風恐遂成國朝大缺陋今既得元瑞不廣此矣宇宙鴻業將來足下一人望之勗之僕老矣師冊多忘泯約老昏何能以三塵之角岳岳公前也尊翁先生傳稿足下原草點定成篇不能於意外描寫想如太史之傳萬石君

明珠之傳渤海狼藉來小有証驗方在斥廬悵於吃吞耳跪來稱種肝領勿笑老貧還信陽王內輸致古劍金一自言得之家中貯水加劍希世珍也昔人云異物須歸異人僕得之無所用即以侑東不宣

又

張幼于來收足下哭家弟七言律十六章及寄僕五言律十六章高華雅麗整栗沈深而用事用意變幻百出描寫如生可謂當代絕倡豈直今人不能爲即古人未易也僕嘗謂元瑞詩紀律森嚴則岳武穆多益善則韓淮陰至乎少登壇寫內風靡非太原公

子不足當之家弟生平所推輓僅于鱗與吾元瑞今已矣人琴俱亡不勝感動宜足下過於用情方圖梓其遺集幸爲作一叙毋忘鄙言

又

僕故有秕死屈言是四十前未定之書于鱗嘗謂中多俊語英雄欺人意似不滿僕亦服之第采所棄取如未盡快人意得足下詩藪則古今談秘家盡廢矣方對客草草不一

又

僕於文章本不能入玄解而論詩爲諸賢所誘輕於操觚管生與人商吻偕晚遂學道又不能守綺語戒輒於操管乃至上累師真下累良友老衰無味姓名徒馨人商吻方欲擁鼻指以自懲創而足下更誘之不已豈必欲益車我耶足下所與論隲千載前後誠舊語僕尚稱病未能四詩歌之喜氣浸淫大宅尺牘樂府擬古霍然而起廢及於室皇矣急取維摩不二法門作小轉首乃得解始知闔婆奏樂迎葉定中起舁非虛事也十九首最難言離之則廣落節節前輩俱所不免含之則虓搏心于鱗亦微用爲累足下加之矣唯在更刊鋒巧露其質木而已陽春館額并十六

詠僕不能夷猶其間亦須愛足下一寄但日來已斷苦思俟其自來毋爲日可也足下塵尾恐不能住偶得一柄奉佐談津不一不一

又

山中良晤始匪偶然別後時時於松竹態倩間輒念風雅而嬾放杜門不能得緩江之棹通足下問衰病殘人不堪筆研新正朔日於大士前誓斷此緣然尚矻矻了殘歲遣而除命酒至雖寒灰無復火念而上辭既乖辭改無益竿尺日有三四往返殊令人厭苦奈何奈何奈何會閩勝賞卷有一時棄僕真足千古諸賢

快於先鳴得鄒雪俱之不作者相遜念之神王見委記係歲前面許必不敢負弟小覓我俟興至即命筆也歲暮月岸非不感兄見招亦寧無標榜之畏李白秘之去歲已作得末五子翰令錄上亦用心實心期可也前帖中永近有書至急服兄而其易長鄉大海從魚蹈長空任鳥飛二語甚有味尊公長者而相兄之愛勤勤不已過庭之餘爲我道謝不一

又

家人自慶州歸者得足下手書具悉此曹子忠足下

大似蜉蝣撼樹若僕則逆名之不服而服惜雌黃之口乎哉浙中一同人傳足下非常者初亦爲駭然既而思其妄也僕今年六十死人口者不知其幾而竟無怱然後來必須一實也何何漳南頗生跲三千里而來謂其文暴白而未達詩則遠矣無以副之今謂足下爲小加蘧可也

又

足下書凡三及矣其寄示詩數者又再矣始而胡運副來時值大苦病洞魚且哭弟無康甘一行見客即爲客所困流汗送迎舵報尚沒是門灣林始

歸歸不暇問食且踞虎子要頻欲絕矣以故於胡君屢欲作一詩送之不能其作足下報書尤不能置報是下書非可慢業立就故也後得一書知以詩數序爲急弟三書亦如之足下於詩緣世定格緣格定品以故秩然經緯而至於本性之情窮極窈眇因常究變曲盡劇易背人所謂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前無古人後無繼者殆非虛也足下意以此序非僕不可僕生平不自愛其文郎三家之祠如君家釘鉸者亦且應之而今得遂以屈語爲詩數前驅豈非至幸極快雖然足說之盡矣何所復贅且足下於有明作者雖極爲假借以彰一代之盛然猶不盡惜雌黃而

至僕獨過而飾疑幾遂超何爭之乘許及亡弟亦在爲行寫懼世人之笑我以我互相標榜也雖然僕豈敢以拙而避足下之丁又豈敢以嫌而孤足下之望旦夕必須一揭管露其醜穢足下病稍間即脫稿上記室也今年長夏如坐爐鑪中悼逝憂生茶苦百緒而東南操觚之客無不以詩爲贄啓盻吁亦盛矣大抵膚綵相倫精理不見且廟堂之上召誦言此事伯玉不登破事則非永絕爲剝木掌厥厥苦塊長卿茂只逐逐衣食他遂無一振者大抓諸君亦微有以取

之然何至使滿朝布文之意如掃也此當有任其責者足下自愛公車之事當與兒輩共之不朽大業則唯足下是寄僕且暮入耳無花爲矣等公萬福開老蚌生珠甚爲慰心事然須顧惜蚌胎兩美物當益長成相見未期北望悵然不一

又

前得足下書始能一報答然詞公車已至長楊即故付郵筒寄之豚兒所昨忽視眷頭痛足下點滴片帋乃知狀病抵灰洲病益甚日服粥不盡一器甚爲難情及覽書辭見托作傳且謂病恐不可起須此文而

瞑酸楚宛萬使人腸寸折雖然足下年未强仕產恬火欲何忘不已而慮至此劇也恐拂病者意敬爲作傳且馳一介相慰問足下自愛勉進七爹鴈首且南歸見二尊人頗色弄稚子暢其憂思行且愈矣詩數少選當爲草序足下不朽大業已就天下翫世知有胡元瑞矣壽夭窮達一付之度外達磨惠能黃蘗趙州語不可輕放過也雅貺祇領足下至此尚能爲故人衣食念乎薄意附俏不一

答吏部故人俏敬子

貞白丙子納節丘墓自放戊寅再辱無意入世因後方外之證屏處嶠廬交游盡棄雖以公之清操今望如威鳳祥麟屢代所快覩而貞托在世幷之木既無逢一奉酒屨又不復通恐尺之問惟是等公長者屢在腑腑殘歲尚蒙記存幷隸筆三字爛若神明五月從家弟所得歐楨伯真部寄朱王孫刻所撰夢記尚多不敢方以爲奇而跋尾則云三日而逝真蹟之寶矣尊公文彩藝能操行標格大率與吾吳文待詔伯仲詩並藏位過之壽則少譲此老有吳蓉城消息矣常能不日望尊公作築室也貞亦善病病輒羸瘠削草一冥音數倦數乙都不成語然而脫稿久矣鱗羽爲

延尊公全集曾付梓人否刻成見寄一部以當吾子孫也

沈嘉則

昨有姑布生來謁顧冲庵托足下先容貪欲得足下信爲發數行計已達矣比從朱君所得累番文義幾然且以僕所草柵序爲謝而以朱君傳爲托藉口惟一念之誤落調語障筆研受役垂老矻矻不休深自厭之而不能脫也乃於是下故賤所謝爲執鞭者耶有所述悲其未盡何鄒重乃爾曾君文亦須撰無但

足下勑介郎其人長者而有作多附雅不至今我迪筆也弟舍弟初歸人事波及南解稍疎郎勞杯勺脫稿須在中秋後不免更煩蒼頭一來耳所示佳章領謝并海鹽之脫以佐酒郎當念足下耳薄物附悵不一

又

自僕入閩後少能與客相聞然如足下故不受客例也屬人擾擾當是王宗伯急露蒸燒筍蕨作賓頭盧供耳質明而一蒼頭以足下刺進門馳訊家弟所艤首西矣得書知復出甬計且夕過山拳能與長鄉

偕訪否威明雖善稱病寧爲趙宣此開苦竹不深必不至作張鷹有把臂入林而已言路伎倆漸窮猥用宗伯塞白遂謗及靈真僕商牙餘恐也復何足道正憂此曹生作善星比丘耳子念迫桂玉不免遠游張將軍詩爲墜鑒拚埋之豐城非足下誰爲出之餘不多及

又

昨冬偕戚少保與足下高會時覺奕奕神王春時閒足下歲杪來一雌又副得一雌不勝喜躍男子長貧不爲家所不可缺者此事耳足下以何日過吳中當

浮大白相和快也甫中人來謂乾屠長鄂至不可聞聞足下以大義待之因而狐猾大廈拉攏非一木所支朋友中不可無此段事徐吳江入臺矣偶便附此容修賀不一

周公瑕

昨有數行及光師像細綿棒去不得報言恐去力浮沈耳黃庭內景校讐頗精計足下欣然便爲提筆兩藏妙典及近代名手數滿一籠箱獨少壓卷者異日欲結益珠宮一大緣勿謂道人習氣未除也倏承教實猶在人間而不能握管意興敗盡梅花屋兩日當甚佳藥餌過豐不無破山人倒也中秋後先月色佳甚明望之會公與伯玉作趙武屈到而群詩人捧盤血以從誠大奇事足下所言坐罵者何人雖然此湖

久爲絲竹粉黛所溷何異武安侯弟令其主者戚大將軍部曲耳尚不敢望田承相馬能使坐客無灌夫也公有意於借肯甫伯玉而過我弁閣目界雖小根脚自大一觴一咏足令公牀腳楚楚也非伯起集成刻僕所草序而頻公大筆如白鹿皮爲蒼璧愧不可言中有三誤字已報伯起改訂之矣餘不一

張幼于

新涼方有高陽客日跌宕杯拳間而使者持古阿羅漢像至幾欲下拜以米汁供之即日迸禪室成可移入觀來足跡不能一出城獨以送伯玉肯甫至清洋奉矣新集見委商定不佞何能爲後弟竊窺是下此

前諸悔何能作吳閩游也子與遺集爲其門人汪生蓄藏解比舊殊異百尺竿頭上一步人也五七言近體皆佳而七言尤自錚錚慶都雅音徵清徵時造真境七言古絕似高岑而間有貴力處押仄韻少襍吳音諸錄玄恩古調得周家三昧雜文齊梁而上能以東京之質樂之不作近代歌頭曲尾綦文縟藻奇而押韻亦不免襍吳音此或白璧之小瑕也更似宜撰五言古一二章壓卷端何如見傳戴仲德雖經且駭且惜得無爲厠鬼所引耶不然非有鬽齊之迫豈以一公子難見而遽校首也然此子自謂相法星命不能過三年有一瞥者云戴君內起耳恐不能過一年其術何神也裘孝廉既許西館便當來聲迎之半月後可發汜彭蠡登匡廬亦何異洞庭家山水也弁閣泉石殊人縱除日下得一小鎮當不以此地易之宴司成汪司馬故是硯席之器豈關僕執鬳人耶足下自厘我輩網次耳

又

得書及明卿分韻四章者佳而排律尤整麗詭且買舟請白下就明卿何必戒郭生之於羊叔子也僕自以送伯玉肯甫至清洋以來足跡不能一出城獨以送伯玉肯甫至清洋口而止與明卿蛹緩夜乃抵玉龍橋宿歸不免就佛前誠悔何能作吳閩游也子與遺集爲其門人汪生蓄藏解比舊殊異百尺竿頭上一步人也五七言近體皆佳而七言尤自錚錚慶都雅音徵清徵時造真境七言古絕似高岑而間有貴力處押仄韻少襍吳音諸錄玄恩古調得周家三昧雜文齊梁而上能以東京之質樂之不作近代歌頭曲尾綦文縟藻奇而押韻亦不免襍吳音此或白璧之小瑕也更似宜撰五言古一二章壓卷端何如見傳戴仲德雖經且駭且惜得無爲厠鬼所引耶不然非有鬽齊之迫豈以一公子難見而遽校首也然此子自謂相法星命不能過三年有一瞥者云戴君內起耳恐不能過一年其術何神也裘孝廉既許西館便當來聲迎之半月後可發汜彭蠡登匡廬亦何異洞庭家山水也弁閣泉石殊人縱除日下得一小鎮當不以此地易之宴司成汪司馬故是硯席之器豈關僕執鬳人耶足下自厘我輩網次耳

又

僕業已得詣專一壑矣即不敢希補劉之隙成一家言或庶幾抱郗之王小遂所慕而城居與囂塵接衣

裾廛集殆無已時不揆撥墨遁則徵逐書那以故罷跡舊里幸有苦竹祛煩計剪茅其陽長日晏坐一室如上徇木雞日進三盞麋佐少益疏魄酌亦不過一二令使餘緒息而已不謂尚存故人齒錄娓娓慰借隱囊基履覺竟陵之倘子皆尚爲修也所云百谷以數行見排耳報語不中啟嘗又拙惡不足損竿凶如何家弟不免復墨世網與足下相對時當不吝酒食阿鼻苦哀宗伯見寄一疏草爲御史解難故自超如妄叫冤二君子出必有以自見不至作僕汎汎樹草雖然饑飽食川芹之如不佞不饑者蠅劒豢亦臀蝨耳足下

既時相親亦聞其鼻息否

張伯起

昨以不能具左膳又不獲展三載契濶以是歎然足下大雅故當不置方寸也僉吾舉體金吾司空滿口司空雖見慣者不能不嘔噦乃忽使叔度周旋其間乎僕近驅兒子出復竄人觀中而尚不免竿尺之累二尺蒲團而生衣隹集尚未及盡展侯家弟自松陵歸郎付之若穆秣之導必不敢作隔歲逋也次君得一會南陽朱鄧父子皆才人其子厚未可念也仰止足下甚亦有以慰藉之否

又

歲受役貴客却作朱修之面孔不能與足下旗鼓相當蓋至今猶恨之只中如足下不肯就公車文子駟甫得佐大郡覩若澈屣真桐鄉一絲也今長平冠軍里中兒愧死矣春寒甚忽忽擁爐幾與筆研譬近始得舒勉效佳集珠玉之導又不措意工拙既成讀之不知何語足下爲我藏拙可也仲君越海恐不能大快出門十步外無孟嘗信陵不如足下抱膝爲佳耳

王百穀

春來數從游客得足下手教旋聞有遣哭之耗所傳非一不敢轉致候問今始悉之蒙示諸篇至古謝朓今鈔人一讀尚思沸茶何況作者項王拔山氣世不能剖情厭兮足下此段抑何恐也第使不喚江郎覺覆水可再收今已矣其斤蠅顏竣勿見徐以爭名覩處之天女當自來待耳孤憤詩曲盡時變見贈之作奕奕有神致未能一一拈讀欲成奉慰兩章方對客不及下筆少選馳一介報謝郎有所致也黃雀名醞拜賦當佐茂世半日招浮我屢委書賤不免汚蘭郎上

又

僕自東徙於竿牘都廢然至讀足下一札數行輒川
洒然於靈府中下一沇灑也比益清勝章生稱兩郎
君俱游泮甚慰甚慰鄒彦吉眼中安及致此斷斷却
盡爲家弟作巢窟不辭何地可着除目耶居長卿雖
過作達弟罰作鼓吏必不敢仍操漁陽槮何至遂削
籍可嘆可嘆所覼家貧白首見招小惸耳文死中一
段豪氣尚未諡天日也足下所稱李本寧固自宜爾
楚衣傻行少年固已尾之一箱朝士服郎攬其祛矣
僕在人日過活一世境始小自由解脫恩寒以丁餘

日木食草衣覺輕肥之跟後此味頗與足下共之閒
談思重日駕艤符縱飲吳市築中裝尚可作萬人供
何至如足下云負郭不能半蘇季子審爾郎使日嗷
脫栗僅堪活七人半耳耳呵呵

又

扇頭二律精切婉麗於煙霞中作情事語我世尊雖
開不二法門不能不爲破頗也僕本羊豚服箱款段
疲極思息借此以逃諸賢不察以爲類有小得者每
一循省若負芒刺春來多香火客羅雀之門剥琢不
已公結語莫種武陵花徵青宛然僕方苦之終須被

髮入山耳朱在明云公乃廣及桂玉甚訝之讀五庫
書說古金石冊青亦足自飽必不至作原思趙壹也
吳生誠佳士如來論所恨得之晚僕轉從兒輩乎衣
食度日責人竿尺盡廢何以慰之

又

扶病與公相見慨慨如不能續語公殆季梁我矣別
後漸自能起小輔以藥食覽鏡欣然覺形神復親公
知之當爲一快也久旱將雨公所謂北牖晚涼西山
惡氣故自佳尚未及田家停桮禍濁酒相命計歲功
之爲親切也何觀察所致新刻不足言獨僕舊於周

民錄得游山記四銀冊久滯案架今始閱我悅如見
故人矣章生舊稿一札書云致李使君者不言是何
人令知是觀察郎達之矣扇頭絶句附去非敢相請
欲公於方寸中冤普陀落伽真境耳一笑

又

二詩具見風人之致至及屠孟卿則忽懽然憐之與
恨政當各半耳僕六時晏坐澹然無營足下嘲我未
能遽焚君當筆研筆研故當焚但世無士衡以此二
物得小延第今生塵若史雲峯可也吳幼安乃能念
僕但僕醜顏偷生言及懸弧腸寸寸裂安敢當賀郎

足下以孤山例訪我並湖客尚能具濁醪以待不然者索我東海雲氣中矣

又

自春徂夏得足下書凡十餘而不能一答緣以丸丨書絕者一見面日務冬踵絕去不復顧當有之嫂當亦有之知不謂我沛也通來賤體頗健但山妻甚感木疚賴臧二從鬼門今回今尚是朱磨中物昔見兒女憂悴之狀今人忽忽亦生趣知足下有意外事處仲終是夾翩不與李倫同趣何時過我當以掃少一覩耗之介年宗伯川郷史卩乳君子行沽上

思僕叫藉手地

又

夏中出門見皂禾人致足下一書及食物二種孝介人跡之不可得矣聞足下近有微恙旋已勿藥周師發矣何不汎輕舸出京口指燕磯而上窮秣陵花月之勝乎僕自二月失計別猿鶴日就籠檻方欲起市城之鐵以鑄錯而前閒十九日忽得亡弟計驟痛絕倒次日遂成疚久甦轉甚今尚在湯藥間念昨冬賢見臺逝足下痩至不可識認然足下深友于之痛而僕則兼知已之感足下哺飴逝之悲而僕則兼憂生之恨且僕長於亡弟十年矣餘日之幾何乃遘此事痛唯亡弟名行粗立雕虫之技著於宇內中歲頗嗜術吏之結晚節頻悟無生之旨三兒粗然僅一小者未見頭角耳所恨年不配德位未稱才流喑盈朝含悽同志已矣獨冀得足下一詠或小傅耳儻過聖諟後當上書乞骸歸邱料理墓事俟行狀脫草方敢踵門拜誦茲則木敢也病中欲成一賀語尚不能徑得廿四絕句辭不倫敷聊附見丁一讀之伏枕口授不一

又

得足下手書知近有霜露之怎旋已平善長卿一風疾能廓然而聘茂陵女宜其消渴也足下倘馬千古故未至損壹所然造物善妬才多以尤物中之幸自消息勿落彼度內僕長於亡弟十年尚設枰苦海與籌現竹敲耶業上書乞骸骨是千當候我於楓橋烟雨間矣馬叅軍佳人也而未是妬乃亦奪之遺稟蕭然幾無以殮僕亦小效脫驂之贈渠遺言娓娓以志銘見托須是下先狀之故爾談叅軍病臥旅邸大是遼落今似可起矣僕亦再過之不能如劉毋陽井輕薄尹足下何自有三至之疑乎傳街中盛行諜野集乃

不以相尚無應申郎談進也一笑

苕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荅王少卿

昨春吳瑞穀來以其所撰集求序去而謁劉子威知其必針芥合也果然矣今讀足下集序是下集序則賢金玉皆其門人也而撫香乃在子威子威有當心之嘻嗟大足下於瑞穀有甜酸之實於子威有當心之嘻一伯牙而得二鍾期何所徵耳不敏而卒收之也足

十文起球太始於照綴其餘當推獨步大約古句十四古字十六篇法歸小逸時時參伍少須於元伯真檢中更一番陶冶跌蕩應自絕矣僕管所宿障老未盡祓受後於人無足道者子威人便附此不悉

余中永

世貞托在守庶而以昔婿成齋一擊是號雖日佩臧聲沐德澤而竟不能一納履於文戰之下自前者僅修赤幟之後亦不取以寒暄無益之啟悔長者德音跡涸之罪復何可逃世貞坳三吳諸士民鮮腆不德以致吳天降割湯霖肆毒郎以敝州言之花居十之

八而泥潦所停根莖萎爛其禾稻之在西與崑交界者皆滙爲巨浸矣聞門下具疏爲民請命不勝感激但聞諸司理來云敝州以稍高阜擬次不知潮長平岸水不即下花之禍始甚於水鄉之禾稻也伏惟明公一賜哀憫更有薄計具判指揮希照悉

又啟敝郡爲二相桑梓之地其受賜之真切與不恐之情尤有甚於僕輩者但自趙司成被詆不無避嫌一念而具疏者獨兩臺恐上意以爲常套不相體察自難執詰鄙鄙見以爲卓下可論指道府各報水災使飛章塞上意必爲動或召對或賜問可以情實告

即司農亦不能爲梗矣僕在湖州分守與郡之賢守同上蹤荷棠 平澤所寬邮比之嘉杭三倍此際慶已已年事也全荒者請賑次荒者議蠲若改折及存留等可使部覆不可此間發端唯臺下裁之餘不敢贅

答穆考功

僕雖以引疾予告而復爲世人所跡蝸廬剥琢無已故徙居深落一切謝絕獨於生平故人如公與二三君子時時動方寸盒無何而使者至矣所論皆自肺腑語使我怳然如登遐鴻之臺而被穆如之洒也讀百將提衡足使堪年與醒人人歸自第不令栖岩飲泌之士思褰解其韍裘耶公詩律雄渾奇崛所當無前唯小洗儉氣足使唐人退舍目前無足難也蒲坂餘烈尚能鞭笞少年作賦羽先登今似小屈矣廟堂名爲急材而材如公乃猶在擬議耶前見畢世所推龍門之鑑而尚疑公太縱橫者僕謂行千里而棗赤騏築甕鼈占人所數今得無耳哉強飯自愛終不但使嘗鼎缺也杯掌既是恩勝何可脫贈使抱純絢子冊之憶又不敢虛公至意抵暮呼兒就三舉每舉佛二分盃已與米汁綠酬故也縮泥何序綠以從

舍廢昌縉久忘之幸賜示已爲公累祝頌飛覆當改文戒作數語不然穢秽於百將提衡可也詢使者知賢子日從事秩文甚快適有建昌一宗王惠松雪齋大士像并題署皆精絕輒爲維摩丈室之供餘上繼將意麾置是荷

又

自石丈之司冏與王兵使之在事得耳三相問訊嗣後問者淵焉不謂乃有劉長洲天假之緣以吾丈之書至也盍究然君面矣弟所草記序小有致若二古詩激亢用壯殊媿大雅吾丈何緣盡登之石陳生筆

意可愛但不當下轡其體其體作蛇足耳鴈去之可
也判手與攝工俱佳河北乃有此三絶吾丈詩賦矯
矯宏麗勒之高臺不與繁蕪吹相雄長耶新正卒
忽多事不能盡和耶和其奇石歌一章以報來美第
之本末具石丈書中不足滿達者一繫也每讀少陵
句世人皆欲殺惟其過甚今得無類是耶弟此曹子
不善妬如吾丈與僕乃當妬其不出耳山閑便息自
什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此弟素尚而乃以爲有
聲色之奉亦大可咲事也趙選部見念似以二君子
所論云云不佞豈敢當三君子雁行耶間欲上有遲
樹詩文與千鯨並傳者止之恐不得也此書成當又
增一番側目耳不腆之敬附白不一

又

劉長洲所復拜尊丈手教衣紬之賜及諸石判種種
具徵見念之深與林居雅況今人躍然起色思御風
而登遲鴻臺也不佞少年齒舌中人也吾丈獨汰辯
論而修飾之使詮菜登於椒蘭之上雖然不佞心跡
尚恐吾丈與東泉丈之未釋然也不佞自東髮以來
叨玷仕版持法戇戇與權邪糾觸屢先公大故恨不獲

從地下然三年之內何暫御室十年之內何嘗
具衰冠預燕會近三十無子先君爲置二妾有三子
其二妾之一存者今且老矣房櫳闃然徵粉前跡生
平鮮絲竹之嗜臧獲守戒無一人曉聲律止是叢
昔於蘭若西創一閣安兩藏經前樹茅舍修竹環之
鄉有廢圃餘峰石之類徒置其後成池中一島小草
之日什家僕幹爲增築東西二坡歲益月增水樹橋
棚頗稍奇勝生平好古圖籍及諸書碑刻至脫衣蔭
之不惜米汁爲累劣及倫紊此外子無所涉然家務
用是虧損以祖田無歲能利迫急所鬻之物時時

入貿庫與人共之耳及乘倫欲與兒輩築一居礙向
未就而世猥以江東富人與游聞公子見日良可咲
也且僕之所踈致毀可指數也其始在楚棘偶得講
學諸君不可意事因棄偶及之非謂講學之不宜
謂徒講學而不修行之不宜也而一時言路有切齒
者矣其後在鄖無事自惜徹帚恐有散佚姑梓之梓
而復爲二三知已所強遂出之少年腸肥腦滿不能
盡持國老之論彈射所及更成戈矛僕嘗偶語門下
生未有抵吾州而不游弇州國者然退而致譏者不
少矣未有抵吾州而不需弇州稿者然退而致恨者

不少矣業已成矣付之無如何而已杜門一載宴集稀簡流光忽忽每自悵然爲七情所傷根器已損不得窺古先生堂藏史之萧何暇斟酌鴈其不平特以吾丈與書不泉丈知已也夫不於不知已人稱屈不得不於知已人求伸二君子尚一信之可以瞑目矣拙詩何幸得與大篇並傳扇頭之句所謂形穢者非虛也和荅歌押文字乃又字之誤幸正之東泉丈以子病至廢筆研可駭不知是前時在大理所成者否劉長洲初至頗悶悶近傳神君之政迹見七邑名下固無虛士也長君書筆遂道乃公節概之率更爲多小和以晉法庶異日對金馬勒燕然足傾倒世人耳初荅尚疸爲道自愛

又

前有一書附劉今人去計已達矣茲時已知石丈主器病篤甚爲懸愛荅第自親歸云見趙吏部稱病者已不起石丈痛甚無以聊此須麴生解之而吾丈方極意劇孟千秋之業不暇從此牛眉還第自入春小有信解於春屬一緣洗盡乃爲石丈數起念至從容俱中廢也渠所遘君此雖蒙莊史維摩詰解不得旨吾丈乃解得蓋情感之極精理所不能勝當暫以

相率勝之可耳第山園日佳古文金石名蕎日益臨岐一物將不去讀書五車著述千卷亦覺臨岐一字用不着以故盡從屏謝且別創小茅舍作頭陀行遲耳同志者王宗伯元馭也家第以病乞休而不得遂世緣固未易斷耶賢郎風氣邁上石丈遂無此世界缺腦信悵悵信悵

又

歲晏寂寂而嘉定令白魏來者致吾丈教言滿橐誦之皆肺腑也新詩見舊骨格大成長而情事從隱慝乃知十年前提婆達多是吾丈大善知識也驟見賢郎書且駭且快不敢論布軍抑愧仁地丘復出矣以賢師筆筆吾丈詩真足雙美梁車十二乘皆在光摛敬服敬服第僕有百尺竿頭一語輒敢奉獻吾丈不可無內擲隨語珠磨必令入無間賢郎不可無外佈隨手變化必令徹無體不涉門逕不墮階級乃可卓然名家若園園故步大者江淮間句踐小則夜郎王耳第自正月偶有聞十月守一閼一切身外事悉從末裁幾欲乘書筆籍研付之祖龍而至報吾丈書起色隱隱現毫端乃知參合文類無明風習未易除也近草得曇陽仙師傳附覽此殆非師意竊恐世口世

耳張大奇樹皆不能經故以椎語破之即得罪弗敢恤也邊鎮之說得非尚欲犧牲我乎躬雖夢中亦不作此境宇宙廣矣隨地可埋骨非吾丈與拱辰不敢遽以告也元馭塋徹如水玉況是上真眷屬足可依更一有氣力者持之吾事庶有濟哉雅服拜嘉薄酹不足以當玉案聊見情耳涯寒自愛

又

月前有鄉人馬材官使滑附一札及刻佛道經數種致左右計已達矣仰間忽拜手翰及扇頭新詩之賜讀之若洒井露而被芳蹤也忽不自知頌著矣念自

前歲枕寶身精盧尚不能忘故人以四絶句報足下又作四絶句爲石丈蒙蘭之舰托高鼎定上之今讀足下與石丈書了了不復相關得非作洪喬浮況故事耶劉長洲致所梓明七言律選覺虹色繚繞益圖窮而匕首見矣何雄麗精切若此此書成於近體可作大指南足下金篋之力非淺躬僕乃亦濫竽與三君子方駕恐不得志少年以偏嗜嘗是下耳國初諸賢淘汰覺太嚴如高季迪雖格調小降其才情足以掩帶一代或可加益否八句有歌行數章文落韻有傍出者夫律者律也抑或可少刪否仙子書法每一見

張凡父

前聞足下有都下行作選人也已而選人目無聞也

將厭其折腰五斗米耶長公飛而食肉立功萬里外足下代操文管於波南月旦之地何必城縣騎矣僕生平於出處不能無愧跡然自強爲山公所賞耳木嘗一經由僕意也好山水不能徙家焉而遽爲一品一池以自適罪一好圖籍不惜家以收到庶罪二好爲文文不能厚誣而時有所抒術罪三好客不能以惡草具進而身亦緣而負汚食累罪四此四罪誠有之若謂僕貪貲財貨居間詰扎如濁世公子則似更有一人也度足下又悉之不宜及所以偶交者亦爲此月旦地耳長公命使累三月糧盡

始抵吳以酒資貧我以耳果何我方寸五嶽張起不平寧君本人視越人之肥亦也余陵語賢搖搖眞可畏然此曹畫伏夜動作壁虎耳一語攝之立消不足言也適有小兒婦父沈尚城便附此不一

王光州仲叔

昨誌門下以公除入朝復補舊垣因得閱治河大疏鑒擊中款且承須校文之命不任浣慰然未幾而蜀雅論賢從給事君之持論篇仁以又從白下與次君職方游所不滿者不識公與叔子耳今者一日而遣公所著萍弋草讀之如司寇公也儼然若周還滄海之若而覩赤城之霞出沒也不亦快哉叔子計當亦不遠也大篇有響有象有色有格有情有調稍加沈

穗即開元大曆諸家不足畏也中州召父之業成單
書且夕下矣倘肯有意平吏隱哉鳩鵲鳳皇之勝龍
蛇虎豹之雄與次君相披覽傑雖老尚能操七十不
律以從也雅即不敢辭聊利物比於綿帶亮之亮
之

馮咸甫先輩

春時得接足下清範而甫受同事者約不能有所繾
綣自是隙馬不聞空谷跫然則使者以德音至矣
乃知見詆之素爲河伯所窺人篇殷殷金石聲不妨
耶合諸樗無非夜光而七言猶自超音衆鴻奏才情
[illegible]二十七 二二

調懵要當於舉李錢劉間求之別致時義典雅精絜
殊堪程式適家弟入覲與王宗伯晤而出相論咄歎
無已既稍各露其見以骨太勝味太玄欲小采薦之
不識可否僕素多生風生障少而負雕虫之癖受役
筆研狂愁猶走世四十年姓名恐人商頖而不自覺
近始愧且悔欲於古先生前一識洗之今足下乃以
同嗜而謬加飾奬乎舉昔賢之所灼然而嗤一代者
相擬附非所敢任也夫材不難專詣而難無工評書
者消逸少正隸天然不能如元常草行工夫不能如
伯英而以能擅二子之長爲勝今足下復以此勝理

又

傑自春夏交困蘧軸勉強從事筆研都無復生趣然尚能閉門任剥琢蒼苔縱橫成理而抵中秋稍稍內骨會伯玉省甫相繼來元瑞與汪氏二季佐之浹旬自是遂無縣謝客筆研隨轉益深十夜都不甚疲然自佳若屐齒屢及阿鼻獄矣念廷尉公倦游剛已稽責進令殆似阿鼻獄矣念廷尉公倦游剛已久而京兆公方萬福又此題不易措手故稍遲遲今得教乃爾又似不可緩此月盡或可脫藁使者但以孟冬之五日來可也錢唐望夕大似蓮花會俱云爲寇波旬所娆要是缺陷世界是下乃以爲我耶珍味

拜嘉附謝兒子歸已六日附問不一

又

方末殺世情而故人間入念乃忽得手書及近作殊足慰契濶扇頭兒寄之什尤便清令讀之瀟然小俟有興或能來和也越游記叙致波瀾當與賢叔父書始知是丁大夏桂玉然尚有游差池所上賢叔父書始知是丁大夏桂玉然尚有生氣不至如郴州敘失意落莫牢慅耳吾家阿大不曉治生時復有公私責將來恐亦不免上叔父書兩措大閙貧何減馬宜甫也元宵前後僕實不在城應門者亦不以刺相聞是下故當相亮廷韓得無嫌其拒客否便見題瓦鳥亦自井之兩日前爲海寧寺僧明因作足下書修殷緣募是下宗如懸磬豈敢以楹越相期或借重於鄉之奮智識可耳與太原公作姻家故自佳若辰玉則足下之裴叔則衛叔寶也太原之欽尊公長者不啻口出足下知之

王泰宇先輩

昨春爲病魔所侵幾遂旋賴公妙方以起八月至四月食息無暫神氣亦王念多生叅合文障受役世人靈腑一寸札磨不休殘日幾何刺促向盡以故新正於佛前誓閉之而所授徧遍至今猶在墨潘中淨

泥遍身則爲無事人矣公既起我而又不忘度我所示皆拯溺藏佛開約累無異春時偶家書戒欲捐此殘缺之軀專事心境以誕來果今得公教如發蒙矣使當一意行之耳能潛李中乘故賢者今屈公得無有世外之慕乎舅翁凡益康勝有大茅君在何慮不百歲大暇消磨几杖之慢也薄效非敢足酬耶兒相與之情使迫日授代而不宜

光先輩

足下黃元甫之友而干鱻先生之鄉人也其見存僕罔宅僚於雕亟投殆風生障耳汨沒者垂四十年所

揖掌札以千萬計而於道無所發揮此番參合之化
不歸將來何所底止以故君恒罹然憚馬奉而吾師
惘之示以金篦俾出迷途而返之正淑且五年矣而
塵債不獲却塵念不自洗行川儻儻止則兀兀與接
爲媾日與知闢何以探天機而倫純白哉不獲已赤
身從二童子走鄉落裸佛道耆一束卓蚖半菽聚體
塞劣以俟師期而已不然即稿死毋悔也足下之書
辭甚奇念甚殷而亡玄妙弟飾奨亦甚過傑混沌
又消亡所廣鑒將不使前見猶心乎哉銀環一竅先
師秘之傑既無所知不敢強對然慙嘿書縣終始如
[illegible]

一中間僦用小試足下固已近之亦何煩罣喙足下
所引陳仁二先生窩潛白沙讓處高陽明用處高用
高矣恐不免爲高所累又不知一先生於來處得透
徹否名根得歸盡否何事無論千鈐力今日恐亦未
能舍而從我當此君於所好已深而所自居大是故
也足下與玄甫皆困年腸而是千里者乎津江都故
非小年人弟不欲以腐鼠相嚇勉旃爲道自愛

阮先輩

前者與足下別方囷俗冗寢漫不得閒以故不克具
杯酒通殷勤既足下行後復拜書幣至以其詩集成

屬不佞序不佞得稍稍卒業其辭氣跌蕩不羈累數
百言而才未盡中間儻語傑思時時足名世而亂累
故不能盡洗其或近懵有失嚴者有走顛者既陸生
任其筆削當無復憾弟每間前輩徐昌國始與文祝
諸君倡和既斐然矣見獻吉而悔晝泉之及詩成自
選成帙所謂迪功集者是也迪功一窮人不解事刻
其別集列集數卷而名小挫矣傑今雖勉爲足下序
異日不朽之大業成將無悔之乎使還附序稿共分
有別俏希鑒入

陳令迪

昨雨中辱高軒見枉倉卒未盡所欲吐而足下雅言
亦似在吻嗦間不能畢退而讀嗣白沙讓處高陽明用處高用
深大書四帖詩氣清而調遠書亦蒼勁稱是臥雪齋
記古色爛然中間究竟深至悅然歷下復生二泰文
絶件昌黎急而方史之筆又勝之是足下才非僅問士
才也君以此調趣世恐亦非世眼人也公車之業少
自貶損何如念今日謁太學元旦當暇過此一談薄
物非敢云賜以贈鵝相例耳不一

與胡觀察伯安

憶自癸酉之秋別公黃鶴大別之間今復覩癸亥自

惟春容大雅使人如醉醉醪忠信寬博天下信其爲鉅公長者而世鮮推轂不知何業驚風吹輩榮耳來教所云年逾耳順而鬢髮無一莖白此便是實際實譽僕雖差少於公而衰態畢露故於仙師前朝夕焚掃異一識之而障深業重殊自奮然何能爲公役也今子天士國器舉世不能二三明公有餘不盡之留吳天恨不能奮飛柰何柰何昨懇按院上疏是出切衷縱有推移萬勿中止蓋謂此歸決不能出耳比弟所作京中書及諸報書乞聚作一處有便見寄爲禱賢郎天下士也更三年吾輩當避三舍矣義無勒慎遠勝同事者果欲得詩爲執緣弟方兀兀棚中尚未睹措語亮之夜深飢極姊率布此不宣諸

一八一

又

公子元瑞至知有弄璋之慶僕於時快甚不暇作賀昨[illegible]有[illegible]數十巡卷亡弗傾倒口咸以昕詔輒叫消脫大白此既元瑞北上歸過我會山則公厚德宏度故宜有此元瑞雄才絕世然可知也每嘆元瑞聞大慶日矣僕之真可亦願憂具爲造物所忌今而後明公可枕藁年萬事當毋問矣孟嘗君崔信明咸以五日午一弊冤唐物一炊降戰國今孫以是日懸弘子意瞭然公子旋附候不一

寄李方伯五兼

掌中承推分分甘教愛種種已是逾涯迹者乞休一疏過承委曲吹噓務期保全而解裝導行往往破格

寄李太史本寧

昨見□報公有分陝之擢不任駭異柔得舍弟書乃知有浮言中之元宰處紛紛談乃借以餘慶耳公之高才固當爲世思而讒虓之度和雅之量萬萬無此世路可畏乃爾想憑限必寬可以從容錦里區區亦旦夕乞歸矣李少卿云丈夫安可再尋戈矛以與僕有所聞幸次一餐之敬容壽人奉候公之所以與僕有所聞幸一容示即秘之也聞丘若太兄亦幾不免舍弟無他議否餘不一

又

初見吾丈分陝之報不任駭愕隨得舍弟書云逸舌萬丈真令人銷骨雖賴相君保全不免外補亦不悉詵言所謂尋又一書稱吾丈引咎委順了不以內外膚懷物論推服為慰僕隨移襄守致小敞候一餐之敬而訝其又不得報今見手札乃知所以留滯之故為之怛惋竟時煞秋意吾丈弱冠登朝即忝禁近才名滿世家慶冠時了不知人間有拂意事今者所遭雖不必作東門莊生之達然于動心忍性其蓋為不淺矣計初夏為太公百歲之祝且少減書將若謁太

和過我為二日飲溯流入漢因履秦任亦大勝事也僕近亦有此藉藉雖踈狂蕉萃舊踪不甚見訾而出處二字寔傷心之語既已點破不可不乞休已露此意相君孟夏具疏第恐相君持之又成一番畫餅耳今年得五十頭顱如雪牙齒墮落前路可知即中事簡因不攜家有羨俸料理生平拙稿刻之成後却欲求吾丈一言為重也朱在明佳士而以沾沾為累今遂不能容更不如吳京兆謫矣王門殊不堪曳裾柰何茲出騎奉候必屐下忱并拜大駕之辱勘合亦當輟以奉公然泰楚皆僕四履秦又公屬牌亦可行也劉思

又

雲迎家未見有人示期豈暫以無拘束為樂耶揩紳議論中有不相許及吾丈所顯卻者何人幸一一密示不一相君近大催言路所聞何如公抵家後專人奉賀卻上牌票也不一

又

近者家弟自匡廬始致公七月手教及貶儀過濯拜嘉之餘良深感怍所具華起龍集序故情謬然而猴史之筆自在謹即付其家刻行矣秦中試錄聞十九出公手逐為二百年絕倡昔年楚晉謬亦為人所許覩此小巫氣索矣家弟有書未稱齊驅者二三子僕

謂他人筆當偏師待之若本寧須焚舟濟河耳僕在即無日不思歸不能早決見憎白簡昨得政府書具言貝錦之端與調停之故拿園泉石無恙花竹日新頗有法書名畫筍茗酒脯之類以送日豈堪再辱供諸賢福畫哉家弟不能自晦以有此然縈薇垣從公之後稱二子足矣政府劇憐才公但靜以待之賜環必不遠也胡中丞來後拜公教即益徵念愛之深所需拙集聊附去但不知中丞肯為置郵否適為俗冗所困去人又相刺促手報數言殊不能次統祈鑒亮不宣

又

荒落之餘迺能為令先公作此文既成而讀之頗自
決此後恐不可復得矣間王少泉公尚健殊不易試
偶附一札于又池公托致之不知達否便間幸為我
致聲